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六册目次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十二卷二選藏弆集十六卷三選結隣集十六卷

〔清〕周在浚等輯

清康熙賴古堂刻本

凡牘家言從來諸選咸皆舊製間翻變調即鮮佳觀是集凡係已刻雖美不登但屬無奇雖新弗錄誠藝林之枕秘實書記之寶函也且意在闡幽非徒射利倘欲緣茲簡冊更布棗梨必須選極精良一如原部鐫字無差點畫擇楮定見光鮮庶慰余懷有裨遙企任其翻刻不禁可焉至於濫惡相欺謬譌遺恨定行究治不間遐邇更祈

海內同人共惠瑶篇續成錦集凡有所寄望郵至金陵狀元境內大業堂書坊或蘇州閶門外池白水書坊二集即出尤望早寄

尺牘新鈔序

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
也蓋聖賢言辭揔爲尚書尚書
之為體主言者也揚雄曰言心
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

人可見矣故書者舒也舒布其
言陳之簡牘取象乎夬貴在明
決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頗疎春
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
呂筞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

遺子反子産之諫范宣詳觀四
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叔進弔
書於滕君固知行人挈詞多被
翰墨矣及七國獻書詭麗輻湊
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

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
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
槃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
抑揚乎寸心逮後漢書記則崔
瑗尤善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

舉屬章半簡必歸休璉好事留意辭翰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趙至贈離迺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陳遵占詞百封各意禰衡代書親踈得宜斯

又尺牘之偏才也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戰國以

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於膠后其義美矣迄至后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箋記之言志進已志也牋者表

也識表其情也崔寔奏記於公府則崇讓之德音矣黃香奏牋於江夏亦肅恭其遺式矣公幹牋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所共遺若畧名取實則有美於

為詩矣劉廙謝恩喻切以至陸機自理情周而巧箋之為譱者也原牋記之為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懾簡而無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

其響蓋牋記之分也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劄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緫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醫曆星筮則有方術占試申憲述兵則有律命法制朝市徵

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牒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諺並述理於心著言於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故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

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隨事立體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並有司之實務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鴻筆多疏尺牘譬九方堙之識

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既
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
實寫
贊曰
天藻條沵託狂筆札既馳僉相
亦運木訥萬古聲薦千里應拔
庶務紛綸因書乃察
梁通事舍人東莞劉勰彥
和撰

賴古堂尺牘新鈔目錄

高攀龍 景逸無錫人 高子遺書
答吳安節年伯　答袁寧鄉　與葉園適　答劉
心統侍御　與華潤菴節判　與忠銓　與鄧劉
與黃愿衙　與卜子靜　答劉念臺　與
徐檢老房師

陳　衎 槃生候官人下消濟潤泳俱有文名 大江草堂集二集
與何季穆　與何彥季　與韓慨部　與王彥升
上董夫子　與俞少卿　與鄧彭甫　答李
明六

曾異撰 弗人晉江人候官籍 紡授堂集
復潘昭度師　與趙十五　答曾長修書　復
敕蒨書　又　與黃東崖先生書　與蓴珂

答陳石丈　問余希之足疾　與丘小魯
與蘧辰卿書　與蘧涵仲書

王志遠 玄子漳州人 級錢鵂
與徐羅玉職方　與陳看公

曾學佺 存生能始閩縣人 石倉遺集
與友　又　與徐興公　與陳開仲　又　與徐
存永　答吳方伯

王　熙 子雍晉庭宛平人
著述緣公啓

謝學淛 在杭閩縣人 小草齋集
寄鄭孟麐　寄徐興公　京邸與人書

林之蕃 孔碩候官人
與周減齋

宋　珏 比玉莆田人 遺稿
與荊衡書

宋祖謙 去松莆田人
與胡元潤　又　與陳章侯　與崔州　與胡元清　與郭去
同　又　與周櫟園先生共四則
與吳圖次　與林鐵崖先生　與羅星子
與陳伯璣　與張子京　與王詩格先生
黎愧曾　與吳冠五　又　與高雲客

廷錫 晉之更名錫候官人

與李明六　與友人論文　答林九還　山中寄
衛之伯兄　山中答孟韓妹

王　鐸 覺斯孟津人 擬山園選集
答牧翁　與賀公　答王涵　答石翁　與李君
與友

何　楷 玄子龍溪人
答冒辟疆

魏裔介 貞菴栢鄉人
與紀伯紫

楊思聖 猶龍鉅鹿人
與紀伯紫

張如蘭 德馨江寧人官驍騎贈官傳扶與公紫淀李
復君父瑞星祖　同野先生集
與劉生
熊文舉 雪堂南昌人
與康小范　與紀伯紫　與滅齋
紀映鍾 伯紫江寧人
真冷堂集
與周減齋
右卷之一
徐世溥 巨源新建人
榆溪集
上虔臺潘昭度先生辭薦辟書　荅黃商侯論[illegible]
[illegible]書　荅戴敬齋先生論古文書　荅楊[illegible]
[illegible]士論著述書　寄侍御李匡山先生書
戴敬齋先生書　與陳伯璣　與友人　又
宋懋澄 九籥集
幼清華亭人
與奘一　與周五　與劉二　荅蔣孝廉勸禁酒
簡袁先生　簡周先生　與鄭二　又　又
與楊大　又　與酒人　又　與洪二　與
卜十　與皇甫七　與顧人　又　與吳大
戲陸三　又　與范大　與麻二　與戚五
又　與龐千里　與段二　與唐七　與
虎三　又　又　與荀二
顧夢游 與治江寧人
酒臨堂集
與傳杓司　又　與龔野遺　與蔬園先生　與
周雪客
杜　濬 于皇黃岡人
茶村集
復王于一　與蔣前民　又　荅某公　與范[illegible]
閎　與茅止生　荅王雪蕉
金　聲 正希嘉魚籍休寧人
與譚友夏　告邑人送何二尹書　與友人
莫廷韓 秋水雲間人
遺稿
與徐蘆庵　與孫敬仲　寄陳舍山　又與殷無[illegible]
美　與客　與王元楨　與劉與可　與黃[illegible]
洲　與徐文卿　與曹芝亭　與友人　又
又　又
張　風 大風上元人
雙鏡庵集
與偶遂堂主人　與張瑞星論畫　與鄭汝器
與程幼洪
陳　翰 字克張長樂人
陳孝廉遺稿
與薛葯園　與雪舫
稽永仁 留諸吳門人
與黃俞邰
薛所蘊 行屋河內人
桴庵稿
與某
黃　經 濟叔一字山松如皋人
荅困樹屋主人　又
右卷之二
周　嬰 方叔莆田人初名中規
遠遊篇　卮言

與黃若木　重答黃光　與湯來今黃非修　謝
譚海澄

陳際泰　大士臨川人　己吾山房新訂集
後張天如　寄韓求仲太史　答閩中羅美中
甲戌登第後家報

陳孝逸　少游臨川人
與杓菴　東萊　答子强　來伯玉　答孝若
與堯生　答子敬　寄力預　與止仲　答子
師　寄仲光　東無菴　答宜子　東登小
與明藝　與平叔　寄王于一　答無生

陳孝威　與霸臨川人　壺山集
與吳次尾　與傅平叔

章世純　大力臨川人　遺稿
示門人劉任雲共五則　與門人饒于王共九則

曾文饒　堯臣廣信人
問友人病　與蕭伯玉

文德翼　用昭德化九江人
與陳石丈

艾南英　千子臨川人　天傭子集
答楊淡雲書

陳弘緒　士業新建人　石莊初集二集　鴻桷集　恒山存稿
與馬驥仲　答梅惠連　與巨源書　復饒于岸
書　再上司理李公懇辭薦辟書　與劉伯宗

書　上督師閣部書　與楊維節書　與周
圖書　與黃俞部　再與樣園書

傅汝舟　遠度江寧人　遺集
與康傳生

右卷之三

張九微　公選京口人
與王阮亭　與陳伯璣

董　黃　律仲華亭人
答吳錦雯書

盛于斯　此公南陵人初名鈺字𨱇侯　休菴遺稿

與戚齋　與力闇　與余谷王　與傅遠侯　與
吳宜賢　與周附客　與汪有文

倪元璐　玉汝鴻寶上虞人家會稽　應本
答卓蓮旬　又

王猷定　于一南昌人　遺稿
答周減齋

唐　堂　肖堂叔升金谿人辭符稿　遺稿
與高康生　與馬伯宗　與吳審易氏　與吳冠
五　與周雪客　與程石門

卓發之　左車一名能仔字無量一字蓮旬　漉籬集
上業曾城師　與顏開美　與丁叔潛　又　與
余季洪師　與管乾三　與李太虛太史　與

其　與湯海若　與洪䧺之　與黃海岸　與
薛歲星　又　又　又　又　與徐野君　答葉曾
城師　又　與鴻寶先生　答寒氏姪　家書
與大兄　又　又　與羅瑕公
卓人月　字珂月　蟾臺集　蕊淵集
答詹日至　答曾弗人　與薛諧孟　與辛甬
與吳來之
陸彥龍　驤武　仁和人
贅餘稿
報若溪吳彝鼎書　報鯢庭書　報雪川吳旦生
茅維　孝若　歸安人　一名僧曇
十賚堂集　鹿門先生子
與王宇泰太史書　與憨陽和尚書　寄葉相公
與李本寧先生書　與周季侯明府書
湯冷致宿父兄弟書　與陳君公　與李玄白
書　答采大復
沈守正　無回　武林人　雪堂文集
與柴美喜　寄麥巨先　與王獻叔　又　又
又
支大綸　心易　檇李人　華平先生集
示兒　出京辭同年
聞啓祥　子將　仁和人　無夢齋雜識
示子弟
嚴調御　印持　仁和人
與蕭伯玉
汪汝謙　然明　休寧人家武林

與周埔公
右卷之四
王鐸　再見
答秋濤　答拙存　答吳隆　答劉南　答觀
友　答九陽　答後予睡足　與房海客　答
梓然　與貌山　答發吾　答季重　答魏木
嚴大衷　答余白　答存我　答石窗　答
孫北海　答周元亮
唐時升　叔達　嘉定人　三易集
與王濬生吏部書
楊于庭　道行　全椒人　續集
與李鵬岳少參
楊希淳　道南　江寧人　楊太學遺稿
與吳幼安
李逢陽　維明　江寧人　李儀部遺稿
與黃龍岡年兄
秦鎬　京　河南汝陽人　頭責齋集
與邑人議建坊
錢栴　彥林　嘉善人　彷彿別錄
與友

李流芳 長蘅 嘉定人 檀園稿
與夏舉甫
高 兆 雲客 侯官人 遺安草堂
與月瑊齋先生 與紀伯紫
張鹿徵 瑞星 江寧人
與程端伯先生 答劉元夫 與葛重擬 與劉公勇 上紫淀老人 答姚寒玉
茅元儀 止生 歸安人 石民四十集
與紀竹遠
顧 介 彥遠 錢塘人 漱堂集

與康小范
錢謙益 牧齋 常熟人
與冒辟疆 與破齋
金人瑞 字聖歎 一名彩 吳縣人 貫華堂集
答王道樹 與家伯長文昌
楊嘉祚 寨雲 泰和人
與蕭伯玉
張 燮 紹和 龍溪人
與黃俞言

蕭士瑀 文公 泰和人
與兄 又
李 盤 小有 原名長科 興化縣人
與李仲休 與唐宜之 與張爾唯
張幼學 詞臣 泰州人 塞上游
與客
孫弘祖 令弘 秀水人 朴語
答沈鍔君善 答馮茂遠賀兒入學 答沈德 答歸彥先 示後人
周 容 茂三 寧波人

與史立庵
于奕正 司直 宛平人
與顧與治
艾 寧 予牧 江寧人
與王玉式
高 岑 蔚生 江寧人 康生弟 蘿樓稿
與羅星子 與吳遠度
孫枝蔚 豹人 涇陽人 溉堂集
與王貽上

范　驤 文白海寧人
與蔬園
江念祖 道止休寧人家武林
與臧齋
胡　介 再見
與陳平遠札　與孫玄宴札　復王鐵山師　與
和水和尚書　答龔鴻宸書　復本中翰祖命
書　與龔半千論詩書　招臧齋　復龔中丞
定山書　與雷啓鄭叟　與陳閬司農
堵廷棻 芬木無錫人
九友堂集
與陳閬　又　又　又　與吳冠五　與高蔚生

陳士奇 弓父平人漳州鎮海衛人
與陳昌箕
申涵光 鳧盟永年人
與馬顧公
金　堡 道隱錢塘人
清調集
辛巳與同年生
黃端伯 元公海岸建昌新城人
瑤光閣遺集
與黃予安
右卷之五

李陳玉 石守一字玉鄖吉水人
退思堂集
與錢爾斐孝廉　與同年　復諸翁神鴛渊鳳老
畢名宦　復錢孝廉爾斐　復門人吳求嚴
與盧陵劉廣如父母　復庄士朱茂翁老師
復友人　復沈孝廉臨秋　復友人　復友人
與錢孝廉彥林　與門人廖聞生　復友人
與其友　復友人　復支此部寧瑕　復曹
太史允大　復楊扶曦年見　復支日丑年見
與魏子一
徐　芳 仲光南城人
藏山初集
與湯惕菴　畫明黃　答劉子淳　又　青藜
安蘇桂庚　荅蕭鄭陸奕　答邊菴　答張薏
荅鄭日生　與陳伯璣　荅傳瀛湔　荅
明發　荅傳平叔　荅竺菴
崔　從 五竺寧德人

武夷與黃帥先
吳　宏 遠度金谿人家秣陵
與臧齋　與吳冠五
丘象隨 季貞山陽人
與蔡鶴鳴大令書
吳國對 默巖全椒人
與王貽上
劉榮嗣 半舫曲周人
簡齋
古歡堂集
與成先生　荅遑稚水　同王交人　又與陳眉
公　與楊崑岑總制　與孫晴川　與張恒山

與傅遠生　目錄任鴻

陳周政子鶴　管山人
荅王晉聯書　業養存寫　與杜六符書　再與王晉聯書

姜圖南　涯思　錢塘人
與張穉虎

李　雯　舒章　華亭人
荅陳大樽　又　與吳子遠書

何　諫　非鳴　崑山人
與張公亮

右卷之六

萬時華　茂先　新建人
荅李復初　溉園初集　與李龍侯

蘇　桓　武子　新建人
上馬伯思先生書　遺稿　報陳龍媒　與梅朗三

黃虞龍　俞言　晉江人家白門海岳先生子俞邵兄
二陵雜著
別蘇何蘇　與陳居公　與康伴生　與鄒公履
示俞平　與李君　與容　與繆太資　與
比玉　與俞平弟　與門子將　與宋比玉
與客　與傅遠度　與蔣震甫　與劉令度
與鄒滿子　與顧與治

郝　敬　楚望　京山人
與王百穀　小山草　寄繆大賢茂才　與田肖玉

吳懸謙　六益　華亭人
與張友鴻

張　澤　冲高　州人
上伍國開師　石龍嗚草

李繼白　夢沙　臨津人
與同社　望古色集　與張穉人

傅　向　道生　香山武進人

與樑園

伍瑞隆　國開　鐵山香山人
寄王喜廣　棲仙亭草　又　又　上葛介龕直指

范文英　仲闇　內江人
刻李鍾合選與友人　又　與張文寺

陸　坒　左賦　仁和縣人
為外母與外父書

梁以樟　公狄　寬丕人
與龔半千

胡從中 天衍淮安人

與龔半千

諸九鼎 駿男錢塘人

與胡彥遠

黎士弘 愧曾汀州人舊字愧孫 托素齋集

與曾弗人

俞琬綸 君宣姑蘇人 自娛集

與姚孟長 與周玉繩 又 與穆宙時 又

與客 與陳古白 與王太玉 與林若撫

荅友人 荅友人

唐時 宜之烏程人 市隱乘選集

荅錢彥林書 又 與友 與友 與袁州平

荅張夢澤先生書 與徐穆公 荅方孟旋書

又 又 與友 荅薛更生書 與李仲章

與友人論詩 與沈雨公

周積賢 履道華亭人

與弟雨臨

鍾震陽 百里玄洲宣城人 偶居次集

與某

張貢 袖虎錢塘人

與周減齋論詩 又

康范生 小范安福人

與周減齋論王于一古文

右卷之七

丁雄張 菡生江浦人家秣陵 蘭書

與劉生三 邀六羽叔賞玉蘭 邀六羽叔泛春

淮 復徐儀明 與張行秘 又

蕭士瑋 伯玉泰和人 春浮園集

與錢牧齋 與李懋老 與文公 廣陵與故人

與萬茂先 與弟 與萬吉人 與闔子書

劭度 日與弟 與楊寨雲 與文公 與國[illegible]

于將 與何非鳴 與濤昭度 與文公 承[illegible]

與馬季房論詩

林增志 任先瑞安人

與李小有

張可度 鶣度更名二嚴江寧人扶輿文寺公弟瑶星 叔

與周櫟園 又

涂伯昌 于期南昌人 涂子一杯水

與客論詩 與劭晉

李如一 貫之江陰人 得月樓存餘

與繆西溪 又

劉夢震 長公丹徒人

與李小有

陳龍正 惕龍 嘉善人 幾亭合集

與友 與胡剛中 與高彙旃儀部 又 復[illegible]

仲馭 與友 復寒卷閣老 與人 與友

陸培 鯤庭 仁和人 旃鳳堂集

與王右白 與姚純甫 與駱武 與吳天署

洪吉臣 義之 仁和人

與李小有

胡澂 靜夫 致果 休寧人

除夕與顧與治

顧錫疇 九疇 崑山人

與李小有

張元輔 相宸 人

與李小有

王光承 玠石 華亭人

與吳六益

趙明鑣 珍留 虎林人 炙輠集

荅周五溪

臧懋循 晉叔 吳江人 負苞堂文選

與吳左光 上潘司馬

陳子壯 秋濤 南海人 南宮集

東孫念先 與凌茗柯

余大成 集生 江寧人 龍湫殘夢

荅友人 荅心燈

雷士俊 伯籲 涇陽人家維揚 艾陵文集

與鄭廷直書 與周際盛 再荅周際盛

劉廷諫 咸仲 通州人 雩菴初集

與繆西谿先生 與倪鴻寶 又 與孫北海

與劉蕭齋

徐培 子能 吳縣人 九詩堂集

與申勗菴 又 又

張芳 菊人 句容籍家江寧

與黃俞部 又 又 又 與陳伯璣 與李小有

右卷之八

龔鼎孳 孝升 芝麓 合肥人 三十二芙蓉齋集

與紀伯紫 又 又 又 與方與三

張民表 武仲 武臣 林宗 中牟人 原圃集

與周簪今 與周元亮 與鍾蟠菴 與秦京

孫承澤 北海上林苑籍益都人 退谷集
與梁玉立 又
王 斤 王屋初名澤久字春腳河南鄢陵人 遺稿
與薛諸孟太守 再與薛諸孟太守 與某 荅
座師潘昭度中丞 復鍾前里令君
劉 綸 字子素一字少質光州人 嵩陽集
荅李給事同野書 與吳太守勸除酒禁書
侯方域 朝宗商丘人 壯悔堂文集
荅張西銘 荅孫生書 與陳定生論詩書
任王谷論文
梁秉敬 敬君西安人

寄吳賓墀 荅沈玄海 寄鄭同鄭崢陽 與姜
神超 啓黃鳴谷座師 與永平程蘊陽 荅
張黎戎明初
方應祥 孟旋西安人
東李東一 荅袁無學
徐日久 子卿西安人 別集
東吳伯霖先生 與關子將 與譚友夏 復關
子將 復友人 與方孟旋 復翁子遠 與
本學王賡文 與王蓬東 與韓鳴南 復黃
經甫 與兩學師 復陳子全
王相說 鞠勉泰州人 自選尺牘
覆鹽臺鄧 荅道學辛全

嚴首昇 平子華容人 瀨園文集
荅江陵詩社八子 與王明易 又 與王季豹
又 與陳子貞 又 荅華潛 與高兼萬
與黎耳菴 與魏織仙 與陳斗瀚 與陳
小有 與錢彥林
梅 磊 杓司宣城人 響山文集
與周櫟園 與兒莪 又 與周櫟園
余 懷 澹心莆田人江寧籍
與周櫟園
顧 源 字清甫號寶幢江寧人
荅太初索書 寄雲溪枯木寒泉圖

劉 城 伯宗貴池人
與陳伯璣
凌世韶 蒼舒歙縣人家江寧
與羅彀公
沈 顥 朗倩吳縣人
與羅彀公
右卷之九
顧若璞 和知錢塘人上林署丞顧友白女督學黃寓
庸長子文學東生婦 黃夫人卧月軒合集
示諸兒 與張夫人 與弟

周 庚 明經莆田人諸生陳挾公承繼元配
與仲嫂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與兄盤磵 與夫子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陳鍾琠 石丈晉江人 審菴初集
荅黃若木書 荅孫本芝公祖書 遊英州觀音
嵒示中人 與慧林和尚 與曾弗人 與友
人 與友 與友 與周融 與張士鏗

王思任 季重謔菴山陰人 文飯
與貝肆疆 又 簡徐玄仗 簡趙履吾 簡朱
仲韶 與許伯倫論文

施閏章 尚白宣城人 雙谿草堂集
與蔣虎臣

蔡復一 敬夫元履同安人 遯菴全集
與劉侍御 與黃石齋吉士 與楊衡蠖 與畢
東郊節推 又 與孫玉陽楚撫 又 與王
崑璧中丞 與顧桐栢 與長沙府 荅劉學憲

鄭崑貞 十師龍溪人
與戒齋

林 章 初文福清人茂之尊公
荅黃序賓太守 與李如眞吉 與何維聖將軍 與魁
與丙卿大來 荅許將軍 與某 又
友

林 嵋 小眉莆田人
與張公亮 寄楊復師書 與張公亮第二書

劉體仁 公勇潁川衛人
與紀伯紫

廖孔悅 傳生江寧人
與紀伯紫

張 恕 簡持江寧人
寄周亮公 與周櫟園 與友論匡下竟陵書

龔 賢 半千江寧人
與胡元潤

程正揆 端伯孝感人
與惲香山 與胡元潤

林嗣環 鐵崖晉江人
與紀伯紫 與胡元潤

梁以樟 仲木宛平人
與紀伯紫

胡 介 三見
與紀伯紫

張二嚴 再見
與姪瑞星　與房大生
汪　偉 長源江寧人
與紀伯紫
翁德洪 織若紹興人
與丁大聲
王　鐸 再見
與櫟園
建池大師 孫宏錢塘人本姓沈

答王弱生　答錢養淳　與嚴天池　答孫無高
與秦任甫　與蔡坦如　與黄彭池
朱吾弼 容所高安人
示弟
張　鼐 侗初華亭人
與姜箴勝門人
劉達生
與余集生
王若之 湘客山東人
柬友　柬友

倪元璐 再見
與勞徐云吉　與某
右卷之十
朱之貞 爾虔六安州人
慧觀堂集
柬劉竹草　答顧惺涵　寄真仔古　柬吳中陽
年兄　復李勃雲　柬路帶河　柬陳艾母
柬王赤江　復何六陽　柬許青獻　招王鹿
柴　柬胡見可
葉　甲 白生莆田人
師石堂集
與方人公書　與家太守書　再寄方人公書
與周無闢
方　鋐 章發莆田人
紅瓊璃

寄承陽黄韡乙書
林　簡 子山莆田人
房江集
寄周無闢　又　又　又　又　又
周　闢 無闢莆田人
白湖集
復許又朱書
張壬則 皆大長泰人
復王敬子書
朱泰徵 馮仲莆田人
報曾長修書　與某同年書　上施四明公祖書

方拱乾 坦菴桐城人

與陳伯璣

吳山濤 岱觀歙縣人家錢塘

致周櫟齋墨

徐延壽 存永侯官人 宛羽樓集

與周櫟齋

許 友 有介更名眉字介壽侯官人 米友堂集

與周櫟齋先生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陳允衡 伯璣建昌人 貫琴館集

復朱遂初先生書

張可仕 字文峙以字行號紫淀江寧人

與姚寒玉 荅龔芝翁

韓 詩 聖秋固菴涇陽集三原人

除夕與伯紫

黃景昉 東匡晉江人 甌安館集

與黃明立 荅周櫟齋 與周櫟齋

宋徵輿 轅文華亭人

與張薇菴

陳台孫 階六山陽人 扇舫集

與陶菴

陳 焯 默公桐城人 滌岑集

與姑孰同人書 荅于湄來 又

范印心 正河內人溫縣籍

都門別友 與周櫟齋

萬代尚 聞來長治人

荅林可任 荅王伯駁 約友人

羅孚尹 叔公滁州人家江寧 霽璧稿

復彝能之長者第二書

袁于令 籜菴長洲人 音室稿

與安公

右卷之十一

王亦臨 穆如江寧人 虎鼠齋集

與羅叔公 又

周 圻 百安撫州人 寄賞堂集

與王蒔格 與毛文山 與李小有 與高康生

又 又 又 又 與工先生 與濟叔論

印章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荅黃灝

叔 又 又 與林鐵崖 又 與胡元潤

荅張季筏　荅范文白　復余澹心　與楊枋司
與胡元潤論畫　又　與張宗緒　又
侯玄泓　研德嘉興人
與友人論詩書
林弘衍　得山侯官人　退耕堂集
與就園
宮偉鏐　紫玄泰州人　春雨草堂集
與黃維章
張簇孫　宗緒錢塘人　志孟編
正同學書

王仕雲　望如歙縣人家江寧　四辰堂稿
與羅星子　與高康生　與某
宗　灝　鼎先興化人江都籍
與黃與權老伯
王　琯　玉峴江寧人
與紀伯紫
鍾文明　嶧菴祥符人
與周伯宗
葛一龍　震甫洞庭人

與鄧漪字　又　與東鄉令同年孫蒼冲
尤　侗　子展吳縣人　西堂雜俎
遺亡友湯卿謀書　上沈旭輪師　與周星[illegible]
與錢紫翁　與友　謝人餽藥書　與友
來集之　元成蕭山人　南行偶筆
與呂範伯韓重生同年
胡宗仁　彭舉長白江寧人　知載齋集
與鍾伯敬
胡玉昆　元潤江寧人
與櫟園

唐　際　仲午江寧人
與王鍾淑書　與徐闇復書
張明弼　公亮金壇人　瑩芝全集
候蔣八公座主
李昌祚　文山漢陽人　眞山人前集
與易戩侯
彭而述　子籛禹峰鄧州籍新野人
與就園　與某
丁　遂　霽懷江浦人　鹿園稿

示兒　又

夏　華岳孝感人時爲陳州守

一與蔣養菴父母

吳　第日庸晉江人

竟陵署中以詩代家書寄弟

沈光裕仲連種蓮宛平人 墅評

與友　與友

吳宗信冠五休寧人 屯溪集

與櫟園　又　又　與周雪客

吳　晉介茲江寧人

復汪舟次　與休鐵崖先生　與林茂之前輩

與周闇容

魏學渟子敬嘉善人 茅簷集

答唐宜之

周體觀伯恆遵化人

答池州劉脩與修志書

朱　徽遂初進賢人

與張修臣

魏大中孔時嘉善人 藏密齋集

答吳生白　答方孩未　答王中認　答萬肩生

付淨兒　答蕭元恒

右卷之十二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目錄終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一

昇州　高　阜康生
羅　燿星子　選

瑯儀　周在浚雪客
周在梁園客　鈔

高攀龍 景逸 無錫人 高子遺書

答吳安節年伯

著得力執 靜故知之 亦可言之

聖學全不靠靜但各人稟賦不同若精神短弱決要靜中培擁豐碩收拾來便是良知散漫去都成妄想益驗念菴先生無見成良知之說也

答袁寧鄉

敝邑之士於臺下津津去思無不曰長者長者此益見臺下之眞寧鄉之政不占有乎矣不佞妄謂人生作令率兩放過眞是寶山空回一生令名百世血食方寸有無窮之慊子孫有無窮之報不過三年中一念自持而已臺下當已深味於斯

方寸之慊 不妨揷入 四者之中

與葉園適

足下涓而知裁發乎中行矣兩年兩與足下連宵之話退而自惟每愧不及足下闇然內充令人心融氣平弟望此境而未見也第足下精神氣魄太近收斂其弊欲入於佛老不可不察朋友相與須盡力砭其失方有進處弟施失足下不可不報大塊百年中偶爾相遇毋相孤負也

名盡千里 之勢不可 不讀

答劉心統侍御

天下原是一身吾輩合并爲公卽天下如一氣呼吸何謂合并爲公人人眞心爲君民也爲君民心眞則千萬人無不一放日如一氣呼吸三晉得門下得保障矣屬吏最優最劣切願一聞此二項不失中人當不日而化知門下心所同然也

與華潤菴鄒荊與忠餘

趙太宰一世人傑每事出格庸人祟而不敢動賢知羣而不能靜再得一年在事吏治民生必有可觀其言曰君子在救民不能救民算不得帳誠然然此事或尚可爲培得元氣感天之和氣轉禍爲福此癡人癡心也

眞知學者 眞知仕

與鄒荊與

當道有人海內遺逸相繼彔徵此亦佳事可寘在此可危亦在此譬如優人滿堂紅袍盡數登場便將散場若賢主佳賓興濃趣大再做一本方好耳

與黃鳳衢

年丈橫被風波然轉高聲價矣大天意豈直高年丈之名乃玉成年丈之實百年浮榮轉盼過眼遲暮思之倘然無得若將向外精神反歸自己討箇定帖乃千生萬劫轉達成覺之日也此箇路頭干涉非小但在順境中趁着興頭難得回頭逆境中沒了世味方

尋真味故弟嘗謂造化每以逆境成全君子以順境坑陷小人以弟驗之即今半生受用實緣聖主一謫年丈與日當有味斯語幸勿以弟言為迂而忽之

與卞于靜

年來愈覺得身心之事當汲汲求之不可丟在無事甲中一切求閒好靜總是無事生事亦成當面蹉過聖人之學下學上達惟是孜孜矻矻好古敏求只一求字便可做二六時中工課也何如

荅劉念臺

杜門謝客正是此時道理彼欲殺時豈杜門所能逃然即死是盡道而死非立巖墻而死也況吾輩一室之中自有千秋之業天假良緣安得當面蹉過大抵現前道理極平常不可着一分怕死意思以害世教不可着一分不怕死意思以害世事想丈於極痛憤時未之思也

與徐檢老房師

科場事發一時公論已鬪到九分有餘盛則必衰明則必晦譬如時已向寒一番熱適重一番寒耳此臨

場之定機不知當軸于時何以妙其用耳

陳衎 槃生侯官人子消滌潤添俱有文名 大江草堂集二集

與何季穆

信宿園林歸來覺寓舍多不稱意人情易移若此可謹也

與何彥季

雨花臺細草綿軟如茵坐臥其上不見泥土他山所無也攝山往祖堂殘道幽且清涼寺前草坡平曠極宜心目弟於數處皆时遊憩內養不足正藉風景陶

汰耳

與鍾儀部 伯敬先生

求詩文而采聲名自是常態若方兄之仰望台慈則名實相副非時笲者矣然作誌傳必一一擇其人又必一一不涉過情之語則蔡中郎無復郭有道之歎矣人子欲以長者一言顯其親也言與淚下此一念可嘉也一念可嘉遂予之矣仲尼不爲已甚者伏惟俯鑒鄙言惶仄惶仄

與王彥升

顯郡視燕齊如在井底加之兵荒又是眢井弟則眢井中斷鈒也年將五十頹然遲暮矣即欲秉燭游願安所得燭乎兄丈德業日新無繇欽奉徒有伊鬱萬祈順時保重爲慰

叙於言外得之

上董夫平

昔陸公平泉予告語唐公荆川曰某如人家教學先生乞歸便得歸去公如好耶中主人病勢未愈安肯放回伏惟師臺今日是國家一大醫王詎得便謝主人

用醫師傅譬

與俞少卿 仲茅先生

明公暫居下俯一方獨寄視往年徘徊卿寺默默蕃重不更舒暢耶譬天地之潤物無過川澤矣川居高勢峻雖所之長遠而潤物之功薄澤居卑勢緩蛟龍是處霧露是與而潤物之功厚故川則有至有弗至爲澤之德惠無窮也明公以爲然否若急利欲趨榮赫者則以衍言爲迂且拙失笑反走矣

譬喻設奇

與鄒彭甫

小賦不知堪入巨目否萬祈斧正方可就梓此書昆是百花叢狐但批評圈點爲時套濫觴似當逕去且所謂批評者一則能抉古人胸中欲吐之妙以剖千古不決之疑一則援引商略判然詳盡以自見其賅博如論漢魏而下證晉唐如談詩賦而兼覈子史之類也倘語意平常不如無批輕薄卒易尤爲可厭矣至于選取權衡當寬于古而嚴于今適見所採故實多不全用古語此尤不可古人文字不取則已取則勿剪削之彼作者苦心脉絡關紐實暗藏字句之中稍經裁斷便索然矣臨楮干冒惶仄不既

此境未易索驟莫不盡

答李明六

數米視鹽靜中乘事人心苟有自得爪生髮長亦是一番境界惟至人冏能坦然也

曾異撰 弗人晉江人侯官籍紡授堂集

復潘昭度師

大序中謂詩之纖豔不逞者皆情之衰人人能知詩則天下無復事此古今未發之論竊謂天下無情然之理遁凡忍於犯倫傷義皆世間極無情之輩蓋古今之忠臣孝子不過其情至於君父者使世皆深情於夫婦昆弟朋友之人則亦必無谷風之怨鬩牆之爭與夫二夫失節之事所云人人能詩則天下無復事正以人人深情則天下無事自然忠厚而篤於倫也

閩侯官縣趙十五名璧隣叔叢名鴻皆工詩沒而不能葬予為葬之西郊題其墓曰閩人趙十五璧叔墓

與趙十五

十五雙腕能爲不得縱力于詩使于百年後少吾代趙十五一位者皆此兩手王摩詰倪雲林絕妙山水爲祟使十五折腕接骨無手可瞖便得入山閉戶從此十數年李白杜甫未可知何至出賈浪仙孟東野

善家集付之至時讀書其下

下哉弟與兄俱老矣至四十年以上尚泛泛然不計算百世而下位置何所無乃蜉蝣不知日暮者乎

答份長修書

足下以爲人寧可無詩名不可辱詩之理色其善甚善其于詩理與色俱無之信口出聲悵然而嘆啞然而笑泫然而淚未省此嘆者哭者淚者爲色乎爲理乎以色而笑嘆而悲淚則優人之排場也若以理而笑而歎而淚則其勉強假借又甚於優不但不成詩而亦不成理矣今之人辱詩之理色而理色亦可辱詩來書所云以廉恥護送詩道者無理亦無色者也

復曾叔祈書

前者手教之及其適薄游梅溪歸而讀之作數日喜時方小春梅使未發是以報章遲之項者又接來翰不知何日得與叔祈西窗剪燭盡其所懷每數腐史於張子房敘其博浪之豪爽圯下之溫文與夫辟穀仙遊之霞舉其贊之不容口至想像於其狀貌不知史遷此際如何想慕遙之生後於子房所云狀貌亦不過得於傳聞伊人宛在牖中摸索愚謂此中大有

工于寫想之文矣增都見之紙上

回味乃不佞於叔祈無論生同時又爲一家之人今手札之往來者三乃吾竟不知叔祈作何狀彼此懷抱中各有一我家其其明明於心目之前但須一相見各出一意中所懸想暗索之人印而合之想明秋把臂時當亦啞然一笑也

又

總意今之帖括當如古人引詩之例隨其興會而解之愚近嘗讀左傳凡左氏引詩皆非詩人之旨然而作者之意與引者之興會偶然相觸殊無關涉

精神百倍此非詩人之情而引詩者之情也後之訓詁註疏者自舍其情而徇聖賢之貌而今之爲帖括者并舍聖賢之貌以徇序訓詁註疏者之貌輾轉相摹愈求肖而愈遠矣

與黃東崖先生書

在里閈中二十年夢想竟未敢自通於左右生平頗能自廣殊非以乘車戴笠之故不欲曳裾於先達公卿間意頗非今世之浮游而附聲氣者嘗謂吾人心中不知史記爲何書雖司馬子長復生日與之居處笑語祇以增其人藏之名山之懊恨耳故雖日把先生詩文而不敢一通尺問留未盡之聯語摸索於心目宛在中不更意遠而味長乎今者始以拙稿自贄而以家母之行略請夫天旌下及於寒戶而執筆紀載斯亦太史公之事也而亦以見其之進而求見於當世之名公大人非吾母之故則鄭重其事雖以二十年夢思而不敢思有道之聲接非如世之貪名而來取名而去者徒以褻元禮之門座李郭之舟也將上絲素一方倩爲家慈裁筆懸之紡授堂中不但爲

先生之敎孝亦使人謂畏損寡婦之子雖垂老祿祿無所見其於先生猶不在禮弗與交之列耳

與卓珂月

某自十數年前則知海內有珂月卓子欣賞奇文每掩卷作蒹葭伊人之思輒欲奏記自通已又念近日時刻中諸君子所託藏交籍不啻招降納叛而世之附名其中者雖不盡郭乙盟然意已近之此無論非志士所以自處而泥首而納交之不武祇爲壇坫之辱尤非所以處吾珂月也是以門士王生再游武

林某但致小刻二種以志神交入林把臂寧俟他日未敢數行上瀆耳又今世失路牛鬼作書相問訊滿紙怨望嗟卑嘆老問天罵人強相憤慰此尤非珂月所樂聞而又世之造作書牘以定交於當時才名之士者大率抵掌論文汗漫千百言將以誇多示辨某竊自揣欲與珂月言者何文乎吾代時文不足言欲與珂月言古文則自其千古之眼者是以某俱不敢有所言以取珂月鄙笑而但以母氏之行畧請卓[illegible]懇哀其孤而許之

答陳石丈

每閱墨蕪房書輒有棄日之歎以為前世司馬子長杜甫諸君何幸而不為此彼亦人耳使我無科舉之累得肆力於文章固未能勝之亦未必盡出其下以此為應制帖括事每一舉筆輒謂我留此數點心血作一篇古文辭數首歌行直得無拘無礙而又庶幾希冀於千百年以後何苦受王介甫籠絡如此意況假於富貴功名一道極相嫌恨雖未甘謝去巾衫飄然為隱士逸民又似不可強昔人所謂抑而行之必有狂疾耳天下事必且日甚一日此後極難題目正須我輩為之弟衰憊無受鞭蹄足矣兄不可不自勵也

問余希之足疾 廣之弟

兄近來足疾卻未脫然頗疑兄不能慎疾我輩少年時耗費精氣無異破家蕩子中年併病此債主持帳簿登門時也但能忍節嗜欲稍償一二彼亦有時而去然宿負未完一二月後不能不再來問我使着實償積聚遙久填滿一去遂不復來矣兄之足弟之膝為同病留此一雙脚他日小則拜跪上官腁胝[illegible]事大則跨馬據鞍馳驅天下極為要用物事不可不善養之也

與丘小魯

某未衰而老頭毛種種每顧影自歎昏腐面皺於八股中而又似不願處其羅籠之內私念我輩既用帖括應制正如網中魚鳥度無脫理偷安意其中尚可務之盆瓮畜之樊籠雖不有林壑之樂猶庶幾苟全翮羽得為人耳目近玩一或恃勇跳躍幾倖决網而

人世之快[illegible]盡此矣

出其力愈大其縛愈急必至權署損毛祇增窘苦如其得無類是縛急力倦正不知出脫何日耳小曾何以教之

與施辰卿書

作理題正當如剝笋皮殼不盡眞味不出今之深於說理者不但不剝其殼且包封數十重厚皮繭紙[illegible]說撮而食之之雅此則不但無笋味人亦不知其爲笋矣至於某某諸緊儒妄言先輩但以寥寥數語言不敢盡爲含作此又似不食笋肉但擾皮煮汁器[illegible][illegible]而止者鄙意如此所作者不能如其所言但以救今時之失未爲不是也

與施漁仲書

兄飄然高蹈如赤松子仙游視蕭相國漢廷械繫不啞然一笑乎然閉戶著書正在此時無帖括之累頭巾之縛史遷杜甫唯吾意之所之此吾輩善占便宜妙着也若以爲隱居放浪業已謝夫巾衫遂可從諸少年作狹邪世外之樂則是張子房不辟穀訪黃石公而學魏公子之飲醇酒近婦人此古人鬱鬱不得意而求死不得者之所爲兄今方爲天下第一等快活之人作第一等高尚之事無錯認題目倒行逆施效日暮途遠者云云也

與徐耀玉職方

王志遠 玄亭 漳州人 [illegible]稿

淸宜之司久失其職既不能如仗鉞持斧者之雷厲風行又不能如分竹鳴琴者之朝施暮暨勤皆摯[illegible]竟成何事下榻以來靡日不思拂衣而尚乎未果雞[illegible]猶在而虛語麋鹿之志則雖知已不信也以爲攜[illegible]之耳

與陳眉公

門下名滿天下不得其門者謂直當百尺樓上置耳聞諸家弟門下恂恂常常不緩不簇兄之但使人意消不使人氣索某嘗疑老聃氏之敎孔也去其驕志與淫態已乃使人一見驚以爲龍至口張而不能噏殆非眞老聃也以所聞家弟門下乃能不猶龍夫能不猶龍者乃不能使人不得不以爲眞人矣

曹學佺 尊生 能始 閩縣人

石倉遺集

與友

禪有理障有慮障與綺語無干觀昔詞人劉勰陸羽生長叢林所著文心茶品雕繢滿眼不涉禪隻字即支道林廬山遠非老法師乎言固字字文也今人以單刀一棒等語窺入寧不厭嘔

又

論詩譬諸書者奕者謳者若無傳授任一己聰明則必趨于邪路終身不能精進然稍就規矩效法古人[illegible]難乃若登天勿畏其難可矣

與徐興公

釋道有藏獨吾儒無藏可乎僕欲合古今經史子集大部刻爲儒藏

與陳開仲

盛唐諸公妙處全在用拙拙則渾雄大雅而無乘捷鬭巧之病予觀應急之詩一時不能即就輒以巧思勝之若用拙非從容暇豫不能

又

伯敬詩歸其病在學卓吾評史評史欲其盡評詩欲其不盡卓吾以之評史則可伯敬以之評詩則不可

與徐存永

國初集如陶主敬張翠屏宋潛溪楊東里諸公每有贈送郡邑幕僚之作驛宰倉巡皆所不廢雖其人自足取重而亦見前哲之留意吏治民生不以微忽

答吳方伯

亡兒頗稱適用之器而造物者亟收之此固以一篇極大題目相難而弟姑以一篇平淡文字應之曰不得已而已但棄世勞而修梵行此弟之素志又非有所托而逃也

王熙 子雍 胥庭 宛平人

著述緣公啓 爲陳默公偉刻著作

蓋聞天祐斯文自産千秋之宗主人肩大道寧就一代之浮榮故賢聖惟發憤而詩乃成即後儒必慮愁而書可著春欲須羽翼丘明之雙目難存史記待昭垂司馬之全形忽靡他如張文昌以乍盲而工樂府盧照鄰緣久疾而擅吟謳若斯之徒殆猶小技矧夫守先待後析天人性命之微言述往思來儒今古與

㠯之準鑑非邀休暇豈獲專勤桐城今司馬默公陳
氏九液蘊靈六匡誕秀七歲遍通經傳箋研百氏以
無遺十齡輒庀史材身任三長而不讓衡制犹於吳
下張楊婁東全閭顧撤皐比平聲正騷賦於雲間陳李齊授
縞帶人　與朝而府思拔在廷爭覩其光儀甫鄉
薦而掌祕書政府咸資其手筆雖大魁中沮至今猶
歎爲真狀元逭釋褐南歸舉世仍呼爲好才子是以
熙父任祭酒時之贈詩也則曰注疏經史年猶少鳳
[illegible][illegible]廣氣更新大冢宰靜海高公之貽句也則曰無
雙經學黃江夏第五科名杜棠徵期待各已如斯通
顯奚難立致乃造物巧爲成就奪去子野之聰令儒
術大振今時悉倚離婁之目寸陰必惜用是日斯邁
月斯征萬卷堪娛遂至冬不爐夏不扇書成廿種載
可盈車挾六籍之奧義於二經其功約而倍寓一朝
之褒譏於四部其指隱而彰掃山陰餘姚之禪唾門
庭斷自程朱溯嘉隆弘正之詩源流品分從趙宋西
京以下未嘗無賦賦會出而世識真騷八家以後致
曰無文文會行而人裁僞體若不共襄剞劂何以仰

謝聖賢熙等職在清曹分應獨任但界汁鏤板之費
動須數千勢必賴大雅之流各資涓滴與其結佛緣
以需利益何如種文福以厚其裘且默公氏官僅數
甸居無五畝彼千頃亦人耳能將百萬爲高士買山
卽郗超小夫乎屢費千金爲故人治宅今陳子旣以
詩書爲生活則吾黨亦用梨棗代田疇伏乞諸老年
臺先生隨分樂捐辟施不朽噫嘻杜徵失聽猶來君
相之求徐積病聾賴蘇黃爲友况有功於孔孟詎
止篤夫情親諒切同心敢申虔懇

謝肇淛在杭閩縣人　小草齋集

寄鄭孟麐

家室至楊手書甚慰兼悉近況水部自不惡而河上
翁尤不惡俗言紛紛但患貧耳而貧非不佞所患也
老母在堂不乏菽水先人敝廬足以蔽風雨百畝之
田足以供饘粥視一二善宦者誠貧回首作措大時
已過之遠矣吾嘗謂人生苟存一知足之心何官不
可爲何地不可居如不知足則卿相不已必思帝王
帝王不已必思神仙神仙不已必思作玉皇大帝而

元會運世百六陽九之期於心尚以爲未足也歷覽
古今人所爲知止知足不貪得不競進者皆虛言耳
以徼通仲翔塞門不仕左對孺人右顧稚子此天下
之至樂而猶然怨天尤人齎志長恨至謂死之日以
青蠅爲弔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不恨寧知知己
之有無於自家本來面目分毫有何干涉此僕所嘗
考鏡千古而不勝竊笑者也

寄徐輿公

僕之不作二千石而持節河干非逃富也自揣生平

散懶之性未除猖狂之名已滿天下一旦復親簿書
錢穀之事如砧魚俎肉任人鱠截一不便也疎散之
人動輒掁觸法網既落虛文復繁一不留意譴訶加
之安能以有限之精力敝之無用之地二不便也三
十年制科鬚髮半白一旦低眉折腰爭諸年少亢則
失人隨則失己目今驄馬使者盛氣行部目中寧復
有老太守哉三不便也體既好閒性復嗜睡每至日
高始離牀榻午飯方罷便作羲皇華胥閒想閒剝啄
之聲輒恨其影響之弗幽況於冒暑雨犯霜露戴星
露冕於郊坰之間以候當塗錢色親米鹽細事乎四
不便也文弱之人酷厭書史行立坐卧不能相離面
欲一旦棄置柔翰傾倒簿書譬之纂組纖纖之女舍
之復操井臼五不便也性不耐暑每歲入伏瘡瘍遍
體四支靡潰膿血狼籍直至秋末冬初方獲脫痂巾
幘韈履九夏一切不御況能步趨唯伏翳蓆長跽勸
躬屏氣如三日子婦哉六不便也族戚既廣交遊洗
竊仰給衣食十人而七一開則虎之符莫不延膜望
濟子冕裘繿戶外之繿既滿幸舍之席無贏窮之得

我昔人比之失其本心況遂橐未飽怨謗遽騰青蚨
方飛白簡隨至又安能以一身之名節爲他人填谿
壑也七不便也有此七者展轉胸中計之爛熟故得
河干之役遂其本懷然此情可爲知己道難與一二
俗子言也安乎孤署介於河濱節制千里不爲不尊
日高視事日昃而入心無錢穀出入之計目無案牘
平反之事耳無桁楊夏楚之聲不爲不適也所少者
赤仄耳然上視二千石則減不如回思窮措大冷司
李及南刑曹時豈不過之哉

京邸與人書

長安二三月間，土膏變動，煖氣上騰，家家戶外溝瀆一時翻浚，穢瀋狼藉，平鋪交衢，人馬踐之，輒陷衣韈。臭腐經月不消，觸鼻入喉，靡不眩逆嘔噦，寖成瘟疫。四月以後，即苦暴暑，斗室如蒸，牀几皆難着手，袒跣偃卧，則青蠅嬲之不置，青衣平頭，塵䳯交揮，纔得合睫，復聞剝啄聲，官署政事，無纖毫可經心，日而投刺報謁，置酒召客，及赴人召，日日相續，碌碌相牽，無寸隙也。生平不喜見尊貴客，及禮法宴會，而人道以此

爲重，稍自疏遠，動成謗讟，尉且未來，而微禽先驚，每一自念，惘惘如失。人生行樂耳，年過五十，頦鬢漸星，駒影電流，河清寧復可俟，而陸沈縶絆，如梟禽處樊，長鯨在沼，壁壁四顧，不得遂其拚霄橫海之志，良可歎也。

林之蕃 孔碩 侯官人

與周減齋

得大著，吟咏千百遍，自宋元至今七百年，無此作矣。之蕃雖愚且鈍，曾經一番苦心，出一身白汗，因得知先生之詩最真，惟知之最真，故心悅誠服，非阿所好也。吾輩一生精神，成此一部集，已與日月爭光，更何所求哉。二三十年功名，轉盼成空，榮辱毀譽，是非得失，總是夢中之夢，今日洗脚上船，正好作明心見性之事。始是英雄究竟，古語云：即今休去便休去，欲待了時無了時。先生高明超子瞻，之蕃下劣輩，敢效佛印饒舌，然竊比于春夢婆發居士一笑也。

宋玨 比玉 莆田人 遺稿

與邢脅書

醉中補屏，提室詩歸，謬爲評校，未卒業而酒醒矣。故半部獨爲無類之璧，然醉之所云，不喜無會，或過當耳。大抵詩以言志，情貴副境，緣情肖物，各極其致，乃爲佳也。而或欣笑之時，不能強爲不平之語，而言哀已嘆，顧念增愛，此時即幽獨自訴，心口相語，已落二景況。非者之景，已陳於前，而今者之情，復新於後，安能追數前歡，申造舊悲，故但可略易片言，不宜便更前句，以不拂夫爾時得心寄紙之意耳。

宋祖謙 去損 莆田人

與胡元潤

徐青藤有言吾老年作畫如登州海市時[illegible]有時面無僕固不工畫近日枯筆輒如泰山沒字碑

又

寫生趙昌意在似徐熙意不在似意不在似者太史公之于文杜少陵之于詩也

與盛丹

昔人論作米家雲山當用淡墨焦墨積墨破墨潑墨非獨米家爲然古名家作畫無不如此李營丘惜墨如金董宗伯常有言作畫不惟惜墨亦當惜水古人皆以渴筆取姸今人乃以爲雲林一家法不然也

與胡元青

東坡論書謂筆畧到而意已具足下畫卽筆不到處意已先之矣故於貪筆墨之功者不同也

與郭去問

見足下落日照大旗圖尺幅之中酸風凉激不必十載征人郎一往已堪白頭矣

又

每展足下畫便思放杖投見此白足下精神能取人于毫楮之外也

與陳章侯

昔人云傳神寫照在阿堵中老蓮寫文姬便令縑素有聲有淚韓文夫子以僊都尉僕以之擬河梁之篇矣

與周櫟園先生

吾師此冊眞是披沙撿金東坡云我携此石歸袖中有家海他人很精堆頭拾得蜣蜋彈耳雖多亦奚以爲

又

方叔歸述雪舫盛事如自旃檀林來舉體皆香

又

不增華不改葉不累藻不掩倩北雪大集不麗而馨矣小序不能贊一詞所謂未能身歷其險聊復仰看其高耳

又

吾師生平著述之多同三藏法師講論筆受草本可

滿一屋謙欲買紙一百車紫筆一千管盡鈔師書。

與吳菌次

君家塡詞衛惠吐于行間亦能領曲之渙晼蘭採于字裏不數辨擿之工君真四聲之功臣而十法之領袖也若使飛卿有知亦當點首地下矣

與林鐵崖先生

先生憫世人心骨沸熱故以此出世隨洋語滌之郎予癖如妄言之之意也然謙固不敢妄說

與羅星子

古端硯一方奉換足下宋板胡傳春秋倘得如願此石膜理中有一部賜秋矣勿輕視之。

與陳伯璣

求墨于足下者衆矣而獨以贈予此不可解也或曰伯璣之嗜子猶子之嗜墨也此語可為吾兩人寫照敢持以獻聊當報瓊

與張子京

足下以墨惠予且曰予留以兩坐者今贈子足下真善行其惠哉語曰欲者不多則與者忘少弟于墨貪矣而足下楓樂施焉傷廉傷惠吾儕于筆墨間不厭避矣

與王壽格先生

嘗憶姚現聞先生上蒲州書曰方今君子之破小人不當以口舌勝之而當以功業勝之此二語至言也敢持以獻公

與黎愧曾

十五年始通一音問政如層城桃花一度楚萊水一番清淺不足訝也

與吳冠五

渠殆薛伯宗耶不然那得此徙癰法

又

僕所作寒鴉賦幸足下一序非足下目擊不如僕以淚濡墨

與高雲客

足下謂僕八分書學家叔祖比玉僕固不厭家雜然何至舍古撫今然家叔祖二十時便已入漢人之室僕不迫也

古今不易之論

韓廷錫晉之更名錫假官人

與李明六

讀經須入註者經實大快事而註出明六手又一大快也弟愚意以爲註有二法一訓經一發經訓經者訓其字義而貫其經義非遺意也留其意不發以俟讀者自得之也此是註經第一手如鄭玄之于詩經是也發經者借經文以寫自己見識若之若一字無與于經者統而會其大意則字字與經相長也此雖不及訓經者義長而爲力則難而爲意亦不淺如向秀之于莊子是也惟宋儒乃合訓詁解義而一之然訓詁與古同而解義與古異何也蓋卽經以解義非依經以解義也故除却經文註卽不成章矣故弟嘗謂漢晉解經如現相宋代解經如寫真蓋謂此也嘗欲用訓詁法于詩經樂經而用解義法于易經書經禮經春秋蓋有志而未及爲之也因兄註孝經故書以請教屋事因在道理之外然世間之事必道理順者而後忍耐此自庸人能之何用賢者乎然謙讓乃兄家家法固無俟弟贅也

與友人論文

文有虛神然當從實處入不當從虛處入尊作消曠者虛處所以進却實處乎邊遛當從實上用力耳凡遠虛仙子俱于實地修行得之可借爲文之法也

答林九遐

別兄既久清風朗月能無玄度之思時時如夢中相對也兄亦皆于此國土覓弟否山中一室僅如斗大實鄉之外無所復餘雖極迫狹然弟素無世性終此亦得少止耳自初春到此已更兩季飽食羅無復事臥繩牀上者樹頭猴子跳躑聚散經了一日無分毫進益甚足爲知己辱也奈何奈何承示功名一念比前稍淡談何容易耶古今多少鐵漢平日口襄咬破頭石一到功名場中便打折骨頭兄雖是出世男子然而于此一言弟實未能盡信也姬遊再爲兩亂弟與姬無椽邪抑姬深拒俗客也今亦志絕矣兄與樵門不必行可也

山中寄衙之伯兄

別日甚草草然知不得不別故遂決耳弟今年所居

又勝去年不用兄憂也兄弟處想已決策在塘頭但不知能脫然家累否日趨月征所事未就兄宜痛割俗纏可也弟家計日促數年以後男女長大不知作何處寘然事到絕須處定有一番出路刻苦讀書盡我本分至于世事聽之于天處世正如登山且揀目前穩處寘脚前面縱有險阻俟到時商量耳此段狂潤願與兄共之

山中答孟韓妹

二哥在山中已是長素忽奇若干肉至得無羊踏菜園乎然不欲處妹一片至情爲妹一飽食然後復素佛是千古有情人彼不加我犯戒之律也聞大哥又有越行奶在家中當悶不過妹有便小舡時時使去一看蓋媳婦痛姑終不如兒之痛母也二哥一身未了事須一第了之自以生無福相不十分刻苦造物不肯輕以相與是以自閉窮山作一段苦頭陀行徑雖然奶老矣膝下愛子越在山中我輩少年人猶自不堪況老人乎每一念此歎息而已妹可體二哥此意餘不盡

王鐸　覺斯　孟津人

擬山園選集

答牧齋

姊造物私以青縷管厚足下也足下之外誰復才負潤歟與足下七雄中推爲秦楚者乎僕與兒港弱兵也受矛鋏短實不敢執小旗皺而見足下孫吳之量

與質公

大梁張林宗詩家董狐伐毛洗髓于此道足下料嘗晤對服子愼東廣微夏侯孝若任彥升殆其儔匹歟

答玉涵

未晤輒刺刺應自憎耿天下必聯膝擊拳以爲好則未必然

答石丝

今始知天大矣蟭螟蠻觸何處矜口

與李君

囊中山詩僕負覺重否鄙而致我

與友

芳花繽紛明月逍遙僕四十餘年襟期袁公標格各自足矣黃鶴樓中復有何人吹玉笛乎

何楷 玄子龍溪人

答冐俾爾

人不可言病言病則與病任矣弟前此困于花而逃者而不意其聚病也飲食不化步履艱難竟夜不寐終日如在藥中苦甚苦甚展誦佳卷精透凝秒直承元鉢南國固多才求其養如木雞體退臺閣斷未有逾台兄者也弟筆研久荒然贊歎所呈紙乞而識之非欲慢然貢佞唯傾耳以聆好音而已

魏裔介 貞菴栢鄉人

與紀伯紫

素心晨夕頁晤在懷忽復邁征咏采葛之章爲之三嘆老社翁高懷不羈與氣迎人肩向長安物色不敢再屈一指也所教井陘獲鹿以連晉陽之險蓋弟昔于役之所諳矣其山嶢峨其水激蕩較之吳越雖稍粗放然而奇矣古矣若乃吊淮陰左車之傳覽唐宗宋祖之遺伐尹鐸保障趙氏清廟俯仰古今得無有動於中乎恐烟雲滿腹吟嘯不止此行摠白首終日厭青山之句也弟少而多病長而寡學雖欲策其駑鈍勉豎功業於時而才疏志劣恐無補益此方寸地近愈成灰矣先人遺薄田數頃瓦廬數十間在滹水之北其中亦粗有亭臺沼榭明歲春杪便圖乞歸於 聖明躬耕隴上且以求盡昔日所聞於大君子者耳老社翁嗜痂之好乃比之於呂黎弟誠媿死矣若乃東野之達則老社翁實足以相後先也

楊思聖 猶龍鉅鹿人

與紀伯紫

長安論詩如昨日耳每每從往來者問紀先生行蹤南望少微知竹杖芒履逍遙于杏村龍潭間素蘩餘引高歌岸幘何復别有蓬瀛弟遂奔走風塵幾成俗吏太行登頓世路險巇去歲簿書兀兀如失能孤舟今弟復擾擾栗栗如求林飢鶴老社翁聞之當爲一歎息也然而面雖積垢此心縈于筆墨終未能斷斷作肯寄示乎固庵之便特附候音知已久離把臂傾倒弟不能不欣羨固庵耳

張如蘭 德馨江寧人官[illegible]特對官仲狀與公紫淀季莪君父兄[illegible] 同野志生集

與劉生

足下神遊竹素寄情鼓吹覽是編也浩如淵渟涉山輝栗栗落落觸目皆寶其詩家之嚆矢乎思以爲此外尚不可窮詰至于長于不在吾心又有藍田也是在學者善養脩和哉不然拾瓊琚而捨火齊琢楚璞而星弁會此技止此矣唯足下圖之小詩附鄧

熊文舉 雪堂南昌人

與康小范

握別長安倏忽八年跂仰黼黻於丹霄之上忽如飢渴今 皇綱特振名賢奮翼巍巍大對直上金鑾

此其時矣難弟夙塵契誼而豚兒又附蘭簪青雲在望激昂如何不佞自棄田間久嬰痼疾益三疏而後得請年來潦倒窮愁今春病幾不起而當事輒以小草相迫是進之不能步夔龍之蹤退之不能恬猿鶴之夢誰謂箕山潁水爲俊物乎別久懷深所欲敷陳於知己者期期其未悉一也臨書惘恍

與紀伯紫

二十七年之別一旦相逢懷往悼來如麻姑同上元夫人嘆蓬萊清淺也頃讀蝌集而知可憎何時得與諸老友放杖浩歌於荒寒寂寞之濱弟雖鈍拙尚可索林梅陶菊也謝教不莊仰惟原宥

與臧壽

老年翁宣力嚴疆功高鼎釜而不孝灰心林壑夢斷塵緣屬風霾澒洞未有那居且嚴關有命誓墓難堅一出逡巡四疏迂直愧無涓埃之效送抱終天之痛即 恩隆守制蓋搶地誓死 闕下而後得之已矣不可爲人不可爲子奄奄餘志雖皋魚立槁猶根晚矣王穀子孝廉附函未達武夷其有回鴈峰哉

閩海沸羹江鄉風鶴懷來悼往總不勝情幸老年翁綸羽所臨鯨波頓靖差足爲文士才人吐氣然麋香草檄霜鬢論兵六七年於此北山偕偕之詩能詠乎今春與士業社兄望衡對宇宛其一洲所謂伊人時勞蒹遡而艮書遠頒美於黼黻煌煌哀些榮及泉扃蓋一日捧誦惡陳幽明悉爲感泣何老年臺重念舊民而錫類惠施之過渥也伸也可忘胡然罔極闕疆積苦積勞九閽昭格百爾君子亦知從事獨賢願竟弘猷佇光麟閣不孝銜哀草土亦既練而小祥蕭柳

早衰蓼莪罷賦行將結茅匡廬鶩山深處作打鐘掃地頭陀以畢餘年發昔千秋自命深欲有所結撰著述追擬古人屬烽火連綿心計從錯所抄書卷盡付秦灰蝕錦不還江花久萎雖有一二剩存無可爲鴻鉅道者佳詩海涵地負愈出愈奇蓋才本於情情深而才具趣每一落紙便覺欲飛欲舞可泣可歌時賢作詩本無其情才復薾弱即累牘連篇湊字櫛句耳未足與議也必傳何疑容志片言以附不朽

紀映鍾 伯紫江寧人 眞冷堂集

與周減齋

竟陵有言英雄失意泣得意亦泣日者捧讀偶遂堂近刻知字字是淚字字是英雄本色又知風波長途步步引入聖賢競業地位眞不敢作詩讀矣經年苦別一見便披拂此鴻寶快幸何如附俟一二日卒業完趙亦願附傳不朽耳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一終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二

溫陵　林嗣環鐵崖
長汀　黎士弘愧曾　選
櫟儀　周在浚雪客
　　　周在梁園客　鈔

徐世溥巨源新建人 榆溪集

上虞撫潘昭度先生辭薦啓

二月十五日蒙南昌縣發下手諭以不肖世溥應薦者伏讀震怛手足顫掉始皆竊閱堅不謂信乃今果然三復無措恐傷知人之明不收感恩之實有難處者三必不可者六近有所聞不安而未可信者一敢冒昧悉布之夫不肖一介下士師臺因欲周知地方利病延及芻蕘因辭不允始踐往役之義垂將二年硜硜守愿庶幾無罪洎師臺陟去德日遠昨冬詔旨初下省中即傳有是舉紛紛藉藉譁于道路親友聞之皆來見問不肖答曰無是也大中丞聰而慎且深知我愚聽而慎必不以愚人應明詔知我恩必憐而曲全之其為烏有不待言乃或不信疑有隱情輒復

（眉批）當廢必以大寒為宗既則失之鐵板則失之篇何仙即靠山人最客之頂耳郎王百穀詭亦成[illegible]

旁訊自能生人霖韭對人皆為不肯辨之往往至于面頸發赤其執以為無有如此令也一旦所傳皆實必以不肖陰有干求陽為不知前此賢語皆為飾詞懷詐之嫌無以自白難處一也宇下深識高明之士年長于海材力倍之者尚有數人其間流脉歆羨鑽營冀得者蓋可數計就中畏個在欲與不欲之間者亦復有之一以為海錯一以為雞肋一以為腐鼠不肯氣浮性懇躁止狂率發言措足動生尤謗師臺一朝薦及此人憎者益恚求而不得者轉生嫉媢高腭之士復引為口實齮名增謗兄弟不知逕其相笑無若疑之棄婦然難處二也不肖生二十九年矣在母懷懷七月而免氣體孱弱幼從藥誦殺藥相半以迄于今鬚未繁髮髮已披白每苦一勝舌心為燥簿書繁劇決不能任抑而為之必至生疾不可一也十四五歲時先君携至山莊不辨菽黍既冠析爨一切米鹽之事拒家人母祖聞每僕婢爭訌交訴于前竟日不能辨其曲直無一語遣發但令各去藉令坐堂皇聽訟何以折獄不可二也所以忍饑寒竭羸力而不

（眉批）尋時舉巨對此等文以為正鵠

（眉批）[illegible]茂先[illegible]不作此[illegible]是必[illegible]載

（眉批）翻音激昂義與叔夜之書並傳可也

（眉批）[illegible]情在此[illegible]

學者亦欲徼幸制科慰父母志願嘗私妄念誠得與春明一第即陳情不仕歸田著書以自娛樂此夢寐之所不忘也先人見棄未一覩場即應薦辟宿昔校書遺經之意安忍遐然背之其必不可三也今天下何時哉驅馳三四千里令不得對罷歸即屬萬幸假令選置殘破流離未集國課不論起瘡痍之餘遑撫皷劉令出租賦實所不忍勢亦不能急則民變不則必受參罰甚而逮勘破家累後四不可也若在[illegible]邑廉不及媛布置未備停有非常即捐軀以殉

耳無益于國徒損鴻毛五不可也即以師臺之福獲在善地而野性未馴祿令受事如猿處鞿逝身不便萬不能以父母遺體朝夕跪拜迎送不知誰何之人凌風濤犯霧露戴星履霜行役以護冠帶非所能也昔韓愈乞晨出于張僕射陶潛賦歸去來辭此皆古賢高致不肯違無二公之才而有其野今若上韓公之書即恐開罪僕射賦歸去來辭則刺史追徵隨至聽參矣其不可六也近郴州袁生來言齊中及艾生南英云云夫艾生博聞強直逮在不肯上特以敢言

多怨然當壬申之歲師臺再三見召不敢應命向辛爲師臺邀致溥者非艾生與若以不肯爲無狀耶失人之過不在艾生今也薦溥而斥南英此又不肯之所不安也袁生云吝稱不肯而折艾生于師臺座中不肯固未嘗與艾生合堂同席且師臺之所以來不肯者必非爲其能面折人而罵坐也袁生其浪傳乎違先志則不孝應命而致債事則不忠負師臺之恩則不義備此數者不得立於天地之間尚何面目復圖執筆墨侍恩師左右乎部吝且至稍待有期伏惟

師臺矜其愚鑒其誠力爲辭免則不肯幸甚國有將仲三章雅有鹿鳴四牡皆不肯之至情也伏與垂督

答黃商侯論保舉書

往年于行卷中得讀兄文嗣與貴郡諸公遊則益習兄爲人近從李大司馬左右不啻聞之稔而服之素矣心雖仰止草野之性常不欲無因自達兄乃儼然先教又巾覡之開緘一行即及先人仁者之言幽明俱感讀未竟已心銘矣今天下紛紛多事聖明日下旁求之詔誠欲獲如兄者庶足建豎烈以慰延佇顧

言外頗有不滿首保意狀商徹關非巨源匹

弟何人亦附後車哉少本駑劣長而惰游承先人之庇衣食纔足隨俗學文所傳于師者不過比偶八股講章數部而已于世態人情十不知一于古今成敗百不知一于當世之務救時之略無一知者大中丞過聽虛聲謬以入告與凡同觧非其倫也昨接大司馬書驟閲此事驚悸欲絶人亦誰不願報主識自知其不能也方今天下之患不在于求賢之途僥而患養民之道貧不在于百為之不振而患振刷之未得

灑中柴積家年之弊

其方夫小臣救過不暇勢必媚大臣以求寬故操切

而權愈下移權在下則拙者憎者易于求疵巧者愛者可以高枕故綜覈而功罪仍不當其實如是則事何以立事不立患益多不免日求足用以為集事之計賦日重民日貧四方盜賊安得而不多斷免無受

寫盡此書全徹大義

賜之實加派有不返之勢言者有不測之恐優容復有意外之量是故威失其所以為威而恩失其所以為恩譬如有人百節皆病不思致疾之由休養焉以審藥餌乃顧日求不知誰何之醫于四方將使新進之醫持未達之藥治不諳之病而責旦夕之効愚未

當時紛紛以科舉為非是不知此一二語是以救的

見其可也當萬曆之世宴安優游如人醉飽無事䟽邸壅處以致經絡痿痺而不覺痛兵事之始發難也直猶惡瘡發于背膊而已當事者不知就毒攻毒內固元氣外施鍼石而遽驚動天下以奔[illegible]閫師未出而氣先奪此如疽方赤腫膚潰日甚不可起之疾也主人驚懼不顧而驟服峻劑劑未必達疽而臟腑先受傷迄今十七八年浸淫腐損以至疥癬瘍癰潰腹消渴走氣刺痛徧作矣于此之時舊在療者習其

至書學問最識近察長父子

痛苦不勸以休養元氣緩審所宜而欲求驟進之醫

各持一鍼各砭一穴各丸一艾各炙一方假令今者中丞之薦萬不獲辭則兒將為之灼艾乎針穴乎立方乎此弟所謂不可也科目之來久矣當開國草昧之時而曰薦舉不如科目是謂謬愚至于今三百年功名之路既一其格日以益尊舉天下聰明才傑之

亦是

士竭力奔赴于中矣豈復有舍是而趨薦一途由之途者哉敢問兒將以為薦舉他日能與科目並重耶

妙喻却有地步

抑未可知也今之科目太醫院之醫也由薦舉出者草澤之醫也太醫院醫位分定格勢成賓客各相為

南侯似嘗于進取者故此書要多含蓄

以爲紀綱苟不至于殺人雖冠帶被而頭項可存草澤之醫固院中所擯也乍進一方今日服之明日不効旁進數語而主人之怒有不可測者矣夫積習固不可變而成格固不可移頃者主上嘗有志于重武矣臨陛而策之金盛之賜袍馬之榮隆于文榜然壬今六年鎮總參遊不聞能自行一事自建一言其仰文官也奔走趨承無改疇昔大非主上固欲揚之諸公敢故抑之也猶威約之漸所從來者久也然則業來薦舉之輕重視武臣而已天下眈眈不苦心學

方以營一第隨例而濫試得雋爲科甲隨例而聽選人人可以爲翰林太守令尹何者例然則莫之求變也譬如行媒講婚隨例納采至期奠雁但非男子無不可爲婦者今日薦舉則越溪之嬙西施漢殿之推王嬙也苟非夷光明妃其面立見吾恐衆方輦起而笑之此弟所以萬不敢出也中丞公不先見諭使弟驟受驚憂三日以來不知所出吾鄉先達如劉子高極邀眘注楊文貞位登師保皆貴鄉往事仁兄勉之矣近見朱禮垣疏中已以百里之說懸待孝廉以廣

於仰前輩亦求進以醫方曾論名從巨源爲此言安得不興世退之嘆

文待諸生被薦者矣仁兄今冬北上得捷甲榜或特簡清要亦未可知如弟不才爲學宮已將十年少抑自愛再十年旅進應考微倖不被宗師降黜安往而不得廣文哉使旋聊備腹心仁兄以爲何如嘉貺謹拜雖筍萸豉至機杼菁華非孤子所敢服也附謝不壹

答錢牧齋先生論古文書

暮冬拜教并得所寄文粹反覆來章高言如綺不曾于先生固以當世所宗嚮往不敢後人而長者下交

抑何懃懃不遺若此耶六君子序此殆先生發憤之言寄託之辭也以眉山自況以金陵譬當國者旨幽而顯言殺而辨斷曲而有直體閒之者足以戒其是謂乎來教曰龍門昌黎安身立命在何處竊觀古之作者莫不期于自達其性情而止要以饋讀書善養氣爲本根極至性原委六經所以立命貫穿百氏上下古今縱橫事理使物莫足礙之所以安身也子長之自敘退之之答李翊書其致可槩見矣如必曰某處爲龍門所安身是仰非龍門某處爲昌黎所立命

所自得如此宜其獨樹一幟

是即非昌黎矣那吒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始露全身
爲文之境何以異此此非故爲推崇滉漾不可致詰
實以平日用功經悟所見如斯以先生下問輒復罄
陳求正固未知有當否也若云諸家各有門庭則各
以其所熟爲其所出竊嘗論之韓出于左柳出于國
永叔出于西漢明允父子出于戰國介甫出于注疏
諸文子固出于東漢諸書疏當其合處無一筆相似
故韓無一筆似左歐無一筆似史遷書家所謂書通
則變如李北海不似右軍顏魯公不似張旭也當其

率爾時露熟態往往望而知爲某家文章亦如米元
章所謂如撑急水灘頭用盡氣力不離故處若董玄
宰之不能離米米元章之不能離褚也鄙意如此不
識先生以爲何如若別有所謂安身立命者則願明
以教我矣承教韓魏公高文典冊不當謂其不文深
感切嚮此蓋不肖戊辰歲所作于時筆舞心粗如此
之類失言尚有數端既而悔之微先生言亦久知其
非也重以嘉教敢不祗承來教日符虛小箋偶與之
書也偶與如此足以傳矣苟非其人而能存是乎夫

此近人考杜通病

繹國風者常失之淺解雅頌者常失之深杜子美忠
君愛國顛沛不忘感時諷事援引極博後世多不能
究其出處是以不能明其指意所存至牧齋而始發
之然竊謂攷據確核之中勿涉堅鑿附會之態則作
者之意更不患其不明而反晦此又溥所效于先生
耳春初賦氛震驚日行山野思爲歸田之計敝鄉民
貧賦重而追呼頻急蕭牆之變未知稅駕何所得長
以靜晝焚盥致書姑熟即無異之慶矣

答楊維節博士論著述書

辛未辱枉車騎昨夏復拜教言則仁兄之先施者辱
矣留都如故家儆闕新爽之氣自在分野明秀之色
自在山川矜冶之態自在人物繁麗之容自在縣陌
然而其雲煙風氣之間有荒寒焉有曠遠焉故有入
焉而蕩亦或以戒入焉而樂亦或以悲蕩者消其繁
冶戒者變其矜麗樂者以其軒爽明秀而悲者以其
荒寒曠遠也同是闘趣而蕩與樂者生于大悲與戒
者生于舊能通此志雖收余閔于斗室寄長于于千
里可也弟窮居淺見生平足跡僅至此間而止然都

百受曰鍾山黔老霽麗漫近日金陵者不宜予句也讀此有所嘆

處今之世博古反不如通今

意更欲縱觀五岳九邊非如昔人常談徒遊何平高尚之名襲太史公奇誕之跡耳天地之大以疆界爲面目譬如人貌以面目爲疆界故夫不覩其全則性情不見經濟不發豈可直與豎儒爭馳博耶夫人之質各有所宜之地其所治亦各有所宜之時如兄耋與弟皆非宜處金陵者也項四方雲擾羽檄交馳秦晉豫黔齊楚之地無不被兵縱有揮斥濟變之才無繇自見況弟非其人者惟有讀書一道是其所宜册是竭力而攻之仁兄幸踐王路正當留心世務時人

競言經濟難夫經濟豈必盡責之天亦患志力不堅事情不熟耳老將入軍直如健婦持家醯酒鹽豉一一嫻便豈非熟之效耶然則吾兄坐金陵而讀書尚非其時也承教欲治五經二十一史異同二書甚善但弟謂窮經一事雖曰翼聖扶衰亦是粉飾太平之事正如坐金陵摩娑古玩須讓閒者爲之士大夫事勢不熟經濟不閑患在不通古不通古是以不達今然則吾兄且先治廿一史異同及當覽五岳之情狀訪九邊之形勢此則賢者之所宜也浹歲苦無便使

要入妙

老禪語

不成報章希恕狂簡附去歸堂一執尚友編一冊吾兄或瀹茗而論古人庶幾時時念弟也

寄侍御李匡山先生書

奉教忽焉經歲蒹葭伊人自是朋輩相憐終以一水爲恨若不肖于先生直高山仰止耳憶山房宴食聽雨夜談于時禪心詩境都絕歸來益厭囂雜此即學問未深之一端也范景仁生平不喜梵書而晚年終日危坐黃岡直謂蜀公却是學佛作家張天覺精心釋教乃其立朝反覆攻擊此果雪山之所貌耶世人

無識見一切斷葷入山即謂之禪地日嘗語弘明伯曰以匡山先生爲禪者不知匡山者也以匡山先生爲非禪者亦不知匡山者也不肖之言如此然亦未敢自以爲知先生也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夫非將相所能爲者豈可以之爲禪而亦豈可以爲非禪哉不肖于世間所謂嗜欲者俱淡然其淡也乃比世之多欲者乃更濃此自反而知之知之而未能自治者也子夏心戰而癯彼固以心戰爲劣若其政復恨少此一癯耳每當愛靜之時輒思入山已而

深於學問人卽深於爲人

曰此生于愛不生于山或苦喧之際亦思入山已而曰此生于惡不生于山蓋厭離欣樂二者雖殊然其爲情則一也不省未能免此故尚未敢從先生遊也天下多事昔如多病今復如多藥以藥治病尚苦不當况以藥治藥其病之不逐日而深者幾希先生將何以策之

與錢牧齋先生書

後學毋溥再拜牧翁先生閣下三月九日得接丙申仲春十八日所賜手書何其獎予之深指示之切反

復循環實非小子所克當也當虞山之世未有以斯文自任者也以斯文自任者必未嘗知虞山之爲一不知虞山由于無淹古之學無貫古之識且無希古之心是以目塵爲山瀉墨如水此醯雞之翔乎甕中而自以爲飛之至耳俗學錮蔽則以根涸帖括志在口耳撫樂捫籥詡見曜靈奎蹄曲隈傒居大厦此蟻郵之轉丸自以爲蘇合耳之二蟲又何知烏足道哉烏足道哉竊不足以挂齒牙也若夫衆併古人則有故焉無柁之舟與波上下糊竹爲毬隨風輪轉良由

易染由于無主古今同病

無主於中是以數變於外一也抑人固有工乎臨摹而不能命筆者近知俞可進乳銀寫黃庭曹娥西昇清淨靡不似也而自運卽不成書此由天限能爲從而不能爲主二也頃年山居頗諳草木之性物亦有善變易染者惟茶也近蘭卽假蘭近桂卽假桂人亦宜然顧所自置何如耳似蘭似桂而茶已失其故我一一多似而茶之爲茶者盡亡矣自優孟不能爲孫人之衣冠米海岳少時不免集古字之誚太史公所以貴于自成一家言今日兼左馬合韓歐并李杜者

嬉笑甚于怒罵也象人之喻則淮南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悅君形者亡焉五語盡之矣太史公於五帝本紀首言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又曰擇其尤雅馴者此十四字能門心法也今人雅不能馴馴卽不雅好學而能深思者鮮矣况能心知其意乎小子不敏竊有一言敢於宗匠夫不足齊斧質者殺之秖成其名若猶在可教也伏惟弘大雅之量推善誘之恩曲引而直教之使後進英才有識路之樂而無望古之歎相成百世猶私淑于虞山

孫不亦賢聖之盛心、仁者之教思也乎。杜子美曰：「不薄今人愛古人。」愛古人易也，不薄今人，則具眼所難也。漢陽李文孫昌祚、長汀黎愧曾士弘，此皆有希古之心，而能識者。小子敢以進焉。上下百餘年、縱橫萬餘里，獨以孺子爲可敬信，不敢當也。行年亦五十矣，于于既遠，誰定吾文者？生平經史著述，當吾世不可不請正於庾山。秋獲有羸，便酬買悼後學世謝。謹再拜，復不宣。

與陳伯璣

睽天羲歸，得手教，欣然如面也。弟在靖安有詩云：「羈旅客中客，亂離身後身。」念此爲我兄又復潸然。人至爲客，亦已悲矣；旅人又不得即歸，豈不可憐哉？文章山水，要不能於窮途飢啖，但博得幾句酸語，則生事又復關心矣。將來亦思一長策，乎冰玉冰炭，旁人枉勸。弟項語遂老云：「若無壁上觀者，王離、項羽戰亦無趣。」此可爲噴飯也。

與友人

當神宗時，天下文治綢盛，若趙高邑、顧無錫、鄒吉水、海瓔州之道德風節，袁嘉興之窮理，焦秣陵之博物，董華亭之書畫，徐上海、利西士之曆法，湯臨川之詞曲，李奉祠之本草，趙隱君之字學，下而時氏之陶，顧氏之冶，方氏、程氏之墨，陸氏攻玉，何氏刻印，皆可與古作者同敝天壤。而萬曆五十年無詩，濫于王、李，佻於袁、徐，熾於鍾、譚。

又

今天下文章聲氣可謂盛矣。雖然，日午月望，有道不暮。來必有以文章得罪數百里，不敢通尺書者。

宋懋澄 幼清 華亭人 九籥集

與樊一

（可補世說）少苦羈紲，得志但願畜馬萬頭，都鈥啣轡。

與周五

今有賈胡自云乘馬足不動而日千里，價值尋常，而人不顧者，惡其不信也。

與劉二

（士衡演連珠所未見如此瓌絕）礴夜光，與碧漢不可以爲星，況昭華於清流，不可以爲月。

答蔣孝廉勸禁酒

生於此中頗稱耐久昏下相親恩同姬妾便致嫌嫌不若處仲後房一時驅盡也

□□不會孔北海所不及

簡袁先生

梅花百樹枝枝善眼仙人遙體佳城恍然淨土玉壺在艇功德淋漓敢不稽首以謝

簡周先生

深院凉月偏亭微波茶烟小結畢花紛吐梧桐肅肅與千秋俱下

與鄭二

馬字浮雲足繫之千鈞則不過飲毀矣

斟酌能毋一面還有則不須着解自深人情

又

明駝負重駕須由人使令人自負不一鈞而漉汗矣

又

此君白雪微有寒態請雕商刻羽以助煖律

與楊大

貧賤少業而多苦富貴少苦而多業能無苦以絕業外境任之而已

大道理說得透

又

吾觀天下猶剩物殘編不足煩我四大

幼旃先生爲輪文先生尊公幕所文章之實自見生關之故蘇尺牘短章皆堪跨轢古人

又

詩文非怨不工我於世無憾遂斷二業

與酒人

痛飲可以全神年來胃不受酒覺思慮之煩

與洪二

自七歲以至今日識見日增人品日減安知增非減而減非增乎

與卜十

近讀素書至苦莫苦今多願嗟乎孰能以多願爲苦乎其也不才請從乎此

與皇甫七

吾畏見風波由胸中無此

知胸中有此者自不畏見耳

與顧八

此君愛煖愛凉爭餐爭色一力士成擒矣

又

自去年已來萬事了不動心惟見美人不能無嘆

嘆得妙

所見者大

第一人心境

瀟洒至此

今謂詩家領袖七子夫七子未知孰進其譽而謂此七人者非

與吳大

丈夫讀書欲以資通達定經權若惜字拚篇兒女事也

戲陸三

小窓秋月竹影之間時雖幼清不若元帘軒後止見萬竿相摩了無一人影也

又

年來神散讀過便忘然必欲貯之腹中猶含美餌於兩頰而不忍下咽我之於書味之而已

與范大

村居遇雨來往絕人自晨昏侍食之外雖妻子罕見居植修竹間有鳥鳴女墻低檻疑近山岫晝則篝枝史書夜則屈伸一榻謝絕肥甘疎遠苦醴胸中無思或會古今得失一頓足而已如此數日天亦將晴人亦將至我亦將出不可以不記也因就燈書之

與麻二

元美之駁用修也確矣然而不免有勝心也詆獻吉也假矣然而不免有忌心也謷于鱗也誣矣然而不免有黨心也

以從水經注中入佛

正論以雄辯出之

與臧五

鷙鳥當秋臨風整翮飽禽肉而高颺啣洗羈紲之辱何為復受人招

又

聞足下六月着犢鼻褌相將平頭採蓮此樂不減簞瓢陋巷

又

人生累我豈惟妻子皆為古人所累耳

與麗千里

禹平水土利毛羽祼之蟲而不仁於介族

與段二

人畜役於思草木役於時

與唐七

士根不生戰國新張儀而咤魯連

與鹿三

視佛法如看天畔檻樹外有天天不限樹人竟不能於樹外見天以為天盡於樹

又

自蕪城至白門，高高下下，戰爭之地，其草不生，果然。

又

于鱗於詩文輒曰擬議以成其變化，予吾見其擬矣。

與荀二

王右軍誓墓文以質宜情以命定氣質使吾心至於耻下懷祖而狀罪諸郎不免尤悔

以質宜情，昔人能了，得此句佚，無那下句，并此句亦未全了。

願夢游 與治江寧人 酒隱堂集

與梅杓司

仁兄天才曠逸，弟所仰首而望，愧莫能追，顧棠損把垂交。若惟恐失之者，自惟衰麼，何以得此於天下士。分手以來，感悚交集，頃接尺素，崇獎非宜，益深跼蹐。君子稱人貴於其倫，仁兄故欲以中原赤幟，羅付之弟，顧弟非其倫也，奈何奈何。新詩寄我，篋對冰壺，意中將有酬句，病思荒落，輒復敗之，以此出入懷袖間候，其與會口至，當覓寄耳。惠玦頒伍，向本敢拜，必欲弟傷廉耶，敬謝。

簡潔

全以情勝人

又

弟自四月抵揚州，一病至今，未能覓體田之劉，不可耐處，所喜洲灘雀角，不煩詞訟，而曲直大分，可望售脫矣。機緣小湊，便可復爲，閒人不知造物遂肯從我否也。聞吾兄吳游歸，無幾時，又將買舟以出，竊計山田不堪再荒，不堪再賣，所貴決意閉門，與古人爲對，學問日進，不憂聲名不起。麼故業而失盛年，將來悔之何及。吾輩非泛泛交，不得不爲知己言，幸不以爲怪。力疾殊不能悉。

似任季而實務辣

絕似昔人，於昔人中又爲王逸少

與龔野遺

老病增饞，以口腹累高士，罪豈可贖耶。承選拙詩，幸侍者先錄一帙見示，有未安處，猶及生前改定也。一氣不屬，與仁兄異路矣，奈何奈何

[illegible]近日刻與[illegible]遺詩者[illegible]宜略加[illegible]

與就園先生

抱病習懶，經年廢吟，去秋以來，頻客南徐，情緒極惡，而山水友朋，互相感觸，此事那能便廢，積數十首，寄正先生，率易荒陋，何當宗工，或謂糊焦可削，不敢自外斧斤也。

與周雪客

往在北固蓮值好月即景懷人每夕成詠追錄以正足下是時方為催科所窘虎吏獰兵性命呼吸愛我者頗心雪涕僕方作此閒暇生活皆笑為騃下彈琴回想忽忽六秋而患難未脫病適一枝真有性命憂矣此月月色路過北固每夜移榻相向竟不能更成一語病之苦人甚于患難可為發嘆也

杜　濬 于皇 黃岡人 茶村集

復王于一

承問窮愁何如往日大約弟往日之窮以不舉火為奇近日之窮以舉火為奇此其別也

與蔣前民

書畫骨董之類有一輪迴焉多變而為貴下之柴釜中之米近則洗然一空變無可變書畫涅槃骨董圓寂矣一笑

又

足下與于一詩俱已過細尚未過麁過麁更微於過細行當知之

答某公

劉生此論亦公允非矯激也

辱示云云殊為可異願公勝之以靜而辯之以默耳僕嘗有言自古小人之禍君子激之君子之名小人成之至於成君子之名業已受小人之禍天下事因之破壞者不少矣區區愚見得之十年讀史輒敢以為左右獻

與范仲闇

世所謂真詩不過篇無格套語切人情耳弟以為往詩尚非真詩也何也人與詩猶為二物故也古[illegible]詩不少然其人要不可定於詩中即詩至少陵[illegible]之人亦僅有六七分可以想見獨有陶淵明片語脫口便如自寫小像其人之豈弟風流閒靖曠遠千載而上如在目前人即是詩詩即是人古今真詩一人而已可多得乎聞公方竅陶詩試以此意相印

與茅止生

酒間聞老兄論張江陵在伊尹之下霍光之上此非書生眼孔然亦非名流高論要是平實留心經國甘苦痛癢人語耳止生真可與言弟從此不復默然矣夜來太費并謝西有巳西能友巳耶

荅王雪焦

紛紛悠謬似投諸無是虛空中豈復有蹤影耶行李過寺即圖快談禪房燈影再當再邀和篇也

金聲 正希嘉魚籍休寧人

與譚友夏

弟之樸樕小大無當謬承推奬使人益慙年來益復無似惟學問一事耿耿於懷恨不得勝師良友日親時接以此亦欲見翁兄一罄區區之意別有轉懇爲死友劉與鷗向爲一二嫉妒之人豕鬼張弧控持興戡至今孤忠苦節尚在隱現之間弟念之爲此灰念今天下文章一道遠接古人而可以必傳者惟我與兄得借椽筆一傳贊一古風與鷗死骨可以不朽人心衆所庶幾有據與鷗存日㟁無儋石家徒四壁其沒也老母孀妻稚子弱弟煢煢不自保度翁兄篤念不待弟詞之畢也與鷗之歿生平知交誠多氣義而路人視者亦間有之乃其聞風感慨爲悽慨悲歌痛於切身者往往出於不相識面之人惟翁兄諒其子弟無力自論之苦而又恕弟因緣阻隔不能爲與鷗

正希爲其友者乎我存此以見前人交誼如此

與鷗名人[illegible]

俯仰男怨之情慨然執筆幸甚

告邑人送何二尹書

邑方多難賴仁明公祖父母戮力夘翼需才方殷有二尹如何君而不得留佐治邑父老人士日相與咨嗟慨嘆徬徨奔走而互相詆責問何故而不竭力圖所以留尹者尹離蜀十餘年念母心勞即日賣刀市書與弓釁衣而徒步以歸度其勢不可留即得請於當事而爲題留尹亦必不留尹已决歸而邑人日徬咨嗟慨嘆徬徨奔走空望其留而畢竟端視其賣刀市書與弓釁衣徒步以去而亦何以爲心嗚呼尹生西蜀去吾休六千里外但奉天子命而來尹此乃視邑如家邑宄盜如其家宄盜患苦如其家患苦而險難罔顧怨責不避以爲吾邑人播捌疏决而入則未嘗取給吾邑人一錢出則未嘗啜享吾民間一飯終無饘粥并日菜羹而竟接吾邑中棄其官今賣刀市書與弓釁衣而徒步以去此豈其有風負於吾邑人而今應乎白爲吾邑勤苦而吾邑人宜乎自而坐受其勤苦若此以爲吾邑上自士大夫而下及徒販少

[illegible]知何公名子爲邑人故特表出之

不避談笑蹇不畏蹭蹬抑落難

有人心者皆如此歇動念矣雖賢者夙負高志自不屑意而自休達蜀六千里道路上見者聞者其當以吾休之士大夫與父老人士為何如人雖今日仁明公祖父母其勤施於吾民也初不為報而夙念尹居官任職苦其身以為吾邑民如此而今冷眼見吾邑民重利尹之留而不利於其去畢竟乃以吝嗟歎贈尹六千里之行而坐視其貲刀市耆典衣亦乃鄉此其以吾邑人為何如人其不視吾邑人如草木鄉為獸而雖有深愛厚仁不無亦少愀然而冷坦然而談乎俗情貪貨利憚廉節而見尹既如此合邑之人為尹嘆惜而亦徒以嘆惜如此其不益憚廉節如登峻山而趨貨利若赴流水邑人士志習其得不日以劣而民心其得不日以偷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吾為茲懼謹告長者維桑與梓共深念之

與友人

予文不逮人而負其耿耿倔強自遂不避談笑不畏蹭蹬抑落此實區區所長自乙卯丙辰始能成文鄉里小兒歲時相視為笑柄弟固不屑意乃至辛酉得

以正者之文內有一卷不通之於天下事何所不有

落卷開卷則見卷首書一竟不通復塌則甚人字卷中橫塗直抹其意恨不欲發欲割者友人勸弟匿勿示人弟不肖初未嘗動念也

莫廷韓 是龍 秋水 華亭人

與徐麓庵

讀來札知況味亦復太佳佛氏稱欲界世界正須以清涼心地為對治之藥可耳所云一生物化此皆屠沽兒為酒肉死百不當一如古之稱衛衛玠王謝李賀乃可至今悲之

復殷徵仲

中年哀樂易感觸事銷魂雖復強顏應世而內懷憤憤每一念至卒卒欲無明日

寄歐侖山

天發神讖碑吳皇象書又定為蘇建書在紫岩山後崎天禧寺嘉靖年間移入尊經閣今現存萬年少舉書多做此

赤烏碑經千餘年已無影響而六朝已前間有之如南中三段石是皇象書亦沉江九肋鱉耳不多見也故老言今留都達甫作石板車馬蹂躪者多六朝古碑世有陵谷得還舊觀不知逮耳目否也一笑

又與殷無美

數語耳酒新生動引人勝地

饒得韻

經春離索想彼此同懷比來雅抱何似齋頭書蹟足銷窮愁潤明酒豪而困於貧時復有王江州顧始安諸君其人爲其資斧否

與客

此卷吾竟不能完今北海不辨右軍真贋此道自昔爲難耳眉公予卿大情吾從岑寂使此山樵從天而下

與王元楨

吳會有吳生安得楚又有王生也人言足下才走未之唯唯及見足下論撰又欲低頭矣足下自信於莫生何

與劉與可

二絕婉麗近人親于覿面才士類多有情語不虛也

與黃望洲

雨中抱鬱且人境塵宜悲秋之士極懸爲情也稍朗齋西出圖面不盡縷縷

與徐文卿

春雨雖佳恨斷吾相知在還耳不審齋頭作何事也旦夕不晴當須一面案上置何書且願聞之

與曹芝亭

扇惡不能作佳書如美人行瓦礫中雖有邯鄲之步無由見其妍也一笑

與友人

讀書夜坐鐘聲遠聞梵響相和從林端來洒洒窗几上化作天籟虛無矣

又

月色滿地爛若塗霜深更推戶閒無人跡良夜勝情此爲奇絕

又

古梅放花時以盤石置彝鼎器焚香點茶開內典素書讀之正似共百歲老人捉麈談霞外事

又

東南有武林西湖是大地中一盆池小景此地雖勝城郭而林水紆廻溪山清遠縱遊履紛紛正如彭蠡大藪羣鷖翔集不能爲有無多寡耳

又

僕平生無深好每見竹樹𢊍疏小窗掩映便欲卜居其下

張　風 大風上元人 雙鏡庵集

與偶遂堂主人

陶先生曲林館作三重樓乃後以此擬上并是知吾儒玄釋統而謙抑伏甲伏斗室正如蝸牛窩丹葉難成特以冲舉者獨此耳

與張瑤星論畫

臨摹有悟亦有證悟得十分苟能證得三分便是此事前輩有言我所恨者未具此手先具此眼又云眼裏有筋腕中有鬼都是說見到行不到乾慧之無濟乃爾

與鄭汝器

畫要近看好遠看又好此則僕之觀畫法實則僕之心印蓋近看看小節目遠看看大片段畫多有近看佳而遠看不必佳者是他大片段難也昔人謂北苑畫多草草點綴略無行次而遠看則煙村籬落雲嵐沙樹燦然分明此是行條理于粗服亂頭之中他人爲之節族無措手畫之妙理盡于此矣絕非近日承學家所指之董也

與程幼洪

善奕者落落布子聲東擊西漸漸收拾遂使段段皆贏此奕家之善用鬆也畫亦莫妙于用鬆疏疏布置漸次層層點染遂能瀟洒深秀使人卽之有輕快之喜

陳　翰 字克張長樂人 陳孝廉遺稿

與薛藹園

木天不能容公耶蛾眉出宮作未盟新婦眞可嘆也

與雪蒡先生

章侯詩謹爲較閱不無竄改數字聊效他山之攻昔憨山和尚爲紫栢大師舉火云不意此老道一件賊私遁落在老憨手裏謝謂此亦老道一件賊私也遂不敢輕易放過

稽永仁 字留山吳門人

與黃俞邰

近有一絕異事閱計百使君司李廣南讀才子書蔡

聖嘆尚有歷科程墨才子書已刻五百葉今竟無續成之者可嘆

聖嘆爲人遣使賫舟車之費往迎之聖嘆適有唐詩選未赴也然業已心許之越明年使君夢一人披髮跣足聳身案上蒙面而泣曰我聖嘆也使君晨起謂客曰聖嘆休矣遣使再至吳門始知使君夢中之夕即聖嘆絕命之晨也噫異矣僕爲之作紀夢詩追悼詩足下和之

薛所蘊 行屋 桴庵 河內人

與其

文信國集杜詩自序云凡吾意所欲言子美先代爲言之乃知子美非能自爲詩也自是人性情中語煩子美道耳讀足下詩蓋深服乎其情至矣

濟叔詩書尺牘種種俱臻極境日立卓然觀此二札可見

黃經 濟叔 一字山松 如皋人

答因樹屋主人

乃公處經不可以先往經住難故人固當先經耳

又

乃公處欲投以書藏笠之詭不可先于乘車遂援筆而止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二

按方叔居人集中有注木槿以爲若木者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三

黃山　吳宗信冠五　選

侯官　高　兆雲客

周在浚雪客

豫儀　周在梁園客　鈔

周嬰 方叔莆田人初名中規 遠遊篇 尼言

與黃若木

腸輪不駐陰呂潛移庳草才萎寒梧遽下一歲之晷驚其迅速百年之景知復幾何撫枕興哀難爲胸臆

離別之後歡情頓絕何者景與蹟世見望於方回戚頭輕使貽譏於新息故或始素而終黝有前荃而後茅羽猶輕叢舟沉軸折猜嫌不釋朋蒿木剖夫瀧澤濫淵則蛟龍不遊探巢覆卵則長離增逝吾不能振鵰冥海奮翼蒼梧徒以爲其嗟可去其謝可食托彼鵷穴哭此鴟銜高樓有倚梯之容幽谷無遷喬之望夕景欲戢則應門納鑰曉河未落則當關疾呼縈類支祁梏同沭負檻事一婁如何可忘但百六之厄未盡於此夫拔山之力不抵兕伯之儀步天之智難藏將終之魄仉亦臨命而歔欷彌留而泣下今疾在腸胃寢於骨髓夜不得臥蓋惡聞辟叢辰數筴告我不長日者發書其卦遇剝如使泰元之師武信弘農之著無爽懼征西之命迸長嘯而洲卒黃門之算向靈床而奄忽辭好即惡命也如何嗟乎神州者骨骸之遽廬岱宗者精魄之區域大來常數惡觚何爲所恨丹圖行乖遠猶擢阻白馬誰赴朱生奚托洛城之魂空思舊里豫亭之鬼終恚他鄉相去千里生死長辭秉筆爲書涕淚橫集

重答黃光

塗遵武夷時與貴人遊焉靈谿清淺停陂鴻洞鏡流見底沉鱗虛懸長蘿修竹映發芳洲鵷子鴈雛回翔曲渚聆青猿之傳響看白鷗之羣飛仰視側觀高峰隱天疊巘蔽日勢步仍而帆變形偷盻而嵡記使人思渺渺而獨徂氣飄飄而上爐散宵極娛一往忘反又何知螢燭之力爭蟋螨之心競乎所之既倦相與集乎萬年之宮背客蛇行而心路羽士鶴立而夾侍將發遊者陳借八簋別客而進芬茗度宵而殊鷄鳴

咸心傾于貴介視茂乎逢掖矣夫以人間寂寞之士
山阿幽逸之人混儒墨輕上侯猶復反側其情高下
其手況乎燕雀之侶驅翰爲心慕背揣乎熙涼驩咄
易於旦暮滔滔皆是奚怪其然哉

與陽春令黃兆修

前令侯君卯闕之昭武人間其心合仁恕致尚勤卹
撫俗而動罔以毀譽攖懷不介爲寶靡以脂膏自潤
柴桑旋反終乏三徑之貲萊蕪去官猶鄙一斛之俸
信吾鄉之宿德彼國之遺愛循良不忝儒雅係踵雖

巫馬之代于賤各不相師而秀之之承虞公差得無
事伏惟足下弘獎名教搜採前徽察搢紳之詞辭餐
民志之椒蘭遠使須昌路側式樹漢文之碑太丘城
中方圖仲弓之像庶芳猷有述茂則長垂斯亦明賢
之令典樹風之雅化矣屬因思至聊疏所知倘在妄
塵勿以爲瀆

謝譚海澄

明公視僕既無覗習之故非有平生之好若是乙翻
翔于天未變蛇黔蹈于泥中不不鬭惝何緣介意而

僕又于時寡術貧身無策風齒備嘗狼狽秋齡不免
流離凍餒所驅大業靡竟八非土榮托跡荊州交異
長卿遨遊邛邑術弱知愧對客抱慙明公猶納之洪
流收以大度者豈不以背有把臂之雅故荅其緩頰
之殷哉僕賦命多迍遭代仍蹇不圖此予奄化異物
運斤之質既逝因針之契不追誼宜懷疇昔之意氣
于尊嚴之恩澤乎明公誼烈丁衿襟期蓋世延陵寶
劍心已許于徐君楚巾黃金諾不渝于季布雖僕栖
遲宇下游泳波餘而銜蒋未懈于過掛宮鏡不疲于

慶照敢忘大德以賈鴻私所根宿草陳根懷哉曷既
素車白馬行矣將馳命駕之誠思隨夢遠受廛之願
道爲勢牽輒瀝悃以辭歸爰告誠而陳謝倘宿好不
遺會面可期猶望玄燕降聯重過故壘青驪結乘式
馳舊軒率爾殷攜自知悠忽贈言揮側不覺囁嚅

陳際泰　大士　臨川人　已吾山房新刻集

復張天如

人居城中友生嫐之不置如男子張君副附之疲倦
欲死奈何奈何相隔既遠不能如山間麋鹿常相聚

每有西風何能無嘆

寄韓求仲太史

不肖弟方授書時即知海內有求仲先生而深嗜其書以爲天際與人既而果以文字冠冕一時而地在必爭讓名勝之此何預吾求仲事能遲十年宰相而不能奪千秋之業與千秋之名且求仲即不爲狀元即不爲宰相豈能減其毫末於此哉每與毛伯論此事動笑嘈嘈者之無識也蘇子瞻千古文豪而李定舒亶事猶承人下竅而力毀之至謂買科徒作千古奇話而已矣

答閻中翔美中

弟無似誠不自意孤行一道宇宙之大翕然從之四海之風爲之不變弟文凡萬首行世者亦三千首貴鄉陳仲謀貽書弟云海內得太上片紙隻字皆已握鼎科躋膴仕兒孫滿天下而祖父母尚自留滯人間是天下極不平之事此意不知美中謂何耶豚兒孝威孝逸頗好學能文俱可一日千餘義天遲弟如此弟將以取箴之道寄諸兒而未敢必也然而老禿翁所藉以娛暮齒者具是矣

甲戌登第後家報

威逸二兒可勉勵攻苦兒弟俱有爲才不宜自滿自弱失上天所以予之之意與負老父所以望之之心尼兒要曲體我懷好行其德學做好人勤儉執愼助成老父一個賢鄉紳决不可忘其寒落忠厚之舊大言大語美衣美食爲所不當爲六十老翁竟何所至思之思之

陳孝逸 少游臨川人

與羅約菴

弟輩潦倒半生孟浪無似縱有古人古書百萬盤胸逢人說之人誦道之亦有何名何實藉使下辟之上庸之亦關何利何害賤弟兄內顧其聰明志力閉之深山足有所修述成一家言徒以饑寒累之不獲遂願又辭色毀譽不能頓割絕而無所事事秋闈姑且破釜沉舟持三日糧爲射賊擒王計必不効而後杜門却軌發伏藏滌筆硯張文設字推古罟今操一時權衡而擬議其得失莊亦有所長未可謂悲憂憤悶

伯玉諸日記香楚楚有致宜少游深許之伯玉以答得名闇深牧名卷

之所為出也弟輩素惆爾爾對翁兄前正不敢欺隱耳

東某

六千君子逐鹿闈中高才捷足何所得有又況雲逆五色試官將不能與有鬼爭惜不得亦年年送故人耳拙卷經大筆竄削數字頓易舊觀然楓以解元許孺子得毋驚殺三軍恐當場豪傑皆欲捕長者之舌矣笑謝不一

荅朱子強

春言市楮何寵之深也弟年紀寖大尚持數行文字從少妙輩問妍媸於不必知己之人此正如老女嫁國箸言不辱者强顏爾

東蕭伯玉大行

天眷幽人得縱意於文章山水雌雲中仙子未必有此清福而況胸無丘壑者乎閱日月之記高與尺齊是當播之天下使風流蘊藉者讀之孝逸雖無逸神尚饒孤韻受書而行如祓春浮以東令我時時見三莪先生於湖頭深牧間也

荅劉孝若

王大將軍一旦開後閤驅出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意氣何似常開平每戰必斬所幸美人頭然後臨士對敵千古英雄人物正詎不同而剛決則等吾曹丈夫於天下何所足係累乃復剌剌呢呢向兒女耳邊語耶來教獲我心矣

與陶堯生

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今日對堯生正欲道一句不得也邇歲來陵鋒蹈戈握蛇騎虎七尺之軀不必

死弟之心則幾死者數矣孔北海所謂憂能傷人此子不從永年者也

荅管子敬

曹孟德壯歲雄飛功名兒子大慰平生東西門行顧復云爾何也烈士暮年自悲短景正是貪戀功名兒子炭炭且去之耳欲將婕妤妓人從銅雀臺上哭望西陵其意殊可憫也奸雄人由此一念故事事不肯罷手所以能殺天下尊足若何

寄李力負

今日接得道兄字真如古骨董我輩面肉不易作一處合所可合者紙言墨語耳故交殆盡稍閱舊人同志相守喜不成寐兄道兄風義文章鼓臻日上悉於躬庵舌講柴桑真不在潯陽矣弟憤嫉甚不死于兆亦死于恚謝翺善哭而弟不能禰衡善罵而弟不敢意者出于哭與罵之間騷鬱甚而佯狂佯狂甚而瘋疾如是之人有生理耶道兄筆墨有靈他日幸借一拯其恩甚大

與鄧止仲

柴之眉宇闊復數年嘗思此人如在天際客夏數度入貴郡一寓章山寺宿所甚願見者吾止仲看今日人士了無可語其不可語不必在學問文章山水之間數端而外別有神明惟社兄獨解此耳

答黃子師

世不知蜀忠武之木牛流馬乃得之諸葛夫人也來書驚才絶艷直是女子中李長吉獨念仁兄自負一世豪名從此勍對正在枕藉間兩賢相厄殆矣哉誰嘗爲黃郎解圍者乎

寄徐仲光太史

海內幽人何止千數第如道賢冠中頹然得耳我公襟眼皎然玉嶺清脊在其足下欲磨求仙搖頭即佛此乃男兒入世出世事世烏足以知之而平叔僧吏部詩特致尊覽并系以思何爲矣兩弟於仲光面孔無素而能神傾若是湯臨川所云人生何必深也

東竺庵

細省和尚言語有我痛處借大世界無真正爲人朋友者和尚者乃真相知相愛也某非等無知無識自暴自棄之人只緣打筭不過看那邊事大怕難怕苦時下不得瀟灑快活地位如但要我頭顱到不難一刀斷付易的是死不易的是死幾度却還生也某二十年無甚罪惡明室暗室心中口中從不肯着個欺字獨無猛力堅膽向前做件事來亦以庸人滿眼其品地識解無可規我矩我慎我排我之處大家安於悠悠謬謬以至頻眉如許茫然烟沙豈不慚絶然和尚即能規我矩我慎我樹我頸且綫之恐千尺釣竿釣不出這般派下何如作東二二兄弟辟辟和尚高

姿俊骨。如此如此非必撰尊長老凡為若誰吟敲詭罵引向裏學焉修耳此似自已挑不起反撰他人替挑撥子也笑笑

答姚宣子

逸不能知前事而家有其書古來惟大禹一人辟可為律耳喉之不同符如其面以今況昔猶後議今周德清識沈約刺錄之音不知國見六瀚甚於之知王黄也存而不論若何

柬孔登小

卓然自命

知舜公浩氣橫空遺世特立猝之冬嶺孤松獨秀千尋嗟夫魯國男子當如是矣養高兼養閒可望不可攀此非任華致青蓮語乎弟邈中作憤嘗有屈乎江上之聲然卑卑無奇能能自喜終未若舜之音嘆絕倫也

與蕭明彝

孝逸極支離人也然而豪氣不除深情一往儒心俠骨眼裏諸生似未有見逾者以此差為勝流所錄嘗聞翁兄浩嘅雄襟既已神思奔會又知于內典更有

[illegible]居者

證入益增媿惶弟生平自許不徒許其媿亦不徒媿便欲辦香皈依以開誘其不逮乃去歲僅從驛前一拱而過憶玄德伯符相望于公路東西階之間何必有間也

與傅平叔

長卿病天子使所忠急索書內人曰無書時為一卷書則岱山祀首事也彼非以其書係封禪與後學封禪其書耳平叔遂慨然不必如長卿爾所惠汪洋之記筆才絕與襲書近亦似柳州之許京兆蕭翰林意氣殆閒辨此平叔不死也安有神氣萬里為鬼伯縛取者乎且誦且快慰其他雜焉諸篇心鋒殊銳處處作拗折勢入庸兒喉子食不下咽矣豈知當吾世不有蔡中郎袁石公舍遠軀而遠想誰何乎叔亦已服空餘子哉逸跋波斯之然不盡而藏不止曰大力文止二先生不遇逸拾遺補亡幾不貴叔度有行無文也生平詩習獨注是耳大程云讀書亦玩物喪志弟謂不然好色人之所欲彼自其具天則誨之必與蛾眉為仇者予無異乎之人也使今日竟捐結習置身

大力文止三先生逸稱蘇少游投身而傳

空洞則不如函埋土中平叔不於此時悉率新舊須寄同方更待弟死或平叔死爲知己不必盡知己者部署襃矜若逆之于大力文止二先生也乎夜郎王不知漢大于閩踈中國自雄凝山集類爾管之楊德祖俊人一旦竊酌于正平小兒相呼以亂群客之慢見李公子灰心而去材愧氣餒不可深已

寄王于一

父友盡矣突見于一之面尚有典刑也别去不敢時愚耳思社翁未嘗不思于皇也念此一二老成巍然

於天傾地缺滄桑改易之後甚慰甚慰又閱邇來手稿如亂松古栢嶽嶽名家眞能不作近代語故是可人箇箇諸稿盡長短篇付定吾文者正自不易日中覺解事亦必不得遂有數種苦雖無奇致或可沙礫間撥取文不恨無副草遠寄耳

荅無生

遂有丈夫之心而爲兒女所累雖此腔甚熱此底不欺然于世間仁義豪傑之爲不能縱臂展脚而行一事朱家郭解亦笑人矣

讀君者倘以讀次尾

陳孝威 典衢 臨川人 蟄山集

與吳次尾

今之能言家破制削法而評閱者亦復逞臆横議爭訟一時弟深以爲世道人心之變至此而極何則風俗之朴其時人心莫居和一而不矜尚貲爭及其衰矣合從連衡熾而六國入秦衞尉使及標而漢祚爲墟即至濂洛諸君子倡明理學竊功不細而韓侂胄猶誣爲僞學而殘噬之繇斯以觀豎一說者伏一敵對乎各豎其說並對一敵而天下事不可爲矣今時

流輩持論大率淵源無素愛奇者鬬麗而驚聽浮慕者觀綺而躍心迂踈者以淺俚爲古朴與膩者以六朝爲治麗此繇胸智不多未更老成故也又好詆訶前輩旁人甚憐其愚而造之者揚揚以爲得意以文士之戈矛醸兵爭之禍歷觀古來應若指掌足下主盟壇坫須當痛懲流弊克己求物不以所能愧人不以所不能愉人則於世道名教關係不淺

與傅平叔

會兄寢苫塊中猶且牢役古昔復呼痴山送難飛毫

大士仲子典霸有徵山集季子少游有海山集季石壽近刻大士已吾集對與霸少啟集于後金孫鄭邑對曰已吾

於白雲青嶂之間何快可似弟心妒救貧覷殺也痴
山嘗奇物一肚呆皮畏如許吉弟時復賦婿而弟不
量非薄方思與乎叔分霸并驅中原豈非江東無我
卿當獨步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耶古文詞一道雖
本朝數百年以來時有作者措蓄未敢多屈非惟索
手難索服豈復易也湯季雲鄭玄近頗足解人游公
大足稱俊士弟所存者雙瞳炯炯而腕力不堪為主
人作備奈何

章世純大力臨川人

遺稿

尺牘新鈔　卷之三　賴古堂訂

示門人劉士雲

與人居當有剩于溫厚毋見端于秋冷死羊皮尚為
煖于人生人之情也不能為溫和于世乎

又

人者理之所疏情者人之所親故計情而可矣事之
安心者其可行者也其忤心者其可止者也吳虞初
曰孰為天理人情而已事不合于人之心此不為昧
天絕理者哉

又

惟一對當惟一子書讀不當以決膈目之

善惡之行有光有臭解豸觸邪正見其光象臭不直
正聞其臭

又

富貴非惡也嘗以便惡貧賤非善也嘗以便善桀紂
不為天子安知不但恒人也蘇秦蔡澤不困厄安知
不但庸士也

又

獻甫語亦不是獻金路人

有金生者遺人牛羊以金冒角而衣之錦繡獻甫
聞之曰此難以與世交矣過為恃數開多責之門此
其與人十金不當一金也夫澗中之鮒盈尺而人以
為大江中之鮒數尺而人以為小人亦以素分相索
耳

尺牘新鈔　卷之三　賴古堂訂

與門人饒子正

舌本簡略一屈曲便有無數理致引人

財者變化萬物者也愚者在財而知直者當財而曲
誠者在財而偽此之謂財

又

人當庇人不當為人所庇為人所庇即能自立亦半
人耳庇人者尚餘半在人其相去遠矣

選理亦只在人目前一經其手便爾承耐人百思

又

家庭之接當勉率禮節以輔持天性能勉強則自然者亦應之夫詳于義數者非獨所傷朴心亦將導迎不及故節文所以習敬習敬所以養愛養愛所以成恩若鄙朴而無章箕踞偃仰以蕩然于嚴親之側親雖得親于我不得尊于我所以孝弟者亦恃半而往者耳故聖人多言勉強少稱天然

又

家無賢父則不可復無賢子也無賢兄則不可復無賢弟也不幸無上不可無下不幸無前不可無後

又

人之論人皆存已其中無人以賢無以置已之不肖矣故不肖必好誣賢多得人之不肖所以寬身也唯賢者爲能廣因其類夫賢之藉賢以寧已也亦猶不肖之取不肖以恕身也故君子多與小人多毀與君子言天下必多君子矣與小人言天下必多小人矣

又

教兄而可以及弟後者常聽于先矣教子弟而可以及奴僕下者常聽于上矣

着語使人悚

又

人生役役驅而就死非安而受其自至也

又

神龍何德于萬物乎動則務爲雨澤虺蛇何怨于萬物乎動則務爲毒霧不爲恩仇萬物皆有見使于性其皆有不能自已者耶

又

星卦等術驗不驗相半鬼神之道也不明之人不有鬼神矣盡明之無以爲隱亦不成爲鬼神矣

曾文饒 堯臣 廣信人

問友人病

足下病不可求速愈欲速藥必過劑爲害甚大夫藥非能去病能殺其勢耳勢殺則眾疑乎不能終日邪氣日衰元氣日長故病去而身安否則元氣受傷矣故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小毒治病十去其七常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不欲至盡也肉不可使勝食氣藥不可使勝元氣夫老稱相反也藥

蔡公云漸老漸熟乃造平淡故文家妙境平淡最難

病相反也然而老過成稚粜過成病凡事忌盡雖病亦須留餘地與之也

與蕭伯玉

今人爲文大約如屏幅間架現成但須糊裱耳此文迥出蹊徑之外然非深心讀之覺平平也

文德翼 用昭 [illegible] 九江人

與陳石丈

明月入懷畢竟幽冷不如朗日在胸以亦服投人也

艾南英 千子 臨川人 天傭子集

荅楊淡雲書

兄氣誼文章無愧古人弟不能以兄之行已自持而能以兄之古誼發爲評衡提揭後輩使作爲文章無愧古人則亦兄所以自持之意也兄之自持以古道爲已任朋友一道於今始見五倫討兄之志德精神糜歲月不以爲苦弟之於文亦復如是妒者謗之愛者憂之然弟以爲制藝一塗使六經以令文章其或繼周必由斯道今有公評後有定案吾輩未嘗輕恕古人後來亦必苛求吾輩使有持衡者衡我明一代舉業當必如漢之賦唐之詩宋之文升降遞變爲功爲罪爲盛爲衰斷斷不移者則兄以爲今日置我輩於功乎罪乎今將明吾道必使吾輩文章推而上之有通有宗與先輩大家合又與聖賢合然後推而下之有子有孫若如今所推議忠獨熟空疎腐敗其爲說也推而上之無祖無宗伊尹生於空桑矣推而下之無子無孫吾見斯人之不血食也如是而猶欲譏弟疑弟此非待弟之過亦覺天下之小三百年國家之功令千餘年先聖之是非爲一輩無知者敗壞至

此既無一人任之任之者又從而謗之疑之嗚呼甚矣今文定今文待二刻繼之房刪之後亦猶用藥者先用大黃砒硝瀉去腸胃積穢然後以參朮正其元氣房刪者弟之大黃文定文待弟之參耆也何人能阨弟而止之已付吳中大賈可呈兄案頭矣

與馮躋仲

陳弘緒 士業 新建人 石莊初集二集 鴻桷集 恒山存稿

當世名流卓然足自表見者稍稍不過二十輩其餘率多樊英殷浩閉門其始守或亦赫然與之俯處往往

使人自咎其傾注之過

答梅惠連

江漢豫章之文世之稱其詞句者皆得以取榮名擢
上第而江漢豫章能文之士大半輾蹇屈抑于泥塗
之中仁兄引劉安以爲喻至謂安之雞犬皆得昇天
而安反久滯於地上其言斷而中凄然足以感人

與巨源書

弟病猶昔但嘔血差少耳少則更可慮也昨始檢得
一方以麻油炒東向女貞木嫩條煑酒服之小力買

麻油爲市買所給雜以桐油夜半食脘如爲鬼掌所
扼俄而吐瀉交作沉痾既未得瘥而虛羸一碗毒藥
薄命可嘆如此禮因昨已檢出此書若成當在朱子
家禮之上家禮暮年乃就晦翁自云其間合禮會文
字皆只起得一個頭欲望後來諸公勉力整理今讀
之實多有未安處年翁束荊炊藿之暇正應用力於
此大抵期於今人可行而亦不失古意爲善如古不
墓祭而又有家人爲尸之文古居喪廢祭而又有堊
室著書之事古婦将二周御輪三月而後廟見晦翁
與其門人亦且笑之疑之此等固應斟酌時勢以立
論庶不至托之空言若二氏禮與俗禮有可採者俱
不妨錯綜變化以創爲因如朔望齋宿祭六齋十齋
之類諸儒未見有行之者年翁直以朔日夕月義引
之齋戒沐浴使知迎陽答陰蓮識妙想遂令此事永
久不廢昔張僧繇畫江陵天皇寺壽處舍那佛像因
並作仲尼十哲明帝怪問釋門內何以着儒僧繇曰
他日正當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以
此殿有宣尼像獲全弟因知年翁之微音有在也推

此而冥器楮錢禮懺拜七雖無益而可以厚吾親俱
宜盡情竭力以求無憾况其未必無益者乎蜡祭之
致鹿與女方相氏之黄金四目宜是戲事而猶相沿
迄千載其可以厚吾親者反委之先王未聞而遂以
闢異端息邪說沾沾自喜何其悖也望年翁悉破拘
攣觀會通以立教俾盡仁人孝子之心至於禮從宜
使從俗與夫時時爲大彼記已明言之古之日月令
之日月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今之古禮古之俗禮也
要於去太去泰而已尋作原枝收藏弟處茲以錄本

附上芋談師友類竟散失强半致匡山先生士雲諸兄軼事不傳甚爲悒悒亦祈聞中續成之

復嚴子岸書

弟比來一切灰冷雖筆硯圖史之好生平所不能消磨者亦皆等之道爪乘是不復流連但焚靜厭閟一念未免障礙特甚乃知處宜無憑涉事無惱之境真未可爲狂慧借口也中原殺運未知何時底止主上翅畏焦勞殆同日昃不遑之候而普天類皆泄泄募夢江以北肝腦塗地江以南猶復酣歌恒舞自如以

第慶之劫數漸次相加政恐不免及于我輩此時惟有拼勞忍苦衣粗食淡力持忠孝以挽回害氣庶可感動天心于萬一耳戒殺之舉自是懺悔首着弟已將仁兄所寄諸書謀之同社梓行當不敢虛吾兄之慈悲也

再上司理李公懇辭薦牘書

捧讀台諭仰識老公祖俯念沉淪嘘植不遺餘力夫士爲知己者死况重之以章服之榮畀之以井邑之寄弘緒非有胸無心者何能不捐軀圖報但弘緒家有八旬之母小草一出便不能躬親菽水之奉而令長之職又非他官可得給假借差者比勢必六載報滿然後得少伸定省之私耄耋之親風燭可虞此其不能恝然者一又先大夫暨先母殯於西山宅兆未協寢食俱爲皇皇既爲王事驅迫勢不能復顧私圖馬鬣之封竟無期日春霜秋露痛楚何窮此其不能恝然者二弘緒夙懷攻苦之志濡首鉛槧之業廢棄售奇輟舖尋異積之日月得書四萬餘卷擬欲偃仰其中竭其負山之力勒成一家之言雖不足數吹佽

明亦庶幾稍存筆墨於人世更徼既來著述遂廢此其不能恝然者三至於時勢極難措手資格易以限人則又弘緒之所審度最定者伏惟老公祖之於弘緒不減慈父之於弱子輒敢盡吐衷曲萬乞婉達於撫臺懇其俯允辭免感生成之德更非筆札之所能盡耳

與劉伯宗書

項在明聖湖頗窮冷泉韜光諸勝留煙霞石屋一帶候仁兄杖屨東來不期山靈妬人夙痾陡發前驅至

而弟已掛帆行矣有此良晤自應有此缺陷世豈真
有騎鶴揚州之人哉歸來百端併集參苓之力不能
爭風雨寒暑之勞擬欲謝絕一切與老頭陀輩爆榾
柮㸌稀糜了此殘臘竟不可得只陶泓楮先生日遂
日疎差減疇昔之役耳

上督師閣部書

曩者弘緒樸遬無似强項幾至殺身荷皇上出之縲
紲復加錄用朧械之日匍匐謝恩於大明門退遂屏
跡閉戶不敢一謁當世要路顯者閣下於么麽踐吏

未有生平之素而惓惓稱城守微勞不置伏念潦倒
之人猥辱閣下注存如此又安敢以泄柳段干木自
高及獲見顏色而閣下慇惻之意虛受之懷悉出賤
吏揣測之外因是益其愚戇而欲有所盡言遂以
請釋成侍御實慈一事反覆甚力當是時閣下不以
緒爲駭不曉事而督過之也應之曰其已具疏申救
矣不得且復予姑待之緒出而告於諸君曰楊公誠
非無意於侍御者待之而已今弘緒南涉江淮東浮
苕霅又北崎嶇廬陽歲且一易寒凉再易暑雨矣有

自長安來者問之曰成侍御已還杜後惠文否乎曰
未也已出犴狴否乎曰尚繫如昔弘緒唏噓泣下不
能自止已又問曰公曾有再疏三疏讜言危詞而力
救之乎則又對曰無之於是弘緒不得不仰而疑俛
而嘆夫以閣下之爵位聞望不應失然諾於廝養走
卒豈至失然諾於一介之士必且拙焉累歲而未蒙
我皇上綸綍之霈也不然則造膝而陳密揭而請面
外庭莫之或聞也又不然則戎馬之倥偬軍儲之旁
午欲有所懇禱而未暇也乃昨閱邸報則侍御近又

奉駁究主使之抄傳矣閣下得君之專如此每有敷
奏呼必應籲必俞如此度閣下不爲力救則已閣下
果能讜言危詞其勢宜無不可得之造膝通之密揭
以遂如綸如綍之霈者若夫賢士大夫之用舍禍福
其關係又豈後於戎馬軍儲閣下誠有意人才更不
宜緩此而急彼而使聖朝有庾死直臣之事然則弘
緒數端之疑俱爲無當而閣下必別有所見遂遲人
未發致追悔於疇昔之然諾也閣下前此之申救何
其見義勇往而後此之寂寂又何其與初衷悖謬而

甘蒙不白於天下後世乎昔正德中太宰楊公爲王
給諫昂論劾武宗震怒欲加以罪楊力救得從薄譴
旋又上疏懇留卒不獲命未幾王公雲鳳巡按宣鎮
貽書於楊曰留王昂一疏大爲人所傳頌不問唐介
初貶府路公有此也執事於是加人一等矣然介雖
貶英州不數年而復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
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項刻之筆端耳每恨秦
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擯斥岳正坎坷
終身極貧之陸布政反不得超擢今文達之富貴安

在哉一時快意可略也前輩彤樣之多後人是非之
公可畏也書傳京師爭錄誦指爲名言天外謂非有
囹圄之苦也降遣非有銀鐺桎梏之辱也雲鳳猶以
未獲超擢爲恨其書詞巉峻剴切敵以下或不能堪
而鳳言之壘壘太宰亦不以爲忤已緒恒以是嘆先
輩之不可及設遇淹繫之人如侍御者王公之言之
剴切又當何如今郎桂後惠文之冠未可驟還而囹
圄之苦鋃鐺桎梏之辱何至漠然坐視此亦所謂在
閣下頃刻之筆端爾記弘緒幽拘之日親見侍御囊

饘不給菅屨不完坐一敝漏囚室拳縮而讀春秋率
至夜分忘倦項弘緒叨沐浩蕩鳥飛魚沉且得竊升
斗之祿乃侍御繫逾兩載不復知所謂人間世者何
形何狀苟非木石能不雨淚長歎念弘緒報閣下之
知莫如此事爲大輒敢不避斧鉞踞而質之左右閣
下其幸毋曰予方日夕從事戎馬簿書奈何以不急
恩乃公則幸甚

與楊維節書

弟數時讀書甚樂但苦病耳然因病得暇因暇乃得

[illegible]既已受其樂豈可復辭其苦乎生計蕭然往往
[illegible]棄亦復覺有少趣何者弟性不甘寂寥阿堵夜[illegible]
便思擾擾若長此蕭然實藏無限馳逐呂申公每至
窘時輒誦好衣不近飾士體粱穀似怕腹中書之句
便爾適然願與台兄共受享斯語也閉戶之餘繙閱
諸集見所載古人得意著作求之不得每至負痛竟
日台兄居金陵四達之地所獲秘本應多幸有以示
我傳台兄留心經濟之書特甚有可開豁胸智者當
以其目相聞大抵諸子百家稗官小說偶爾紀載類

务稱益於用世彼分門別戶抄襲陳言號爲經濟者
者反未必有補於經濟也何如何如兵家之書劉歆
別分一略古今最難措手者惟有此事台兄得其要
建幾何雖方略不必仰借於故紙然亦不能不資其
觸發也宋吳武順王璘所著兵法二篇弟求之累年
矣至台兄多方覓之弟自三月以後以病移居遠郊
所假小齋頗佳湖光與天相併草色與烟相亂雲來
瓦上樹入簾間大足供我嘯傲弟得徜徉此處而懶
散猶未見有霍然之勢甚矣二豎之頑也

與周櫟園書

領仰龍門積有歲月值于戈滿地山河間阻私念生
不逢辰於人世一切俱已久置度外惟窮衆所服膺
如老社臺者庶幾得一瞻望眉宇雖九死而可以無
憾今時勢如此項項寒酸何由褁半月糧拜大君于
劍閣於數百里之遠以慰夙昔調饑已念古賢士相
與不得見其人則或假之尺帛托之郵傳以通其綢
繆繾綣而老社臺方居周召之任當軍旅之衝又安
得以餘暇而賜筆札於所未謀面者某又安敢以遊

倘聞人冑賁與記自傷大君于之門遂不復有歸人
之姓名矣乃者手論自天而下臺雍于百言高倩雅
誼淋漓楮頴老社臺垂念於蓬蒿賤子者何其敦以
切祟以至也自非木石安能不感佩而泣下哉捧誦
迴環之餘謝何能盡古文一道作之難而知之尤難
丁敬禮致嘆於後世之知其美惡較不如其自知之
深曹子建詫爲名談敬禮文不傳於世識未辨其
惡何如然其累唏鳴咽顧影自憐要必有酬適於
形之舞蹈者豈遂無片語隻字之可垂而後世竟
寂寂無聞則無怪其低徊傲睨而長太息也古俠烈
之士感知己之恩至于陷胸斷脰而不悔其所懷者
或性情之相合或議論之偶同遂以爲不可再遘於
天壤乃若文士竭百年精力潛心濡首以期有所表
見而要眇之音不獲鍾期之賞奔軼絕塵之步不遇
九方皐之盼則亦徒然攻苦而已然則文士之致感
于知已也豈特如俠烈之士云爾哉今得老社臺主
持選政一時作者眞可快然於俯仰矣吾鄉自千子
茂先巨源而外尚有賀可上之宏肆丁士奇之簡朴

[illegible]

陳伯璣之秀潔劉痛子之奇快周白山之犁暢康小
范賀子翼之高爽今其人或存或亡亡者既已荒煙
冷霧存者亦復風絮雨萍無從覓其集以寄而茂先
雲將原刻久已化爲煨燼舒晉直禍寒軒稿亦歸烏
有曾聲伯名豁名剛其藏稿盡爲七宅抛擲滿泥武
子遺文亦不知尚有存否諸君幸而早逝幸不覩十
餘年來兵燹之慘烈然其殘編亂帙蕩然零落無餘
則又不啻委七尺於兵燹也邇迎漸轉道路漸以通
遂當把弱翰賫側埋問諸藏書之家與有所得即梓

堯臣高致近事可人世說

錄聽奇但不能限之以日月耳得讀詩話使佳刻神
魂已繚繞於撫川茗溪况台命肫篤如是敢復如晁
昔惲數百里之遠而不一泥首於麥戟以抒其仰止
耶天啓中敝友曾堯臣一日忽從鸚洲駕舴艋詣會
城茂先問其來故曰吾思楓亭荔子急往圖一飽啖
時已近秋閩諸友競挽其船相尼堯臣乘夜靜解纜
遽去竟不及與試事堯臣以一荔子之故而高致如
此今有人爲詩則仙掌玉露文則蓬島蘭有贓古所
不數見而枵腹之人不一酢飽于其側無以對吾堯

[illegible]

臣于夕夢矣拙刻附正胸次萬端嗣圖續既

與黃俞邰

開緘如讀古人之書也平申而後吾見亦罕矣僅窺
都溫伯芳兄差堪與俞邰項背然亦孔明所謂未及
彝之逸倫絕羣也收拾典者正鼎革之際要務然須
如漢武帝宋太宗以萬乘之力乃能聚其所好孟蜀
之母氏宋之歐陽子趙明誠要終不能敵也易詩書
秋語孟沉酣其中游泳其外一生用之不盡此實[illegible]
[illegible]爾親約者幸勿以爲老生常談也虞山錢先生古

邃正論

古人遺書佳者必傳不傳者正未必佳吾見宋元遺集多矣可傳者正自寥寥

文爲當代第一藏書閣亦冠東南頃乃亦盡于吟
豈張司空所謂積油萬石自然生火乎都所南心史
越四百年而出于井中物之精英必有光怪故魯壁
無書則已有則必爲絲竹鐘磬之音汲冢無書則已
有則必不待發而出豈非所謂石沉海底火性千年
不滅乎悟此則蒐輯遺書固後死之責即不綱羅放
失亦可以無天喪斯文之懼矣如何如何

再與櫟園書

戊子之變某避地於西山之烏品石背爲石所傷每

一痛發瓢覶寸管爲丈人矛如巴恩深竟不獲以塗
務惡札布佃誠於掌記悲酸何極然淸夜終不能以
自安聊復扶痛作此惟老祇臺鑒之跽誦佳句高奇
秀逸兼右丞少陵之勝數百年所未有也安得盡發
枕中之藏日坐臥其下庶幾少有進益不能不翹首
於五雲耳某自乙酉入山笥篋所藏書不下數萬卷
鐵騎一來屯劄於敝居石河一勺一粒一絲一縷俱
盡而所藏書悉被割裂持抖製作紙甲數千攤烟丹
黯離離駁駁之背餘以支枕榻地數萬縹緗淪於一

尺牘新鈔 〈卷之三〉 三 賴古堂訂

且生平所輯有明文類抄一書三十年訪求於南北
詩文羅緝幾盡卷帙與文苑英華相等今亦付之流
水矣又以諸經自大全註疏之外凡文集語錄類書
小說與歷代史傳發明經旨爲先儒所未及者廣搜
旁摭滙爲一書易則附以古法詩則附以鳥獸草木
考証春秋則附以傳錄異同如陸淳以克段於鄢爲
鄢石經以齊崔氏出奔爲崔天之類禮則補所未備
如汪覔緝禮補逸之類其辭見稍有管窺亦論次於
後今僅存易經備考四冊又復失去嗚辭然此四冊
頗有可觀欲乞玄晏片言托以不朽先此預白異日
襆被延津當長跽面請也此外尚有雜著數種滄桑
以來饘粥不繼苦不能覓人繕寫呈政悵悵如何衆
香兄遂作古人爲之雨泣香之兄踪跡杳不相聞今
當無恙否念之念之武子令弟不識存亡此兄竟無
一歟之傳眞可憫也昭武偶有兵燹之變道路復梗
稍俟寧息即圖造謁率謝不旣

傳汝舟 遠度 江寧人 遺集

與廖傳生

尺牘新鈔 〈卷之三〉 三 賴古堂訂

夜來寒月皎潔望水籬月色同化蘆花入枕但聞淅
瀝葉響草聲疑雪疑雨終莫能定夢去猶在水晶國
裏攜千百顆招凉珠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三

阮亭詩歌古文標新領異獨絕一時真不愧此評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四

候官　許豸介壽　選
昇州　王廷棟隆吉
祥符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梁園客

張九徵　公選　京口人

與王阮亭

三日夕讀大篇幾成不寐淳于之數十建李密之遇秦王氣奪神移莫知所以竊怪諸名士序言猶舉歷下瑯琊公安竟陵爲重夫歷下諸公分代立疆矜格矜調皆後天事也明公御風以行飛騰縹緲身在五城十二樓猶復與人間較高深乎譬之絳灌隨陸非不各足英分對留侯則成傖父稽鍜阮酒非不骨帶煙霞對蘇門先生則成笨伯留仙之裙霓裳之舞非不絕代對洛神之驚鴻游龍則掩面而泣犀漏之痕古叙之聊非不名世對右軍之鸞翔鳳翥則卧彼不敢與爭然則明公之獨絕者先天也弟知其然而不能言其然杜陵云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

故此十四字足以序大集矣自題丙申一篇全身寫照睥睨前人公安滑稽而不典弇州工麗而不遠竟陵取材時文競新方語既寒以瘦亦俗而輕何有于諸聲麗則乎明公欲言獨有千古諸名士猶以七里霧中耳京口題名壁上七則造語似鄙道元而逸氣仍屬青蓮弟欲歸分欲各山艦中乞公祖世傳墨妙肯以大幾紙揮灑使與貞白蘇米分土諸山乎柳子厚愚谷小記寵惠與西子賭月夜泊舟石鐘山遂盡寫其情狀弟爲柳與黃之人若無辭于朴邀耳所有緒言副之別楮

與陳伯璣

兩月未得荔公信輒爲彈指詫異過京口時弟適入鄉未及把臂有社翁追隨調護覺交道猶在人間耳諸湖上主人面目嚴冷王遂東所云一味做官半言難入者耶王于一忽焉客死遺文散落不知有收拾者乎此亦老社翁之任也弟嘗謂世間有最不可解事徽賈西商啖名慕貴輒挾行卷詩集丹黃梨棗潤飾精工不一二行令人作嘔吐而窮巷著述鴻文

與治遺詩千一遺文幸已行世

渚心之句

鉅章求一授梓渺不可得沉于寒烟没于覆甕才鬼無靈文章無口自唐宋以來不知其幾千百人矣造物者何不愛美好如此耶下一集撰関所任之弟亦以托之盼上唯先生留意或同顧與治作一集如何歲抄旅次冗悲按台札如沃我于梅花樹下酌中冷泉也附謝不一

董黃 行仲輯今人

答吳錦雯書

自別西陵時懷季重尺素三年已置石頭城下相思兩地僅存明月詩中何期雲間之鴿忽墜瑶函原上之鴒載啣嘉命坐對季方如逢陳紀交歡文若屢憶慈明但今乏臨邛徒勞馬卿之檄人非細柳空羈劇孟之車况乎田蚡坐上但有酒人彭寵幕中從無佚客恐敝季子之黑裘無補莊生之涸轍則敝邑之羞亦良朋之恨也至於劫灰未盡茸城之荊棘參天羽檄交馳滄海之烽烟匝地機雲池館鵠喉空聞王謝樓臺燕巢靡托此月青閨已經蛛散當年紅粉半屬塵銷縱有徐吾之妹百錯莫睹其容僅存宋玉之鄰

碧鳳景之言鍋為廢坡

子金難令其笑足下情同移滿客想亦爲才是子植徒懷絳樹倘念綠珠可許真珠百斛如迎碧玉須將趙玉連城但恐白頭吟罷未許茂陵之聘桃葉來歸空竹秦淮之渡寧敢賓娥聊代解嘲

盧于斯 此公南陵人初名義字羽伏 休菴遺稿

與臧齋

後世非無說客無說主耳試看列雄縱橫時其一代人品爲何如若今紈袴兒讀國語史記且不能句讀矣尚何說哉

此公以前尺牘以糜癡不者皆落葉野棄雲霧中故一字不錄

與力園

方子春散樂一部遺棄東海中世竟失其譜爾後琴師所傳水仙操實不過于客窗環珮同葉子耳獲足下天琴一選何必往蓬萊三月哉

與金谷王

斯福薄不敢妄及願此生得一少年如張緒衛玠王子晉能飲一斗不醉得一老緇老黃能痛飲酒記天寶遺事得一逝群佳人能歌離騷餅三尺劍醉誦南華秋水篇如此十年則少年者且醜醜矣老緇老黃

亦欲各求出世大路矣遲暮佳人亦欲尋到頭伴侶矣斯何人敢不辦西行裝束乎世態如此而已生平如此而已

與傅遠度

貧者士之常此是爲范史寫作解嘲耳

與吳賓賢

歌不必定要遶梁遏雲但要得當年作者意或喜或怒或唏嘘或慷慨或低徊婉轉宜各悉其態不然雖子夜玲瓏無取也

與周圖客

學問越遊越長古來自經傳以及子史原不是屋底一個說的

與汪舟次

奇書古榻不遇賞鑒家寧落咸陽一劫

倪元璐 玉汝鴻寶上虞人家會稽 應本

答卓蓮旬

得半月閒周讀枕秘天下文章盡於此本難名頌客又賜人總之不欲以世手雲雷之形唐突彝鼎[illegible]

小鳥發明比諸陳師錫則已耳然猶冀放限一月寄到家小了塵件即爲之遂是入山開宗第一章也大章之遍漢人在其神骨或望其氣只爲眉由此盲人也感至愛欲于無揀擇中稍形去取竟有不能得失寸心知台兄豈當以我爲佞詩及各體悉作是觀

又

頃凌遽東渡不得小侯高軒歸來夢寐未至迷路也台兄文心道韻氣幅才條自吾眼中未見其輩聚元璐等百餘肝腎節骼鑄不成蓮旬半毫此人人之言

也若夫聲分投合亦關緣會菖蒲與茄皆爲奇嗜然人必以劉邕爲議無有議姬文者由此言之元璐幸甚蓮旬定受元璐累無疑耳尊槀藏如天書法藏緣遇江松楸方了又爲兒輩經營娉娶塵勞萬端金陵之約以此愆稽卅外有舍親史維城原寓金陵者暫歸復出當使奴子隨之晉候並報隆命郎君能文始變矜驕冲飛世稱三蘇由此耳附去張太史史論一套吳叔大墨精一函此亦佩刀之義引賀郎君以良史林翺翔子墨之林當爾時寧忘斯語

答周減齋

風雅之在今日危于一綫先生以苦心績學上溯有唐暨漢魏屈宋又進而三百篇窮源星宿書篋几杖外殷殷然留金石聲若寤寐如定東疑有志白首紛如連年貧病交纏心血枯耗且每對古人益不敢輕下一筆自悟三十年讀書方悟慚愧二字承示大業欲然鍾呂而欲以糠粃爲導可乎適由家問至骨肉[illegible]哀傷肝脾而又不敢重違大君子之命勉作數語[illegible]佛頭僅悚甚矣

[illegible]堂遺稿 青堂 叔升 金谿人 群符稿

與高康生

塑像之法鼻不厭其大而後可減也目不厭其少而後可增也文字立極如是而已

與馮伯宗

伯敬東友夏日曹能始近日詩文有淺率之病亦是名成後不交勝己之友不聞逆耳之言所致而近日范仲闇又謂自詩歸行無一人敢向伯敬言誤伯敬不淺此非名人通相謝也人苦不自知耳

青堂刻詩凡八集惜行世未廣程伯建曾選其集刻于都門僅數十葉予方與康生[illegible]爲之[illegible]

與祓齋舅氏

舅氏之明達俊偉宜救八閩之瘝危毋屬一身之貴秩宜秉正而自持毋隨人而作止宜以豐功令望可輝耀於天下者自期毋以高爵厚祿可誇翊乎眾庶者自待此非特區區之私望也凡事利一身而有害於千百人者身雖利子孫必蒙其害利千百人而無利于一身者身雖不利其利必歸於子孫舅氏宜深[illegible]之勿謂甥迂論

[illegible]新鈔

與吳冠五

詩文工拙難言久矣其要大率以虛字活句斡旋則入目易以實字板腔塡積則成章亦拙曾聞蘇文忠見諸子謀業凡虛字少實字多者必塗沫擲還此爲文之法也願與足下共志之

與周雪客

牡丹畢竟以長幹豐葉者爲佳今人求花之大而不顧其幹有幹不滿尺而花過尺五者此中人以爲勝弟謂天下事豈可使根本弱于枝葉哉花人面也幹

讀之深覺[illegible][illegible]自是人間歡笑

人身也譬如以美女豐盈之面加諸三尺之身見者且怪其臃腫矣故畢竟以幹大者為佳足下以為然不

與程石門

等閒綴緝閒言語誇向時人喚作詩昨日偶拈莊老讀萬尋山上一毫顚此店衍讀老莊詩也每見詞人自矜一藝頓忘天地之大眞為可恥吾輩不可不自警也

草登之蘧廬集 左車一名能儒字無量一字蓮舫錢塘人

上葉曾城師

以其正命世豪傑如師臺不令主持國運而困之丘壑間每一念及輒為寤寐號呼而不可止某流寓南中為青城借一之計乃三折肱兩折足兼而有之因思天下精誠之極可以貫金石孚豚魚不予之鳴可以呼父母訴上帝惟文章中不白之冤至于魂離魄散委棄溝壑而不可以告人此天下至痛而乃有行誼較然可以照耀天壤猶未免為世所疑如台臺者又于文章外增一種痛哭情事矣

與顔開美司理

閑于宓弟作古則尤深慨于造物也追思少年同學此時已有為名臣鉅卿者有自撰輔而林下者子宓才具猶當橫駕其上而雲泥判絕如此然其中亦有老死未遇者有纔一擢第而輒蓋棺者有詔獄而死者有褒卹祟祀者不獨榮悴生死作如此塵郎姸媸好醜亦千載曾無定論青史哀鈹與市井小兒是非大畧相類則又不覺破涕而笑也

與丁叔潛水部

自塵館臧又更兩載今春歸省過化城舊館闃無一相類禮敗瓦委荒榛蔓草間頗有禾黍之悲舟人指水一方已屬他姓庭樹寂寥枝條欲折大畧今日能舉扉窺烟靈露泣之地皆我兩人當年花朝月夕嘯詠寤宿處也昔之所樂今之所哀人言聲無哀樂此地亦當無哀樂爾昔日紅顔半就衰老且有墓木脩脩者市上少年面目多不相識雖鐵石作肝能不銷鑠自非皈心西土逆旅此邦不能不閒思往事也

又

弟寢處此中逃名剗迹置身才與不才之間尚不能
以樗櫟自免何有于梗楠梧栢耶無論天步艱難無
能爲煉石之補而性與物忤動輒見咎鉛刀且不能
一割老驥且不堪先鶩馬也仁兄所云無乃類山公
之引用叔夜耶然叔夜尚有慚孫柳而弟神棲安養
更欲向孫柳頂上行無煩以腐鼠相嚇也

與金臺法師

計向年聚首時亡兒才十五齡嗣後亡兒方墮落名
韁中今又十五年耳我輩一繳未遂已歷過少年文
人一番生死朝露夕槿不足爲喻也世智辨才都成
障難自此恐遂淪墜大法王將何以津渡亡者令其
一種淨域生緣若止超生人天非所願也

與管乾三

學道如逆流之棹進寸退尺光陰如順風之帆瞬息
萬里是以累卵之危而幾上天之難也今往禪棒喝
欲遍天下每思乾三爲東注之砥空谷之音乃自丁
卯倚公一函之後未得復通今尺素所達顧而未覩
而兒輩馬塵駒隙已歷一世苦海中便如便一切爲

一日乾三踞師子座而建大法幢可于此中延一
日爲一刧也

與李太虛太史

世宙蕭疎人間可哀士生此時如歸花落葉無所棲
托台臺以一片赤心熱腸弘獎風流策引後學凡荷
青眼一頭不啻廣廈萬間非獨林宗子府而后罕見
其儔竊意尼山之轍鹿苑之輪止是千古熱腸一種
度世博愛之意不能自已故有如許棲棲皇皇蹈湯
赴火之態若如世間人只作自了漢不但世界無與
撑持而從來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寥廓如在遠行者
其將以誰爲歸宿耶得台臺即起而當國以旋轉氣
運則斯世尚如月之未晦歲之未暮也聞南藏已印
就台臺以命世之宏才千秋之大業探本于無生之
妙諦非止宦寂中以此爲夜經之寶筏抑亦潚熒時
可以當將得之慧炬也昨過姑孰以未得追隨杖履
爲恨數詩附呈郢削

與某

近方彙集散佚諸藁先以一卷求正乞爲一一評騭

指摘瑕纇以當負劍辟咡之詔庶不負視炙宗匠一番耳但台臺方嚴提正令以告天下自彭澤輞川而外不着一字青蓮少陵判屬別教長慶昌谷擯作邪因而門下士乃有離奇輪囷不中繩削者詆之則曰㶉而為傷與之則狂醒而不解將無棄置道傍而不復顧視耶倘哀其墮坑落塹為說大總持以擁護而提獎之自當今昔瞪者皈依耳

與湯海若先生

某生十齡而得讀先生經義至甄震澤毘陵為腐儒又五年而得讀先生牡丹亭記至與楞嚴共函藏之篋中與同臥起嗣後便索玉茗堂集讀之每讀一篇輒下酒一斗迄今又十年矣常欲一命僕章之駕如趙至之狂走亡命而索叔夜于洛陽乃經歷多難偃蹇名場羊觸狼跋歷歷靡嘐至今遐想風器媿彼童子之求侶何以忽屑齒牙餘論有秣陵珠樹之語耶遙聞聲而相思非後學所敢望於先輩也昨秋蹶足燕市今復轉徙白門頗多悲憤之什令其先不佞而見先生竊以兩朝詩人王李諸家如桃梗土偶石女

木童畀具冠簪而目耳會稽公安乃欲日鑿一竅而濫觴浸淫如徐孃多情感人益游然則二百餘年風雅大家不得不推先生若上自周秦下迨漢唐其中曠世文人世所誦述以為宗祖者某不敢於此中位置先生蓋某於此中每每蹀躞如宿莽其寬銷心折而不能自禁者大半淪落不偶當世唾棄以為不祥之物者也倘以先生為古人則以先生而躋古人之後塵此賤近貴遠之論與東家之譏正等耳某乃誦之先生乃受之耶蓋自商周秦漢六朝唐宋無不各標一代之奇各極一人之致而必欲為古之某某是欲以生王之頭而易死士之壟也夫雜劇効元人之雜猶必為新聲劇調經義効宋人之雜猶必為徵辭妙義不欲襲填詞之舊句宿儒之陳言而況登千秋之壇坫震一代之聾瞽者乎某竊不自量欲一洗從來世代升降之陋見為文自出手眼直抒性情以幽憂之疾成感憤之言因危迫之緣發廣大之願而舉世無可告語一求證于先生夫持達之卹千古所難而根柢之容壯士所恥遂復以此自通薊丘一集乞

芰薙鄉還。昔人所云附青雲以施後世、詎是名士一
障。但物類相感、每如磁石吸針、魚形叩石、則今日訂
正拙集者、非先生其誰歸。

與洪戴之

弟以老生落第、最是人間苦諦、然草蟲習董、翻不覺
苦。年年被放、只是春闈花覆、秋深葉脫耳。

與黃海岸公祖

以祖臺現宰官身、行世間法、挺如意珠以濟人、駕大

舫以拯溺、一切人天凡有希求、無不饜足、而寒家
奕世沐浴膏澤、如以鼷鼠而飲恒河。九覺腹中充滿。
然他人施恩、猶可圖報、若祖臺則施者同于夢幻、亦
令受者等於泡影、或即以六如破除三有、是則名為
真報恩乎。今方闢堂出世、諸老如麻似粟、而應胥蟻
然莫可救療、方擬追隨祖臺、作塗毒鼓前掺撾之吏、
足令諸方聞聲者、喪身失命、乃遄歸白門、留此願王、
用俟異日。遺墨數卷、乃亡兒精靈所存、今以付之梨
棗、如聚斂魂魄于萬里也。祈祖臺以法語為玄晏、以
不思議力之言說、而為世智辨才之津筏、向家慧劍

剸割一過、如集龜毛為城、而攻以兎角之梯。今乞法
音唱嘆一番、如聚空花為茵、而照以水月之光也。半
真正出世入文、安能即文字相而空諸文字乎。幸即
鄉來、以慰跂予之望。

與薛歲星

綱羅放佚舊稿、復得二冊、皆亡兒手跡也。今即以墨
亡兒文併入此中、字字皆成血淚矣。弟文向來如[illegible]
木沉金、亡兒則竹頭木屑、無不為我收拾、然可留[illegible]
今必存、存者未必可留、是以未見令人思、既見輒自

借。今又以自傷、不復能展視矣。或中有一二差勝者、
仗法眼揀出、其餘盡汰去可也。亡兒得大傳、便足不
朽、如獲返魂之香、尸解之藥、枯骨都有生氣。尚欲求
觀詩數首、便當彙作一集。數日內專候鄉示、即歸哭
亡兒矣。

又

飲求大筆為亡姬作一誌、用以塞悲。正斷腸痛、胸懷
亂不能理、不得不稍拈事實、以供採擇。筆端未免亂
如復亂、斷如復斷也。幸暫謝一日之犢、以成千秋之

業。感當奕世。

又

自去秋小兒殁後。弟游故鄉如入荒村蔓草間。今此中一席復失偕隱之侶。如只朋宴會間。忽然離席。破坐中宴散。去主人。安能復舉卮酒自娛樂耶。遂不得不變爲一孤一笠之局。自此與仁兄接座連袂之遊。又不可援得。或當如王裴之仙遊。暫見于櫻桃園。耶。亡姬一誌。乞以天刪神鏝手別鑿世界。使我驚怖震慄。庶可奪却悲心耳。

又

大兒遺文。欲求仁兄芟薙一過。成就亡兒身後絕快事。酷暑中對靈幃前。遂灾兩世哭窮之文。此何等胸懷耶。然欲焚棄筆硯不得。不耐此一番苦毒。刻成即置高閣。不復着眼矣。

與徐野君

弟流寓此中。大類少卿入胡。殊無桑梓之樂。恨不得時與足下揮麈而對。乃於佳句中得接言笑。似於并州客舍復覩咸陽承叙耳。

自是各有神會處

荅葉曾城師

文章自有定價。而遇合則有機緣。昔人多作此論。若今師臺所云。似乎利鈍之途。亦有可據而就。某橫詆世則謂是非之案。亦復何常。即如千古文人之文。舉世奉爲天球拱璧者。我輩或視爲芻狗。而我輩意消心死者。世或棠棠不難也。故云爲文而爲一世之人所吾悲。其爲文則豈獨利鈍不足憑。雖是非亦無定論。又若此矣。此莊生所以標齊物之宗。釋氏所以作平等之觀也。

又

師臺下泒蒭蕘。出自至性。蓋古大臣風。非千秋文人所及也。乃不肖生平讀書。如埜鶩看月。止須略其光明照耀處耳。非如照公于章句留心。所謂摘葉尋枝。我不能也。或過于芟削則有之。若謏人則從來無有。師臺近作。以聖賢而爲英雄之文。庶幾乎荀卿子矣。倘其中果有蟪兎之缺。則知無不言。若小小故實未確。字句未諧。則但以簡點之責屬之照公可耳。或牡而黃。或牝而驪。此一種淆訛處。相馬者本未嘗見。非

與照公有諫直之異也

與倪鴻寶先生

小集乞塗抹一過若薙氏之芟草向來東話西話人已蕩為飛塵偶為亡兒撒漉復成聚沫既執鞭弭以望接引定不希假借避斧鑕也倘師臺不暇着眼便當推幾之當風揚其灰耳此外亦誰可告語耶

答寒氏姪

昨艾千子來云後進嗜古而學力不純生吞活剝如一片古錦中未免雜以新布余指所衣葛答言金壇之布正以純葛為貴若雜以縑素雖美弗尊此又於千子所持下一轉語今寒氏新稿必能上追商周彝千子所推重如古純錦又必能直抒性情為余所推重如金壇純葛方免近時陋習耳

家書

男生平每以人力奪造化此造化所忌也當其人定勝天未嘗不足幹旋缺陷然東邊幹旋西邊隨復崩裂幹旋甚小而崩裂甚大不如安坐而聽天為得也

與大兒書

古來功名之士功成名遂而身不退如淮陰文種則是世所不滿即醉夢汨沒于富貴場中而老死牖下亦非英雄所甘其必以子房少伯一流為可願矣嘗其為赤松之遊鴟夷之棹沼吳滅項之事已如雲烟過眼不可復問然則做却一番與不曾做却一番究竟有何差別何不一往竟作赤松鴟夷則吳之沼與未沼項之滅與未滅亦總如夢中饑飽枰中勝負現在且不可得而況過去耶倘謂遇合遲速不同初需以歲月待功成名遂而復退不知此語就候却[illegible]英雄多少若自今以始猛與一刀割斷此真勇烈丈夫非將相所能為斷覺子房少伯輩迂迴逗留多却幾許閒事矣

又

真實探取最上一乘則善惡亦無定論如人之君子而或為天之小人造諸善業而反多諸過患故雲棲言學道無倖屈余謂功名亦無倖屈不獨功名無倖屈而文章亦無好醜不獨文章無好醜而自性亦本無善惡也若得似鹿門徐屈大家團圝頭共說無生

話便是千古第一家庭樂事何必涓涕啼血如鵑[illegible]
相向耶

又

古人言生子才俊未必可喜此是何意家有才俊之子是人生第一可喜事何爲反有此言時時回想此言則一切矜誇自喜之意爽然自失只此便是得力處無挨他人策勵也又當知此乃眞實傷感之言非是愛彼愚癡子弟正向才俊人頂門上下一針硬[illegible]面一喝追撥他再進一步耳

[illegible]與羅瑕公

案記韻絕可敵坡公酒經弟勸駕而成千秋之業亦虎丘之功臣山中人得依法採焙自此可療林巒渴獲瑕公又螺髻之開山也連朝有悶絕事非一旗一槍所能戡定枚叔能來此以要言妙道說而去耶

卓人月 字珂月錢塘人 蟾臺集蕊淵集

答詹曰至

所論西江金沙之異同眞足片言折獄弟眘鈍之人聞諸君爭論如床下之鬬不辨蟻牛天首所飛冐卻

晁乙矮人善笑聾人亦善笑弟以此二者自居而[illegible]

答曾弗人

人月讀台兄之文幾台兄之人蓋十年于茲矣不[illegible]意其得交于高弟子王無擇遂得領略紡授堂全[illegible]且并其形容之緩嚴謦咳之欬獄而留連于耳目[illegible]間蓋又三年于茲矣然猶以爲有間也倩女之魂在床上一在舟中未至堂上未得合而爲一乃于[illegible]之夏五忽無擇携手書至尚其出於無擇之手入[illegible]月之手則人月與台兄之竟合矣夫而後喜可[illegible][illegible]徐而讀之則不徒爲驚世駭俗之論而務爲切[illegible]刺肝之言抑又何弗人之于我深也夫今之時文則予已知之矣今之爲時文之人則予既已知之矣偏忍言何敢言又何屑言其言之卑者爲饑鷹相附之態耳其言之高者爲鬬虎不下之局耳且夫天下之事其可爲者正多文云乎哉即文之一道其可爲者正多時文云乎哉乃不顧一代之功令不惜一生之精神濡尾滅頂而爲時文中趨炎倚勢之小人濡尾滅頂而爲時文中好剛使氣之君子則吾不知其可

也善乎仁兄之教曰時文古文一切置之而為[illegible]
氏行略綴一言于後夫時文古文同醉同濁孰能[illegible]
而問焉求一片清醒道場庶幾在詩耳抑詩獨非文
乎介子推謂其母曰身將隱焉用文之今弗人將出
而用世矣文曷可少也萊子之奉親也上堂詐跌為
小兒啼有啼則有笑有謳吟矣則文之以詩又曷可
少也弗人試舉人月之詩琅誦于母氏之前其為
綴之聲可以失聲一號者有之其為嘽緩之聲可以
發謔一笑者有之他日者人月命于里舅升堂拜
母勞之以酒曰是吾兒耳其飾孝歌者也當此之時
又豈但吾兩人目不相識而聲相聞者握手歡然若
故舊而已哉

與薛諧孟

弟昨歸時所持仁兄詩古文詞為表兄沈啓餘見而
心死遂欲一識荊州以慰宿願啓餘四始之業久已
奪旗登孤而先登且又具正平北海之氣宇自許非
小顧獨折節于大匠之門蓋交亦有神不自知其所
絲然也仁兄盛珮在手箭幽斜陽芥之是取若啓餘
若其亦可以當高賢之一顧矣為是附緘以致先容
之意誠欲使莊孟忽然相見為士林一快耳非有他
也

與辛希

凡人作詩文毋論佳惡其識想所結必有一種輕[illegible]
之境當其作之或異時異地示之或異人即有重[illegible]
句意人都不覺并已亦不覺矣昔吳王僚初見子[illegible]
與之語三日三夜詞無複者今人著書盈尺尚不[illegible]
以供他人三日夜之讀豈可漫不簡點正須出之[illegible]
[illegible]如數官珠又能一見不再見如麟角鳳毛斯為可
書耳

與吳來之

盈盈一水相隔不遥而以所居僻陋鴻便甚希久不
獲布一語于左右然弟生平蕭落迂疎當其不言胸
中未嘗有不可言之言及其既同而言亦無以加于
未有言之初此雖與吾兄交甚淺而亦于有以知其
深耳

陸彥龍襄武仁和人 夔餘稿

尺牘新鈔 卷之四 賴古堂訂

報茗溪吳舜舉書

前玉昆旦生丐僕序言方在潦倒凡有所需槩爲謝
絕獨以諸昆慨懇誼不得辭聊叙湖山宴會率爾成
篇不事溢美之言訣祈之辭天性然也頃見弁刻增
易數語大與元榮陳思敬禮相爲定文古人之風替
可多及雖出雅意使僕掩其本醜增所借輝然粗糙
疏綈中雜以徙錦反傷質素耳幸爲驗正於討甚善
不則鄉元榮還之王刪公不妄猶人之請以頌事墓
大誌銘與僕同意况文匪三都吾慚玄晏亦毋事此
紛紛也爲傳此語不罪不罪

報繩庭書 甲辰孟夏

南溟一徙爲吾輩吐氣開之喜動非特不寐今上特
擢新賢振古隆典以足下之才夙夜講究經濟大畧
自足鼓動風雲上感夢協况乎臺便殿時時接對在
廷諸公平日塞默不得言此正建明得志時足下勉
旃僕且旦暮望之矣黄石翁近事若何石翁海內人
望朝廷丰采所爲當事耽耽願得而甘心者乘此間
相與引繩批根股使非意羅織致起大獄如東京鉤

黨時係天下安危不小僕等束首草野亦日祝天王
聖明而已别後潦倒支離猶賴有同盟伯季時時過
從痛飲高吟因念足下獨留京師拜政之餘自當肆
力詩古文辭遠追建安近逼嘉靖諸子雖非時所急
然以英雄兼才子差足豪耳有所述作郵以示我並
國勢治亂倚伏人士進退大畧悉以語我

報雲川吳旦生

屢辱手教拳拳連篇累牘不即答問以僕鈍質不[illegible]
[illegible]琢惘成癖稽生七不堪竟坐其六其一係不能[illegible]
[illegible]耳所屬大集一序忽忽數閱月矣然僕臨文之際
亦坐是懶癖又竊自迂怪値典則日可十數篇詩數
十章然當機應塞嘿嘿雖悉索叫呼日數十輩加催科
責負益厭苦不出矣况重以對客報謁之煩贈言謝
謝之事乎無昔人百函並發之才而時給衆務此所
以重自躓耳自春及今四方爲詩文者蟬聯不得脫
長夏無事避客臥山中衆緣獨削飄命筆灑灑藉酒
氣噴薄中出之耳殊病率畧然素不工文卽廻腸嘔
心徒自苦無益也藉使者報命記室留之

茅維（孝若，歸安人。一名僧榮。十賚堂，鹿門先生子）

與王宇泰太史書

不肖才駑思鈍，多歷蹄躓，雄心銷折垂盡，顧夢寐賢豪之思，窮而愈堅。門下方爲九州之彼，如僕罪布穢稔，困易納之藏孔中，敢介季常諸君自通門下。

與愚陽和尚書

蒙示九戒中不執語不執見二諦，殊有微妙，然而孝學人必須有所遵奉科條，由守入化，倘一旦盡撤佛祖面目，突信一種凌虛造聖覓形之談，得則爲至人潤迷寒拾重來，失則爲天魔鬼母，更墮黑海甄生影響，學佛人也，何敢爲大和尚判此希有公案，惟願愼之重之，鄙心無已，聊呈一偈，真是持布鼓過雷門，悚息悚息。

奇葉相公

鼎札至今春始達，猶悉相公里居之概，不以西河餘痛損其行樂高懷，所云時出郊外，有小兒放風鳶，便以高低爲榮辱，誠是曠論。我明以上相歸田，春秋鼎盛，立朝絕恩怨之術，退休尋草布之樂，書之史冊，富范諸公便不足專美于前。不肖維閒中事，佹得而復失，命也，久已安之。春來惟是閉門課子，及尋山水，蒔花竹，諸不緊要事，交知青雲之士，疎密聽其自然而已。

與李本寧先生書

不肖飽落無成，今茲北上，倘邀惠明公，擇稱秋薦，京郎郵筒，時時可達，不然者，九秋鎩羽，直當以疋馬一秦叩明公于賀蘭之西矣。男兒三十無成，不一出塞，安能坐老三家村中，與黃口豎子伍，竊然布衣耶。[illegible]亦自不淺，絕不敢爲馮驩彈鋏面孔，干累知己，因茲便羽，輙先言之。

與周季侫明府書

不肖方在埭溪卜築一椽，爲半生小歇脚，闗境頗艮，只少郗嘉賓爲辨百萬隱貲，然坐此結搆，清疎不至，如戴家剡曲，嚴整如官舍，亦政賴窘中滋味耳。

與湯冷寰宿父兄弟書

江右山川清淑，人家代起，乃今匡廬江漢之靈，獨鍾君家。尊公清標偉節，奇字古文，將左擷淵雲而右林

履長山零倍序已而爾人曰漢近聰我近會海鄰川而達引勝漢嘶馬聚禦是不欲我代臨川而其夯兄賢盡裁其[illegible]

李郭。爲政南服。豪傑奔走者如蟻羶乘成池星霧亂目不辨其奇不意兩公子復出而汗血駒也翩翩[illegible]冠慧心朗韻犀利少雙頃者得縱觀兩公子汗青之業文之秀矣動如筆鋒置之絲字丹書不復可甲乙不佞雖以一符宵將望而如奇進然如晨旭之耀扶桑雖爲崦嵫矣勉旃公子日新富有灼卯傳才行日蹋兩司馬而上何數遞須固小兒乎不佞弱不好弄壯益瓠落無偶于世兩敗枋頭。嶷然一處武君耳。我心嗜古日甚必不敢當吾世而失尊公。自五湖[illegible]蒼括諸峰紫氣團團如蓋恨不能鞭蒼龍而一望海若今兩公子行矣東牲之盟何以期我幸爲我致尊公孔北海魯國男子快在識豫州今僕于門下猶淮陰之酒上長也兩公子雖歸將從乃公傾武庫而寫日千里北行豈無其期哉

與陳貂公

入夏暫學閉關益嬾酬對馳思足下如渴月涼風招搖不能去懷抱

與李玄白書

秋風鱸鱠季鷹思逃官而就之我帶幸負七尺骯髒爲龍爲虎他日謝之不可去猶今日博之不可得也御板輿於北闕採黃花於東落許浦如不勝風塵中馬蹄乎

答朱大復

猶止生也鋒鋩太露是止生一生病痛

家姪韶稚英偉稱其家兒第虞錚錚太露易致缺折是在一二父執嚴束之非凝叔所能口舌爭也今茲出而謾諛滿座恐愈益蹴張矣門下不忘死友共善成此孺子

沈守正 無回 武林人 雪堂文集

與柴延喜

古誼誰敦百之兩今朝暮之交不如其無

世道日涼交情不古谷風有棄予之歌伐木絕嚶鳴之好五交三畏未盡其變翟公書門翻爲常矣閒有虛枯俗炭絕少分甘亦必兩貴相援兩窮相倚若炎涼驟改華素頓分昔之側行忽成擠背推斯義無殊貿易至於山陽剛笛西州慟門撫今悼往已不易得但存孤惜舊責其宏濟而不至耽牝耳之弊揮無情之涕處往實歸復入肝脾何論死者若風雪推孝

標之衣飲泣剖郈成之宅其人綿邈如在空谷不知
此等在今人以爲奇事在古人直是尋常仁兄於扁
生則又在數流之上矣所以然者弟於季思卽未嘗
連牀摩首從予往休復之末行小爾氣分奉世來遊
請下便有休戚與共之誼縱弱躬碎心以謀其不逮
自是後死之責如仁兄者生慳半面死已宿草徒憑
紙上之陳言耳邊之芳譽援之頑揮援以衣冠非[illegible]
兄呂世書來感切高誼至不啻口自云九世以前來
茲以後代奉神君是日弟政較莊廣堂多士雲集佛

紙再讀淚流盈睫非感歎歸生之一青衿政以當此
交朋薄惡之日乃有急義尚賢如仁兄者東南義問
從此如百川之赴海矣

寄凌巨先

僕此行所謂六州四十二縣不能鑄此錯今不久舍
此歸再作商量

與王猷叔

始作已佳今更神絕矣余小巫之奈何

又

憊何多英也謝

又

此中數載受門下之愛最深別後相思當與江瑆同
雋承耳來貺益不敢當謝謝

又

雨中爲足下作小畫急欲求教故未及乾而卽遣之

支大綸 心易 檇李人 華平先生集

示兒

丈夫遇權門須脚硬在諫垣須口硬入史局須手硬

値膚受之愬須心硬浸潤之譖須耳硬

出京辭同年

生以狂妄上觸權奸槩從竄逐如白頭媳婦屢易翁
姑無論食性難諳稍嫌易隙而華色旣衰卽務爲婉
孌恭媚之容酒漿織紉之勞亦且醜之矣況諸姑小
叔嘖有煩言又有不可必者乎此所以自古孤孽終
於銜怨以殁齒而生之決意長往以自同于甕坯灌
園之侶者也

聞啓祥 子將 仁和人 無譽齋雜識

示子弟

文有正位，不可太粘，亦不可太離。張宵王常聞友生一義云：他人說得少，愈多；予說得多，愈少耳。張元長云：作文如打鼓，邊鼓須極多，中心却也少不得幾下。二老真狐精也。

嚴調御 印持 仁和人

與蕭伯玉

雲棲慧公，今之支公也。觀其嬰姿樹下，倚徙林上，雖穆無一言，而頹然天放，唐宋以下，恐無以位置斯人耳。

汪汝謙 然明 休寧人家武林

與周靖公

人多以湖遊怯見月，詢虎林人，其實不然。三十年前，虎林王謝子弟多好夜遊看花，選妓徵歌，集于六橋。一樹桃花一角燈，風來生動，如燭龍欲飛，較秦淮五日燈舡，尤爲曠麗。滄桑變後，且變爲飲馬之池，晝遊者尚多蝟縮，欲不早歸不得矣。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四終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五

江左　王仕雲望如　選
豫章　陳允衡伯璣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梁園客

王鐸

覺斯孟津人　擬山園選集

答秋濤

蟲欲譁甚便欲擊缶以代秦聲拙字蚯蚓形耳足下過愛之若此自顧之無異枯核之登華俎

答拙存

深山大澤君龍蛇也乃不遐棄于蝴蜓則蝴蜓何以自飾其醜色

答吳隆媺

竟日咳飯僕薄福覺太康矣家中得一碁盤遣力獻之足下有古人之德宜函古焰

答圖南

夜燈比較古人撥玄華吮玉腴以偎枯腸爽讓能散不一而足使仲蔚蓬蒿之屋迴互生色

答覲友

今者河邊新柳山下春螢王母洞桃花光武陵杏子灌灌肰與林頭芳醪鬬色矣不能與足下舉杯相瞷于明月綠水之區可勝悒悶

答九陽

嵩山蘭花正開與二三友石淙之下餐朝霞吸晚翠題詩巖上可當我春風一度鐸非紳組情深煙嵐道浚者

答後予睡足

懶自作遊人晝則驅馬夜復篝燈桐管何異朝菌榮枯蚊蚋聚散竟爲造化所籠謂之何哉林慮有佳山水俗不淵濁不獝悍得一區以爲焚香繙書地王子宜置丘壑中安能久低眉與鷄口爭食乎

與房海客

蟲筆何當于足下要亦蟹螯郭索淖底不見崇岸足下登日觀峰東瞰滄海紅樹爛熳空翠飛撲此時切記不可展視恐山靈姗哇現相僕夢不張口唾僕乎

答梓然

栢子林裁樂器聲甘而心苦僕之繄于應亦然

與娧山

足下主何隅乎宣城山中水泉激澎如數萬烈雷瓣轉長松怪石之下佐以清脩丹菊黃茅煙霞性適一觴夜泛月下短簫知足下不負秋水白雲也雖然斷詔飛來魚磯可奈何文天祥日惟恐逢恩一日移去

答益吾

必欲燕石飾之寶劍首乎容磨其蜖勉而從事

答季重

薛賛墨可二螺鍾山紫氣排闥而入為我送青蔡白石聲擬水烟波相接吾輩得意之事晝省蘭臺能勝此無

答觀水嚴六袠原

蕩陰風月無恙否遥望北斗在袖足下之情渥矣太行林慮秀色煙樓須得文人友于今君家兄弟收山趣而諸混沌也來詩音生字裏山濤驟至蛟龍滿前非僕當之必至潦倒

答含白

道中養何其厚耶宿邯鄲恰似盧生騎驢入枕孔中光景斜晩招戶疑足下搖珮苒苒來

答存我

數夲見足下鮮劭經亮謙挹績澤足下豈止才人乎峨嵋劍閣山色應逐人來足下搴祕簡于羽陵授太文于龍威灑雨廣野無處非潤蜀且再覩文翁矣

答石窓

足下何過采僕春華耶惟予以究期否則脫脫矣太集筋常侍度玄暉氣襄陽香澤乃錦色五十絃夜郎

始知漢之大

答孫北海

家口泉不給作乞米帖不免致羨于侏儒世味頹然雲水栖心嬋媛于人跡不到處僕心緒在泌洋洋一篇矣

答周元亮

乖隔闊嶠俱經大劫蟣蜉過太虛不必言足下詩不入輕薄促弱骨格獨邁昨夜痛飲右箭左觴非敢如處仲擊壺而感慨悲歌風雨雞鳴何啻嗚咽也我輩

一宵便足勝他人偶交十年藉甚輕秀尚少奇古深
厚生創已題數語僕今尚蹇尾何日三萬頃太湖孺
峭廣博收吾兩人筆底大海砂礫作驚濤欻天語耶

唐時升 叔達嘉定人 三易集

與王濬生吏部書

兄宏材大度所至披訪人才講求職事自是當代偉
人第願于聲音笑貌之間常加敬慎瑯琊門第赫赫
所謂公侯之子孫有山河之氣象況又早著才名歷
尚科居要路雖畢已尊人人尚疑之詩言威儀抑抑

爾雅云抑抑密也無所之而不加簡飭乃謂之密耶
蕭子明舉扇一揮謝萬如意指四座足下宜深以爲
戒世固有目攝之恨至于刺骨者尚在兵部同寮皆
畏而不親畏而不已乃成疾惡矣幸無忌鄙言

楊于庭 道行全椒人 稍集

與李鵬岳少參

曩從王繩具紉門下鋒鋩之念茲又緘書分俸而儀
然使臨之至獎藉不肯謝庭所以取數于天者賒凡
此皆庭所不敢任而昔人所謂孔北海乃復知世有

劉備耶時事輔張諸賢躋躋與丈出處幸各勉旃近
味南華啓焉喪我之言入西方氏無相三昧其于省
寂差自勾當耳

楊希淳 道南江寧人 楊太學遺稿

與吳幼安

吾鄉口語難調而吾兄復爾多故恐不若索居爲便
也一二同心兄過正自不妨款洽略涉他輩便當斂
而遠之蓋飲食雖係細故而口腹之徒視此爲重見
拒者既有得炙之歡不與者當生涂指之恨況夫丞

載之危常生樽俎納饗之際每伏笑談加以吾兄腹
腸洞豁心在口上稍涵露酔不覺議論風生知者謂
其無他不知者以爲口實蜂蠆有毒所宜愼護昔人
謂太丘道廣廣則難周如幼峰兄輩自可時時過從
此外惟宜引滿獨酌咏史漢一二篇間有吟什止可
示一二知已既不宜發揚己美亦不可評騭他作此
則兄自知之不必言也

李逢陽 維明江寧人 李儀部遺稿

與黃龍岡年兄

僕舊嘗語人曰一官有一官職事何擇崇卑今之官卽甚卑冗亦只是人不稱官非官不稱人也丈于此時以不可知者付之天而以當自盡者責之己卽胸次亦自泰然胡止官常克舉而已如何如何

與邑人

秦　鎬　京河南汝陽人　頭責齋集

鎬市宅一區需金百兩恨貧無長物飄飄片瓦皆從貫賦扁來幸交有故人落落數椽亦自買山贈到願祝佐公家燃眉之急聊以攄野人炙背之私雖大廈

噬嗜不吝寸木然長濤滸滸亦納支流倘使留而爲綠纖細誠微可備襦領褲腰之用若銷而爲錢鋼銖錐砂足充矛頭盾鼻之需不厭其早乃成其大鎬辟如老衲子合頂浮屠以孤掌鳴成衆掌又辟如野人捨身險塹將一心化作萬心謹啓

辭建坊

鎬啓前者建坊之請業已非分求辭今茲憲檄之頒更爾會謀議舉庀徒伊始戒事有期伏念金星輝輝娥母盱顏而忸怩響廊娛娛西施振屧以從容履坦

無虞負乘可懼或以鎬處父母兄弟之間微涉艱苦此譬之茶與蘗甘苦自知令人食之無味或以鎬嘗山水友朋之際小有唱酬此譬之蚓與蛩喧寂自解令人聽亦無音乃居然豎螺蛾于晚風殘照之餘覗焉標姓字于大市通都之內石亦有語山豈無靈知無故而加鞭神應譴責倘非情而下拜鬼且揶揄在安民愁欲引刀將鬨之而逃必且塗名易姓在鎬扁恥爲執鑿卽呼之而至亦難得手應心且居高者免穩莫穩兮翠篠千竿匿影況吾老也服樂莫樂兮

黃茅一把葢頭謹開臆以陳辭倘得名虛起謗冀將愚而轉達免教寵過生災頭嶽好存龍山無恙罔敢峰堪倅睨首願留爲邦良守令隆泯之需看幾片耳代燕然請載爲鄉賢大夫勒銘之具謹辭

與友

錢　栴　彥林嘉善人　彷村別墅

人具佳釀不爲人嚴觴政迫人飲飲者寡任人飲飲者多故君子之敎人但爲

李流芳　長蘅嘉定人　檀園稿

與夏華甫

為兄作此冊稍存筆墨之性不復寄人籬壁但當畀耳食者多識眞者少聊借千載上人諸君子之名以恐喝之效顰學步非予本懷今摹古者見之當為一笑然後世有知此道者亦或相賞形似之外耳

高兆 雲客 候官人 遺安草堂

與周減齋先生

兆身滯海嶠不獲如飄𩗗自謝邸舍左右先生巳[illegible]顏色上對古人而徙于射烏樓下仰覲海月孤懸[illegible]痛夜起與三十萬家墮當年之淚先生亦何必有此高生哉舊恩縈念語易傷心不敢復有所云請室風雪應更多寒伏惟夫子加餐加衣以待陽春千萬千萬

與紀伯紫

奉別以來苦憶幾令玄髮白悔當日風雨中不審細珍重淚以啖笑擲分陰也過南浦過旅堂知皆有書迄今僅見富沙驛一札那能不令人起河山之恨此時計大兄在眞冷堂親菊事當不寂寞但石頭父況子弟日過從索觀南海文犀瑤貝不知大兄何以示之園館無善狀惟八月十一日接櫟園先生及旅堂孟夏書為最吉祥事敝地人民益無聊弟殘冬嫁小妹癸春卜葬兩親後將去故鄉矣安蔬夜雨之約幸早為計大兄頃復有遊地否何日至旅堂幸委致示之弟常作詩竟不能成送大兄詩正如三年不能作詩慎旅堂也交情至眞處遂覺入文字不易然終當作之

裴鹿徵 瑤星 江寧人

與程端伯先生

十年以來頗放山谷雖海內名碩鄰里達尊如先生而未獲時勤款益疎懶之罪踰嵇越阮矣孝翁寓齋一奉笑語而後濶焉久之先生翔步霄漢而弟匿影空山雲泥既殊鱗翼久絕其為瞻戀殆罄竹莫申邇來落魄無似托鉢東牟故人挽留援止而止從關來璧間見白雲砦圖外師造化內闢心源非獨時流所未夢見較前身書師未知孰勝也所作臥遊圖當不下數十弓千古大觀長安紙貴珙璧驄馬未之能先弟

雖棲心物外諸念斷絕而懷想翰墨不啻調饑望[illegible]
一二紙見寄非敢言心慕手追領略萬一但得焚香
靜對骨憂青玉身入鏡中于願足矣若更出新篇[illegible]
十首中藤疾掃以惠故人熟讀詳玩如共晨夕則[illegible]
蜀兼收邢尹並集未知餘生有此厚福否耳草野[illegible]
侮幸不爲嫌

答劉元夫

險阻場中稍稍得性命之學一被蒙頭百緣放下[illegible]
幾患難無入不得方信究親平等皆是導師也間中
無復妄念惟山水朋友猶滯胸臆耳

與董董樵

辱與社兄同聲共氣性命關切景仰高山藏之肺腑
得如農手札知先莊節獲受教于太翁先生世講之
誼更益胣聳亟欲一睹芝眉慰其饑渴而閉置新婦
出入不得自主兼值兇劇不可以請古撥偉人當面
蹉過慙恨無極弟經年類放自同土木掛脚藏頭忍
饑待盡而以索處寡居鬱鬱無語因思放眼山水[illegible]
其孤憤贍風飄瓊聊復爾爾人自見其朱門貧道[illegible]

游蓬戶耳然踽踽之蹤寄人籬落昔慙下惠今愧孫
登得無爲大君子所鄙夷耶形迹阻隔悃欵莫通[illegible]
錄數詩上塵洞矚亦可諒其區區也

與劉公勇

契濶蘭襟有懷如嶽閩丁酉秋冬之際車騎久駐白
門而弟以萍踪流浪失此良覿怉歎何言道兄六[illegible]
既振雙珠在掌入世令福固已占盡亾友遺亂獨[illegible]
周旋此在流俗詫爲希有而大豪傑覷同毫末耳[illegible]
徙令餘子愧死矣弟鹿麗魚魚如蓬如梗偶以台宕
入夢振登南游不謂荆棘彌天龍蛇滿澤山水勝境
化爲迷陽一雙蠟屐高掛壁上世間不如意事大約
如此困頓歸來貧與病俱簞瓢如顏子而無負郭之
田襟肘如曾參而無養志之子老婦卧病呻吟米[illegible]
之中諸父窮居愁對衡門之下學不日益而身日衰
道不加高而魔加熾爲人自爲兩窮出世入世交病
清夜迴光迴身汗下道兄何以指我迷耶

上紫淀老人

[illegible]淚中得天然硯子兩片其質如玉其光[illegible]

鏡其受墨如馳而舐筆如濡端欲不能及也恨彼公未及知使聶磯淚得名耳敬上一片以助橫掃疾書之興

答姚寒玉

玄墓十里西溪千樹時時不去胸臆不謂從寒道人十指幻出也一春花信二十四縱有此香無此格非高人定不能爲寫照耳茶熟香清老衲在座來聽無生話何如

[illegible]元儀 止生 歸安人 石民四十集

與紀竹遠

昨歲出門自分決死不謂又作一年淹再得握手此骨終付無定河邊不能在世間作醉生夢死人雖不磨付之千秋耳以足下之才聊落如死死武壘之所以歎也幸自珍愛以需其時弗激弗頽此道人死決語也詩眞可稱新調足下何所不宜眞令我娘死矣

胡介 旅堂 彥遠 錢塘人 河渚集

與康小范

春茶奉敬素交澹泊所能與有道共者草木之味耳

錢謙益 牧齋 常熟人

與冒辟疆

武林舟次得接眉宇乃知果爲天下士不虛所聞非獨淮海維揚一俊人也救荒一事推而行之豈非今日之富鄭公乎闡中雖能物色不免五雲過眼天若老其材而大用之幸努力自愛衰遲病發田光先生所謂駑馬先之之日也然每見騏驥猶欲望影嘶鳴矧不滿高明一笑耳雙成得脫塵網仍是靑鳥窗前物也漁仲放手作古押衙僕何敢叨天功他時湯餅筵前幸不以生客見拒何如嘉貺種種敢不拜命花露海錯錯列優曇閣中焚香酌酒亦歲晚一段淸福也

與滅齋

撫躬責己歸命宿世此理誠然誠然不肖歷閱患難深淺因果乃知佛言往因眞實不虛業因微細良非肉眼所能了了多生作受亦非一筆所能判斷惟有洗心懺悔持誦大悲咒金剛心經便可從大海中翻

身立登彼岸也荔枝名酒從刺促中將寄不惟念我之厚而好以暇整善敗不亂亦可以占後福矣寄到之日正遠歸荒郡與荊婦明燈夜談徧酌兒女共一甌數因知喪亂殘生妻孥相對良非容易事也新詩燈前雒誦怨而不怒信大雅之音也垦椅銀箏尚異紅滾須歸枯盤桓丹墅舊陽之作耳一家村中都無片楮據拾非報木瓜馳念

金人瑞 字聖歎 名彩 長洲人 貫華堂集

荅王道樹

松樹子便已如法種訖今初離立如人也誠得天假第二十年無病無惱開眉喫飯再將胸前數十本殘書一一批注明白即是無量幸甚如何敢望老作龍鍾歲月哉

與家伯長文昌

詩非異物只是人人心頭舌尖所萬不獲已必欲說出之一句說話耳儒者則又以生平爛讀之萬卷因而與之裁之成章潤之成文者也夫詩之有章有文也此固儒者之所矜為獨能也若其原本不過只是人人心頭舌尖萬不獲已必欲說出之一句說話則固非儒者之所得矜為獨能也承云新作便欲入許用晦之室矣

楊嘉祚 宗雲 泰和人

與蕭伯玉

珠固不宜走盤也然宜走盤出盤則有失珠之患矣

張 熒 紹和 龍溪人

與黃俞言

場筵雖大苟無真意氣往來其間便覺天地亦屬頑冥而生機之不毀者獨有鳥鳴嚶嚶一帶而已

蕭士瑀 文公 泰和人

與兄

他人與人書終日言而未常言如弄珠鈴者上不住空下不墮地中不著手乃為妙耳兄書乃棒打石人頭朴朴論實事將動而血指耳

又

莊周有言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衽席之上飲食之間不戒而疾

共殺之入于畏途而恬弗怪也雖美疢滋毒然節慾
忍嗜猶可以免惟文人才士筆端舌端殺機最隱招
禍最毒古人之訓口可以食不可以言又曰陷水可
脫陷文不活兄留意焉

李　盤　小有原名長科興化縣人

與李仲休

我輩當從孝友二倫立脚根從生死關頭闢眼目從
貪淫世界豎脊梁凡立身行己利物濟人皆吾本分
内事即使磨蝎終身必不改柯易節一切前因後果

如回之夭憲之貧慶之富跖之壽置不問可也

與唐宜之

殷棠川先生輯古來循吏酷吏之報題曰鑒戒錄先
文定見而悅之隆慶戊辰與棠川同主禮闈進士授
外吏者來辭先文定各授以此書以故戊辰之榜不
獨文章爵位赫奕一時而吏治尤照耀先後爲大師
弟相別以一書授受似非甚難之事而入官之始如
入暗室忽得一燈心地既端舉步必正數年間一方
民命得以衽席特在吾一舉手間前人之用心如此

與張爾唯

千里之幾鍛會萍逢接座聚首合莫多於燕五方之
衆星分霧散祖道岐亭離亦莫多於燕然合以旬月
不勝離以歲年合之佳娛不勝離之慘斷則燕離之
思愈深燕離之調倍苦弟八上燕京嘆數奇而遲遇
奇悲歌慷慨之意須臾不釋于胸中益以離愁誰能
遣此燕市荒凉燕臺寂莫燕山燕色燕水寒流燕日
孤明燕雲慘結君亦老于燕者其爲我序之

[illegible]學　詞臣秦州人　[illegible]上游

與客

夫老死鄉曲達士所鄙願遠游之難亦不可不知也
風霜雨雹水集無時難在天崎嶇險阻風波盜賊難
在地至于人情詭譎山魈毒蜮其難有倍于天
與地者而吾人以一葉之輕漂搖振蕩于中不幾以
父母之身試于摧枯振落而無難者乎浮雲落日人
生有涯孟氏正命之旨諸葛静儉之說蓋不可不三
復云

孫弘祖　令弘秀水人　朴語

荅沈甥君善

知甥已南還燕臺得駿復失之於我君善耶讀祝髮像集句想見甥貌爽大敞時蘇長公言李端叔一生坎坷正賴婦賢德能委曲順適以忘百憂不爾人生豈復有嘉味僕每感斯言畧評往事卓文君能令人病荀奉倩婦能令人死徐淑能令人憐謝道韞能令人服樂羊子妻能令人廉王孺仲妻能令人淡蘇季婦能令人憤衞室人能令人悶憤與悶可奈何願甥[illegible]作有髮僧繡文君鑄道韞七寶莊嚴王樂諸嫂於火宅中設蓮花供可耳至於悠悠世人所謂閉門郎山自可少與周旋

荅馮茂遠賀兒入學

弟矜尚青兒復看此正恐戀戀故人何足云賀第緜既殷勤誼不能辭爰題二幅范文正公做秀才便以天下爲任向文簡公耐官職豈爲此舉自多於迎且列之馬首如佩長者誨言耳

侯種人臣者請謁此三言以當藥石

荅沈德瑜

兒知我嗜酒乎正自不得不嗜耳羅襄陽有言能君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須兒念我

荅歸彥先

伯淳先生謂天壤下獨我孤零非天壤下無人人自藕孔中生活耳目口鼻局蹐而不堪對耳

示後人

比來王謝子弟俛仰諸貴人諸貴人亦往往魚肉之置田營第如取諸寄嗟嗟李衞公平泉癡派行復自及曉人當如是耶

謝客 茂三 字波人

與史立庵

根關司出入而戶則有樞輪輻行遲遹而車則有軸性情者詩與文之樞與軸也車有軸而輪輻可夷可險戶有樞而根關可啓可閉故人有性情而詩文歸于一致矣

于奕正 司直 宛平人

與顧與治

今人寒腹短識輒不自量造語僕恥之僕所披覽旣遍更得快遊以歸閉門涵泳而後出于以爲有當

議者然承嘉諸地昔得歐公皆風流特起前無大敵
一旦據而有之無敢爭者此易爲力耳今京口則六
朝三唐名士題咏之地也即平山亦久爲歐蘇諸君
了所有乃欲起而奪席拔幟爲千餘年重開生面豈
如既生瑜又生亮亦天地生事矣不謂先生忽開如
許奇局遂占盡風月鷹揚虎視前無古人而所謂古
人者亦且拱手相讓不止放出一頭地而已異哉獨
茲樂事良可賀也亦可妒也僕初歸重以多累不獲
奉教左右深足爲慚然知先生亦殊苦應酬不暇

聞詣闕者他日訪游歷所至願野服相從與漁樵爲
人聽鼓吹入山之曲或不爲高人所拒則至願也承
叔云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
林間然則孫山人又安可少耶知己之前狂言可存
然安知聞者不采爲佳話至于種種不願多及也

范　驤　文白　海寧人

與就園

顧陸而下倪黃而上風流未墜不特氣韻高亦緣本
領大耳昔人欲以五百卷益令積書心便是此意

江念祖　遂止　休寧人家武林

與臧齋

黃子久從北苑樹基而老筆縱橫饒有荊關遺意今
人以虞山片石黃子久以荊關諛雲林老人似未得
二家宗法也

胡　介　再見

與陳平遠札

一年三歌空過便是一年空過此一年亦在我三萬
六千日中消算如何坐令空過弟數日決意西歸理

見一放浪于山巔水涯中耳定山欲挈舟奉訪或共
載而至定山自佳與之語猶有高視遠眺之意也

與孫玄襄札

聞平立長往知門下益增離索之感矣我輩以朋友
爲性命是齊暖觚輞中之粱肉黼黻臺池鳥獸也并
此奪却如魚失水如鳥焚林矣何以生活大苦大苦

復王鐵山師

昨在邢關得重侍色笑接膝數言于水見河于山見
岱矣伏蒙垂教諄懇非中有關切豈能至是然介辱

門僧二十年矣。少更患難。長闖滄桑江海。橫流確乎
孤立。未嘗輕動于富貴也。況今三十過頭。十年學道
肯輕一擲。以負生平。恐辱遠志。故附及之。

與抑冰和尚書

懸冰三尺。從老人雪霜胼胝。滴水滴凍中來。非鹿門
老。灰心冷面。未易擔荷。昨捧讀老人書。知付囑得
開慰無量。恨帶水蹦溯。未能即拜下風。然春草知
慕梅。成雪知同。風冰隔也。先布崩稽。徐圖掛搭。

與[illegible]總憲書

憂。火櫓塘蒼茫分手。登車返棹。心結萬端。思後晤何
時。相逢何地。真黯然也。嗟乎。介失路之心。不能自明
而先生明之。介失路之計。不能自存。而先生存之。至
雜佩之解。兼粲中閨。臨岐之言。洞出肺腑。人疑介孤
耿之迹。于龍松獨深。顧孰知知己之誼。有令人不能
去心者乎。南行之役。自省懸恨。得藉手買山。蒙頭草
木。結河渚數椽。以待知己。頻年倒行逆施之迹。庶幾
得自見本末耳。嗟乎。以龍松之高韵。而久局要津。以
河渚之孤踪。而常停岐路。前有古人。後有來者。豈能

鬱鬱久。此乎吳闖握手之言。介中心藏之矣。賦與君
生交勉之研。德齊三吳門之雨玉樹。門下見之。定當
將入林者也。牛千自是我輩人。氣不諧俗。非時賢所
識也。過蕪城時。試爲盤礡。知其蕭遠耳。

復唐中翰祖命書

蕪城別路。猶在夢中。回首客輝。忽忽三歲。故交零落
青山稽懸。觸緒傷懷。萬念灰冷。年來即詩文摛藻
覺同蜣丸。唯思草水蒙頭。向泥蘋石火中了卻生
老之願而已。恨買山之計。來成。橫未免隨俗偷
鄉先陰。爲可痛惜耳。耕塢年齒已大于僕。所云不宜
復作少年調度也。亦宜少留意此事。以酬夙昔。何如
何如。昨晤宜城梅淵老。知有道將還故里。又聞新有
西河之痛。衰年遲暮。何以堪此。爲悵怏累日。唯有道
達懷善遣。須知彩雲易散。泡影難真。自俑亦然。何況
枝葉。不宜纏繞。復增太和之戾也。別諭具人。雖喜追
逐我輩。以爲名高。然胸無至情。而眼孔如豆。那能作
糟度外事。來還宜自惜頭面。率報草草。

與龔半千論詩書

選此詩尚俗不避

僕自延𣗥堂下見柴丈人畫卷胸中已浩浩落落[?]見其人願與其人爲友矣遲之五六年翹叟渡江[?]備道柴丈人好我之雅客歲過蕪城入門握手[?]平生覺爾時形神內外各無留滯始歎昔人所[?]蘭草木吾臭味也于柴丈人見之矣承選定澥內[?]家詩而遠索旅堂藏稿今已再三僕沉吟遲久非[?]爲知我者惜此斂帚也區區之意竊見數十年[?]言詩者同異相軋去之愈遠宗鍾譚者破碎宗七[?][?]圓圖有衣冠而無運動爭斂面而乏神明僕之[?]詩似別有本末似且宜堆壁𣗥諷俟後世之或知我耳且每感昔賢身既隱矣焉用文爲之義平生偶有所作未嘗出以示人又念人之著作老而多悔僕行年四十矣以自觀二十年前之作已心惜面赤讀不能下矣觀十年之作滿志者十不過二三不安于心者十猶四五矣卽今年而觀上年之作秋冬而觀春夏之作滿志者終不如不安于心者之多也繇此以推天倖假之以年倖而得從師友學問更十年更二十年以觀今日之滿志者安知不又爲異日之不安于心者與且或心惜面赤而讀不能下也語云貝[?]不示人以璞則不獨自匿其文者之惜愼卽自愛其文者之當愼也茲承有道面命至再非翹叟促之至再今牧公坐待錄稿至留湖寺三閱月矣僕重違[?]人之意只得錄舊稿十之六七奉正幸柴丈痛加[?]削以收朋友相或之益此弟之悔書也幸毋卽附[?]君子剞劂布之澥內以重弟之心惜面赤幸甚

招減齋

[?]野荒棠僕不敢作地主飮明日已訂林鐵翁與[?]三同學追隨先生作竟夕盤礴道駕幸早冠荒齋并携臥具來瓦盆木榻貧家風味亦不妨諷歷之耳

復龔中丞定山書

介自江右道聞閣下有執桐之慼感平生見顧之重正擬涉江泥首太夫人座前并與閣下握手寫心一申契闊櫟翁至知復䝉慰留陳愼不得淹迹京華壁乎衆人以異數爲榮我知先生南望傷懷矣介與定山去遠大夫知非之年止三四歲矣亦嘗思一開眷求一冠歩且先生試回首四十年來凡人間世滄桑

陵谷升沉平險以至尊官要津盛名好色凡風流[illegible]
意之事風波失措之時定山獨歷疑無不盡矣以今
觀之都如一夢更四十年亦只如此背憶唐人不
管絃終搖鞭背花去之句爲有道人迅絶耳定山
慧如水肝腸如雪安得止以慧業文人自了也此
關着之第一着然非决絶退步人難得下此關着
留意留意

留啓聰叟

丹與耕塢坐柴丈人桐陰下竟日耕塢爲予[illegible]
寫贈荅詩柴丈人爲跋熙西倡和冊予塢二子題小
照又成七言詩一首于時風物高朗茶清酒洌吾不
知隔高踏厚中何從有此一日天地也恨聰叟河西
衙齋不得同此浩蕩耳旅道人將歸河渚矣叟來
出此示之

與傑閣司農

江路容榔伽條蔵碧與先生忽忽別經春矣記垂延
榻前握手慰問倉遽爲別至今耿耿時從鐵老處詢
知眠食無損懷抱有加深慰懷仰介病起益傷身[illegible]

遂專意卜居貴業之計以放頓家累不謂一枝猶[illegible]
寄壺未成而遽負巳及半千逝歲周章都無人理儀
老每題相爲愁歎而巳今春追呼四集只得暫避出
門復倀倀無所適從大似薛和子恭竹覓子話瓶[illegible]
俱非語默不得老鼠入牛角矣自顧失笑不堪爲先
生道也

與樣閣

褚廷棻　秀水無錫人　九友堂集

羅漢不在怪樣正使眉目一如恒人而道氣沉[illegible]
生人敬畏心爲足尚耳蘭谿益休十六軸亦曾見之
而心無所矜也只覺其醜怪耳

又

畫之光采日生人之性情不竭尋常眞正詩料古人
何曾合絡將去會心者自能隨地拈來白雲煙水萬
里百年驅遣得宜何妨淸思今人動譏勦襲若先生
詩人能剿襲其單言僞字否

又

琴川識行逐雲閒者亦皆却顧即爲公安山陰覺慶

者可知矣以題習之流極譏作者之濫觴照眉之感
巳祖芋邨之輩不緑昔人所以恨于臨摹者蒲其毒
甚于謳訶也真色人跡學畢竟有遮掩不住處逗人
青眼吾于先生集得其亭亭玉立不染一塵處

又

人有耳目開闢處有心思深入處步步引人節節
情若塾師閱初開筆文字視其思緒所動輒擊節不
丹黃之拓其微照與爲大觀非但苦心真有妙用也
[illegible][illegible]蒲穢之姿錫以芳蘭之譽也雲司中穆若

[illegible]纖然積炭每當積沉月黑奇香繞卧時輒抱此書
哦好句以潤澤其胸臆知巳會心之句且當骨肉般
植無言提命矣

與吳冠五

老蓮畫梅故作支離肥白蔑常問之答曰須懸五六
步看耳遂授以法媿不習也

與高蔚生

昔人謂畫牛非清玩不知極細潤之臺閣人物其中
之牛正多正不如夕陰朦朧玩此黑牡丹隱隱似聞
短笛聲也

陳士奇 字父平人漳州鎮海衛人

與陳昌箕

讀書眼欲黠如賈胡到處輙止心欲儉如惜廟人會
問祖隆必拾入口

申涵光 鳧盟永年人

與馬頑公

局蹐長安斗室闇出戸塵沙撲堁左右市肆夢列
[illegible][illegible]家貧多氣逆不得舒陳歸塊坐庭槐間落葉[illegible]

惜更無磬鼓一二老僕竊卧不起幾於自執箒爨秋
霖綿瀝宵晝懷抱可知讀蔘龕詩而驪然也如激濤
如蒼嵩如曉星顆粒如尊鼎斑紋古人鏤心刻腎而
蔘龕以餘力及之則力有餘也梁園之厄杞論蓁莽
窮離困頓了無生理而奇山怒水古樹幽禽遇蔘龕
俱不敢有遁情有臣有哦咏脩然驪背鬃鬣則蔘龕
之所得可知也蔘龕敢我矣

金　堡 道隱錢塘人 清渦集

辛巳與同年生

吾有所深怨者欲得而甘心焉則將與天下之人共事之使出入將相將相非報怨之具也然而爲將相者其近於生也寡矣則不俟吾十年淬劍矣足下爲卑官而亦爲人所欲甘心以吾論之吾欲與足下偕怨則當列上治狀俾足下久任倨傲達官犇走過客拮据錢穀屈曲鞭朴卽足以死足下足下卽未死亦復現害神辱勝於鼎鑊刀鋸今令之脫然釋重重[illegible]也麋鹿於長林豐草間麋鹿旣幸矣孔多之言不[illegible]多而無所損乃足下猶有戒心何也

黃瑞伯 元公海岸建昌新城人 瑞元周遺集

與黃子安

久雨不晴倜倜拖泥帶水直待雲開日現正眼豁開方好向虛空裏打筋斗也別峰相見自有作家請足下圓前話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五終

晉安 蔣 玢 綯臣
黃山 汪 楫 舟次 選

豫儀 周 在浚 雪客
周 在梁 園客 鈔

李陳玉 石守 一字玉郎 吉水人 退思堂集

與錢爾斐孝廉

道家所謂緊要也堪胸襟洞徹不怕

門下雄文蔚采一見知為國士項聞捷音披衣起舞古人快知己之遺大雅有吉士之慶僕之欣慰不言可知矣會城諸事雜沓應酬初畢即應束裝以備北行大業方新勝友如雲吾儕政就今日做起擇交謹身省事惜貴全副精神要向寧靜澹泊一路不帶雪霜不足以擬天下之事不佞漆草十年向時雕刻意如此所恨易流之性未能脚底淨盡每一靜勘不勝痛悔門下卓品清絕業已侁此而不覺婆心之齎也亦不自解其煩切翻為迂矣

人人有此悔乎知覺便可覺悟由此語爲救求人誠知專數

與同年

歷觀古來成大功享盛名者皆非有口之士其有口者十九皆凶敗之人夫發言無序坐起屢更眠賤眉揚袂動足蹤蹴人也舌帶譏刺目視左右用譯為正以笑寓嗔險刻人也枝生蔓引微切吟挑作細亮其聲不一深心人也蹤蹟者可以理解深心者可以情通惟險刻者止可默敵無以詘勝何也彼其熠視左右者以譏刺為能博鄉曲之喜也小人之常態里婦之鄰行也若徑而與角勝適為所借矣

不當言者勿言不必言者勿言飼言之法盡此二語深蓋深心難自有分尤是一發口之人耳

復諸紳為謝鳳老求名宦

謝鳳老生平本末廉鄉人士著蔡奉之桐鄉之士則尤表表捧誦尊揭具仰厚道集木拱矣而咯惋不衰自非忠信禮教之邦烏有此身後公論哉念前人而慚後人之多愆也顧何以洗濯末路以無負二事有道耶

復錢孝廉爾斐

生人關世原人是非場中聖賢妄庸一切議論憑人猶如劇場優伶蜂發嘲咲詞罵處皆有趣味莊列二生得此為深前事直堪噴飯耳但作今者如當家老婆子只要無事不妨平平結案耳

當家婆子傳兮只大事化小事小化化爲沒一玄耳

大令堂上實是伏牛山鎮魔塔澤七日後生平萬紫無不畢究矣

復門人吳求履

作令如入螺螄殼中愈入愈曲又如行十八灘一上一嘆苦考成在卽錢糧舊逋爲他人受過尚可爲他人代償此實難矣區區一令乃願天下士作愁貧之客愁米之婦大屈事也

與廬陵劉廣如父母

吏道愈久愈難直是苦海中著嵩年父母大才爲救猶是弄丸承蜩若弟駑下所謂跛子登山愈上愈難邇民生日蹙寬則廢事嚴則速謗年父母嘗有以教我

尺牘新鈔　卷之六　三　賴古堂

復塵主朱茂翁老師

縣事如春砌芟草隨芟隨生應接繁瑣至今日頗似灸艾者累十丸後忘其痛矣據目前差可相安或者久而見信乎然將時奉老師鎮靡之教時時惟恐觸墮也

復友人

閱來教所處甚當凡事三平兩滿便是世法極妥放手極高處若兩家過爲執言所傷多矣非弟所樂聞也

復沈孝廉臨秋

閩海風土鬱蔥秀不及三吳淳不及江右而文學都雅人士有情則三吳江右不及也大驚長途得以搜羅山川考驗人物九曲三山之間入草稿必多矣

復友人

凡兩訟者各據所見無不鑿鑿聽訟之耳何嘗鑿則推從其彌縫極工處便知其極破綻處蓋天下之人惟敝而多一語此語必有所爲其極工處乃其極拙處者夫理直者其言自簡了無曲折及有拙漏故望而知其誠僞也

尺牘新鈔　卷之六　賴古堂

復友人

二三鴟張殊爲可恨業已痛數勝於鞭笞矣我輩猶償豈鰍鱔蝦蟹所能用耶天下事大度置之則魍魎自破與之爭較未免地步仃下啓

與錢孝廉彥林

君家仲子千里神物讀諸刻如入華山五辦青霞中一切俱非世境荒荒大古又復嬌生嚮靡譬之五綵

天下好女一泪設此中看何限

近日木偶人偏能殺人

省事

名談

盡處得玉女洗頭盆也久讀六朝體製童心再發聊復爲之所謂見此子精神百倍也

與門人廖田生

讀書半生一旦作令譬如修行人不成佛不生天墮落鬼神道中雖復掌人間生死束修南岳職掌匪輕究竟仰視天曹昇息耳僕已厭棄門下來茲必十年之守願勿嫁人此中也

復友人

從來柳榆鬼弄終未必勝人也盡其在我聽其在天療人欲殺傀儡師明眼人知是木偶機關耳尊論可以此意相解矣

與某友

向時面談具悉此中關棙但秋風落葉偶然過耳亦復與太虛無關政不須指定何人

復友人

別論世情之句政足掀髯一笑叔都前輩條風不遠吟眼自定熱脚徙忙耳

復支北部寧殿

子瞻學玄學而不能入亦如不肖談玄學而不能行也顧下下人常好爲上上人獻策以台臺之空洞英明自是絕塵仙品聆下士小言得無杭州人聽川貴人說西湖光景乎絮絮而已

復曹太史允大

小刻皆志學蒐語不足塵潤大方過蒙提斯錫以衮言不無疵顏如吾度之識矣謝非可言惟有佩服無斁仰承明德誇有之庶幾夙夜以永終譽陳玉所以上報名章耳

復楊扶曦年兄

三湘七澤聲名爛然知老年兄負屈百里也如弟祿祿多凶多懼此百里似一太極圈子幾時縱可跳出安心於圈中盡本分事然蟻封盤馬廣其蹟矣

復支日昇年兄

向夜愧不成寐但月色可人江流無聲風生樹杪更上高臺四望千家止寂鶴籟磨吟作令三年拘束苦極今始得濯魄冰壺則年兄之移我情也

與魏子一

平生好文尚友以作吏而俗譬如昔有禪者一跌失其智慧昨覽諸君子妙製豈但見佩兼亦與醒根因撥我夙慧多矣僭爲評賞恐案牘之日掩圖籙之光矣

徐　芳 仲光南城人 懸山別集二集

與湯陽菴

芳嘗讀古人昔碑銘序傳之屬覺其人之生平與其精神面目劇劇如欲出焉數人之於世無不朽者獨行與名之能久存於世如此也而其所托以久存者亦必其人與文之奇偉卓犖足重於世則後之人皆樂求其書而讀之讀之而得其碑銘序傳與所托於碑銘序傳之人而其生平之精神面目亦與之俱見焉苟非其人雖其名與行之自有可稱而所托之文不足取重於世其書固不傳即今傳之而後之人無有肯取而讀之者則其湮滅散絕固與世之一善無述者等也故古人之昔有歷代史編而外惟歐韓蘇曾數公之文最爲顯重於世又歎以彼其時所列於碑銘序傳之人其行誼不必皆爲後世所絕從以幸生數公之時得厠名其筆墨遂令後世誦慕景想若是今天下無數公之文卽有之未必兼有數公之人則雖其行之稍有可稱無所托以必不朽欲令後世之有所聞其可得乎天下之湮滅而散絕者可勝道耶獨老年臺之文躋數公而頡之與之爲有肯而其人則又數公所未易及則向所謂奇偉卓犖者今乃過之矣先君子之行不肯卑不敢以私與老年臺亦嘗一二悉之而又得竊附於夙昔之末諠則庶乎可以自托而無所棄矣向所吝崇於歐韓數公之文與人而幸生其時得以其名厠者先君子於斯可以無棄矣雖伏在草莽不得進於史編之列其所得恃以無恐者如必有在矣不揣謙備行實一帙家乘一册冒陳清覽雖猥瑣不足採幸少存其槩俾得厠名筆墨之末他日蒲老年臺之旨而得之者將不勝餘榮焉

答蕭明發

失晤遂已再歲瞻溯滋甚矣然人謂之莫往莫來弟謂之數往數來此必有辨也承示卓上人與子淳兄

論難書甚暢而悉子淳固志于道者豈真墨守門戶不肯相下無亦其所見固自有同異耶若弟則戶外盲也盲不識日至以終古概天之物轉展于叩槃捫籥况其精微浩渺者乎甚矣老杜兄下問之辱也若所云異同之際固思之大抵斯道見前無庸于參差說秘而人之清力不能皆一譬之婚媾者昔入見昔日入見行乃至罔忽幻變百狀具出不但儒與釋封若敵國仰儒與儒釋與釋其支離牴牾更有不可紀極者蓋自孟氏以後至今數千年矣而其斷斷互鬪者日未有已也欲破之豈勢之所易得哉今夫維邑天下之中也燕之人至焉粵之人亦至焉其閭闔隍塗軌郎第村郭山川風土之屬燕之言如是粵之言亦如是粵人不恥其襲于燕燕亦不得徇于粵也何則維洞則所見者固不得以燕粵異也如使取維邑圖之聚塗之人訟焉此云是彼或意爲非此云美彼或意爲惡矣父不能得之子兄不能必之弟矣何則彼于維固未至也其所謂閭隍塗軌郎第川郭山川風土者僅得之疑似彷彿之間耳烏能則其所以

然哉故所見至則燕粵之口如一人所見不至則父于兄弟之說不相入今夫道猶中天下之洛也諸家之論猶聚天下之人而言維也然而有至有不至焉其至焉者吾知其相悅以解矣其未至者吾亦烏能强以所至者餂其心而關其口哉故弟邇來有一壓簡易法欲使人勿認儒認釋而直認心認性何則儒與釋殊名不殊者性也吾自認吾性且不向宣尼畢轍跡而何有于紛紛者乎假令生成周以前宣尼未生釋迦之教未入吾寧無撥然證入之路乎如不能認吾性而門戶是依斷斷然爭之爭之不當孤洛之蔓矣爭之而當而宣尼自宣尼佛亦自佛也烏能以彼所得者入吾心而附益之哉而此一儒一釋者不橫胸而佐之鬪耶不自至洛而日與人爭洛之是非抑末也卓上人之見與子淳之見不同而皆未能舒儒與釋之畛盍俱化之使至虛乎

答劉子淳

日在頻與酷暑中思得吾兄松下風瀨之關其不能致也宗教棒喝本謂掃除一切語言文字使人直下

可發深省

吾人終日禮塵不知所說云何

認取然機鋒相對其授受又在理道見解之外想此中亦必有一印合之處弟器識淺鈍實不能識故恒縮首自匿始爲其所可爲而已吾所請之未至而徒仰棒喝于人猶句讀小兒而乞大成之學于先師也滋勞無益矣如其已至則所謂大成者吾自能知之也奚必先師哉宣尼之時及門之士三千人其聞道者顏曾以外能幾焉夫學之貴自得也明矣宣尼猶不能以道與人況其他乎凡弟之逡巡退仰不敢輕持面見當世高明之士者意如此非能有所挾持如

有志學人所見如是

來示所云也目下正選館嘉禾卒卒無暇所屬齋記容澄心以應其他異同之爭付之一默可矣口辯與心得原殊無論未透縱令晰極秋毫于吾心受用處尚未有與也何時得晤使人邑邑

又

古人交

自李良死而吾輩遠近無不咨嗟悼惜或爲流涕者不惟吾輩耳山野市販之人至于樵農臧獲又無不咨嗟悼惜頌其賢而悲其促者夫人生於世能幾其死而能令舉邑之人爲之咨嗟悼歎萬口如一者復有幾李良于是乎不死矣不然今李良于世無一善可退苟且以無禍于世更二三十年而李良亦且老而死且至矣而舉邑之人終無之爲咨嗟悼惜者或從而譏訶笑罵之如是而其生也行肉耳其死也猶土耳安見所稱福且壽者哉李良于是又可以死也

寄綏安聶桂侯

子黎何幸斬艾未厭日近今之變幾無隙于天之下仁也昔之高門閥里會通大都既以爐冷烟飄無復存矣幸而有荒裔一片地山之變與澤之阻廣溪

之遠彼虎狼蛇虺魍魎之餘土可偃春而伏與夫殘脅剩喘之細碎刀几所未到到而未厭者則禍敵必集于其間聚族而殲之擊其的而呼之射若天于此有重獄焉陰爲周內播其必胥取而辟之斯快者吾求其所以辟之罪而不得而以爲天之嗜殺爲已甚也如謂非天之殺之也則彼殺人者何善乃獨肆然無患以虎則生以弱則死天非不仁則是于世之善惡漠然無所可校聽其自生自死而已如此而何貴于天乎又不然知其不可殺而生之不得知其可殺

真不可解安得以其天也而附會之

而殺之又不得是天之類惰倕怯徇勢委利與人無異目覩虐者之躪躏吾前而無以制之忍一世之弱而就死而莫之救也愈益無背天矣是三者仰有善解終不能免一也敝鄉干戈荼毒自夏徂今蓋丙戌來所漏而未盡者今盡之矣昔之避兵者以山今日之兵乃自深山中窟之小深則小毒大深則大毒其勢因無類耳貴縣西北近隘于郴想復不免尊居最南知當無恙山中行旅斷絕無從覓近狀屢欲遣一僕道梗弗獲因離思合覺向來把臂與大快事悠悠失之乃重自負耳

寄鄒陞奕

日浸以馳別浸以久數十里山川限人如此古人對良友者或如飲醇或如倚玉弟自審數奇生平常有枵儀枯瘠之鬼尾逐爲祟則于吾兄宜不多接而是鬼于人深苛無類不但妬其醇與玉併醉與玉之類而亦妬之則視昌黎五窮抑又加一等矣寒山淡寂含任輩非聾即啞無可共語以吾兄豪情處此良苦背美子乎入山日惟畜蜂豕爲事夫蜂豕何任而顧業此達人寄傲將無不可吾兄能作是觀則此輩自得竊比于深山木石之列供白眼玩弄未可知如或法說生公抑又無擇也姦斲有端不能手口一二

答逸菴

士以隱名不患人侮而患人之不見侮侮則忘忘則隱之地得矣梁伯鸞一代偉人乃至爲人賃舂踞路廡下其瀟條屈辱又不知爾許狀今僧雖困甲不至人傭勞不至舂作未爲失我也又我輩涉世自有中道固不得苟且以隨流亦不得孤刻以異衆明鏡善鑒而物不佗以美惡之來一過不復有也今上人于所交遊大抵迭多可少始離膠漆繼必水炭豈盡人之無良無亦責人者過詳自處者過隘乎行有不得不可不反而求之也往陳則公以僧門爲一大養濟院心甚韙之無論他人即如我輩今日正其一種既厠比丘籍又足較長短于其間耶上人盡小耐之委蛇養晦是方內方外同一安穩法過此二三年東西南北又可再卜所向也

答張蕙嵘

又起一峯與前段相生而出

此番老毒備極僵寢者數月殆亦一厄數而僕于八月初又復感風疾迄今彌月許而昏瘁如故舉體顧壟起處若學步小兒寸移尺徙曉夜嗽逆口中齒髮過半一吞百醬酷類老叟自嘆年未四十而諸色衰相無不具足是人於天地內不知能得有幾年活矣他無所念惟讀書未足與天下佳山水多所闕負爲歉耳因遂妄想士大夫生長於世事業既無所成就五著書立說求一之不朽者以自傳于後此事又非華菲之質所可則惟是山水之間可以放寄

愁開擴胸臆不至以跳丸日月擲之促刺枋榆耳生平一洗長江三歷西湖而皆一過而不能有九華五老諸峯僅于烟雲閃忽中拔其半面而已至于天目虎丘浮玉諸勝皆于跬咫之前失之豈非數哉此行一息未先朝露扁舟隻杖與汗漫焉亦因失晨之補也抑又妄想古之人官于其地其所務者不止堂皇簿書作俗吏事頗能極其興會所至泚濫討剔發其奇秘如永叔于滁子瞻于黃子厚于永其筆墨所遺尚足使人流玩弗置貴鄉古雄邊地大行王屋之奇軋天下聞人碩士踵屬于世當年草草并月如盲如瞽于向所謂名山異跡未能稍稍有所攬涉諸同人輩傾蓋得之轉盼失之豈非人生一大憾事故常寤夢形見月以數計閣目延眺光影歷歷此亦精神冥結不獲分解者也僕幸海有微埶星相者卜皆曾讖習通尤深于堪輿之學自謂于今世界當無倫匹此數技者又皆方外所不常遘苟得一日絕羈而去驅騁盤渦離不能宿根三川長途單旅以是數者濟一鉢之窮當不至困也而頻年夢想因得尋而踐之恣

其接討期于滿適又得以備聞昔日之罪狀稍抉其癃翳向來知與枯菀榮落之不同與地人民盛衰變態之各異足歷目涉各盡所意亦一曠逸之舉也此意蓄縮良久于茲知前乃一及之目前蹤跡異宜未敢造次輕有所為他時握手韓王第一峯杯茗劇談暢乃百指又不知旦夕烟霞得與高人之緣否也

洋洋大篇總用如此一筆真不知其何自

答鄧日生

生平涙不輕墮十年來惟罔受先君子喪暨令府君而三耳當時旁觀嗤唧以為此潸然者從何處得僕

亦自訝自問然不自知或者令先君知之也若詹詹
小言尤愧荒俚失次夫肝腸之與喉舌其痛癢相去
已不啻骸折矣况腕指乎况又移之毫墨之間乎接
手教感孝思之無窮復自惻其有情不克自致也所
示令先君相成隱志此叚心期真非猶夫人之父子
雖然令先君之事畢耳有生必死年兄無過哀也且
年兄昆季在即令先君在矣年兄取令先君之生而
者勉之即令先君生平也更取令先君之摩切於三
十年來者益勉之即令先君之終身而摩切之也本

相木無有二根壘之相塍無有二火豈親若身而
顧有二體乎令先君所不了年兄了之若爲半數令
先君所待竟年兄竟之則全數矣乃僕因有蓄極思
吐者從來送死之禮葬爲大祭次之所以葬死者之
藏而隱其魄也古諸侯以及士庶之喪無有過時而
不葬者過時而不葬謂不能葬春秋譏之其或有過
而未葬者雖出三年人子之服不變所以著其情而
必其時也今世之俗詳于祭而畧于葬甚者先世遺
骸壘累非一身有高堂邃宇之安而乃不能爲其親

嘗尺寸之土銜風苦雨嚴冰烈日之吹蕩衆矣而莫
之顧恤如此而下古之委壑者何異乎大家如此小
民之窮窶不知禮義者矣所法乎而吾于祖父如此
即吾之子孫將復奚責焉一而有水火盜賊意外傾
崩震撼之患其爲痛戾將奚瘉乎此雖人情積惰狃
於輕重緩急之所致亦世俗陰陽拘忌之說有以中
之如年兄者知斷斷焉喪于禮而不爲俗所惑者矣
與令先君有骨肉生死之誼于事之重且急者固不
可以無言伏惟炤諒

與陳伯璣

弟常言天部所轄數種最雨無情使人冷落淒清有
朝無日有夜無月又偏與花爲妒與春爲仇與離人
遷客爲惡緣與竹杖奚囊爲敵國古來篇詠惟假不
一我輩十年來韶光強半消此若使大路可梯當與
李同人虔愬上帝永遣此物一意晴朗使水水山山
一年三百六十豈不快事

答傅瀛濱

每焦愁索莫中接吾兄一談或時手吾兄數字便爾

色起神王如織履兒同南陽耕夫踞圖指畫時不復如身在草蕭風雪中也嗟乎吾儕何可一日無灞滻吾儕如鳥中子規自是天地間愁種愈多則愈愁至如灞滻則催花驚燕也

答蕭明燮

兩接手諭具悉老杜翁爲詩只慇切之至意弟於此亦幾大聲疾呼之頃呼愈急而應愈緩則將不可如何而弟於此猶有歎者以其所以呼之道未盡也昔時有騃子者其母疾亟問之人人曰是惟割股可救

之也騃子曰不難鼓刀而出衢有卧者曳與足而割之卧者驚咷殺人而騃子掩其戶曰忍之割股救親殊美事衢之人噪之皆失聲夫知救親之爲美不自割而割人宜人之不能聽也今弟褒貫不能自有所割棄而日以不情之事號之人無乃與割衢人之股以除親疾者同一可噱乎人之自愛其股固其情而柴立之骨之不足於供又其勢不知病者將復奚策也

答傅平叔

十年夢想一朝得之亦以一朝失之喜快相尋未有若是不測者歸來辟匿空山僵卧再月念西溪一步地薄分尚難領受何况天邊五老台札至瀆之溫生於背栺然坐起若弁言過錫此自爲大集中添一首絕妙文字如弟畢畢何足勝此吾人有善叔寶而耻其美之不若者使叔寶載而已爲之尾則之野野人駭耕合負御馭驂盻各失所以行國中而國之人莫沸焉而其追駭戀慕者㳟爲鬮而轂爲軛也而是叔寶遂驕語于人曰吾行之傾人如此其慢亦甚矣而

以然者叔寶先之也而是人者不能以美致人而能以叔寶爲餌則人將自致焉即謂是人之能傾人亦可也今弟以平叔之言爲叔寶庶幾坐色哉而其尾之載者或亦得析其榮以分其盻乎人誰樂以美孫人而其所以驕人之意固不害其爲自知焉彼叔寶者固不難以其餘矣乞之也今時之愈知書薄負才者莫不有意于古文詞與學爲詩而其所謂詩與古文詞者尚未知其爲何等物乃遂硯爾耕逐于世豈歐韓李杜千百世而一人而今挺坐之衆與其詰就

之易如此亦見其不知量也如吾平叔少游者乃可
自命爲古文詞與詩而自弟所覩接天下士不謂無
能古文詞與詩者卒亦無以過吾平叔少游若是則
斯道所當取裁而就則者將在是矣而弟雖鄙劣非
類亦常致力于是敢自護其愚而不以進哉吾兄許
以爲近則近之矣如不然者固當棄所得而學焉又
不知吾兄所謂近者果近之與亦姑取其誠而恕其
責耶

答竺庵

百[illegible]松求人血以塗病鶴行東都之市遇目中所遇
未嘗[illegible]全人也卽松自昭亦馬首夫松固唐一良宰
相也至此於全人之數松卽欲自諱其馬首於嵩鶴
之變然凡不可得況其他之魚魚而鹿鹿者乎善乎
布袋和尚言一倚人世豈易得耶萌特亦以此意畧
爲昭索四壁間寥較松爲甚不得已專覓一二有心
人分途物色之冀遇一祖竹翁丐一針之血亦足以
報也乃去後多時寂不見應豈人之秘其財固甚於
血抑東都之市尚未有人耶又豈有人特未遇耶抑

僕芄芄寠處近復有先君之役舉體瘏瘦醫而刲肉
在大師向日等箇人而至如僕者又將奚等嵩鶴抑
逢應笑其全人之未矣

崔 蓉 五竺 寧德人

武夷與黃帥先

吾頃沐水中央不知雙脚踏穿白雲翠霧幾千萬[illegible]

吳 宏 遠度 金谿人 家秣陵

與臧齋

[illegible]經聲松風百籟波流水是趙文敏最得意巨軸[illegible]
[illegible]妻水王尚寶收藏僕未之足而以意爲之世間尤
異亦自夢遊幾度然後見更妙

與吳冠五

天地間有凍不怕之呂米餓不死之介子經黃金
臺土阜而已

丘象隨 季貞 山陽人

與蔡鶴鳴大令

弟猶憶浪跡聖湖看花仙邑忽忽三歲矣雲天引領
南望爲勞門下游刃繁劇遺孕絕倫天書一席延佇

已久咫尺雲霄之上耳視家兄浮沉宦海何止雲泥
耶愚兄弟落落寡交唯與西陵胡彥遠稱異姓兄弟
記明公履任時論列江左人賢愚兄弟屈指彥老爲
第一人比聞頗爲明公所禮重然游從已數年爾彥
老蹤跡不一至公庭三年從無一字事明公嘱人多
矣亦足以想見其爲人而知愚兄弟之非阿私所好
也頃聞其買山未成方經營一屋百畝以爲養親之
地其故人中如曹秋岳龔芝麓兩中丞與愚兄弟各
有解囊之助然汐水行潦止可餘傭門下能分康衷
之偉儀如郗公之于安履者乎傳作湖山佳話都門
諸公多彥老石交一時感頌盛事或不止愚兄弟已
也非公不至傾身下賢古人正有相成之美耳此書
幷未嘗使彥老知也

與國對 甄巖 全椒人

與王貽上

讀七題名如乘騏驥處處制以銜勒而逸氣自在乃
得之簡書嚴程之餘與令所至當不止爲一時佳話
君家損齋遊京口記云平生登覽勝有窮日自幸不
爲俗吏所覊歸舟對妻孥獨津津道不讀休也此遊
止語可相伯仲而題名以簡勝正番無限烟嵐在口
角外也伏枕人惟有右手持藥碗左手把王子遺名
畢睇天末向金焦北固諸峰影嗒然而已

劉榮嗣 字敬仲 號簡齋 曲周人 古歡堂集

與成先生 戊辰

聞新上聰明天縱其視臣下每有不足之意召對羣
行諸臣無一語當聖心上曰這就是召對了麼真可
謂有君無臣故意雲龍風虎必有際會必非覓在
公可當五百名世之任因與蓬玄先生視談他日致
治之相至吾師齊下一指不覺相視而笑也持局者
視不勝損勝也處今日之時與勢而不知變計又何
怪乎傾心吐膽於崔魏失身辱國而不知恥哉旭日
既旦雖有陰翳不能不破吾師似亦不必久待也然
筵啓沃所關不小片詞得辟群猱不振而自落矣孤

與何日可 勝魁企

答家德水

讀書而病與飲安應酬而病親愈乃弟尤願年兄以

讀書却病勿以讀書取病也寂寥閒散之中饒有一種苦趣以詩書作笙歌以古人當朋友以節勞減食當醫藥此亦塵世修仙之訣矣弟嘗言讀書時好處即在讀書之時若到發跡以後其味索然於今每憶當年好處真如陶靖節作桃源記想像追思不可再得也

回王受人

別久矣以我思君知君思我至謂閉府秉鈞須藤朋春期望則幻不意知我作此妄語唐睹子又刻唐甚于兼評語大有可觀只恨其忿忿欲駁詩歸示人以不廣耳清泉白石得暇搜句想共囊中珠璣正復不少珍重密藏不肯令隻字落人間乃索傖父取絮耶不敢奉命大觀謹領先芥爲報瓊來桃往殊失詩人匪報之旨弟嘗自稱貧道此之謂矣

又與陳眉公

某待罪京華時搜昔賢遺跡嵐在郡內者表章之借名公鉅筆以顯前修爲劉去華鄒道元張茂先賈浪仙四人書華則思老記而書之矣浪仙弟僭爲記而孫伯觀書俱已刻石道元茂先已有作者但未脫稿耳近過吳橋晤范質公道及乃云四君中去華第一尚有一人氣節可配去華而功烈過之兼長文墨振節下士世或以武人掩之若操關幽之權論胥何得獨後且當此時而求先鞭用世與定力迴風者不及此人卽貞珉無色矣弟心動應聲曰得非張恒侯乎憶記去華惟思老記恒侯非眉公先生其誰敢因伯敢告記室如蒙慨諾並祈大筆書賜卽煩希伯刻石明春携以見貽弟無足數恒侯亦可謂古今不可少不能多之人矣更得鴻鵠雙垂不朽

與楊崑岑總漕

漏屋漏舟亦頗相當若台臺旂旗蔽日鼓角動天三軍之士俛首聽令智勇之將何敵而殲之捷報轅門凱歌雷震幕中朝儒儒之宦傴僂就觴一醉無時咲啼不敢者可當萬一哉弟且匍伏河濱從椎人問水增半尺便喜慰非常向漁翁買三寸鯉聊救饑口涎不到地市探頭蓬窗外卽渾泥洒面引襟袖拭汚斑痕狼藉累累又何敢向高牙大纛侈言自在耶日候

戎車旋軫一望見顏色粗了公事報天子仍北視厨
道於臨德等處從閘官本簿中作夜郎王耳

與路皓月

人生順逆命定之矣踦跌計較無用也所謂君子落
得做君子小人任了做小人彼從功名起見者何
必得功名哉章通政發倪鴻寶枘柄而倪不損劉栖
陽發通政私書而章以百足立蹇豈非天哉殺翁又
何過慮爲漕撫參于蕃至於提解入京毒矣而于蕃
得免于潁州之難鳳陽守被劾且留候代而賊至秪
殺禍福之來又豈人力可得而趨避乎餘候當得再
報

與張恒山

弟治河無狀羈身徒苦方員並晝南北交馳人言日
至市有虎而母投杼安得不速老耶河幸通運且過
半其人號乾木已也與馬了冠冉作鷹犬誰謂宰相
無權哉使倆如鬼禍福如神除如治天下儘可稱才
弟悔不三分避之再承念灌以實對

與惲遜生

足下高賢胥漢俯視塵凡顧獨戀戀念敬仲不置則
敬仲亦可自幸非俗矣惟書迥然筆墨蹊徑之外摩
詰自命前身書師以至宋元諸家本朝文沈無不以
文人得書名讀書破萬卷豈得爲詩用耶五唐人皆
唐詩別調清虛冷雋塵外自喜一經高人洗發翻教
更覺新妍古人顏面將賢眼孔應供轉動鑒拔之權
重矣服服謝謝

回練任鴻

僕年兄來得乎教極感相成至意任禪而得禍弟久
已甘之顧慮傾人者中以穢垢所謂子爵祿輕所謂

名節大耳此番若無諸君子在內弟豈有瓦全之理
乃今年兄行矣僕年兄又已出都弟且不暇自念而
爲世道慮不能釋也論者不察動曰調和曰虛公天
下安有君子小人並進爲調和而半陰半陽不消不
長可以爲虛公者使人皆明白其行事忠直其肝膽
君子何樂乎分行別類如水火之必不相投耶弟里
居習懶去邪扶正非所有事年兄其貫剛之初見大
作叢書遊望顧如弟之詩與字何足問哉而不敎不

生譏者於年兄之前五內俱剖奚有於是矣

陳周政 子鵠 營山人 蝶菴存稿

答王普贍書

近世詩人眼孔小極已投獻於李譚之門作彼重[illegible]復何望哉齋中無事讀右丞等詩不如看齊梁小[illegible]爲得也病起喜看昌黎長吉義山昌黎文章少中[illegible]者獨詩絕妙耳何古今但誦其文已也長吉童年[illegible]爲胸無墨汁玉樓見召自是天上不用讀書人如[illegible]山玄卿文真長吉本色安得不夭然集中

異推誕之語說鬼正其神處說苦正其樂處亦可喜也義山不然有來歷有根據雖用僻事而一一可考唯蘇子瞻可以繼之來敎瑰奇二字豈足盡之乎郎子瞻之詩亦未易讀彼其傀儡古人調和衆味命意使事迥出意表蓋從義山一派窺出三百篇荇菜曼旎鮑葉氷泮徵意風騷正派正在於此而獨被不達之譏晉直輩可謂有眼睛乎來敎謂義山錦瑟詩拈首二字爲題即無題義最是甚此詩之佳在一絃一柱中思其華年心緒紊亂故中聯不倫不次沒首沒尾正所謂無端也而以淸和適怨傳之不亦拘乎

與杜六符書

世間惟修行學道有精進無退轉此外皆當習六爲法矣一切有爲比之泡影是非至論安有束帶名場側身候過刀山劍樹而但以太虛浮雲視之耶台兄之歸正直是不宜𠧪也弟謀升斗養遂遭景風飄蕩鬼國若趣俯仰看無官人皆若上其散聖六符先生贊揆朗識其背以彼易此哉日夜圖歸倘得遂初揭勝手我肩之嶺俯觀下界作何起落此吾兩人談[illegible]

時矣薄芹遠將伏唯叱存聊代縣贈一片

再與王普贍書

莫知其所來莫知其所至風也說者謂起於青萍之末盛於土囊之口口所以言亦所以食食者吞之言者吐之胸膈之間逼而成響非强作也夫人呵則爲氣呼則爲風誰謂詩獨士大夫有之乎但士大夫之風不失之陰霾則失之謔浪是晉唐而降皆衛莊公矣豈不哀歟病起無事判花幾畢取國風諷之欣然有得頗覺古人情性躍然目前旬日之中筆墨丹鉛

蓬至狼藉名曰風輪昔人賭飛蓬而爲車今敢閙車之即風乎亦曰三神山非羽翰不到耳其成文而不可注之篇首者有三十五篇已付梓矣此倖語也名曰風輪小品先致請教不審有當否

婁圖南 漉思 發婁人

與張繡虎

足下出九死竟生耶人生如駒隙死日苦長生未佳於死也吾移濟南足下來游岱宗登日觀峯觀東溟日初出豁然清眺蠻瀧死生場中股慄頻臨何出死

李 雯 舒章 華亭人

答陳大樽

被放以來兩接手書故人拳拳彌增感歎雯身世相迫已到窮途不得津梁更思反步此今日之戚戚所以借箸於往年也弟成人兄弟六人五年之中已折其二自理髮甚十白其三鬚亦有三四莖白者鑷之既去旋復更生誠恐桐柳之姿望秋欲替既無竹帛之勳復廢名山之業修名未立身同委灰則出處之

事都爲儒冠誤盡此雯所謂一夕而九思臨殞而不知七箸者也憶曩時比肩並起之彥不過六七人今惟偉南及雯將爲碩果而偉南道心彌腴安也世極愈惡顓顓居一室之中四面瓌責皆蓄至深之望與不憐之心顧此微賤之軀乃蝮蛇怪鳥爲天地間憎惡之物以形爲累不得轉化近復以[illegible]殘著股髀攣如臂不得掉步不得揚仰卧者屋梁側面對蓬蒿時呼舍弟捕秋草上青蝱致諸蚍蜉群鬭階上以足觀之一爲解頤天下之可欲有大於青蟲而人之樂得有甚於群蟻者我未知造物者亦一睨而視之耶抑細瑣而不見耶思之不得日影移尺而休焉其無聊也如是正欲伸遣愁疾思得出門顧此措大面孔無處施散亦患無結伴相從者今幸有我兄爲地主轅文爲旅伴便足振策一來齊其感與轅文偶有乎江之行俟其歸時即與同載計到越中以明月爲期耳會元之窮頗久爲兄所憐今來會稽學釣任公子得無助之修其餌綸乎

又

才子之文

婁隱横生小品種種悉全在此等

發論正而小步迴翔

委作蟬鷸圖贊率爾成之若不清邪夫蟬之為蟲隱纖柯食清露性不傷物而物或傷之此如中散學道而被刑將毋高簡致患耶螳性貪忌宜遺賊禍正似鍾士季見殺不足悲憐向使二蟲相搏倉卒未殊而鷸也擇肉而羞之則螳之斧未能斃蟬而鷸之喙必先碎螳是蟬可再生而螳為必死此又可為先發機之戒也莊生之世以今望之猶為上古人事之[illegible]未極故但若見利忘害之言以雙思之其義不止於[illegible]欲與足下共暢之因小叙中不可沓拖此意猶[illegible]故復緒論及之以為談諧

與吳子遠書

夏秋之交屢得晤言胸懷少鬯自八月以來則前後六年困苦駢集一朝矣頃小价自長安歸云密之到舍弟逆旅聞弟復被落頓足浩歎欲作書而不能成字知巳之情抑何沉篤悲夫歲月如馳人生能幾堪頓足又不知自此以往足又應幾頓耶足下于弟又一密之也陳宛訴厄本是無味但遇故人此懷頓發又復不能自巳今日解遣惟有馬文淵兩言窮當益堅老當益壯既而思之又殊不類蓋文淵本扶風豪士自隴蜀至洛陽時計其年又僅三十許然已歷說王侯遨遊萬乘披襟武帳之間抵掌雲屋之下安可謂窮哉丈夫遇明主為上將折衝千里封侯萬戶馬革裹尸乃其由來許國之願又復不關年齒矣向使伏波生於今日窮在青氈之上老在牀蓆之下聚米之志不及展跕鳶之景不及見行無下澤車出無款段馬使馬棧下黃口小兒三年一揶揄之吾不知能[illegible]作此語否即作此語又誰為聞之而誰為傳之耶嗟乎儒冠之禍使吾父子相望僮僕相侮妻妾詬語朋友嘖疎獨行無聊咄咄書空日烏雀為上賓以旭日為慈母望乞兒若神仙覩雞狗如龍象當此之時無論人類凡有血氣者皆勿若之矣史稱馮敬通坎壈於時常有凌雲之志然敬通少時亦常將十萬之衆拒兩國之命扼徛家貢捕斬劇賊親凝項於世祖然後為大漢棄婦使雯得此而後賤便巳陟遊帝庭奚啻凌雲而已哉擯斥不錄明主屢遭不以讒謗冥頑不靈忽然坐老昔王昭君侍其顏色不事延壽遂

使事似與前段界同斷結處更進一層

以丹青見汙沉淪永巷會有和親之事奮然請行以爲苟得一見至尊遠擯絕域至死不恨耳今聖主之求賢奚止如漢元帝之好色而延壽之徒比肩接踵豈復能揚蛾眉廻龍盼耶子遠足下遇巳窮矣日巳暮矣身無黃金買丹青矣惟冀足下之儔登天門造紫庭謬以姓名一達天子然後退而躬耕浩然長往使煌煌聖朝有一人隱士垂之史冊鄉耀鑠窮此[illegible][illegible]夫得意之日沒齒蓬蒿榮於槐棘矣

[illegible] 非鳴崑山人

與張公亮

徃弟之燕適齊過晉魏所過諸人蓋有不問及江南賁公卿而問公亮者造物以名與位兩字簸弄生人而吾得其一君之屢挫得無天以是遲其忌而示之罰乎然吾聞天之忌名人必使之委頓窮悴屢嬰勞欲而後厭其心既厭其心則必回嗔作憐以爲吾之生才亦原不易也而後大任之君近者可謂委頓窮悴之極矣天其或者回嗔而作憐乎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六終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七

驪山　王元衡壽格

閩南　徐延壽存永　選

豫儀　周在浚雪客

　　　周在梁園客　錄

萬時華 茂先新建人 溉園初集

答李復初

中心之論服膺拜衷不似今人字未嘗何

讀大刻淵古巳殊舊觀佳序淋漓更驚異撰至於詩堅七字之城字據二王之壘文人勝事兄遂欲兼之將去昔人以朱异爲不廉復初似欲過之矣聲詩之道我明二百餘年不可謂無人然正嘉以前多宋元薾氣北地信陽掘起後之爲詩者遂至規倣初盛唐不敢爲開元大曆後半語久之聲響雖似氣格愈卑徐文長起隆萬之間江袁中起鍾譚後競數君子非苟作者彼實欲自爲唐詩不欲如世之規倣爲唐詩者今誦其言合者十七離者十三才固有及有不及也乃今之不欲爲唐初盛詩而强學爲數君子詩者汉王裂溜聱牙問雜談俚合者什一離者十九彼不能爲數君子而强欲爲數君子之詩氣格巳卑聲響併失向之學爲初盛唐詩者如今人摹擬王唐之文失之必爲庸弱今之學爲數君子詩者如今人摹擬歸董陳艾之文失之必爲穢亂兄云不欲步步唐人恐反失唐人眞面目此巳得今日作詩三昧但願兄熟讀漢魏人及陶杜諸公作而善用之參徐袁諸君子之意破世之規倣爲初盛唐詩者無習徐袁諸君子之局蹈今之爲數君子詩者大都學詩如名手臨摹古書法書初紙乍脫尚自依稀從臨本轉相臨寫再四而後漸失故形不若更就其原本脫之乃復佳耳弟自盡測厚下問遂不覺娓娓盈紙

能如此不琢大家不巳不可謂君子說也

譬喻雅妙

與李龍侯

敘網不別

弟不肖章水荒寒懸車束馬生困明時雖與龍侯數年仰止尚無由覿呰一見每讀史武帝見大人賦恨不與生同此時帝於長卿千古知遇然當年此語幾同僞父弟乃于龍侯卻有同生聖代之喜邪溝章水竟惟詬言此猶自鳴之矣有步耳蘇武子數歲以來懷琴出入未遇賞音近乃獲稱龍侯之友翻恨在

論字館于舊廣家者數年有求錄詩一帙今無由見矣

大家之筆來始不風韻

客仁及車魚廣陵去淮陰近向稱漂母之飯王孫正以其雙瞳炯炯照及哀寒過此封齊而王千里雖隆準何足與阿媚爭只尺之惠于王孫弟曾作送人淮上詩有遥思乞食王孫者千古書生盡感恩之句則弟之感兄乃當過武子耳時聞近況知奉倩之悲雖以哀絰倚廬深墨顧龍疾自愛武子屬作嫂氏輓詩數月苦病病乃在苦思作孽遂不能與筆墨爲緣且知兄至性淳深方在哀疚亦不欲遽以斷鴻淒鶴之語增其摧絕耳不次不莊

錄　桓　武子　新建人　遺稿

上馬劬思先生書

桓啓老師閣下桓嘗讀書至韓退之每上書宰相自言其抱道好學及困苦阸鬱之情輒泫然太息謂才如韓公者古今所罕見何至爲此書也又讀書至孫明復嘗見范文正公公曰秀才何不自重時謁顯貴無益也明復乃告公以親老家貧凡往來道路不憚勞苦者萬一以爲親耳公爲歷然使居太學月得錢以奉母後十餘年明復講學泰山之下聲聞東南則

武子初名錄試屢文家京師旅寓試于大京兆爲吾鄉王公半塘所首拔京號之務歸南昌發憤讀書以古學名年三十餘沒于家僅存遺文二卷顧與治刻之白門詩竟不傳惜

錄公存之也竊又感文正公之子見石曼卿言二喪在淺土即以麥五百斛貽曼卿歸語公公謂當以麥及舟與之其父子仁厚發于天性如此桓則竊伏自嘆既無韓公之才孫石之學而困苦阸鬱之情過百倍之家亦有親之喪弟妹皆長大未婚嫁而後飢寒鄉黨之下爲親戚交遊所厭棄雖日嗜古學爲文詞顧獨不遇于時焉然又不能俯仰里巷往往遊千通都即尊嚴如閣下貴爲天子公卿輒不自量聞上所治制挽以溷閽人而閣下復與進不棄或薦引之此

即古人之待昌黎諸君子不過也嘗竊聞之士窮見節義乃向者三君子所爲得無非耶觀後所樹立尚廉恥立志操一介不苟者也而或數上書宰相或數謁顯貴或以親老告人何哉蓋其志欲行道向學而不自稱千力不得以有成所以不惜鳴號于知己之前者有以哉雖所上書宰相賢否不可知要世有如范文正公父子者則亦可以情告矣桓不自量竊思發憤向學以自成其志但常迫于飢寒而又有親之喪弟妹復長大不得盡婚嫁此即諸君子處此或亦

此處大有進步

爲桑之中遂爲恬事與詩人之文

不能無言于知己之前歟伏惟閣下仁惠被于遐邇忠亮著于朝廷而又好士不倦卭鄙賤如桓敎誨飲食亦無所不至矣此豈可自默默耶因錄所爲古文詞十篇附以蓟西雜詠二十七章伏冀閣下政事之暇賜垂覽焉又自懼其唐突迺引古之人事相類者以自寬釋然終恃閣下之有似乎古之人也遂敢盡其愚

報陳龍媒

桓白龍媒足下西禰傷離遽焉易歲彼此岑寂浩歎

何如承惠遠書自憐憐弟悲不堪讀既念足下及弟所以爲吾者當必有在但患讀書少名根深世事糾纏如病有體悲樂紛來不以其正耳弟家南州僦居賈粟遺議覩閡千倍足下下第以來日對寒溪擁懷苦吟突煙閒絕自謂春氣不復荷被雪霜既去卉木遂榮俯仰之間時已初夏矣十君子失意落飾磊塊不平咄咄展轉難以言罄稍獲知遇跼蹐氣粗好惡橫中蒼白易外古而迹不變塞者今無人焉顧同足下勘此日月四時之候環處其勝吾所爲吾當不爲

當在不言

時移耳伏念宛溪多賢山水甚佳足下講道讀書聊蓽門茅屋之下此已榮遇他更何云羽便傲箋奉報無繇會合千萬珍重

武子有前困躓詠歎羈草因與沖言其詩不勝文矣鬱楚之今聚由見矣

與梅朗三

客秋辱垂教甚切緣鄙人多事未及裁答死罪伏承糾繩措詩益以矩墨引領宛水每想一見盡所欲言不意蕪閣獲侍左右得書生平爲快未有葬淵迄今常渎思慕弟于詩寔無寸長但緣兒時愛作偶語率意所會聊有小作此正候時之蟲蛩蛩喁喁而已其

寶藏

于風雅騷選之原漠然不識何似初見時人追法袁徐出于心頗不以爲當又不樂世人摹長吉者便用長吉字句以故嘯歌之餘偶爲臨倣聊書纖巧無裨于道既與梅之觸往柴桑至其澹然無營更與賤性相適聞讀李杜愛其勁拔奇聳之致出人意表藉以發舒憤悶少慰岑寂初未敢求高自見卓然思存今古之間也伏惟足下詩文之妙近世希有竊揣其意所營文章歌詩皆不欲在漢唐以下爲志甚偉弟深壯之至弟鄙薄寥受寞苦自門愴別思之淒然每江

俞古村云頗有洛集和風泌物蕭氣凌人與俞尚有雙丁二陵之目惜乎中道摧折

上燈暝羣山餘雪輒手足下詩篇放歌中流濟之江淮必使蛟龍繞舟之語不我欺也近作幸鄭便乞相示庭生能媟治先諸兄道意

黃虞龍 俞吉甫 江人家白門海岳先生子俞郎兄二陵雜著

別蘇何蘇

竟別矣乃不敢時時過恐黃花翠竹桐葉楓心都増我別愁爾自念吾黨居以筆墨相守行則以筆劄相寄悶不寥寂不然居樂也樂形骸乎鹿豕也行悲也悲皮毛乎兒女也故于瀕行日但錄所作以別他君

臨風而吹臥月而聽雪舟露笠之餘一彈三弄大地草木皆動何必握手始爲聚也

與陳眉公

泛泖湖日色淡融水意平遠目青山小小如几案間物已復天水連綿一望無際久之汀州半點鷗梟可親推窗凝睇夙懷頓飽致間眉公此去蓬壺幾里

與廖何生

古能詩者未必能文能賦者未必能詩今則白丁黃尸拾人牙後自命兼才倘一失足醜態畢露故陸機有云文適多體欲便不清此語竟似爲僕襪材下一便宜法也

與鄒公履

誰于香煙初發賓幌乍張歌舞正濃賓朋方暢絲肉迭奏非沸滿堂時時朗誦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之句然後倩善筑者悲歌易水泣數行下於是筵饌盡徹賓朋不悅履劍參差伎伶失色四坐無言寂如長夜我於此時忽覺自會

陶潛酒闌人散正恨月三十日客將伯人愴人

示俞平

讀千賦則善賦觀千劍則曉劍蘇子曰飛病不待人指擿多作自能見之

與李君 李善闕章

若使君家丞相命章陽冰操筆北海奏刀自當妙絕古今然而爲之後者其難乎君苟能臻能其二品亦可以不玷門風矣吾恐能其二品大不易解

與客

古今能文章之士皆胸中無物眼底無人無人無物故河山大地以至蟲魚花鳥都足供其筆端無人故先秦

以殺止殺
以賊攻賊
却是以麴
釀酒

兩漢百家諸子只是我尋常交往少則證義畫之文多則衍天龍之義消節內法悉成佳編怒罵嬉笑無非至論昔之坡仙今之卓老庶幾近之乎

與繆太質

不是眞正剛如百鍊人不能爲達故廣陵可絕散而箕踞之鍛必不可起不是眞正柔如繞指人不能爲達故貉洄可同飲而投梭之齒亦可折

與宋比玉

張元長云男子無殺天下之大戒余初甚駭此論及

讀麗公語云護生須用殺殺盡始安居故阿羅漢名殺賊然則收根塵之賊者亦善用吾殺而已矣

與俞平弟

林和靖以梅作妻鶴作子可謂千古絕韻吾以爲不如尚玄之宅生白之室快心之書觸心之香沁脾之茗浣塵之水寫韻之琴離垢之竹牽愛之石銘性長命之佛經道藏醫俗之名文法書惠風朗月時要我賢內佳兒可令妻子作梅鶴

與聞子將

子將詩楚
楚如花也
竟不俗

湖南之遊非得仙舟勝友芳時賢主如昨日者幾不成善遊矣蘇堤一帶飛來半尖丹楓點于南屏翠栢環于小築而孤山古塔雷峰保叔各各標奇露秀兄詩所謂半榻湘雲一簾水可知人在畫中行是耶非耶僕坐焠波歷亂中已神眩目瞶不能盡說矣有未盡者勞兄爲拈出僕生客之言不足信也

與宋比玉

夜來月色映空庭如積水令人至不敢蹋弟通夕爲之不寐俄而雞鳴鐘動悵然久之

與客

迎大人于姑蘇大人先之任國子謂姑蘇白下一水可達遂不携一卷在舟中數晨夕作千百迴腸轉不得片字相昵見肉帳酒籍忻然披閱正如張睢陽羅雀掘鼠便足一飽客有嘲余者曰讀書如黃鍾大呂俞言乃王藍田食雞子耶一時絕倒

好書人言
實有此景

與傅遠度

三月春暮江南草長飛花去樹流鶯亂飛行酒郊坰遊女雲集旖旎妖嬈目睛爲奪而山色波光淡宕絕

人於無形無影之中歲春忽送新夏若[illegible]十[illegible]
過此時

與葛震甫

昨在郭聖僕會中見近時諸名輩正平平無奇耳乃知見面不如聞名也坐中有傖典然厲聲曰只要千秋人敬重休管物議沸騰不知一時既騰物議那討千秋敬重出來況所經物議者又未必皆負寃屈此處却不暇管雖才凌沈宋亦何取乎余嘗舉似孫子京子京曰柰深人逃躲何余應曰宋比玉既言之矣

楓落吳江妙比比而也

世間自有明眼人在自然逃躲不得即使逃躲得一時千秋後依舊將有明眼人翻他的案依然逃躲不得也

與劉今度

黃貞父先生謂柑橘有渣螃蟹有殼皆是食物一恨某謂榻汁和酒剝肉調羹如何先生笑曰南華節錄史記纂要愈令人恨恨矣

秀才讀史記纂要見全本史記云是僞書則知剝肉榻汁未必非上策

與鄒滿宇

古來奇逸之士皆胸中負如許無狀喀喀欲吐而不得吐故發之歌咏行之詞賦或使酒罵坐或擁[illegible]伎或呼盧陸博雖云習氣未除總之英雄不得志則用以自識耳寧有真實哉

與顧與治

某性懶著述間有涉筆脫即燔去頗不留草居恒自笑身非烏帽紅袍何以刻文集令人稱爲山人詩文不堪爲美女夾靴襪只合送官府封書帕是不亦醜乎此語稍聞于何稚孝先生先生乃以書讓我曰斯言出使世人謂子只理會八股取烏帽紅袍的秀才

大言使人震懾

不會作詩文歷倒山人的漢子矣且得如子作百千萬紙至于百千萬部豈不世界中絕新光景絕奇意象又何必燔去然後始異今之紙蠹木災沿門覓乞者哉

郝敬 楚望山人 小山草

與王自穀

翰墨雖遊戲亦頗能累人尼瞿二老副墨過多年算皆不及耆惟杆下長生撿其文字纔五千言若撿翁不知過幾五千近時王司寇汪司馬老作蠹魚乾死

人言柱下文字只是不犯手克五千言無

者足其佩
沾沾然
公著述汗
牛充棟乃
爲人言如
此何以百
毀風雲月
露之詞爲
無賞欲返
之于觭耳

案頭豈二豎傷人翰墨爲祟耳翁眼媚睹星中如[illegible]
洞者倚用之指是不死之物而以很戾于腧摩陟蹇
無當也相愛之至效其悽悽如此

寄繆大質茂才

大質足下天地既環宇宙流光駛生死迫羨足下能以一斗酒銷磨魄壘貧踞蓬頭儂儂作吳語數聲捧腹一笑世上樓臺都盡向輪中摸索白晝觀想真觭欲歷落可笑人也

與田肖玉

吾里中士子异言异服婦女披緇持棲子修西方淇老人年老酒色衰憊則問鼎器拜黃冠講嬰兒姹女養汞燒丹市井下戶炊午夜熟先飯沙門求福果而饑餓其父母與兒女家廟則奉佛修縮天神人鬼面黝祖考世教民風既全此矣請足下勿更益薪改步而趨就平易使下里愚氓信足下無他則人我蕩蕩平平偕之大道希聖希天何以加此

與懋謙 六益平亭人

與張友鴻

遇何人耶
此作困語
從鐵衎山
而敘月見
十

者人紅綠
飄銅雀高
楊漳水東
流晨暮跡
野斜月在
林四語妙
絕今古夢
於此札何
減唐人大
河南北詞
壇宗匠九
推夢沙

先生席世貴享盛名而能與憔悴專一之士較其[illegible]
釐分寸其出于性而不乎學耶

張 象冲 高州人 石龍鳴草

上伍國開師

身倚倚天之劍手彎明月之弓有事則大箭所加施頭夜落無事則彩它色動上苑花愁師許之乎

李繼白 夢沙 臨淳人 堅古[illegible]集

與同社

余髫漢公醉子讀書于魏武雀臺高處追七子之風

流弔西陵之歌舞漳流斷岸激浪横舟漁罟歸來夕陽山崇且風風雨雨可作詩中佳畫得句索筆墨急書之適且快意一時之第與不第非所計也

與張曉人

近代何李之後婿以竟陵兩相救則相成兩相勝則相紬終從异祖長沙木爲極是而雲間之還虞山之書其安所適歸乎

惲向 道生 香山 武進人

與樸園

韋庚道生歿而名愈重以其多讀數行者莽世間不織字人如何作甸

逸品之畫筆似近而愈遠甚筆似無而有愈甚處

如金秀處如鐵所以可貴未易爲俗人言也先生遠

辱致書敬爲小冊十種苦停舟而待不能效古人五

日十日然描速巧遲亦足語病嘉陵山水無粉本頃

刻而成亦惟意之所在而已想當發笑

伍瑞隆 國開鐵山香山人 快仙亭草

寄王宮庶

情至之語不覺墮淚

燕市醉別遂仗劍出都門不復顧世事過東山偶感

極色情端復起憶我携手親如盟兄者不自知其淚

之下也方信古人無別淚無非小丈夫若我輩者焉

得不淚乎

衙鐵山與金道隱像韋庚東辰結社都門豪氣家邁下可一世觀此猶想見此老氣概之態此等人住其作廣文大奇

又

隆想賤未品自顧何人師臺儼然加以布衣交好之

誼隆生平只能守孤尚閉門獨坐開門獨行不特當

路少所干謁當其得意適往妻孥之不相見者動歷

旬日魂夢之所不能通遊揚之所不及到師臺從何

而物色之若以爲斯道中不可少之人哉細捧鼎函

字字肝膽區區茍稽下吏既恐其志業之無成復慮

昌黎三書哮天醒酥不幸流傳至今爲人得口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愧恨

其衣食之不足腆賜至再雅注隆極隆伏而思之則

天之雨露風雷地之汶淮濟洛所不及也韓昌黎一

代山斗三及宰相之門而不得報于厚之于權補闕

于由之於劉長安皆狂言疾呼以驚聽者之耳而後

得一遇其覿今日何如哉東坡謂黃魯直日觀其人

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

也然則隆之得遇于師臺其古道乎其古道乎典刑

在遠山斗何依卓錫泉邊芙蓉山下門墻之感可禁

精魂

廣文何直情作此言恬愴可掬

又

病中得台臺一序二詩遂以當藥方信大道衛人造

化在手字畫尤爲各損作贈草茅下士當其情之所

鍾輒欲唾手而如嬰兒在懷抱中呼號啼哭以索梨

粟爲之親者或且不堪而終不可以爲罪也

上葛介龕直指

伏蒙台臺傳諭將高州府新修志書聘隆訂正刪補

伏念古今信史春秋尚矣扶風之作已亞龍門陳壽

之編又劣班固六朝唐宋類出衆公偉匠之手而不

昔何悅子天邊自與之心何想乎勉爾目與之踐吾丹精莫之實欲爲矣

自仲闇李鍾台邀出伯敬精地矣

郎[illegible]論文移取唾朝報況今日讀[illegible]且之不[illegible]
馬班世代限之也況一方之文獻不盡詩書秦漢之
言而旬日之經營又非談遷彪固之業欲一操觚而
圖郡許爲信史豈降之能哉伏惟台臺定其體義授
以肯義使捉筆之際一一遵行降自當矢公矢愼以
成盛典至於梁園授簡滕閣留賓粗略世法之煩以
發文心之淨并乞台臺曲賜寬宥凡奔走晉謁所不
及者悉少矜而恕之李白所謂接之以高宴縱之以
清談良有以也昔蓄小吏野性未除不覺言之狂妄

昇當萬死然常情爲下官者一語搶地頭與足俱降
獨抗聲論列于直指之前不復知有忌諱則台臺之
優容下士愛才無已之盛心也嚴霜之下不廢春風
士樂開誠人懷奉法上爲國家養董狐之器下爲高
涼開一代之文台臺之大有造于西寧有既哉

范文英　仲闇　内江人

刻李鍾台邀與友人

伯敬胸中無多趣只有此一點意想在寞杳閒要將
山水情態強逼而出青天白日之下便有鬼氣中人

翻曳二字喃喃竟陵

竟陵爲詩文先辦一静悄心腸所以漸入鬼境

左城此書如入遠山經歸迂廻草木蒼蔚時有悲風條然入人耳目

又

伯敬好裁而筆下不簡緣胸中不厚耳內薄則外窘
遂有翻曳之病故言裁不若言養養到行止自如伸
縮皆無浮理矣

與張文寺

心思苦得無益道理想得無爲竟陵蓄有不必深強
欲深原不深強視爲深之病

陸　堦　左城　仁和縣人

爲外母與外父書

竊聞烏名比翼嘗棲連理之枝禽號合歡更繫同心
之結瓜葛連于井上萍藻寄于水中莫不松栢爲期
絲蘿永托況夫系由名胄獲配良人雞鳴警旦敢傲
齊姜莫草裁詩還同莫缺方欲固磐石于千年侍錦
衾于百歲而十週旃蒙支逢作噩初平學道曾遊寶
婺之山（乙酉春有婺州之行）王粲登樓猶有秦川之望不意運
際登三數丁陽九瑯琊與赤眉之師鉅鹿起黃巾之
衆北望湖濱青鸞未合南奔嶺表玉象長分義安主
之幔前花曾淬淚衡山侯之帷裏香且從風猶以江

寧若安南將同織錦

南阻絕尚羈開府之轅薊北初平自返少陵之棹而一下石頭之帆遂息李官之遐（時授高京司李）白馬山前征軺遠引歸鴻亭上雙鯉難通異秦嘉之給使目玩帝城豈許遵之求仙心留金闕至于今者息足琵琶之洲避世菖蒲之澗（隱于粵東郊外）門外七松自名處士庭前五栁人號先生向屡出秋胡之金數聘茂陵之女延娛延娟更摇鵲扇桃根桃葉並擁蘭橈（時尚有二妾）室餘千金誰買長門之賦錦非五色難迴刺史之車豈才本相如應離溝上何罪非李婉卻徙樂浪況夫弱息

猶在冲齡初習方名未嫺翰墨雖恂同趙至時闖釋卷之悲而家似邴原不免過鄰之泣此皆華司徒之嚴整不問謝太傅之雍容尚遠故鄉遷太學猶欲斷機客過新淦未迴惻鷹至十遠棲異域遥念鄉關雍門之飛烏秋風少卿之胡笳牧馬望鄉臺上心傷鴻雁之來得了江頭腸斷秦淮之客人之情也能無悲乎而且身嶺瘴深螢鄉心嫉相逢仲祖應來介葛之儀卿遇郝隆亦有娵隅之慨白雲黃木恐異丹棲火種刀耕難同荷插豈如遐疫癘之邦返鶯花之國苧

双復開陣血淚迸落讀此能不動情

蘿嬌女仍近鴨夷漢水名姝相隨交甫而性非郡主委髮猶憐事異王公騎羊不怒庶幾張翰之志已全尚平之願可畢於是長辭市裏老避墻東椎髻布衣願就灞陵之隱伐樵採若同入會稽之山雖步兵之厨難得而居士之扇可售何至陶潛失職行乞道中仲山埋名傭工街上若翮身留南浦橡栗自資客在湘東馬裘已敝一唱思鄉之吟永絕故人之問不知路出南州常聞磨鏡人來吳市漫學吹簫蘇季子之負書趙長平之步擔我思古人寧殊今日倘欲奮全

張之貴慕陶猗之貲始賀驢駒方歸桑梓則心迷象郡夢斷虎林生遊荔枝之洲死葬蓮花之寨楚國招魂豈知歸路秦人收骨未識何期慟哭蘇城兢軟虎丘之祭棲沉蜀壤誰全馬鬣之封初滌翰而神傷繼揮毫而魂絕所以瓊樓春日心憐萸嶺之花金井秋風淚落桐山之菓（萸嶺桐山皆粵地名）燒珉琄之簪悲同寡鵠墜鴛鴦之死驚孚離鸞雖甯外合歡未能獨忿郎庭中萱草誰肯忘憂爰作素書用憑青鳥是知紫臺遠去猶還青塚之魂黃鵠思歸尚有烏孫之咏豈女乎

字字落空十十五五半樓閒閒萬里有足天無地

有情獨丈夫無志哉
梁以樟 公狄宛平人
與龔半千
丞欲過幽居孤桐靜竹間茗話半日索解纜匆匆不
得消受清福命也如何住壽須密予無天躐若無地
賴此以過殘夏也留一使在道院以待
胡從中 又待甫安人
與龔半千
聞足下四月一日閉門謝客不具衣冠就樹鑿窗掃

林獨宿爲休夏百日之願不識果否果爾吾恐十洲
五嶽尚罕其人誰信减偶有此恬淡之士也所讀何
書閒中仍拈弄筆墨否僕思將一童子載米茗鹽豉
之類仍借居比鄰小堂月好則共談久雨則賭奕亦
不敢數數過也秋風稍涼又復歸去足下能許我乎
特訊
諸九鼎 駿男 錢塘人
與胡彥遠
比者汀淮輿嵩遂遙遙濟上思欲一尋齊魯諸勝尤

愧曾列爲之折節士此道吳宣廣山與徐巨源輩後來一人

月三日已抵貢源先生官署土山之際有軒子三間
僕得棲托其內陳列經史諸文集燒燭朗吟宿鳥驚
起時更人唱籌如哀猿凍雁與書聲相雜遂以爲常
日或無事登土山有石如砥每坐其上擁子戀戀霜
雪不摧隔垣栢樹虯立時有長尾山雀啅啅其間樹
際即千佛巖蒼翠掩映拱如立屏僕顧而樂之竟遺
忘其身之羈困也偶得伯紫喜櫟園南還詩因憶會
飲旅堂新蟲叫露夜月泥人宛如今昨與張表叔同
和此詩僕既重櫟園之爲人率筆直書不食頓斷甘

章俱就張叔爲之撚髭一笑後三日張詩亦成遂書
寄旅堂使知我輩寂寞中尚有如許勝事也
黎士弘 愧曾汀州人舊字媿孫 托素堂集
與曾弗人
詩餘小道僕凡所爲瘁心力于斯者豈朝夕哉當其
意匠揣摩開窗覽卷每一抽思輒環庭疾走至兩足
如槌十指如脫仍復起坐呼燈伸毫塗竄由今思昔
豈獨家累輕閒亦遭時太平士得閒心卒業即就苦
猶甘耳今四海鼎定士之才者驅車擁蓋馳一旅之

一二語纔覺有致

師而過人國有司供帳稍不如意命一卒讙呼城中十萬戶皆菜色引領其卑者亦佩刀帶劍用綃帛如沙土乘醉臥道上傲睨行路人將使一困頓諸生立于其前操卷出袖牽人而告曰我元白我李杜吾知引慚不暇誰復聽之乎然既已知其無用而猶且執筆長唫若僕者真可謂不識時務之人矣

俞琬綸 君宣 姑蘇人 自娛集

與姚孟長

再客太末善病如初風光欺鬢每鏡自驚山櫻野蕨之思無日去念

與周玉繩

別時未春草也今且枯楊吹鬢矣引頸拂霄恍猶寧秧皋蘭清露尚有餘芬所恨過去風光疾如飛激未來日月淹若蚍蜉屈指後期再親雲上真晷刻三秋也昔人謂排病宜情少嘆息此言語真味長常想人生何處不可以容七尺乃有此一業境并苦非甜入之不禁續爛嘘之無奈絲牽令人日老于壁上可歎也

今偽至此

又

三衢橘柚之鄉久客于此一身酸澀

與繆當時

淛江濤春明橋與年丈醒裏平分夢中交換然而通問之書杳然蓋自有心期而竹素桃文非所言晰也弟嬾骨嬾情與仕途相謬受事來雖有一念樸誠斤斤細節頗見知于上下而情與事違病以愁積兩月前以萬不能忍並草文移吹敎而畏而思逃逃乃益繫幸同玉繩諸年丈預爲之地天涯兄弟向中禁偃

求吹蘭蕙香者此耳

一部陰符

又

讓人一步高人一等火星在身不得不振稍與火遠切莫吹動恐我吹去風逆還燒耳

與客

人生苦境多已至我輩復爲舉業籠囚屈曲已盡揣摩人意埋首積覆醅之具違心調嚼蠟之語兀度蘭時暗催黎色亦可悲已

與陳古白

弟自出榜後殊自慚愧才華如古白尚困餘池中我胸中若得古白半分錦繡則今日一第亦做以爲當然矣

與王太玉

弟如食蓼蟲身在苦中不知人間有何許事屈指還稍遲堂下侏儒之債便以六年三徑之資嘗漢案事老其生年兄飛黃日乃弟守黑時矣此語足非世俗言也

外人爐火有消而已必不變而爲火此來德也

答友人

凡不得意文皆恶路不開時所作踢壁苦吟燈昏案神痒欲僵氣憤欲淚如此苦境諒我與子俱嘗過矣故不忍棄去俱付之梓才不才皆吾子也秀頴者吾愛之彼以爲而受賤憎惡不已繼以敲朴吾憐之吾於憐之者尤眷眷焉

答友人

家大人常語小子曰吾爲文字唇頰爛不難唾涎爲官事面皮爛不受眉眼爲鄉宦寧姓名爛不入宦簿

唐時　宜之烏程人　巾馭乘選集

答錢彦林書

竊惟心志之與才情如主與婢婢不妍平時無以歡也然不歡而止矣閨中少婦對之婢順然主人之也深而婢恃之也素主婢相狎於不分之地主悍然横行而猶能持之者此唯剛主能之耳然人俱僵矣今夫人行文心欲往而意輒人之意之欲不自喜不可得也亦曰吾吾

耳庸何傷比其忽啼忽笑主人爲彼使而不知縱然如其不是亦不能禁惟極刻責人時時用工夫人差能禁之心與識相戰而不能降周身之血氣俱受其困譬如主人與愛婢反目家之大小騷然不能寧居平日之家人所以親乎婢者重也故夫與其倡狂而禁抑之莫如當得意時自愛其嚬笑彼雖後抑之而不甚怨

又

弟日來與湖廣李愚公談文詞王力拔山今氣盡

[illegible]用大力渾身俱在兩手況能分其孰爲左手孰
右手哉然彼時伯王皮肉之中肝經血氣必不混行
于脾肺經血氣必不混行于脾雖周流貫串而脈
當自井然吾鄉之文脈絡井然而患無拔山之力
中之文有拔山之力而脈絡患其不井弟觀尊[illegible]
乎我鄉之類拔乎三楚之萃大抵具拔山之力而
井然之地不無少忽又或者恃彥林之才情以欺
[illegible]又或者恃彥林之才情以欺彥林彥林以骨肉
[illegible]不敢鄙人自爲也

與友

[illegible]不得桑不能吐絲然使執他蟲而飯以桑則其所
變化亦不過糞土焉爾已

與友

身怨心枯心怨身羸身心交怨吾將抱此枯羸仰訴
於帝易一副傭保骨善飯而強帝若不許則并致其
鬚眉天邊一寉蘆邊一雁饑餐飽飛誰爲羈縶惟帝
其允嗚呼古人問天幾千言何曾按得老天一回字
我今抱此枯羸欲向天公換傭保換寉換雁聊作此

[illegible]耳

與袁州平

記州平教弟者曰男子出世不與乾坤撑持一番[illegible]
文章備到極處終如婦人女子低眉斂袵巧針經[illegible]
何足誇貴益勸弟備摩以逢時也顧未幾而州平之
朋猶夫人也無徵之言將不信乎朋友豈惟朋友即
弟亦且有疑焉當時蘇秦遊說天下國家何處壓[illegible]
[illegible]瑕皆歷歷有實據紙上城池有何氣力幾筆而[illegible]
[illegible]而滅其孰從而諧之六國人主止此六[illegible]
某君可誘某君可恭某君可驚皆歷歷在吾尊中可
走其腹以故言無不中今三年易當事十六七雙眼
睛易十六七副肝腸且當事者臨文如公庭斷獄雖
其左右非有宗廟社稷存亡呼吸之慮誘之未必喜
事之未必嘗驚之未必懼其孰從而抱之霍渭厓爲
主考出人問場中好尚何如渭厓曰尚命命好而文
好應有收好文者命好而文歪應有收歪文者命歪
者反是人皆服其公確余謂此言猶未盡此中之利
病就使十六七雙眼睛皆收好文其取舍當不一也

古之友性
以吟爲事
先生則詩
看孝陵秀

又深能說
塞路清通
有病臨則
知實之之
品早已定
浮魚釭中

孰使滑厓先生取所閱之卷而重閱之其取舍又當不一也其孰從而揣之功名一道天人我鼎足用事其孰從而揣之頃見人作燈戲扮明皇遊月宮故事一通草之身而半爲明皇半爲馬何榮辱之殊致其孰從而揣之堅乎州平我輩俱作燈帷中戲具牽扮未了須其商一升久之長策

答張夢澤先生書

病骨飄零絕無歸處且寄身枯寺寺中有床而無被旅中有被而無帳今向僧家借一魚釭晝夜坐臥其

中友倖憐而止我時戒以勿言假使昔人以釭爲床則我今日有床而無釭諸君又當憐我無釭矣有床乃知無帳之苦無床何所求于帳哉幸評此況較文字何如也

與徐穆公

西湖之妙余能知之而西湖之病余亦能知之昔人以西湖比西子人皆知其爲譽西子也而西湖之病則寓乎其間乎可見古人比類之工寓諷之隱不言西湖無有丈夫氣但借其容稱以譽天下之殊色而人自不察耳不獨此也即天半蛾眉昔人以爲譽此山者無以加焉由今思之隱然有引之以入于婦人之數而不許其獨爲丈夫者公穆其能首肯焉否也

答方孟旋書

大教云大石師莫作好人想想以先生根器深重故作此言如弟輩則未敢承當此語以時自審似勇猛而必遲疑者禮義廉恥之心也似怯退而必馳騖者酒色財氣之心也安敢據其似而忘其必乎先生功行固非時比若細細推求恐亦未能竟斬絕耳然則

時時作好人想猶恐墮落何敢遂不作此想耶但不望報不邀名將以如來不受福德爲心其庶幾乎

又

先生日逐疲於應酬以時杞許亦以精神可惜神靜則就於哀精息則滋於生學道生子二事皆必使精神有餘地而後自然赴於其中若碌碌應酬縱然不弱不困必不能轉而他之也願高深垂聽焉

又

昨時歸寓氣甚短因而念先生氣亦甚不足多言傷

氣人皆知之思之損氣惟時久病乃知之所以老[illegible]
塞兌虛心並爲實腹之地文字之債幸堅壁謝之大[illegible]
人銀債輪迴必還欠人文債未若應無此小帳簿[illegible]
文之行也雖不能止乎禮義亦當發之乎情情之[illegible]
動而文行焉雖病猶有甘處若夫無情之詞不[illegible]
致家送別之淚乎健人猶不能堪況其病乎

與友

古人之於言也言其餘而已矣子曰學而時習之[illegible]
[illegible]言學言習言悅千言不可盡也盡[illegible]
悅亦非子之言也言學言習不如言而言之言不本
言乎言不亦言乎不如言子曰言子曰又不如言子
日以上之圖也如生日未登戲場舉步將離戲閣而
其胸中之所欲言者浩浩乎已在座上矣此歸奇於
扐之際也

答薛更生書

聞兄與蕙道人爲了觀某入山之地弟謂了觀春秋
未老膚澤光悅若使壯心不死境靜則根益動莫若
遊此色力行腳四方行行作務但使苗枯花謝了然
無依然後一片蒲團可了十千世界耳

與李仲章

學者胸中多有古人書要亦大利大害之所係也予
介甫一代儒者然假使其爲秀才時不熟讀周禮[illegible]
之天下不受其剝害

與友人論詩

里巷歌謠之作男女詠歌各言其情詩當年當有
其音而無其字者而先王譯之以爲經夫文理之
[illegible]聖人至其譯田夫野老之[illegible]
用其學問以掩其本色殆以田夫野老爲草藁而先
王爲清藁一派空濛之氣遇於無形而斯以爲詩也
已矣唐人深不如先王淺不如田夫野老詩之廣於
唐而衰於唐何惑乎

與沈雨公

余嘗上下古今幾爲才人怨悱掩卷躊躇有設身極
不能處之處如明妃初遇單于之夕摩詰見賊祿山
之時秉燭徬徨不能寤寐良久乃能破悶蓋亦幸而
習詩詞一道以瀉其悲憤無聊之氣假使古之才人

生於特編之前更無有筆墨以發其淋漓之感百世之後誰與闡之見之也哉

周積賢 履道 華亭人

與弟西臨

五十歲作賦又一年作騷頗有可觀四五年間可得百餘首後經兵掠遂盡亡之亦不復作直以所長在此故慎自愛見闘不足恐小用之耳昨乃夢為賦賦著通玄賦以自況敏而不工無乃為長卿所笑

[illegible] 百里 玄洲 宣城人 僑居文集

與某

何事不可為乃惡是為耶見云為惡者需才與勢爾以為勢重才高者必不為惡神龍威鳳一出而萬類改觀夫非造物之才勢乎若豺虎之皮人將寢處之焉乎勢烏乎才耶承台諭即當盡法

張貢 稚虎 吳縣人

與周減齋論詩

五言排律對仗精工要須奇變僕生平憎黃金白玉翡翠珊瑚等字故閉目不看類書然闘空撰對雖[illegible]

席百擬何為今人輒抉奚囊平居專湊無情之對[illegible]積已滿則借題填典故耳雖雕鏤刻畫寶相莊嚴絲[illegible]是匠工了非元氣又僕最就少陵而五言排律撰[illegible]遣譏敘事不忌村使氣不怕麤只讓杜老一人後人學步不得即昌黎不鼎聯句殊失大雕不可再也

又

自北地宗法少陵幾於神似信陽頗以為譏至空[illegible]案有戲效唐初體諸作文人相輕自古已然兼採[illegible]長篇為入室于皇常言今人擬古[illegible]朱點撇粗成之無未辨又加俗僕歌曲積撇擷取宮商純稱豈其然乎倘外具體貌中合情致文質相宜秉經酌雅世有作者吾其庶幾遇之

康范生 小范 安福人

與周減齋論王于一古文

自喪亂以來高明之士救死不暇追事筆墨後來之俊又無所師承以意求合學歐曾而氣索步趨摹晉魏而膚脥神枯遂至兩失無復一是得于一出毅然以大家為法而其才其學又足以副之真可謂救[illegible]

之具矣顧以余論之如于一所爲極難耳萬陳諸子當海内承平文事方盛時即吾鄉會城先正尚存典刑猶在而同郡以及臨汝吉陽諸郡皆家奉敦槃人立旗幟與海内能文之士聲氣四馳桴鼓相應故諸子伸楮揮豪與會飈舉大而高文典冊小而觸物紀事並機流神王情深文明至于一獨遭世故流離他鄉又寓廣陵五方雜處之地賈人子朝投千文暮索其慶弔之辭于一或待以舉火輒勉應之同里隔塞老成凋謝即幸而存者竄伏窮谷音問莫通四方知交咫尺阻絶其偶一至廣陵者輒匆匆交臂而行亦未暇遠有所論定嗟乎于一當此幽憂孰獨之際而能肆其力于古文辭真可謂志尚而氣銳矣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七終

華池　王延閣君士　輯
武埜　胡介彥遠
豫儀　周在浚雪客
周在梁園客　鈔

與劉生一

丁雄飛　菡生　江浦人家秣陵

仁兄抱老母伯姊之戚弟亦役天譴奪以慈幃我兩人青衫欲破白雪滿身情緒悲絲何日向虎丘龍潭相持一痛哭也老年伯與家嚴同以慈悲願力而出乃世路人心不可問矣登樂行時哉林下之味數百億堂上也承歡色養弟與仁兄勉之

邀六羽叔賞玉蘭

書生文心正自如是

玉蘭雪為肌胎香為脂髓當是玉卮飛瓊輩偶離玉界為青帝點綴春光耳皓月在懷和風在袖夜悄無人時發寶悲聲妬婦名柳下候我叔父憑欄聽之

邀六羽叔泛秦淮

讀前浴眼書室叢冊

野蔬村釀不足道也弟徵雨飄舟小杯細語覺秦淮

黃髮陰則鶯雲雨數株烟柳秦淮正自可夢

艷地自有一種清境留與我輩牙板金樽徒增俗氣耳

復徐儀明

儀明足下壯氣凌霄清思映玉弟于北征詩見鬱花感慨之句知足下為有心男子第兄與病會不能握衣問奇紙幃瓦硯徒作足下作奏料昨得芳函知巳之感巳勃蘭譜讀卧雪刻壯懷幽韻如龍吟鶴唳自是瑞世大音詹詹蝶語紙可向香藥叢中與百花問答耳見足下當噤不能言何足下之不鄙夷也

菡生于此處正自不凡

與張行秘

觸物念我輩一歲花花世草妙點到底不物富貴人厭延客始勤終怠

黃米燒炭嚼膽餅梅花造物到底以清福畀人斷不謂歲殘遂草草了事也因念去冬薰長干塔坐徙南丈室吃粥作詩天地冷如冰吾輩意氣熱如火今不能續嘆嘆

又

少年永日更難消遣詩書攻之徒增煩結惟蘋花蘭藥淡茗香醪湘簾綉枕擁小姬清言雅謔是為上策弟近日書卷拋斜惟此數事寸心火熱

蕭士瑋伯玉泰和人 春浮園集

與錢牧齋

山中圖史足娛兼得好友相與晨夕此福當矜愼享之異時坐中書堂四體不得暫安果腹不得美厚身肩天下之憂苦思欲一唱渭城不暇矣瑋居家一無所爲然後世或以嬾廢誤入高逸未可知也

與李愁老

居家大都無所爲惟飽飡青山臥聽流泉而已從此欲種秫釀酒作祝雞翁耳丈夫一發不中自當摧機折牙以息機用藴而復上何爲也

與夾公

洪覺範馳情風雅陳瑩中云于道初不相妨譬如山川之有烟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美精進近王元美亦云生意方茂且放東君發舒一塲華落葉脫當歸本根會須有時若早自閟結政恐萬實生成時更吐華夢如之何此皆結習未忘聊以自便耳余心知其病然復好之不已窮年枉智思掎摭糞壤間眞淺之乎丈夫也

廣陵與故人

芍藥惟此間爲最兀坐公署不得一辦到眼如此名花祇陪徽州賈子唧鹽茶豆粥飯五加皮酒挾新橋笨娼唱四平腔調自豪耳邯鄲才人嫁厮養卒可勝嘆惋

與萬茂先

憂病之餘閉門高臥季秋強起始入深牧菴爲學道計然看雲弄石撫松聽泉亦損閒心夫暫時忘照卽同失候古人剪爪拭涕猶且不暇況有閒工夫爲俗人怡惋地可愧也

與弟

往在維揚看惠崇山水卷子秀逸之極時往來于懷今日開牕見峴湖諸山宛如久羈逢親舊也

與萬吉人

得歸卽樂何必太遠耶算程量日但與勞慮無益耳孔彥深常遊山遇沙門習法崇偶留同止遂停三載家人莫測所往此果何人耶

與閩子將

山水閒剝有靜會

從承興抵橫山樹老泉咽村迂竹偃蒼寒無際以目力所極為際耳江邢玉草堂亦可居然山窮水止逼晚意盡此中結廬只宜在法華永興間稻橫山一帶以為遊息之地如陶士行飲酒限已竭而歡有餘乃佳耳

初度日與弟

此轉太狠

四十九年夢幻泡影刑害嬰身如以毛置掌了不覺知此後當作置驢想庶有開交之路耳劉欽之光一瞬而逝長我者少於我者親知已去數人長沙岑禪師摩亡僧頂曰此僧却真實為諸人提綱商量也

與楊素雲

調公如投爐見時貴輒駭去乃獨喜與余兩人周旋不寘慨此海闊潮有可下之色矣

與文公

真學道人語真讀書人語

輔理性情之書須使之常交于胸中導慾增悲之語自宜少近正如經云五種辛菜熟食發淫生啖增恚當刻其助因耳此語少年或以為迂不知我乃折肱良醫也

與聞子將

上元夫人言月規蝕古少滅乃知衆生福業不能復增

衆生福業月趨減薄宋元逸集力索之不得弟之福已不及前人後人之福應不及弟亦何由讀弟之書乎

與何非鳴

昨晤黄木蘼言戊辰近事娓娓可聽且有回生之機弟云昔有韻士置一小樓頗據湖山之勝趙吳興顧而樂之後有富翁為築重閣以蔽其前吳興復至夷猶不倖手署一扁曰且看近日生機亦且看耳

與潘昭度

宗玉為昭度先生令子有文名

宗玉將歸須命過春浮一極譚文章之事文與可穫材一派必得其人然後授之過郵亭而不使人知亦是前賢美事然當世如有習主簿其人在此又為第二義矣

與文公

[illegible]之貪飯

途中宴會大苦人者伶似偶有聲如牛肥皮厚肉濃茶細酒纔到喉間盤詰數四終苦而生不納入此中人腸胃使如輕車熟路徐家肺沈家脾人人一具不

知宿生植何殊禰乃傳得此一種不可思議脾胃[illegible]

[illegible]便人 晉魏之[illegible]

又

到家已近爲風雨所阻欲歸不得江上看山意與都盡昔人云青山秀水到眼即可舒嘯何必居籬落下乃爲己物此全不識痛癢耳

與馬季房論詩

律細格老與年俱進皮毛脫落乃見眞實善畜馬者初不令其跳躑每夜必縶其嘶勒不容親水草旬餘浮臕盡消筋力怒張日馳數百里不倦饑渴不能爲之困作詩而多蕪音累氣皆由浮臕未盡耳

林增志 任先瑞安人

與李小有

蓮大師此刻如餌小兒不令過飽如相贊者不使疾趨其向上一着隱躍舌端終不說破固已金針暗度矣

任先開巳 微縮入深 山不可得 見矣

張可度 爾後更名三巖江寧人扶輿文寺公弟瑞星叔

與周櫟園

嚴觀自古卿相之尊必有布衣之士與之頡頏相上

[illegible]楚未 巳扶蹁後 春死身南 顧黄鶴湄 先生返其 表近嗣後 內子復沒 勿論文寺 遺集散失 所存無幾 後著作亦 不可復問 再披此書 令人深慚 地下文寺 剔字紫淀

下雖出處各適所趣而霄壤兩相爲映如寇平仲[illegible]于魏仲先張德達之于蘇雲卿是已近代宋鷟池徐文長陳白雲遺稿若非遇太室中郎伯敬三君子取溝中而黼黻之拾費下而宮商之幾湮沒而名不彰矣今先生夙身慧業當代偉人憐才之念上通于天嚴親見先生蒐羅四方之遺佚而表章之賴古堂中奚止數十百家亦既海內所歸心哉有家兄紫淀者學雖未至于大家守則猶嚴夫處子今不幸修文地下生平著述除文字不錄外其五七言詩歌有數十餘萬言與目前號爲名家者亦自有別目前名家傳一音止耳而紫淀之詩有事關國計者有念切民瘼者有揚扢賢聖者有憑吊仙佛者盡詩書與禮樂皆神用而天行但其生前無立名之意身後又安得有傳世之心而千載奇逢適値先生同居里閈嚴推先生樂善之念普觀四海折節吹噓有一士弗耀于光明若已推而納諸衽席其扶持風雅有如此者嚴不揣以紫淀之敝帚妄欲先生剞劂之借明公之法力存作者之苦心使六朝江左間留此一段佳話傳之

[illegible]眞不 [illegible]語

將來必有起而誦先生于不朽者所謂太末雖微附驥尾而千里三都賦就經玄晏而流行不識可否但其稿皆草創別無副本今欲繕寫成帙請正大方倘蒙許可幸令靖公二先生與紀伯紫兒同嚴校錄編次然後上塵台覽若先生謂伯玉不獨為君子則長安中有龔芝升趙洞門陳淵水郭阶侯龔天木諸先生皆與紫淀有文字一日之雅或先生倡率而共成之幸甚

又

近世董玄宰論畫南宮北苑必嚴宗派此禪家所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古人左圖右史要以發舒胸中高遠閒曠之趣耳寧暇計某家山某家木耶唐舒元輿記桃源圖云烟嵐草木如帶香氣熟視詳玩自覺骨變青玉身入鏡中此言庶幾近之先生與涉江氏深入此道三昧者其以不肖言為然否

涂伯昌 字□卿南昌人

與客論詩

自口中唾亦惟自口嚥之一吐于地而復拾取則必嘔逆狼藉吐出而止乃日取他人之殘瀋咀嚼其中而恬然領受何脾胃之與人殊也

與幼晉

偶有所作反覆躭玩樂而忘疲自慙為諸生日久傷心往事爇盡燒之已求火炙燈而婆娑宛轉又復不忍昔人有終身擊一筑客以千金易之竟不可得善奕者溺水珍玩都捐手挾棊枰出沒波瀾中至肉破骨傷不忍棄去予每笑之乃不知其癖若此

李如一 貫之江陰人 得月樓存餘

與繆西溪

國家不患無相所以枚卜相臣者在格君心肅官儀備寬伺下膏澤此上等事須從暗室屋漏來玉堂上豈是食肉養高所在祖宗培植幾百年始有老蘇丈一流人切莫蹉過上等好光景也佛婆子云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方便二字不可作慈悲解俾自已行上等賢哲事是方便自已俾天下受上等平康福是方便天下只要做得徹耳

又 時文貞公被逮

與父父太兼鷹義節違豐與同邑諸君建碧胡日從游小塔極有可採

予常言過予信人者尊其說爲自驗矣近乎信己者溯于人矣自堅矣故讀古人書

出以白君父之前正命也輕鴻毛以從虎狼之後亦所以為正命也千里之行方寸裁决平生學力于是乎在王炎午疑文山而作文遍粘經行之處令弟信西溪而致束敢塵傢袖之間痛切痛切吾亦不久于世必矣

劉夢震 長公丹徒人

與李小有

尊刻如優曇光燁照徹大千光暗室宴坐各與以一枝燈瞑路啼息各與以一既落功德乃不可有二

陳龍正 惕龍嘉善人 幾亭合集

與友

上古之人我相輕肯聽人言大本明能取人善日久自然日進今人習氣深重既不能辨擇是非又胸中歸定一我相任他人美意良箴未肯降心悦服惟是讀古人書原來我種種病痛皆已攙前道破種種醫方又說得現現成成古人非指摘我譬如懸設律令我自犯條古人又不在面前雖有偏心勝氣何處惹動于是愧汗歡喜一時并集不覺釋回而增美矣故服善者尤賴讀書

讀書妙却是正論予謂不肯他人徹方文字何推

與胡剛中

幸為男子貴而科第奈何不辨第一流事以配之顧令自負其靈貴乎變化氣質是登科第後第一事

與高彙旃儀部

令伯忠憲先師譜其家世人足不朽顯親之道子孫貴于他人多文弟曾于譜末闡斯義矣今台翁見有忠憲之身于鄙文何有

又

夫仁人之好學者不毀人易不譽人難不譽生人易不譽死人難所是之分數不忍謬其權衡而反忍顛是以為非乎故信誰毀者觀其誰譽盍決不顧此意則俗夫之譽墓而已

復錢仲馭

學者欲决不墮落惟在能信欲道理入而玲瓏惟在能疑善思則疑勇行則信信則人品真實疑則心事精微吾儕已幾于能信矣所未足者疑耳

與友

[illegible]尤于諸葛之巾服臨戎也歎[illegible]世[illegible]將相蟬蛻軒冕履貞蹈素不改士風故懿嘆而稱之重在士不在名也簡頡吟哦郵筒往復動矜名士重在名不在士毋乃未識名士之義耶昔之名士人號之今之名士自呼之昔之名士離士位者當之今之名士守士習者居之

復寒菴閣老

弟分閣一事擾擾彌年痛自推究當由矜根尚存聲臧賈忌人情未厭則神鬼以事磨之玉成之際消息復矣對人亦自反對天亦自反實覺有所未盡遂相感召若云胸懷蕩蕩無復夔夔去暴棄幾何

與人

今人即甚爲人者亦云身所偶及自勉而已何與吾事乃爲不知誰何之人經營善後耶是名旁觀旁觀既熟生人痛癢漸與己隔苟便于己雖害人亦將爲之故行方便既熟欲不行而不能也不行方便既熟不弟不行而止也仁心不可不養方便不可不行慈悲殊途其初分特一念懇摯淡漠之間耳有心者其

議論使人快然

與友

成人之美非獨益此一人因以受益者若而人成人之惡非獨害此一人因以蒙害者若而人君子小人以身之餘善餘惡及人可見也其所成之人又以其餘善餘惡及人不可勝測也餘善餘惡不可測故餘慶餘殃不可窮知此意何忍不勸人爲善何敢陷人于惡

陸培 鯤庭 仁和人 蔚鳳堂集

與王右白

夜來予中河豚之毒軀命且殆據胡牀以手下腹矜氣驕傑飽厲欲死方言宜蘆蔗僕人四出購之獲枝節析而爲飲擊其腹猶砉砉然大不可也發篋取足下詩誦之畢乃疾愈嗚呼吾乃今知風雅之遺可以劾人疾捕哉退之爲祭鱷之文鱷隨徙去儒者尊奬絕甚號曰至誠然腐魚之肉曾不若生魚之知也驟已朽之骨絕期日之淹足下高退之一等矣七發既奏太子霍然魏武閱孔璋之檄曰此愈我疾固知竇

此集中有似鄙者似史書此可當一于尺牘中有此奇觀

[illegible]草不若登黃鶴墨[illegible]書[illegible]

疾之規怡身之旨也

與姚純甫

鱷鱧比目乘流而躍至海大魚疑峙若山失水者誤酒其背峰巒可登縱飲酣會勒石詠詩放舟而還魚卧不覺動靜之異也出雲致雨崇朝滂沛在此不在彼

與驟武

龍舒方密之優于天官易數精射覆人以公明曼倩

靈之天才雋逸不減[illegible]之方暢[illegible]能勝[illegible]盧上礙如平純吾嶷排為兼才中猶夭折詞人惜之

不能逮絕其弟直之亦工是術客匿黃錢一命推之直之曰金體四文既圓且方流布天下錢文為光竟中錢座客莫不歡悅謂化密之教也然聞密之斷決十中六七直之中其九豈非等精妙絕師訓者哉

與吳大署

米中釜中甑中木中尺寸音中黃鐘已矣過此滿而溢華而後秀風排商角臨風又易貴焉

洪吉臣 諱之千和人

與李小有

為阿伽佗藥為廣厦千萬間於諸佛菩薩為法王子為醫王孫為真法乳生為真法供養為真光明幢普渡船此即更僕不能數其功德祇有掬手焚香錦囊什襲公之同人同志而已

胡　澂 靜夫致果休寧人

除夕與顧與治

以僕往者與木面虞山石湖二老于皇伯紫澹心諸同學不吝詮序之獨先生未有一言比玉有云撿一

靈心滯奇之士[illegible]自則

年中詩稿冬餘之樂僕非敢自謂可存若借品題以歸我黃山白岳間詩我父老平生願足

顧錫疇 九疇崑山人

與李小有

孟子謂齊王恩及禽獸爲重且難功至百姓爲輕且易宋哲宗嘗而避蟻程子以爲推之即帝王之要道古聖賢設法教人如庠醫示兒取象在此取義在彼今使夫人偶然朶頤鼎俎染指血腥輒如究識游魂之啼呼其前而刀山劍林焰鑪沸鑊之追其後心常

[illegible]惻則推而居家推而居[illegible]推而居[illegible]
民乃至治刑獄治軍旅所應悲苦應怖懼罔有什百
千萬於此者當是時形亦不棒喝而悟不懺悔而欤
于以被天下風習而共游慈雲法雨之內不亦如轉
九千仞决水百丈也哉

張元輔 相京 人

與李小有

跳丸冉冉蕉鹿忪忪方爲蝸角之爭不顧蝸涎之竭
試問身心性命安頓何地茫然不自知也行善之人

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
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大其長其損他人莫能知
而清夜捫心端居深念風雨晦冥之際昏極忽明利
名勞擾之餘倦極忽返心珠一朗智鏡四開未有不
歷歷自知者一事錯而流禍無窮一念差而種毒不
小一言舛而貽害莫救其誰知之其誰知之盍亦勿
思而已

王光承 玠右 華亭人

與吳六益

一篇設喻字字警確規撫七子倚爲高曾者觀此欿然退矣

自三百篇以後千餘年而有盛唐諸子自盛唐以後
八百餘年而有弘嘉諸子自弘嘉以後七十餘年而
有今之作者盛唐諸子本于三百篇而變之譬之齊
晉受封於西周雖帝制自爲不盡奉王法要其寶玉
弓矢猶自天朝固強霸之盛節也弘嘉諸子本于盛
唐而推廣之譬之田韓趙魏受封于齊晉矣然能自
稱王今之作者又本于弘嘉而流衍之譬之信陵平
原孟嘗之屬又受封于趙魏田氏矣雖專其國政若
二君然然秦楚諸王終以人臣目之也彼人也我亦

人也三百篇固不可爲吾豈不能分符盛唐之下與
李[illegible]子搴旗相角哉而乃朝承北地之綸暮縮信
陽之綬蛇行蒲伏爲其家老平原信陵不可得而至
爲建信長安諸君淺之乎爲丈夫矣同社諸子皆持
此意各自立家而足下尤爲傑出浣讀華茅集六卷
高渾而深厚蔚跂而蒼涼有函蓋山川喻縮日月之
勢其于近世名流畧似獻吉而實不從獻吉來蓋得
唐人之大而生其咸疏風雅之虎豹也夫魏勃果才
何不走長安上書天子而局趣轅下求謁東齊之相

議論既暢討行文亦洋洋灑灑必盡其致而後已

[illegible]欲見齊相亦[illegible]前[illegible]史[illegible]舍人之門因鬼謁帝宜乎灌將軍以勃爲妄人也學唐人者走長安之類也學弘嘉諸子而襲其餘論盜其牘藾是掃舍人之門之類也吾恐北地信陽又將以爲鬼物而逐之也足下方且爲淮陰鄧侯抗車曹參之前而何有于屬吏哉嗟乎天下之士不能立家而碌碌廊廡之下者何限且有未明而掃魏勃之門者矣

趙明鑣 珍留虎林人 彖樓集

答周五溪

留集中洋洋大尺牘僕一首攜以見一

遠惠詩賦不我遐遺把臂入林之語僕何敢承但所論文采之說援指水木彙彙千餘言恐後學不得其旨徒深望洋奈何愚意直指典經精妙如老子幻宕如莊周玄永藻麗如楊雄司馬若使文不附質文豈足徵故鉛黛飾容而盼倩生于淑姿縟采利言而綺辨本乎情性然張衡尚摘史班之外濫傳玄猶譏後漢之浮煩學者無恃何適而可大君子其尚指陳而開示之

臧懋循 晉叔吳江人 負苞堂文選

與吳左兆

不佞入郢後僅再得允兆書豈眞以鱗羽之艱抑爲華歆終非幼安友遂作割席計也允兆落落莫莫有林下風詩興勝情亮當不減疇曩第兒女婚嫁併在旦夕恐不免貢屋之耗嗟嗟尚平將如五岳何不佞于文章家本懵昧無所解而心甚篤好之每思男兒處世不縱橫萬里便當上下千秋以垂不朽縱塵龕未能斷絕姑且羅肋于無競地乘其暇圖之願自通籍以來忽忽三載所夙夜者率吏胥應酬事郎有少小篇什亦無當一班兩班徒爲夜郎王面目耳公孫伯珪有云昔謂天下事可指揮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决不佞固無類是乎

上潘司馬

昔賢之義不以知已易感恩故有謂日受千金之貺不可爲知已者某何人斯有此于明公哉別來載離寒暑每一望旌旄榮戟巉牙於三山白雲雖不勝其注仰而禮數隔絕音徽曠遠不敢輕易輒通其私額

寸鐵皎然未嘗不思為知己死也倘明公不察朱亥所以不謝之意而責之國士之報謂其負心則其有立槁耳敬屬豎子奉候並布區區

陳子壯 秋濤南海人 南宮集

柬孫念先

黃慎軒初入館時皆摹十七帖此卷以李北海之骨而運以米顛之意又是一變格非若今之怒目張拳皆草窺之餘也昨夕夢為君侯作天然研贊覺而不遺一字甚異不知君侯信有此石否書奉一噱此研在他人為上駟若出自君侯則次之矣咫尺端溪而失之遂闕聲而相思恐蓬萊別島非海岳袖中所能招致也

與凌茗柯

十載窮途再叱塞足門下尚不廢青門之送也是時目色為昏人意俱條而僕以得歸為榮有味子卿之言會當從此別且復立須臾歸來歲月殊覺須臾之難忍也門下意義入人胸膈中世間之顯晦榮辱離合向背舉不得而間之從古未有不為真人而為名

尺牘新鈔 卷之人 三 賴古堂訂

臣者比出搜材於東魯入決籌於瑣闈功名向盛而神理漠如固非季咸所能識太沖莫勝者機耶山中世事俱落娛親課子而外獨我友朋如懷飲食不擬作京貴牘也

余大成 集生江寧人 龍湫殘夢

答友人

積如許歲月歷如許風濤酬對如許不同心而同事之惡知識而所奉之為先得我心之同者其人忽復聚首于如許歲月如許風濤之外當不知各出何等手眼動何等齒頰掀翻何等世界乃了畢此一日相見一回事而相見法亦只如此如此而已始信古人或千里命駕不妨興盡或交臂嘿嘿別復相思亦[illegible]有以耳

答心擔

前有箇勸居士所編集且勿刻及見居士回字頗有不然之意請直以念中之謗謗易口上之諾諾可乎孫非謂居士所見處不是祇謂居士執見處灼然不是耳請用譬喻反覆淺言之譬如寫字然自蒙童時

金聖歎祇早已先生聞

醒語快論

此段就其所謂自己者而辨之

便學寫上大人祇這一箇大字誰不會寫爲甚麽寫不出王羲之底大字來豈是蒙童大字少一畫羲之大字多一畫耶又爲甚麽張旭無日不寫字直待聞鼓吹而後得筆法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而後通神此處正好着眼也又譬如學打拳然先學躱法後學撲法若單學得撲人不學得躱人撲一撲撲去時番撲倒自家也何以故以彼人學得躱法不受我撲故以彼人能躱時便順手有一撲撲我故以彼人撲來時我不學得躱法便遭彼撲故所以說教拳師傳盡拳法到底藏了一拳謂之防身拳留打徒弟故既藏了一拳便不須與拳師交手須是多會幾箇武行者浪子燕青多撲扑幾場方信得過適見來教云此事須自己信得過恐是關了門在自己屋裏與自己斷撲他日出得門時驀然撞見燕青武松未免自己要做將門神作原人也況所謂自己須如長沙云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又如大隨答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乃云是我自己恰上這箇信得過之自己還是學長沙收盡十方世界爲自己之自己乎抑

結處不作收拾都如快馬奔騰全無空濶

是將學人自己合着大隨自己之自己乎或是居士獨自一箇便算做自己耶若是自己不學得長沙收盡十方却又不捨得箇自己送與大隨收去只怕還十分信不過奈何奈何又譬如秀才做時文自是本行却專要做擬程饒你做得體式絲毫不差畢竟人家不肯把做眞程文看不妨且做了考官再做程文也不遲所以揚雄文章妙天下只是不該做太玄要擬易經惹得人家把來覆醬瓿去也

雷士俊 伯顴 江陽人 家維揚 艾陵文集

說破[illegible]名士病根

與鄭廷直書

嘗笑今知名之士日投刺拜謁飲酒高會其人之奇傑者初亦博學雄才升古人之堂而奔走馳逐屢年平生舊所讀書盡皆遺忘新者無一字屬目遂録録空疎無異於天下之庸人矣豈不可鄙哉

與周盛際

皇明政治歷三百年而國史未具足下欲做朱子綱目而爲當世盛事也然弟深以爲難其在己之所難而可得自勉者一曰公一曰明一曰才三百年以來

野友盛此公謂當予責昏欲累時擯史與他大家一一鴻模制也觀此明其書非妨

人有邪正事有是非我一一如其人與事以書之不狥愛憎不循毀譽斯之謂公邪正是非何定之有今朝夕與處之人日所親見之事詳審熟思區別猶未能當況數百年之後相與論數百年以前君公將相積累繁多更僕不能數而傳襲又久事失其真盡斷以一人之見能無差謬乎苟無差謬焉斯之謂明然其人非有德則不能公非有識則不能明斯公與明之難也邪正是非曰訥者猶不能自爲之辭若舉而載之於書使其邪正是非之狀與其所以然之情曲

盡旁通粲然如見則齊於馬班韓歐矣人之邪正事之是非不絕於世而馬班韓歐千百年而一見斯才之難也足下好善疾惡出於天性而文詞雄傑輔以章民光升此三者或不足爲患也而有厄於時勢非已之所得爲者雖孔孟亦無能爲也古者史臣奉勑編纂其書之所必資者問遇闕佚下詔購求輒踰年歲然後能備今二祖列宗之實錄與公卿大夫之藏書館閣所藏疑多不存他有存者散在郡邑欲以草野賤士而購得於一旦知其不能也若購求不備但

人人如是登三咸五矣

以從信錄吾學編一二書分合成帙則脫畧遺失爲天下笑至於事跡散亂類次而鈔寫則有工役紙筆之費禮樂刑政條緒多端必良朋晨夜羣聚講求然後前後貫穿義理確當則有飲食屋居之費此數者豈不足爲難耶

再答周盛際

詩文不專思致慮則不能工一專思致慮於此則其中之憧憧擾擾比一切聲色貨賄而更甚故詩文爲心之累不小足下釋此而事道如蹈湯火者離去炎

熱得休息於清凉樂何如之

劉廷諫 咸仲 通州人 雪菴初集

與繆西谿先生

今歲輿論稱平南北翕然矣其相傳有一二未當人心者即前所謂一定之題是也從來惟空懷平氣可以一日可以百年者胸無先入之見平則無據勝之形因物付物如鑒而止纔有題目便覺入之則是出之則非勝之則相安不勝則愈激人品職業俱不能不落第二義矣如某也處及問其所以處之故則

要言平心

日某言之不合也則日某疏之相左也夫言之不合疏之相左要亦不過各抒其巳見之所至而於以質之考功之法皆無當焉是亦不可以巳乎劉氏治春秋向主公羊歆主左氏父子天親不妨彼此又奚必合天下之人爲一人合天下之人之口爲一人之口而後爲君子哉且今之所謂君子者非敢曰非君子也弟必欲天下之君子與非君子者而一一君子君子之勢則安能蘇文忠豈非君子也者而考亭至以爲得行其志禍必甚於安石夫天下而皆考亭其人也猶不能不與文忠異而況其凡乎一枰之上三百六十黑白子出乎爾者反乎爾正恐此亦一題彼亦一題將來題目之爲害當更有甚於今日者矣

函亦一題彼亦一題兩局竟矣

與倪鴻寶

我輩兄弟以神相往者且十年而乃一聞問也語不盡於赫恍之餘意乃藏於酬應之表針鋒共逗水乳爲緣此亦古人論交之第一佳話佳什稱許過情且感且愧殆不覺額汗涔涔若雨也里有放婦鬭齒而笑蓬首而搔而朱之粉之衣之被之者曰吾以憐昔日之好也愛而忘其醜一至此哉年丈之於弟將無同

又

小集一冊去歲曾言之今究竟不能自割其醜必欲乞一言爲重昔宋子京自謂五十後奉詔修唐書細讀古人文字回看五十年前作媿汗欲死弟學術媿淺率爾應酬既非中弘外肆發於持滿之餘又匪一紀十年成於深湛之後隨意抹掃蟬噪蛙鳴此其媿汗欲死且當數倍子京寧待細讀古人文字回看而後知之而究竟不能自割其醜斯亦弟之愚也已雖然村留神遇魯班則深匿不出問之曰卿善圖物吾不敢以貌露也弟謂村留亦愚苟得公輸一圖人將貴而重之眞面目畢見於世良大愉快事何以匿爲今日者乞靈一言見之者不曰北部劉郎之物而曰上虞先生所品定之物也不將貴而重之乎弟又何敢效村留之智而究竟自匿其醜也

村留當作村留自付而留其醜耳古之衛賓也

與孫北海

我輩束髮受書便思服官然至服官而道路轉修學

方轉難站定腳根展開眼孔無論邪正之界先欲[illegible]
明卽至顯晦之途亦須放下而後可以居身可以立
朝可以垂世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寧苐曰官也官也
而已乎千里之行始於庭際願言好爲之谷風之[illegible]
額然放矣見于歸者而秣馬誦箴旎旎無忌彼姝者
子其能不實厭且憎而有遲心劉子將無同

與劉簡齋

[illegible]廢之人歸來況味殊不惡沐醐眼食日與丹鉛[illegible]
[illegible]相濡以沫因欲將銓司舊事摘刻成帙然非借[illegible]

[illegible]鉅公一下語青黃溝斷亦蔑以濟而又性與人殊雅
不從名位起見要必如所謂私心向往針鋒水乳其
人者而後因之以生色明公其無意乎彼棄者婦蓬
首垢容中閨羞與爲侶而猶取于歸秣馬事以對人
日吾向者宛宛嬰嬰如是如是斯不亦可笑之甚乎

徐增 子能長洲人 九誥堂集

與申勖菴

近日學詩者皆知竟陵爲罪人之首欲改弦易轍者
又不深諳唐賢之門庭堂室復相率而俎豆王李[illegible]

如鳥示妙士一旦而服高曾塵腐之冠裳鮮不笑[illegible]
敗落者矣然余于此日有深幸焉世人每妄土重[illegible]
夫唐人之詩猶祖宗之甲第也王李之詩猶子孫在
外別治平室一區也鍾譚之詩猶子孫不肖寄人廡
下也今之復事王李者猶久假之子孫賢者思復舊
業幡然去人之廡下而仍依止于別治之平室吾[illegible]
人不思更動則已旣有更動之勞何不少加拮据
[illegible]祖宗之甲第堂構依然坐而有之之爲當也

又

[illegible]律至杜子美愈覺其難至白樂天始覺其易人情
所趨勢不得不爾子美詩鏗鏘磊落譬如高山大川
苦於登涉樂天詩坦蕩與率譬如平原曠野便于馳
驟于是人皆畏杜之難造而喜白之易與自長慶來
樂天桃李種無際地而不知樂天詩學正不易也余
嘗謂學白詩如順風揚帆千江河須得把舵人子細
方得不然其傾覆之患反甚于石尤廣大化主救
不得奈何今之假白詩者往往金鑄樂天排詩敎者
又往往集矢焉恐樂天兩不受也夫學樂天之難不

難于如其詩而難于如其人衆天胸懷淡曠意致[illegible]然詩如水流雲逝無聱牙詰曲之累能如其人則[illegible]幾矣

又

[illegible]大每以參禪當一件事若當一件事則參禪罪過不小矣嘗見俗人俗到不耐煩便思無事即無事亦[illegible]又嘗見世間閒人閒到不耐煩輒思作一事即有[illegible][illegible]惟會此則城市如山林朱門如蓬戶矣

[illegible]考人句各精家江[illegible]

與黃俞邰

足下石經攷極似六一公文字用心極細若閉門無事以五車藏日各加是正勒為小論所謂發微蒐軼考異訂訛俾端臨夾漈長睿諸公失其通博亦耆今一快事也非俞老其孰能之菑生向未披𢖮固已遙夢心太平菴之九十八種如芝草玉英不自人間向來所見數種大抵廿年前花想雲思香才艷世迨日研月濡歸極清微則又抽玉笥之隱嶙㴞金壺之奧蹟淵乎妙哉可能以一二見詒俗士耶伯璣愛栞叙

集異似其先伯玉風流東南如此兩家何向來皆未[illegible]之遇也

又

心太平主人不意遠發異書求易得名士詩難延[illegible]弟近日悲困菴句也吞聲涕零豈必在定交之後

又

[illegible]年秋棒檄不前卧病荒寺每憶石交清言妙音洗[illegible]利之想至玄亭蕭遠擁書永日此眞叔度名齋[illegible]塵囂者所可望其項背于弟以困人膺茲[illegible]

著人眞以山水文籍寄性命者

微羨黎補邑短衷難旋雖游蟻自娛觸肝傳脣竟復何味寧如登江夏之故第刻燭劈箋分韻聯詞萬石三台之貴當不與易哉野史亭以元子傳月泉社自吳翁昉今古歸然人而愈烈果晦榮而踖賤也錢牧翁齊朝遺參頗有選詩俾煨燼復光今此翁尚存寧無續編如石齋念臺愚公伯玉穆如文寺一流可爲谷音乎初學菴集聞已刻傳矣豈翁能爲弟多方覓得一部否窮僻僻邑飲食藥餌了無可應剡見聞之廣引領著述有如饑渴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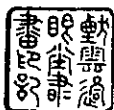
客夏在衡陽得捧教尺如淸風習習滌我歊蒸何[illegible]
情至是也讀自壽除夕諸詩温雅麗密不忍釋手[illegible]
品在大山篋中伯原谷音間俞老方壯齡進步已如[illegible]
此益天授特高又資學力當獨秀江東匪阿私也矣
少年于此道爲化憂所縛幾人麾波句得洗夊如[illegible]
大心王蕃室二君勸以詩文必宗杜陵與廬陵二宋
廿年中摩抄二家斷爛其本志力強固復旁及後山
劍南長慶諸家以爲學杜不當類其聲態昇几處[illegible]
如近日虞山公之指然大抵廿年以後咿唔制舉未
能一意爲詩習其變化惟壬午癸未居婁壯門甲乙
之間世當鼎革此時有數十篇朴塞沈痛尚可與言
其餘涉筆聊祀歲時若宜江集陳坐木淨硯顏俑人
耳何敢當過相推許耶近日陳伯老有字見規以唐
人風神器局爲我師也常自作之矣牧齋集四
十本所云所敗與濟難之文弟反覆前之誠如來教
先輩讀書立言有本末通古今未有踰于此老者也

與陳伯璣

[illegible]人亦聖[illegible]已惜[illegible]聖歎不及見矣

近傳吳門金聖歎分解律詩其說即起承轉合之法
亦即顧中菴兩句一聯四句一截說詩之法也弟入
信之今得此老闡繹可破世人專講中四句之腦說
而王李一派惡套詩大抵不明於此說以致邮學[illegible]
全氣信聲金瘡殺扇往往使人捧腹也但聖歎以前
未聞于蕤苑爲人大槩想伯老必稔知之其人評點
諸說家大有快辯而傳以禪悅故能縱其才情之所
至獨左史諸評尚未得到不審宗趣若何弟深欲聞
之

與李小有

陳希夷謂吾家忠定一生辛苦如人家張筵笙歌鼎
沸時中家火起賴子撲滅今先生廿澹泊耐勤苦享
福懼有餘簡身懼不克利物懼畏難嗚呼由是心推
之其功業之所就亦有不可勝道者哉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八終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九

櫟山　梅　磊杓司　選
白門　紀映鍾伯紫
周在浚雪客
孫儀　周在梁園客　鈔

龔鼎孳　孝升　芝麓　合肥人　三十二芙蓉齋集

與紀伯紫

弟伏茈布驅無恙於中秋後一日抵都門矣銅駝[illegible]一往愁人松桂北山不勝林慙澗愧之甚得此[illegible]遷惟時詠京華多風塵素承望爲緇之[illegible]以自樵借耳感念知己深情何時能去於懷塵海茫茫求我同心人何可一二得也固老磨闇業將台社手致姝極戀戀故人誦老社翁九歲時詩共相擊節覺王子安未是俊物耳浮雲黃鵠合并何時想欲知弟近狀者故以告

又

江流無聲故人欲別戀戀燕磯百尺遂爲千古銷魂之地而知己情深覺桃花潭真淺矣別後惘惘如有所失此間寥我都不堪破愁孫一圓次足當寒山片石耳寄示古體詩遂成絕唱孫力雄勁吞吐大江五儀抱更自蒼遠合十二絕讀之蕭蕭颯颯河梁鬼且千載猶新也

又

久候台駕不至知爲雨阻也長歌之妙烈石崩天而玉勒輕裘時而冰車鐵馬酒酣耳熱如登謝朓頭搔首問青天矣奇快何可言明日雨不霽尚不能[illegible]舟定候知己過話也

[illegible]

大雅寥濶以先生爲典型十載神交隔年遥和得參氣篇匪自今茲伏讀近詩惟恐其盡奇探蒼遠合歡樓深金石相宣鬼神可泣性情風格直鐸最上一層矣必傳之業潛服何窮贈弟一篇推獎過至附特進之咏與五君而並存知仲翔之心得一人爲不恨也應酬小輳當操土鼓以謝金鏞拙刻二種拾海花閒不免爲大雅罪人附去一笑

與方真三

入世之慘無以喻此

子長足跡遍天下而其文始奇子美夔州以後而詩益老子厚播遷非人之境而諸記與山水並傳子瞻海外之游直云奇絕快平生則儋崖萬里桄榔一宿竟是筆墨間縱橫光怪之所變現舒亶李定諸人皆著作之功臣而杖屨之益友矣然此皆游方之內者也足下奉侍兩尊人與諸昆季破帽鐵鞋寒沙苦月指圭景外之星辰問鴻濛前之天地凡所經涉關河形勝風土人物方言往蹟險譎奇詭率世人耳目所未經亦意想所未設如華嚴國土身雲涌現層層剎

換子雲握槧懸油素而難窮博望鑿空驚譎譯之筆見不足方斯汗漫狀彼嶔嶇矣今仞安浮海之船已歸故國初明夢中之路頓失天涯回思關吏鬭雞柴車出塞感飄零於絕域聚悲喜於一家短詠長謠當歌對酒遂離嗚咽已如一小劫之不可追詩卷長留天地間濺淚驚心感花惜鳥與故人好友流連情話歷數昔遊頓還烏鵲之星再睹鵬移之日頌　國恩之浩蕩悟天道之下陂此不當與古人僅較工力於含毫拂素之間也乃其頓挫音節鑱劃蒼涼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摭稗官之言都歸大雅置之古人中故當高踞浣花一座豈止與玉局老人抗軫而交綏乎獨是足下既返玉門而漢槎猶淹雷沙磧讀其篇章淒麗哀動心魂了山之賦江南孝穆之序玉臺殆無以踰才人薄命有識同悲中郎所懸寄賞於焦桐呂黎所以興嗟於窮鳥也

張民表 武仲武臣林宗中牟人 原圃集

與閆審今

邪佞造禍殃及死忠之人千古同痛離亂伏莽而後

執轡擊節當追為奇用徒悲無益也泛苦海者無意回頭任砥柱者討惟袖手吾不知所終矣

與周元亮

兄可自遂其高耶僕常竊自忖為自己身家做官易為朝廷百姓作官難身家之計不過攀緣攀緣之法不待出口從來取富貴利達者皆其一二人耶若乃盡忠報國行志安民嫉忌招尤因而委棄身命者豈其一二人耶默容之明哲卷懷之君子知其無益於世何必茹荼為甘足下之志吾知之矣

與鍾嵘菴

元亮索文學堂聯書去煩轉寄之碑文尚需時日老人苦作書自愛手腕他時仁兄成名多壽後自知之也

與秦京

夫天籟迫乎自然物情極其所發風蓬雷澂谷響林振鳥鳴蟲嘯花落水流無動不韻則無聲而不詩者矣舜曰詩言志仲尼曰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莊子曰詩以道性情故知下語自合真境聲音不從外來豈其商兌子古今之際裁比於文句之間乎雖體濫觴於醴泉擬古新豐於歷下莫不窮研丹素切響浮沉譬末人刻楮田客鳴雞徒肖形聲都忘神理又或痛鄙摹倣直率胸臆謂楚羌吳儂俱標擬爲詩篇流傳於樂府遂使街談巷議強協釆風秦雅之音未學府受甚解擊壤滄纓之說不亦過乎蓋情之所動因辭而明志之所至體物而會苟塞情而摭辭逆志而構物合之則假象莫助離之則逸說尋本詩之道蔽有自來矣

孫承澤 北海上林苑籍益都人 退谷集

與梁玉立

詩文之事莫妙於易莫難於老

又

吾輩讀書即不能窮極理奧决不可爭攄悅以助顏瀾吾輩作詩文即不能力追大雅决不可襲嘽聲以蹈惡道

王斥 王屋初名澤久字春嶼河南鹵陽人 遺稿

與薛諸孟太守

今春晤王雪肝武林始知聖天子矜念中州士女僭冠之意責頗深夫以億萬不獲一之賢守重以士女不忍失之個款中州又方蠢蠢多故聖天子顧能翻其挂冠長往也哉弟室有嘉賓主人爲灑掃盛牛酒秦榻帷帳供給之具甚設客用故辭去主人必挪之扃室統以灌棘曰我不忍失嘉賓弗聽客去其意良厚其留客之法未敢以爲非也弟斥此日尚未白尊事結局急思一晤傾吐牢騷而以將昏無術沉痾日厲望安道之廬在日中竟不能一行其庭見其人良

爲悵然。

再與薛諧孟太守

戶頑鈍子立天人同廢不從湘流卽荷戈扞魑魅投世耳昨有新額舍逋棄疆埸暨鼠竊守藏應戍者餘許輸鍰自贖廷平曰近下金序地增倍隱以之責用墨徇藏行蔑謚者直尚廉甚如戶二十日不畏疆禦之窮措大奚道而能庇聖天子之寬典譬諸臨塞子以叉曰昇余拱蘩蛇珠者廼舍若知不免矣。

與某

賀子家曰有求于人而卽其安人孰矜之明乎工求人之故者宜朝宴卯其閤拜于庭爲丐趨炯賈走市弗足辟也期物存焉而側有是僤則如匆𢇛然畏執事冃相聞耳寧實有負也廼弗能余問而賣以要我將生待命復畏執事以爲不儀渴君惠或曰人實急我奚急也吾弗能爲衆肉在門而待噉領者進止心戰搖擺焉如吟征失道南北東西罔識攸奔之情之態求人者如之求于人者弗知也足下業矜約而可其求乃數日者不聞命非不獲聞則昔人所謂微君之故矣。戶深嫌再三不告而實未嘗敢一刻忘君之惠故致書左右非要也以明我有求于人者不敢卽安之意也情披語直唯足下察之。

自敘肯人到底不作衆語

答座師潘昭度中丞

承戒若曹忘憤世語愛戶良至然若述往志也俱弗克遂矣嘟于嗟曰凡爲文以伸志爲主戶憂悲餘息伸志喪喪其奚能窮意於文章矻矻自苦就閒有嘯詠不過觸凄風冷月懷古自傷夫魚鳥細者尚喩罪峻淺深巢穴重開況戶危敗之魂悸迫曲木明哲保身顧下羽鱗之眷族哉凡憤世尤非庸人之所得苟爲者觀諸古人若湘流之賦懸龍蛇之書激楚忼慨千古下讀其詞者猶爲之拊膺扼腕忐怠酸愴彼實有大屈於中而痛哭於竹簡者也或以鳳伏鴟翔才杰罔容或以兔死鳥盡功高見背用是不平斯鳴悲感興世非然者則妖則謗矣如戶德不虒於里閭智弗越於藏獲 等容偶 衆無早剬之才而慕其功有 之罪而希其溫 何憤之可言而發禍毫端使後之人復有悼惜稱予者哉

寫妒如此精不落實

復鍾百里令君

伽羅慈儉居然賢婦也猶不免妒妒已未足甚至妒及諸王朝士之有妾孕者況其下乎詳繹桓夫人我猶憐之語政深妒李妹之辭也何也弗知其易憐也者焉用妒之矣足下自以蛾眉招尤如不孝斥焦氏所謂深目黑醜衆人莫取耳

劉　翰　字子素一字少質光州人 高陽集

子素文章峭健立朝

答李給事同野書

覆槳雖甘誰注玉缶擲果雖艷誰登華緌去婦有壼才而難與天姬爭飾老驥識道路而難與新駒共軛弟如理箏者錦薦玉柱音調清越而遇操刀者一割兄雖愛音恐鸞膠神膏無能盡續矣弟以此裂彈冠之腸決叱馭之想種以養魚別究生業即今天中之南潢水之側灸燈松窗四時稱快蓄以志雖未伸而道未有梏也願亂未嘗而我無所闕也名雖不華而行未有滓也倚頭未蹐而情無所躓也弟狂語還謝恃在心知當有殊聽

靜鈔有辯驚世忌嫉隱以自慶守殷勤辭其才又為中州與對故雖名亦循前介被例入之

一段言其禁行禁止

與吳太守勸除酒禁書

伏惟君侯英達和粹萬節解應握符連城化行黃浦政未朞月威動千里上下相和商農率利童子不狎埜無垂白令之若風烈禁之儼霜凝雖子産豫賈之葦西門投巫之化未足踰也近以民風不淳漸入奢靡游徒酗酒喪其本業且致酗德甘富鬭殺爲姦使俗尚淫瀆科令氾濫爲害殷矣臺下盛心悼風化之澆訛惻農賈之失緒遍下令禁市人不得賣酒欲開黎旷彼昏之志崇君子令德之懿使哺糟啜醨者復醒倒冠卧甕者知悔蓋至美之清政也以故百姓歛

一段極言酒害

一段言禁酒之益

德廬井肅然皆争捲廡帘罷瓶罍覆甏酷貨麯蘗娼青田之水空雲安之春壚無遺樽巷乏行榼不惟攘除酒禍且令百姓省錢穿費各思其職勤織嗇之務海荒鐵之樂里中士人雖久不相見無問新識故好揖遜頓啖一語而退禮接森森交際梧潛如登太皡虞英之世可謂退是返淳矣但予不肖荒則甚有不便者焉不肖手足役役跋隨既不能辭鄒陽之清濁又不能效揚雄之滑稽賓筵載接娛丁聽三術之奇徵禮若具乏陸納二升之器誠未足與議酒也

此段方言不便于己滑稽之才

方直陳其弊之縣益

方明白言酒禁當開豈遊戲之筆而一篇步驟絲毫不亂

但年力彊仕自墮丘壑入孫吳巳無術逃黃老而匪晚故玩周易大耄之嗟效風人今樂之趣賞情東園聽歌北里或逢章冠之風詠而寄興壺觴或追父老之杖屨而情味酒鄉將謂倫間以學少非敢惡醉而强酒也今適酒禁方嚴則玉椀塵封牙籌土蝕錦筝金笮幽于東序狂矢哨壺束之高閣且使歌童孀侶潛蹤于曲巷燕姬蜀女不見于當罏于是門無方來之朋坐乏不速之客竹事懸車絕屐齒于苔階稚子候門取飛虫于蛛户使僕輩對蘭菊而切佳人之懷持蟹螯而發生事之嘆固君侯之所宜動心也夫食馬賜卮秦軍有赴難之義持觴迴酒陰鑒有獲報之仁倘君侯納僕之言以除酒禁使百姓修臙洗之用舉德馨之祀仍整鑪停壺列鐏置甒開河陽之桃花披神州之竹葉使士和農交商通賈惠利和而生衆本末以相資熙熙而往攘攘而來煙連于六街氣蒸于三市或睹周京之崇爷或聽武城之絃歌散春聲于樓舘飄酒旗以麗天茲非太平之盛事耶

侯方域 朝宗商丘人 壯悔堂文集

此似爲閩漳而發然覺清一輩失不自五族

眞切之言

答張西銘

閩漳事巳悉西銘清議至德本末瞭然亦不必屑屑與角逐也某竊謂朋黨所以報漢而漢亡於朋黨道學所以扶宋而宋弱於道學此其故在上在下固兩失之然欲爲調停之說則君子不取蓋與其失身無益不如終守道也數年來廟堂艸野感離離之山苗歎鬱鬱之松澗位置失次以致鳴鏑在郊烽煙匝地誠宜大破藩籬收拾材賢同舟戮力亦巳晚矣而當路乃堅報復恩怨之旨借快刻爲孤立以聳動人主而鳳負處士更有咄咄持空函以邀之者不止閩漳一輩說者亦必顧西銘鍼漢士之褊狹藥宋儒之闊迂刓方就圓與時消息不識果遂以爲可否昔者胡伯始之中庸辛幼安之曠達其初皆享盛名而後乃不徒無濟於時且甘心喪其生平某深願西銘之鑒之也貴鄉虞山之爭枚卜長洲之去國爲數年來極有關係事長洲巳與日月爭光天下所觀望者惟虞山與婁東耳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西銘必有以處此敢因明教而併及之

金華八家叢宋附史

寓畏昌衆

答孫生書

域附白孫生足下比見文二首益復奇宕有英氣甚喜亦數欲有言以荅足下之意而自審無所得又甚愧僕嘗聞馬有振鬣長鳴而萬馬皆瘖者其駿邁之氣空之也雖然有天機焉若滅若沒放之不知其千里息焉則此於閒井是則踴之嘶之且泛駕矣吾寧知泛駕焉之果愈於凡羣耶此昔人之善言馬有不止於馬者僕以為文亦宜然文之所貴者氣也然必以神樸而思潔者御之斯無浮漫鹵莽之失此非多讀書未易見也即讀書而矜且負亦不能見倘識者所謂道力者耶惟道為有力足下勉矣足下方年少有餘於力而虛名無所得如僕猶不憚數問豈矜與負者哉然則以其求之於僕者而益誠求之於古人無患乎文之不日進也嗚乎果年少有餘於力而又心不自滿以誠求之其可為者將獨文乎哉足下殆自此遠矣

與陳定生論詩書

詩壞於鍾譚今十人之中亦有四五粗知之者不必

尤出此一段新制衆論

[illegible]鍾譚之失者雲[illegible]雲間有[illegible]日之青盲即一時才調絕出之士亦尚未免蓋鍾譚自所爲詩虫鳥之吟雲間所爲詩褭馬之氣大畏固自不同要不能無過後惟陳黃門李舍人力自矯克歸於大雅然而其流風終有存者三吳祖而述之輒愛不能割故今日能知雲間之失則才調絕出之士不患其不進矣今夫日月與山水者天地之色也光者日之色也陰者月之色也山之色煙雲互變水之色澄碧相接若畫欲刊落而空之舉目黯淡何古何今無怪乎風人才子不肯服也顧今日所爲色大率皆借也借何可久天然威施又何必借若其本不西而東不南而北藻繪雕飾徒自苦耳故必洗盡天下之借色而後天下之真色始出此惟足下心知其意耳徐君作肅皆老宿卓有所見宋君犖英英欲起照前社中州有吳伯裔惜未大成死矣王相國鐸材固博厚氣固雄拔求之章法不能無間然近如賈君開宗映後惜足下未得盡見之也賈君論詩欲清空一氣如話僕曰是固然更少氣象不得闊闔晃旒固屬氣

[illegible]風蕭得意容與容非[illegible]象取攜而至於大[illegible]眞人之褐裘曲江仙呂之彩筆任城豪飲斗落參廻玉門愁月練白霜皎皆能以其氣象爲氣象當其勝絕變動難拘是惟心知其意者爾通而已

書詩入微　行文欲化

與任王谷論文

僕少年溺於聲伎未嘗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不能發明古人之旨然其大畧亦頗聞之矣大約秦以前之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非可以文論也其他如老韓諸子左傳戰國策國語

二語已盡

皆斂氣於骨者也漢以後之文若史若漢若八家最擅其勝皆運骨於氣者也斂氣於骨者如泰華三峯直與天接層嵐危蹬非仙靈變化未易攀陟尋步計里必蹶其趾始舉明文如李夢陽者亦所謂蹶其趾者也運骨於氣者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烟嶼星島往往可自成一部僧即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卽所底將能操柁觀星立意不亂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此韓歐諸子所以獨嵯峩於中流也六朝選體之文最不可恃士雖多而將嚣或進或止不按

分明了然　于心手者

部伍體如用兵者調遣旗幟[illegible]攜但須如此中[illegible]小小行陣遞相照應未必全無益至於摧鋒陷敵必更有牙隊健兒卯枚而前若徒恃此鮮有不敗今之爲文解此者罕矣高者又欲合八家跨史漢而趨先秦則是不筏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飛舉豈不怪哉頃見足下所爲杜周張湯諸論奇確圓暢若有餘力僕目中所僅見殫思著述必當成名然亦少有說覺引天道報施湯周處稍[illegible]靦綫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細大皆可驅遣當其閒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

議論新本之文千子　骨從自得中說出正

鑿鑿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馭歸於含蓄若嘗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矣譬如瀉虹飲水箭隼搏空瞥然一見瞬息滅沒神力變態轉更夭矯足下以爲何如

葉未敬　[illegible]若　丙安人

寄吳賓厈

今之文誠好奇矣僕以爲實未嘗奇今之談文者輒曰必無奇矣僕以爲實未嘗眞識奇夫文者何也如

纖新錦必不可帶腐絲如畫水墨必不可帶俗筆如奏鈞天必不可唱野腔山曲如調鼎鼐必不可放酸醬敗醯今曰必無奇必無奇則是抽襴蔚澀脆麻可經袍衮著臙脂推金粉可畫輞川蛙鳴蟬噪可以羅設府庫而五湅縮不乃羹可以魚截俎豆也必無之理也故曰古之無文行之不遠既其文矣焉得無奇如其不奇是不文也第奇自有平正之奇有衰祟之奇今之嚴于正文體者正欲去衰祟之奇歸之平正之奇非欲去奇而歸之不奇也今人纔脫卸一領藍袍便作老先生話說平說正老頭巾氣大是衰颯豪氣且目已烹龍炰鳳鼎味要湯而教人斷肉餐蓬野芹爲貢僕不能爲此瞞心語

（眉批：纖縟從李新穠逕發精來不是印板六朝）

答沈玄海

自昔挾伎倆單門中妄希長袖乃今世之幾事便爾挺裸大似黃楊遇閏年止堪退寸耳左右並是疑人謫以疑事愈長疑冢寧自悉虛億猶可偶中豈容以舌游音慘討聲口于空衣娘喉吻也

（眉批：胸書人不可無此見）

寄鄭冏卿呼陽

以敬之才止堪老于文字蒐裘而濫竽水部刮毛龜背何時成瑱硏芭蕉非有慧耳却能聽雷葵藿雖無明眸翻能看日不肖所耳而目者有已成事在矣有如稀膏轉軸穿不可方則猶賴千里之遠惠我好音遠望林間高風如張可空歸洛中得羊公午橋莊栽花植竹日與故舊乘小車攜觴遊釣幸分半晷之暇犢手只以度我

（眉批：雷局雷展歸閒雷生）

與姜神超

原稿蒜多點竄幸付我使知所裁昔鄧夫人傷頰補而益妍不佞之頰政賴足下爲白獺髓琥珀屑耳

（眉批：叙事如此方是妙手）

啓黃鳴谷座師

敬之所以感吾師者非徒以青雲其身之爲快政以韶年認字以來洎于弱冠蚤有志于聖賢精義如魚猶水東猶濟其行孤聽水堅木前其步偶以暗合於師方敢自信不疑而又得從容以侍函席與昔玄言開關啓鑰啓迪于古窠臼指點一派舟航此情此感故在世情榮辱外耳

（眉批：情事冷蒨令人兄附眼是一派盛熱字面所以令人望而欲嘔）

與永平程蘿陽

肥如鉅國得荷洪厤為項戢衆人均滿腹于林翠黛。衆藉息陰去燕咫尺洋洋頌聲之載道者塞於都人士耳中久矣。春風既暖於虛龍借盟不寒於鷗鷺故柔荏之芽藥靡不思托紅錦靴飾以結餘燠望濃陰敝芾以蔭弛擔若孔大博君者素所受知翁丈者也。平生慷慨俠骨崚嶒門不言錢舉却阿堵今有所挾而來思以潤渥途邸而費大不貲溜囊如洗夫其庖下氷鱗聲應溝驛之鋏樽中醲醇芳陪陶令之花斯爲潤溜。倍于西江涔苗頼於甘澍非藉沛澤何以繼

之手其行也。祇附候忱弁代摅依依故人之況。幸惟垂鑒。

答張泰戎明初

翁丈服不落之劒花稱常明之弓月風動金鼓霧濕鐵衣人倚長城國明砥柱名藉甚喜而可知昔鎮三衢地方安靜上有投石山無伏莽弟嘗其時方且液淵懸池香銜霧宇面翁丈輙垂一盼之青眼稱百代之鴻儒見片毛即云吉光聽半響即云韶護牧壺飲酒彈琴賦詩即今回思猶如昨日莫云過去便是

敍君孟旋子卿三先生俱西安人皆以制義鳴海內而古文詞亦皆戢芳邑一時正此三賢真足具事

前生也嗣是別去各在一天長安會逢相知重聚不竹寂寥于郎署翁丈蕭條于客邸。愛莫能助把酒爲歡一去汴梁又成闊絶茲以宦游之倦枕漱石泉何幸大將之旗近聞東海豔官咫尺偎陪聲問鸞躅山林未能走賀乃承惠問驪錫佳儀多情若斯令人感銘但慚無以報如何如何聊書詩箑并小刻奉似郢政以翁丈愛琴偶何新作琴詩可賫一囊也使者爲言尊意欲招小艇一游併促長安之棹弟以綠竹青松結盟巴固留連眷戀未忍割離歎出門一步爲難

望海上一緩如天涯也履楼佳氣徒勞夢魂嗣容發力勉圖握手。

方應祥　孟旋　西安人

東李袠一

當今道德文章並推上盟如先生所謂揭日月而行天其閒欣附氣類以趨附乎一時名猶之長庚啓明分末光以司一隅者耳國家經義制科經義于上猶之矢也制科以取士猶之羅也的有所不必中于矢而後明制科之大鳥有所不必入于羅而後見經義。

[illegible]尊夫日月之行經天之中不知其光徹六合之外
故非天所得盡也李先生不肯做一第而士與取士
者之重乃兩伸于天下豈與夫長庚啓明之嘒嘒者
夜僅爲司而無當于普照者哉

答費無學

千秋之業祇而就一時之制光怪駿惝貽者塵上用
中見未見駱駝而咤馬背之多肉又何責焉

徐日久 子卿西安人 別集

[illegible]與吳伯霖先生

[illegible]甚愿手時便約法三章花木之無長進須人[illegible]
不高自鼎貴者俱不蓄

與聞子將

丈夫處世止須自裁政恐上經經時自巳把握不住
若更瞻前顧後因人行止陋矣陋矣

與譚友夏

兄近日作文象意否象意是好事極不象意亦是好
事

復聞子將

儀秀才時最數耐者提學却是一個今來作縣相索
制者進士數人皆能以咳唾爲風波即頃刻變霧露
弟今儼然見効矣閉門得罪觀山中靜坐掩關時心
事何如也雖是非得失未必渠所能制亦難道得此
中無礙如往時即到得如往時初無大益祗增人[illegible]
笑耳

復友人

僕好讀書恨愚好山水恨俗質任恨弱坦懷恨疎[illegible]
[illegible]名公恨見人輒兩熱便喜功名而數不[illegible]
[illegible]恨耳

與方孟旋

讀史得小心之說此是戲論耳今之見効正患在不
虎大胆兄知我者故亦遂披露以告吾拙幸勿示人
令門外漢亦復來窺吾底裏也

復翁子遠

今有一事相長只穿衣吃飯間有鈔文章在兄無怨
還願求之人間閒語恐不甚濟事也孟旋先生在事
內人渠常說事內人誠而不明事外人明而不誠而

自記取也。

與本學王廣文

弟率意任情本之愚瘖。雖循例不能無輊輕如此。要未足窺諸兄萬一但念是非本無所定期於自得則雖以鄙人之偏見於以爲他山之石則有餘矣運日踏署又爲清事被上司煎逼念爲諸生時讀書甚幸傳語諸兄毋輕放過不及時受用行及矣。

與王遂東

聞有能文之士曰張以謐曾大羽者。今始知是

浦諸生不肖未見其人然念之不置。幸台丈自拔之不必使之知出弟意知之更多事矣

此爲讀小日曙勝境

與韓鵬南

所舉諸人多不識面却不知此衷何故不能已已昔長公有言見人飲酒則爲之酣適見人病已則爲體輕而况才名之士得奮焉自拔不憂屈抑焉者乎竊見台丈曠度逸才必先懷此志故敢以所嘗畏服者剖心相告

復黄經甫

世間不著鬼書幾人肯著鬼昔又幾人

未中時聞道縣官難處輒不謂然。便對人發許多議論正如談無鬼者見鬼辨亦窮而世間貴是有鬼尚口之人可笑如此今報及矣足下天才駿發决無此業然亦願識之無爲世輩所揶揄也

與兩學師

葛文宗文體八義見奇眞是從刀山劍樹中將這箇身子逐一試過見菩薩相者非可以文字語言目之也已錄一通揭示明倫堂使諸生共知向往

復陳子金

生祠之說不知何自來近已嚴爲阻止。弟在此四年他且弗道只如修造一節自遠至近自大至小眞是無處不經手脚從來未曾附一姓名每見省下屏坊雄壯牢固乃考其歲月都無百年舊物而名字已漫滅絕無可考徒有危石稜層欲墜使行者恐怖以此見得這些斷然無用只有方寸地庶幾可免不朽或海內有知己一二人甚爲異時話柄耳兄以爲何如

可爲太息

王相說 物物泰州人 自選尺牘

覆鹽臺鄧

老公祖有見於竈苦商困此真課逋之本而實弊隱之標也蓋竈皆自苦商皆自困耳譬如士子進文場多攜童僕護持護持之術愈工而挾雜之勢愈盛愈欲前而愈不得前使覈鹽者如其應出之額支鹽者如其應入之額則利且不可勝用何困何苦哉然此入骨之病已不可除去其太甚在老公祖料自了了謬蒙下詢敢諱迂疎謹率筆數言唯祖臺笑而置之

答道學辛全

讀心錄知足下之於道深矣不佞願效芻蕘少爲補之易之冠經論語之冠書道德經之冠諸子通書之冠諸儒孫武子之冠兵法唯其簡也簡則後來不得以僞雜者溷之而於醒世提傳世遠亦立言者之責應如是耳

嚴首昇 平子華容人 瀨園文集

荅江陵詩社八子

未有今人不慕古人而有所獲者要其慕古人正非優孟古人譬如司馬相如慕藺相如非有一毫相似且慕古人未必不過古人如武偶自擬管樂豈但管樂而已哉然學古人可也學學古人不可也

與王明昜

神交二十三年垂老相見荒城夕陽頂趾並有滄桑之感秋厓六詩書箋報命聊寫山中苦狀出門三百里便非本色矣我輩自是一箇頭面作出十八羅漢不過故入不識爲何人也

又

人生極難應分者惟得志時事耳伯王不動心便是聖賢盡頭學問若區區不得志事甚容易了舜禹生平轗軻艱難不知多少夫子不以此服舜禹得服其有天下不與所謂忍痛易忍癢難也老兄學問深厚逆來順受一切歸之造物天下事不但得喪不由人禍福不由人即善與過亦不由入付之無可奈何已耳

與王季豹

人有不爲而後可有爲歷數古今斷未有靡事不爲得成一事亦未有無人不交能得一人之力者弟自

分才疎意廣病正坐此等以自從因爲仁兄惡矣

又

此輩小傳小叙小記頗足開顏倘授以帝王本紀名臣列傳便閣筆矣與之言性言天能𡏖𡏖到底與之議天下事能縷縷指掌連牘不盡乎辟如小匠築斗室石橋竹徑曆置如意一旦委以未央殿承露盤應袖手爾而顧輕薄前輩凌厲一時去井蛙幾何也

與陳子貞

之文體氣俱全形迹都泯居然兩京而理事致無二足存此塑古文之像者也

又

人之有詩文猶其有兒女子也才不才亦各言其子它人子何可愛哉

答華落 壬午

盥讀手書䆁寫旅次蕭條如謔如嘆筆端有詩書矣貴賤若衆迭爲之亦復何傷七十年瓊宮瑶殿一旦而蓽門圭竇均是人生快事近日造物將乾坤作一部出像莊周脫胎接引故使殿下現種種而說法耳

與高秉㢦

楚史未了時刻在心鄆便不妨時時敦催以當鞭策唐人云能事不受迫促若升者則常因迫促得能事耳

與黎耳菴

土室各成有投老意願弟與兄自殊絕也老又宦遊平餘載息機山中如傀儡然逢場作戲已乃褒人布裘弟則炫玉不售因以韞櫝者乎一吹

與魏織仙

王子至得接手書不啻親見喜慰喜慰世界如一場逆旅暴客猝至主人不知何在座上大班散去先生饒籌與闍頗足自慰小子輩總未郎席何以堪此難然不應又顧而之他也一丘一壑頗與先生共之

與陳斗朋

富貴必歸故鄉始快而高士傳中往往多僑寓者至死不顧丘首蓋月望視昔之闕非淡寂人所宜爾客渚宮時恨不速歸到此求復坐敗廬食薑韭與共人談天下事何可得也

與陳小有

傳棨公書來知騷侯先生一門遇害弟將爲此翁羅三月矣此翁卓行古遯人自不得不以古道持之往讀史漢見獨行士動鬼神格異類至遇虎狼盜賊無所爲竊笑當時風氣所至雖虎狼盜賊咸有獨行高今日恐不爾覩騷侯事使人不敢以爲善自持江[illegible]日下雖盜賊亦有然者附便不旣

與錢彥林

[illegible]而著書近二十年卷帙高三尺許强半皆妄[illegible]天下事顧以欵段自甘之才生當稼敭不到之地畢竟無施須乃挾持來京師遭故人黎耳菴于路見贈背種種云近世士大夫槩不喜此此非錢先生不可樓遲白門剞書漫滅獨來請謁良有以也不然長安米貴鄉里親舊槩甚殫欽何獨亟亟大賢之門且貸金于幼安而乞餐于靖節豈計之得者哉

梅　磊　杓司宣城人響山文集

與周櫟園

避暑山居了無一事搜敗簏中僅有四來集因重爲許鷹謝先生賞之北地奇肆矣但語窮率易太倉博大而格苦不高新安工櫟而氣嫌不逸至濟南有意鉤棘僅贈其句於古人之法全未有也不知太倉何以心折與阿好耳要之皆不及北地遠甚以北地能辣能使氣也近見李鹿門震川門庭者排擠太過無乃蹊田而奪牛乎先生具眼人平心持論以爲何如如其未善不妨往彼闢示

與兒耘

寄宥過余問詩與制藝孰佳余曰制藝佳客問欵余曰詩能窮人制藝能富人請問富貴與貧賤孰佳此雖一時戲語寔切己之能也汝輩自詩王謝門風究與飢寒何與可深思之

又

昔舅三兄嘗言吾守先季豹禹金公家法云閉門讀書與開門結客不可偏廢不讀書則根本不立不結客則聞見不廣至守身立名之法又云交富人不可與之稱貸交貴人不可丐其竿牘我旣無求則士氣自壯而彼之屬餟亦無稼生成已亦所以成人也今

時名士皆一切反是豈不可懼可嘆

與周櫟園

昔人云吳李以前畫寔而近俗荊關以後畫雅而太虛自元人一以唐相高無論六法宋人幾無生活處先生所示諸畫尚留得一半在要之積習成尚風會使然噫豈惟畫哉

余儼 源心莆田人江寧籍

與周櫟園

飄爾蓬菴歸冑如霧回首西湖未免作天際真人想藉函覓成書併頊亦即還吳門矣古人取石壓船今則取石壓囊耳時無裴寬豈能使張徐州揚眉吐氣耶言之可爲三歎封服詩得大篇眞可壓倒顰作此君藉巳不朽矣在吳門耑望旋帆倘得方舟并駕同歸秣陵亦一快也

顧源 字清甫號寶幢江寧人

答太初索畫

眼前國土筆底江山不假一毫氣力總是現成受用莫學他頭上安頭今年在這山裏坐禪明年向那山裏結夏打算到臘月三十日看你有甚麼公據道人今在紙皮墨點上通箇消息無滋味中也有少許曝情一一透得過舌根管教你入骨入髓

寄雲溪枯木寒泉圖

既云出世當有出世事這斷紙殘墨要作何用若向這無用處討箇巴鼻轉一切事而作佛事借錯誤枯木寒泉也莫去尋枝摘葉雲溪他日得其精而遺其麤也

劉城 伯宗貴池人

與陳伯璣

仁兄以著述大業每札見敎故勇凡通候概欲率脫傻請敎而作郵者必匆遽相督倥傯數語定不得了前後如此殆非一次眞恨事也拙詩請正近狀益不得佳出口鄙無好語因念子美老來詩律漸細即此豈後人可及哉字字何遽乃爾痛絕痛絕乎諸殊不苟且大抵此兄胸有本領醞釀頗深僻及纖尖無傷大雅其於世事久在即離遠近之間與世之有操縱者不同故所收人與詩亦小有出入要之不損雲子

本來不足爲譏也

變世韶 著舒 歙縣人家江寧

與羅艮公

暾麵小過火證復攻苦月餘今漸平矣饑飽凉燠皆足爲衰老之祟危矣此身乎頻損惠睨何以堪之秋氣已至當完公逋也

沈頫 朗倩 吳縣人

與羅艮公

山富寂歷林雨蕭凉仁兄擁書下帷愚兄弟愧無將

個方切個徨韋刺史不云乎何時一尊酒遠寄風雨夕令人黯然不能讀也讀新什青蓮不足稱天仙摩詰不足號禪那矣美美陳先生見委作無聲詩須速速付生絹令潑墨與雲現東南奇山水一幛軒渠何如何如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九終

閨閫中有此等人此等文真可冠世

豫章 徐 芳仲光 評
江左 吳 晉介茲 選
豫儀 周在浚雪客
周在梁園客 鈔

顧若璞 和知錢唐人上林署丞顧友白女督學黃寓庸長子文學東生婦 黃夫人臥月軒合集

示諸兒

予自萬曆丙午歸汝父遂涉歷家事廿有六年中間辛苦備嘗風波遍歷予惟是兢兢業業蚤作夜思因

敢失墜以無誤祖宗立法以無貽父母憂者豈好爲是勞哉亦緣汝父生十月而祖母見背至我歸時貧與病合處世艱阻事非一端且彌留之際止囑終事惟儉善教汝輩以繼書香善事祖父以續巳事親不終之罪我固一遵先志較前十三年中更翼翼小心如臨深履氷常恐折足而覆先人之業至于祖父逝後多少風波寡婦孤兒所不能對人言者未易一一數也予于壬子生燦兒于甲寅生煒兒兩兒止見其其生于仕宦之家長而居處晏如衣食粗給幾不知

行文竟是大家

實卓識真辦文

有困苦事豈知而母之拮据卒瘏以僅免漂搖之患者二十六年如一日也今幸兒輩俱長成婚嫁巳畢重任有托我責稍輕故以分爲合析汝二子使各庀其家事夫吾豈不欲勞我逸汝俟繩祖武哉良亦有所見而然也九世同居時旌其義二難孝養並以德稱第情不隔而事或睽豐儉之異尚多寡之各適好惡之不相符也人情與同其數多端豈能一一如我之所願況人情習久則慢易生慢易生則嫌隙起是故離則思合合則思離離中之合合中之離不可不

致審也喜兩媳賢哲能儉約守祖制及我年力未衰一一清分使知家道之艱難如此世務之艱難如此各自成立以漸進于禮義庶無內顧之憂亦鮮永終之敝豈必合爲是哉若夫一絲一粒皆自我數十年勤渠困苦中留之則所以謹守而光大之者更丁二子有厚望矣

與張夫人

冢婦丁從余讀唐人詩其寄燦有云故有愁腸不怨君語幾于怨誹不亂矣輿燦酒間絕不語及家事時

為天下晝奇計而獨追恨于屯事之壞也且曰邊
則患傍擾官屯則患空言鮮實事奚與子戮力經營
倘得金錢二十萬便當北闕上書請淮南北閒田墾
萬畝好義者引而伸之則粟賤而餉足兵宿飽矣然
後仍舉鹽策召商田塞下如此則兵不增而餉自足
使後世稱曰以民屯佐天子葢虞孝懿女實始為之
死且目瞑矣其言雖夸然銷兵宅師灑灑成議其志
良不磨夫人許之否

與弟

夫造云逝骨鑠塊銷惟殯而哭不如死之久矣豈能
覩息人世復有所謂緣情靡麗之作耶徒以死節易
守節難有藐諸孤在不敢不學古凢能晝荻者以俟
其成當是時君舅方督學西江余復逮我父母兄弟
念不稍涉經史奚以課藐諸而俟之成余日惴惴恨
終負初志以不得從夫子于九京也于是酒漿組紝
之暇陳發所藏書自四子經傳以及古史鑑皇明通
紀大政記之屬日夜披攬如不及二子者從外傳入
輒令篝燈坐隅為陳說吾所明更相率咿吾至丙夜

安子能讀此等書豈非異人

乃罷顧復舉之誠不自知其瘁也日月漸多聞見與
積聖賢經傳育德洗心旁及騷雅詞賦游焉息焉冀
以自發其哀思舒其憤悶幸不底于幽憂之疾而春
鳥秋蟲感時流響率爾操觚藏諸笥篋雖然亦不平
鳴耳詎敢方古班左諸淑媛取郉鄲學步之誚耶

堅中大儒

周　庚　明媖莆田人諸生陳挾公承纘元配

與仲嫂

居諸忽忽不覺春深久客云何必有以也度兄平日
神情非遊則病遊可也病不可也惟喜裝來有先稚
方書存耳但以悠悠落落之致陶然于山水詩文之
間諒可勿藥嫂動定清勝何似對父母兄弟至樂存
焉庚不能竹竿淇水之詩其能巳乎

雅淡絶俗

其二

庶母遺詩記向在阿母笥中惜不及載之以歸古人
矣人不可作其音亦亾泫然涕之欲來也嫂更大索
之偏於不切緊處庶幾一遇存其鈌畧是亦徑寸瑚
瑚也

其三

勞耘

感念化者欲爲陳立傳以之才之美無子無年搦管

眞覺他人筆墨之煩

垂毫惟悶猿哭是以更端而未就當續成之敢不誠於陳耶

其四

六姊乃凶死以去好不可爲豈不信夫生爲姊妹聚

洗去脂粉眞色無雙

首無多歸與爲隣相見益寡曾非生人之憾耶業成數言私爲位哭之非見阿兄告文更爲切至死者有知可無冥恨矣

其五

並後一篇大論無此妙 市兒意中詫何以爲汝大極筆

三國志經嫂所點定庾應躬共贊辭但不解於古人何所厚薄只覺此心爲劉

其六

亭雖不玄木能虛白假吾兄養齋工文地以人重矣嫂況肯來庾當出城作土也

其七

正自不能鄉卿

東郊清且閒宜爲調身善地可無阿兄註馬蹄秋水耶

與兄無聲

[illegible]

詩自致窮兄烏得富兄遊烏得不貧貧而且病有緣然矣遊稿妙極矣獨怪登大雷而無書何也

與夫子

不見古人久矣大率爲諸女兒所敗今大者獨依祖

想見眉中何等

母以避吾巖小者各發付諸乳一室深山淸虛已極不無文字之緣當繕寫以正

其二

城不如郊郊不如山徙之西林誠善也山靜日長惟

不盡

君自愛

其三

離騷之所以妙者在亂辭無緒緒益亂則憂益深所

深識非閨秀所能及

寄益遠古人亦不能自明讀者當危坐誠正以求所然知粹然一一出于正卽不得以奧鬱高深奇之也

其四

林媛松石圖已見歲寒之志欽其至性以一絕風之

字字挾悲鳴之勢

畫首矣亦不敢展玩恐風雨悲鳴也

其五

供白衣者謂其宜男也項禮三年生女益衆始知媛

佛求福之愚也德音莫違便是致祥之道抑供之不必有所求耶

陳鍾珙 石丈 晉江人 客瑩初集

答黃若木書

日閱邸報見其公枚卜事深為怪嘆楊邃山出處之際君子識焉家希夷先生曰名將成必有物敗之王子明寇平仲起手都做出伊周事業後來委靡不濟只是總一個相王嘉祐曰丈人不若未為相善相則譽望損矣山中讀書時是草菴至戴紗帽時是膽真

整整做出一篇大文章與今後人看如何可草草鍾珙常以此意求之無論今人恐古人亦不一二見也

答孫本芝公祖書

鍾珙生具一種迂腸拗癖嘗妄謂以為自孟子後近二千載心性天人之旨無一人解者眼見前後諸賢多函胡不了又今人動排擊禪玄二門其實非確有所指第附聲沿響人肆漫罵嘗笑之以為如聽訟然不詳稽兩辭何繇斷克鍾珙嘗深坐空山夜閱更闌洞開曲室嚴設三四座奉孔孟于上穊置老聃釋迦于側小子鍾珙騎郵其中暢彼我之懷通往來之情隨拈一義周研半章因以知余門之說長而禪玄之旨未始不可互參而共證也凡此皆鍾珙迂拗所在以是絕去依傍掉臂单行如謝康樂山遊持刀斧礫剪荒徑鑿辟冲冲然亦云艱哉此意或二三知己可共明未敢對外人道也

遊英州觀音巖示弗人

英山突兀竦詭僕最愛其入手處譬之名家作紙將書偶爾落墨點汙紙上遂以勢成之幅圖完好為峯

巒為草樹為人家為崑崙樓或為禽魚為雲氣往來為馬而飛空騁騖以遊察其起止有倫無理不可以常法律也

與慧林和尚

花之敷坼魚鳥之哀樂風日之爭讓農漁之單偶烟水之奔緩陌上叱牛聲之生熟觴茗之行止此皆文心所佐助者也而僕今覈詰若何慚愧慚愧

與曾弗人

湞陽峽是造物迂腸拗筆所作者峯頭部署俱於不

必安處硬然安之耐人思索大約如古逸書斑駁[illegible]落蹤蹟之神理不屬似生似斜似脫似欲斷一再[illegible]之卻極完穩欲爲咨補一二字覺無下手天地間[illegible]有此種怪物

與友人

李卓老云煽熱百篇時文人場學一膳錄生謄寫是也老生愁苦經營一字必求其合半句必極其刻畫之過轉入倫狹則立敗矣是言也蹤蹟之思[illegible]而然回念身在號舍中藥火明滅雙瞳凝睇思[illegible]到書肉寄務不得不服其言之確也

與友

莊子曰古之至人其寢不夢其息深深沈渙曰晝[illegible]之妻子夜卜之夢寐二者無愧方可言學張九成曰耳目爲禮樂之原夢寐卽出處之驗善讀書人只就夢寐一事仔細思量便識聖賢下手要路

與友

心和而出且爲聲爲石爲妖爲孽聲名妖孽四字含說真頂門一鍼

與同社

詩文至六朝淫矣使其尋聲合吹如轉圜千仞乘[illegible]而下則其去宋元塡詞傳曲不一二舍爾抑使其[illegible]而挽之建安黃初以上則猶決東海之波屈注華[illegible]戛戛乎其難哉唐初諸公坐視今古斟酌情文因其綺麗澤以雄渾本其繁富加之堅栗當其時如子產[illegible]鄭國之政非必盡反子皮所爲也第使都鄙有章[illegible]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而國治矣是故其[illegible]則有沈宋之正宗其文則有燕許之鉅手人知沈宋[illegible]篇于曹魏不知其權輿于陳隋人知燕許陶鑄于[illegible]班不知其規模于顏謝蕭統曰推輪爲大輅之始層冰乃積水所成剝復消長中有至理排斡元氣存乎其人有志者所不甘坐而塞默也

與張士弼

僕性讀醜雖有所作秘不示人如海神與秦皇帝相見約曰我貌寢勿圖我也足下信乎信心一有誦說任人抄釋百里內外朝服藁而夕傳授也若烽火之召然僕之去足下不啻倍蓰而責其相及是便戚施

與貢獲闕力能不憂其罷厥哉

王思任 季重謔菴山陰人 文飯

與冒辟疆

向辱翰既因冗極熱極不能應教並俱如命勉爲之以呈弟殊玉滿前自覺形穢奈何仁兄異才仙品故是藝林中飛將竹看橫絕海宇不佞近日不解時文亦不敢看時文言時文矣每對時文惟有口誦阿彌陀佛而已仁兄得無同慨耶

又

壽文難動手而在海內祖孫父子鴻鉅名卿更益棱彼退矣恭喜尊公褒衣東借節鉞匪遙奉太翁太母於鈐閣朝夕視膳僅一衣帶黃河也任到潯陽一日即往星渚爲御史作箋片既是老兵復稱貧道艮于木之旅插發武之鼓日日簿書與晦氣塵年弋陽胜服色圖帽爲伍而已使者到正從廬山遲留之八日始得完事以報命文字覺不惡但金箋壽詩非任之所能不得已而爲之者也

簡徐玄仗

尊教摯誠厭切但所云下逐客之令畢主家無教則有必不可謝必不可絕之客將奈之何又云不得已始行之客去即翻案弟中夜思之猶覺未穩妥於甚俱亦於百姓甚怨也居官日短做人日長況弟不比台翁起家牛醫藏笠下馬之盟頗有其人又弟歉不能作冷面來則必見見則必款計其往來路縣其特來經過不妨以血誠告之或請或不諸情必當盡之但竭吾厚薄之力如有放便事關說亦曲從之適我心許妨我官箴則密求極諒或亦不

其侵也台翁以弟視弟再求酌教懇懇

簡趙履吾

秦淮河故是一長溷堂夫子廟前更擠襪包酒更與不得不若往木末亭吃高座寺餅飲惠泉二升一魚二肉何等快活也

能米仲詔

越人嚼筍閩人嚼蔗漸老漸甜不想奉崔魏諸公主何意見就中少年新進甚多今日銀艾明日就想畢玉邀阿通俱盤街尚書閣老是箇孩子難道有大半

世做去早早回家有何意趣打選官圖者不上五六
擲就到太師出局矣忪些甚麽又做官如游山一步
一步上去歷過艱難因跌幾次方知荊棘何以刺人
危險何以惕人幽奇何以快人轉折何以練人漸漸
登峰造極方得受用今一見山麓就要飛至山頂山
頂之上又往那走此皆不明之故也乍見終日太僕
決不轉動帶之山腰看人從高跌下者暴痛絕命而
猶可笑也若弟又鮎魚上竹竿可笑之甚矣偶發名
言不是茹口也我兩個老人家終有意意在

與許伯倫論文

經必車輪蟻必牛鬪而後耳目之官各極其用會心
此看小題一字之冷通章熱血呼吸盡來此真小題
也如僅以小兒之頡挖空生語頭巾之學餖飣雜襲
不則霸王叱咤豪叫一番蘇秦縱橫演敷數帶雖玄
黃炙轂紙動戈飛吾無賞焉

施閏章 尚白宣城人 雙谿草堂集

與蔣虎臣

詩以自然爲至以深造爲功才智之士鏤心劌髓
鏤奇鑿詭矜詡高遠鏟削元氣其病在艱澁若藉口
渾淪脫手成篇因陣襲故如宮庖市販咄嗟輯湊而
不能驚魂駭目深入人肺腸窕就淺陋其病反在艱
澁下

蔡復一 敬夫元履同安人 遯菴全集

與劉侍御

僕個木易風危殘難水始以蕉弱受修竹之彈既而
拔嗔逢羿彀之怒束身待黜何能勉樹如大雅所謂
朗乎雖然返璧心承已重

與黃石齋吉士

先輩有言官必有事館閣人便當理會相業不然則
爲忽其事而虛國恩矣昔之於業奕之譜醫之方也
執譜與方必無國工然未嘗國工之學而去其方與
譜者姑以兵言賭墅而貴人也多矣今士未嘗爲譜
與方姑妄言之而妄聽之驟以國賭而寄人生死之
命可乎語曰習方三年無可醫之病醫病三年無可
用之方此善喻也

與楊衡鯱

陳君字鏡濤會稽人初爲武昌令作朱岳寺留壁六詩後謂友頁爲之記孟登日公爲德化令有父子兄弟訟于庭歸父兄牲撫之恭而教其子弟訴于堂下見公門愁由公門紙又以卸其靈敗吳此號清補新化後又調臨縣者擊夫先生當心民吏廣爲諮詢嗚呼可了述今中求之獻鏡濤曾辛不頗附詩名近

聊[illegible]臺鳴珂觸月只尺天帷而修候未能若或掣之
趣知舟近三神山風輒引去非虛語也

與長沙府

曩拜瑤華藏袖經年字不滅也參衡相望遠莫致之
惟遙想紫芝引領軫中一星心隨風往耳新化陳令
治安曾見所著貞言及古詩數首頗自恬士又聞武
昌縣言其騎驢赴補遷步行投謁買餅飩過午則雖
未卜其有爲而似有所不爲者也故爲之緩頰今閱
寶慶道府議處並其縣政不可耶抑宜古而不宜今

也其釋紳陽生白公祖有書極頌其賢子民或從厚
道而陽公祖清介甚又素不輕言者門下有眞聞覔
幸直示庶得自省而免失言失人之悔

答劉學憲

承教大刻爲黔畫者眞是老農譚稼粒粒皆苦國醫
處方劑劑皆中所恨牛種無畜藥物不全耳實心做
事之難惟同病者始知其痛回風賦謝未罄欲言

鄭崑貞　十師龍溪人

與減齋

[illegible]滿只弟一人絕無證驗用筆不知從何[illegible]
者亦甚難耳獄戶日增暑氣穢氣互相薰染咯出紅
痰如圍牛火中追取其肉衰病之軀安能獨存寃對
已到神僧惟有還受况塵劫凡大哉遊蜂逗紙囱一
時不能自由姑作是觀庶鑊湯尚可避熱耳

林　章　初文福清人茂之尊公

答黃序賓太守

乍脫縲紲如鳳出籔更思翺翔霄漢周覽八極舒十
年之積憤寄千載之幽懷不復能跧蹐屏息逐燕雀

盜食籬藩之下又以天地爲圂圄也是以過名都則
思登眺逢麗地則思徼訪彷彷彿彿若夢中入華胥
也奈何三楚之精神已減六朝之脂粉盡消江漢風
流不堪一嘆嗟夫闤闠之與滕洛陽之盛衰也此豈
獨吾徒行樂之感哉

與李如眞書

某名教罪人不可爲長者言然長者有道之士也寧
忍嚮者爲御市時乎

與何維聖將軍

絳侯得罪。袁盎怨其過。魏尚獲戾。馮唐愬其冤。僕無絳魏之名。足下。有袁馮之誼矣。

與丙卿大來

昔朱家以一言出季布。匹夫之名。遂重天下。僕非有季布之罪。二君何難爲一朱家。語云善人在患饑。不及餐。僕固非善人。然足下能朝食乎。

答許慈軍

維揚爲豪傑之都。然而僕數過之。懷中之刺。敝焉。足下安所聞。及窮愁耶。

與某

士之不幸。昔固有之。如僕不才。乃今所無。嗟夫。僕信不才。然實冤也。難爲言矣。得從寬罰。豈不感恩。然放鳥于籔。猶縛其翼。縱馬于逵。尚縶其足。上不可飛。下不可走。靜言思之。徒自悲已。凡羽翼蹄不足爲惜。足下憐我。亦令我媿。

又

秋色。易分。客踪。難合。薄開北海。恣賞西風。

慰友

十載。宦游。未成。題柱。百年。伉儷。乃作。歌盆。悲哉。足下。何以。堪此。

林　嵋　小眉莆田人

與張公亮

與先生相隔千里。樞衣無從。正如成連弟子。操舟入海。還顧林筏。時也。人之情。固有同牀連屋。而久不相移者。反自得於江山千里之外。譬如禮佛者。合掌持呪。終日拘謹。自失者久。一旦離去。游行山谷間。朗懷豁開。反覺佛在我前。其爲開益。豈徒形相接人而已。

想見禪意

哉。嵋於先生。潦倒思憶。幸而不爲鄭階蔡席。假館授餐人耳。其與開懷足佛。寧有異哉。嵋年少且賤。無一可傳。未嘗學道。而懷仙佛之心。未嘗出世。而厭市井之俗。此。自嵋家和靖處世。多僻生來。帶此種子。不自知其狂疾耳。

寄楊復師書

僻左之地。每訊動履。或云補官某處。或云謫官某處。或云未曾補官。尚在某處棲止。如是經年。不覺啞然自哂矣。念此世界。亦是野馬奔塵。隨飄隨止。何足置

[illegible]味自得

[illegible]讀者人[illegible]中亦多[illegible]此

[illegible]家迂拙[illegible]出郎成

[illegible]文

心唯是生平知已顛倒思憶眠寢之際尚覺有吏散衙清師弟執手誰能禁不生情哉今年讀書雖未能窮盡古人亦粗涉其大意若年過三十所求不遇便作一雙布袋負生平所著遍走天下向長安酒壚上尋我一二知已足矣歸來仍守一圍只於破壁中掘上幾尺埋其遺稿令後來得此編簡殘缺荒荒莫理安知不爲變代所貽哉默默此意誰與語者每自思念奄奄鄉里中有持一杯酒從座中亟贊曰慕子久矣予貞好學者也予眞能文者也此何益之甚而徑

稱知巳矣況我師生生來具此夙契來官此地揖我而超越於儔衆之中遐之之接何蓄中郞之揖王粲無以異也山水相阻裘葛相易欲辨芒鞋竹杖江右相尋尚須俟之數年以後耳總之相晤有期未應黙黙也媚性本蹇促不與妻子爲緣若得少營一山置書千卷蓬髮不洗坐卧其中蛩吟蛙唱聲影相從寧復知有人世拘束事乎奈天不可祝壞墻漏屋兒女相襍啼飢啼寒聲出籬間以此相苦非但幽心韻事剝喪無餘即進取一念亦且釋去七八僅留二三矣

有寄托有[illegible]慨其一[illegible]憤懣撇[illegible]之致不[illegible]不緒下[illegible]不亂草[illegible]一讀總[illegible]古今淹[illegible]文字無[illegible]放矣

始嘆人世自有易卜之歡易酬之願奈何戚戚徒爲虛羨乎

與張公亮第二書

先生詩文實爲海內第一士之無意涉筆則已士之有意涉筆自當遠涉千里求一商質區區馳一使則亦慢且疎矣函丈之間不勝慨悚上之不能尋山乎仍與通人達師洗藥問性次之不能買東郊數畝引酒歌詩率其妻子居焉乃兀守一室時一弄筆投於箱篋之中不遇知巳誰見稱頌恒恐年壽不終詩文

無傳身沒之後墳高三尺累然草土將無下懸才鬼上覡頑仙者乎竊念古今文人人人矜大誰肯自引自咎以相下者伸方寸紙於私室之中毋論能與不能皆有振翰摩天之勢媚不幸而才力甚鈍然而十爲文亦豈無一二得形似乎危苦之旨艱深之辭徒充篋笥而已是以偃蹇已久聲名寂然安得哲人君子吐韻投心然後嬉戲至死而無悔焉山皐之鳥雖無益於人世恐使之哀鳴馬首逐莼不救乎媚於先生不憚千里而往質之者欲求一言以爲政也

以詩代柬昔亦有之觀此一氣如話

劉體仁 公勇穎川衛人

與紀伯紫

驚蟬辭樹前別殊草草弟八月始還里都門半歲無一佳況自厭塵俗不堪其道也北地有賀宣三者家世爲老儒宣三建兩樓藏書萬卷昔曾爲之賦兩樓詩昨相見京師已授爲丹陽尹矣此君留心風雅耳社翁名聞久酒酣耳熱有恨不執鞭之慕弟告之以托交最久且言可致相晨夕宣三大喜過望起立跪拜冠纓沾酒盂弟不善飲是日亦爲盡一斗當此時而有一知爾慕吾輩者如一聞佛名號便爲第一希有便是慧命不斷弟亟許之老社翁其有意乎弟恐老社翁書又頭月有數斷餘且貯筒中豈肯復出門一步乎然弟已妄許之不敢不以是爲請幸酌示之

廖孔悅 伸生江寧人

與紀伯紫

上巳對名花奉候至日暮不見好朋來佳節竟虛度

張　懋 伯持江寧人

寄周屺公

別後三接手札山川千里知兩人心未嘗隔也幾番提筆欲作一書幾番擱下詩有之長疑即見面翻致久無書如寫我衷矣弟入夏以來在家賣藥非覘疾不出戶然未能醫人竟先自病而所喜者因病得閒因閒得靜不特境寂亦復心清雖不能讀書間取一二冊觀之頗覺明了惜乎不得如吾兄者一爲晤語吐其胸中所欲言却憶昨秋舟中山中風雨烟波晨夕晦明中各持一卷互相披剝兩月間快對眞如天際了不可多得也八月後漸次凉爽能乘輿扁舟來清凉木末坐蕭寺黃葉間十日談乎望之望之

與周櫟園

綠陰深處艤舟載酒相待久矣主人翁須亟來借芰荷風冷然醒之否則一片清凉恐彼終付瞌睡中耳

與友論歷下竟陵書

今之論詩者始焉多尸祝竟陵久之且俎豆歷下彼此互覩正可相輔兩一人之身前後每自相詆諆甚有入室而操其戈者中心大不可問恐風人必不如是也僕且不遑究歷下竟陵得失之歸而獨思今之

爲詩者仍之以竟陵則不可矯之以歷下又慮彼刪其似何以服天下才士之心無已其必折衷於孔子乎從古論詩未有善于孔子者孔子之言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假何所謂未有無所爲而作者此也詩苟不本于性情苟無關于風教不作焉可也

龔賢 半千江寧人

與胡元潤

畫十年後無結滯之跡矣二十年後無渾淪之名矣

無結滯之跡者人知之也無渾淪之名者其說不亦反乎然畫家亦有以模糊而謂之渾淪者非渾淪也惟筆墨俱妙而無筆法墨氣之分此眞渾淪矣足下兄弟世其家學沉酣夢寐于枯毫頑石間者四十年吾竟不能窺所至夫未離闤闠而談五岳之奇雖稱亦謗也余何敢

程正揆 端伯孝感人

與惲香山

繪事家多爲筆墨使道生是使筆墨者所謂其愚不可及也

與胡元潤

作畫不解筆墨徒事染刻形似正如拈絲作繡五彩爛然終是兒女子裙膝間物耳足下筆墨各有別趣在蹊徑之外油然自得蓋能超凡脫俗者恐未免下士之笑也

林嗣環 鐵崖晉江人

與紀伯紫

大詩影搖千尺聲撼半天而一莖之靖穆可典可謨

爲經爲傳盡掃叫囂浮莽之氣方諸古人難得比似也恨紫老既不生溫陵復又不肯貪闤天百世之師僅挺兩日之手子春移我情更攪我心也少選欲來閣上可否爲齋閣主人相示

與胡元潤

蕭疏數筆必意思橫溜乃勝耳孫可之稱高錫望文序事說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知是解者吾告以畫張爲近日假雲林喝一棒也

梁以枏 仲木宛平人

與紀伯紫

道駕早出何時返寓弟方自外歸偶有斗酒雨中無事窗外青梅一株梅子纍纍正堪與道兄一論當世也相去咫尺幸着屐過我爲望

胡　介 再見

與紀伯紫

昨歲鹿車至湖上正弟顛倒憂患之中神意惘惘如不知作何狀後又儀驅渡江促迫而去椅檣回望不

勝悵結矣想知已或同之也別後南北異踪静思疇昔心迹皆馳讀老杜世亂鬱鬱久爲客路難悠悠常傍人之句戇叟歲堂想不免實下三升淚矣頻年奔走戇叟歸隱之計粗有成就否近履何似家室各無恙否弟淮遊之裝止應邇累月終故人見招爲入閩之行刀頭鏃末倒行逆施曾爲浪子偏憐客想能知我困頓之狀也

張二嚴 再見

與姪瑶星

時瑶星大生同客揚閒來萊州幕中

昨詩佳甚喜其直吐胸臆無纂組之煩寓中得一刻清閒亦可印証學問予去年八月作蜀筏傳一篇送侄一覽可爲我修飾一二人生在世一場傀儡大限將到光景無多聊爲蛇足之語以存雁過之音姪也達丁教我乎何有

與房大生

淳于髡萊人也仁翁過其地得無有羅襦薌澤之思乎當今諸侯不下十萬使君乃有二客使君固佳矣而二客翩翩何以厭飼齊人令管晏斂手不然雞鳴狗盜兩先生起而傲之矣一咲

汪　偉 長源江寧人

與紀伯紫

連日陰雨有失賠候尊公大作高懷逸韻自成一家不屑屑規倣前人亦去前人不遠其中淺深老嫩似學與年進則淺與嫩者似可刪也孝子之心恐未忍如此容再商之原擬携入都門途中戒嚴虞有遺失謀貲上存之家廟傍弟差歸日再作料理不敢負當日相知之雅也

翁德洪 緘若嶽山人

與丁大聲

詩至今日盛矣。士嚮昔束制科令惟謹。非巳顯貴無賦詩者。先進亦甚誡後生勿爲也。近時秉筆之士。力能進退古人及先進詩賦古文辭。若生殺權其巳所著作。則旅以爲相見禮。故上之欲走名譽者。類皆的的爲之。蛾眉宜長。蟬鬢宜薄。倒尚使然。爲之者衆。雖欲無盛。不可得巳。曩予與王叔盧在白下。凡燕會必賦詩。兩人者酒酣叱姣童引紙。貫袖相對。疾落數十

韻擲筆顧盼。徹倏在左。妖姬在右。詞客山擁。百樂停聲意嗒如也。遲歸而不敢持示我大聲一篇。洎有所微擬與大聲猝進。單答非咀抹百過。不敢呈出手。夫人不畏嚬謔偷戚之。三軍而畏乎搏者一夫。鬬者解。不以爲慼矣。予于白下何壯。于大聲何怯也。嗟乎。以天下之盛若此。以予親與白下之盛若此。豈真無所別白愛慕于其間者哉。無所別白愛慕於其間者。其遇大聲也。當不若是怯。

王鐸 覺斯 孟津人

評以楚鈔公所畫並先生極當鑒賞謂爲江南一人使會公作洽公予欲香公竟作洛公以誌先中郎已之後

與傑閣

洽公吾不如爲誰。其畫全撫趙松雪趙大年。穆然恬静若屋德醇儒。敦龐湛凝。無忒無恍。燈下睇觀。覺小雷大雷。紫溪白嶽一段。忽移入尺幅間矣。

蓮池大師 袾宏 錢塘人 本沈姓

評予生平最賦聲和予語然請道大師俱媿不禁心折進大師一一生只是說來分話不許虛那耳豈不可敬

答王弱生

來書云。世界所羈。不能一洗凡俗。然世未足稱累也。世間法。如爲子而事親以孝。爲臣而事君以忠。乃至人倫庶物一一與道非礙。所貴者任理隨緣。無心順

應而已。科場近。且自一心舉業。登第之日。發大誓願。必不以富貴利達負其所學。期如古昔名臣。是謂濟世。必不以富貴利達迷失正念。務了明此一段大事因緣。是謂出世。如是則士大夫皆可。即宦遊而參禪。不離俗而入道者也。幸留心焉。

答錢養浮

來諭道念家緣兩戰未降。今但于婚嫁等事。隨力隨分。一無強爲。即與道念無礙。不兩戰也。若于觀心契合。便卽下手。必待俗緣了。則無時可了。

與嚴天池

人生閒忙亦有分定必待極閒而後辦道終無日矣忙裏取閒得一時空便收拾散亂之心攝歸正念久之自然有得

答孫無高

抱疾窮山雖相念無便通一音問頃聞世緣已偶盡慰得書又知在世緣中不忘信力尤慨達慎耳蓋處世須是隨緣不必斷盡世緣然後為道但外順人情中存智照久之自有所得

與秦任南

修行亦不必煩勞要緊在得自本心耳然不可見懸虛說便擬拱手現成所謂攝念體究者不可忽也攝念體究亦非二法攝之不已心將自明正體究時即是收攝但肯信行俱獲大益

與蔡坦如

讀書當家求予皆人間正事但要不為所累然三者非能累人人自累耳何也讀書雖做家業至于得失委之前緣不生喜戚則何累當家雖營生計而隨緣隨分道得即休無求富心無好時心則何累取予無後為大而不娶者乃為不孝帝王亦有無子而殺入承大統者豈無娶妾之資乎有無不以動心何累又復當如此三事者雖日正事亦實虛幻如水中月如夢中境即于是中忙裏偷閒時時省覺回[illegible]正念一朝戳破方始帖然矣

與黃彭池

夫病從身生身從業生業從心生心空則業空業空則身空身且空病安從生願空其心即大作意[illegible]將之如夢如幻如泡如影怡然坦然不以介意但回光內照不惟却病而道後此入矣

家吾弼 寄所

示弟

一札寄吾弟不暇長語弟謂做官當如將軍對敵做人當如處子防身將軍失機則一敗塗地處子失節則萬事瓦裂慎之哉

張 雍 偶初 華亭人

與姜箴勝門人

杜門不見一客者三月矣。留都散地。禮曹冷官。而乞身之人。其冷百倍。然生平讀書潔身。可對衾影。即鄉曲小兒忌謗相加。無怪也。獨念國家所重者人才。君子所惜者名行。今設爲風波之世局。令小人得駕爲陷穽。而舉局外之人。以納其中。縱不爲斯人名行惜。其如國家人才一路何。人才壞而國事壞。國事壞而士大夫身名爵位與之俱壞。吁。可懼也。不佞歸矣。有屋可居。有田可耕。有書可讀。有酒可沽。西過震澤。南過武林。湖山之間。賦詩談道。嗟堪自老。官居應取。年

踰五十。而又黄門彈事。止云文章無用。恐濫金甌。不減一篇韓昌黎送楊少尹序。嘻。可以歸矣。況又朝局以爲庸駑。而天子以爲才望。即宗伯墓門一片石。他年邀惠啍史。不稱好結局哉。可以歸矣。諦觀年來士大夫風尚。愈趨愈下。鰓鰓惟異已是除。私人是引。楚人爲楚人出欽。秦人爲秦人營遷。不論官方。不談才品。目中豈復有君父。而堪以服天下。挽世運乎。足下講臣也。朝夕對揚。重矚須留一段光明于胸中。即不宜輕發。以逢時忌。而因事陳規。婉詞微諷。當有旋轉妙用。莫負此千載遭逢也。吾輩口不宜快。而心則不可不熱。二疏已上。速去爲幸。扁舟已買江上矣。

劉逵生

與余集生

世間極認真事曰做官。極虛幻事曰做戲。而弟竊愚甚。每于場中見歌哭笑罵。打諢揷科。便確認爲真。眞不在所扮古人。而在此扮古人之戲子。一一俱有父母妻兒。一一俱要養家活口。一一俱以哭笑打諢養父母。活妻兒。此戲子乃真古人也。又每自于頂冠

束帶粧模做樣之際。確然自道一眞官。天下亦無一人疑我爲戲子者。正不知打恭看坐。權容笑口。與夫作色正容。凜莫敢犯之官人。實即此養家活口。做哭做笑之古人耳。乃拿定一戲場戲具戲木戲臉。至五臟六臟。全爲戲用。而自亦不覺爲眞戲子。悲夫。

王若之 湘宸山東人

東友

幼童使學歌優。便成棄物。異日上之止習其業。次則千姓奴。下則殘疾乞丐。壞人子弟。莫此爲甚。且講謔

跳踉歡笑爭妍之韻日在家中更自有極不便者係在素交故極口相告已之何如

柬友

足下陡欲向學志甚善也荒廢之久須如病者倒倉盡去舊惡乃可進以新美

倪元璐 再見

與甥徐云吉

王融謂其甥孝綽天下文章無我當歸阿士今天下之[illegible]處夫有我而又歸云吉也

與某

以法正詩不如先以聰明正法以聰明正法是使鈍士不敢言法使鈍士不敢言法是使慧士不敢言聰明也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十終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十一

温陵　黃虞稷俞邰　選
侯官　許　珌天玉
　　　周在浚雪客
孫儀　周在梁園客　鈔

宋之繩 蜀虞 六安州人 慧觀堂集

東劉肖華

老師横被惡語啻事不白順得報時頭髮上指目眦
[illegible]蓋從古齒積截石之賢原無完美何至造無根

[illegible]讒謗不必有之事而中傷若此乃中傷我師者皆
不得死所仰面唾天自汚其身佛之說信不欺矣

答顧偓涵

晉安頗劇知不足以辱妙解而人情物態稍稍不可
以理論委蛇嫌于尚通骾直嫌于任戇遷傳于不通
不戇之間又嫌于失主大約一介自州人風不搖便
是涉世家數無端戚否我止以木雞消磨之耳此不
揆千慮一得亦足備高明採拾否

寄其存古

足下觀物如朗鑑而守口如覆瓶防身如履冰而愛
人如冬日同堂勿死爲腹心共胞勿輕與肝膈尋常
宴會上之勿議及朝家衣之勿語及臧否不佞常與
諸同寅一諧一謔皆爲後日誹謗之資殊可鑒也

東吳中陽年兄

初年丈有龍門之命適不佞弟得賜休沐既弟謁選
春明而年丈以艱歸矣吳水無魚㟃山乏雁弟與丈
共胞孔者何能堪此睽越耶弟生不造一麾入閩振
[illegible]集未歲餘罹先君之變又歲餘有破甑之嗟世

[illegible]情荆棘弟從此與波濤絕矣弟常言爲顧
官者退避則兩臺心喔獨任則藩臬側目戈戟攢於
腹心宼敵伏於堂奧備非才知干將而養若木雞守
如處女而識若淵龍則一分作用處便有一分阻撓
此自年丈獨解何竢不佞煩聒第不佞重傷於虎者
今日不覺譚之色變矣

復李劬雲

[illegible]前中曾事稱備清讌杳雜即一燕飲一登涉亦有舉
肝[illegible]讒評者千乞爲劇家自玉

宗翁勿唱騶若王弘之酌猜節

東胡見可

臺下品如東箭南金才若披霞鬪錦以文章飾華吏自不競不綠以肅官常用側隱滌諸疑應且諒且[illegible]而渡彼岸此無奚老生之常談莫助鼻錄之石畫也第凡官日練日熟理署日做日生不任事而兩臺雖刲目稍擔繁而藩臬爲襲皆閲一陳案牘經數夕而未得終篇辨一大積宛撒十稜而不能完局果知有[illegible]道射假也而不敢褫其鋒耳悉有憑社狐鼠也而[illegible]訐擒其穴甚者究未黜而訊我奸民而未覩而操彼黑白此中須有四顧明斷之審方可離此惡窠臼彼苦海昔人有云理官有四苦焉不敢歸手不停批也苦則勞傳難餉口而饑不入署也苦則清訊讞心血爲枯賢不肖同袋而受也苦則焦明揚則恩歸兩臺而贓推則怨斂四府也苦則寃不佞已被傷者今日談虎覺色變矣且閩包山置溪之間風景清遠其俗較柔而慧其民頗敖而陰持上人之長短柔則易親慧則多覺敖則易干紀而犯刑晏子御者之妻曰

意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惟深惟下此入佛入魔之良劑而度世超世之善規也娓娓縷幅聊資座銘若不佞以同源之誼兼緇衣之好與尋常枌榆者不等故其語無倫次而意極諄懇者如此

葉　甲　白生莆田人　師石堂集

與方八公書

正疑此敖日何魚書寥客也雲橫木戶月壓柴扉日佳朋漸爲風雨昨接尊牘使人喜快不可言世情之深淺交道之厚薄如立水中高卑自見今日不興文士墨客遊彼亦不我遊無益適自取辱耳自放於彼似山大推如猜大壞如人之忽肓如天之忽無[illegible]月然自悔文章不投世好時命不逢憂之無用慚之甚愚楚項埋骨于江頭虞姬濺血于馬上世俗者既之壯夫憐焉然賢達有萬不稱心之事只以一杯酒消之亦作僧作佛之要訣也日者以來閉門無事呼倡優徒隸之輩以爲朋結屠狗椎埋之流以爲侶狂謌浩呼髮散齒頹衣帶麴塵袂襟酒氣卓乎以此爲樂也閒或稍醒則又箕踞誦一二古人詩聊當鳴咽

是又精納麗姬狎媟名媛寄情于芳椒之家托錦
緒于香閨之手相對則作連理之歌離別則裂相思
之曲神容彷彿思理芊眠浩乎不知有功名富貴之
樂也無聲前有手書見教僕時答之不詳今思身已
落井謗不能救人欲呴啞一快所談又奈何入山作
老天孤客也入山之計無聊果讀書乎果避世乎避
世不宜與功名之士爲伍讀書亦當與銷落之流
偷斯雖戲談實多妙論幸爲我達之吾八公當此
者我避素知八公根器厚矣刻草若成叙文宜以
盛名者爲冠蘇公以爲凶衰不祥之書奈何可[illegible]
也貴恙近如何幸加餐飯

與家太守書

方庚午戰未敗時亦謂富貴吾所自有人定勝天當
有遲我十年作貴昔人謂社遲讀書不得作官西楚
勇伯不得作天子嘗始不信乃今知之丁卯之戰罪
在人不在天庚午之戰罪在天斷斷不在人雖長修
報甲書曰吾輩抗志雲霓拖光星漢固自常分儻不
能鳴珂帝闕即當註籍仙京採栢上之芝餐神英之

水豹隱深霞翥翔雲上斯言可與知士道難與俗人
言也吾黨悟頭極高靈根極慧宿緣既徹世味亦澹
不比鄉村老宿至頭白齒落時猶挑燈呻吟苦爾以
爲石壓笋斜出捲土重來爲其口實也上不能廊廟
親逢逢入山呼飛飛圖縣白澤祚祈天水以致暴富
次不能侯門沽升斗之歡服有千穿筋無一撮大丈
不能長貧賤苟免一世以闒此生頑死爲之甘心惟
有披髮入山作僧作佛逍遥于冷風斐水之場遊息
于千里萬里之界朝貧荀荀久採苦菜儻或懈怠[illegible]
頑骨于虎狼饑骸骼于貔鼠靈氣上下從雲風聚散
或在瓊苑戍在闐宮望故邦族姓若雲屯然有時仙
緣未淨謫墮凡界胎中想生來必很懊恨如今日作
老秀才時也言念及此爲之惘然

再寄方八公書

甲頓首向接手書自秋至今已垂冬矣橙橘將懸寒
梅若發光景日鮮麗自嘆貧賤人易凋易老耳半夜
鬪雞不知何志天泥界分亦不知此中果有何物去
持其側否不得已再申舊好建立旗鼓以雪前究[illegible]

欲表異殊尤私翔傑秀以號召于衆閉門造車聊觀合轍不比一切少年作無形之浪名以播弄里耳輩恬不知耻已屬有暈況又從而表著名聲吾八公以爲果何等也近日牀頭何所選述要當托根深細淨息微渺然後進而求于古人自別不遠項者學士家口稱弓矢號曰習射依古制統有二義一以觀德一以著威今儒者嘖數育濫時文必無德可觀此一也流人衆啃以巨億萬計武臣將帥無可如何乃欲以文士猥儒持一矢以退敵雖三尺童子亦知其可笑

也此二也近見一二盛其衣服輒稱破的而大賢聖人云云便安留姓謬真漢儒所云無廉恥之大也未知有識之上亦見到此否令兒章澂及林子將近況何似燈影酒席之下戀戀有故人之思何日共乘車過我乎寒風悽惻日夜相懷明河在天增我愁氣

與周無聞

聰明聾聵志氣崩頹身且多病越離外郡如猛虎出山雖一嘯能致風雨然終爲牛犬哄也

方　鍅　章澂　莆田人　紅琥璃

欲曉唐人讀劉蒿作

寄永陽黃維乙書

一宵奇興逢逢蓬蓬凌霄渡雲脚跡了不可收小童不能從僕蓋造其最巔寂寞者移時而追及之詢其步則已廿餘里爲所居山之東脊盡處而杜鵑已報夜分矣小月微茫深寒心肺人境杳然已乃隨月下半山得老石四面松杉羽之旁楸下繞隙不見月碧色鏗聲可捫可歌崗小休咯咯不覺于于睡去非見非聞氣藹有句俄爲松濤搏起徘徊東白尋夢不可了

林　簡　子山　莆田人　房江集

別有會心

寄周無聲

病居無事擬建一塔合于東山之阿廣可容數十人高惟與松樹並秋冬之交見山鳥往來不絕頗稱佳致貧未能也

又

承教台駕卯入滇矣僕當附一劄致黃可遠先生僕尚欠淸源集六十詩到淸源萬無須筆形吾短也

又

公道話

書之如此者甚多

泉中陳石丈簡之故人亦天下士也近刻有定山霞圖紫塔三集紫塔不甚佳獨定山霞圖所載皆記杜牧之不及也佳當求之

又

佳詩及諸集既不肯刻矣索僕弁言胡爲乎承命僕敢不勉但僕嘗憶客歲序劉後村詩瓣三易稿幾不能存豈非江淡見海而退乎笑笑

又

別後無佳事唯編次古今人表一書可千餘卷安頓次第與班蘭臺相去不多獨於魏武帝一人尚費斟酌考亭云魏武名世奸雄四字自是千載定評然僕終愛之不忍與司馬昭諸子爭雄也

又

逸周書是千古庸書胡天下文人爭爲怪異蓋繇中間訛字甚多讀者不能以何遂目以爲奇書如使得閱郭景純海上篇不知當若何驚喜也甚矣儒生之寡聞

又

敘事不可無此數

逼寫盡情

古詩十九章惟兄裁定並爲我草數言于前但道僕是偶然成者非慕乎古人而刻乎十九首也杜子美作秋興偶然八首後之懷秋者不敢爲七僕深憂之但恐子美見之當亦憂如我等也

周　闇　無聲莆田人　白湖集

復許又米書

闇自開春三日暴寒在死法中自正月二十三日至二月十三日不省人事天外歸魂則見老母摩足妻子飲泣賓戚紛紜爲吾後事黃冠巫咸奏鼓駭駭於時身佩符圖吏飽桃茢耳盈咒頌載鬼十車自此人理已無豈大丈夫之面目乎不覺失笑令屏去雖氣急鏜鏜心明口噤以手指妻子曰取紙筆來吾尚能書以老親後事屬伯氏文章後事屬又米不料生理垂殘回光復續日漸一日毒氣駢發醫者咸云風入經絡決拂無路亦其理然耳內輔參苓外附丹石痛入心脾展轉反側啜湯啖粥如食疾藜甫聞新蜩載離牀褥自謂庶幾免矣而肺氣不平如聞河決守口有笙竽之聲開口見珠玉之濫眼中滚滚花在霧中

市井識見競相駭詫及其被去依然婦人詩曰維其
有之是以似之未之有也又何似焉乃一二有識者
宛鬻生之所由潛遂欲焚燔予史禁錮聞見是猶為
梁肉不可以療病而并棄梁肉也豈不哀哉竊謂作
文選文皆當以力量為主力量之充由於識見識見
之況由於存養韓文公百代宗師也觀其言曰吾學
之二十年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肯觀非聖賢之志不
敢存此可以觀公之識養矣是以其為文也如擒[illegible]
[illegible]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發而為奏疏則[illegible]

予不敢奪出而為辭令則强藩不敢侮嗚呼此豈一
朝一夕之故哉足下毅然欲起百氏之衰奏一匡之
績識力存養殆為兼之弟實嘗且餒善病畏人才嗇
自夫巧非長卿而遲遲之速非枚皋而拙過之持是
以當大敵則膽怯而神不善神不善故文無識見無
識見故遂無大力斯則鄭衛之曼音而非堂廟之鉅
奏也

與某同年書

某忝切同籍念久處遐約無窮時素屈指吾黨聲[illegible]

蜀士之牘倚俯動人

中風稱幽燕老將兩臂能開八石弓據鞍顧盼而意
氣不衰尚聲然有勃燕然封狼居胥之勢者必首推
年臺即昌箕能因諸予未足方幅今能因既屬去昌
箕與弟雌伏而年臺乃以聖天子破奇格收茂才異
等之士獨照耀三百年後先史冊李贊皇所云好[illegible]
不人隊行誠哉是言也即日東雲鶴起西縣花侵[illegible]
逢年臺急烏初飛彼都人士竹馬催迎之候某以川
途修阻縮地無術唯延首粤嶺雲霞灑酒西南相賀
敝盟弟黃季黃敝業師之子也阨于數奇今季黃亦

年少有儁才家貧落落不能治生商賈挾策餬其口
于四方遨遊兩粵閒因其行也敬附數行奉訊並為
介而見之于年臺倘不以其言為鄙且輕願進季黃
而庭教之渠非敢有私年臺獨唯是西土人士有延
師而敢其子者幸不惜牙餘及之念敝盟弟以一片
之影越萬重之雲寄如綫之命脈予弟之片紙此何
异于墜千仞之淵非年臺為援之力舒千尋之綆引
引而出之必無濟矣提挈寒生亦年臺意中事願少
垂盼焉即弟身沐鴻波曷啻矣臨楮神馳

上施四明公祖書

竊聞物局於所甘，士局於所守，故出則為鳴鳥，處則為饑麟，豈以其珂雪之瞻瞻而蒙夫溫蠖之汶汶者哉。今某者下邑之杓人也，鄉黨自好，大與時潤其為文也，喜為素秋，毋為華春，寧博罷哭，不求人嬉，是以十載轅下，與窮為期，而固守幽拙，未嘗問詰郡朝，茲乃不能撿情自封，修嫱出之具，猥晉而遡誠鈐下，思欲一識韓荊州，斝寓丹霞，為日滋久，蘇子弄鋒于莊玉，馮生彈鋏於車魚，窮紀竺寒，嘆河清之難俟，豈不

悲哉。孔融守北海時，志士鄧子然告困，融曰：吾安得愛斯釜庾，以傷烈士之心。夫三子者所求同，而所得異，由此觀之，士安有窮遇哉，窮遇之命不懸於天，而懸於君侯，寒谷之律可回，暘陽之戈可返，雲寸而合，澤尺而下矣。劉勰云：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晉人貴媵而賤女；楚珠鬻鄭，為薰桂之櫝，鄭人買櫝而還珠。孰為媵且櫝哉。不肖即為秦女楚珠，亦何怨也。唯君侯垂誉焉。

方拱乾 坦菴 桐城人

與陳伯璣

久不得伯璣消息，讀近詩彷彿其八九，終耿耿也。古人交之深淺，學問之增損，率於詩中見之，蓋其寄託者靜而專耳。辭基諸作，真愷宛厚，已躋上乘，向曾以痛之一字告兄，如此則痛矣。應酬作亦堪壓倒時流，但未免名之一字横據胸中耳。性情之極，應酬亦歸性情，如惠子白驢瘦鼎湖瞻望遠，所謂左之右之無不宜之也。吾輩究心此道，當時時體會，一傳字消除一名字，傳之必可名也，名則未必能傳，此中喜徹[illegible]

安非詩地，老夫則舍此無以為生，所作年來轉多，恨不得兄一面商之。解人不可多得，每詩成，惟有自起舞，亟者將來有知己，所謂不需名而若有可傳者也。仲兒亨咸近稍長進，其使草曾見之乎。欲錄近作數首呈政，但不知從何處錄起。詩必閱其全，令其人經歷與會了了紙上，乃佳，所謂寄託靜專者此也。容以今年詩全抄一本，寄白門兄，向兒有輩取笑之可也。阿凍作字已長，終覺不盡。

吳山濤 岱觀 歙縣人家錢塘

致周減齋墨

未能祭墨先爲墨所醉矣近有墨名覆面卧者言其黑也別歸寓樓擁襆暨視老除櫫作隊未散摩娑古香又不止覆面之足以喻其黑矣携存一丸嵩以上貢壽賜太眞初入不爲六宮所妬否咲咲

徐延壽 存永侯官人 宛羽樓集

與周減齋

昔方孟旋魏仲雪兩先生同官金陵接引多士是以海內名流歸之如庶禽之朝興鳥迫仲雪奉旨學差方先生出祖雨花臺時時鄉試屆期仲雪握孟旋之手言曰弟行矣而今歲有一名士不入棘闈皆兄責也方先生還署之次日卽使人大索四方士之欲應試而不能得者務使羣才無珠遺玉擯之歎嗟乎兩先生欲造就後學若此是以數十年來聞風者增感仰止者興懷聲稱何奕也今之兩先生則吾師以一身槩之故四方之士聞風仰止不復遐追前喆抱生不同時之慨棘闈已迫度遍索士之欲應試而不能得者吾師定不後于方先生矣

許　友 有介更名眉字介壽侯官人 米友堂集

與周減齋先生

暈戾花草冊忽覓又不得令人背熱致當遲見一日耶容細搜以請

又

架木書容再留作五日而後別共二十四幅當併日臥坐此中亦須一月快遊遊畢友躬齎於趨也

又

無異之言市虎之播眞堪握天倒海嗟乎吾師尚存心於友耶友骨寒心死之人矣適家破身辱百意俱灰善且懶爲但恨無深竹矮茆藏此骸骨尚敢取罪戾當世若不肯鑄平原心結少伯不敢向吾師前作此驕子弟喃喃之語師諒之

又

吾師秋月澹面春風扇人不覺潦倒屏榻間抱醉而歸人生槩屈一指矣承惠教二詩適從郭外騑歸吹燈快讀眼光欲響敬服敬服

又

陳叔度趙十五同鄉人復同社死不能爲之葬奠嘗愧絕頂拜捧瑤函嘉言懿事光浮紙背友同鄉同社人當以五福鍊作珠環百靈和爲蘭蕙紀仁人君子之用心也二翁有子而無知於泉臺風月之晨有撫手而含笑耳

又

齋頭秋蕙竟發一箭自賀必有佳話既而吾師詩文至矣文字山水之間眞不負人也王宰以半月方得[illegible]石友自今日始閉門可數十晝夜作雲煙歸袖中

人矣先生眞移我情耶

又

一卷已臥遊半月每至佳地則脫車停橈夢寐於斯友亦不厭矣

又

夜來夢寐在溪雲山月之間總爲詩畫塞破屋子耳病窗無事寺茗作供日闘十卷或能硬出一二句好詩報荅吾師未可知也佳筆見贈拜抱於懷村婦無文采插滿髻山花雖不見好亦不見醜敬謝敬謝

又

別榮老畫去如一故人遠行矣是多一相見也紙佳極當集諸子閉門爲師作山水花卉十日內可報命也野籬寒菊必欲得佳床幸破悶爲之便敎之心異晉望江瑤柱

又

勛鶩肉綏矣當借此安車良馬故昨向師乞筆自[illegible]若小兒見餅餌而喜涎垂至地便作啼索狀竟忘其[illegible]體之宜不宜矣巨細是友要藥作小楷者則如[illegible]

媚明鏡雖不敢相近然亦不得不時有一照也

又

前進別不敢言別知先生必遠白門山水之間必來追隨杖屨故不向此中多一酸楚也別之次日登舟滸上行李蕭落獨處六十餘日方抵虎林御河水涸八閘蕭閑所歷山川一石一樹一鄉一鎭沽一壺叢酒市一筐蟹魚無不回想侍左右隔壁夜話時使人腸結鼻酸但自起而自歌耳抵家但餘滿面風塵故鄉城郭已非向之異然絕絕者今則疊疊更齒兼[illegible]

筆評斷三百年之是非。又家貧旅泊。不能致僻書。延精書之士。未審十年內外。粗有丈第。仰求老伯定否。寔恃總角受知。猶子及門。異于泛泛。時求指自非同志二三先輩。不敢言及自取訶厲也。

張可仕 字文峙以字行號紫淀江寧人

與姚寒玉

前聞一楽紙便得白粲三十鍾。僕之稽首問青天不可乞庚癸耶。願請世尊所食之餘。益我晨炊。誰筆都乘鷫鷞車。莫將乞米帖認作絕交書也。錄老友曾洞山句。附博一咲。

答龔芝麓

先生吏隱人間。心棲天上。所以願神寄志者。詩歌也。邇來精進逾臻神化。遐思嘯咏之處。天雨百寶。聞繽紛綵。但恨不得諸大弟子。如紫淀道人者。領諸才士而爲上首。梵唄咏歌。以讚誦大導師之微義。不佞弟于此道亦不敢不以自任。倘得厠于高岑王孟之列佐李杜而敷衍大乘。以救後世悠悠世路。舍我其誰先生嘗不以爲狂妄而斥之也。

韓詩 聖秋別號涇陽籍三原人

除夕與伯紫

病目殊甚。不能出戶。但聞風雪瑟瑟耳。不知歲之已盡也。前夕飲無老家。歌吹喧呼。時方地震。座中皆未及知。而岑寂者知之。乃歌世事大約如此。是日又聞一友之亡。不勝哀悼。人生直如寄。非痛飲即念佛。此外無一事可爲也。弟今歲無錢買肉。亦不必買祀只用蔬菓清醑。亦不出門揖客。此戒已三十年矣。求懺念一年內何所爲。輕輕棄去。轉盼衰老自已。寄何打筭。即兒女婚嫁。亦是百草頭上露耳。到用着處都用不着。安得杖人在此。一痛快言之。

黃景昉 東厓晉江人 甌安館集

與黃明立

須亦刻近詩數帙。離羣索居。人違繩削。里中亦復鮮以此道相質正者。寘趣任馳。恐從此爲大雅所棄。求先生鑒定。得一言使知省改。年近四十矣。修名不立。頭顱如許。日披閱鄭大白宮贊遺集。慨然歎息。清新俊逸。故自本色。而亦微有才未盡量之感。都緣平日

因循酬應䶵有所分此公尚爾況昉之最駑下者哉
然使昉若改從時賢墜今吳楚諸名流派中則亦猶
所不屑惟鮑叔知我始敢略吐其胸懷耳

答周斌齋

芬依德宇慶衍慈闈世外幽貞粗獲全其母子民[illegible]
瑣禮未敢聞之君公何期遽使之遥臨伏動風人之
雅詠伏披瑤㩪夫垂琉琰之章兼覩銀鉤妙極風[illegible]
之勢惟臺下弘愛人之德囦斯遺羹乃膝前具知于
之明恒懷恤緯重播無疆之頌彌深不匱之思[illegible]

雄藩在昔首尊岳伯慢亭勝事于今高宴曾孫蓋將
老吾老以及人庶幾親其親而至善五百里侯服且
在邦域之中千萬年春秋永効岡陵之祝尚圖躬謝
暠任䶵馳

與周斌齋

東方生有云丈夫相知何必撫塵而遊僱伏以日數
哉諒夫於先生雖未剃識而庇其德宇諷其使吟若
有送抱推衿默相通于形氣之外者誠不能自解也
抄有拙句數十帙敬塵清覽目下風雅寥落惟先生

實爲正宗既不可過泗州不謁大聖又不肯腐心[illegible]
道頑亦有年知已難逢派先易謝亦高漸難所慨含
畏約願自出其匣中裝時也先生案牘之暇時賜指
繩倘稍有一言幾乎道勿吝教音一題及之感且不
朽矣前亦有唁張林宗五詩仗所善蔣生以進不審
可置之珠玉之側否奉晤未期臨楮曷勝翹跂

與張薇葊

宋徵輿 轅文 華亭人

從闔譜中嚮慕有年幸親光儀殊慰饑渴盟翁道範

映世一聆教益塵土盡浣那能不作天際想耶拜誦
大著冰心玉骨覺暗香浮動之句尚落摸擬得名作
而梅花之情性盡出一卷氷雪詩避俗常自携敬珍
之笥中朝夕諷詠以當把晤矣塡詞一道弟尤夢夢
大約長調爲難蒙示新詞格高氣老合于雅鸋直而
出之自不作南宋諸公語而盟翁欲于辛陸自里一
席得毋欺我乎弟向曾倣鍾氏作詞品尚未問世茲
以匆匆理裝未遑坐松風閣上一吐胸臆又恐盟翁
嗤屑劃席笑元規塵汙人耳心痗日甚未能搦管大

集序言客舟次搨成覓便寄上

陳台孫 階六山陽人 歷舫集

與陶菴

山野之人慵慢自癖睽別四載未得圖晤江干辱我公垂念殷篤時切遠問每接雲翰惻惻落落不異年握手時讀昨夢儼然千里駕前歸亦只數行書句又不禁黯然魂消也弟以仲冬至白下得盡讀危諸集大稱有盼如見曹劉大雅未墜必有英絕輸之者合我公自難其人矣我公今年正四十欣[illegible]幾何相逢皆老未免欣慨交心靖公徵璽武夷詩漫作長歌聊當怍舞語言膚率存其意可也弟邇益好醉自著楚州酒人傳遠近同學俱有長歌相贈得鴻篇遠惠糟丘生不朽矣

陳 焯 默公桐城人 滌岑集

與姑孰同人書

聞采石太白祠宇復新當事者來訖爲盛舉招弟夜遊弟亦欣然欲往也其祠旁舊有捉月臺宜乘此時別署嘉名一洗從前之謬蓋世俗言太白在采石因醉泛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致溺死其說甚誕不足信也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序云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公疾亟草稿若干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爲序又李華作公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然則捉月之說正與杜子美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矣欲以此告當事闢其自製新詞頗用騎鯨仙去爲眼目驟聆[illegible]言不但不從且恐人拂其意也殊不知太白衣宮錦泛舟往來采石即此一事已足千古騎鯨捉月之有無於山川何損益乎公等宜急更之勿令後世滄[illegible]之士笑姑孰無人也如何

答王涓來

承問堅元賫近狀弟與此君相距三百里不知其他但取其能餓耳世未有不能餓而可爲高士者若使此君亦僕僕公卿間丐盤餐裘馬自鳴得意是子與乞威斗之寵靈靖節希江州之肉食矣以云遺民年兄其許之乎

又

國雅之選甚善但一言奉規寧嚴毋恕近見紛紛

選政者大約以爵位之崇卑爲編次之多寡先後[illegible]
人澹蜀藻笑曰此直一部有韻之縉紳便覽非詩[illegible]
也見主持斯道自應特出手眼諒不使西河君洪[illegible]
其妙選爭紙貴騷壇良有幸矣一笑
也印心 王河內人溫縣籍

都門別友

四詩字字針砭使人讀之淚涔涔下前二詩頗作[illegible]
[illegible]書白蓮之正面炎途觸暑百疾待人誦冰雪之句
[illegible]內正人不我遐棄如此因用以自旅生全之[illegible]

不在參苓下不止借火齊木難壓多寶船已也

與周咸齋

截春色笑未及快談鬬體中小極知薄寒中人當已
霍然矣佳刻偶思繙閱幸盡檢以付子公之倉猝動
矣毋令染指而出也
萬代尚 關來長治人

荅林可任

先生以再來人拈第一義即禪即教雖有離空非獨
古德面目儼然如在更令正法宗風照耀天地區區

世間文字以爲不朽者何啻雞子之覩鳳響也弟[illegible]
業深重未能拔足便此多故壽盡爲勞思欲一瓢一
笠百念放下隨堂粥便作一本色道人寧可得耶荷
象慈誨示所撰述愚魯之資莫窺玄要而歎[illegible]
人知悅口使富商之羣賢倡梓流通也仰貧法孔徵
妙希有豈是拙詞所能讚誦緣欲就正輒草一序惟
示南車敢忘北面

荅王伯馭

簡芬注聽樾蔭被躬鴻巽雖稀鳳輝時覽太夫人康

吉勝常宅眷安燠多慶所紓內顧無庸凊神也胡生
以强仕之年遽焉化去孤兒盈室少婦在帷自非木
石能不悽然捧讀來翰哀思踰幅繞闥鵠喉輒予士
龍末絕廣陵翻思叔夜掛劍秋高碎琴音切以古准
今未爲多遜其于胡生雖無十年之雅頗有一日之
知自嘆人亾罹生家難即爲申明告誡極力護持亦
足令孟嘗息淚于雍門季子弛哀于臝博也敢此藉
復以慰遠懷幸解惓惓兼恕草草

約友人

庭月可中壺氷入座豆花雨歇正宜禪塵之譚桑落杯深願續弄珠之句敢告前騶布席掃室以俟

羅孚尹 **叔公滁州人家江寧** 棒壁稿

復孫能之長者第二書

獻歲融和注望仙凫翩然而集南郭之芳遊未遠低徊香阜芍松北山之往事可追髣髴雍鐘鼓相期圓澤三生石上無生再晤參寥新夢泉邊昨夢念携手之一諾感分背之無悰謹下榻埽門以俟

袁于令 **韞菴長洲人** 音室稿

與安公

公詢老夫近況耶昨題齋中一聯曰佛云不可說不可說子曰如之何如之何老夫近況如是而已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十一終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十二

侯官　陳　潤龍季　選

東淘　吳嘉紀賓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周在梁園客　鈔

王亦臨 彤如江皐人 虎𠇗齋集

與羅瑕公

春寒渡江又添玉臺人一番苦思瑕公所以不肯出桃花洞口耳何日來谷中別論容遣報

又

闊別久矣中秋後數日放脚過尊齋卽兄歸田之日也願言之懷殆不可勝弟此番幸獲適遭其睡耳如兄者所謂妄婿高邈不似鄙薄苟然然弟自以受教下風爲願也來何已不啻百朋之錫乃重損酒貲乎弟自不敢以常格爲辭月內諸冗畢卽待兄于古松流水之間貰一瓢快說平生何如望之望之

周　圻 百安撫州人 書賓堂集

與王壽格

足下癖印不下僕所藏雖未如僕向時之多精卒三千勝疲兵十萬矣僕所藏多散在貴人家足下愼守勿失展此帙如入金谷園頗恩吾家三徑五柳也

與毛文山

僕生平詩多爲零星小冊欲彙爲一集卒不能今並零星小冊亦不能存矣足下愛我詩欲盡書生平詩歸之途窮日暮拈筆如五石弓僅書五七句就正是何地書是何時書足下他日展此應有餘懷也

與李小有

[illegible]祠碑史實格鹿筋土人至今稱露筋自歐文忠[illegible]憎蚊始以爲貞女子死于蚊過其地者感慨之至俳佪不忍去相謂古貞女委棄煙蔓草間如此矣從而歌詠之歷數十世不衰嗚呼盛哉太史公曰其言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之露筋並無所考疑則傳疑又曷可誣乎然援舊聞驗民風三代如一日也嗟乎幽貞之蹟雖漫無可考矣猶將歌詠之彼松筠紀節而馨烈確可徵者又何如光赫哉僕集祠中詩若文梓之煩先生爲我序

離心獨往胸中絕無尺牘家一字半字數十年來安得不以此事推先生

與高康生

康生足下大江別後七夕後始入三山當事若以萬里之行爲未足者復進之以杭川杭去三山千五百里獠寇騰擲接壤潮頳視事之日便荷戈城頭自念宿世積何辜愆獨種得危城因緣甚深舉足便得無煩企及倘世間名酒異書時花美女種種歡喜緣亦復如圍城所種之深亦復舉足便得無煩企及豈不甚善既不然則儼然食息胡爲者城上柝聲與晚鴉競噪秋螢點點月如霜毒矢如蝟毛孑然一書生念兩尊人遠在數千里外妻孥復旅食樒城元潤星子皆難相從發從中來淚涔涔下懷中刀點點寒承如血如雪也僕卽木石寧能堪此夜登城樓得詩四首康生取讀一過知有凄然不自禁者幸并示蔚生

山水遊記平寫作行

又

往返萬二千里知與弗知咸曰弗返已見弟卒返咸曰蹇拙哉不宜返卒返然既蹇拙矣欲求不返胡可得然以爲返而少慰不能勝弗返或庶幾有以慰卒返也甫匝月卒有杭川之行杭川近江右土瘠民悍瘠而悍盜叢焉江右餘孽又蔓延於杭川以故杭川視邵尤難當事者雋弗懌弟其言曾全邵會當再試杭謔語耳實欲沮之賤存之在三山者雖偕行星子督豚兒甫有緒元潤將適甫咸弗隨其隨者仍同困守樵川八月之伯祥斗菊月二日纔解水逆重九日甫行三百餘里十日抵延平十三日如臨汀尚未知何日至杭川也价返恐欲知弟近況聊一寄語

縱談當於幽幽道人處尋其本來

又

每展畫冊見蔚老以性命應我使人惶汗畫式一紙康老便中爲我索同人新作蔚老不相棄不妨再爲我作之不能作官隨人穿鼻終日作此沒要緊事每每白笑然不如是則弟死於蠻烟毒霧中矣康生憐我

悲歌慷筆瀏亮

又

南國賢書翹跂久矣意我康生此行必得雋也乃賢書至而康生復康矣是日與伯祥相對黯然淒然不樂者兩三夕卽丙子下第時情況正不爾爾也雖然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康生此時有悲秋之感則三

[illegible]

山九曲儘可舒嘯惠然而來是所深望蓋岡爲此時已成康莊無復豺虎縱橫若如去歲今時則不敢折東相邀矣

又

[illegible]以上

爲到何峰忽自遐望武夷詩最多只此便足壓倒元白豈惟壓倒元白卽唐人集中如此句未易多得也家君七袠弟不敢求世之所謂顯者之文一二知交知家君深願得一言幸緘寄借光集中不小文選煩足下訂其訛字卽一圈一點皆煩訂正足下案頭所見暨足下雄文豈無可以入弟選者特不留心相寄耳古人成一書多賴良友之力願足下勿忘

與王先生

通篇全用翻跌不正說一語而正意更醒[illegible]尺牘求如此生動者極難而在[illegible]中則尤難之[illegible]矣

僕久於東南頗識東南士而東南士頗知有王先生折節下士聲滿天下又頗知僕爲王先生至戚肺腑交僕度東南士必有欲借僕以識王先生者遂誓之衆曰吾與王先生約不以一字爲人作曹丘東南士信之亦遂無一人欲僕作曹丘者然僕實不與王先生約王先生且喜見東南士僕爲此言者懼東厭於王先生且恐爲累耳今僕爲先嚴慈襄大事事畢策蹇行矣則此後去先生日遠通問益艱東南諸同人亦不能以此事强僕矣遂毅爲蔣孝廉作曹丘孝廉於僕稱莫逆交者二十年與人與品弟肅然敬之者亦二十年來探禹穴託耳實有所望於王先生僕肯爲人作曹丘度數月以來青且盈尺人且滿王先生階下僕旣皆絕之而獨專精畢力於孝廉則孝廉可知僕肯爲人作曹丘卽王先生不愛客以僕故必少加以禮貌卽不過費而積數十人以累王先生累亦

前俱作逆勢而正然句便又弱作逆勢則如趨溯洄海

滋甚僕旣專精畢力於孝廉王先生亦或以盈尺之書滿階之士專精畢力於孝來也孝廉以吾兩人能專精畢力也遂毅然行吾知孝廉此行必有當矣

與濟叔論印章

僕沉湎于印章一道者蓋三十餘年於茲矣自矜從流遡源得其正變者海內無僕若岡常謂此道與詩同宋元無詩至明而詩始可繼唐唐宋元無印章至明而印章始可繼漢文三橋力能繼古然未脫宋元之習何主臣才能自振終未免太涉擬議世共謂三

橋之啓主臣如弇州所謂陳涉之啓漢高者其所以推翊主臣至矣然欲以一主臣而束天下聰明才智之士盡頫首斂跡不敢毫有異同于其間勿論勢有不能恐亦數見不鮮故漳海黃子環沈鶴生出以欵識錄竊之劉漁仲程穆倩復合欵識大小篆為一以離奇錯落行之欲以推倒一世雖時為之勢亦有不得不然者三橋北地主臣歷下子環鶴生其公安歟漁仲穆倩竟陵矣明詩數變而印章從之今之論詩者雖極口詆竟陵然欲其頫而為黃金白雪百

年萬里亦有所不屑今之論印章者雖極口詆漳海然欲其盡守三橋主臣之努力加餐飯痛飲讀離騷凛不敢變亦斷有不能故漳海諸君子廿受人符籙之詬毅然為之死而不悔者彼未嘗不言之有故而執之成理也僕常合諸家所論而折衷之謂斯製之妙原不一趣有其全偏者亦粹守其正奇者亦醇故嘗略近今而裁偽體惟以秦漢為師非以秦漢為金科玉律也師其變通不拘已耳寥寥寰宇罕有合作三十年來其朱修能乎次則邵僧彌顧元方次則萬

年少江縞臣陶石公（嗚若音　山人）程穆倩薛穆生諸君子往矣存者橋石公穆倩穆生耳然三君各有其長亦有所偏求其全者其吾濟叔先生乎先生能以繼美增華救此道之盛亦能以變本增華救此道之衰一燈遠繼秦漢而又不規規于近日顧氏木板之秦漢變而愈正通而不拘當今此事不得不推吾濟叔矣

又

絕去甜俗蹊徑是濟叔本色空東浩渺更可見濟叔胸次我與濟叔俱家江上見此茫茫百端交集矣

又

夜來與冠五小飲遂爾大醉燈下任筆題尊冊不覺無倫無次知不免大方胡盧也薗次一段自覺瑣屑然古人文字偏于極瑣屑處寫得其人鬚眉生動不孝雖非其人竊有志焉知公不以為嫌也

又

君有所不足于市石耶漢玉之外妙莫過于市石凍則其最下者耳不孝蓄老坑凍最多亦復最善兩年以來盡費錢糊口買者但欲得吾凍耳豈知好手鐫

篆便亦隨之去耶彼買凍者即得妙篆勢必磨去
以巳之姓名故市石之形百年如故凍人一家則矮
一次不數十年皆侏儒矣不孝凍章無一存而妙篆
反因市石巍然如魯靈光誠哉漢王之外妙莫過于
市石也足下苟愛惜妙篆當永永戒鐫老凍專力于
市石

又

故鄉酒奉壺同濟叔隔墻泛蒲亦是我兩人一端
午亦當我兩人一還家也趁熱急飲

又

此中見大作者俱有南陽劉于驥之思不孝懼唐突
不敢作包攬里長若不拒便褰裳濡見桃源洞恐成
河西務矣

又

賤造煩質朱公雖不欲先生透露消息然又恐先生
不實實說破如此薄命萬一落得一兩句不好話既
無救于性命徒多數日愁苦則不如說明博渠幾句
甜言落得眼前快樂也一笑

答黃濟叔

先生云近日作印章不必用意自有配合之妙得之
不孝之詩文謬矣謬矣不孝之詩文近日少少曲折
如意者從先生之篆之鐫之詩之畫之寥寥數語札
于種種悟入耳為此言似吾兩人交相譽吾兩人豈
交相譽者第不孝微窺先生所作半月來實黃更進
數層不孝動筆亦實實略異往昔所以然者吾兩人
交相動耳世間絕技源流總同世人所以不可傳者
無他坐使人無所動耳不孝得先生一字而心動先

生得不孝一字度亦未常漫然乎中交相動則交相
引于幼渺不可測惡有所謂譽哉今人滿部詩文大
套印譜細細搜尋總如疲牛拽重車人泥淖中何處
使人動及讀班馬諸傳記便欲哭欲歌見坐火北風
圖便乍熱乍冷拾得古人碎銅散玉諸章便淋漓痛
快叫號狂舞古人豈有他異直是從千百世動到今
日耳先生以為然不

又

既在濫泥中愈動則身愈陷願先生立定脚跟自有

濟叔以同人姓名下殺亦趣事

瓜熟蒂落時同汩洪流內不能援落水羅漢以此自愧也

又

祝由科有從癰法此公得之矣每以尊事語人謂人取名字當極癖極古怪者方能免禍客曰不然須取極平常者庶禍發時尚有濟叔一輩人頂缸耳一笑

與林鐵崖

伯敬友夏只是好新落筆遂不顧所安耳他且勿論即如穆天子傳汲冢周書類凡鈌字類作口武王几

銘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亦鈌文也兩君目口爲口字友夏云四口字叠出妙語不以爲纖伯敬云讀口戕口竦然骨驚不知几銘與四口字何涉豈三代時便學作鍾譚詩耶即此已可笑何況其他

又

居官而論門戶已足笑作詩文而亦論門戶豈不可駭至父子作詩文而分別門戶豈不尤可駭王百穀以詩文名海內者三十年詩亦醇正典雅至其哭袁相國之墓白王仲子之寃行誼有足多者有父如此亦無愧于其子矣乃其少子留字亦房者畧有才情走入魔道附于鄭馬仲良竊名于世近見其詩刻種種無一語及其父同時諸名彥爲留序詩者體留意亦未敢一言及其父若百穀生前負大辱于世留不屑爲其子故推而遠之者詩文即不同調何致自昧于人倫如是僕故曰萬曆中以門戶分別忍于推遠其父者其以詩文分別而忍于推遠其父者王留也以法論留當首誅先生方操選政如留者應在必黜即不黜求以僕此語載之留詩之前使知倫理中有

此等禽畜

與胡元潤

索弟書者但求舊連四紙便堪揮灑綾縑皆不敢書王荆公作字未常輕用縑帛獨于佛語用之大有理千絲萬絲織來一筆兩筆塗去弟詩即不惡字即不劣亦不敢造此惡業也

荅張爾筱

此來已不見紫淀老人痛甚痛甚遲遲不敢晤足下者恐觸人琴感耳大既且留爲雪中沽酒撥悶之需

紫從之集雖有孝翁諸丈丈在然弟事也未敢以之
識人行將與足下訂之小阮何往空使人作松風之
夢

答范文白

祝培之以七十老人于徑寸牙牌上書桃源記細髮
爲行微塵遮字更留其下爲作圖與世間奇物原記
同旋佛疑仙此器亦但神仙鬼劉子驥見之畏此局
促應摺眉而去不復生問津想矣此中人傲然魏晉
以上未免夜郎自大鷄大桑麻放曠太過借培之之

爭畧畧約束之報應之理固當如是耳一笑

復余澹心

填詞一道在昔爲難于今尤甚徐青藤尚有雜出鄉
語之誚湯玉茗亦來音韵不諧之譏鄭若庸張伯起
後人極詆其開類書之門諸君英英自異後人尚背
求若此況下焉者乎近日新詞競出非不靡靡可聽
但窮自詣工詞曲造艷其去元人日益遠讀廣霞君
集翠裘覺馬致遠喬夢符一燈猶未滅也純用本色
絕去纖巧廣霞君不屑與世人鬬巧爭能只欲以本
色二字挽回風氣耳三十年來弟最心許者錢塘沈
字中之息宰河乎中名乘雖未登峰造極而一落筆
便欲逼入元人三昧很心辣手近日博山堂綮花齋
皆不及也石渠又勿論矣惜其早死未見其成使天
假此君以年沉權老筆或亦不減吾廣霞也聞此中
有解事優人竟成演此旗亭中不乏雙環娥女廣霞
君遂欲呼入下詞人爲田舍奴矣如尚不行當呼來
以一卮爲廣霞君壽

與梅杓司

書冊得足下佳跋少文臥遊眞令衆山皆響矣謝謝
拙什憔悴之音不堪入鍾呂之聽幸足下痛加彈擿
得師一字感過百朋矣客入城時面聆教正不盡

與胡元潤論畫

一水一石藉以輔理性情令人畫但貢人以喜導人
以躁妄耳與性情何與仗三十年此道見他人畫漠
無所動見元潤畧一涉筆便勿勿移情僕不自解也
世人妄爭增垳潑毁紛如如元潤者當別留一座于
青蓮花上毁既無庸讚亦不着昔人欲藏書名山以

待其人字句紛紜非名山所耐惟當藏此一丘一壑庶兩相愜耳後世必有知元潤者元潤自愛

又

古人設色見素今人設色見彩惟元潤能悉其故幸以語我

與張宗緒

黎而核而根而幹而盈把而徑圍凡數十年始殺青而任刀筆竹而孫而龍鍾而斧而漚而粉澤凡經三十五手而成側理始可供印氏人而稚而壯凡數年

而辨之無又數年而盡識字必十餘年始解文義乃與黎而鐫摛字造紙而印淫書解文義而逞淫邪之筆具雙瞳而讀非聖之書成諸天者如此其艱用之人者如此其褻吾所不解

又

古人云有一語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鑒戒今之為淫書者豈止一語一事豈止傷天地之和折終身之福慢然為之全不知警哀哉

侯玄泓　研德　嘉興人

與友人論詩書

詩之為用者聲也聲之所以用者情也豳風二南二雅三頌或出于婦人小夫銜口率意之作或出于元臣碩老諷諭賦述之言泳洗休明抒寫道德情盛而聲自叶焉遂登樂章歌薦朝廟此天下之真聲也若夫情曼者其聲嘽情抗者其聲厲情危者其聲烈情豫者其聲揚是數者雖流于和而情之所激皆足以鏗鏘律呂感動鬼神相鼠之詩其聲率山樞之詩其聲迫迫且率而仲尼不刪者為其情真也真故不諱

其微有激極而和之勢焉此亦聲之亞也六季三唐刻鏤組繪南北二宗披猖率埜聲情交叶什無二三何大復常謂唐初四子音節可諷子美調失流轉予初韙之然究其所撰明月篇聲浮于情學者從是矯宋元之過相與規步音響趨摹格調而天下之情隱者亦大復為之戎首也數十年以來聲盛者情僞情真者聲俗兩家之說戛然不入而其不諧真樂則同終成其兩僞而已矣

林弘衍　得山　侯官人　退耕堂集

與就園

詩以道性情三百篇皆情也如江漢汝墳尤情之至者若緣情綺靡必至無情矣大作皆現前本色語實不經人道實無人道得半字而又字字入情字字合法此所以難也薄醉長噺家自度兒輩自了漢應當此一喝笑笑

與黃維章

宮偉鏐 紫玄泰州人 春雨草堂集

得五果卷飄然作茹芝商山之想卷字盈千窺其神

思殊不厭覼縷再呈一卷求書舒元輿桃源書記並加跋語留爲異時佳話

張纘孫 子緒錢塘人 志孟編

正同學書

近來文字之禍百怪俱興往往創爲荒唐詭僻之事附以淫亂穢褻之詞謂爲藝苑雄談風流佳話甚之曲筆寫生規摹逼肖俾觀者魂搖色奪毀性易心其意不過網取蠅頭耳在有識者固知爲海市蜃樓寓言幻影其如天下高明特達者少隨俗披靡者多彼見當世之所謂文人才士已儼然[illegible]之爲青[illegible]有[illegible]下如此則閨房兒女敗節越閑未嘗不爲文人才士之所許乎曰天良一綫或猶惴惴乎畏鬼畏人至此則恣肆無忌公然心雄膽潑矣若夫不讀詩書未閑禮法以豎黃童紅女幼弱無知血氣未定一讀此等詞說必致鑿破混沌邪慾横生拋棄軀命毀蔑倫彝小則滅身大且滅家嗚呼興言至此稍有人心者能無不寒而慄哉且人心之禍釀爲風俗風俗之壞積爲兵戈盜賊水火災厲其應如響讀書者可按牒而

稽也我輩夙愆難消多致有才無福時時以忠良正直爲心事事以利人濟物爲主尚恐功不勝過得罪余影觸忤鬼神余何取聖賢經傳之字畫譜妖魑淫祟之聲容其爲侮慢褻瀆不且萬倍于狼藉覆瓿者乎禍天下而壞人心竊恐手劫難悔可不痛哉可不懼哉

王仕雲 望如歙縣人家江寧 四辰堂稿

與羅星子

文章聲氣皆伏戈矛見道未深責人太甚皆是病根

未斷處我輩風雨雞鳴致須時時提醒

與高康生

弟見閒波蕩矇瞽曷知北望泰岱永陟其山南睇滄渤永涉其涘恥鹿毛之非玄詎胡服之化碧然而嬰嚶學響宵鳳有懷頎然而長每抃夔寐光夫見班讖萬望氣知佑桃岸蘆碕差云咫尺無煩問訊者乎鴻文一卷實色陸離參王之膏湯湯沸沸昆侖之談能熊魂魂乍乃衹燃怨之支離冏混沌之扃戶藏鬱于珍拔根于元始于凝雪歎風千古不落足使見者玉

樓起粟銀海生花而狂瞽如弟謬為弁首譬彼小乩墜泥佛頭多見其不知量矣

與某

血以行己不過失官曲以從人乃至失性此兩失者宜何居焉僕奉家大人之教有素頗知所自處足下勿過為我慮也

宗灝　開先　與化人　江都籍

與黃與樵老伯

當路公郎時神色黯淡言及長征措詞索莫心竊憂之忽傳京口之信再得顛老之書玉樓作賦確乎挽青鳥而上矣幾年得一同調百歲得幾知心熱血灑人明眼照世乾坤大事欲藉匡扶吾道因緣悉資維屬一旦溘焉長逝傷心刺骨痛何可言竊謂天道至今日真不可問矣望老伯奪愛以理以數勉為解息任葬後起何辭干貞息壤之言在耳所以報把儒吾兄者從今日始

王瑄　卡眺　江寧人

與紀伯紫

瑄去秋之後愈覺憔悴義命自安亦已久矣然有不能安者孤鴈飄零于雲表窮猿躑躅于木末槁壤蒸蚓稻粱之息皆得而竊笑之嗟乎伯紫天下許大何處容吾雙屐吾且逝矣

鍾文明　嵊蒼　新安人

與閔伯宗

人生受命付有如埏土為瓮瓶罌杯杓各有分數設杯杓而求納瓶罌之水不待智者笑之矣獨有保持謹守不自撲滅則一耳若足下者高山大澤藏用

無涯弟且不得而摹擬之敢窮其底奥耶

葛一龍 震甫洞庭人

與鄒滿字

昨春候不及見見佳畫喜而欲狂乃登閣開窗盤桓徙倚指天南霄色如君州當紅紫閃爍炙人比之輿盡返者所得不既多乎伯紫兄扇領教才情如此千古少年自不可及况今之翩翩得意者耶心定作報惟恐老年才盡無能爲耳爲我致意把臂入林當有一日

又

今日種竹值此好雨此君有福福及主人大快大快但晴時須灑水葉上如此數日葉葉皆青色不變矣大作妙甚雨如此正好弄筆不得侍爲弟子奈何

失名

與東鄒令同年孫養冲 孫公滁州人

江上釣磯拭之如鏡日夕引領笙鶴一問醉翁起居而年丈靡鹽所在雞黍不遑使我停雲之思轉深年丈豹文久蔚鵠儀一舉小鮮美錦景行式在挈古遥

寄死友書惟王元美遺宗子相及此爲二大都情深之極無人可訴故就鬼陳詞耳屈子天問有問無答讀書拭袖中至三年怖化碧骨廣究有

集實惟斯人匡山嵯峨蠡水揚波是其不言而蹊無字之碣矣如僕退遂衡門魚魚鹿鹿支晃眠眉則徵尚弗屑桔槔行汲又力所不任假令蠹魚無脈望之期則蝸涎鮮自濡之策非藉雲中泰豆六轡兩驂恐逐日蚩氓不復有循厓惄影之處耳玉茗湯先生詞壇尊宿三齊五金咸出其冶計年丈自公之暇造膝定殿麈尾徐肩雙魚之腹甚可貯也拜垂一字是在褰修使弟他時曳裾懷刺不爲生客齒牙之惠過承僅矣惟年丈念之

尤侗 子展吳縣人 西堂雜俎

遺亡友湯卿謀書

弟別兄七年矣一日不見采蕭猶嘆其久况死生契闊哉然思兄而不見兄阿雄如見兄焉今阿雄又殁矣弟永無見兄之日矣悲哉悲哉論者輒云天道無知伯道無兒弟不謂然天蓋以忌才爲道耳既能殺才人必能殺才人之婦豈不能殺才人之子覆巢之下必無完卵老枯毒手和盤託出非假夢夢也所不可解者鴛鴦雙打蘭蕙齊使孩抱中物何不并束一

追報孔坦書後亡友書者僅見此

棺使父子夫婦同登鬼錄方見斬草除根之計而又片時懞懂漏綱七年耶然正多此七年襁褓者能行矣呱泣者能言矣髮漸垂齒漸長目漸識之無手漸解塗抹矣白頭老母且喜弄孫總角故人亦欣得壻乃於千絲萬縷纏綿繫戀之中一刀割絕痛入心脾七年之淚枯而復生七年之腸續而復斷此弟前生三峽木了哀猿重現此銷魂迸血之報始知造化小兒天資刻薄顛倒世人其忌才之心發之益遲受之益慘矣獨怪兒之靈心慧業非待書天上即修文地

下何不稍示神通笑加庇護顧容閻羅老子輕勾眷屬何其蔥耶豈以劉安雞犬盡室登仙不欲令兒子墮五濁界中抑夜臺寂寞有歸家望思之悲携回膝下作大家團欒頭也聞阿雄病革時兒啼曰母在此又驚曰有衣冠而髮者呼兒去然阿雄八月而孤未識母也彼衣冠而髮者其兒也耶彼時父母之靈來兒之靈去忽然相遇氣血感動不覺呼出有天焉而非人為之也果爾則兒之呼兒去似矣而弟竊謂此舐犢之愛耳庭堅忽諸若敖餒而母乃闇於大義乎

千戾驚千絕說皆動天聽亦不可為不過矣

弟每過兒家必見阿雄客秋從長安歸阿雄出拜兒其嶄然頭角宛有父風喜不自勝一日相存如喪重寶中夜徬徨憤恨填臆故以前說歸怨於天以後說致咎於兒也兒得毋以為阿母故態耶弟年來窮愁益甚一意學佛但苦無入手處宿德有云割愛第一今哭阿雄愛心大動又增修持一病然過此以往水流花落總不相關矣所極不忘者野寄雙棺住城未築然藁城龜市自有定數兒勿為恨他日生芻一末重哭兒於白楊青草中生別死離乃為究竟則信矣

弟永無見兒之日也并求兒其如兒者不可得也可奈何奈若何

上沈旭輪師

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極汗洋之觀如危峰絕壑穿倚河漢徑路俱絕如空山月明遙天鶴唳清曠無塵如蒲團入定爐烟細裊能令人靜悟如鐵騎疾馳笳鼓競作時增悲壯如疎簾午風雅琴徐撫有和平之樂此吾師三十篇之大槩也願與世人共識廬山面目勿云後遂無問津者

與周星瞻

虞長孺曰：天地一梨園也。今日正第一齣，拍板門槌，大家厮混耳。但脚色全副，丑淨説白，一味打諢，殊耐不得。設使禰衡打鼓，桓伊彈箏，馬融吹笛，王維摘琵琶，大蘇唱大江東，柳七歌楊柳外，自成韵事。

與錢紫韜

人固不可無年，亦不可無姿。假使馮唐、顔駟作白頭吟，何如隴西公子挽角荷衣，賦高軒過。左太冲名重三都，羣嫗一唾，未免委頓，終不若潘安仁挾彈洛陽，女郎麗纔，載果滿車也。紫韜一身而并二美，文必旣麗，襟情之咏，復爾清新，豈非天生異寶，爲江東獨秀耶。

與友

士君子世亂家貧，出無左右之援，居無升斗之儲，會從居酤兒游，貴且快意，安能對糞糟板，揩齷齪囁嚅之輩，尋章摘句，數米量鹽，在小兒女子手中乞活哉。

謝人餽藥書

僕風月膏肓，烟花痼疾，同馬卿之消渴，比盧子之幽憂。忽啓雙魚，如逢扁鵲。贈之芍藥，投我木瓜。紫蘇與白芷同香，黃葉共紅花相映。雖云小草，郎是大丹。月宮桂樹，竊自姮娥；台洞桃花，採從仙女。一杯池水，堪資丈室之談；半七神樓，頓醒鈞天之夢。肺腑能語，羊叔子豈有酖人；耳目發皇，楚太子無勞謝客。

與友

歲行盡矣，風雨凄然，紙窓竹屋，燈火青熒。吾不知佳趣竟安在哉。雁裘質矣，何有狐貂；魚釜空矣，何有羊羔。昔人詩云：風力欲冰酒，霜威能折綿。今也無酒可冰，無綿可折，悲哉悲哉，何以卒歲。

來集之 元成蕭山人 南行偶筆

與呂範伯韓重生同年 癸未

公廨之後，荒園一區，約及十畝。蔓草滋露，亂哇吟風。家僮數人，僅飽淡飯，無他幹事。命各執耰耡，以習勞其筋骨；運桔槔，以動盪其機智。未嘗帶根而移芍藥，亦未嘗辟麝以護牡丹。但以秋崧冬芥爲主，凡薑韭茄瓜、虎爪羊眼之類咸輔焉。依期佈種，依期收刈。暇則又手巡行，見螳蜋之攫食，聽螻蟈之長謡，火班猫。

元成有秋鼠三晉劇直入元人之室故好并才

若農夫之恨田鼠除螟螣如漁人之惡澤蛇扶弱去侵滋乾候熟青映厨頭香生鍋底或鮮或醃或蒸或晒咸有其方庖丁鼓刀而進則有傳語本官今日斷屠之善謔任賓枵腹而從則有爛蒸去毛莫拗折項之可嚀味其旨好分餉賽佐偶有贏餘犒及輿皁甕飧充溢固史公嘗大有之書潤藻克修小爾雅收風人之句三牲之餼猶有持五味之調劑得宜詩腸能瘦非食肉可肥士俗難醫以菜根而療雖萬錢下箸五侯合鯖未見其彼飽而我饑雖盤飧置壁魚羨置錦未見其彼有餘而我不足也故人視我其享受不亦侈哉

長白有知載齋詩尚元潤家貧無力梓行

胡宗仁 彭舉長作江寧人 知載齋集

與鍾伯敬

公詢寒門諸子弟敬以名字相聞弟宗信字可復以字行世所稱雪村者名宗智耀昆起昆僕之子玉昆士昆雪村子也皆學畫蓽門晝掩茗椀爐香閒闔筆盌案妥擬堆笏滿床昔人一門五貴七葉蟬聯想如是耶公聞之得毋噴飯

國中過品金陵獨推元潤尋對之塵俗但盡予贈詩有貧能堅旅骨交足世家何可想見其人

胡玉昆 元潤江寧人

與櫟園

抱痾伏枕幾至不起遠勤下問銜佩殊至兼辱詩卷朋樽之惠展帙長哦啓甖浮白不知秋風吹墮白日

唐豫 仲午江寧人

與王鍾淑書

凡百可忍惟閒難耐索居顧影戚戚寡懽安得立千尺峰頭右當廣莫之風左攬滄溟之日呼吸而通帝座被髮而下大荒一吐胸中幽憤不則與二三知己聚顏一室酒酣耳熱博得一場嬉笑怒罵愁銷寂破猶勝坐困一室咄咄書空也

與徐聞復書

天外毛羽復入樊籠長夏如年惟閒難耐日閒日病日病日貧病較宦肥貧輸丐富每一興懷徒鬱鬱耳

張明弼 金壇人 螢芝全集

候蔣八公座主

一行作吏情出僶勉習職厲鶩既非所任矯心飾貌又違所安以是中寐懷驚方餐怵慮私念我輩即不

高情之詩見以推倒一世行文亦徵徵自負

能赤羽白旗振武安之死長弩遠繳射聊城之書猶當追隨法師汎濫七經誅討羣緯灑唾則金石之音著落墨則山川之氣動何乃跼蹐荒郵匍伏末階作書則蠅棲紙上吐言則鷩咳席端寧不負此鬚眉耶

李昌祚 文孫漢陽人 真山人前集

與易曠侯 甲戌冬

倅儲初受句讀棠率成習就于苟安希章句訓詁之華足以欺世而炫鬻積之二三十年塵土數斛墳策胸臆當其握筆申楮剽襲舊所揣摩强記之陳言幸

一當以免勤勞譬則書卷其傀儡也吾鋪績而用之陳設于前以誘人喜似提掇其線者即運動儼然似人然而皆木偶也直戲之耳此豈學道輔經籍大丈夫之所爲哉

彭而述 子籛 禹峰 鄧州籍新喻人

與號園

爲人謀而不忠乎曾子每日一省爲君謀而不忠宰官一世不一省古觀人如君今人觀君不如人做官一生不及曾子一日只筭斗筲倖濟博吾先師一噫

鼎彝遂侶兩先生嘗時有雙丁之目後復有茜生總是丁氏園者才

字考語而已噫宇可作謚否年翁幸有以教我

與其

語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言冲霄之舉耳若夫鶚也羽鍛毛欒盤窟林莽即一鴟鴞嘬而啄之矣里閈早俗本無知識成敗論人宜其姍笑兒但儲養毛羽此不足較也

丁遂 香懷 江浦人 鹿園稿

示兒

凡故皆有夙因薄故舊者其人不長是以聖人重故

又

人身如樹這一點慈愛之心便是根荄由本及末由榦遠枝總是這一個生意偏枯者不仁傷殘者立槁

夏 華岳 孝感人 時爲陳州守

與蔣養庵父母

兩雛初謁臺端歸即馳書不佞鼎曰蔣明府嶽峙淵清謖謖勁松下風彝曰浴日涵天汪汪萬頃陂真父母父母云不佞讀已舉手加額吾梓里何幸有此父母又爽然自失不佞亦父母乎人者安得子弟見之

此體大異詩亦瀟灑無腐氣

[illegible]瞽宗[illegible]同學[illegible]尊

而愛愛之而敬若斯耶祇自照而自慚耳德量賦之天定涵養係于功深不佞俱闕然何足以方大賢長者哉

吳第 日庸 晉江人

竟陵署中以詩代家書寄弟

不久成歸耳聊先報數行真看衰相見肯爲熱官忙酒可留新醅花須萏晩香西園松竹下早設竹方床

沈光裕 仲連 種蓮庵 醫寧 平人

與友

前人書剪燈餘話遂以此妨瞽宗之祀一朝臣于公會處出此書亦爲物類所鄙此不過唐小說之流而識者猶惜閑檢如此今書肆邪刻有百倍于書眉者其跡近于兒戲其見存于射利其罪中于人心士習禍且不可言唐臣狄梁公奏毀天下淫祠當世偉之至今猶令人聞風興起然淫祠之害及于愚氓淫書之害溶于賢智吾不知輔世長民者作何處置

與友

凡書書如小品及教後學獨得自喜者不妨略用圈點以標新意若經制大編以呈君相質師友傳之天下萬世者一用圈點便成私書轉瞬異同蜂起矣李卓吾陳明卿皆不能竟近日尤爲濫觴可爲著書家一大戒也至施于自作詩文尤爲不可昔言三分詩七分讀以爲笑謔若無一分可觀而加十分圈點謬亦甚矣

吳宗信 冠五 休寧人 屯溪集

與櫟園

得定山先生詩不及待歸輒于道上讀之驢背上歡

喜欲墮

又

宋人亦以十九日爲重陽偶得花寒今十日酒冷古重陽何先生和之

又

南中風氣附美易使人無骨公郎趁少年宜早歸北地以太行千仞堅其柔脆吾家黃山而意勃勃只在黃沙白草間

與周雪客

趙孟白先生作齊人文云勵名行者不以飲食爲細畏清議者不以妻子爲愚二語不知提醒多少醉夢人我輩爲八股不能開導人心扶翼世道雖艷如花熱如火祇堪覆瓿耳

吳　晉　介茲　江寧人

復汪舟次

讀吳楚人詩想見此老孑孓東淘空堦落日攢眉索何路人作鬼聲啣啣揶揄時昔宋登春見謝榛詩唾曰何乃津津譏貴丐活展此老詩竟卷如入氷雪窖中使人冷畏

與林鋏崖先生

作客山陰道上遂復數月念先生去住至今猶未定但覺千巖競愁萬壑爭淚

與林茂之前輩

先生以望九之年猶燈下書蠅頭字行數十里不仗扶老所謂不神不仙以著作結爲大年者

與周園客

櫟園先生謂金聖嘆評書三四種總是一枝筆此語

子敬患難時著書俱已傳布故僅錄此一則

惜聖嘆不及聞盲人無識尚欲爭學此一枝筆豈不可唖僕又常聞前人論書運筆專主中鋒石田老人曰八面鋒一齊都來尚了不得如何說中鋒此可爲文章法願與園客共參之

魏學渠　子敬　嘉善人　茅簷集

荅唐宜之

先生信道眞篤如針就鉱如嬰戀乳不復墮苦海最可憐憫者弟耳弟之好書如世人好色暫時割絕到眼又被纏綿今古文字無一不足貪者忙忙一生未知何日恬寂頃展懸山經解及讀先生來教意似躍躍欲亮矣已預愁明日此時不知先景何似道念無根眞堪悲泣

周體觀　伯恒　遵化人

荅池州劉德輿修誌書

貴池不可以久闕志茲屬勞于門下志之幸也今讀所裒集備極旁蒐良史之才未之能過竊計門下以世學之博當父母之邦雲物山川不忍有所放失命意周至訓辭典雅其用心良厚肰實遜於華縟奪其

□詳畧之間也田賦力役官師食貨重民事也若夫千成法而論說弗著枉于時宜而關成亦未之也自上下下導之成風自下上上由之成俗其間升降隱然于革薄從忠之處宜在作者至藝文考備諸外典名實相宜天下之口係焉周官小史史之遺也綱羅未富其失也蔺擇識未審其失也淹如江李諸君號稱良史而於誌論則爲歉然亦以審其故矣若夫以國門之懸通于研訫稗官之□叢家乘尼尼焉爲一時之書一人之筆矣知言爲一代巨手自爾卓然而區區之見尤願有以廣之也

朱徽 遂初 進賢人

與張修崖

金陵託處地通芝蘭之室情深縞紵之歡聆想風期卓然千古矣別後道路紆徐季夏之望始抵𡩋門長安塵土重以山居既久野性難馴豈草長林溺深塵鹿之戀鈞天廣奏其奈鷄鶋之悲秋風蓴鱸終期與素心人數晨夕也

□大中 孔時 嘉善人 藏寄齋集

荅吳生白

富貴利遺萃于長安東西南北之人竭知畢慮奚是暑于是風雨晦冥于是而台臺以一介之使爲累其生平之恬世安得此長者之言而誦之不肖以愈心折而不能自已也觀天之處厚祿每與履相配如名山覽勝優游歲月橫看成嶺側看成峰退卧思尚有餘味苟非然者如登浮屠躡級而上□滿之已覺困頓一要及擯馴界雖寬實無餘地以疑尼疾趨而下勢所必然履上星辰坐鎮雅俗以此易天下可矣不肖薄德又弗論也

荅方孩未

蒔名花者偵其蓓見其且蕾且放也日幾幾焉且沽某酒且觴某客而盲風妬雨夜半陡作辦辦沾泥矣盲者妬者不知夫開者之光景原無多也當年過從俯仰欷歔宛然在目弟豈意至今日耶則弟之去已晚矣

荅王中詔 時爲容城令

忠烈墓祠之舉。功在千百世之人心。作成人才。于[illegible]
識不知中。嘿嘿有所興起。此濟世第一義也。錫山[illegible]
出一名儒。國家復得一正人矣。

荅游肩生

去小人正知拂塵。旋拂旋有。獨太陽當空。塵不爲害。
狂飈捲地而舉扇障之。則何益矣。台臺所以屬望[illegible]
正法眼也。乖崖熱心救火。而忮者且以爲乖崖罪。
睨者又藉執乖崖爲世之爲乖崖分疏者罪。怒濤[illegible]
[illegible]立瀕滔天。以迄今日。而猶滯于荒凉寂寞之濱[illegible]
一念及不勝咄咄之詫。反以長安珠桂壓尨耶。

付涉兒

富貴之途。君子小人之所共處也。富貴齊盲。亦君子。
小人之所同病。直巳而對小人。猶易。曲意以調君子。
正難。我不乃易人之所難。難人之所易耶。拂衣之志
逾堅。第他入他出。恐不成爲出處。直須辨焉耳

荅蕭元恒

朝。端每爲一二倡邪說而有駁者所壞。其人豈非庠
序間所稱能文章之士耶。標新競爽。而好用其心于
纖巧。反既之揚。戛戛乎纖薄。谿刻是務。安得不詭于
正。然則其軋茁者。其所以翦競者也。士之束書不觀。
而荒于嬉者。害止其身。其能文章者。害乃在天下。國
家衡文者。日閱數十百卷。皆束書不觀而荒于嬉者
之文。得一二標新競爽之文。安得不亟賞之。而亟拔
之。孰知其貽害于天下國家者。竟斯人也。南國士習
爭騖于文。而特重知言者以司文章之命。知必于新
奇中尤擇其不詭于正者。而後賞之。而後拔之。異日
[illegible]正朝者。同爲安定先生之門人。而造福于國家者
無涯也。

賴古堂名賢尺牘新鈔卷之十二終 大尾

尺牘新鈔二選藏弆集序

學稽書名，弗庸類有才調集撰三體義非一族纂華林以冊數文體彌新綜五國出綈御十錄逾整聲歌驗魁攄壯采于篇章頌表啟銘迴茶教于洋溢觴播則自擬於泉詩切今斷鐵鏘物論策目暨九章七略嚴非才學以流洎學實啟客難大有風從出致語異變態巧曆不能窮劇異繁身括匠莫能算今之表牘蓋與一也彼夫體製可得言擬

則有事關軍國語晰機宜駢驪尺幅之中屬擢激隨出外劉肯一紙賢于十萬之師國爲單詞已須兩大之釁申盟講信呂相鑿鑿以書排難解紛魯連聊城出于此其大者可得而言者得察覩豐厚懿及晨離感時物闋流寓對景從而結想尹班契闊寄輾轉于數行樂衛咲違叙答乎于一介頻騁蒼雁時達瑤函變燧迴量炒唐勞許呈著異同風日源本凶小駐征驥而卸亭

訪飛鴻呂考番璧太雷之岷嶓
有報章宮鄭令出函縣非齋錄
高峰幽岫景州標澤細石遊奧
致館桐水居有朧略勞繁救陳
靖憐華話蘿月之下探討松桂
之間贈慶命學和申勸學之篇

譜葛誠甥耕取館廬出漢渠有
須篋謎纂仿軸累此經北潛亦
燔擁劉笠畫圖而稟申樓凌峰
探樂淮起之出同此流水桃李
念伊從之究在故茲可過王裴
之逡韻常晉還劉何期支謝出

演言未盡居譽指陳經術揚搉
獻聯申盍各于聯篇發綺思云
發竹岸櫻顏范足伏萱蘇弘景
名篇堪從林壑夏肩青牛帳囊
紅粉樓頭縈桃李呂悲來顧綺
羅而征下鄣篇公主禮雅組云

綵鳳織歸姬從裘勞靖于纖手
凡斯之類皆藉于書時則冀北
名流江東文士阮元瑜之書記
久已流唐蕭大圖以之牘益爲
膾炙要居囊此扶蹄命筮側理
膠東河北亞馳五色之樓林會

中郎互競連珠出格爾異爲體也或屬落呂見十或瑩峨呂植言或昔犀以溫麗或編構之積寄或文辭簡要情片語而已詠或卑理淹通氣百函而逾屬或聆池詳慎細嬉楷裹之孋或握營飛騰横踐天門出虎鑒鑄可珇奩幽出玉帛萬重藻繢堪觀去城以靈霞十丈人劉家之冊說卽是蘭若瑩蕭氏之高坐無非琬琰晚近以還此風不嗣原其流弊厥有三端顧陸華宗潘

楊妙於金銘瓔珥望若神仙若褥層囊履爲鄉相寒喧筆札都由呂覽之門生故舊書箋盡出桓溫之幕客自包胥僚雍雅準傳論性出篇華札翰反争諱言情以牘異有擬繫歎麗璩之書致那鬪雀陵出札皆何爲小學目吕外篇異形爲難一也且夫縹函鐵鏽各有優安龍乘齋友悉由習俗較叙言麗不歡北轍之夫紙彝雜溫難燒率轅出魯分肩單門寒暖纏挂紫流孤立

制舉之書但叢集賢以院臣應才同李楊文類學如無益身名徒資口實加出遭逢踈々罕與國北府之遊徒侶家々足華屋綠池出爲行誼不足以滿鋪敘豐里不足以奇選擇其所爲難二也古者飛書馳檄記室軍諮雅子十後一使相將尤以語言爲尚今則車書既一羽檄存備請刑措出徒正識雕蟲出耕益其所爲難三也然而壘移代換何足耕賢豐笙璣馳斂云非實

此新體夫學既顏麗製以濟藝櫟下先生漫選鴻文于賴古堂溪夫彙游不再旨古爲班後聚難朋于今所歎匪勞晉驛莫慰幽蒙不爭笈增集通纔繕遶局鑄諸家以前采葉人名書鋪縣氏之菁華裝出兼歸縣諸通國付䃂典藏

康熙六年歲次丁未皆王正月

陽羨陳維崧撰

蕭易峨長宋軾書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弆集目錄

卷之一

答鄧孝威

劉理順 湛六河南杞縣人

諭子

沈光裕 仲連直隸宛平人

與程彥倩

申佳胤 孔嘉 素園 直隸永年人 端愍公集

遺札示子

萬表 民望鄞縣人世襲指揮後官至都督同知 鹿園集

與子

沈懋學 君典江南宣城人 郊居遺稿

與湯伯御孝廉

申涵光 和孟 鳧盟 直隸永年人端愍公子聰山兄

與周減齋　又　與楊猶龍

高爾儼 中孚 直隸靜海人 古處堂集

與致虛弟文

卷之二

魏裔介 石生 昆林 貞菴 直隸柏鄉人 約言錄

與人　又　又　又　又　又

蔡復一 敬夫 元履 福建同安人 遯菴全集

與何相公　與李斗初　與溫青霞侍御　與畢東郊　與商等軒　與譚友夏　與徐匡嶽老師

與鄭太白吉士　與劉衡埜　答馮文所

答鄒虛舟

趙宦光 凡夫 江南吳縣人 寒山集

與某

孫出聲 振鐸 山東濰縣人

與張薇菴

董斯張 遐周 浙江烏程人 吹景集

與韓仲弓　又　又

高澂 宗呂 自稱石門山人 福建閩縣人

示人

顧夢圭 武祥 江南崑山人官布政

與人

黃甲 首卿 江南江寧人

與友

王永吉 中朝 江南無錫人壬戌進士時爲定興令

復孫鍾元孝廉

段一潔 玉鑑 直隸長垣人家群符

與吳介茲

安致遠 静子山東壽光人 蘭雪堂集

與周櫟園先生　謝惠尺牘新鈔　與方與三

與李象先　與王斗石邑侯　又　又　與秦

先李乾一　又　與蔡漫夫　又　與劉生

又　與李奉倩　又

胡介 彥遠錢塘人 旅堂集

與林鐵崖　答劉遠民　與程仲玉嵩長　與金

夢蜚　與魏縣　與中晁墅　與劉太守　與

楊稍龍學士　與李乾一

張壇 步青浙江錢塘人

與沈甸華

何棅如于楓子克天玉江南[illegible]人家[illegible] 南耆

獄中與友

金 文甫

與人

郁伯仁 履臣江南華亭人

與人

王相說 鞠儕江南泰州人

與宮紫元

孫承澤 北海退谷上林籍山東益都人 藤陰劄記

與友　又

高阜 康生江南江寧人 蘿栖集

青州道中復周櫟園　又　與紀伯紫　與吳封

五　與吳介茲　與振公　與楊水卷　答林

那子

王袞 補之幼近初名濬山東益都人 [illegible]雞軒集 慧業軒集

與楊入丈　與王宅宇　與蕭純玉　與高平使

與王沖孺

李長祥 子發硯齋四川達州人 天問閣集

與王雙白論佛書

孫永祚 雪山匡侯江南吳縣人 雪[illegible]堂尺牘

與徐[illegible]林書

卷之三

宋懋澄 幼清江南華亭人

與藍嶽　與白大

龔鼎孳 孝升芝麓江南合肥人 三十二芙蓉齋集

與唐耕塢　寄鄧孝威　復胡彥遠　答朱近修

許友 有介介眉介壽福建侯官人 既香館集

與林鐵崖使君

羅耀 星子江南江寧人 詩虎堂集

答胥蕭公

施閏章 尚白 愚山 江南宣城人

與彭禹峰 復顧見山 寄余賡之先生 與同門李灝岑 寄丁藥園 與陳伯璣論崇陵 又

盧象昇 九台 江南宜興人

寄訓子弟 寄訓室人 答陸鈞修方伯

張可盧 季筏 屬筏 江南江寧人

與周減齋

胡玉昆 元潤 褐公 江南江寧人

留東減齋

羅孚尹 服公 江南上元衛人耒陽籍原名先璽 篆藝稿

與減齋 與無懷道人 與馮若采 與竹峰

與卓連卿 又 又 又 與丁菌生 又

又 與羅元玉

徐莉知 若瑟 茨上 江南上元人

與趙止思

吳宗信 冠五 江南休寧人 嚴心集

與周園客 與靖公 與吳介茲 代東紫中秘

代東劉秉三先生薦恭客

失名

答方孩未侍御 答夏邑彭孝先 答胡學博

答黃仲霖 與夏彝仲 與戴石房 與張鹿常

上黃座師

金彩 質華 江南吳縣人

與西林 與升公

卷之四

曾楚卿 元贊 福建莆田人 家拔集

答吳泮弋座

楊循吉 君謙 江南吳縣人

與人

徐芳 仲光 拙菴 江西南城人 懸榻編

與林涵齋 答苗九符邑侯二 答苗九符邑侯三 答苗九符邑侯五

周崇極 無所 湖廣黃岡人

與盧休菴

朱一是 近修 浙江海寧人 爲可堂初集

與吳仲木書 又 與顧修遠書 與龔在山仲

履書

尹民興 嘉賓 宜子 湖廣嘉魚人 菴閣集

與門人趙爾錫 與李元淡 示如上頂 與凌

蒼嶼 與督主原則 與王爾采 與門士徐

叔子 與門士姚天迪 與中天石 與沈支

雪 與釋任菴 與友人

俟一元 二谷 浙江德清人 江右稿
與陳闇窗　與彭教授
張大復 元長 江南崑山人 梅花草堂集
與人　與李弘　與朱白民
趙 宦光 凡夫 江南吳江人官按察使
與楊君謙
范允臨 長倩 江南吳縣人 輸寥館集
與王辰玉
范文若 香令 江南上海人 博山堂集
與蘇大尹
鄧 韍 文度 江南常熟人孝廉
與客
馬世奇 素修 君常 江南無錫人
與堵廉生　與吳子往　答孫子齊　與王貝茨　答鄒長洲
葛一龍 震甫 江南吳縣人
謝阮太冲惠序
成 性 我存 江南和州人
與友

倪天樞 臣北 江南桐城人
與方爾止
王命新 又新 山東汶上人
與友
釋本昇 大岸 江南金壇人 偶菴集
與汗弋禪師
陳周政 子躋 蝶菴 四川營山人 蝶菴存稿
與周櫟園　又　又
吳 宏 遠度 江西金谿人流寓江寧
與周雪客
錢 栴 彥林 浙江嘉善人
與人
王家屏 對南 山西山陰人 復宿山房集
答楊給諫　答蹇中丞　答王督府　答張明誠
章 貞 載菴 公何 浙江會稽人 雲門別集
答安靜子
陳 璜 其圖 浙江臨海人進士官舍人 旅書
與友

卷之五

劉宗周　起東　念臺　浙江會稽人

答孔文在

倪元璐　玉汝　鴻寶　浙江上虞人家會稽

與鄭超宗

駱問禮　子本　萬一樓集　浙江諸暨人

與葉春元

李日華　君實　紫桃軒集　六硯齋集　浙江秀水人

與曾孔孫　與王季延　與譚梁生　又　又

與曾孔孫論畫　又　又　又

黃洪憲　懋忠　碧山學士集　浙江嘉興人

復徐少宰

卓　發　辛彝　浙江錢塘人

上沈何山先生書

諸九鼎　駿男　浙江錢塘人

與胡彥遠　與嚴灝亭　復友　與友

孔自涑　文在　浙江桐鄉人

答羅鷺園書

許　東　甫草　浙江嘉興籍江南吳江人

與某貴人書　與丁菂園儀部　與友

丁　澎　飛濤　藥園　浙江仁和人

扶荔堂集

遺宋玉叔書　與孫赤厓　寄答許甫草　與九弟滎　答施尚白

胡　介　再見

答彭城萬年少書　爲沈長公與報恩和尚書

復臧若陀天鐵山相公　報龔總憲孝升　與

吳駿公先輩　與曹秋岳先輩　與孫豹人

孫國敉　伯觀　原名國光　江南六合人

[illegible]樅館集

與胡長白　復蕭玄宰　答陳木叔　答文啓美

孫汧如　阿雁　江南六合人伯觀先生子

釋木書

與某　慰劉伯宗下第　與張爾唯先生　謝傳

道生　又　與顧與治

陳九經　江南豐城人

與焦澹園先生

卷之六

蔣鳴玉　楚珍　金壇人

怡曝堂集

復陳寒山　寄家中族戚　上黃海岸房師　與

陳式臣同年　與張幼青　賀寧海令公孝濂

與何無咎山人　與陳寒山　吳豐占　家

書　示人　與人論文

傅占衡　平叔　湘帆堂遺稿　臨川人

與徐仲光先生

孫　謨燕貽五城江南江寧人
與鄧元度　與傅遠度
孫　石介臣江南江寧人
與羅服公
張大俟五止江南江寧人
與唐次璜
王亦臨彬如江南江寧人
庚辰下第後與羅服公
佘　穠濬心江南江寧籍福建莆田人
浣花草堂稿

與姜如須
顧天峻闇維江南崑山人
靜觀堂集
答王平仲
顧　璟吳玉黃涇江南吳縣人家江寧
寒松館集
與友人
陸　深子淵松江上海人
儼山文集
與楊東濱　又　與子
董光宏君謨浙江鄞縣人
與王逸季　與鄧定宇先生論文

歸有光熙甫震川江南太倉人
與潘子實　與顧之敬
阮自華堅之江南懷寧人
與集之從孫
董以寧文友江南武進人
國儀集
答祝闇書　寄方坦菴先生書　與倪闇公　與弟季友
龔百藥介眉與霞江南武進人
毘陵文選
與吳玉虹書
周積賢壽王江南華亭人

與陳其年
鍾震陽百里玄洲江南宣城人
偶居集
東泉司　與儀封令君　與某公　與某兄　與某弟
卷之七
王　履安道江南崑山人
與人　又
王　衡辰玉緱山江南太倉人
與袁主政
邵　寶二泉江南無錫人

與同里新貴王大令　又　與胡進某侍御

周立勳 勳自江南華亭人

東人中　與秋士　與偉南

張　溍 子晉幽林江南華亭人

與鄰服公

鄧漢儀 孝威一字舊山江南吳縣人泰州籍

與袁籜菴　荅黃九烟　與劉非遂　與孫豹人

唐汝詢 仲言江南華亭人 編蓬續集

與某

紀　青 竹遠江南江寧人伯紫尊人 樺冠子

與爾斐　與艾納蘢　與兄

張一儒 彥先江南江寧人 懶眠集

荅武仲宣孝廉

程　邑 幼洪[illegible]荅江南上元籍休寧人

寄舊叔丁　與門人宗九如

嚴首昇 平子湖廣華容人 瀨園文集

與唐月麓　與沈去疾　與胡[illegible] [illegible]

先生　與汪[illegible]黃子　與[illegible]　[illegible]

與白生　與周青甫　與余老谷　與[illegible]

與陶仲調　與文木生　復上下泉　與李

共人　與王澄川　與劉公言　與劉雲門

與陳斗翔　又　與人

趙貞吉 孟靜四川內江人

與李生　與唐荊川　與督學管蘊雲　與韓吏部郎書

宋登春 海翁應元鵝池直隸新河人

與人　又　謝某君寄與客

喬　鉢 文衣直隸內丘人

答友

張四維 鳳盤山西蒲州人 條麓堂集

寄孫淮海　寄王後峯　寄高相公

李　楷 叔則岸翁陝西朝邑人

與孫豹人

孫枝蔚 豹人陝西三原人 溉堂集

寄兄　又

郝　敬 仲輿湖廣京山人 小山草

與田肖[illegible]　又　答某儒

卷之八

宗元鼎 定九梅岑揚州興化籍江都人 新柳堂集

寄儀部王阮亭先生　又　寄王西樵先生　寄

謝樵閣先生之為亡友方白英刻遺詩書

與趙定宇

龔鼎孳 再見

寄廣陵宗定九

方拱乾 肅之 坦菴 江南桐城人

與周雪舲 與李子發

徐允祿 汝廉 江南嘉定人 思勉齋集

與陶遜則 示人

徐 緘 伯調 浙江山陰人 藏星堂集

上錢宗伯

杜 濬 于皇 茶村 湖廣黃岡人 變雅堂集

與楳園公言黃濟叔所著六書 與蔣前民

盛於斯 此公 王郎 江南南陵人 休菴遺稿

與劉蝌於 答某 與同人論古 與紀和元

別吳君一

申用嘉 美中 紹峪 江南吳縣人 文定公子

寄喈甫報守金赤城公子

申繹芳 森臣 江南吳縣人 美中先生子 靜成齋集

與楳園

王家來 古航 旋一 浙江錢塘人 鹿堂集

與林鐵崖先生 與葉元禮

高 兆 雲客 福建候官人

與汪舟次

孫枝蔚 再見 溉堂集

與弟賞大

張明弼 公亮 琴牧 江南金壇人 螢芝全集

上孔玉橫座師書 答徐勿齋太史 與黃石齋

文鐵菴兩先生 與余冶王 與人 與盛雲

飛 與某 與弟

蔣鳴玉 再見 怡曝堂集

與孝廉賓斯

蔣 超 虎臣 江南金壇人

答揚州司李王阮亭

張 芳 菊人 鹿牀 江南句容人

與人 蘇中滿節 與乙吉賓先 與邵幼隗

徐 汧 九一 勿齋 長洲籍吳縣人

與李映碧

釋正嵓 豁堂 [illegible]

答[illegible] 門居士 示波[illegible]

與林[illegible]

陳　焯 默公 滌岑集 江南桐城人
與減齋論古文

卷之十

熊文舉 公遠 雪堂 荀香集 江西南昌人
奉許老師　倣黃東崖先生　與閻子將　汝陰
與人　又　又　又　與里人　與人　又
又

艾南英 千子 天傭子集 江西東鄉人
荅鄭超宗

徐　芳 再見

與高自山　又　與湯惕菴　荅竺菴和尚　荅
陳先定

章世純 大力 章柳州集 江西臨川人
與劉士雲　與黃雷岸　與陳伯璣　與陳士業
與萬茂先　示門人饒于正　又　與徐巨
源　與陳孝逸　與蘇武子　與人　與酒人
論酒

曾　畹 廿伯 遣編 江西吉安人
與邢孟貞　與蘇武子

傅占衡 再見
論中　與陳與蘭兄弟書

陳孝逸 少游 南邨集鈔 江西臨川人大士先生仲子

荅家伯璣惪若墨　又　又　與臨川十二子　與
傅平叔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荅
友　荅吳元望　與孔琢小　與蔡允恭
傅度山　荅李石臺　又　荅木立和尚

施　男 偉長 留晃堂第竹杖 江西吉水人
與徐巨源

吳　晉 介茲 介受 受茲 退庵稿 江南江寧人
與王隆吉　與楚人　與張杞園

卷之十一

錢謙益 受之 牧齋 初學集 江南常熟人
示從子求赤

魏裔介 再見
與申鳧盟兄弟　與楊廣吉　與蔡子虛水部
與李龍袞掌科

陳玉璂 椒峰 江南武進人
與賀天士

董以寧 再見
荅陳其年

胡周鼒 共章 卤臣 葵錦堂遺集 江南太倉人
與李辛水州殹　與馬浚翔

陳龍巖 孟象 福建惠安人

與程石門
鄭祇謨 程邨 江南武進人
與陸藎思　答賀大士
陳允衡 伯璣 江西建昌人 愛琴館集
答施愚山先生
李清 映碧 江南興化人 澹寧齋集
與李竹西門人　與吳伯叠　與衛承叔　與宗子發
張可大 扶輿 江南江寧人 莊節公遺稿
示鹿兒　又

張遷 瑤星 江南江寧人原名鹿徵 松風閣集
與友　與陳原舒　答陳井白先生　答姚寒玉
約遊瑯琊看歐梅　與周櫟園論文
釋髡殘 石谿 又字介丘 湖廣武陵人
與陳原舒居士　答張瑤星　與郭些菴中丞
釋道韶 雪藏
與[illegible]公
余大成 寓古集 江南江寧人
龍湫幾夢
答王元醇
盛時泰 仲交 江南江寧人 城山堂集

報秦淮漁父周隱翁　與陳京兆書　與盧公玉
田荒卿書
楊端本 思甫 樹滋 陝西臨潼人 碧梧閣集
與曹禹疏　又　答王幼華　與王伯貞
周銘 鹿峰 江南上元人原字亮臣 市隱園集
與林二史　答康小范　與龔半千　與門人朱
四均論史
陸燦 湘靈 本姓錢 江南常熟人
與杜三蒼略　與繡聞弟　與門人吳仲武　寄
馬章民　與子非熊太白　與宋荔裳　又
與孫孝則
杜祕進 退思 蜆斯 湖廣黃岡人

與黃坤五
卷之十二
蕭士瑋 伯玉 江西泰和人 春浮園集
與趙景之太史　與顧與治　與范池州　與黃
石齋　與錢牧齋　與黃鬪齋　又　又　與
劉晉卿　又　答李坳公　與許有門　與萬
岷老　復余集生　與馮鄴仙　又　與聶雲
閣　與蔡雲
陳際泰 大士 江西臨川人 太乙山房集
與袁特丘
湯顯祖 義仍 海若 江西臨川人 玉茗堂集

盧世㴶德水山東德州人
尊水園集
與程修齡 又 又 與沈無阿 又 與程□人
又 又 又 與徐元歎 又 與趙仲修
與張子襃 又 又 與紫潤山 與陳劢仲

劉鴻采松皋若承山東長山人
荅文登令解宅中

劉孔和節之山東長山人
日觀堂文存
與友人論詩

馮源白山山東諸城人
曲阜家書

高珩葱佩念東山東萊陰人淄川籍
與周減齋 又

釋髡殘再見
與瑞星 又

袁楷茂林陝西鳳翔人
與黃湘章

康范生小范退思江西安福人
道稿
與在菴

王若之湘客山東益都人
履齋遊編快覆姑存涓編十悠集

與王鍾淵 荅友 寄友人書梅 荅諸□隊
復汪斐仲

李嶼章象先山東樂安人
遯山堂集奕樞居集
荅葛童子 荅趙卓子 與夏彝 與章藏菴
先生 又

胡周鼒再見
與劉二筠表兄 與錢周生 與趙振公 與佛
果和尚 與人 與州守白林九

李澄中渭清山東諸城人
臥象山房
與陳弓良 與劉子羽

蔡宗襄漫夫山東濰縣人
與某

程康莊崑崙山西武鄉人
與陳大士

徐日久子卿浙江西安人
論文別集
與秦西溪

方應祥孟旋浙江西安人
與錢御冷

陳龍正惕龍幾亭浙江嘉善人
合集
示人

高道素玄期浙江秀水人
景玄堂集

程　答倫五如　復方章炭

黃　瓚 贊王希菴閩建永閩人坤五先生子

與趙得心

林嗣環 起八鐵崖閩建晉江人

與吳介茲　與樸園

汪懋麟 蛟門江南江都人 百尺梧桐閣集

東周樸園先生　東王阮亭先生

周在浚 雪客河南祥符人江西金谿籍

復何匡山年伯　與鹿峰兄　示弟龍客

卷之十五

孫金礪 介夫浙江寧波人 文鈔

與盧太史書　與王惟夏

馮　霞 青門河南祥符人伯宗子

與雪客　答高爾吉

唐時升 叔達江南嘉定人 嘉定四先生集

與曾長石編修書

釋弘儲 繼起靈巖和尚江南通州人

與石谿師

釋大嵩 友舍

與介丘師兄

賀　裳 黃公江南丹陽人 蛻窟集

與曾青藜書　與陳生　代從孫聖朝上兩學師求裔贊書　與從子天士書

賀　宿 天士江南丹陽人

答友人論文　與鄒訂士書　與友人論忠書　與陳藝明論琴書

諸廷棨 芬木江南無錫人 雪堂自鈔

與王玄鄰　與吳冠五

汪　琬 苕文鈍菴江南長洲人

與王築夫

何琬綸 君宜江南長洲人

與方孩未　與同年某

安紹芳 懋卿江南無錫人 西林集

報友

失　名

與沈嵋生

雷士俊 伯籲陝西涇陽人家揚州 艾陵集

與王于一　與李艾山　與孫豹人　又　又　又　與張六息　又　答王築夫

胡介再見

書嚴爾慈　與開遠　與錢允武　與費暗菴

陳舒原舒浙江杭州人

與兒建中　答陳司空

黃虞稷俞邰福建晉江人家白門海鶴先生子

與陳孫穀　與馮再生論藏書

胡周鼒再見

與呂庚撰　與田棨若　與人　庚辰都門與友

與人　與方人文　與友　與辛幼椎

房天駟大生江南江寧人

復王總戎　與萬水部開來　復新城王子底

高岑蔚生江南上元人康生弟

與襟閣先生

高遇雨吉江南上元人康生子蔚生姪

與馮青門乞筆帖

王巖築夫陝西長安籍江南江都人

與宙伯韜　與施尚白學憲　與陳伯璣

杜濬再見

復謝仲玉　與施尚白學憲　與陳伯璣

宋琬玉叔荔裳山東萊陽人　安雅堂集

借芙蓉隱和尚水軒納涼書　約王仲昭張郭仙看花

卷之十六

曹爾堪子顧顧菴浙江嘉善人

復曾將軍璧山　與沈雨錫箕陳　令爲宗孝廉

裴晉卿納言　宋荔裳觀察　又

王猷定于一江西南昌人　遺稿

與友論文書　與黃維章

白玉奇元美江西金谿人　蘭臺集

與曾首士　與荊石

陳允衡再見

與襟閣　復愚山

陳維崧其年江南宜興人

與余澹心

劉體仁公㦷江南潁州籍河南永城人

與曾庭聞

何平公達匡山大興籍江南嘉定人　竹嶼山集

與人

黎遂球美周廣東南海人　蓮鬚閣集

報謝伯子　報劉生民　與鄭超宗士介　答尹
呂庭

宗元鼎 再見

與汪蛟門　與蕭壹城　與人　又

張貴孫 繡武浙江錢塘人

上龔周兩先生乞祭酹彥遠書

蘇惟霖 濟甫湖廣江陵人 西遊札子

與袁孝廉　與寒灰齋公　與龍太史　答張爾陽尚璽　答李酉鄉方伯　熊非伯侍御　與董太史　答曾太史　答雷太史　答袁公　答雪照禪公

錢漸 彥林浙江嘉善人

示弟仲芳

王道道 晉卿江南嘉定人 偷平子集

東嚴承思二則　示人

謝良琦 石癯獻菴廣西全州籍江西安福人 醉白堂文集

與應仲謀

尤侗 展成江南長洲縣人

上龔總憲書

周茶 靜香江南吳縣人 自香漁上集

招樂園飲

袁于令 令昭籜菴江南吳縣人 音室稿

與人

王士祿 子底西樵山東新城人 十笏齋集

與林儀崖書

王士禎 貽上阮亭山東新城人 漁洋山人集

與友人　與汙若文

紀映鍾 伯紫憇叟江南上元人

與樂園先生

汪楫 舟次江南休寧人家廣陵

寄樂園先生

楊繼芳 仲延直隸南和人 願中集

與人

李日華 九疑別號竹懶○再見 李太僕恬致堂集

與董獻可茂才　答吳臨川本如　寄吳汾陽蒼璐　東岳水部石帆　與石夢飛　東岳石梁

藏弆集目錄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弆集卷之一

周在梁園客

竦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津客

趙南星 夢白 倚鶴 其直高邑人 忠毅公文集

與吳復菴

星趙鄙之野人也而我公國家之寶臣也。星相去秦華部要不識也而公乃過聽不以星爲陋假途海上。先三日而惠之以數尺之書若曰其取之友耤久矣

今且見之。使欸門門者謂有公書星疑且駭啓函讀之乃嘆。乃喜不可量既而乃惕然以省無何而公已至則倒冠以往輙忘其齒位之卑與公剖心而盟不敢自宅而公遂結以米塩有數十年編席之懽杯酒淡言夜分乃罷星於是乃益嘆乃益喜不可量乃益惕然自省夫星趙鄙之野人也而公國家之寶臣也其相去秦華部要不識也而公乃詘指而交於星此銅鞮伯華之行而公行之故嘆夫天下固貴公之言而公亦自貴豈妄許可哉且亦何私於星也意者星結髮細修無大罪蠱章徹故喜不可量夫公業已許可星矣脫異日以窮以老而有不肖之心爲混淺蟣疵之行天下之爲禽鹿者非一人也無寧使人謂我爾故不肖而害異公之知人是倍不肖也故惕然以省然則公之貺星者至厚矣星何以報恩惟淺自砥礪無敢自舍異日者公爲國春秋星遂名焉日其人與余善則星之幸大矣尚冀公矜其悖慅而時督甚之也

荅傅商盤

足下英妙寡二而德謙自將此夫天奉之者也翰林固公輔之區而公輔之罕良亦由之白首章句非仕非學於世務不獲通涉竟不能淺垂頭塞耳作婦女之捡押謂之相體而德業壞以文章爲職業朝種夕穫不暇研思極覽析麥粉飾人人如一手而文章壞二者非豪傑鮮克自拔惟足下努力

與邢子愿

得來會館集讀之清美自其本色而愈益博洽矣此當必傳吾兄以高才早起悉用之於此宜其過人世

言虞卿以窮愁著書不知窮愁必不能著書著書必不能窮愁人生飲酒一醉尚忘天地悖亂其思而斐娓其言何暇他慮也

與友

兢兢業業常如養病之時則可以却病矣兢兢業業常如省過之時則可以寡過矣

示人

知天地神人頃刻不離自然常存敬畏知祖宗父子榮辱相關自然愛惜身名

又

悟一妙義若甘露之清心得一善文若彩霞之悅目吾有何憂

又

士之高明者多逃而之禪士之窮愁者多遊而之禪吾道之中豈有不足者乎

又

有心令一念不妄起惟有眞心出意令一言不輕發惟吐眞意作文令一字不多下惟明眞理宜以此自勉

又

世之欲爲善者鮮矣即時勢不得爲鬼神亦黙相之如得爲則其福可知也世之欲爲惡者多矣即時勢不得爲鬼神亦陰責之如得爲則其禍可知也

馮琦 用韞號琢菴山東臨朐人 宗伯集

寄山陰王相公

擷韞全得之醫宜公

老莊云愛諫無今日點危悟古人老杞憂國常有[illegible]識遠處

天下事平心公道便自可了而兩端互執相待成搖用題目作文章因文章生題目譬如稱物莫肯平衡此昂一分則彼增其二彼昂其二此增其四吾恐竟不平何時可已且上有政權下有公論不務純意國事常假借而用之用之則有意有意即失乎用政權則政權壞用公論則公論壞上與下相疲而中背人操其兩衡異日小臣欲求內閣持一政不可得大臣欲求士夫建一言不可得則今日之所厭恐更爲異日之所思耳

與徐雲衢同年

仕有遲速只是一途花有早晚不過幾日長安衆卉

人人知之人人如是

爭欲先春藏之煖室溫以火力未及二月爛熳盈枝一開之後生意斬絕然則爲花計者寧早開而速萎耶遲開而久延歟丈夫人仕近二十年仍見有年未強仕而至宮詹者否前此給假有以六月而還朝者否弟已就道矣父母不能不顧而又不能離子息已是難望而又不能不望榮進已過而又將復益之臨力已折而又復損之如此情悰如此病態丈試以身處之可復入國門否

答趙心堂司寇

置予重御直筋中見其癥結

今天下嗷嗷朝夕急矣其本原在主上於羣臣稍疑相厭與之爭勝如弗克爾贊之藥然無論甘苦攻補入喉即嘔而今且拒不使入喉藥且不入何論有効上拒天下士大夫至此故市井之子操贄而入貂璫之羣乘輕而出也來教所謂厝火未發厚毒大潰忠臣有心誰能不憂

寄楊夢山太宰

入手尋即刃湧墜不

宋人有議論而無事功今人有議論而無議論故其品彌下而其害稍淺耳今朝議復興諸老在風波撼

從以致語取勝

搖之際而閣下方披襟散髮臥桃花嶺上此如振衣雲表下視人世塵埃埜馬足一笑也

答郝紹雲令

所見既確故下筆劃然

客自南來者未嘗不問公治狀間有謂微傷嚴忌者未知信然否然僕有聞不忍不告凡爲政眞寬眞嚴皆可爲惟似寬似嚴不可爲爾似寬猶稱之曰長厚卽有忌者中我猶淺有如以嚴構怨人有假嚴之跡以構我疑似之間皆罪案矣

答張斗樞

齋案習用生老病死四語皆正人之言大臣之度

古人困則思勞則歌窮則著書願足下勉之賜環賜玦仆碑立碑上在宸衷下在士論惟修德廣業靜以待之爾

答鍾侍御

日行自此絕去乃見

古稱救荒無奇策姑無論云奇卽有奇安所用之凡荒政在早與不早實與不實爾是而求奇猶令小玉矣不當用矣求論所謂漏之當在未微收之而賑之無在既死亡之後是言也皆東省敢專承之即著之簡冊傳之天下後世皆被仁人之賜

不爲騷人之論然非深於此道不能

與王辰玉

諸什別才別學似不從人間來足下之於詩也人之有仙草木之有竹也

與人論文

大作筆蒼語健絕不襲人口吻但思致稍有滲漏格力尚未渾全時有卓絕不無利鈍若論爲全之策當更別求進步處爾凡文字必欲句稱非是平常即錦綺之類亦須錦匹如一非謂布帛宜句錦綺遂不必句也

呂　坤　叔簡　新吾　河南寧陵人
去僞齋集

上座師龍江相公

秉政識人尤爲第一和衷最是難事今之當事者皆取附已爲賢恐以爲踈密之間便是辨人品一大題目大納賄者非金珠幣帛之謂也我喜諛則人以稱頌爲賄我惡訐則人以彌縫爲賄我有所喜則人以爲引爲賄我有所惡則人以排擠爲賄我有所欲行則人以將順爲賄我有所好尚則人以趨向爲賄此之爲貪甚於金帛能不爲沾沾煦煦甘言卑辭者所

一語斬然

文人學晦翁此已足

多讀子母豬肉龍肉之說爲之爽然

中可謂無欲矣無欲而後能辨材

答孫月峰

禪家滋味最易滯人明道雖有淫辭美色之戒畢竟意念口頭帶些禪氣豈惟宋人晉唐以來縉紳沉酣此中援儒人墨四十三章之後大都諸大部經多此輩所撰吾輩若不叛孔子即博涉此書爲羊棗昌歜有何不可近見鄒南皋亦濃此味恐其叛道作書戒之弟少讀書蘭若禪家六籍亦所飽諳然亦不爲所蝕兄晚年不必苦心於此只將高僧語錄如斷際中

峰六祖大慧趙州數種簡明直捷所謂教外別傳南宗正派以爲醒困之一助未嘗不可也

答康莊衢禮部

夫世情皆薄郡邑而羨廟廊不知廟廊之政皆行之郡邑而止郡邑之政皆達之廟廊而終拮据於今時纖毫不爽乃輕熟於部院後受用無窮者也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僕更爲知己望之

答董定宇文宗

古人體悉二字最好玩味夫曰體可謂視人猶己矣

不悉則非達觀之體請爲舉似昔有一選君南人耐熱暑不揮扇四司郎汗流浹背皆袖扇不敢揮此何嘗不體而忘人之體未必與我體同則不悉之說也夫旣視人猶我又知人不皆我則悉矣治心至此又何喜怒之易動哉

顧憲成 叔子涇陽無錫人 文端公集

與友人論學

孔子贊周易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俱是述而不作只中庸二字是特地拈出畢竟中字還是述惟添個庸字乃是作耳由春秋以來二千餘年諸子百家紛紛競起都有一種可喜可愕處能鼓舞人搜求病根只是無奈何許多聰明才辯不肯庸乃知這一字真是照見天下後世學術之弊預爲點破萬兩千觔十分鄭重不可草草看也

與周仲純

所當架頭書數種不上人有編方肯讀好書有編方遇肯讀者今人與書可謂兩相遭矣

與李修吾禮撫

足下嘗謂富貴功名都如夢幻乃有好古董一癖何也此以觀求田問舍則有間矣其爲累等也且所謂古董者在我而已我能做百年的勾當便是百年的古董我能做千年的勾當便是千年的古董我能做萬年的勾當便是萬年的古董彼世之所謂古董者何爲哉一落形器天地且不免有時揣毀而況其他乎亦可啞然一笑矣高明以爲何如

高攀龍 存之景逸無錫人 忠憲公遺書

答錢昭甫

丈夫坎壈在一世精神在千古今人謂身後名此何足道直是一點靈光可對天地即與天地俱無盡也吾輩保此無價之珍而已

與友

人心戰戰兢兢故坦坦蕩蕩何也以心中無事也試想臨深履薄此時心中還著得一事否

又

讀書如吃飲食吃得又要消得凡人有一副知見在胸中最難得道

別友 紀筆

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力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諸相知貌此道意不能一一也

繆昌期 當時 西谿 江陰人 從野堂集

荅沈君聚

弟前以山水文字之勝獨歸年丈名蓀亦有說昔人謂州縣之繁徒勞人耳若衣繡六符斧之使德帷所指風稜橫流遂使閒雲走而啼鳥愁幽花羞而弱柳怯故不如關門令尹管山管澤便管漁樵握矛握篙亦握不律厨傳可以供賓客樓船可以蕩中流又年丈所居呼雲嘯雨正在瀟湘衡嶽間也麗藻相宜風流自賞其此地此時乎年丈又何讓焉

荅周季侯

武康好石好水好竹又得好大令大令有好文章好政事真所謂新婦配參軍矣於庭稀簡閣閒空虛散衙之暇栽花飼鶴擁書弾詠不知潘安仁當日有此快活否每想仁兄在境令人飛颶過沙縣見入都津津沙縣之好其衙齋皆面皆山山皆有竹竹下皆泉幽蘭叢於階前丹荔樾於簷際更可喜者週年案牘止得四十餘事事無越訴訴無留情故課最三萬嗤嗟便了無纖毫拂欠主人以一時坐堂三時卧閣而上官以爲天下精勤吏也由此言之武陵桃源處處不乏仙都去人非遠香案即在琴堂世固有兩武康哉

荅李孝廉廣霞

不肖支離杳遁可笑人也譬之不才之散木焉莊生所謂種種壽道無不備之獨不幸而逢國王之大獵紺矢並發狗馬齊奮而此散木者蒙茸障蔽於其側遂惡其礙而去之是故不免於斧斤夫獵者期於得獸而竟以實木豈獵者之意乎則散木之爲散木自如耳若門下更以其有用也而文之以青黃是又益其災也仁兄玉璞黃流自是國寶而漫被青黃于不祥之木亦不願仁兄有此跡矣

鄒守益 謙之 東廓 江西安福人 東廓先生集

荅周道亨

甚有妙喩

釋道之論

遠承手教詢以儒釋之辯此惟升塔至相輪者始能別之若僕方從塔中拾級以上其何足以語此然亦常聞父師之教矣吾儒之教若三間正堂聖聖相傳灑掃以爲世業聖人不作而堂無溯矣老氏入其左角指天畫地曰此吾之堂也釋氏入其右角指天畫地曰此吾之堂也於是堂中之人眩然迷亂而不知其眞復之儒者欲慨復聖人之道則亦入居中堂灑掃以復其舊可矣乃割其左以歸老割其右以歸釋而聖人之堂遂決裂而不完蓋二氏之言其合道者固吾儒之道也至於拂經而畔道則以所居之偏無以履大中而由至正焉耳而槩指言以爲老釋之道雖其合道者一切禁忌若相汚染然是割吾地棄吾兵糧借盜而助之攻也若象山之爲禪則亦草擬倡和之病耳禪之學棄人倫遺事物而象山之說乃從人情事變上做工夫此豈可比而同之者乎趙子常氏之贊象山可謂不隨人悲嘆者其言曰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吾輩今日之功亦惟求諸本心而已矣盡其心

了義卽成

佛人何害

不從實地

上做工夫

以事親謂之孝盡其心以事兄謂之弟盡其心以事君謂之忠盡其心以交友謂之信句句步步從實地上做工夫此孔門忠恕之教也今天下俗相騖於功利相靡於詞章若流蕩之人東西奔逐而莫顧其家間有覺其非而反求諸身心者則羣訾之以爲禪遂使求學之志莫知所從毋于習俗之同則畏難而自諉怵于禪學之似則疑忌以自沮道之不明不行奚足怪也嗚呼彼其功利辭章之學固不近于禪學矣其將謂之聖學乎身心之學固近于禪矣然而爲聖學者將外身心而求之手勉矣道亨及時自勵無蹈疑畏之弊將師友所傳家庭所習者日省而月試之若登浮圖之頂至其巔而後已焉則樓臺亭榭溝渠糞壤略略手無能逃吾明矣

答楊淑文

疲精瘁神以騖朝市如蝸牛升壁涎枯而不知止斂聽收明以愼屋漏如蚪龍藏淵方伸不能動故善學者愛其身以爲萬物之主不善學者弊其身以爲萬物之役

答余相之

向在南都有疑聖人之功異於始學者。僕答之曰：王逸少所寫上大人與初塡硃描者一點一直不能一毫加損。問者爲之大笑。然逸謂初塡硃描者與逸少便是一律，亦似未瑩。

與唐荆州

近會飛霞司成，互言所病。僕謂初入朝市，恒懼紛華撓素志；而渠謂久住山林，不得良友生意，不免蕭索。因相顧以嘆古今兩項症候，躭閣了多少豪傑，安得

繁劇如常，定岑寂而常克乎。

與賀義卿

秋初虞卿約聚東鄉，東鄉士夫畢集，予敘以造室亦至，頗悔向者不識學問之味，有多少可憤恨者。因告之曰：昔人以旅枕一夢，遂決志從仙。今諸君奔走官轍數十年，亦已落矣，猶思復入枕中乎？在座皆笑。不識義卿靜觀，亦思超於塵埜之外以了此生乎？抑猶未免流戀枕中滋味也。

顧大章　伯欽　崖客　常熟人　遺稿

啓尚書王公

刑部繫奸細絕無影響者可二百人，司官明知其無辜，皆高臥不問，恐得罪原參衙門也。頃公署山東司事，查前之二百人皆飢死，存者僅五十餘人耳。乃以此啓尚書王公，公爲嘆息，即日會同事者原靈之止獄，眞者三人。

以大章一人之命，易五十人之命。大章尚便宜，況以一官易五十命耶。

別同志絕筆

雲陽市告了，假纔十日耳。弟不屑爲妻孥計，吾兄亦不必爲弟身後名計，但念古人有托孤之誼，故耶復及之。

丁乾學　天行　自號順天完平人　原籍山陰　遺稿

與客

公與試江右，以試錄序羞罪逆閹，百計搆陷，必欲致之死。逆閹有客報公者，公爲此復之。

等死耳，死佞寧死忠乎。搦管之時，早知爾爾，又何可向刑餘之人求生而羨獄吏之尊耶。

又

詞臣以文字得罪，生死惟君父，肯以斯全頭顱哉。

米萬鍾　仲詔　友石　順天宛平人

與客 公居京師與瑞隣瑞求公告翰林三年不應已又屬其私人謁公郎中曲加上卿開府可得也公爲此謝客

僕郎欲富貴少年時稍垂項沒有上卿開府遂已十數年今老矣豈有三十年共髮垂老猷笑者乎

鹿善繼 伯順乾岳直隸定興人

上職方上葉內閣書

時事之壞由於債帥諸貴人入其債而謂求於職方職方自愛其官不得不徇諸貴人之請今幸得一憂國奉公不徇情面之人反奉不得違阻之旨胥天下以職方爲市永無不債之帥者自此一言始勿謂違阻之司官爲易得勿謂去能違阻之司官爲小失也

公初得書答其辭已既乃悟應爲此等夾廢一往

特真氣於眷上可想見其人

復太宰 孫公督師公請從時吏部缺司官太宰堅以屬公公不可

相公一日在師中郎一日在幕中善繼髯鬚如戟肯回頭作吏部郎乎

孫奇逢 鍾元直隸容城人

上孫閣部

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疵罪入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功臣之首橫被奇冤有心誰不扼腕惟桑與梓固浮丘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牆之士與歌黃鳥能不慨然昔盧大樞一葬男子爾諸茂秦以耶布衣行哭于燕市謝元美等曰諸君子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邃菴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丘廓園之品固當直踰獻吉次樞何敢望某無能與訴尚負愧子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邃菴憐才扶世之感稍一斡旋且有出德涵上者況諸君子以邃義臭味之雅受知於閣下最深且久豈無意乎

鍾元抗志遐學宜其扶義擊佞培養正氣

答友人

來教以貧爲苦古來聖賢一流人皆從此一字磨練面出君如信得及只當下立清願外之想便是疏食簞瓢嫡派也

可爲患苦中人破涕

朱之馮 德止勉齋順天人

遺子弟書 公爲宣撫巡撫城陷公南望九叩從容爲遺疏並家書解腰帶自縊死

囑吾弟吾兒用心報國慇讀書須讀經世書呫嗶之學無用也呂新吾先生呻吟語不可不讀我以死報。

開君耶却是一篇大文字與子隨於後勁皆兼是乎告

說出大道理可補易繫所不逮

此心慊然朝聞夕死無二也勿以爲念

孟兆祥 允吉号彤直隸交河人

與客 癸未公子章明成進士客有賀公者爲此復之

家事小獲何能博國事大失耶

甲申之變公自經死章明同妻王氏亦從容就義嗚呼公之志早定於此兩語矣

金鉉 伯玉順天人

與友人

毎事思退三百八十四爻未聞有退凶者乾乾不已惟進德修業爲然

與陳幾亭

近因淺切自反覺於道概未有聞故胸無定見意欲將刪述之業少待幾時且刻刻作切己功夫將來或有所聞復折衷羣言以就正於世庶不致自誤以誤人也數月來家君居北家母寓南兩地懸懸此心殊不寧貼又米鹽瑣屑皆躬自料理亦不得靜坐讀書以見日新之益只得隨時隨事警省提撕遇行有不得處一味自反纔覺得力乃悟千聖之學只在修身修身之要只在愼獨此亦學問常談而弟却是向來未見底意思甚幾根之鈍也明眼導師何以爲之鞭策乎

深源有生賢

與友人

省言省笑省筆札省交游省妄想所不可一刻省者居敬讀書耳

又

天之生人不許其生一事蓋聲色貨利皆非性中所得而有也又不許其避一事蓋天下國家皆非性中所得而外也今人皆反之見謂如何

汪偉 叔度長源江寧籍休寧人 文烈

書壁示子

我生不辰丁此國難諫諍之官既無事權可以爲朝廷位卑言高一得之長亦不見用惟有一死以自靖而已尤可異者繼室耿氏少年節烈矢志不移乃于城將陷之先恬然從我而死遂題于壁曰身不可辱志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吾鄉擅名者不獨趙昴發夫婦而已吾兒讀聖賢書須以忠孝自勉

梁以樟 公狄雅壺直隸清苑人

答鄧孝威

發舟在旦暮期明春爲吳陵遊湖田幾𣃁春雨半犁作十日平原也旅懷詩淒婉幽宕入人甚深携歸湖上與寒流古木相贈荅亦可自傲其不貧耶

劉理順 湛六河南杞縣人

訓子

二曜光華人人仰其尊高無匹抑知野馬塵埃而上雲漬羽没人世艱危莫極於此而日月在中獨往極來逍遥莫駐蓋能處人所不能處方能做人所不敢做刀山劍樹學人安身立命之所也爾曹識之

沈光裕 仲連直隷永平人

與程穆倩

䬸議金蚖爲何亂也鉏表華珠以刺時也此等皆謂以文爲戲其實入於不仁之甚而不自知也丈夫不有令德豐功至于文字流連希賢飽食歸無顯辱亦有隱恥而復喪志於細務啓情於庖俎誠重名教之罪必召神明之惡譏嘲之士以筆爲田遇此等如蝗蝻病稼必除驅之秉畀微火可矣

申佳胤 孔嘉素園直隷永年人 端愍公集

遺札示子

行已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違吾受國厚恩誓以死報

葛 表 民望鄞縣人世襲指揮後官至都督同知 鹿圃集

與子 公遇倭身中流矢

我家世以戰功死王事我身不任兵晚年添一箭瘢不亦美乎

沈懋學 君典宣城人 郊居遺稿

與湯伯御孝廉

文章器識自古後先之而君子且曰文人無行夫行本也文末也譬之木然根枝花實一氣貫通豈文人必無行哉獨其仰物誇多摘花炫彩衆不及此便覺氣驕凌鑠時流雖黃古道虛名標榜引以自高總之氣小易盈無當于用及其不達漫曰忌才嗟夫忌才者古今有之即使不忌而置之高位天下事豈驕恣者所能任耶今之以富貴驕人者無賢愚皆鄙之文藝驕人亦猶是也

申涵光和孟鳧盟直隸永年人素園先生子

與周減齋

杜沂水廣柳不致久羈異地先生澤及泉壤矣敬謝敬謝但從此便鴻爲難音問愈濶把臂將何時耶承教以古文詞相勉尤膽小才窄不願寄人籬下而又不能自闢徑路恐亦望洋而返猶龍傳已脫稿然亦不能盡其萬一少年時文章發氣非必眞心好之大半名心所使耳漸當水落石出之時頗欣若此生得眞知己數人足矣死者不可復生生者相見又是不易茫茫斯世誰可告語耶惟先生知我故敢及之朝宗才氣雄冠一時然事鮮情實行之未久而好者已倦矣此道之難先生寧質二字眞救時良藥也弟近日喜讀涑水奏議亦是此解作人作文總非至誠不可彼浮華者朝露耳

又

去夏辟暑晉陽與褒老快聚月餘每飲必細問周先生動履并飲食嗜好無不周悉又遍觀書畫題跋疎快宜人孫穉自闢庭戶儼然元亮先生在胸臆間他日相見執手一笑如舊識也水喈先生未覩滄海自是生平兩闕策蹇東行數日可并了之

與楊猶龍

凡人彈駁之詩文不必其才果及我在旁易見美惡言之不受因而不復敢言於是卷者在膝矣足下之詩清森秀朗筆有餘閒比之於古則高岑流亞也弟何能知足下詩妄爲丹鉛而足下顧俯聽之足下乎是爲不可及矣

高爾儼佀與直隸靜海人古處堂集

與致虛妹丈

昨宵樂甚碧天一色澄徹如畫又松竹影交加翠陰被面月光落酒杯中波動影搖吹洞簫數闋清和婉妙聽之怡然响絕餘音猶繞耳間不退出戶一望空曠無際大醉後筆墨撩亂已不復記憶今晨於袖中得紙幅出而視之則所謂筆墨撩亂者也然亦殊自愛以爲有駘蕩之趣把筆效之不能及已因卽以昨日所就者請正

藏弆集卷之一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弆集卷之二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津客

魏裔介石生　貞林貞庵直隸柏鄉人　約言錄

與人

禪學亦不可不看不看或疑其高遠精妙有過於吾儒處看後則知其高遠者未有實地其精妙者非吾儒之所謂精妙也

又

人即道也有所未知須借師友發明然師友極難其人若非其人反爲所誤不如仍向方册上尋覓由周張程朱以達於孔曾思孟則庶乎其不誘於他岐矣

又

終日乾乾可謂自强不息矣而夕尤惕若蓋嚴之於日日恐息之於昏暮也此聖人喫緊爲人處古人清夜不寐正此意也故孟子息夜氣之說雖爲下等人說法然喚醒最切學者宜於此處時時體驗勿作太言以欺人余近扁所居曰惕菴每以此自警

又

五經四書綱鑑性理聖人之道備矣學者如布帛菽粟不可須臾離也玄學如藥物尚可藉之以養生然讀聖賢之書而有得者如血氣平和之人無所用之至於釋則道之害也故程子比之淫聲美色正以人易於陷溺耳

又

日之出也陽氣行而陰氣息日之沒也陰氣行而陽

氣息自子至午陽之積而盛也自午至亥陰之積而盛也即一日之間陰陽消息如此而況于十年百年乎然氣化不能有陽而無陰而君子必抑陰以扶陽是以天道無不可爲之時人事無不可盡之日

又

袁了凡曰書言天難諶命靡常又言惟命不於常皆非誑語吾于是而知凡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禍福惟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余嘗因了凡之言而考之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其命已

自取也孟子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李鄴侯曰君相不宜言命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紂之所以亡也然則人不能自修其身而徒以進退得失諉之氣數者豈得遂爲知道哉

蔡復一 敬夫元履同安人 遯庵全集

與何相公

爵者引王文成上楊邃庵之書而致於張江陵之任欲相公進爲伊尹今猶是心也江陵之難爲也人難其時地而不肖難其才志膽識孫月峰集云人言隆

慶時江陵序居五而大用舍太與華必待之決或曰豈以其勢方張乎曰非也此老胸中人物多形勢熟識見透人自出他範圍不得縱者不思江陵所以能操權之故而憾權之不我歸過矣愚謂月峰此語有味也相公以爲何如議論與任事實相低昂議虛而任實也虛者日重日勝而實者日輕日淺晚宋之弊不意於今見之且頭緒太繁褒貶太苛隱斷太銳害中外非小相公能無計所以主持挽回乎

與李升初

翼軫共星河山各地尋又聯之約而又有幾合之難所以牛女限於盈盈風人致乎河廣者也與周丈聚數日形影相依緒言難吐追尋已落夢境亦正如五年前別兄時耳稽駕刻舟一入宦場便爲凝事進賢冠俗人定不虛矣遭於三道有倭報名部居之殊覺劫劫難緣新冗亦是才具相懸董兄欲效費公豈可得哉

答温青霞侍御

小雪後二日陰雨霏霏病榻苦寒也而忽有陽和之

氣自天而下驚問則台臺午餽臨焉降六花之候而拜五絲之貺至人冬爨鼎而夏造冰於今見之柳罔苑日長故春秋八千則今雖寒律從仙家歷之亦如非尚踢草嬉舟之日哉大貺藉手轉申蒲觴之薦神憶梅熟心與雁飛

與畢東郊

粗箋未足仰展墨妙猶異以名箋錫之菩薩贍佛光無厭足想弟亦如是

與商等軒

罔當事者意在持平而不能盡自主然其心終有嫌嫌而公論亦如雨淋螢火不盡晦滅

與譚友夏

自愛其詩文者貴少愛人之詩文者貴嚴必嚴而作者之精神始見又少而觀者之精神與作者始合且吾輩終日獻酬人事神明如珠豈能從萬斛泉中湧出滔滔莽莽趁筆而爲之豈能盡滿作者之意而何以接天下後世之眼子他日爲我精選數十篇令其可傳足矣

與徐匡嶽老師

鑰能賸金而眞在火盡天下聖學禪學仙學火之以名與官而其眞立見

與鄭大白吉士

天下一大奕場而古今則其譜耳國手不枸譜未闢其初之離譜而自國手也夫能窮古今經濟之譜則未有如翰林者也以奕天下有餘矣

與劉衙夢

邵約三卷呈覽雖布穀之舌徒勸而越鷄之卵難化卽不肖罪案矣

荅馮文所

承委集序聞髣然旋思之翁丈假此接引使後世或知有不肖此石尚歸脈意也古之序文者非必力敵臯甫士安豈能重左太冲夢得之序子厚猶自爲夢得也非昌黎集序爲有李漢哉然遂慕曹子建者至托於夢中屬序而道宣欲序法華帶默爲請於佛許之而後涉筆則某今日之緣更勝矣容以仲春花時呈草因家叔欲還作書數十通甚疲劉南昌日發百函何絕人乃爾然晉宋書尺率不過數十字亦差易出乎也

荅鄒虛舟

謝康樂所至伐木開道以取山未含清闊乃後枕席收翠嶂碧流之勝且磬聲鐃響中雜出漁歌牧唱斯更奇矣兄云非隱非吏意在仙宮洞府足當之也辰郡樹山頭而敞署甚陋見一坐處稍覺花木不可得有亭在寢室後弟稚不能與婦孺居意殊邑邑欲張景物以敵兄如樂天微之在浙互誇杭越官署之勝

可以風世

小喻自佳

豈可得哉諸天合食以飯色爲頋差別於與兒雅俗
判然所著之地亦不與世偪虱處褌中謂無大宮𠌯
國者眞可笑也

趙宧光 凡夫吳縣人 寒山集

與某

不肖伏處山中四三年於茲以家大人喪事未厝賣
宅營葬野鹿園已屬之烏有先生世人耳目目爲無
賴以不肖自視謂賢於平泉古人有賣身營葬奚獨
我哉

孫出聲 振鐸山東滕縣人

與張薇畚

先生索書弟何書以先生深於易借以此占𢗅質然
門外人說屋裏話其中謬誤必多又點污先賢之璧
陷大愆而不知如蛾赴燈焰未嘗不求明蠅觸紙窗
未嘗不求出先生何以教我

董斯張 遐周烏程人 吹景集

與韓仲弓

措大略知把管便以睨傲人如卑田院乞兒恣歌唱

看破世情

頗果辨此不然又不知不辨之爲安也

楊花自以爲激楚奇唱

又

居家骨肉未能免鬩墻乃欲以朋黨二字騁語朋儕
僞見寢廉名也吾誰欺

又

山林語易俊臺閣語易醜野人封田里景物粗知下
句至兵戎慷慨之氣佩玉雍容之體搖手莫辦頓云
都可廢却是殊風而𠟃雅也

高澂 宗呂自稱石門山人嵩縣人

示人

文至牽飾比偶猶之留鬚眉以傅脂粉耳吾不爲也

顧夢圭 武祥崑山人官布政

與人

北河擢船者邪許之聲曰腰濤折此今人以喻兩司
官也

黃甲 百卿江寧人

與友

皮相之士不足與求人才夜辯之人不足與論國是

僞鳳倪楚眞龍驚葉葢自昔嘆鑒裁之難焉

王永吉 中訶無錫人壬戌進士時爲定興令

復孫鍾元孝廉

金不於此處用便爲天地間無用之物

夏峯先生在難被贓五千孝廉孫君醵金救之謀於中丞王公立出百金作此以復孝廉但諭篤之

男子語要爲發神吐氣

段一潔 王璽直隸長垣人家祥符

與吳介茲

野梨酸澀頻枳斷梯根接之稍可啖再接之三接之

甘脆遠過哀梨可見人不可不相與好人也

安致遠 靜子山東壽光人 紀雪堂集

與周櫟園先生

世局滄桑海內名宿或山修河阻徙壓思存或楓葉霜花難留碩果獨先生以未老之身司命風雅而小子以方壯之齒託分編氏廿年結想自分如迷影阿閣不可復遇乃一旦登堂握手覩彼威儀夙分景劫夫豈偶然自吾接以來琳瑯滿懷錫自天上觴詠交錯夢入仙遊倒屣投縞前修以爲美譚不知先生肚

制裁之妙

握襟期於古人何若在致遠循分內省幾自忘其身之爲今人也但自念於詩文一道既無師授又少專功垂髫赫試七戰輒北帖括有鬼筆界無靈性復戀愛光景不耐閒寂以致生計憔悴甚至門無長鬚才懸穎士室乏腫指箋謝天公又所居近古劇城是漢張步所都斥鹵荒涼人多椎野尋常驢足所到東西則營陵廣固南抵朱虛北絕濱海週迴二三百里中皆橋舌驪雅泥情慶弔情悱既絕恩韵隨枯人心生力幾何一荒於制藝再困於貧三辱於獨而先生猶

以爲孺子可教也譬如幽草偏日彩以懷新相彼儔魚聞雷聲而思奮矣比讀賴古堂詩情浮其貌意勝於法遠想長思徑致獨絕年來七子浮戱息而復盛止須此老筆深情棣之致遠惟從三千之後奉揚餘音而已

謝惠尺牘新鈔

昔人之評山林宮闕者曰壯麗曰奇峭曰幽邃而李勉於靈隱獨數爲標致標致二字前亦無人拈出後亦無人雷同若此選之亭亭秀出登亦書中之靈隱

也。

與方輿三

明日端午是飲鄉孟嘗君生辰足下且以一詩爲此公粧點不必爲文吊湘纍也新詩一帙是入春所作秋心草一種是舊游記皆青郡五六十里中風物一丘一壑願先生知之玆有一異事近聞郡城頗不覺麥浪如雲黃花徧壟一夜霜嚴殿鐮者已滿野矣第有麥田數十畝却幸而免詢之老農云麥太稀薄陰寒易散始知威令極嚴冷時窮措大也有討便宜處可歎可笑。

簡靜人語

青州盡有三才人爲 [illegible]

與李象先

象先不知何等人也弟髮未燥即聞象先能道前生事事良奇長益習象先名乃相去不滿三舍知聲近二十年欲見無從以爲此人非人間世不能物色或當終見於島洲川畔耶昨於元襲齋頭才得一把臂始知朋友相遇有緣有分近遂一日似不得耳近讀大作森奇奪目胸絕常言當留見於文檟茂秦間恐猶嫌與絳灌伍無論文字蚺穗金環亦便是千古一

語自平允

段佳話也。

與王半石邑侯

鐵騎數千如雷轟濤怒蔽空而下我公持無孔鐵鑿塗毒鼓奪嬰兒於羅刹口中不意一文弱長吏具如許神威。

又

杜紫薇極愛李長吉而當時無效長吉者元微之極愛杜少陵而當時無效少陵者今日只爲胸中有了王李鍾譚四字偏著便是無他只是今日識力違出古人下耳。

又

晤千象李象先知我公有選千霽七言律詩恨某未得快讀也今人談詩齊楚號稱兩霸國然常以爲兔陵之詩不能與歷下並驅非敢阿其所好在祖緗桑也其亦常選歷下七言律詩除却中原紫氣黃金風塵等語集中風致委婉不愧古人者尚多評無論已退谷諸律除靜者霖昧幽寂等諸本色字便覺無詩即雲間極推歷下七言律以爲千載絕調恨其選歷

下詩猶多邑相語豈惟歷下七子皆然豈惟七子諸家諸體皆然以爲推尊歷下則可以爲善愛歷下則不可也想我公之遴歷下非如雲間之遴歷下也卽弟之遴歷下或亦未必如我公之遴歷下也若伯敬之史勝於文文勝於詩則又今日之所未暇及者也

與壽光李乾一

孟翁詩卽不全佳亦有一二語解意者年近七十苦吟成癖村居有此等人亦足消遣晨夕幸勿以常情遇之以兄之才氣翩翩如錦不春花爛焉盈日中有一支離叟摩娑吟眺亦是雲林一幅淡墨圖也

又

某君讀書窮士蘇衣草履內負至痛卽非素識寧能爲石人耶敢以諉之門下費君之財成君之義亦不至作折本事若只向幾庸衆人討生活世間寥落失職之士自當盡之首陽峰頭

與蔡漫夫

鍾譚常苦王李不韵弟亦苦鍾譚不韵王李整而不韵鍾譚碎而不韵其爲不韵一也弟於近代甚愛袁中郎及陳大樽然中郎妍捷而近佻大樽閒麗而近靡若夫蘊藉風雅合比興之微言寄音思於逸韵其當上溯信陽乎但弟與古人有羨慕心無效法心安吾拙亦安吾愚不敢臨摹他人面孔也

又

前輩云史書不好讀卷帙浩繁損人神氣弟直以爲傷人懷抱每讀未數幅忽而裂眥忽而攢眉忽而破涕爲笑忽而轉喜爲愁甚至於以手爪代斧鉞以姓名代面皮搯痕斑剝害同蠹魚一卷之背七情互易不得已則以詩話書苑消之弟讀書正如浪子入煙花場中不知流蕩何所

與劉生

異端是天生異端聖人是天生聖人釋迦脫胎卽下堂走七步上涅槃堂中說佛老聃生而白頭能言若我先師語言行步與常人無異活到七十多歲便死只是完成一個平常人而已有何異哉

又

作景趣詩當以韵致勝正如卉人畫小樹簡於枝

人未許作兒女泣啼

柯檠於形影欲如文君之眉與黛色相參合則走妙乎耳

與李奉倩

九巷舊遊地每四五日一夢至其間宿想昔年與是飢思啖杜渴望江梅也

又

承諭弟秋事十首過於悽惋信然唐衢桑苧胸中不有極積懣處自不至以哭泣向人

胡介彥遠 錢塘人 旅堂集

尺牘新鈔〈卷之三〉

與林鐵厓

伏枕聞褒言如投之參蓍溫劑但村酤自斟斷整不備寒士風味未易承愛非鐵厓古處能不驚座而起乎

答劉逸民

橫逆之來偶動肝氣弟亦常同此病然寒潭不爲過雁留影天心不爲疾雷加勞此御橫逆之法養生之旨道人見已過此旅人敢復用鴟月扇耶

與程仲玉思長

弟今則走秋

真雙有致

昨偶覓得玉蕙蘭二盆寄呈君齋清供此閩南所產知非惡府所乏昔人云嘗諸草木吾與咏也不妨精此存栽蘭臭味他日攜歸南邦室中叢萘窗下亦庶幾卻見故人也

與金夢蜚

經年之別亦須他月盤桓非擊石火閃電光一見可了也杜工部之于許主簿曰坐對賢人酒門聽長者車旅堂斷虀畫粥一味荒寒獨所饑乎酒幾入聖位能無聞長者之轍乎倘鐵樵樵一條且過故人同樵

尺牘新鈔〈卷之三〉

黃連樹下琴何如何如

與魏滁

朔風走馬塵土滿面忽過臨邛故人解驂邀飲坐之胡床澆以名酒兼以文生秀慧翰墨之氣蕩人懷抱是何減劉阮飽胡麻之飯張騫泛星漢之槎也恨以驛使頻繁不欲久停安邑以貽鐵樓之悵當于晷晝溪頭再圖傾倒耳

與申鳧盟

悵想君子比于饑渴昨衝炎馳馬魏得握手清話堂

下時體方委頓偃仰在床寸心未盡前路日斜矣嗟乎襄陽與昔東武雖吟性語柔腸獨拜床下同風相遇疑別有千古茲百里相望恥若河山況異時千里之思耶未議嗣音率爾展訊

與劉太守

秋清如此舊山桂子時形寤寐麋鹿之性望長林豐草如熱執熱以濯躑躅馬蹄自傷僕我矣知門下與節度公之風高誼厚然藹懽竭情昔賢所戒況託教愛之末與日中原奉教亦有日乎馬首欲東歸思不可收拾矣墨亮墨亮

與楊猶龍學士

長安寸丈塵中每過玄亭輒有高山大澤之氣入座披對古心古貌使人自親不見君子幾不信人間功名得意中有如許人物也辱君子下交忘年忘分有布衣兄弟之雅此意尤今人所不一二見也　王南下再辱忠告并拜遠贈昔人云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先生義深緒緒若此心酬之矣

與李范一　倩安靜子札誤入兑

見古人詩文有愁者千年不朽者足見此種性代遠而光各自高耳

春行盡矣連日做何等事讀何等書見何等人弟於中庭滿貯缸水每晨起拾落紅數片蕩漾其中便覺流水桃花曲曲仙源如在目前

張　壇　步青錢塘人

與沈旬華

弇州爲晉人解嘲稱宋儒褒衣講道無補於亡何責於清談誤國僕謂不然文公立朝僅四十日此後即羈宦無定至歿猶禁人不得會葬此何等時而猶厚責道學之延國脉耶江表諸公自宰執以下揮麈而談清虛而所謂神州陸沈中原版蕩當時已歸罪王夷甫安得借此爲解也敢以質之高明

何棟如　子極子允天玉無錫人家秣陵　南音

獄中與友

在詔獄寫單索飲食於外譬如祖宗之鬼靈家人送食傳草而進譬如子孫之祭享

金　文甫

與人

往時在獄聞人救援辭存泯上竟一月有力

郁伯仁 履臣 華亭人

與人

書生爲人亦爲文也先定草藳而後眞爲工矣

王相說 紫輸 泰州人

與宫紫玄

秀才要中兩榜如一日定於兩餐少一餐便飢決不可耐中後做官如飲酒與會所至不妨多數行或主人意懈或席有厲坐客便可拂袖去亦不少個甚

孫承澤 北海 退谷 上林苑藉山東益都人

與友

章楓山先生薄詞章之學謂治世用之不能興禮樂亂世用之不能致太平此爲篤論每見前人文集多可芟棟其中每有讀至卷終求一性靈之解關係之論了不可得不知何以遽行災木昔趙忠毅南星得四部稿一覽即散之村嫗良有以也

又

文章華麗文章之病也秦少游文士耳倚日吾文殊[illegible]華麗爲愧夫前人愧之後人反以爲工

房卿孺子可教不敢其受也進履正欲其[illegible]之也若[illegible]便是[illegible]人安足教戳

焉則人心浮而世道下矣

高阜 康生 江寧人

青州道中復周櫟園 藉楠集

十年前聞人說黃河之險心甚駭然及揚帆而過海湧尚不及長江十五但風景較條淒耳途中稍動悲涼輒念櫟園先生不置便如行山陰道上千里蒿萊不爲荒遠矣況重以手翰黃花晚驛爽發逾函逆與冠五雪客噴飯不止故人相見時歡樂不可言故人未相見時歡樂尤不可言也留於北海堂前一葬斯語何如

又

無才之人固不必惜其不忍若無氣之人乃更無用教之以忍也子房當日不但大索不獲爲老人珍愛即誤中副車亦甚入老人心眼矣何也天下有氣之人多不能忍亦惟有氣而忍則氣不妄動而爲可用若無氣而忍天下安用此忍爲哉不然一家村中豈少唯唯進履之人彼老人亦將貫而盲之曰此孺子可教耶

一眼看去古今書本不大緊要

與紀伯紫

古人立言簡至雖日用意淺厚亦因氣運醇醨所未盡以待後人之剗換耳此又造化令調不直合數千百年操觚染翰之人共爲一篇文字如以古人作冐後人作項古人作項後人作腹前後相爲淺淺詳略者不然後人之言仍是前人之言豈不甫同可笑然使後人之言竟非前人之言則此數千百年中無限之人遂有無限道理不又令人無所適從也哉

與吳冠五

辭取達意即一口道破豈非千古至快何取費不必費之心計以自苦於繁浩乎不知古人數句之文數字之句亦必有無限機鋒無限蘊蓄而後其意始幾幾得達而猶不能盡達焉非如三家村中信口便說我欲穿衣我欲吃飯便可謂之達意也不然吾輩豈特地輕輕便以辭達二字約盡古今操觚執筆之人哉

必如此方謂之通才

與吳介茲

文章之道同歸殊途迹其標流雖有千態萬狀之不同而其體勢規格正未始大相懸絕也但隨其理隨其事隨其氣與勢逐節變化之使其正側機勢前後渾成遂似有無限不可摹似之篇法耳譬之奕棋枰則止此枰也子則止此子也橫道直道止此橫道直道也以至對局時之四角中間布成大勢止是此四角中間也其間一子略易便異前局況易一子必至易數子以至數十子又況先之布置於四角中間者已自有不止於易一子數子者乎

絕不修飾自成異彩此風水之相遇成文之舒卷也

與振公

文章貴卓然一家者能以己意搆造言所欲言不似襲人牙後耳非必夌虔氣格千篇一律之謂也善作者雖有意規摹雜用諸家之體猶是其人撰制而況筆之所到偶與之近似者乎譬之畫家或畫山水或畫人物或畫花鳥總是一人筆法即同一山水而時用荆關時用倪黃賞者未始不望而知爲一也然則學士家又何必拘拘守定一格而後爲自成一家言哉

與楊永菴

一切謏諂上官鋪揚吉會之文俱宜少變其體使從乎簡質不然盡華而不用亦一快也吾獨怪彼此寓目即復棄去不靚之帙而必繁其華札專專焉奉一記室司之若以爲不可易之規者此何爲乎世間金珠犀華丹漆羽毛一切市賣不可充川之物累年不去人眼目間不知其何故也

巨源常獎嘗今詩人健孝英园主幼近耳殊近詩故前于至者被难已備會嘗頻行之

荅林邢子

止大易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便具如此妙相莊嚴止水明鏡其理現前說得霏霏花雨遂令聞

蘗葊集　〈卷之二〉　詩顧古堂二刻

者不覺信心不覺歡喜耳一切世尊費盡脣舌處止是要人歡喜要人信心而已其中固無多也不然何故不一言兩言道破而必疊疊數百言以至於數千萬言而不憚煩哉然則佛不過千古一大文人焉耳

王　袞　補之別江例名濠青州益都人　因難軒集慧業軒集

與陽八丈

僕性好嘯詠若爲詩者而若無詩者才膂氣鈍一也無詩資家貧生事羈絆不免時時緊心策慮以糊口實二也無詩日束髮制義遂淪苦海濡足滅沒搶拔遺歷三也窘頭飢寒之中亦復一二發爲韓轄以抵吟呻噫豈非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哉漢武貽性貪恭而好僊梁武睽兢盌胸而好佛大二武根器去道何啻千里然積嗜濡心久耽薰性是固不可以拂拭振塵而去也冬日無事偶檢新舊作書爲一帙出正足下幸教之

讀之以罄僕之才僕起肯再僧手不過于歸然讀而選新迷途

與王定宇

念親家爲六詔遊意不能無惘惘惜別者然竊聞其地山水清麗氣候常如吾家三四月時蓬藤闘風何

蘗葊集　〈卷之二〉　詩顧古堂二刻

必不在人間人生豈如林下畢藤而以殺根爲苦耶

與蕭純玉

翁兄十年不見弟寧知弟一旦老羸如此頭白眼花撫卷歷字如在烟霧憒矣無能爲矣幸吟詠之與老而未厭數月閒篋輒滿卷軸如蠶作繭雖日纏縛當其作時翻以爲樂至後了結云何姑付之不可知而已

與高平仲

開廣陵之命舉手稱慶仁兄固是木天藜火中人豈

宜復辱以簿書之事然從古名臣功業切磨剔歷未有不自州縣始者長孺之淮陽長倩之三輔固無論如今世劉忠宣例入玉堂而自乞補外以彼經綸滿腹豈肯拘攣燕中一尺地皖皖然作土偶人哉顧仁人無自厭薄若末弟老矣髮種種無能為矣且夫造物者既有意困頓我我乃躍冶爐中皆為莫邪徒自不祥其如造物何今將復遊燕中聊覬絃禍以為三徑資資足則拂衣歸矣中藏之後家四壁立以燕中之食玉炊桂誰能徒手往哉竊不自外謹重爾其使而謂之仁兄臺下蓋山陰九萬箋非王逸少不辨此舉且弟亦但向謝仁祖乞食耳念仁兄必不我拒也

與王冲孺

君欲邀僕出僕意亦爾僕之從君如騾之有靷豈敢自外

李長祥 字研齋 四川達州人 天問閣集

與王雙白論佛書

足下佞佛請與足下言佛或以佛聖人也聖人安可以不學學聖人安可非之然必我中國之無聖人而彼有之往而學之於彼乃可耳我中國之聖人何如哉堯舜矣禹湯文武周公矣孔子矣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不及佛乃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學之於彼則可耳我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又何如哉解之者又謂佛老之與孔子其道同僕又惑之夫異則去此以就彼宜也若其同也直學之孔子足矣又何必佛哉今足下雖緇衣每與僕言皆聖人之學未嘗一字及于佛然與僕言則聖人其在靈巖與諸佛氏之徒言亦聖人乎亦聖人之言是居佛之居穀佛之穀職佛之職人佛之人而奮其干戈以與相向也與之相向必不能居其居穀其穀職其職人其人則必不言聖人矣不言聖人而與僕之言則又必于聖人其為足下之言者難乎哉或本學聖人之道而于佛之地姑言佛或本學佛而于僕姑言聖人不然或學佛于在靈巖時學聖人于不在靈巖時又不然一人之身有一學佛之心又有一學聖人之心學成之後能不謬于佛又能不謬于聖人誠與欺與專一與雜亂與有人於此適萬里之遠求

其周行坦然向去未有不到者乃額望東西荒莽塊縣雖窮奔白首何有了時故溫陵李氏甘心左道寧誅死而不敢竊名于聖人其意以為已得罪聖人而又得罪佛是終其身無成也若是之定志聖人之所取而惜其用之於佛以足下之賢豈溫陵之比然獨不能為楊朱之泣則亦何說且足下之于佛有見乎無見乎見之矣是乎不是乎考李氏外佛之學者謂其精者我已有之其粗者則我之所不屑道也我之所不屑道以言其粗者是也若其精者亦彼之所謂精者安得等之於我而謂其我之已有之夫討賊者必知其賊之所在而後乃發兵討之佛之言亦云為或知其賊之所在而不討與不知其賊之所在而討之者其罪倍也今之賊蓋知之焉而不能討則亦已矣又反為賊反為賊則亦已矣又掩其為賊之名而曰我聖人之徒也其雖信之哉當今之世數天下之賢者必不敢後足下之名足下于天下之賢者亦不肯自後其名乃欲聽于聖人與佛之間使天下之人名之以聖人之徒則佛名之以佛之徒則聖人孔子曰孰御乎孰射乎吾孰御矣足下何執乎僕文字人也聖人之道本無所窺見然不敢為無本之學舫讀脩山長公王荊公之文未嘗不歎服而以其淪沒於佛則恨之隨棄去今佛之學滋甚於往日學者之悖叛又甚于往日吾道之晦倍蓰又甚于往日聖吾之道其晦蝕不關係于佛然吾徒不能守之而又逃之其賢如足下則又依違焉嗚呼豈其然乎僕之與足下罪矣然其言妄乎否乎願有以復我

嵇永仁 字留山吳門人 留山堂尺牘

索梵林書

昔先中散避難亳郡土人名其居址為嵇留山僕雖無山可留還憶巢由未嘗買山而棲則游屐所至何處非僕之青山乎僕近字留山以此恨無王右丞手腕寫輞川圖流傳于古然而知已命意或能為合山川敢求梵師以繪風繪水之手點染峰巒門前五柳井上二桐依稀茅屋彷彿竹籬位置一披髮簪者之寄入又不當騎十萬買山錢也

藏弆集卷之二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弄集卷之三

周在梁園客

隸便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許客

宋懋澄　幼清華亭人

與藍癡

丈夫遇世不平片時隻語轉禍成福如作傳奇一過便了使輕年動氣便令元亮促裝

與白大

鬱塞磚壁從來英雄誰能打破此關

我於女子不能忘情亦不能久癖譬如黃鳥山中逢鮮花蔭木輒覩羽施聲須臾便翩然數嶺心境兩忘得大舜移果之意

龔鼎孳　孝升芝麓合肥人　三十二芙蓉集

與唐耕塢

河梁之後得此殘語

片颿河上折柳情深浮雲爲之四馳白日黯其欲墮一別之後便爾各天中間榛棘牽衣風波滿眼幸使知己之庇以秋仲抵閶門一落緇塵雙眼欲塞無論筆墨之緣蕭索誰語即荊高酒市酣歌擊筑亦罷其

無人矣人春以後人事稍減尚擬閉戸卻掃粗理舊業以無負諸子北山之盟惜此間無同心互相商搉弛我未能匡諸大雅耳

寄鄧孝威

眼前語入其手中皆叢叢雅灑

長安寥落同人雨散蘭次長貧聖秋善病草土殘人長齋杜門生趣都盡而珠桂之累時來侵迫如空山老頭陀尚欲開堂接衆苦可知也久不獲通訊知己非緣楮懶憂患之餘筆墨既廢而亦以日日乞歸謂故山聚首有期剪燈聽漏勝於鱗沉羽浮耳不自意枯樹寒灰起之病頹責以馳驅誠權末路摧頹貽羞同志何以教之

復胡彥遠

清婉幽永饒有遠韻

井梧一葉秋到長安夜雨懷人依然春月松關之夢正不知故人遊屐尚滯風塵雖僕之羈絆命篤難期而音驛寂寥寧非恨事忽披尺素忻歎彌襟末俗滔滔友朋道盡不意深情至性四海一知己晚合於長安酒罏漏永燈青竹床藥竈時聞太息如對古人乃至殷勤芳渚之緣料理白頭之約知其身繫世網而

心托青霞似曼容薄縢之非虛語予光緒譔之宜早幽貞高韻映拂岩穴此中人語固非綺紈所能喻亦金石不盡宜者也方托與於抽簪進蒙恩於弄印控辭不可甘任殊難終懼無他蒼生想負良友壯努西爽時時遙呼江東季鷹耳秋獄望秋暇即過從卿杯敘心均切停雲之想作書及此漏已二十下秋月作霽雲物甚佳搔首青天星漢迢迢如見我彥達也

荅朱近修

美子子翁潘子雙南從巢湖破浪相訪手出足下書披情眞素抒懷散朗讀朱徽如見近修矣近修之詩向固嘗讀之謂非漢魏初盛不道今把讀全編復包括古今不規規乎一家之言則自道性情極詩之變化矣古文詞讀未終卷史論尚矣其諸大小文頓挫曲折皆意到而筆隨穿隧品局何廉礎編摩不滯宕搖曳只抵於達得所止而止焉至于自爲數十載之行藏山巔水湄僧廬茇舍饑寒偪側瘦妻弱子莫啼號笑之情狀或偶有記注忽留千古之是非或典冊高文不道瀌瀌之瑣屑文益奇而格益變格屢變而

情迭出莊生云天籟者何謂稱心竹肉之傳聲化工之貌物庶幾似之夫風水相遭至文成焉正以二物者置之方圓委折間不準者故古人謂天下文章在是者眞也眞也者文之所從生也文之至而適得其眞焉爲可常之謂予觀因二子而偶陳所見或不同於世人之知近修也

許友（有介更名眉字介眉又介壽福建侯官人　賜香館集）

與林鐵崖使君

春雨齋賦柴門闃寂每到黃昏以後檐溜淅瀝碧桃垂絲開落古巷牆下展卷而行百思無著此時懷人恨事逍遙生焉適高子雲客走銀鹿貽裹一束敗紙折其函朱絲小格書縈縈若蒙藉蠅頭蚊足文奇事險細讀之爲先生賦侍史鄒献絮鐵行也先生向以情義自持故所遣句宜也余奔而謂高子曰夫鐵與絮相懸不啻爲層義之所至情之所移遂使絮無異鐵高子曰噫予究且鐵化爲絮矣絮不自如其爲絮妾與鐵抗鐵勢終柔不復作堅息余曰不然是絮化而爲鐵也絮之者鐵漢子也使絮而非鐵漢子也焉

能以膚體而絜鐵也高子曰然鐵絜合而千古之誼存焉今而後知竝心一曲馬尾截玉之不誣矣亦附一詩請正

羅燿 星子江南江寧人 詩虎堂集

答晉蕃公

三晉歸蕭然無務適承來諭深契鄙心前抵白洋淀寓一茇室題曰譬齋自是坦然矣三譬之說雖出諔談實寓至理持以自處得失窮通咸可齊致蓋况而每下何往不適足下慰我親我之自慰何如

藏弆集　卷之三　六　觀古堂二刻

施閏章 尚白愚山江南宣城人

與彭禹峰

長安塵土中忽見中原偉人諸子逸遊努緋虬髯客值李公子時也此道廣大精微無所不有溫柔敦厚詩教也近日北音噍殺南音浮靡歷下竟陵遂成聚訟可一撫掌弟才本弱劣人皆目為清俊竊努力為沈鬱雄高之作而不敢以矜氣出之踪心乘之昨讀近詩皆洪鐘大呂金戈鐵馬之聲見獨心苦飄擬奮臂大呼當偏師一面未若大將軍視我否分手之時夜闌酒困仰天為歌追諸且走筆追送車騎已渡桑乾矣公視其言雖不工亦足豪也頃與眾詩諸君子班荊賦詩酣歌屢夕一時稱動長安以不得先生建旗鼓為憾先生行矣瀟湘雲夢之間波濤拍天鼓角動地風蕭馬鳴極目萬里於此時橫槊磨盾短歌見志卻不及曹氏父子當虎視王粲從軍諸什南風之便幸不惜雙魚以開薊北愁顏也寒曹如冰致飲晨待言之祇增愧悚

復顧見山

藏弆集　卷之三　六　觀古堂二刻

九疑在几席間獲戾不少砰砰如故甚矣愚山之愚也佳什直逼古人公餘多暇當更努力精進刹去近今皮毛不必盡求好看便是杜工部堂奧此語不敢為時賢道年兄必深知之而弟復云爾實恨有志未逮當今同調如見山亦安能多屈一指耶

寄余廣之先生

歷下山色抱城泉聲滿耳差強人意兵燹頻仍青籍灰燼所問濟南先代舊家如李于鱗邊廷實殷正甫輩子孫存者絕少殷氏諸生一二邊氏無讀書者于

鬼蜮變遷實有此理

在昔李杜也然可爲痛歎

蜂之族止一童子李潔已青其衿且砰于蜂之基爲文以祭祭之先一夕夢五丈夫皆古衣冠傑然見過若言謝者而以黃紗籠其面未通姓名及造其墓則五塚巋自其先三世及李駒墓皆在焉則五丈夫也爲之驚異若許殿卿則後人不可問矣臨清謝茂秦亦然百年之間凌替至此盛名難恃徐澤易蘄良可歎也亦可懼也

與同門李嵩岑

縉紳先生行古之道者年丈一人而已行至高道至篤而官轍獨遠天之待素心有道類如此矣然居官恬淡寡欲至斷酒肉作苦行僧亦復何地不可才足理劇而廉不愛一錢雖荒服獉狉可格也蒼梧弟所舊遊山川雲物足以愁人而不甚苦瘴夏秋驟雨後巖洞鳥獸百物之毒皆流入江水中愼勿汲有冰井泉獨甘冽以元次山得名余嘗就而飲之作廿井行忘其身在嶺表此足以滌塵纓沃渴吏矣

寄丁菊問

記單車出關時逕致不贐得報書前之腸裂及遊武

盡予聊小

其識闊此心折曰

林與尊仲氏談讌悵望朔風愁不可耐不謂北歸復返既得爲中土人又得羅積塵於西湖上此樂冷冷轉如遂島關事雖累重費頗不啻委質經營過此一劫抱膝支頤長吟朗咏首城不與易矣大鵠毒積于晏安智慧生於憂患古人之能所不能者皆其堪人所不堪者也吾兄蔽雪邊陲累易寒暑其詩之嘯風雨泣鬼神當視昔過倍老杜出塞詩臆度語耳豈能與身親者絜痛癢哉弟屏有草木之臭欲年來亦曾有句見及否便中幸示一二頃病且益拙捉襟露肘不能助萬一結友如我輩所謂緩急無足恃其鄙人耳士貴知心要之轍日茇茇爲壽其鬱積誠不能自陳也

與陳伯璣論景陵

往讀伯敬集不數葉輙擲去譬如體羸人不敢嘗苦寒藥恐傷元氣也昨承寄刊遂在箭與中更無他書遂至讀盡其文艮勝詩寧不厚不渾不光不大不周詳而必不肯俗其手近臘其心獨恨要是著意讀書人可謂之偏枯不得目以膚淺其于師友骨肉存亡之

務竭口詈竟陵者當留此公允之論

間深情苦語敬令人酸鼻未可以一冷字抹煞史論
諸篇有別解筆力從左國檗漢中來次則題跋銘贊
蓄意矜慎其序贈之作稍涉泛濫畢竟爲應酬所累
韓昌黎一生贈序文字僅十餘篇潔不惹厭又是何
等辣手大抵伯敬之集如橘皮橄欖湯在醉飽之後
洗濯腸胃最善饑時却用不得然當伯敬之世天下
文士酒池肉林矣那得不獨推爲俊物善讀其書者
心目中嘗存一嚴冷不屑之意其去俗自遠不數讀
可也伯敬謂後生學中郎不成不如學于鱗吾兄又

謂近人學于鱗不成似不如仍學伯敬並是救時之
言詩豈從二家出舍二家寧遂無詩真能詩文者華
不俗清不弱別有本領令之爲詩文所謂不誠無物
也曹能始非遠勝伯敬者許伯敬清而有痕伯敬力
揃之而不能逃此又于鱗所謂天實生才不盡也兄
閒好飲橘皮橄欖湯者走筆報覬或以佐下酒物亦
可也

又

尚書謂伯敬文字止是不肯俗此俗字勿輕看今人
之所謂波瀾光燄結構事實以爲必不可無者高眼
看之總是俗處愈好愈俗古人文字不輕易許好好
在其中近惟晴鶴翁曉此下筆又不易言非好學深
思清濁總無著手也古原毘盧閣記前竭其勿遽刻
乃竟災石矣聞之剛甚速語公霖其志銘稿且藏之
文集序亦不必太忙雖伯敬志魏太易其文非可必
傳而伯敬謂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益慎之也弟亦待
心清氣定時斟酌無憾正爲報石莊先生地耳私心
且不欲與伯敬比但恐志大才疎未免爲聞者掩口

一日尚存不敢廢學也

盧象昇 九台宜興人

寄訓子弟

吾人仕學兼資吾獨驅馳軍旅君恩既重臣誼安辭
委七尺於行間進一覲以定省流氣未靜艱危備嘗
此於忠孝何居也願吾子弟思其父兄勿事交游勿
圖溫飽勿干戈而俎豆勿弧矢而鼎彝名須立而戒
浮志欲高而戒妄矜貨吝忌乃怨尤之咎奇酬狀恒
舞斯造物之僇民庭以內帽偶無華門以外畢謙自

當時景況
可想可泣

收。非惟可久。抑且省愁。凡我子弟其佩老生之嘗談。
惟吾一身自聽彼蒼之禍福

寄訓室人

余為官一十三年。歷部郎郡守監司。以及治鄖撫楚。日惟國事蒼生為念。不敢私其妻子。未嘗有負軍民。室鮮冶容。身無餘物。今任討賊。艱苦萬端。成敗利鈍。付之天。毀譽是非。聽之人。頂踵髮膚。歸之君父。惟願作吾匹者。體吾心。以媳代子。篤其婦規。以母代父。敦其家訓。務使兩親娛於堂。四稚習於學。吾願足矣。他

何計焉。時大寇西遁。督旅入關。寄此相勉。

荅陸筠修方伯

今日居官。何嘗墮於九淵。不佞兵馬之厄。與門下錢糧之厄。其劫數真堪比隆。乃不佞又以兵馬而兼錢糧。舉數千萬如使如虎。張牙露爪之徒。環伺於餓佛之一身。此佛既未能脫胎換骨。尚在人世間。又未能投體捨身。依然活地獄。其苦可名狀。不可名狀乎。觀此則丈所處。尚在九天清悉宜宜然歸心。亦宜淡然也。人之生才有限。以丈品識經濟。定不令之遂而令

老友襄服
面貌如見

之勞。今日勞以中原。使日將勞以四方。其勞漸久而且甚。時事固然。是用為吾丈解。幸毋我迂。

張可度 季筏 蜀筏江寧人

與周減齋

高岑王孟之詩。無一字不膾炙人口。然皆一往而盡。一丘一壑。耳目易盈。若少陵則千巖萬壑。雲霞生焉。虎豹伏焉。陳繼儒嘗題杜詩後云。兔脫如飛。神鶻見珠。沉無底。老龍知。少年莫便輕吟咏。五十方能讀杜詩。亦道得一半。

胡玉昆 元潤 稱公 江寧人

留東減齋

真意亭中。草淡一丈。幾如敗寺。退居然小池。空碧遠岫。間青荊。籐木。榻茗。檻爐。香亦自消受。不淺此人之所藥。天之所留也。先生固安之。使亦願先生安之。

羅孚尹 駿公 上元衛人 永陽籍 原名光酉 稺學稿

與減齋

不佞生長下里。所謂垣規瓦歷。無出頭時。頗獨好作詩。今老矣。貧病侵尋。且日手一編。揣摩塗乙。家人誚

語付若冈闍客秋有感於先生之言此事須自已生
前料理遂似石隆懷間日夜思量芟繁就簡刻成小
本多寡只在道州東野間然已如造阿育王浮屠材
具易辦舍利難求刻已又思量多買紙使知鐵門
限八百木行世却又似閣棧道通西南既無長卿之
雖蜀又少博望之鑿空恐此生終無滿願之日而況
爲吾亡友現丈六金身光明相好者哉嗚呼難矣張
子晉兄名溍別號曲林華亭人也住東門外環堵不
周苦竹無烟嘗賣字賣文賣書以供朝夕所著詩篇

根極理要敷倫自得時笑謂僕曰獃子願以糟粕腐
氣作十里霧埋殺世間學鍾譚者即所尚可知已廿
年以來顏惠長箋動至溢幅洋洋灑灑不餒不矜僕
已背成小卷特錄呈數首使獃子姓字稍稍見聞於
天下而後從容爲曲林著作計未晚也然其年已六
十五矣危哉

與無懷道人

開甫以了然一身走雁少猿多之地茅屋幾椽沙照
妻孥之色竹節半曲雪埋瓷瓻之烟二十年老友將

何以爲情也

與馮若采

樓居受用天氣看春夏過接處光景絕微

與竹嵝

寃氣未靖生死之外又添出一重生死所以又離法
席也嗟嗟生死反手爾安得一重之外更作一重假
令一重之外更有一重則千重萬重有何休歇某俗
子耳前偶讀天童書頗有自覺輕快時聞老和尚在
渠堂上親喫一棒回不識於某輕快底有同有別麼

與卓蓮旬

從虎踞一帶到石城門驢背上聽蛩吟四壁眞古人
所謂蟲思草無邊也華嚴無邊世界徑從耳孔裏現
出

又

弟新居之中無華堂而有淨榻無夜讀而有朝梳無
花飲而有竹飯

又

十竹俱活對坐脩然念我逆旬僅以二物持贈政如

泥飄拱立從天謝雨。

又

對大江而飯，胃氣達；對眼山川則腹豁谷飯，比常加倍。古人以樂侑食，能有此江光石韵松聲竹籟耶、

與丁菡生 致江上數峰

弟偶畏小女之挽鬚，偷坐一處，雖去家不一里，無殘紙筆墨，遂以硃題數語於卷末，取報命之速也。佛頭著糞，弟決不敢當，聊於佛脚下效蟲鳴，可耳。又何知華藏海之廣大乎。貴體違和，想不得之江上數峰，得之圍中三艷耶。一笑。

又

見源邊美人喫飯，滌衣皆用荷風，未免生妒，可奈何。

又

庭壁加壁，非飾觀也，以妥此君之影也。蓋愛人者必兼愛其影，如漢武致李夫人之魂，黃魯直設東坡之像，如是而已。

與羅元王

吾輩作時藝，如業屨然，屨無十日之壽，而業之者亦祇計其售爾，不問之十日以外也。作詩作古文詞，若鑄鼎銅，雖售只一時，而作者之心，則無有不欲其久遠者。

徐菊知 若瑟 淡止 上元人

與趙止思

選詞役上大牽情，致婉麗似春鶯與柳者，則甲之；氣味高古似秋鶴聞空者，則乙之。此亦女郎曉風殘月、將軍鐵板唱大江東去意也。

吳宗信 旭五 休寧人 履心集

與周闇容

白門為風雅淵藪，官其地者咸愛與布衣遊。布衣之士，往往傲兀於公卿間，不少為脂韋乞憐狀。僕嘗聞文太青官南光祿署國子鴻臚京兆四篆，一時風雅之士趨之如歸。傅遠度秣陵諸生爾，有詩云：紗帽山人文太青，當時盛傳之。今日官非太青，客非遠度，詞人墨客一見烏紗，搖尾乞憐，無所不至，無怪乎烏紗視此輩為奴隸也。與其見面而輕，何若使之聞聲相思。某公雖頗有愛士之名，吾輩不可不有以自處。

與靖公

昔日遊此地荒涼風味如嚼諫果久而自甘且香今
與乃公遊正是日暮途窮不得不倒行逆施耳

與吳介茲

人心非復混沌不可何以言之傀儡亦作聰明天機
洩盡矣若何若何

雋語中有一篇議論渾具其中

代東葉中秘

某寒士也囊書從軍原非獲已不料提徑中冒爾倖
進念此靈枕斜斜睡去夢理難明孰吉孰凶先生知
我幾時報我黃粱熟耶某謹奉教

代謝劉秉三先生薦幕客

苦爲螭冗所刺求與老年翁片晷閒話不可得頃衷
勝于溽暑矣昨者有致弟言曰此間非做官實當官
斯言酷肖弟受事未及兩月回視當官之狀如一部
萬病回春藥方無所不載究竟于腎肉劾頃承翰教
知老年翁愛弟之深捐得盜彰弟豈無意第念針毡
難以久坐又何敢借從刀人爲床頭生色哉風月而
思玄度吝有待何如

體裁高妙似孔文舉

失名

答方孩未侍御

某天下庸庸之才也出不足當一蟲之吟歸不足當
片鱗之伏而執事期以集楷望其致蕩不亦左乎然
既奉高賢之誨謬託清流之末以爲方處馳驚不足
之時自當黽勉獲濟所期若齊分如難則裁桑剪木
綽有餘都何可浮沈戶限爲踢鯨兇鷙耶夫人能弘
道聖哲所希遵養時晦英人所嚮尊效所云淺見難
窺惟聽藏拙之語此直蚯蚓而豁沃土者耳烏覩神
龍哉自古似無此木偶子房芻狗文若也當今世路
鴻雹師濟盈庭然而筛若綿清才補英絕仰君宗於

聖朝保難貞於秕政如執事與青淵可以爲國家奏
康濟之勳者亦少槩見而青淵僅登啟事尚阻彈冠
執事盤桓山谷非熊未夢豈治平之有待耶胡其濡
滯也聖朝側席昇平不遠搜遺老求舊學以潤色太
平舍執事其誰歸哉

答夏邑彭孝先

某歷落疏寒之士也謹情古學而未嘗猶厲傾心壯

有世之識 經世之文

國而不改。弱劣行年及立。自顧茫然。如足下謬採浮譽。獎其贊行。此如家有和璧而物問碔砆使不能言。能無慚負耶。遂承尊公唁慰之誠。又辱足下綢繆之論。言念音徽。增其菀結。請所寄文。沖淡雅練。詞意兼長。抽拔妙實。竟日爾永。鄙意嘗以作文之旨。從情取達。則寡抑揚之姿。委折持態。則鮮雄峭之氣。采飾爲工。則以塗澤見誚。虛素成體。則以傖樸被嗤。要使曲直互理。文質錯陳。運用之功。亦非輕造。足下之才。固是超乘而上。以足下愛我淺。故錄其平日之言。冀有

獨得之論。酬教不遠。發我蒙覆耳。

答胡學博

再辱賜書。謬以風雅之任。見推下走。弟怦怦焉。震其說。然鄙志所屬。敢爲知己道之。國家右文之化。幾三百年。作者間出。大都視政事爲降替。孝宗聖德。儷美唐虞。則有獻吉仲默諸子。以爾雅雄俊之資。振拔景運。世宗恢弘大略。過于周宣漢武。則有于鱗元美之流。尚文壯采。景吹休降。當此之時。柯蔚林濯。而士亦多以功名自見。至萬曆之季。世衰衰偷。安逸樂百事

墮壞。而文人墨客。所爲詩歌。非祖述長慶。以繩樞甕牖之談爲清眞。則學步香奩。以殘膏剩粉之資爲芳澤。是舉天下之人。非迂朴如老儒。則柔媚若婦人也。是以士風日靡。士志日陋。而文武之業不顯。貴鄉鍾譚兩君者。少知掃除。孫意空淡。似乎前二者之失可少去矣。然舉古人所爲溫厚之旨。高亮之格。虛響沉實之分。珠聯璧合之體。感時託諷之心。援古証今之法。皆棄不道。而又高自標置。以致海內不學之小生遊閒之緇素。侈然皆自以爲能詩。何則。彼所爲詩。意

既無本詞。又鮮據可。不學而然也。夫居緇紳之位。而爲鄉鄙之音。立昌盛之朝。而作衰颯之語。此洪範所爲言之不從。而可爲世運大憂者也。弟慨然欲廓而清之。學既荒淺。地又卑薄。不能爲乘高之唱。一返正始。今天子紹啓禮樂。以應緝熙。斯道之興。可日而待。以足下之才。主盟壇坫。弟敢不本效犂以從事耶。辱承下問。故忘其愚陋。妄爲之說。

答黃仲霖

經生家言。既棄去。當讓後生。弟作諸生時。便不甚道

又雅又莊不是印板皆義

也足下舉筆恐不能免褻剌俱是雁行易生嫌惟此甚細事可聽人餘祿足下其亟罷之弟非瞻顧官格實處已之道耳昏教所諭兩生竊壞其餘光剌剌不已弟又已厭悄然自有天地來不能絕此種如青蠅然不使其集衣嚮府而已若與相逐苛涸問衆手便職自古名流不免此一段撫昏耳啟鶴之逐尚有大者張綱何人哉剛與足下相長益弗怪其誕率也

與夏務仲 時夏爲長樂令

兩接聲問兼揉滴傳知足下爲政精勤振頹剔弊雖

古之循卓何以加焉然某竊有一得之愚獻於左右蓋古之言治道者曰爲政去其太甚又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方今法度凌夷風俗險詐豈能以結繩革贏秦之緒哉然方今之勢如人有七年之病必宜舒徐涵育以起之若欲以三年之成責于期月雖仲尼有所不能也且物來無窮而我力有限以簡御煩則無掛漏之患以逸待勞則鮮疲憊之憂是故宓子賤之彈琴名不損于巫馬期之戴星也平陽侯之清靜治不減于武鄉侯之綜核也足下負非常之才固

予古法中竊見跳脫

情以能而意萬系以當而熟矣

當試之盤錯然要當使力嘗餘于事不當使事嘗餘于力遞爲可久之道夫操履潔白士人本行然清之實不可不勉清之名不可不避古人所謂清畏人知乃保身容衆之要道也貪黷之人非唯好利亦且嫉善猶盜憎主人也立乎衆濁之間而皎皎告人曰我其姜也我伯姬也彼淫名必將外嘷之訪之而後已焉夫廉猶自瑩然不善藏之蒼蠅營營而來矣若夫誣訟越告律有明禁然而不能盡絕也今郡縣而上訴我固日使我不得治其民也下之所深疾也絕

其上訴之路彼亦曰使我不得治其民也亦上之所深恨也至于官局有守如農之畔焉若勘別邑之田理別邑之訟此鼓怨遭尤之道斷斷不可受也孔稱不謀其政正謂此也

與戴石房

高秋蕭瑟病在荒廬玉札兒投感而神遠鄰方歌蒿君復悲怙何天降割遂同其運哉癸弁尖間春粮之境晨炊暮釋隱嶙烟樹乃敝邑則僻壤而河里因名都也弟今年三遷吳矣而未聞足下亦在苕次生芻

杳然弟則非人哉憶曩時受知京山先生之時皆在英妙今來屈指十有三載白日如馳冉冉將暮足下英姿偉度猶爲叩牛抱膝之歌弟則行將簿書之役矣寂寂英人何以自遣乎足下弘我以大道進我以喆人任重道遠豈褻足所恆要之其人自有天授非可強也古命世之士必弘毅淵默不爲人先而弟輕躁好議論一不似也必寬深不測外物不能動之而弟性多愁激小物玩志不能移情二不似也必沉幾先物四應不窮而弟遲緩寡智每多事後之悔三不似也必廣大博攬弘收衆長而弟疾惡太深不能容物四不似也石齋先生嘗指弟爲有規箭之叔夜無鋒稜之文舉此皆古之英人偶士弟何敢當要其形似之間不過此輩後塵耳安能等而上之耶惟侯學問稍克漸棄其驕心惰氣于世少有見聞然後退而隱影讀老氏之遺經拜龐公于床下庶幾得足下所云浮雲物外耳若方馳騖而黙悟至道此聖人合內外之學非淺語所敢與也足下既負人略又通宗趣必有身世咸宜之用幸有以教之剔論已命之條人

極正大文字持論行業漸似尚歸外矣

居心引咎大臣純用

與張庶常

漳浦之獄元老保全善類之心甚篤此足下左右之功也昨已持箋伸謝但此時聖怒方深進諫之方解釋之機元老必有妙用鄙意偶有所及敢爲商之大凡進諫於君者惟申救最難蓋人主所最恨者人臣之有黨而申救者必將稱人之善是故稱其忠良者必以爲護私稱其直諒者必以爲翹過稱其枉抑者必以爲市恩自古納諫之難而因諫以相激至于不可言者比比是也況執正道耆讜言與人主爭曲直者諫官之事耳至于大臣當從容諷解使人主之意漸釋可也昔李元禮等繫獄陳仲舉上疏力爭盛稱其賢而並仲舉黨免東漢之禍遂至決裂宋神宗時蘇軾下獄吳充力救未釋孤王安禮以微言解之夫盛怒之時遂折其意未有能勝者也以可指之罪歸人臣只有俯之地處人主則其情易動其氣易平今其主之淺怒漳浦疑其聚黨植私爲海內倡率耳但當衆顧言其生長山草孤介寡合素無交遊之助特

中間代作一親筆小處是何等胸圓

見骨中言舠事前業字字極若而不能如此美草

其文章。時爲人所稱說。一時朝、。見其守清節。有文
名。翠然惜之。于其實無傾蓋之雅。若罪之無益而重
疑天下之心。救之益以見其聖度之大而翠論自息。
至於供引牽連出於輿隷之口。恐不足據。如此則上
意未必無轉移也。冀言納詢以默迴當宁。機不可以
預設。然大旨不出於此。弟之鄙塞。非足以上贊淵渡
而不避其辭之繁者。拳拳之懷。不能自已也。不敢具
書以瀆元老。謹以商之足下。

上黃座師

前讀大疏。及得彥升書。知吾師東山之志彌確。在今
日觀時自處。自當以此爲正。稍爲舒徐。再理前請耳。
某前有彈冠之言。而後有搴裳之論者。大君之知遇
當報之以有爲。撓敗之惡聲。當守之以不辱。吾師所
以持之甚堅。而寡識者有數澤之觖也。主上不世之
登名世之生。又豈偶然。舍我其誰。可以自信。與亮之
勳。吾師度內事耳。速楓逝宋不爽。只恭其如蒼生之
汲汲何。

金　彩　字貫華　吳縣人

與西林

流光迅速。人壽無幾。世事無常。頃刻變幻。一簾之外。
與我公看盡世人蠅營狗苟。

與升公

爲兒子時。蚩蚩然只謂前亦不往。後亦不來。獨有此
身常在世間。於是讀簡亭序。亦了不知住定在何所。
殆於三十四五歲許。始乃無端感觸。忽地驚心。前此
猶是童稚蓬心。後此便是衰白相逼。中間壯歲一段。
竟全然失去不見。而後咄嗟彌日。漸入忽忽不樂苦

境。夫既以無法可施。則莫如付之度外。任其騰騰。自
去何得。將如此苦事。刻刻置諸懷抱。終日愁老。以老
怕死。而死也。公高朗。想不昧此語。

藏弄集卷之三終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津客

曾楚卿　元贊　莆田人　棠跋集

答吳浮弋座主

邸中無甚佳況但妻孥無累僮僕甚稀飯一盂蔬一盤坐度朝夕讀書之外稍以餘力酬應較昔年營營珠桂似覺安閒然病亦時作可見造化於受用一路絕不肯輕以畀人人在世法中決不能多取造化之贏數以自厚奉也

使人之意[illegible]　[illegible]消

楊術吉　若謙　吳縣人

與人

下觀詩不以格律體裁爲論恒求能吐胸懷寫敘景象婦人女子皆曉所謂者然後定爲好詩其他飣撦綴拘拘拾古人涕唾者亦不偶之假線索吾無取焉大抵景物不窮人事隨變位置遷易在在成然古人豈能道盡不復可置語淸編新句目中競列特患

如此甚[illegible]　豈特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不爽也

吟哦不到耳

徐芳　仲光　拙菴　江西南城人　懸榻編

與林涵齋書　諱之蕃　字孔碩

涵齋生平人品文章事業俱臻絕頂無所歉獨年齡始衰未有嗣續爲可慮耳而涵齋貧且介無明珠十斛爲後宮娉婷之具如必待齊姜宋子以爲之母吾恐孔釋抱送必寘諸空桑之側而後可也故嘗竊進芻蕘以爲芝草醴泉根源正不必釋事求其可已耳而涵齋果以此得殿洪喬謝晉武生子詔臣無勳而受寵賚帝笑曰此事豈可容卿有勳如今日者弟子涵齋豈得無微勳耶喜極輒復詼謔如此想當一笑

答苗九符邑侯二

郡城無一不可厭者邇日乃大聚人夢思則以胸彭澤故憶此時撈樑閑畔莞爾亭邊荷吐香紅竹函古翠公餘靜對亦不減北窗高臥時高人到處有羲皇卓必栗里也欣賞晨夕惓焉上心乃倦鳥逆風送大恣其懶癖近小樓無別課惟酣解熟睡訪圖南于睡鄉問蒙莊于蝶野浜濛惝恍若或遇之至周公之封

妙舌可吐蓮花

華胥氏之鄙則尙曾然不能得其徑也以是流連一往閣外步地縴句未嘗涉足大篇乍覩起撩誦作沉始破然又以噗編珠貫璧引腕指珍織錦裁紈揮毫成彩公自矢廉至此殊貪弟輩風猶公竹到此又不能不羨其窩矣往錢總知開封蘇子瞻秉其撮案將遺之詩總操筆立報子瞻曰電掃訟庭聲吞詩筒近所未有蕃文俗之難兼久矣彼固偶爾諧和者如以鞅掌盤錯之身理簿壘塋笑之業李賀之奚囊日滿唐球之瓢囫不虛箸貴皇先生則何數開封矣

脩光圓見人解悟人

苔苗九符邑侯三

道無東西頭頭皆是如印印紙縱橫翻覆皆得符契段太尉劍用更勝正用也又如策馬穿城南北東西是門可入縱使三叉路口不免狐疑要之十字街心絕無淆謬解此則苦縣漆園冈是一身兩孔仰斡嶺號釋尼山稱儒亦是沙從鎖出水向屋分源立門庭割裂混沌而況一身之中四體百官交生分別以齒勁而撼頰舌之柔她移腕靈而笑朋踵之頑鈍亦見其支離乖隔舉肩而道裘矣聖人之無可無不可于

虛名原以對實稱偶之哉

有可有不有可見之適莫非可也模稜兩頂非無不可也接回示中參看數段語語入妙開人悟頭如許至猶龍南華一段註脚尤爲點睛得髓如此全言要道非明府安從聞之

苔苗九符明府五

全部滌音再一展讀虎鳳爭躍韶鈞迭鳴始信學士詞宗將軍武庫王子安當日耦擬最爲確當李太老云讀之可增十年壽 謂讀之可省十年書未知其孰是也

周崇極 集所期虞賁聞人

與盛休菴

承諭當忍耐我輩不得意事正是分內事若得意矣爲分外矣實話實話

朱一是 近修海寧人 爲可堂初集

與吳仲木書

刻事自醜文拙又值歲儉抹人口之不暇暇計千秋乎吾輩學道虛名二字其爲擾害過於富貴嗜欲未能卽除亦須漸淡如負痼疾若次第退去若不自治

縱意以甚其疾大不可也僕近日在萬冗蝟毛之中
白反常若惘惘惟此而已牧雲主法天童別時以不
及聘足下爲恨欲在近地化供香積太白山中食指
滿萬但祈吾輩給饘粥十日耳乞提唱諸同志有以
慰老人懸懸當厄之施豈直法門大護已哉

又

從古以布衣客居安貧樂道者莫如邵堯夫先生蓋
考其終身行事惟至誠待人最近人情而已司馬温
公居洛依禮記作深衣幅巾謂先生可衣此乎曰某

今時人當服今時之衣温公嘆其言合理人情之所
宜卽爲理先生誠不欲異乎時人也其出行不擇日
或告之以不利則不行曰人未言則不知旣言則知
之而必行是鬼神敵也春秋祭祀酌古今禮行之亦
焚楮錢伊川怪問之則曰明器之義也脫有一非豈
孝子慈孫之心乎又曰吾高曾今時人以籩豆簠簋
薦牲不可也合數者而觀之先生準乎禮未嘗不宜
乎俗先王制禮本人情以立極漸降而爲今時之習
俗習俗雖非禮要合於今人之情卽可爲今時之禮

君子但去其太甚耳不必甚矯異也故以楮錢之類
亦隨俗行之近世士大夫喪葬大事多有行古禮者
人反譏其不倫行之亦不久究不能移俗知先生所
爲豈不至今無弊哉先生教子伯温曰汝固當爲善
量力以行之若不量力雖善亦不當爲也此語近年
身試之始知其妙又曰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
合惡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必招悔吝也嗚呼
世之有識者不急去惡或能知之其不急合善便謂
疎善不勇要之急合亦有悔非淺悉人情者能倫誠

及此乎又先生過友家晝臥見枕屏書小兒行戲以
詩題其上云遂令高臥人欹枕看兒戲蓋熙寧間也
擊壤集中遂不敢載謹慎大都如此吾輩畧能詩文
往往輕率每自懲艾不能痛改習氣之痛人總由學
問未至也僕客居梅里近十年歲月蹉跎德業不進
且性質疎誕多不近人情讀先生書愧汗浹背紀此
數端爲知己告用以自訟亦欲諸同人廣先生之誼
也

與顧修遠書

修遠足下自與修遠高會虞山距今八九年耳事在轉瞬便如隔代人生大都如夢無如此夢最惡之死而生艱難奔竄備極驚怖急求出此夢尚未得也僕性不喜禪偶於被賊時偷服脫禍因而不改生平又疾世人凡事爲其貌而亡其實已服僧服子是强學禪以實之久而似有得覺其理與儒近也往時學儒拘牽文義竟墮雲霧今去而求禪則反近如縣旁寶得窺堂皇但未人而處此耳誠恐處此無日所見猶虛爲儒爲釋閱歷終是夢境也闇當讀坊本辟疆園諸書知修遠便鑒人倫爲時衣被其功甚大從古人才類有大君子爲之鼓勵主持之故虞季許子將不廢月旦雖以曹孟德之雄才得其一言沾沾自喜況修遠雅望什百子將爲薄海北面宜矣去歲過鴛湖有求友者就訪於僕僕曰吾浮屠也夫何知必也修遠乎其急見之幸示以各地之英髦力爲鼓吹咸集置大樽於中衢使人皆滿飲而去與修遠事也

與龔在田仲震書

南湖別來特序忽忽闇分再寸惜之無從雙鬢鬆鬆唯有對鏡嘆老至耳遺世之士百務屏除豈訓社事紛綸猶復牽累弟生平最不耐試燭拘苦幸謝茲事已八九年夢中時復黑衣蓬首魚貫呼名惶恐叩筆往往曳白不成文字覺而悔恨久之今日役言社事是亦此類蓋白青之惡夢也豈秀才習氣本自夙生至深極固竟不能忘耶中夏與陸講山期變此習作文自訴如釋氏持五戒斷斷不爲心絕不已而形於口口不已而著於文亦已甚矣適者浙西諸兄弟通聲十郡訂正宗工以貽昔之波瑱弟爲介弟不能堅拒復布書代丐請斯又沈沈入夢時耶劉伶之斷酒陸機之忍笑雖極禁制卒於自犯在田仲震且謂我何如也

尹民與 嘉賓宣子湖廣嘉魚人 菴園集

與門人趙鬧錫

諸作清拗蜿縈從崩山掀石之後忽爲汀汀泜泜者水德之所以具神奇也

與李薙溪

乙酉仲春見三昧先師於虎丘約人立基酬之不果

距今十六年而始遂焉夫氣應志若水應壑水有紆
迅必無逃壑之才氣或動靜必無叛志之理君子貞
其志以俟氣之至焉者此其一端矣世民若蜉蝣不
詬夜追知其他

示任士項

凡讀文章毋即逆故易俗移性行於不知之間新者
既昌故乃散亡

與婁蒼嶼

暢之水不流束薪此言淺學之士蹟於細故若使長

津頑浪豈以微梗屯流者我輩當求其深廣以禦卒
然之衝

與婿王原朗

既齋矣而又貪酒以素弱無力之腸儲慓悍剛强之
味宜乎不勝而作疾也人即牛首蛇身總不爲怪惟
一邊人身一邊牛蛇則怪矣齋而又酒此乎分人蛇
之身也不如化條毒龍身長三百六十丈吹盡兕象
虎豹之羣還有小小功德在

與馬爾永

水能寒能熱變化其用故能制火火不能故臣僕於
水今恐變化之用不可一法受制於人

與門士徐叔子

金貫華幾與之語如在闇室覩蒸燭之光情變鬱陶
而發其喜矣

與門士姚天逌

荆江終日行不見一人昏乎里道遐近途有虎貔夫
暢甫帆而楫楫未熱而帆不可以一風治也涉市奮
藍卒歸苓落天下未有盛而不苓者苓即其盛故茂

操者宮館之餘也突涯者臺沼之餘也丘墳纍纍士
女如雲之餘也盛枯之相害也久矣吾輩宜處乎漠
故無而不悶有而不變

與申天石

時文者往而不返之物也魚從河入江則問江魚矣
老夫河魚也將以何答江魚乎

與沈玄雪

天下幾有登嶽涉海者而耳聞如是心信之矣未有
以其不見而遂疑人間世無海無嶽者此可以得幾

與台下不見而聞之妙矣萬木方凋雪霜交併木亦不預知有萌孽之會也而人知之曰某木以孟春榮某木以仲季春榮當此之時木尚自疑而人不疑木知四時之氣者定也

與釋任菴

泉湧沙衍鱗見於陸庸夫居榮乘水之壯也

與友人

不肖五十五年於今二三年中始成詩歌內之雅德體骨饑寒亦安能為雲霄海嶽之吟者頗孤憤酸辛

之情跳走不仕溢而成聲切而成韻當斯時也豈復計其和平溫厚起承轉合遵古詩君子之憲章者昔華州杞梁之妻哀至不擱衢為痛哭遂至感動地軸隳陷城隅今兩女子自圖其哭之善皆度口吻以與十七八女娘競其咽啊嗚嗚則凡不足以感魯國之鄉人而況動搖天地哉背肉聲鳴之外夫亦別有存焉者矣豈專柔潤藻巧而後始為天下之詩人乎懷抱斯言非足下不可以吐此故畧陳固愚幸惟裁察

侯一元　二谷　浙江德清人　江右稿

與陳闇窓

夏初嚴氏事起勾稽至今民為之敝數月以來日從諸公發垍塢之藏紀胡椒之籍盈中庶懷然追存于故友也蓋方其隆隆時甌江張子獨撰曾縱飲醉睨其間每謂其酒徒曰此一場戲竟當作何狀下場吾與君輩方且觀之嗟乎今戲則下場矣乃甌江亦竟儳然不得而觀也昔人云俛仰之間已為陳迹豈不信然以公知甌江故涉筆及此不足為他人道也

與彭教授

僕才不逮古人平生藤蘿之性思自斷割以寡其過

張大復　元長　崑山人　梅花草堂集

與人

太學生三萬人嘘枯吹生坐召黨錮之禍故易曰渙其羣元吉不渙不足以治天下又曰君子以同而異不異不得為君子後生不解事漫附清流妄生氣節而上之人又開黨門以召之今日之事吾未知所稅駕也

與季弘

人不肯讀書[illegible]

寫常語寫得致異

夜來以足下論脉殊悔十年不讀書也安身立命誠切於此世之君子自謂耻一物不知卽浮屠老子外國之說或能強記而浮沉遲數尺寸之候未有問焉偶沾一疾舉吾親與吾身付之脉者之五指此寒此熱此死此生彼是相持而吾茫乎莫能自明其所以夫與囹牢之養何擇哉

與朱白民

吾等自是天壤間討便宜人卽不教自隋清名不可不謂之清福如此受用更一傳二傳倘帶矣雖基德蕩盡吾後世必有不可知之禍矣教養子孫甘心埋沒廢幾小損懲尤斯吾等今日討便宜之上策也

趙寬 聚夫吳江人官按察使

與楊君謙

讀書了了見古人著述意自恨下筆不及

范允臨 長倩吳縣人 輸寥館集

與王辰玉

別兄乃在霜寒木落時今四月飛花矣昆明池水鬼要江杳在天外衡陽之羽低徊不慶碧鷄願安得帛

字字變態[illegible]雨如在目前

字字皆愁[illegible]一種品[illegible]異者

書而繫之鉄焉問問職此之由兄得毋中散我耶乃懷想玄度時在衣帶間不必指點明月耳弟所居故號荒壤二三青衿椎魯鄙俚日對之作村學究面孔又其地風氣不常人情薄惡炎國冰山倏忽萬狀所言名花異鳥奇木佳山四時麗景婉孌娛人徒虛語耳且去家萬里音信杳然客夏一疾幾至不起皮肉枯腊骨僅支床閻羅老子以爲無罪幸免對簿然爲趙簡子拉之而聽鈞天賓射熊帝所矣人生如花上露奈何戀戀五斗從荒徼絕域以性命博一官乎兄他日出而相天下幸語主爵者以此地爲遷客戍徒作一片閑扉可耳方且鳳首之亂日苦兵革不能悉之楮筆露布一通奉覽詩之知其狀矣

范文若 香令上海人 博山堂集

與蘇大尹

大都仕宦亦係宿緣同地同官者有魚魚雁雁之雅先後同官者有鶺鴒駆驅之誼非偶已也鄙最小面不佞累于鄙又最久風腸蟻胃匕漁蛺網佃兕玄難哉難哉當事者念焉首之孫量移南曹猶之歸巢於

山放復於谷也冷冷乎擊甌鎖而行至覘山閒製辭
者爲臺下夫以不佞之敗於齊蹶於越詘於楚紕繆
不少矣天方授楚我有二天也臺下假之襪而覆我
短是美錦也昔者黃公我準其繩而試之未嘗有所
更張我臺下勿庸庸勿賤賤請得曹代鄭固蕭之封
邑也邑褊而頑彼無絲繡之德我有并州之恩大絃
小絃以爲我子瞽父老子弟井里樹閒不佞甚愧琴
床花部臺下百逾不佞竚徵黃矣勇役某等南棹而
隨不佞之榜旋北歸而迎臺下之輶弗論其朴忠可
使此勞勞可念也我之舊鴻公之新燕念之哉

鄧　鞍　文度常熟人孝廉

與客

噫嘻文之敝久矣文莫粹於經聖賢以其精蘊而形
諸辭辭可以已聖賢必無事於作作焉者不得已也
誠知聖賢之文不得已而作則文非載道而該治具
勸戒可以無作聖賢志之所至而其文出所謂浩博
而純正者言之必有倫而不苟陳之於世燦然若引
星辰而上也其無所不究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

天柱地維不折不缺獨有此等

小鳥有支離泛濫詭妄放蕩而不宅於理者乎三代
而下放臣棄婦之詞讀之尤足以興感者性情也今
之爲文者無古人之性情與其所遇之時事辭與意
皆以諛爲恭以忝爲約導佞佛怨悲樂之無度浮濫
而無法語暢也而實遊語工也而無度人言西京之
文近于古不知壞古人之文者楊子諸人有責焉

馬世奇　素修君常無錫人

與堵廉生

吾人各各只管我所以待人更勿顧人所以待我又

之當不膠漆而固氣運異常往往事出意外須令自
立太極勿爲陰陽所役也天地間感應事未有神奇
于孝行者此何以故蓋天人之始也父母人之本也
反其本則反其始也故益曰惟德動天言孝也非孝
無本不謂德也宇宙中天地生氣而已矣向其所生
者順之悖其所生者逆之順其氣則氣應之故天地
協應鬼神効靈無足怪也況于天之福善使其人壽
而康其子孫賢而達又豈不可必乎忠孝之氣直上
清虛如矢中的於是知古忠臣孝子與造化呼吸應

感者殆以是也

與吳子往

家中隨分應酬尤悔日積但徵色發聲之間皆爲煅鍊琢磨之功亦自得力因知直方之士動靜一體而成靜中有毫髮私念攙和便不能直動中有毫髮世情粘帶便不能方愈直則愈方愈方則愈直妙處真不容言目前兄兄多有無事生事處或因用工煩惱或過佳境貪戀或修業而又慮累德或修德而又慮遺業此事皆非主一先難之義甚乖湛然之體要于

此處灑灑落落始覺自在至于靜中不可空持硬守必須涵泳聖賢之言使義理津津悅心方得天機流暢兄試體之

荅孫子喬

莫輕視此身三才在此六尺莫輕視此生千古在此一日有志之士當自求入火不焦入水不濡之道得大安穩乃爲勝義而欲世界之不水不火不可望矣

與王具茨

丈夫處世即皆壽考不過百年百年中除老稚之日見于世者不過三十年此三十年可使其人重於泰華可使其人輕於鴻毛是以君子慎之

荅祁長洲

夫人處濃釅之地假境界扶翼其假精神儘自過活得遂終身迷失其實藏而不自知也可奈何

葛一龍 震甫吳縣人

謝阮太冲惠序

弟詩雖十六種然焉敢以災木雖玄晏之不可泯當先刻序文行世使世之人不知山中虎豹何狀想如

罔象之珠不可必得能不快乎

成　性 我存和州人

與友

古人眼界大見得遠雖至可驚衔之事視若尋常其實原亦尋常也武侯以王佐之才受顧命之重但云先帝知臣謹慎曹彬下江南成莫大之功但云勾當公事回昔人有善政致虎渡河之異或問之但云亦偶然耳今人蒙得一錢至且遝箕鄉嘏過采逾日未忘視此爲何如哉

倪天樞 臣北江南制城人

與方爾止

足下才高意廣宜屏交游歛神氣以備他日國家之用

王命新 又新山東汶上人

與友 有諷公爲其子營采芹者公以此復之

進始也而求進遇乎是以進傷染子弟也

釋本昇 天岸江南金壇人 偶菴集

與浮弋禪師

草草官舟未盡欵曲一別三載言之惘然千里贈道逆耳之言當爲第一禪和子叅禪學道不可如新嫁子蓋以新婦子禪見人便害羞也然律身不可不如新婦子若不如新婦子則奴顏婢色無廉無耻者盡乎生矣近日江南列刹相望白拂紅衣皆是此等輩也念吾弟英年壯志決不可作此蟲豸不待予言然言之正見知愛之深無嫌聒絮

陳周政 子騊蝶庵四川營山人 存稿

與周櫟園

前人之途盡矣徒取其剩泊而餕之雖其昔充棟不中劉錢祭鬼

又

鄙詩一派實自國風來他不願學蓓詩以言志而志不可言則不得不借鳥獸草木以滅沒其辭而存亡其旨使讀者自得於牝牡驪黃之外孔子教小子讀詩於末句叮嚀如此則鳥獸草木果鳥獸草木哉即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人言而詩已畢矣卽不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知其美所配也參差荇菜左右流之人言而詩又畢矣卽不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我知其有所求也蓋詩有所祖矣祖祖伏羲也立象以盡意畫卦以盡言此無聲之詩也必詠關雎風斯下矣然伏羲復有所祖矣祖亦復祖鳥獸草木也不但遠取諸物爲然已今三百篇變而爲近體鳥獸草木半爲古之簡士借作影神半爲今之呆兒造入貢冊靡有孑遺矣則試取芳蹊清言奇聞僻事或爲吾捧硯或代我捉刀或攪荇菱花或制如桐葉眾公酒李公醉是又下古之鳥獸草木無以異於尤天也僕

於李義山蘇子瞻楊用修殺之矣部稱不能望其項
也玄晏懇於閩爐箕豎之時非爲江南才子風仰元
亮之名而熱我之生平素心學力莫元亮若也當急
爲老夫濡墨

又

莊子云易以道陰陽夫陽畫奇亘浮于天令人自睹
聪回鉤曲之象陰畫偶點綴于地使人莫尋涉水龍
穴之形故周易首乾所以制坤也先儒以陽爲君子
以陰爲小人此之謂也而又謂有君子不可無小人

則又有男不可無女有乾不可無坤至當不易之論
也不佞之論詩文也亦然文陽也詩陰也文心之所
至詩能言之能盡言之能反覆言之能洋溢言之能
悱幻言之所以代天而有終陰之職也故興觀羣怨
皆一一委之於草木鳥獸而不敢正言之臣子之謳
當如是也離騷蕭艾蘭芷能蛇虹霓迷若矣不得已
也無可奈何之詞也若夫文之爲體如雷之奮迅搏
聲從心如雲之卷舒起滅如意何用幽深何用隱諱
童子研墨其心一往想向疾書光怪爛然文在是詩

亦在是矣又何不幽深不隱諱哉乃大紗帽以詩之
體爲文至不可讀枵腹之子本其烏紗忘我亦字此
金簡也此絲文也而猶知其爲麒麟之楦薄之皮
乎夫文至于孔孟至矣論語化矣丘明追之不能及
廢然而用巧七篇妙矣國策追之不能及廢然而用
奇大紗帽不孔孟之是學而誰學乎

吳　宏　遠度江西金谿人流寓江寧

與周雪客

倣書與臨帖兩途也若總作一道大謬臨帖絲髮惟

肖無論矣倣書但倣其用筆倣其結構若肥瘠短長
置之牝牡驪黃之外至于引帶粘斷勿問可也若留
心于所不當留枉費一生氣力敢若太陽升朝霞灼
若芙蓉出綠波于美人何有而遠近皆以爲比固知
人情在阿堵中

錢　楷　彥林嘉善人

與人

胡梅林總制東南英風凜凜似一奇男子而一切章
奏皆公手書何小心謹密也蕭魏公曰人纔入細纔

是經綸好手天下事宜覚綏者焦燥不得宜仔細者豁達不得宜委靡者直遂不得聖賢經世先料理本地使包涵深厚然後張弛應變之具當機即發而不遂累黍曾子易簀曰吾知免夫免何事子張臨歿謂申祥曰吾今日其庶幾乎庶幾何道附周望曰此是吾儒一重大公案鮮有得其解者余謂孔子曳杖而歌便是撒手就行光景覺得曾張二子尚費些子擬議

王家屏　對南山西山陰人　復宿山房集

答楊給諫

歐陽氏深訶陽城謂不宜有待而言夫有待而言信非也必無待而言則將不度是非不擇可否而率意妄談天下之事輕詆當世之人以斯為直言敢諫即引裾折檻其果得與古之忠臣烈士相比節而並譽否耶語云不扣自鳴鐘鼓為妖誠使國家有大疑大難群情所危大姦大憝眾論所共義激氣奮斷雖不俟終日而抗言無諱可也苟徒以言責所繫不容無言或覈拾陳編或承望權地或挾持胸臆或剽掠風

書讓亂冀入諳道窒

明季閣政半爲書生

紙裏議見所累

所見已卓下筆有南山不移之槩

聞論事則連篇累牘條例紛紜輕變祖宗之法而無忌論人則巧文醜詆攻排自出甘為善類之讎而不辭斯皆起于操科言之權而急于有言不顧義理徇名節之過也安可概以無待而言連謂盡職哉

答蹇中丞

軍機重大將士苦寒必須錢糧稍有贏餘乃堪調度若拆薪而爨數米而炊但可以贍五口之家非所以立三軍之命也承教欲減額餉歲省一萬一千有奇在台臺自毫釐而節之不可謂不損約乃以國家之廣大而與士馬爭一錙一粒之利裁削于匙箸之間樽俎之下亦大窮乞矣

答王督府

議論頗多病雖在內而輿勒猶豫罕有定見定力事無鉅細輒形奔竟不知邊臣之所請即言官之所評彈者也我欲建事功而彼乃藉以作文字我退讓不敢顓制而彼乃躡葬務為敢言轉相牽掣亦有由矣春秋之義重臣在外有可以便國家利社機者專之可也不佞所望于台臺自今事有當舉慨然施行無

頻奏請。奏請數則議論多是自辨之道也。好愛下詢
不忍默默惟覺而聽之
答張明誠
毀譽是非周孔所不能免只要內秉虛平毋不嫌外
爭我斷裁斷到恰好時毀譽終較少若猶不免于毀
譽而我之裁斷不差虛平一念到了無缺玷也弟此
言正如覺夫論步敢軍語勇徒取譏笑道義骨肉之
前不能不傾倒耳

毀譽詩交出關係人甲其於然
可破牽制之習

章　貞　載庵舍可會稽人　實門別集

答安靜子
羅官爲客蕭械窮秋空堂梧葉漫漫作白楊流瑤什
忽頒頓覺滿室春暉觸人懷袖矣空同胄雄而近粗
大復色秀而傷弱若夫體被文質情兼雅怨作集可
云盡善即日有歷下之役便捕搆充行李紅葉滿篋
不必青萍作佩也
陳　瑸　取閣臨海人進士詩敍今
與友
詩雖有爲而作然古人多以自寫其性情或遇物興
思即事生感原非以譏嘲非刺爲能事也曲士小生
不知古人賦詩之意謂流連風景乃干涉無奇索解
于解之外曰某句刺某事某章刺某人[illegible]
然無餘遂開憸人以反中之漸不[illegible]即目輕薄
于是天下以詩爲畏途則皆詩之過也至于字
句多引前人之詩謂某句某字本于某人亦過矣蓋
多讀書則落筆自無杜撰豈貴其爲某人之句字而
用之哉若夫訓解意義附會當時之事則所謂郢書
燕說極壞詩體一概抹却可耳

藏弆集卷之四終

書公精駁
如不效式
勝以必㫁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洋客

劉宗周 念臺 浙江會稽人

答孔文在

遷善改過即此便是第一聖諦蓋爲良知是鑒察官。瞞不得他一些子故也閉戶讀書是極好事。政不必。往來徵逐在體面上做工夫試事在即有得失一番

可勸幸勿得蹉過何如。

倪元璐 玉汝 爲實上虞人家會稽

與鄭超宗

五作甚佳。然其意在于力挽時趨。握大物甚固。不得必。不已此。亦病也。時華之不。滲于理者。不妨稍收而時一。撒手大踏步其間志不在元。則必元矣。凡物至精即不易識此道中隙眼法不可不知也

駱問禮 萬一 樓集 本浙江諸暨人

與樊春元

因歌者之便特進一言曆湯二君在謝事之後故假小技以遣其壯心以門下之精縕當思紹述尊公之未盡豈甘心於紅牙板消盡歲月耶曾聞王鳳洲先達以艷異編贊人而復分役晴歸亦必有不得已者幸珍重之。

李日華 君實 嘉興秀水人 紫桃軒集 六硯齋集

與曾孔孫

士人胸次。止貯虛空。不留別物。不得已。則書味。酒味。畫味。聽其一氣二三而已。

與王季延

東偏書屋閒曠久堆積落葉斷木。忽雨灑淅瀝日曬蒸。忽產。丹芝。百莖。的。皪。可。愛。芍藥。舊栽。奴。嬾。失。灌。今歲。作。花。如。錢。搆。艶。有。態。人。反。稱。奇。種。因。有。金。陵。之。行。舟車盤礴冠蓋揖接手不輟卷者彌月胸中晉覺空。快。隨意作應酬文不受古人羈索灑灑我成其我此數者皆以不經意得勝趣天下事何貴力求也

與譚梁生

僕初讀書。如蓄兒覓果。手日相就。輒雀躍自喜已稍

知揀剔已又好爲徵引攷覈以娛人若治果者然得常果剖皮剔骨香蜜雜醞令人得味不識爲何物得異果即略其棘喉哲吻而誇陳之令人得果又不知爲何味讀書者趣自豪者十九或出此也僕今日始得啗果法遇沙爛鮮脆時一染指得甘津嘿嘿自嚥何暇爲人拈出其拈出者悉餘滓藥物也余偶綴之兒輩不知强梓之得無以吐核置人口乎

又

榭葉道人與僕遇于少室之西崦告僕曰秦漢以還天地氣浸薄今天下無黃金盡鏐無白璧盡珉無明珠盡璣無騏驥盡駘無鶴盡鶩無美人盡粉澤無才子盡橫弄筆墨此語亦大可會

又

嘗疑天地氣化日薄衆生福緣日減古者連城之璧照乘之珠瑰瑋奇麗之物不可復得即如服御秦伏陶吉光阿錫宮方之類亦斷絕日以至唐人所重飛刀縷雪之膾宋所造圍能浮孔之茶其法悉亡近則珠池所采率係沙礫小璣重銖以上者即目爲瓌寶

而陶廠所藉蘇摩羅青其國已告竭久矣又如無縫氣化出于人心結撰者如花間草堂入語之綺索盡樞素問注手之針灸魚龍角紙假附木會之巾巧彈碁格五蹴踘之秘戲其事不復可問豈從此精奇妙麗日漸消蝕而不可挽耶偶閱道書九天先生降王方平宅書續道龍女曰汝謫以來月輪周圍已減一寸矣更減一中汝得復還本處幸自努力方平問故先生對月屈指曰自垂象以來至黃帝時減若干自黃帝至唐堯又減若干自唐堯以至三代漸減至今則愈減矣減之又減以至于無則天地毁不但是也即世間聲色滋味莫不漸減如人自少至老精神消損頃刻不停亦復如是人皆不覺以眞人視之若日影過庭分毫不差耳以此說印僕所疑當自了了不復可置喙也

與翁孔孫論畫

王叔明會稽書屋圖樹石磡礐雲氣蓬勃如在千巖萬壑中忽一段開朗處作精屋數十間屋左右巉削之石飛濺之流若相映帶此叔明極得意之筆神營

心備不必取之現境也予嘗謂古人繪事如佛說法縱口極談所拈往劫因果奇詭出沒超然意表而總不越實際理地所以人天悚聽無非議者繪事不必求奇不必循格要在胸中實有吐出便是矣

又

佛云衆生怖空以其莽蕩無着落欲其證入則如喪身失命也不知諸法從空出亦向空滅蓋法有起滅空常晏然何可怖也今畫家亦多怖空以自造則結想難就做作則蹈襲可厭素楮橫陳直是無可措手

處安得不怖不知此坐平日觀人妙蹟徒知草草閱其氣韻筆法而于布置處不甚留心故也古人于一樹一石必分背面正昃無一筆苟下至于數重之林幾曲之徑雖麓之單複借雲氣爲關遮沙水之紆廻表離礩爲遠近語其墨暈之酣深厚如不可測而定意觀之支分縷析實無一絲之棼是以境地愈穩生趣愈流多不致偪塞寡不致凋疏濃不致濁穢淡不致荒幻是曰崇實是曰空妙以其顯現出沒全得造化真機耳向令葉葉而雕刻之物物而形肖之與粘

工采匠爭能何貴畫手

又

法書名畫古鼎彝秘玩之類士人享用當知次第如漢魏晉唐中位次聖主自有灼見若僅如俗賈以宜成窯脆薄之品驟登上價終是董賢作三公耳

又

臨本僞書畫亦有不可盡棄者大都氣運神采雖遠不逮古人而布置脈理自有可尋者在善學者融會而領之耳吾聞煅者爐逆金流則鏐合沙土不聽失

去龠合觔因此淘煉或可復覩完金也今書繪二事出古人手者劫火銷鑠僅存千百之什一可不爲進爐借此沙土哉

黃洪憲 懋忠浙江嘉興人 碧山學士集

復徐少宰

命中當有毀譽卽使木偶人皆能造孽生事矣必青項蘭臺之客而後能彈射乎故不佞于諸君子不惟無怨言抑亦無慍心

卓發 字左車浙江錢塘人

識務何等魄力亦道

上沈何山先生書 戊寅

今天子平臺召對日進百執事而淬礪之人雖至愚咸思鼓舞自勵然天下之大百執事之衆必欲盡天子之深知則天子之深知亦不足貴矣蓋天子所宜知者不過一二人既得其人則當當舉而委之以聽其所欲爲今政府片地朝進而夕告罷是用之之時未嘗有深知去之之時亦未嘗有深惡也且今之爲政府者未能遠如姚崇近如張江陵爲國家救時宰相大約淸愼自守惟恐或失以獲重罪是爲人所

用之人豈用人之人乎何以得用人之人使用天下之人以咸天下之事歟未惟先生志淸塗炭慮周安壤彝雖山邑腐儒以議鄉兵一事片言投合遂得厠足門下轉弱爲强之術聞之熟矣至于知人用人之道未得縷析以相質謹以寸椷自陳辛悉衷相語諸九鼎 發男浙江錢塘人

與胡彦遠

樓水一別白露始寒征邁以來天根忽見冰花結岸雪屑拌檐日與一二友契同樓土竈鐵鐺炙獸金缸剡錢溝抽紗紹郡失霜凍興丰侑洽拆蟆如飛詩文雜牛積巳成帙恨不令旅堂歡賞坐見白鶴不鳴淫魚勿逝爾近頗有獨善之懷闢馬膝之西十里竹內有廬居欲售歸當置之牧豕植橘種魚伐荻上事老父下慰豚犬斯冬川園菜經霜取以作菹蒸作金釵色雀芋鴨羹槐火煨熟如帙石備寒花數叢白玉一片持濁酒闢淸琴殊不知葛天之細逝也聞絃賞音必在知我如何如何既久不見略達近志即便南遲茲不多具。

與嚴顥亭

自別關頭倏焉隔歲言念道範靡日不思粵北年綵狀酷嬾著書似江淹之才盡類揚雄之口吃經前蒿長甑裡塵生以此寂寂時恒閉戶長夏無事偶取同人詩歌繙而讀之竊嘆西泠稱才藪邇年以來風氣日上雲蒸霞蔚如開璇玉於重巒採椒花於麗木固已睫不及收手不暇給矣然十子一編既苦其隘通郡數編復病其煩今將甄蒐羅彙成一帙冀以詩緣各代體不一家三百十九各具源流七言五言代

和一種難其能則協作

有升降。合之恐形迹之易拘。離之又知規之不立。使
必挽漢魏之五言以求唐代守關人之近體遂發悅
中至若取色澤則道渠大性情偶神骨遂不出大聲。
貌凡當偏識飽局大成茲選所登盡伏斯幾亦以我
郡多才人能具體故挤剌稍加各有其良上下縱橫。
無徵不樹也執事若不錫以一言加之連璧則彫林
朽石何以發其光華體玉游珠何以增其異采昔太
冲著賦邀士安以馳聲彥和成書藉隱侯以騰譽。況
西陵為車騎之鄉。諸彥盡交游之侶。豈可不經平子。

近舍我公。伏祈展瑠璃之硯。錫以片詞。舒綠沉之毫。
增其品價。是所不圖也。實所深望也。

復友

省教。知訂士已往嚴陵。嚴陵是僕舊遊。江水綜碧夾
峙。蒼崖人行雲影之中。舟在嵐翠之裡。地北郡林風
多奇。木人同紫叟半住深谷閒是獄內之名區。漸水
之淵藪。不獨桐君採藥子陵披裘足以悲予已也。足
下未得同行。實為惋惜

與友

鳥之飛也迎風。魚之遊也逆水。此如大事當前須以
身入方得就理。若避身退避。虧不推敗。洗心退藏。此
是平日言。臨事殊不闌珊

孔自洙　文在浙江制邪人

答釋鷲訶書　釋爲唐有德老今長孫名裔賢

古凡有云。出家乃大丈夫事。豈王侯將相之所能為。
師以王謝名流。半生慧業。而一旦飄然。選引立斷葛
藤。真不愧古人所稱大丈夫矣。但既已出家。便是無
事人。大死。漢龐公言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必到
心空方為究竟。未審吾師已證心空否。心空之微。又

須知有法空。趙州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此是何語。
從今以往。便當一條楖栗。血入千峰。更不宜拖泥帶
水。將此妙字流落人間也。

計東　甫草號與稀吳江人

與某貴人書

今天下最貴者莫如士。向開閣下散金結客。今見閣
下憐財慢士。亦可謂識時之尤矣。但不肯讀史遷貨
殖傳。載我家文子之言曰。凡物貴之徵賤。賤之徵貴

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今士之貧已甚獨非徵富之時乎即爲閣下貨殖計何不前梢出其金錢消[illegible]一二坎壈失志魁桀非常之士若居積然以備閣下一旦緩急之用於閣下大有利不然當凌虛焚絺綌必待炎威至乃揮汗而采葛亦拙于計矣

與丁葯園儀部

閣下至宋僕昨亦自栢來過長沮桀溺古墓下慨然久之生而耦耕死而合葬求友若此復何憾然深念溺之學力遠不及沮沮則謀言微中令人自遠溺未免客氣揭揭然示人以不廣矣僕求友吳門深愛既庭落落穆穆之致若與偕隱彼沮我溺也留宋中復得一恭士不減既庭獨恨居厲千五百里不能時時過從嗟乎隱既不易偕隱非賢婦即良友耳更不易得也旅中無可爲知已道聊一及此

答友人

蒙譏僕以不即席和合肥先生詩且不賦詩贈行即僕亦自恨其愬然也但僕客歲久客山東滿孔林登泰岱遊眺累日歡喜太息終不敢成一詩諸公視我齊魯遊草中未嘗有此兩詩題也題道大愧力未能興作而不爾不如不作僕不敢草草作投贈先生詩亦此意耳安得靜坐讀書養氣十年沛然備此等詩以示公等

丁澎 飛濤 葯園 浙江仁和人 扶荔堂集

遺宋玉叔書

僕思蜉蝣之羽翳黿采以揚輝支駒之步卬扶柯以展路守微處促知所藏耕然也是以東方薄撫塵之遊孔淳尚披襟之素雅量相易道貴知希況僕獲罪彼放不自衛決尚欲恣汗墳籍以昭示來茲直蒙蒙如未覩之夫多見其無知耳始僕遊長安頓忘固陋獨與黃門法曹諸君子共推挽玉叔比調迭唱以庶幾接嘉隆之軌何意轉盼遂起翕訾嗚呼身名裂矣尚何惜空言乎世爭一日短長之效哉故自獲罪以還京師諸貴游咸以僕爲戒見僕一刺如避荊卿七首間有寸牘相通欸書中何如修緘數行漫滅殆置[illegible]格中惟恐教其指目若是則矜然寄託妻子且不可以旦暮安望名山大業不朽盛事而欲攀附其人

朋輩故有節制人知其盛衰不知其醞釀

以傳慼亦甚矣頃僕道經盧龍塞口臥檻車中不省玉叔之滋茲土也遙見甌脫外數騎挾弓弩而前惶悸失色忽下馬並車揖相持而哭慰問加餐良苦僕夫侍者皆泣下頫玉叔感愴之誠豈真惜僕爲人哉惜僕之文耳速逮塞上未決歲時皆三反復悵以雅生之言安之若命或者恐僕一旦冒霜露委宿莽困頓厩死於沙堆雪窖之中誰能相知復收其文者耶此懷德音以謀不朽中郎所以發悼於林宗也夫研精殫思作者誠難揚扢裁定傳亦匪易揚子雲當

舊交以上爲京以下

世輕其書惟桓譚以爲絕倫龍門氏殁後其書稍出待楊惲始得宣布夫以二子抉天人之秘窮古今之變勒成一家之言猶必遲以歲時更閱賢智況僕位非執戟等好事之譏罪同腐史不足償前辱之責其相須者不更殷耶僕念生平述作間多傳播摘撫利病恐爲季緒詆訶退而自考亦頗多爽慮他日爰委故紙某終不見凡散在人間者非及時哀輯久益零亂凡諸同學相與聚而謀閉門定了文者非他人必求先生已將使幽沉之魄非見郎於前徵零陽之石終

語誠哀至然設色必不濃施朱粉

發音于燮子戴乙芝乎之詞詩人推好之嘆復何憾於此茲昔端叔與李枚書生平不得往來及見其文未嘗不撫膺而歎見僕文上叔又生死而骨肉者乎已矣荒陬請從此訣覽風沾衿情不盡言

與孫亦厓

移居東山岡動定小可種得一畦朵頗似府中尊味脆滑過之特差薄耳若戎葵蒼耳皆可采食此間人不識也但地苦寒少雨必挽轆轤引西澗水灌之乃得悅澤坻中沙磧每以兩手代鋤十指皆作老禿翁

削牘久廢固不惜汝所愁夜臥時誰爲搔背癢也

寄答許甫草

朔發石頭布颿無恙鄴中之遊大可快意仲衡恭士諸君綢繆雅好顧接不暇猶令人想郭有道風味皂帽歸來潦倒中不圖復見如此不然人自敬承相長史疲倦欲死不頓使張君嗣笑人乎

與九弟漾

弟與曉嵐合刻樂府古題問題十年不見此益進也繁縟中多得郭茂倩似月之亂紙人小相雜以細好

取貴西崐諸體世近頗大好之要皆纖穠蠓䖳悅澤
有餘風神不足益以張王幽峭語使爽爽生動心刷
骨驚乃復佳耳陽弟更欲棄去固足進詣但省弟才
藻遠得嘉州今惟大復庶或近之苗夜仍須獨抽新
楚亦足以了五白家也少陵俱以拙勝其公孫劍器
麗人行等篇復惋婥乃爾良由才大固入手都好空
同佩强亦欲傚義山詩老去愁來硬入風調殊乖本
色故才秀所近宜就其所優刪而切之縱不大合漸
臻上境若矯枉而出磨鍊雖工性情愈遠此學那鄭

藏弆集　〔卷之五〕　賴古堂二刻

者曾未得髣髴復失故步當必至匍匐而歸耳大凡
體姿舒秀者饒逸曼之容骨稜聳峭者多清勁之聲
斯合則雙美離亦獨妍設必務揽兼長沉雄與曾俊
並舉是欲令西楚之暗嗚裂眦向瑱聰中嘿諸作兒
女子語不笑英雄欺人哉惟弟省察而裁李焉

答[illegible]

流火午暑頓帶宿[illegible]遠復信來始得省報朋西渚之
脩鳩馳東方之雅係能淵沖[illegible]至
何其治形莪者傳陀下挺[illegible]以錘和泥以

素衣使士行有母匪頻截髮王衍道稱雅兌逢頭墨
外遊閱中心彰結當友道土隳之日而重敦古人之
誼若此固泫然不知涕之沾臆也薄遊宛上攜登西
堂競贍賢叔具悉動定湖西直發之輿府頓江繞其
南武功峙其北夕拳青霞朝挹玄露庶幾不忝巾車
之遊來示目疾霧明閉息恬攝少他勝賞不暢襟期
何異任公子釣大海之濱餌不過蝦鰌繫無出鲂鯉
不亦虛縈渤負滄波哉僕以鴻毛之力而擔千鈞之
負劇勝梁朱斷糊滬溜塵車生耳造謁殆遲萃朱提

藏弆集　〔卷之五〕　賴古堂二刻

之無術耀丹臒以何期素髮失羈金骨改麗尋繹生
平莫可彷彿追念日車之挽能幾何耶醴陵自言常
慕長鄭伯鸞之徒所與神交者惟陳留袁叔明而已
知音洵寡當不我欺今將歷三江跨洞庭泛彭澤越
匡廬與吾兄抵掌於蕭灘羣玉之間探昔葛㘿窮雷
岸之舊蹤採藥棲梧尋玉虛之奇跡濯清泉則暇何
若風雨之譚披層陞則蹈千真烟雲之嶺算其坐嶂亭
舉酒極閣聯[illegible]之若浮[illegible]九嶷之如帶然後命絲
竹發浩吟[illegible]吸沆露玩齊物于蒙史味無生于

詩賦等篇 炎筆固是 風雅之音

天竺兩人相對目逆心許所謂惟逆君來以語言消之快遊良會何可再得人生如寄一日不足當千載耶雖盡焉朝露迷化爲幸至謂僕濯塵湖山轉如蓬島問事嗚呼誠未易言也無論司空成卷放葉難了便得釋盤負縱綠檻放歸偶山丘引頸望慈母抱杵操作中夜弱女未亂寄食販糉子行道中覩串不覩鄉里竊笑訝爲異物天地雖大安得南山之南以容抱膝乎雖保琴書而守妻子亦足羞矣寄懷諸咏被襟拭素足怡我情和光嶽樓酬青桂篇二首別箋呈誨殆既秋之蟬吸露飲風其吟喀喀然但足取其扼咽耳蒴雪始零預期握手先裁往報統惟鑒省不盡

胡介 彥遠 旅堂 餐菊人 旅堂集

答彭賦禹年少書

徐青藤道文待中郎始著與石簣留連東越亦恨相見晚讀元白神交之作少陵夢李之詩知千古人賢相遇流溢就燦出於人料文章有神交有道不苟然也矜與同人讀覺鳳西道人詩詞翰墨使人心折便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唯吾年少可不負

此語然則鄙與兄生不同時亦有我不見古人古人不見我之恨況把臂一堂倡酬間作至今尚倡和詩者人人謂如出一手憔悴之子姽嫿娑疑有神助矣今我輩年商日大時會難知茲方杜門落拓時宜以平生著作稍加芟葺多寫副本以備水火盜賊之虞以俟後之知言者與兄宿習講重了此亦是平生一事也弟介狀

爲沈長公與報恩和尚書

茗行時數行奉候想已徹大座茲有同社沈某高才介性素爲同人仰重久有棄家入道之志因緣未偶茲尚平婚嫁粗成而又值垂暮之年將決計爲之而矢志皈誠必得真正導師傳持慧命者始一心北面夙仰報恩宗風有日矣知介久侍瓶錫屬書奉爲黃粱夢破雖黃金屋白玉堂止同糞溺況老驥伏櫪困若蒔雞沒柴少米兒啼女哭亦復何樂此事斷不可拔牛頭喫草然捫門落日將風揚帆入苦海中亦頗有苦窳出于彼衆外全身火坑爲私耆所履不無回頭轉顧若苦讎者必待其行椿搖櫓則漂泊益無

已時矣曾爲浪子偏憐客不覺言之切切耶和尚自
有盟齋也

復秘書院王鐵山相公

介自成童辱老師拔之單寒之中于今二十六年矣
遭時不偶無一善狀以報台知止以簡身碰碰少答
知己昨冬又以父母妻子之計不自成立毀形策蹇
遠走四千里以自託於師是并其所爲碰碰之微俱
失之矣乃吾師不以爲嫌而接遇之誠懽如夙昔且
解衣脫贈祈篇相存正使人感愧交并矣前月養病

邢署中又接到手書并麒麟店見懷之作知吾師不
特不以爲嫌且念之深而教之切也展玩詩趣及顏
行教誠介已深喻台肯忽忘愛護之盛心特介自信
邪正之性大乘不移介之病似病在不廣大不在不
清處也昔無那恐病情事至吾乙見得美酒暫解來
肌一再唱蓮花落以嘗當壚此中正無足深論也吾
師豈人知莞然一笑耳

報龔總憲孝升

天雄使者遠椷讀于瀚慨然頂測不減范倅寒月木
楊荒雞時也至楮尾星漢秋宵數語更使人深梁州
曲江之感惝恍久之因歎介與閣下投分之深情性
之契疑有夙因并不能自喻也燕市十旬適館授餐
頻繁朝夕瑣窓解瓶之誼亦同于緇衣文綺何如
昨寒閨家報至亦欲乞夫人壽扇以當拱璧介南還
敝廬鵠鶴百結笑立鏡臺亦藉此以爲南今之獻
一笑介爲天雄節使挽留甚誠遂淹迹新時還邢
襄正值使人北上因憶茲冬知己初度南北隔修羊
裘芒屩之子不得升珠履之座良用悵然擬爲長歌

以佐引滿使者倚馬扣繫難成亦雅不欲以塵土語
唐突西子也俟歸河渚麋鹿之性漸還或當以狂言
驚座耳謹刪致關州紬二端極知粗陋非所以御綺
衣倘他年芳渚之約不虛自酌之則永好不妨存貯
脩長卿滌器之稱少君操作之服齒頭糸下過酒炊
笑友蒲龍驥者皆學道践祝教負箴之言遂簫鳳雙
飛之願想亦御史大夫意中事也介之爲御史大夫
者不以綸扉而以泉石亦以提挈不覓好煩助燭夜
語長生別有私祝耳昇介深悉心期不敢爲此祝非

先生定交物外亦不易受此嘅也一笑一笑

與吳駿公先輩

昨坐對竟日見先生神意不佳眉宇爲眠食五濁亦名鋏陷旣落世網中順行逆行冷煖自喻要之古廟香爐儲倩本願我輩惟以不負三生爲大事從來慧業文人皆道人之名根色相未淨轉展遷流者故世遇率坎坷多故正以助發其回首歸來也介此行稍有誅茅之耕亦決策長往矣每誦唐人不待管絃終搖鞭背花去之句歎曰英傑道人不當如是耶塵緣顚倒心迹背馳雲山待人而馬齒日大想先生有同嘅也介以十日行矣感知已契重誼若平生茲日斜岐路轉覺悵然惟萬萬爲時珍重

與曹秋岳先輩

槖鹿之性淹迹京華自應發病而病發不已從爲苦中忽覽東坡有甚欲不得處許轉却一關遂盡絕人事僧不跨鞍足不踰閾者幾二旬矣杜門服藥外日炷香閱楞嚴經一二卷偃臥從經行松下數周遂過却一日顧影自笑竟似遂作寺一卅搭僧矣中驅役

思用悽惋韻用淡折此等書牘尚有[illegible]貴眞味

擊中暫得身心寂滅之樂大幸大幸老杜集謹還鄴架新節到介旬日行矣近詩幸多賜惠教警嚴老氣時人無以嫌太僕矣

與孫豹人

人如豹人彥遠而四十寂寂東鄰西抛求衣求食向賣菜翁求生活嗟乎雖有千秋萬歲之名何與我事耶爲之太息跟蹌渡江過旅堂住賓滿堂市見亦滿座筆墨之累與積逋環而攻之言之徒爲故人當食之歎而已但舟中作得焦穫先生一詩頗似可傳差足以報焦穫十年知重之意謹望先生有以贈我也

孫國敉 伯觀原名國光江南六合人 雞樹館集

與胡長白

偶讀白樂天和劉夢得終南秋雪詩云遍覽古今集都無秋雪詩陽春先唱後陰嶺未消時草訝霜凝重松疑鶴散遲清光莫獨占還對白雲司秋雪者以終南高際近秋猶積雪耶抑秦地早寒南秋而早飛雪耶題甚佳惜詩不副又未見夢得原倡何如敢求足下寫終南秋雪圖以徇將來見圖何以知是秋雪須

用匠意消息之也

復蕭玄學

唐橅晉帖如虞永興褚河南皆靑出於藍況以先生之筆橅唐人哉昔人謂右軍書蘭亭則神遠書曹娥則悲惻殆寄心於腕也先生臨晉公帖欲將晉公生平秋肅之氣一筆寫出不獨以波磔爲工聞晉公生前常遇陶八授刀圭丹後遇難後遂仙去試問先生走筆時有蓬勃來筆端者仙耶人耶

答陳木叔

陸叔平山水花卉但力摹宋元便妙極文弱疑於無骨骨秀在藏飛燕掌上舞止是筋脈自運觀者賞其韻已耳女三爲粲再欲着一語不得

答文啓美

扉下問石經中缺孟子或唐大曆乾符間孟子七篇尚未刻學宮耶宋神宗元豐七年以孟子配食孔廟亦可想見敢以臆對

孫汧如

與某

余思在綵筆峰巔

徐子論書如自了數與唐六家書悟出

[illegible]

爲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魚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人之得魚鳥者反多在巢與穴之內乃公自謀雖甚密乎然安知非自殺之道

深于道者之言

慰劉伯宗下第

貴郡九華奇秀初不入江上名山志巢湖亦江淮巨浸而不入禹貢水經山川有知寧不感憤

與張爾唯先生

詩字畫爭奸一扇中大奇昔人有三絕名碑而由三人手可不愧死筆墨事近如道上遺金人人思拾取

而不知其所自主者一至則皆歛手退矣先生信筆墨中之主者

謝惲道生

以先生大手筆作如此小冊是猶遣孫吳韓范輿田舍翁闔室中也罪過罪過

又

今人好奇以奇爲美無所見奇則謂之常人而忽之矣不知了得君臣父子大忠孝只叫得倫常何處用得奇着書曰彰厥有常吉哉又曰王克政其惟克用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律客

蔣鳴玉 楚珍 金壇人 怡賜堂集

復陳寒山

一代宗工千秋哲匠抱九仙之骨翻七葉之書暫借福星哺臨敝地吳門一瞻慈顏歡喜無量又承屢貺感愧滋深竊念十餘年來親蘇公而尊子固雖未獲置身齊魯而滴滴在眼活活在心挑破鬱鍼積同金篦以是而進三千七十之林擬托君子比儕穡泥亦蘭風之幼習葵日之性傾也比者進訪兩公郎靜室寒潮在門明月掛壁螺紋繡屋冠玉拖紳踰稍谷之霽松照分窓之硯露收覽樂妙發爲文章至於几上廚書目所罕見爲文稍简等富陶朱弟方楄衣之不暇而過蒙贈撥益頤而光此皆推慈臺之澤愛未見下上生平之而法也遠承重貺益愧光施縷縷之私容當布候

寄家中族戚

台區肩山凪海𫫇腹於巉巖人絕之間峰如筐插竹生又如環連衣結樹猶不及展布絕頂不欲低徊民生其間巢居土食鑿石爲阡陌依天者爲天田藉泉者爲泉田裁𧹞幅澗者爲坑田此外若生歲計不進伐木石燒薪炭出海鬻絲取魚又四維皆崇嶺千脊胼脅之士疾行不及百里汗踵肩荷所負不及百斤雖無牛馬舟車可代肩挑步擔之業蓋三代荒徼之餘古人以爲謫所良不虛也玉簽祿無才使處之大郡劇邑必有債轅失足之慮今與人宜賴以藏拙惟是垂白之親來此不慣日夜思故鄉稻魚蒓菜又衙舍寂寥不能見伯叔兄弟晤話農桑風景以是中心怏怏日賦歸來兼刑廳爲道塗之官到任二月兩至杭州往返動六百里覩伯叔兄弟侵游閒暇而讀清閒新縣炊香家釀早熟伏臘之餘父老相攜聞兒左右天倫樂事豈之如神仙佛國皆自尋常帶陽神遂桑梓遙天子願祝新年多福多壽而已

上黃海岸坊師

韓霖生
韓四年妙

十月之中到台台民頑亭悍海府山荒一官疊疊
瞪誰能煮石餐松刻押委屯田細理而歸甚之仍月
一至杭往返六百里係升猿引蛇曲蜿延徊爲奔走
道路之官不獲侍家父母求一味之甘以娛旦夕衙
署蕭然亦復如昔之依麥粥苦菜應幾砥礪生平仰
求不得罪於師門佛門而才術短淺福慧未生尚祈
老師多方進接教誨雖同一硯萁有殊恩身在遙天
神依法座

與陳式匡同年

茲有專啓者敝同盟東人呂霖生兒罟崑山教職慷
慨引大節天下肝膽士也治術俗之北三結制矣非
徒博文强記富益智之凡賑丐周貧爲續命之縷而
勵引古人高譚氣節非賢豪長者不與遊治邪甑鞭
其後鄉各猾除不修目對辨速太白編義生風振激
流俗又不啻親煐將軍之挑盾而治怯痛桐江一片
自芋而療心疾也北歸以小女字其幼子爲石交而
骨戚者也聞其捐貲修學分俸贍貧仕米參皆取之
家室人交謫不以爲恤然業已得僅爲檄下對矣青
袍角帶之間誰復以天下七日之覺之人士贊之者
盈萬口而無絲上聞西郡官評年祖堂爲當衡之主
悲祈西神特揭并吹噓於諸公祖前豈惟呂君銜結
有日治弟藏德無涯矣

與張幼青

地之俗官宦之俗人遂使牛馬走不能借慢亭一樹
清芬半瓢西冷水坐沁詩藏瘦骨仁兄清虛日來神
非不王直是世間清福滿損十分與清人受用郎帶
三分不快亦是詩酒風流罪過至於弟並僕僕山縱

水靜之間瞿瞿一俯一仰之際雖復如廉將軍善飯
形神不束機趣槁如強健竟何益哉在此滋過生災
尋省終日恨不對有遙仁人爲之匡救向一抽稿刻
者皆不成帖字差句誤仁兄猶不避黠污消凡爲之
剞劂使分得列日生紺髮於枯骸之上耶

賀寧海令公考滿

比於製錦錦成而文彩陸離貴人皆知其斷機中少
女經于緯萬不知費十指上多少工夫然後得之
身爲將翔蕤雖勞亦無所恨視今寧海此邦耗華

楚珍不許可者讀之想見無答

交瘁積逋盈萬艮法苦心當此三年疲成之際試爲
心力交致弟輩望之如登天然旭首符車惟勒月指

與何無谷山人

風雅・後塵・儒林・列傳・昔未有能兼之者匪性功之不
能匪妙才品之不能借仝民緣地靈有限匪光居氣
通山水并聚不能夜抱九仙朝垂百尺卓然以文章
品行牌于伙而凌一世者也居常蕭台壺波古堂著
作方之李當夜即以西綮之杜須夔州以後尋常點
染皆成珍絕然私心羇往尤在鳳翥之跡不踏凡間

一寸俗地孤悄獨焰燗燗林泉曠志怡懷悠悠天地
世間第一流人物第一流詩文豈非天性靈吟傑然
撐維繫羅汪洋海若湊潔三光山水之奇爲生瑰瑋
異哉造物位置奇人與位置奇山水色精縕秀巧合
如斯耶俗史偶通名姓不我鄙夷況以佳妙傾瞻金
玉愈勅光儀不知何時得隨杖履收篇章未何爲生
平一大快事也

與陳寒山

伏讀大序如行雲疊彩觸山光明寺常色甫先生更
增重三都爲六轄鼓吹況寒山百代才人寒山集千
秋自命大味小味錯落盈箱盈斛而不足爲後進點
染生光澤知無足理雖然古今來序傳而文不傳者
何限狂言之餘 入發一番慚愧矣

與豐占

年翁遊閩八閩之士意藥翔飛心燈夜炳吐媚揚暉
發聲振采此即儒林相業爲國家作養人才且徒茂
先博物能準石鼓區區見誌記云爾也台李稱無事
然蝸蹤螺轉蒼嶺東西鴈山南北云牛馬走信不虛
耳

初入仕人不可不知此語

家書

凡人皆過爲難皆其難知易犯者過亦各有其時也
如初做舉人往往得過於此數條故摘出戒之一約
束家人新來投靠多係逃奴生性不改後有是月吉
家衣食其時不能養遂了好閑之人只得相絲數
人爭足以用不必多收以貽後患 近擇朋友凡趨
承門下之人志在借名網利無甚容下來 一無一
肉俱是將蝦釣鱉一話一言俱是搞撼試探又有一

𠑊耳報之徒捕捉風影妄傳新事奇聞一日走十數家則說謊數十件矣山人淸客學覩補待一實九虛自稱在行窮刺隱事如此嘲人毒於疫癘門庭簡靜不見爲高苟無可避淡淡應之得其淸去勝一帖淸凉散矣萬不可托他一事受他一瓶茶一袋香也

吾無日不願讀書以讀書多益少損寒暇藏身避市囂卒伍展卷深山意吾子必得此性格耳凉颼靜戶正好硏思玩味無論聖賢字字精深即如三代以下好名名莫大於文名文名豈不讀書人襲取得詩書

法書皆以文人借重不然人以名其稅稅豈足重一代哉于果欲立志爲一代文人凡憂患喜好驚愕動靜往來之端悉當以讀書爲主夫我不暇又安得功夫與俗子磬折呼唯哉十二時中除調理身體外一切隔斷紅塵乃可棋枰千秋間人物作擁書百城左顧右盼刪懲淨化書齋自娛棄吟靜理策仙佛之長獲風流之樂以是而個少有之用而中成美若坐迎賓餘偏僂亦日日送衍紛輸馬如識它具本業已爲可惜勞勞辛上衣衣於中拔伏蹤雅有是理哉

官途險惡覩面山川姤成樂敗猶爲常態五聚之場水土異性一日之內更變不濟蒼生孺子不察以爲直行胸臆與人無忤不知嫉我辭我者之不必我讐我怨也褒譏第一宜斷諷詠亦勿示人得時人不可囑託于求失意人不可挺身從井灌費之失勢推尊牛李之因時奔走洛蜀判湿何代無之所恃交人而不交事交事而不交私無私正己是萬世準繩愼獨懷刑則一生人已把柄也如有意立名立功功豈盛生尺寸名爲祟尤偏多官居文苑職在讀書淸虛淡薄退然善讓天且佑之何況於人

示人

看書須從書隙中看人如上下參差不合及遠近照應關生涯中字有奇異可疑折拗難解者皆書隙也從此看入自有奇情異解統四書俗話說相似相反者一一參看爲何爲否如磨勘文卷如何不下某字而下此字如何不說彼意而說此意刪何文害辭辭害志處正是吾人急當着眼處大疑大悟小疑小悟此之謂也

不減夏鼎燃犀之言

此等人尤宜畏

毒何必周來奸何必杷槍自吾壯年所遇有蠱亦如懸針曲如掛鈎者眶如點漆睛如滴血者光如束炬者藍如靛赤如硃者走如風影蟄如蹈伏者流盼不定蟹覗蝦覘鷹視者大笑無情一怒骨青面白者唇皮顫動日月角起筋如線者須眉毫脫落者通身毛如蝟磔者牙重板齒外露舌尖小如豺伸縮如蛇者一語沉思轉顧左右偷覷者以形驗性大都陽亢陰戾而死於兵死於法死於夭折者十不免二三焉習與之居不見為異清夜追思或攖鱗觸乘或摧殘一

本或草菅人命魚肉地方桓文摟伐條耳肉終家居而剟入鮮出窖遁而為府為城遺渚途不能廻車接諸席不能割坐且有寧逢乳虎不願再見此人者不幸與之同將同地同官同寓同譜籍雖事以鬼神之禮加之拳援之方然幕身為燕束薌為蠶設無鄉之黍肉注不溢之江河涇渭合流涵繩內辨非十分識學奉以周旋則愚而受傀儡之提旋而貽罪跗之禍押而得犯為罪日多矣

古之言事君者以陰陽人道為二患言運命者以五刑六疾為二危故仕宦難成而易敗也然有善敗者焉害取輕怨取寡謗取薄罪取微牙不及祝累不下子孫敗猶榮敗猶救敗猶得全終免皆善敗非敗善勝也失勢如鶩蚕之墜空戢翼若歸烏之集木心既無慚咎亦可引避者彈丸之邑前後斷敗案贓累萬長繫數年耳而目之曾不之怪曰夫夫戾性也線才也因緣為利也不善事上官宜其及也反躬循省亦未見其餉冰霜嚴法律耐煩忍忯正已和衷則七年之病無醫十年之臭如故轆轆所爭遠近繩繩不易

此是平心之論

古今求善敗之敗不可得況善勝者乎

警世之一鐘

待人接物是德性問學之微四相未除定生欣厭欣少厭多凌愚則我損其德蔑智則人益其仇計日所厭何止一人積句成歲侃如樊棘矣溫言霽色曲謹之施以禮自處處人而絕不以責人猶恐釁起於眥英賞遺於割肉老忘帷蓋近忽菁蕪況移牀遠客蓬既迎賓青白在眼高下在心以為無失色失言於人以自隙也噫危矣

與小人交如鬼業纏人絲蘿漫地若不力為城府潰

瀆不知所底止

案傑作用皆有所本如孔明之淡泊寧靜陶公[illegible]武

穆之好左氏春秋其人皆實有所得不是剽竊剿襲

上來張睢陽之言曰不識人倫焉知天道此等語皆

是其中實實有得處

飛者翼也而力在尾行者蹄也而運在氣不用之爲

用大矣

與人論文

文章有心聯絡則廉隅不生任意飄揚則跌倒不起

是在作者散處思整流處思停吐舌伸牙處能提綱

握索

用事更難于情景作詩有之文亦然如燈影且可取

魂不可取形

吳稚雲談文曰放筆開瀆河決峽之說也三字極可

思

傅占衡 平叔臨川人 湘帆堂遺稿

與徐仲光先生

十年夢寐一旦償之欲言何似惜尊體小極未暢清

言攝慮相從則行窩已遠歸矣寺於宋萬子先生所

後春分寄詩冊與少游交談甚歡遂忘浹月之吟詩

雖大君子著作 斑乎而比興微遠音旨深致義

之昌明踐履之篤實皆可從見合兩先生筆力未足贊

揚不佞盛事也沮溺狂歌味極草野昌間發有道揖

而空天者遙見行星出沒以爲已類也欲呼而追及

之星却行以待既近則星光絕人無螢遠星謂螢

曰汝有明而嗜飛亦吾類也然附而行則不及於是

載螢星頓行益加速螢乃自喜稍稍遠去下墮山頭

薄林蹈人猶疑其星也既而螢也倘是謂乎爲草微

所何以塞台命哉惶恐惶恐

孫湛 燕蹈五城江寧人

與鄧玄度

前辭一棹歸自下夢魂猶在姑蘇寒山夜半鐘聲海

湧峰頭半月猶依稀耳目間即醉石依之德今令未

醒也

與傅遠度

遠度足下骨氣文章不可一世但許太敏不虛不賦

纂輯忠告

額正慮脫額後何以處之耳遠度視余不薄故以相
問

孫 石 介臣江寧人

與羅瑕公

老人語如見其咳唾聽傷之狀

慮度流光倏忽七十過二屈指當來真嘗淡所謂旦
夕人爾矚月三十刻刻掛念加以病骨尫羸百不堪
任雖目前應酬以至筆墨之類皆從謝絕而淹淹氣
息猶似不能支今只得一切放下矣念珠一串彌陀
四字緊遺朝昏無復作第二念想癡呆之極然歲月

催人怖畏驚心不得不拚取作一癡呆漢矣先生婆
心信誘將更有以開示我耶

張大侯 五正江寧人

與唐次璜

氣味全

足下敦素草至并前之妒足下欲死者真如李文饒
於白少傅開椷即忘嫌怨也

王亦臨 穆如江寧人 虎臥齋集

庚辰下第後與羅瑕公

流三十年稍贈三百金放歸矣所幸風雅不衰贊交

快論殊暢人意

聚首爲樂爾

余 懷 澹心江寧籍莆田人

與姜如須

足下丙戌以前詩未免鍾譚習氣然學鍾譚者有習
氣罵鍾譚者亦有習氣是以僕不學亦不罵也大抵
我輩爲詩須以古人之格律行自己之性情即供奉
少陵亦不可拾其牙後慧況餘子乎此所謂寧爲雞
口毋爲牛後者也

顧天峻 開雍江南崑山人 靜觀堂集

答王平仲

捧讀新作凡命意造局遣句色色警絕但細索之微
有心手不相湊處古今名家文字沸湧噴激如八月
海潮一收即爲安流巍峨層疊如萬點蜀山一轉即
成平地丈更試思焉

顧 璟 英玉橫涇吳縣人家江寧 寒松館集

與友人

遭播人官宦無龐家親老子弱憂思無涯而年逾四
十血氣向衰常恐改節易操終爲小人願茲敝廬天

自昔金陵人至今稱雅言之

集中佳語可當一段遊記

松自厲庶幾晚節無愧古人

陸　深（子淵松江上海人）

與楊東濱

唐塢夜別情慼萬端深南來一行人皆頓享疏粗適輕舟蚊輿上下山水間如在畫圖不知身是遷客也入閩尤勝大都丹崖碧潭隨處而有身在橫崖絕壁倚天卓立白雲英英卷舒其下毎恨不與東濱來此為之悵然巖任正當木樨盛開山中老樹有兩人合抱繁陰蔽天清香數十里愧無少酒莊酬之公廨在

山椒四圍紫翠直一指顧間後有小圃方亭流水時時燕坐耳目清淨可以忘老于此矣知之知之

又

辱厚情拳拳節病祟聽退矣慼慼道理天地間何大仕宦浸溺人最深此古人現成話頭煩東濱為我大書協之座右草草附覆勿罪

下許多覺當有可

與子

吾輩官事自有定命斷非人謀可與當人為吾防人擠排此等意念一毫不可留留胸中便成妒忌種子

可謂知足不辱

也吾一生官資十餘轉皆未嘗有所擇今官清無可以省事可以養生亦可以寡過吾木脈也知之

董光宏　君謨浙江鄞縣人

與王逸季

不佞聞婁江之淵有二龍焉下上天門燁燁變化更佐以諸龍子薄日月而挈天地其區為槭乃諸龍子中足下鱗甲尤奇也吳之紫氣方十七字內而又劃其強半以昇烏衣之儕造物者無乃汰而私耶不佞家東海濱時亦教水鞭潮為戲然老矣帝猶靳其雲

雨時令處壺中又處人指甲間不免禿尾毎望諸足下挾豐隆驅列缺而濟三山頭角為偉也頃玄白到又盛言足下肝腸氣誼逸配古先令不佞益神爽飛越玄白于僕石交也願因玄白以交逸季刑馬沈璧捧盤血為盟然足下之國大不佞方風塵憔悴而牧兩工敝備鞭弭之役倘以足下神靈不終蕉服他日珠宮貝闕開陽首兩潮海上之儵忽足下與玄白首之不佞凡之蛤哈元氣猶能一沛更垓也

與鄧定宇先生論文

不獨論文詩亦至當文亦可稱確斷

皆見道語

大要今日之修詞者二有祖咸陽稱西京句撝字比而傚以爲商周之明者則于麟子威諸君子是也有發舒吐露內足于意外足于象不必爲秦漢唐宋而未嘗不秦漢唐宋者則遵巖應德諸君子是也兩家蚤項而不相下若吾楚然然吾以爲與其爲于鱗子威也無寧爲遵巖應德乎蓋才有所難兼體有所不可具能穿楊者未必能扛鼎能覩垣者未必能射覆能傳虎者未必能呼猿能解佩者未必能調馬技所限也前擁後勁而施之俎豆則拂井幹章華之麗而

丘壑則駭體所殊也秦漢唐宋雖殊總之獨造首創神理所極各有至焉秦不必襲周漢不必襲秦唐不必襲漢宋不必襲唐而明之人必欲雲仍而祖之得無令諸君子笑地下哉

歸有光 熙甫 崑山太倉人

與潘子實

頃刻山中發萬峰得足下書讀徘徊惆悵不能自歸深山荒寂無以晤語意之所至獨往獨來思古之人而不得見往往悲歌感慨至于泣下科舉之學驅

雖得英雄盡白頭從古已然特八股爲甚苦耳

求聖人之心一語定明經之極

昔人云學之所貴者淺深之所安者深入之愛其子弟者宜念此語

一世于利祿之中而另成一番人材世道其敝已極士方濡首沒跡于其間無復知有人生當爲之事榮辱得喪纏綿縈繫不可脫解以至老死而不悟足下獨卓然不惑痛流俗之沉迷勃勃悲懇欲追古賢人志士之所爲考論聖人之遺經於千百載之下以僕之無似至壓謗語累數百言感發之餘豈敢終自廢棄 僕 又竊謂經學至宋而大彰今宋儒之書具在而何明經者之少也夫經非一世之書亦非一人之見所能定而學者固守沉溺而不化甚者又好高自大

聽其言汪洋恣肆而實無所折衷此今世之通患也故欲明經者不求聖人之心而區區於言語之間好詞而尚異則聖人之志愈不可得而見矣足下之高明必有以警憒憒者無惜教我幸甚

與顧之載

兒子日漸長大早晚乞常告喻以忠孝大節及進退揖讓出入之際須有法度仍禁隨不得與外間人遊恐漸染澆薄之風負在門下卑之小而家室露居荒江之濱爲非得已此雖親愛而莫能如其深爲顧足

下深加顧念祀如家事此古人之節也朝夕飲食詩補諸不能周護兒子當受其責此亦所以教之耳安亭地僻家信不能通乞足下於菜處附信惟欲得平安二字而已

題目前輩不苟為之異處

阮自華 堅之 懷寧人

與集之從孫

詩豈時流貴人時文名士所能為以子之才不思單出獨樹自致千古日與桀桀相倡酬波流汨沒吾悲其詩之日下也

董以寧 文友 武進人 國儀集

答祝醫書

足下提藥囊來毘陵三月以余與賢從有舊數過余余家貧不能齎芻米餔賃致足下稷彼入賢庫者至知責我哉及癸者而所責者乃不在是竊敢以書報焉天下有業成而人信者有業成而人不信之者有業成而人不信信于其所信之人者譬如羿奕如秋射如棊屯如僚相如姑布吉信之在則告于人曰子必試之何者不欲掩其能也而其不必如羿奕不必如秋射不必如棊屯不必如僚相不必如姑布吾若之吾亦告于人曰子姑試之何者無所關于人也至于醫則雖有秦越人倉公之術而忽稱于無疾病之人以求必試其或不怒予言者則以為誑矣況術之有醫如吾道之有師能與不能關乎人之身心與性命擇之者慎固不輕信于人之一言今欲以其所甚愛之子弟姑試于不甚信之人而學之並欲以其所甚愛之父母與子弟姑試于不甚信之人而藥之非甚冒昧不敢以請即請之亦不應矣然師者猶余之所得而知也余果信之深則有先生大人言之不信而余必欲其信者焉人果信余之深又有不信于先生大人之言而信余言者焉若夫醫則非余之所知也今即日告于人曰斯人也秦越人倉公也彼且不信余而又安能信足下哉足下之醫必工于醫皇皇求之而未得其人數也人皇皇求之而不遇足下亦數也人與足下俱皇皇求之而無欲參一言于其間不可得又彼其人與足下之睽也乃責以不能引為至怕怒而言之亦過矣卓姑俟焉必有遇者

一篇數十折愈折愈化而愈遙正其一解處

前後得此一振

別一步一字一折愈愈緊

毘折愈了

文有靈物局款轉之文易爲賦若而雅馬古勁此篇還環兩折最子神化當還之有能力故爲整文

寄方坦菴先生書

寧嘆落無所表見謬以詩文爲當世賢人君子之所推許大人先生之所獎借怦怦焉不安于心及聞閣下在揚州每對客輒傾倒于董生謂當世無出其右至以不得見董生爲恨而詢其生平及其面貌與其性情焉長公學士及龔子仲震鄒子訏士陳子其年廣明先後述閣下之言寧聞之而驟驚焉已而竊自喜焉其驚也謂寧之詩遂足當閣下之傾倒如此也未必然也其喜也謂閣下而亦傾倒于寧如此也術

當世賢人君子之所推許大人先生之所獎借者未必皆過也因自取其所爲詩覆閱之亦復自得漸忘其媸非復向者之怦怦不安矣既而思閣下之所以許我者必自有說閣下許之而寧不曉然于所以許之之故是閣下知寧而寧反不自知將貿貿焉自去其所長徼獨負閣下之知而已也龔子之言曰閣下之亟稱于子者尤在五言古詩鄒子之言曰子五古與七律尤爲閣下稱服陳子則曰古詩五律子尤見稱于閣下獨學士語寧與龔子之言差合寧之孰

當家原有獨見

得孰失亦未嘗不自知之及傳聞閣下之言或所許者在此或又在彼寧于是復怦怦焉不自安也或閣下過于獎進漫舉之而皆非眞耶或傳閣下之言者未必皆信耶或閣下語學士者爲眞而語諸子者爲汎耶寧嘆落無所表見將終其業于詩文願知閣下之所深許者以合乎寧之所自許者庶乎其有進焉適研齋李太史過江奉謁冒昧附書伏賜教益

與倪闇公

今之談詩者邪說漸消無不知攻竟陵者而其弊即

導通彼詩文之弊

在于攻竟陵知其俚鄙而學爲華靡知其纖曲而學爲率直聯篇累牘詡詡然自號能詩卑者忘格調而競風華高者離性情而言格調是學竟陵而詩亡攻竟陵而詩愈亡也猶之功令既嚴無不知尊先輩者然知浮華之掩理則趨于枯寂矣知怪僻之累體則趨于平庸矣淺者有波瀾而未老成深者有理會而無神化此其弊亦即生于貌先輩學如古人已往爲土木以像之衣冠是而人非徒乃似而復過而笑之曰是不如我之能又能新或狹或流也嗚呼將遂得

置起得勢

序述家常語似在不飾

爲古人乎哉

與弟季友

是行也將迎長江泛鄱湖逾梅嶺而渡南海之涯至惠州凡四千五百餘里有驚濤怒浪蛟鼉鼈鱷出沒之無常盜賊險虞風土瘴惡蠻烟瘴癘蠱毒害人之可慮吾奈何聽汝去哉且先人在時憐吾與汝而計安全之勤慮事變不測或晨夕離左右即不歡自吾父亡母夫人尤欲吾汝常在目下吾聞以事適百里必叮嚀慰勞諭以戒行路速歸期出數步復命之回

回而又諭之又遣婢再三傳語中門外至期則具鮮食以待不至則皇然以望惕然以憂以汝幼則視汝間往視串家亦遂如吾適百里汝或不即侍寢則槃燈數漏臥席不安嗟呼汝念之乎汝固向者懷中膝下之身也一旦跋涉數千里外置之風波盜賊烟瘴蠱毒之中先人有知夜臺恐魂則所謂嗟予子嗟予季者豈異于存日哉況[illegible]之[illegible]以汝爲我曰爾長兄善視之洎母之亡又囑我曰爾善視之吾時實忠命而今乃不能依汝使汝不得已而忍先人之遺

寫之曲折

德以待振于故人則汝之冒風波盜賊烟瘴蠱毒之危而去者非惟吾聽之直若吾之驅之也然吾既不能振汝而沈君以異姓兄弟欲振之具書詞迎汝則汝之去初非乞憐于行路之人以爲先人辱而吾又不聽汝去焉則似絕之所往而吾益不安用是涕泣送汝亦惟望汝每事必念先人致戒于舟車行李之外復愼起居服食謹言行擇交遊制情欲不忘危險而後出於危險以免于前者之所慮因得早歸告無恙于祠墓庶猶可慰先人而不至重形吾不孝也夫

評深入而淺出節節剖析似覺爲文而已臻文之化境

詩曰嗟予弟行役尚愼旃哉汝念之何待陟彼岡兮而始念之

龔百藥　介眉　瑯琊　江南武進人

毘陵文選

與吳玉虹書

藥白玉虹足下兩日偕曹子二應頗縱遊觀詩酒之娛幾不知有他事辱枉顧失迓翰到又淹裁荅頃始展讀知足下乃不棄愚鈍而命之爲某當事壽序僕竊以爲此種文不患不能作患作而不能佳故不如不作之爲愈無已則必變俗爲古置之古文中而不

是作詩文本領非道商之法

覺其惡焉也應乎勉爲之耶僕生平于詩文之道無好名之念惟日孳孳尚論古昔折衷得失之林以明斯道之必有合焉而後止苟謂迂其所學易以歡世取名則反有所不能性也豈可强而前僕決慮與足下論詩文極快然猶慮足下不察僕所以論之之意而疑其言之過當也故復爲足下言之大抵僕所以論詩文者乃與前論大異如足下云文章不可以無體是已雖然僕所謂體非足下所謂體也夫文章不盡于體其體亦不定不定中自有一定之體在譬之

四層翻盡千古文章之病其勢更飄飛衝擊

置陣然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也孰得而窮之哉此僕之言之所以異于人之言之而非拘拘形似者之所知矣故規矩方圓之至也設有匠人焉執規以爲規執矩以爲矩以爲他器則不能也而曰吾如是足矣可乎哉設又有匠人焉執規之圓以爲圓器執矩之方以爲方器而曰吾如是足矣則大器之精粗美惡一切置之勿較也可乎哉且使器之方者古人有爲之者矣而今日必不可以爲圓器之圓者古人有爲之者矣而今日必不可以爲方是拙工也可謂

龍人手亂帥合詞詩文不能者此一看之

之巧者耶且又使器之方者當爲方而今必改之以爲圓器之圓者當爲圓而今必改之以爲方是僻工也可謂之中者耶嗟乎此皆大匠之所不取也則何故哉失于不知也故讀古人之書觀古人之行事亦然或同之異之而皆非乘其用也或因之革之而皆是中其宜也故爲詩文之體亦然其標之也博其擇之也精其養之也純其出之也神若是者無他惟其道而已古如左丘明司馬遷李白杜甫之徒其體何嘗無所師何嘗非左丘明司馬遷李白杜甫之自爲

體也今爲文與詩而不欲學數君子者之所爲則已必如數君子者之所爲而後可謂之文可謂之詩也而後爲愉快也則必求數君子者之所用心以爲之何嘗不學數君子者之體何嘗非吾之自爲體則吾之自爲體何嘗非數君子者之體也能如是以爲體不亦善乎否則過也不及也失的足下以僕之言爲何如以僕言爲不可且從此對足下默矣以僕言爲可則願得相與商論切磋不無小裨足下足下其審思之

集中絕少驚辭語此無何何之奇故特存之

周積賢壽王江南華亭人

與陳其年

足下穎川舊族江左名流三君同應二方高世藏書吾卷之洞佇見花開賦詩玉女之潭遥驚魚聽珊瑚七尺非惟金谷之園玫瑰千重寧止曲陽之宅固當笑南金之寡和訝鳥人之絕絃況復剡溪升逵子猷乘興之船山陽可通仲悌相思之駕東都道主便多慕德之賓西鄙文人試有求名之客是臭味也共不然乎僕比年病患不時離憂多暇天地爲小江海不

流遂乃息羽于千里之内垂翅于多士之末既井臼之非逸亦躡蹻之徒勞而責昔無力備筆興謗時有弋者無靜柯之可棲身爲榜人異安瀾之可托風教所期惟在足下且夫偶李山下爲種菘者幾人石頭城中凡導安者幾輩坐新亭而悵惘過西州而愴懷馬首東西川原南北寤寐忽見胡寧可言浮沈之懷若斯而已將以明春送於三韓編竹爲室席不過身藉草爲裀厚不蔽膝散髮其上匿影其下既失岐龍之伍仍非鷄鶩爲羣元卿甚草之適是所師心子通

名字可匿說

終日之闘差堪尚友小人固鄙不敢自文託其畏難賦別之篇昔日詠懷之作雖詞非金石難居有過之科而心有風雅非無鳴躍之性殆之定委之由非敢望也供諸羽陵之蠹皆不稱蘇杜元凱之碑一山一谷更子山之賦在存在吾私心痛之無能爲力足下念此寧無慨然秋風加厲寒雁初來後遇有時行矣努力

鍾震陽百里玄洲宣城人 偶居集

東臬司

他令所繫者錢穀刑名爾越多重案株蔓之餘鴻羅魚網誠有如台翰者此輩出門時姓名鄉曲州若吏生宗黨姻連販爲奇貨跡者執南轅問吾懸馬候問牛毋一當之頭顱爲白

與儀封令君

捧循賢草知陳蝶菴素相倡和此君亦酒似壯殊是念

與某公

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彼卓絕之行與

講讀恐韵
轉與以一
種子苦

激詭之聲名可以物身不可以理世唯唯阿阿喋的之口也淅淅瀝瀝簫婦之形也生欲兩避之而就一我世亦兩無處焉究與世恐不免亦聽之已耳

與共兄 與辰

治天下有才亂天下亦有才未有如今天下即以治之者亂之籌略出廝人下吾本乃踞周孔上人相對几席之近而心相圖已在鷹門之間可笑也表裏晶瑩不爲此擱大虛浮之言以警世如我師真國之巨人蒸雲贊巽繼起有兄等天之報老師者不薄矣

與某弟

波紅天黑以葉舟掀播其中幾不如所偪者無遠山而横兄妒額無於莧面面相覷人世原如此本足異也余之難辯者謂其有輸有也使輸不混余則亦何害于輸人不自信動引遺謗彼讒之古人與己之招尤互相解卸竊恐非輸非余僅以爲何如物也遷武林者一月淅光到門山翠欲滴不知何年一窮其勝

藏弄集卷之六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弆集卷之七

周在梁園客

豫儀、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津客

王　履安道崑山人

與人

僕遊華山見奇秀天出乃知三十年學畫不過紙絹相承指為某家數耳近始屏去舊習以吾師心心師目目師華山

丈為儒氏禪為運無所不妙短箋能如此其為名局

又

先正言文章當使移易不動勿與馬首之絡相似余遊華山之詩敢謂軼昌黎而配少陵庶見乎馬首之絡之弊而已

王　衡辰玉緱山太倉人

與袁了凡主政

捧讀尊函先生期我以道所以待我者甚不薄極感極感惟是枯庠出岸即事快心之道固衡稱稔聞也明知情有所著蓬宫瑤池與廁溷原無二相而根性

頑癖習與性成如食雪蛆作蓼蟲焦悶且死棱答未數語而背如蝟刺請書未數行而急欲完卷稽中散陶元亮之樂更無有而所云嫩著衣冠讀書不盡解者病更倍之矣此對與人前不說假話如侯珠磨客氣幾分乃敢稱先生弟子耳

寫自己病痛寫得入髓是尺牘好手

邵　寶二泉無錫人

與同里新貴王大令

天下最親民者惟守令雖聖明在上而一二貪殘居職民之不得其所者多矣故一邑有循吏一邑受澤

一郡有循吏則一郡受澤其功德比千君相似小而更審似賒而更急大略教化為上寬仁次之綜核又次之嚴于馭役而寬于馭民承于揚善而勇于去奸如卓茂以治最封侯其教民有云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吾以禮教女必無怨以律治女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數語溫惻動人致治脈理自見律禮二字亦見醇良酷吏下手分門處觀卓魯之治令唐虞三代猶在人耳目中究之只退火盡耳一些名根不足與于斯賢其念之

要入尋常笑

又

昔王文正云朝廷権酤至矣東南民力竭矣此真宰相之言如平準均輸間架陌錢及青苗手實之法皆于中世行之令元氣坐索國本虛耗倡此法者及攝言利之人皆不令終何則利必有害其數然也當劉晏以養民理財算無遺策而後亦以冤死史猶以為精利所致況其他乎今兵餉不足水衡頗竭如張詠周忱善均節之可也倘有謀及此便非氣運之福又當善為酌行所為賢者更當盡心時也

與胡蓮渠侍御

唐馬周代陳便宜以白衣立致宰相一布衣言天下事如指諸掌至動聖君擊節嘆賞如此非存心經濟積誠所至乎大略熟練世故欲治天下的人則詞理自別夫奏疏似屬空言比見之行事者寧無別乎不知善念満時鬼神已知況行事祇施濟下民而今議則轉移主意得採一善覗自為善皆已史難更難況格主心乎一人有慶四海永賴其為福寧可計者是以林機議綏蜀賑禍至滅門馬燧奏除抜海大賜見女王安石議復肉刑文子冥譴王僕射請貸饑夫神報相位禍福之應其顯如此但以天下生命萬世太平為心則宛轉虛活自有救弊邪為正定無虛倚不然而左右手輕重心論事過當議人失實當其偏于所執亦自實見得是然已惻天下不淺又不少而矜名矜氣致天子恢諫權貴福衷害事亦甚不少此皆直道尚恐有失若借事權報私怨攻邪黨排正人逢上意希奥旨則更不可言報亦更慘言事有益有情單剴切不得唐德宗之稱李泌云朕言當卿嘗

有喜色不當嘗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喜得卿此可為得言之神矣故詞不必文文不省也不欲多多難竟也朝廷生一事則民之不得死者多矣此中外便宜一切當罷所以為聖相也寧為瑣絲事切莫作矮人看場最宜留意

周立勳 勒卣 華亭人

東人中

文當規摹兩漢詩必宗趨開元吾輩所懷以茲為正

至於齊梁之膽篇中晚之新構偶有間出無妨斐然
若晚宋之庸沓近日之俚穢大雅不道正不必置針
砭也

動宜變情借樂離思遂致宕佚可想

與秋士

託美人於君王寄良媒于哲輔浮思幽怨實始風騷
吾曹罷螺之篇散釵之句或吟秋雨或悼西陵本非
大雅所識豈爲盛德之累

大巳兩得所以爲難

與僃南

文人浮薄古今所疑輕毀前賢非軌儕輩吾黨深絕

實鮮斯尤若矢口標榜有冢冢餘子之言卿當第一
之語雖以一時取快終非雅士所宜若乃子夕纂句
秀之書延清懷希夔之句事同挾盜非獨輕浮巧者
勿矜拙宜自勉

要遊遊讀

張　潛　子晉甫林華亭人

與羅瑕公

弟半落半生凝懷不改在南中數年得一穆如以爲
至快不意困穆如又得仁兄自北行以來深憂穆如
文不通俗不意點賊遂能振拔乃斷此始真能作賊

文士膈切治

聞信喜躍是日與王鍾老浮白大醉竟不即至眼前
共傾酒甕幸爲我致聲王郎人事酬應術與和光使
世不稱矯激即可慎毋與一種虛氣之人多啣酒肉
眼隨僕從損却平日家風目今世道日衰貧賤之士
昇常自許德業不讓孔顏經濟必躋管葛文章直凌
班馬風流可追鮑雷及其得第旁人視之全不相應
今日穆如出頭望其一洗此習多蓄餘力以應事會
若精神氣力耗於無甚緊要之處將來好事當前便
難發付不可不豫計也弟望穆如之甚深狂人故態

不禁潦倒仁兄能不爲之一笑乎

鄧漢儀　孝威一字舊山吳縣人泰州籍

與袁籜菴

承示諸箋得吳梅村太史奉贈四詩風流婉約真如
張緒當年又如商女隔江唱六朝新曲可妒亦可嘆
也予讀曹秋嶽先生老淚窮歎板歸裝儉秫田之句
又爲黯然世有一代才人如袁令而竟乏司業酒錢
之贈乎可爲世道嘆並可爲遊人戒矣

答黃九煙

晉人語態

今日尙有公道之論

先生落落高踪弟輩樂其眞將人惡其冷今已無俯
通之廡下安所得杜陵之草堂耶只須移家渡江向
九龍峰依阿山最爲長策

與劉津逮

弟與申子皃盟素未謀面乃皃盟寄江南友人書屢
艇稱弟不置弟豈忘情於皃盟者哉皃盟寄托高遠
所爲詩蒼渾之中乃復秀潤此正河朔所少蓋太行
滹沱之間風氣剛勁詩不難於壯而微患莽若皃盟
者眞矯然獨出者矣弟夙昔爲詩怕落齊梁人聲口

累年北遊諸作頗雄健絕無綺羅花草氣其得之山
川之助耶恨未繕寫不能呈足下並寄皃盟讀之

與孫豹人

竟陵詩派誠爲亂雅所不必言然近日宗華亭者流
於膚殼無一字眞切學雯上者習爲輕脁無一語樸
落矯之者陽奪兩家之幟而陰堅竟陵之壘其詩面
目稍换而肺氣逼眞是仍鍾譚之嫡派眞傳也先生
主持風雅者其將何以正之

唐汝詢仲言華亭人盲而著書編詩解

與某

竊聞玉石相糅三閭所以痛心牛驥同皂衆客爲之
扼腕夫志士之不能犁於庸夫明矣迫而合諸室猶
且掉頭而去况迫而合諸簡册乎僕偶客邗溝有事
于殺青聞有千里饋書者取讀之則某間人物志也
其傳先達暨當代名公無敢置喙獨異人一傳收僕
與某伯仲僕忿然廢寢食者三日僕之與某吾鄉五
尺童子咸知其非倫矣先生取而合之者謂其文詞
足敵耶淸修互競耶著述堪比耶是三者某未嘗有

也特以盲廢而合之則先生眞皮相士矣作史者貴
知人合傳者貴定品人不知而傳品不定而合遂有
挽途人以劇談延葵斯而同席者矣腐令合范蔡而
傳之以智辯相埒也均爲秦相也先生謂其折脇摺
齒而合之耶虞舜項籍俱列本紀以當宰割天下也
先生謂其重瞳足附耶古今稱文人者必曰揚馬以
有詞賦相當也先生謂其口吃而相承耶然則左丘
明之失明瀨離之瞎目子夏之小涸俱可合而爲傳
行没之聾背之張將齊之瞎睒城之崩俱可聯而局

心摹盡已落聲羽若更黍妄孫武反失之矣余駕部

軼才弟宿所欽服爲時所役固宜乃委弟代斲豈嘗

染旣厭而反思藜藿耶

程　邑幼洪號蒼上元籍休寧人

寄嵇叔子

永嘉山水在越地爲最足下建節以來繼王謝之芳

躅登臨所歷吟味必多當不使山水之樂獨讓古人

也弟謫吳門時曾接榆教此時大刻未成索已敘言

至今未覩全豹數年來簿書之暇怡情筆墨凡丘壑

鳥獸風雨花草城郭園亭之所觸同僚屬吏紳士山

人墨客之所感憂喜愉快咸寄乎詩其得之心而應

之手者必有較於古人者矣若家昆季人都間知近

況布衣蔬食不減寒士人無所求於己己無所媚於

人已亦不求于人亦不貴人之媚己余聞之髣甚今

之爲外吏者不求于人固難而能使人不求于己此

必不可得之數也足下何以得此于人哉世以成鳳

祥麟甘露醴泉爲國之瑞使賴宜新民貧此數物即

數數見焉何裨于治使天下之有司皆如足下之無

求於人其爲瑞也不亦多乎十年前與足下作賦論

文掀髯鼓掌狂歌飲酒時私心揣足下服官必爲伉

爽豪華之行孰知潮深山學道之所爲哉足下其勉

旃愼終如始

與門人葉九如

不使忽動念安得萬間屋以居無家者挾纊無算以

衣無衣者積菽粟如恒河沙以食無食者掬大海水

滌盡人心之垢借五丁力鑿平人心之險足下留意

古道想有同心然此如精衛填海愚公移山徒空言

耳雖未必有是事不可不存此心否則鄙吝何由得

消也

嚴首昇平子湖廣華容人　瀨園文集

與唐月麓

文章一道一人闢之衆人尤而效之非衆人之過而

一人之過也夫我則爲文而他人得以篡取學之畢

竟非至文耳且我則爲此之文而他人得後之於彼

無亦于此有不甚眞切焉者歟自古文章所在未有

能免于流弊者其能免于流弊者則必其立于不可

及與其不可假者也

與沈公紋

三十年士子好名已甚方圓在千里之內前後無百年之乂井底自鳴何稱勝負淡夸天下名士至數萬餘人今日若相似然畢竟過情不祥旋踵輒敗論者以此執咎群聞想當爾矣古人皆不得已而有名于世故其名克稱厥功以視虛聲處士若蒼素不相疑耳

與劉秉三

推士與女伊其相謔衲衣輩遭遇文人如士女然不啟謔不止蘇公所云借禪以爲詼亦習氣耳予因思傳燈載一千七百人自王侯下逮薪粲皆得證果獨文人不居一焉何難以多聞見損華嚴以多聞致戒古今文人莫不譚禪終不得禰容有作仙無作佛者其口業應然歟

與薛諧孟先生

前代詩凡累變大概過宋元遂昆獨不逮唐耳適賴有先後諸大家勤持厥衰適足以衰詩自諸大家以外又畢竟無一人足以言詩者雖邠昌全質善輩時或復生譬則滄清河濁君子務取其大矣四十年內非薄先輩者踵相接也卒與先常同無是處何哉天下事不矯既往不成更始其常勢也然而江河日下後不如前正坐是耳貞元而降作者思以凌古人而無術乃至左馳外道成彼一時嗣是以後宋人亦復厭唐元人又思救宋避溺得焚愚不可瘳明初四家十子因循元習直待成弘乃正厥始是故成弘矯宋若元者也矯宋若元不得不返之大曆以前予是歌行優孟李杜近體臨摹開元是則全是非亦全非詩存詩亡同在此日降而嘉隆抑又甚焉南岸起而議先輩之後則家之廢唐也復州之尾南岸則元之救宋也畢竟宋能變唐不能並唐元非藥宋與宋同疾嗟夫信陽師心北地泥宗既已夢中占夢七子投誠于二家後人操戈于七子將無以燕伐燕八百年來無有是處抑何繆歟

與江州黃子

士子生當平世夙夜強學雖事不爲胸中求一瀏然

寄許新作天錢園山佛處客修羅讀五吾實吾平子也

不可得邂逅周旋風鶴有突莫然無可干之祿無可讀之書饑寒非累生死未大邂逅只在山中放棄全如海外寨壯則登崎臨流衹日皆傳仁思遠一人之身一日之間而古詩人之遭遇之性情始備欲無詩得乎

與華陽

以匹夫徒步之子蓆門繩樞竹床土銼之間細綠高作未調于耳瓊花怪石不供于目以速好鳥飛人高儈名士莫緣爲侶此外惟江山風月可得有耳然而

確當處而作忌然受者要當自省一會

登高臨流或無其具良宵令節不知將至者有之矣諸如此類皆所謂詩料也而皆無有而皆恃此支離鬱額之心誰空而爲詩辟之則文人譚武事地間人談天上中國人談海外無望其言之親切也惟是怨貧傷老終日書懷彌望一色無足觀耳

與劉長御

國家功令初不以詩取士士大夫不以此輕重人才凡此居然作詩者其于詩非眞如嗜酒好色不能自已於性情也或少年好名精神大半耗于干祿之學

而後以其緒餘分風流一席不然則有薦紳先生勞于王事黃錦之餘萬全孫謀然後以其既衰血氣應酬山水花月之間之二者以外則又有布衣之徒其始學制舉藝不成退而學詩思挾以涉四方遊人人不得已而從事無惑乎乎此道概無聞也

與白生

布衣詩非工不能存薦紳但有詩輒存是故詩在薦紳輩可傳者什一布衣固居什九今日則論其達不達後世則論其工不工也且夫名譽所在當時則國

毀則已焉者往往然矣亦有能得之後世不能得之當世者端木之辭愈於仲尼而顏曾組豆居其上白居易雞林購句梅聖俞西夏織字王昌齡高適王之渙歳被管絃數者李杜所未及受享于當世而千秋後諸子之視李杜何若也

與周彛仲

竊嘗有言詩厚物也刺常但美美不似刺怨常思羣羣不思怨谷風無失其怨小弁無失其親詩中天地不在人間

感說詩嘆忽說詩淺讀意而淺無不解頭

與秦兆谷

詩淺事也古今世無治亂人無愚哲男女皆足以爲詩然君子之得與於詩者莫不有其遇合焉青蓮高趾少陵失路裴腸窮而後工右丞達而後工假使數子易地卽皆謂不幸卽皆不必能詩譬如蘇子卿晚年從容漢陛便碌碌無所表異然則嚙雪咽氈節旄盡落固子卿所謂遇合也

與王季豹

仁兄所處天人名實一切非弟可比大約才兼志願

肝腸過熱靡事不爲無人不交此病似非小可我輩之身非鄉里親舊之身四十以外之年力非千條萬縷之年力思之思之則得之矣仁兄亦思李白何如人劉全白猶以無所成名爲惜夫子又何如人黨人亦復惜之古人不爲窮大不治苗田用心顓篤而作事近著如此

與陶仲調

近日房選概無可觀大約了與氏地醜德齊四字可以盡之主司怯於功令以得一才人爲罪上子孤子千祿遂以克盡其才爲愛而君家兄弟獨倡和湘南古文奇字終始不渝此則有爲有守古賢者事乎

與文木生

弟丙子冬曾將前七子一派名手細細去取祇覺四篇滿前無下箸處大抵如燕趙麗人流觀無一不佳實實欲指全爲我有便覺無一可者此選詩之難難于作詩也

可解說詩法亦可解憂時法

復王子京

入冬措据此兩大篇摩揣高深刻刻與先生周旋也

壽文倒如梓入作室動口便須吉祥忌諱頗多儒學碑記如坐臯比解訓詁作老實語博趣不得須經先生點定便如東坡册誥皆有生動意矣

與李共人

詩人之妙却有得氣之先知幾其神之義三百篇終日憂亂皆從人所相習不察處以爲怪異如日有食之正月繁霜莫肯夙夜民之訛言彼宜無罪此宜有罪皆後世家常事皆以爲不可救藥之憂若唐人流離瑣尾啼號滿紙已落第二乘矣

與王澄川

史稱家徒四壁某并四壁無之平生只嚴瀨半皆負貳之文一夕盡焚甚爲後世蝜蝂口實耳正苦米貴家在首陽賴先生捐俸始一舉火因思徐稚閔貢輩人不可得而衣食彼豈或有姑射辟穀之術哉仲子惡能廉則某今日之謂歟一笑

與劉公言

仁兄才思敏妙高廣自是今日第一座位但須及時讀書克盡其美古今無無益之書何可勝讀務在得其要領大畧通鑑二十一史爲古今大頭腦十三經爲聖賢本領二書如人生之有室家全力經營無了手日此外百家諸子概作親朋過客應酬隨緣踈密可也

與劉雲門

陶公終日爲兒子慮慮及僮僕衣食諄諄何其眞也將兒子貧苦悲惻種種煩惱擲作下酒物何其達也近情之至忘情之至

與陳斗翔

古人不輕責人故多全交

最討便宜法

此意極妙所以大悟小悟時時全露也

天地父母某月某日甲與乙爲友若上下四旁莫不並見可謂至交矣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爲君下何其相許之廉也古人貧賤之交無過於富貴如此分金贈綈已是後世人事何況王貢彈冠

又

朋友一道惟貧賤則然無責之于富貴安樂則然無責以患難生存則然無責以既死取長略短厚往薄來則可交盡天下受用朋友一道

與人

香嚴悟道則遙禮溈山溈山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處更有今日康節學于李挺之請日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可思也

趙貞吉 孟靜四川內江人

與李生

足下之志大矣乃徐察其旨則似以虛爲實得少爲足此又何說也夫步象蹤者不由兔徑懷大業者必宏遠圖昔古公欲大周業必遷于岐山之下居焉嗣

朱欲富其積必處于定陶天下舟車財貨輻輳之處然則士之欲追古輩哲而求得其所爲道取材畜德當何如耶乃若足不出于百里目不接一勝友抱殘圖十數冊故書握東子活套以雄長于目不識一丁之人假然自大曰吾以斯文自任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有識在側奚啻笑河伯之泊于秋水嘆溝澮之盈于巫舊矣生謂之然乎其不然乎雅聞生少年嘗習靜山寺奉母養志文史自娛俯仰今古蓄吾鄉郡丹山之雛也豈不愛念嗟嗟人亦有言年近三十髮老

將至世事易纏紅光陰易懺攞忽忽淹留壯老逼人打入凡俗隊中亦不難矣可不省哉可不畏哉

與唐荊川

公才名甚高易爲人忌布衣草食窮餓遂蓬人尚計較有言紛紛而況茲行有縣令負弩諸侯屏息之勢哉可不加意謙下以郭令公曹武惠之事自處非以媚世乃以善世也乃大乘法門也恐相見晚故先道此又知公早自知而僕之言之聊作印證耳如何

與督學管蘊雲

水涸根枯方尋依真實古人住處用意深處時時見之以此新知遙思舊侶停雲影裏流水聲中豈無肩車吾將安訪公欲知僕正剛法堂草長也

與韓吏部郎書

聞先輩每用夾摺存袖中隨所聞見隨即劄記問君子得君子問小人得小人以多者爲的而又自以平心斷之且又貴其不露也乎君惟有讀書可長內智問人可長外智二智並用可得大半然後俟其位至用之夫俟之亦未易也其要在善處同僚昔聞馬黯

田以告趙八墩者惟在衆中不見衆講事不以氣凌人不議長官短長不說他可利病拔不可者以詩文之工聞見之博先獨取一二輕俊合己者友之以他人皆爲椎魯不堪比村野獨與此人翁翁訛訛道從杯酒旁若無人他人則終歲不一過也諸如此類言之不盡其毒甚大可一省之何如端凝簡重忠厚仁恕平心泛愛與物無忤此做官之道也

宋登春 海翁應元趙州新河人

與人

僕幸以才力之詘故得沉思苦吟嘗於性情之正以求歸于溫厚和平彼倚馬千言揮霍詞林者方傷于所恃能無窮大而失其居乎

又

文中子謂北海黃公善醫先寢膳而後針藥汾陽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卦說余未善詩先性情而後文詞寢膳人事性情也針藥卦說文詞也

讀某君詩與客

作詩何爲者而令七尺軀津津謏貴人丐活耶

喬鉢 文衣 直隸內丘人

荅友

夜半過午門前萬籟俱寂猛思日中百億生靈今歸何處人世升沉如此而已

張四維 鳳磐 山西蒲州人 條麓堂集

寄孫淮海

積久不奉教言追憶昔游非不宛然在目而歲月漸過如巳天涯覽鏡自覩形容亦可矣每閱古紀傳諸奇偉磊落表表自著當世者方其抗行奮迹著論紓謀固爛然盈帙也數幅之後世代頓異翻帙以思則巳杳然遠矣今我兄弟所耽念者同此數幅內事耳而聚散靡常少壯易過毋靜言自念輒惻然有疚于中

寄王後峯

以門下介然物表視世事若將浼焉僕私心豈不高之但以幼服聖訓遊方之內覺倫理天性不可解僉稱衷不能無望焉耳夫物莫不各自有恃所恃者固則物不能奪之豈惟聖賢見道真確者爲然雖嵇康

之於鍛劉伶之於酒固泰然以爲得所寓而人莫測也是以舉世嫉其放弛而有識者亦武亮之知彼非徒矜爾僕尺寸士也不足與鴻洞之觀而亦竊有以自恃者但闊別久不得與門下劇談而又非尺翰可盡也秋蔫在期大器晚成必有崇越人觀聽者謹拭目以竢

寄高相公

某仗庥芘年來居山屏囂茹淡神情轉健乃於中秋拉一二姻友泛湖夸山刊水經山海所識諸異蹟宛

具此眼光可見廬山面目

然可驗數百年乃腐沒草莽中而伐丘冗剎多表表著詞人類述因嘆世士議奇名因寡而寂蹤乃百宇宙常存不爲損也古人之道高寡和功大招尤者往往而是而孳眦利勢之了間竊時值播弄蜚讒於寰區中亦何以異此也

李楷 叔則芹翁陝西朝邑人

與孫豹人

列子有云人不婚宦情欲失半弟不宦矣兒女之情不免作苦然亦思求一易簡方法十一應酬十九覩心稍有放佚則遊覽山川誦讀詩書以調夫分外之妄想此自供之案不妨知己前委細詳陳者也伏念好學勤苦千秋自命者吾望則聖秋俯恭與吾兄差相彷彿弟不才闌入此中衰年智短不敢以此自任所傾以心學藏拙文其不文之名而自適其適靜觀已往之作其存者如瘍肋其不存者如蛇足欲聽其或存或亡而又不忍以佛諦觀之名部爲溷與財邑食睡等無該掃除淨盡而一 如我不知何以教之役來觀古人博雅之流於書無所不讀而澄入道理

冷暖自知

卽從文字之不滅說由性靈之不滅不核深而淘金淺爲歎有二句

處未必精到使無鬼靈便當斷滅而言之所垂昭昭不滅是其精靈亦復常在嗟嗟稱豆得豆習氣在于文章生生世世終是一慧業文人即有獵師能斷虎豹之命不能掩虎豹之文又譬之風雖猛烈能驅倏然之雲霧不能改日月之光華何況于心能有理會此中受享觸所有鬼神不能奈何者但在專心致志不可作兩橛人爾曉起無事念老兄爲文兒聖賢之理具書奉論幸有報章惓惓切切

孫枝蔚 豹人陝西三原人 溉堂集

示兒

受人之辱最是有益事讀書做功業人胸中皆不可無所奮激若夫學爲聖賢學爲隱逸并奮激二字絕無用著處矣聖賢受辱惟有一懼惕我有以取之也隱士受辱惟有一喜喜人之不知我也嗟乎今之德大矣哉

又

被裏作文枕上看書此是懶境常人咏詩由頭走馬此是險事吾生平得失之處吾兒知之

郝敬仲輿 小山草 湖廣京山人

寅田省王

莫刊漢生死臨頭一似等閒蠢桀漢閒坐一似負鹽車上太行的老牸

又

真能不彼物引方是閒人兄看世閒何物可羈留得我任我可以羈留得世間何物任逝者如斯貪便是癡

答某僧

日用間多少欠缺却說六合外無量世界此爾家爲愚人排道法耳然鹵莽裂滅實自此始聖教不越人倫庶物縱使六合外有無量世界與人無干人只了人事生天地間只了天地間事天地亦大矣何苦定要小他畢竟何得小得

藏弆集卷之七終

非嫩于巾柴車因賞音既歸論詩與藏南史世說解
顧何人花間草堂是為何物程郎博學遠隔江東豹
人雄贍餞驅無定西崖妙才不復常到以是討心索
居耳臘月二十日雪中憶隔歲此時入郡是晚寒甚
到即相留擁爐火於客亭中時有送雪孩二小瓶開
樽嘗試酒閒座客分曹說令限以典雅各舉數百事
時沉醉旋想旋忘因以筆記掌上漏盡方散月光如
冰澄徹四際歸寓猶寫寄京維知巳書天將明始卧
次早醒覷掌背間墨斑斑如古竹帛此景此况人生
不易多得今年此夕大雪則寂坐于東原草堂中與
文江燎松柴相對濁酒一壺殘書一卷而巳因賦二
詩並錄于後時壬之齊州驛使仍以此札寄至余臺入
家報中然寫書是新春前一夕不知書到何時也今
歲廣陵大雪三次連山接水盡如瓊瑤平田郵落之
間斷來往者旬日開函見此應必有憶江南雪中人
詩句矣歲端將近襦履與梅竹俱新廣陵布衣不勝
瓣香敬祝之至圭臣

寄周櫟園先生乞為亡友方白英刻遺稿書

鼎再拜謹奉書周先生閣下向承詢及方生遺詩文
入夏來手自編輯遺稿七卷寄上敬求大序垂示倘
可以發梓則伏望先達為之行世焉鼎欲今世之為
文道也生則與之遊歿則巳焉榮道則日相近困窮
則若不相聞焉然而于世俗頹靡之中猶以道之遺
稿為念者以當代有大賢君子能挽古道于今日也
鼎往讀韓昌黎傳見其與洛陽孟郊東郡張籍相善
二人名位未振昌黎不避寒暑稱為于公卿間而籍
終成科名孟郊既不得第而卒昌黎與李翱猶為之
稱道于鄭餘慶使之葬送贍給焉舊唐書張籍孟郊
傳不列之于文苑中而附之于昌黎傳之後以為張
孟非昌黎則名不彰而天下皆于此知昌黎之好士
如是其真且篤也苞昔為先生所知收入門牆使苞
身尚在必為門下誦讀詩書效法仁義之士今既捐
館舍有年矣則遺稿之傳于世正當相昌黎之任也
其集中字句巳重加校正凡文不雅馴者不入是編
冒瀆威尊惶悚敬獻

土惟儉 損仲牟彥河南祥符人

與劉潛如絕交書

僕少讀劉孝標廣絕交之論。舜怪其說以凶終隙末。季俗卽偷而投縞贈紵古道尚在五等之論。於是爲過矣及歷觀豐約熟觀初終然後知雨雲之乖未擬其反覆銜鱗之旨僅得其自一獨往之士所以去冠紳之黨卽鹿豕之羣而不欲與世俗之數數也敢畢其愚惟吾子裁焉聞者吾子不遺猥賜玉趾一揖下階抗顏登輿。僕爲之愕然因憶曩歲北發僕曾贈倒一篇非有韓豫章之多稱袁兩令之管喬也而摀付

衡茅集　卷之八　五　觀古堂二編

去信獨成其高是吾子信嗛嗛於僕矣僕寧無一言以相遺乎子昔在陽城行李之往來無歲無之慰藉懇惻筐篚重沓僕豈遂忘藜藿之羨鈇鶚褐之被而譍故人之惠也者交自爾也而不勝之私氣豢斥去不亦過乎比見實過語以吾子客歲卧病僕不之存嗣有書疏僕不之荅蓋有懟焉吾子誤矣無論瀕發之嫌義宜自疏而子地當清簡官惟柄冔淪落如僕通書何言平生孤絛其誰諒之衣病苦侵尋人所騎有而交卽多情勢難奔問彼徐孺子之絮雞過踰范巨卿之白馬至此等情事古有幾人吾子之病尚未逮此而子是之責僕又有以詰子矣夫羈旅之苦必不倏子圖扉寒暑之疹必不痛于死亡也先富平非子所席之好而年譜之篤乎往者朋儕煩慮掃感宸聽緹騎從天阻越無地奉旨㝡逮匹馬匪過吾子曾具數行之書遣五尺之信否乎非獨此也重繭入都委頓抵獄榜掠慘腐析楊施體索館不克幾孤相弔當此之時韓長孺之灰冷益之以溺江文通之淚盡繼之以血吾子曾具數行之書遣五尺之信否乎

衡茅集　卷之八　六　觀古堂二刻

非獨此也天未悔禍溘焉捐館炎𤏡政酷屍蟲欲流黃瑯方與子之年譜略同而之其故交何戶部與子之研席有異而又非周戚匍匐請救旦夕恒營貍首具美蠶炭有腆藉幹送往溢于具爾陽城非僻豈其同聞吾子曾具數行之書遣五尺之信否乎非爾比也靈輀就道故國是歸丹旐素旐大息淒其雲陰萬紼𦨁車行道紛其雨泣棲魂南郭途未半余于於此時以計事再過里矣鬼而有靈將日夜望門庭撫我乎吾子曾不肯枉咫尺之路步弔孤抱之孤子於交情

四句俱作警語喝之勞至此則五色板豁矣

其謂之何倘先富平據當路之衝遂噬吞之賊卽道
途修阻子必不爾而於此決之間斷於一介蘭續之
際過爲分明孝標立論置之何等而以區區之疾責
望于侯何輕重之不倫也凡皆已於伯起之淸而居
人于仲父之獄菑侯之所不受矣可嗟濟如於斯絕
矣浮沉異路水離陽矣餘暑未已兼之積病橫臆爲
書不復求文諱白

張民表 法幢 武仲 武臣 林宗 中牟人 匡玻幾集

與甥朱徹之

嘗讀禮至寡婦之子非有見焉不與爲友心疑寡婦
子何罪而輕絕之若是已而沒思孤無狡則易敗聖
賢爲危言提激之耳甥不幸而孤宜有以自見毋令
人擯之不與友也

侯恪 若樸 木菴 河南商丘人 [illegible]閣集

與彭君宣

攻詩務遡風雅爲文當法秦漢今人不觀江海而羨
谿澗不覽華岱而誇丘垤不愛秦松漢柏而取蟠曲
盆盎中物可謂有心眼者否

嘗予解紛花諸家一等梳也

不分省事語

示兒

勿爭不可得勿抗不可久

王鐸 覺斯 河南孟津人 擬山園集

與周減齋

歲月漸深不啻爲獄辱承華訊慨感集懷向者敝廬
分詠大作高秀之氣軼於塵表風雅一道今歸樑下
矣無由面觀渴思惄如

又

僕酒人也花時多取同知已披觀古圖書漢篆鍘管
快吟肴核錯至酒一再行醉矣白眼望蒼旻翛翛然
有出塵想不知古人一石後與此何若

又

僕老矣晤對清陰浣花埽葉亦可樂也囘思促促金
華中不當爲之一噱乎

又

余昔酒後指力一輕如作山水墨筆隨風生詩歌
從無意中慨得塊壘間家常因求命爲勉作數字
不異枯魚之索矣如何如何

雖小幅流 字花酹

書 宋家谷萃

經秀文安處所少

又

牛首白雲栖松音鳥語江聲雲影登高騁望頗無塵事相擾此地書畫相宜選地莫此若耳

與鞏鴻圖

義于浣花菴見國華先生詩書皆雋古意非薄彼時流爲之起敬今相聚于公園舉尊暢敘甚悵懷抱時藕華蘂發竹陰清拂輕風徐至好鳥無聲良晤如此不爲識之他日相聚思此景況知非夢境矣

與張玉調

律呂精微皆協元聲冥合鬼神格感上下匪日細故衆人以歌喉從事不制性情此所以白晝梨園頭食而不知其味耳年翁平章焉

栄雲構 匠先猶居河南蘭陽人 豹陵集

寄蔣老師

西出井陘惟有萬疊荒山千谿皺地來與馬首相尋遵汾逾霍馬忌車煩即間有吟興撩人亦爲銜鼓驛柝消盡東達嵩洛反入荒境少有雲烟小堪遲人勞薪之上于此得脫帽一笑

與吳隆媺

前日聽飲畢竟東西俱帝誰肯作扶餘仲堅棱弱龍翔鳳翥伯仲右軍即與我十石火齊不易也

彭而述 子籛禹峰河南南陽人

答王大愚

自君宗文安公歿後茫茫海內而遠遂無一知己頹唐縱酒生意都盡除夕之夜接洛下來書令人歎文安不死虞仲翔有言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不謂北海亦復知世間有劉備耶大愚集允矣大家有才如海暢所欲言讀賦騷樂府古體近體諸詩雄古奇舆奔放幽邃逾駕漢魏近逼三唐尖側靡纖一毫不以犯其筆端獨成噌吰之響四海雖廣指不多屈也傳奇如武帝帳中見美人能令死者復生又如楊廣上巳遊西苑杜寶撰水飾圖經人物自動絲勞筝瑟自能成音徐渭盧柟拜下風桐城劉溪條于直楚僋耳都譏云奴見大家心死然歟否歟前兒輩自弘農來爲言大愚瑰瑰拓落酷似文安公令人無復優孟果不誣哉何時跨馬東周一如河朔收事不陳思

奪邯鄲生之席則虬髯之遇太原謹避之耳一詩倘
函不盡覼縷

馬筠初 風篁河南盧氏人思恩太守

與施偉長

咸歎以南蟄毒昏霾飛鳶烏也跕跕墮水入壽幾何
金石非木中州甜棗佳瓜行足怡性戀戀鷄肋誠恐
寶圭丹砂不駐顏矣

陳希稷 簡菴河南夏邑人 嚮南草堂集

與郭靜涵

投跡僧寮遂踰浹旬靜夜一燈心神俱豁性靈之際
覺稍有進益因思人生貴聞道耳使予不幸早歲得
時而駕則用世事業亦可想像不幾終身不知有此
一段進境乎砥礪有心雖去日苦多然自此十年閉
戶或尚可收桑榆之效時光電掣今遂四十歲人惜
陰而往眞無容一息自恕甥雖云年力方富然五十
歲亦在轉瞬間高堂衰母尚時勞筋力甥賦性爽豁
心手明敏倫物之際亦時見至性而口絕雌黄不輕
論過失即此便可入道但學力未深操作不常釋卷

三日便爾浮躁之色盈于面目似志氣猶未靜者須
其力以持乂靜其神以養心然後大研精當有一得是
在甥自勉勉焉此友朋勸導所不能益師長呵撻所
不能董也一生成就只在此一二年間故爲此娓娓
之論以相告語倘能三復尋繹則言豈在多

周文燁 赤之 坦然 江西金谿籍河南祥符人 四留堂稿

與友

夏邑彭君宣曾見一老姓家裱一敗軸有學吃虧三
大字是顧文康公筆近聞郝敏公少宰令曾祖智菴

先生嘗揭此三字示人鄉人即以學吃虧先生稱之
替宗之祀亦即書此三字于木主之後嗟夫居官居
鄉恒能持此三字符天下無難處之事無難處之人
矣智菴公一傳爲大令銘燕公再傳爲少司農君萬
公三傳爲今少宰敏公公子姓皆能以文行著却從
學吃虧三字培植得來虧不可不吃吃虧不可不學
如此

示僣文大士

果惟枇杷秋而萌冬而花春而子及夏而熟菜惟菌

麥生於秋更冬歷春至夏乃成五穀惟北方之麥種于冬歷春夏始粒今人中備四時之氣者吾不如凡幾予所見皆粵中一歲三熟之稻耳予嘗言失志之士得秋冬氣多者其人必能于身無失得志之士得春夏之氣多者其人必能於物有濟吾輩即不能四時之氣俱備若能由失志以至得志毋令四時之氣少失其位焉斯得矣

與婿王荆良

今人無事不蘇矣東西相向西坐名曰蘇坐主尊客上客固辭者再久之曰求蘇坐此語大可嗤三十年前無是也坐而蘇矣語言舉動安得不蘇若使賓客端端正正南向主人端端正正北向觀瞻既正禮儀自肅畢竟也還說幾句正經話做幾件正經事吾與婿家淪濁水來作吳氓當時時戒子弟勿學蘇意便是治家一半好消息此風略一傳染便不可醫治慎之慎之

又

老夫生長于汴至今不能改汴音有以傖嗤老夫者老夫不恥也以老夫所見雪苑沈氏東萊姜氏上自主人下迨僮僕無不婉轉其舌造作吳音彼方自矜其韵老夫耳之如六月痱子驚滿身千萬刺抓搔不得

與賈從南

每晤陳旻昭時時有絶妙語足解人頤今日旻昭譚予曰某巷中一輿夫無人不舉獨生平不肯任婦人有呼爲婦輿者輙拂然曰吾此肩豈肩婦人者人輒笑之而輿人終身不改乃知人苟能孤行己意雖貧而輿僮賤而乞丐亦靦然不得今之肩天下事者亦只是男婦不簡擇耳甚至偏有欲肩婦人者甚至求肩婦人不可得求其近婦人而肩之者嗚呼輿僮不若矣吾與兄冷眼觀之

示侄婿馮伯宗

吾往往見貪吏之子孫甚盛廉吏之子孫却受貧賤心甚疑之既而思夫人既已名之曰貪吏矣及其身人人唾罵之千百世而後人人亦從而唾罵之彼既身受此報天亦恕之矣故不甚責備其子孫夫人既

為廉吏矣及其身人人歌頌之千百世而後人人又從而歌頌之彼既身享其福天亦已報之矣故不甚照管其子孫至于世俗之論曰貪吏寬廉吏刻故子孫食報遂異吾不謂然吾未見真能廉而行事反刻者刻亦是不廉之一端人第誤認不受賄為廉耳不受賄纔是廉之一端豈便足以盡廉今舉于鄉者曰孝廉若如世俗之論則孝廉尚未仕何賄可却而美之曰廉耶故知廉之一字所包甚廣今之廉吏皆貪于廉之名者貪于求廉其人已在貪廉之關矣夫天下之真廉吏未有不寬者刻則畢竟不廉君已出為民牧宜以予言日三思之

示長孫

吾往往見咬指甲人必令甲上無一毫餘地甚至血出而後已其人非貧即夭不則必尅及子孫蓋自己身上物事尚一些容留他不得則其生平事事求盡于人可知矣事事求盡于人而欲求富貴壽考慶及子孫何可得哉

又

有精神人短命只是欠厚重厚重人短命只是欠精神精神是天賦的厚重是學得來的孫勉之

又

雷之擊人有誤乎先儒言雷從起處起偶然當其起處豈不是誤然偶然偏當其起處或有些些緣故在

示侄

升不受斗言拘于量也寬竟升子還受得一升天下儘有一合容不的東西

示兒

爾位一方之長尚欲從爾者算命耶我所不解位一方之長何善不可為何惡不可作此命日者尚能算耶我嘗言中進士後便當丟却八字五星讓與窮而不遇無力為善無力為惡者算

又

乘醉乘興往往失言既而悔之悔而百計挽迴之究竟費盡氣力豈是挽迴得來的何不于乘醉乘興高談濶論時略謹慎些子

與泉弟

人當收閉之年而猶務名聞發大不祥也少年人無一點少年氣春行秋令也尚且不可老年人無一點老年氣冬行春令也危哉危哉

阮漢聞 太冲河南尉氏籍台猪人

與歙醫洪黍岐

伐柔僭醫然王道霸道固習聞矣夫王醇而霸駁王緩而霸捷也獨不曰補泄兼乎補即王泄即霸矣襄和平徐盧即王蔫猛厲急攻即霸矣或先培後劫或先劫後培即王而霸霸而王矣東垣似王未嘗廢霸劉在中原河間似霸竟亦歸王劉在四裔故真王即霸真霸即王今醫所稱王實全無干涉之參苓所稱霸乃立見徂喪之董葛若之何互反辱也彼初不識其真是以相習而弊頃讓學術事功何以異此足下所著書固非使人問方而後病也雖然靈心消息一準于人中之大而天竟難憑矣試觀今茲運氣與軒岐時同耶否耶冬而春春而冬燥而濕濕而燥陰陽相易五行何由乘權以施化耶按支干以定位曰今歲某一行為君專稽威候他一行畸勝而擁其旺然則定位者君畸勝者君乎又況其人於歲候外另受毒淫乎而藥性陰陽明暗向背一一與天人隱濟針芒合乎僕嘗謂天必不盡八尺表表外感通則二[illegible]三王茅稱羲農之稷契醫必不離方寸七七中解[illegible]則名家歷代但似尼泗之關尹參岐勉旃幸思一注森蟲遂遲三十年仙籍

劉體仁 公㦷潁川衛人

與友

[illegible]千金而不顧者決不是吃菜根人坐懷不亂者[illegible]不是枯木寒巖人予嘗持此論而不學者未之信也讀文山旅懷知之倘猶不知定不解執刃前抱者為真妬矣

唐堂 叔升江西金谿人河南鄢符籍武解元

與高蔚生

舊聞三原來陽伯近見徐州萬年少孝廉自詩文書之外琴棋劍器百工技藝刺而女紅刺繡彌而革工縫紉無不通曉此是何種慧性我輩十指雖具乃如懸槌

周溉晉 遺稿 書女伯宗瑪姓河南祥符人溧水令

與高康生

何元朗云文衡山先生在翰林大爲姚明山楊方城所磐時昌言於衆曰我衙門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二人只會中狀元耳更無餘事衡山之名長在天地間今世豈更有道着姚淶楊惟聰者耶錢虞山先生云王雅宜名寵字履吉以處士終其兄守字履約以進士撫治鄖陽而履吉巳前死死後數十年履吉之名滿天下而人之猶知有履約者以其有履吉爲之[illegible]弟也由此言之科名奚足重哉

與鏡菴

周圻 百安 江西撫州籍河南祥符人 書賈堂集

鏡菴足下僕讀足下詩竊有嘆焉唐以後未嘗以詩取士士之爲是者自達其性情耳性不樂是即置不爲未嘗有人督之使必爲也自僕有知識時見前修能爲詩者數十年間一二人而巳千百中之遜一二人而巳然而能者則必傳不能者安於不傳而不强爲其可傳二十年來則人競爲詩工爲制舉業者必兼爲詩即上不以此取士又無人督之使必爲而士若非此無所容於世者春風馬上之氣既不以易五七字之榮即致身通顯者他皆不屑與絳灌伍獨一列姓名於詩刻中與寒士雜錯其間則欣然喜適[illegible]是風雅之盛莫過於近今宜有可傳者矣而卒無可傳者僕知其故矣僕嘗見富貴人與其子若弟之爲詩也風雅既未嘗接目唐人姓字亦未記三數稍知聲律驟而號于世曰今之工爲詩者莫予若而[illegible]之主輒羣相號呶曰某也真大賢也讀書[illegible][illegible]行下其爲詩直接風雅漢魏尚有所不屑何況[illegible]唐是人或于羣集之間聞爲戔戔之言以自蓋其[illegible]而喚喚者又曰某也即席得數千言使小兒望而舌橋今之爲詩者直無如某若於是數年之間其人衰然成集遂邇寰海僕常退而疑之既而嘆曰吾知其故矣是皆聚貧賤士之所爲而見蔽于富貴人與子若弟如此也不然則吾嘗皓首于此中矣求一言之合卒不可得仰幸而得求其衰然成集卒未能何彼遂之易而我路之難耶僕又嘗見近今貧賤士所藁

康生評 蒙宗轉筆 鏡菴如空中 轉換全以 神行發于 兄筋脈爲 胡雲烈神 明于八家 而目出機 軸世之觀 三丁者有 人宕折一

布之詩矣。貧無事事，假聲氣，齎金錢，借風雅，媚權貴，裒集富貴人與其子若弟之詩，爲之鐫布。某貴宜首，宜廣；某貴不某若，宜次宜簡；某昔貴而今謫遞簡之；某昔貴而今黜，亦驟黜之；其于富者亦然。懼世有以窺其微，則間刻一二寒賤之士，使讀者不之疑。甚有望門托足者，希諸公餘瀝以自潤，則就宜其地者次第列之。於是權高牙大纛者，無不家濮魏而人李杜矣。僕未見權高牙大纛者之能爲詩如是也，是僕所謂聚貧賤士之所爲而見蔽於富貴人與其子若弟

如此也。足下家徒壁立，甚工詩，而世之鐫詩者未嘗稱足下一字。勿論人不欲傳，即傳亦必冒大人先生之姓字而後可傳。今足下之詩不見蔽于富貴人與其子若弟，幸矣。欲與富貴人與其子若弟驟有聲稱于世，豈不難哉。嗟夫，以足下之才，豈不能致身通顯，使奕奕之士借其一字一句以爲榮，而爲此岑寂蕭存數卷之詩，與迂濶無當如僕者較而藏之，貧不若竊貧賤士之所爲者，縱有聲稱于世，亦何益哉。史公言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無聊語耳。僕未見名山之藏

出而行世者，何書其人誰氏耶。足下之詩藏則藏矣，僕以爲終不若權高牙大纛者不必名山自有其人之爲樂也。嗟夫，世之工爲詩如鏡卷者，尚不能驟使其傳，而所傳者非贋爲之，仰富貴人與其子若弟之詩耳。富貴人與其子若弟力能使世傳其詩而不工爲詩，貧賤之士工爲詩而力又不能使世傳其詩，而富貴人與其子若弟竊貧賤所爲之詩，一時驟傳，久而疑之，又久而因其人並棄其言焉，則近今之詩終亦何由而傳哉。

與黎魏曾

家國光至否，寒士投清官，如水晶鹽貯玉壺冰，滋味雖薄，氣骨轉徹，正未易與肥腸滿腦人道也。

與李象先

文章愈有品則愈無權，仕宦愈有權則愈無品。

與帥公爵

机上肉耳，而惡夢昔昔勝之，閉目之恐甚于開目。古人欲買夢，近日盧德水欲選好夢做，僕既無夢可選，無錢可買，而念室中凡所與俱者，正未必有佳夢可

貫以此逮夕不能貼席但危坐求無夢足矣足下爲我得佳夢來爲我慶此意可感也輒成一詩以謝可補還夢稱便欲望生還足下讀此當有潸然泣數行下者以此當買夢錢足下折閱矣

與碁

足下所註杜詩約本一味求切求實不事鉤深索隱僕每見昔人著書者輒曰似郭註莊盲人緣此遂使與作者對壘若足下此註不逐因世人不見杜老眞面目直以杜還杜耳但約本之名不甚愜鄙意欲更

之曰杜還老杜被學者得剝殆盡又被註者摘索無遺不得不懸樸草路逸之無何有之鄉直遇足下始得詠生還偶然遂也勿論自來詩文書畫直當以筆還筆墨還墨而註古人者更當以古人還古人得一還字杜詩從此無事矣僕昨謂朱振公使君安得聚半歲糧閉此君于浚山老屋中俾早成此書使杜老直從巴峽穿巫峽使我輩從羌村隣人後早作牆頭觀耶振公亦爲失笑

與陳龍季

僕在閩人載已絕生出仙霞之望何意今日遂成歸客諸同人賦別洪塘者百餘人中獨缺足下剖開仲知足下欲差不能出郭足下即差度別僕尤當扶掖至足下其有難于臨岐者乎開仲爲予言足下無所囑惟嵩山一編是足下數年來止酒罷劍性命以之者命僕序僕急納之袖中布帆已挂離索倍增蜿擁椎岸殘月滿林鳥獸悲鳴江聲轆轆衆客既去獨存足下此篇就燈讀之覺騷意筑音淒然滿耳益深僕并州之感足下其善于別僕者乎不然何衆客既去

足下乃獨依依逐僕也急索筆爲一序以報足下記僕入閩行館未定即爲詩以哭尊公大江先生出闈而復爲足下序八載炎方始終爲潁川父子耳放筆黯然惟足下有以教之

與方與三

既書拙作奉祇復取與足下舊詩錄于文後弟爲君家所賦諸詩甚夥頗有散逸者亦有稿存而不欲盡書者其不欲盡書之意以君家一門父子兄弟畧出長技與櫟下生一人角人賦一詩便已盈帙弟即聚

信洸宕折怨悲一鄉行水淡山響之奇

精力以當之終是孤單疲於奔命稍存不盡使世之覩龍眠櫟下詩者謂櫟下未必旗靡轍亂但全師未盡出耳古人非十萬不可弟錄其半遂其半以前鋒小隊示不欲戰之意若背嵬之勁尚隱隱在紙背也幸一笑置之

與高康生

足下素不敢涉江今乃渡河勇矣可習哉近青郎雖邑移陵闕在其南聲音之近得毋動故鄉思乎黃沙白草冷月酸風雖不宜江以南客未必無小益幸於馬蹄躑躅時悟之相見在郎喜次於睫

答高念東

兩過珂里俱以急行不得作竟夕之飲俗吏紛紜自覺可惜然酒清且旨欲飲便飲談野而聵欲吐便吐雖半駒乎猶勝彼低頭深揖作鄉飲酒禮者千日萬日也別去爲敝門士留芑山書舍出栢褒醉我遂而達旦醉中爲賦栢褒歌字如亂句如點醒後取觀不識爲何人作啞然一笑卽復擲去然稿卽存亦不堪使先生見也文壇穢雜弟鑒于千子文妖文勦之說

思以一過正之去取無當所見又不廣以忠難役此興遂闌刻雖四五百葉目亦未編序亦未成有首無尾弟之著述大抵如是耳幸先生敎之不一

周亮節 請公河南祥符籍江西金谿人 醉耕堂集

與高康生

前輩一言一事皆須小心體認心地累累明白再開口不遲昔人云一但黃連都吃了方可說甜話今人皆是吃甘草湯便開口者

周在延 津客河南祥符人

謝許子韶畫鶻

天地中間號物有萬乎邊眼底何不可繪乃先生必淺入化窟搜括盡情擇此雄俊方充君眼使我幾展尺幅便如生鶻當面直掠過來不得不作燕雀之避神矣哉先生技至此乎

藏弃集卷之八終

摩虎便如顧頰添毫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弆集卷之九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津客

王錫爵 荊石江南太倉人

與趙定宇

凡事過發舒處慎毋忘霜降木落時什九在心什一在口則豪傑而聖賢矣

龔鼎孳 再見

寄廣陵宗定九

友人入都持示瑤華兼拜芳詠捧覽珍重如挹清暉美人貽我青玉案不持誦停雲而輒觸託梁月以纏綿也京雒風塵懷抱爲之不佳琳琅妙麗屬和未遑出山泉濁此亦其一班矣草堂無恙新柳依然綠酒朱弦嘯歌自適獨南國榜花姓字自陳士振外吾黨知名之彥間其無人吾兄曠世逸才不亟登之承明著作之廬而淪落嶔嵜蛾眉未嫁使子虛凌雲遂爲千古僅遺真令人扼腕于文上之數奇耳益砥千秋

[illegible]塵不傳之秘

竹張赤幟願勿過爲鬱鬱也弟經年索米境況蕭然無曼倩龍蛇之才而負嵇康禽鹿之性懷丙容薄遊之志而兼子雲守拙之癖近雖漸爲世急然韻不諧俗終當決策長林耳

方拱乾 肅之坦庵江南桐城人

與田雪龕

生平未寫照今年遇錢塘戴葭湄稱當今寫照第一手必欲爲老夫寫寫竟葭湄曰肖諸人同曰肖老夫攬鏡亦曰肖因其盤礴凝注渾灑疾徐而悠然覺此道之通於詩文也葭湄之言曰於靜處得什三於動處得什五於有意屬筆時得什七於偶一觸目焉而與相覿於胸中者得什九此言易解也又言曰貌本圓而以方寫之貌本長而以短寫之寫者方短而肖者圓長此言難解也老夫曰是所謂神也詩文訣也千古善寫照之文人莫司馬遷若試讀其世家列傳開口一二語便令其人終身瞭然及逐節逐句境絕峰生處轉令人茫然而終歸於瞭然是神在筆先在文字外也若夫詩之爲道則猶之自寫照矣自寫照

而假他人鬚眉乎他人鬚眉即佳自背受乎背有論史記者云每於人疏處闕略處極力描寫要知疏處闕略處人之餘也餘者神所寄也所謂筆先筆內外也所謂以動寫靜以方短寫圓長之說也然則作詩文者獨舉餘乎餘應可以出全不可以攝全也全之神注借餘以出之譬如寫照之必不能舍鬚眉顴頰以為神而但曰鬚眉顴頰不足以為神也文之有詞藻詩之有格律鬚眉顴頰也曰如何為漢如何為唐殊觭大家如何為六朝漢魏如何為初盛中晚唐鬚眉顴頰之妍媸老少也不能貌者當學貌而肖不肖置勿問不幾令詩文詘丹青下耶閣下於詩文深日與葭湄周旋敢以此相質

與李子發　研齋

山庵連牀縱談詩文甚暢子欲舍詩而專心於古文詞意良善辨論往昔近代自宋景濂而下皆置品題衡量亦當然老夫生平不敢輕言古文詞者慊慊未向世人道今與子細論之夫古文詞何昉乎原本六經尚矣下此而祖禰左國步趨班馬亦人人言之然則就左國班馬論而國不如左班不如馬亦未易低昂也又下此而羣趨八大家以為凌班馬而將左國殊不知八大家之於古文詞猶之詩家元白於漢魏盛唐也六朝駢麗令文體靡極昌黎一起而洗之所以有文起八代之稱究竟昌黎豈振左漢離班馬而一味以冗長敷衍之句為佳乎即八大家中其門庭各別柳與韓異三蘇父子兄弟亦異老蘇之縱橫擒放純乎國語戰國策何嘗與七大家同乎此古文詞之必以左國班馬為宗不易之論也然假左國假班馬襲其形貌處其精神曾不如八大家之能暢所欲言歷下之授異己者以口實職茲故而轉為八大家殿矣老夫所以願子之先正體正體者原本六經祖禰左國步趨班馬也體正矣則在適作者之意而代出其精神此其中有為己為人二端焉為己者何論也說也小而誌記也為人者何墓誌銘也祝辭哀詞政績文章之叙與贊也為己者工拙無論大約舉吐己意者工欲欺人而遂自欺者拙有所欲言而上下天地古今以供其指揮成文藻者佳胸一無所主而

勳襲陳言故作涩軋掩人耳目者拙一望之而瞭然
矣若爲人者之工拙又復難言人以贄帛來而我乃
以筆端寫戈矛當是世間不祥人應來鬼責勢不能
不作過情之譽違心之語情過心違而爲言文乎若
夫心貌腐鼠而不難汚蔑古人以悅乞文者之意甘
辰聖賢又不足道矣外此而奏疏又介乎人已之間
者也爲國家大是非生平大經濟不得不直攄胸臆
以命千秋至若排擊詆訾之文必欲求勝而不準於
理不顧乎成敗則猶之欺人欺已而已是皆不足語
於文者也予曰辭達而已矣善達者莫如江河長江
九曲崑崙千折自然波瀾豈一味順衍乎老夫常曰
古文詞作者未必其欲傳而文到至處自然可傳若
有一欲傳之意作者先病詩則作者必令其可傳而
始作若無一欲傳之意作者先病此詩文之同異甚
微非細心放眼人不能會予以爲然否

徐允祿 汝廉嘉定人 思勉齋集

與陶退則

予將以取道之說復子矣吳入有適京師者路遇異
人謂之曰予今佗佗甚勢若吾有術予此子且瞑目
於是爲之施符水誦密諦其人但聞木杪風颯不須
臾張目已至京師矣後在貴人坐貴人遍詢客以江
淮之險齊魯之俗諸客亦競酬對其人瞠目不能出
一言何則亦取捷之患也予謂我廿心學瞠目不能
出一語之人耶子可以諒我矣

示人

桑獻徵嘗謂予言其家祭先酒飯獻畢祭者仰干祭
號旁陳說近時家事以及親友來事又次及時事旁
立者見其望空呼爺娘祖父喃喃不已無不噗老子
聽之而知爲慈孝之家也

徐緘 伯調山陰人 歲星堂集

上錢宗伯

先生盛稱宋景濂歸太僕之文緘鄉者亦嘗略觀之
今因先生之言於南昌人家借得學士集反復覽觀
竊以爲唯聖人之文言理則極其精醇即以文章言
之其神妙亦如化工之肖物此六經三史之所以爭
光日月也降及後世戰國策太史公爲文章之聖觀

得幽書兩文情

曾草刊試子嘐鍾親公嶽拜苦

之以大道則乖濂𥳑關閩微言大義惟祈毫毛其詩則縹緲乎實於文章無當嵑岩非周孔之不可躋而升挾泰山者不能復超北海耶今景濂乃欲起而兼之取理於程朱而拔藻於歐蘇遂𥄫然以爲古之作者莫已若也不知其不能媲美古人弊正坐此今其集具在凡序事議論宗史漢八家者皆卓然可觀而言理之文自附紫陽明道者則皆卑薾然鄙老生學究振筆綽然有餘由此觀之二者之不能合併也決矣景濂之不及古人明矣遂欲懸此爲質的使後學咸宗焉 鉞 不能無少憾也

杜濬 于皇 茶村 湖廣黃岡人 變雅堂集

與櫟園公言黃濟叔所註六書

有久欲白先生者故人黃經濟叔生平嘗論定六書二十卷自謂頗極苦心嘗以求序於 濬 濬 觀其書一正諸家踳駁附會之陋洵爲許氏功臣今濟叔死而其嗣子謹愿力田然廢學已久未必能護惜此書 濬 乙酉至東皋欲索得之行復自念亦貧無家之人既力不能爲付梓以傳又東西遊走萬一放失其稿或

之然皆是交情之真

數行三折皆而吞吐而悲然而喜摹寫入神

學味無量

久閟笥中徒飽蠹魚又或僕婢竊之以易餅餌則故人心血翻澌滅於吾手罪過不小躊躇而止茲惟濟叔既嘗幸交門下荷櫟園先生恩分不淺而先生又嘗深賞其篆刻之技貽以奇文以爲直跨文何而上濟叔在日每酒酣則出以夸其座人謂周先生一代法眼品題如此誰復能易其字者語次復及昔日患難相同一段情事則泫然而泣已而更大笑以爲非患難不得遇周先生也夫以濟叔平日感先生破格如此則其死後亦必蒙先生悼惜可知悼惜之效誠莫若爲傳此書蓋先生犀華位望欲傳則傳非若 濬 之有其心而無其力也竊是言之位濟叔有知不以此望之櫟園先生及誰望哉 濬 嘗竊伏歎先生古道獨行誼篤死友如向日於林宗太冲兩先生近日於孟貞于一與治諸者友之遺文皆不許有無表章之不遺餘力初非待人言之也則今日又何待 濬 言然 濬 僅能言則亦爲其所能爲者而已雖蛇足可也況此書是正經史嘉惠來學較文人別集更爲切用先生以斯文爲已任蒻在他氏猶孜孜不遺矧濟叔乎

惟先生且晚留神則濟叔生平得附知愛之末爲不虛而士之刻心摭作者亦恃交道以無恐甚盛軌也

倚裝率削不盡

與蔣前民

韓退之云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讙此言命定無與人事昨聞之友人有細人謗僕老弟代爲不平謀欲衆辱之此甚不必也僕試舉一事肯于一在時數至金陵隨身一書簏舍館定而謹藏之啓閉皆不令人覩家兄弟與僕咸疑其所藏一日乘其醉熟相與探其篋則其中僅有一匣係爲手錄僕詩數百篇圈點之密類上第果子所刻闈中牘家兄弟顧僕而嘆于一之知音一至於此于一又有一夾袋每赴讌會遇有佳果核則取而納其中他日逢余輒出以相啖知余所嗜也袋中有方策每聽余劇談中有可采輒筆記之以爲難聞也老弟試思之僕何以得此於于一哉此皆往因前定有此豈得無彼若訕謗我者爲不當然則如于一之好我又豈當然者耶可以一笑而釋矣惟知己如于一雖屬往因不能不感書至此不覺出涕

盧於斯 此公玉郎南陵人 休菴遺稿

與劉愼於

血性男兒必竟認眞一項必不肯泛泛悠悠作一渠竟皮袋若瞢瞢濁濁没緊没要終是世界一無着落人

答某

自恃者害之隨也牛以角而縶馬以蹄而羈虎以爪牙而死惟鳳則有喙而柔麟則有角而肉龍則法力爲而能屈伸

與同人論古

毛遂出萬死一生而卒不死李同出萬死一生而卒不生然其功皆足以存趙從十九人者竟何益于存亡之數哉碌碌因人與同堂下之狗馬耳

與紀和元

幾堆紅葉一帶寒流料客子羈途不容不登樓悵悵

別吳君一

行鼓棹矣把酒各天風雲在念

子能著詩皆可傳之欲爲之作力不能副徒抱其書浩歎耳

古道照人

申用嘉美中經峪江南吳縣人文定公子

寄啗前贛守金赤城公子

尊大人雖年位不副而清名載在人口屹峒高而章貢深自可無憾第四壁蕭然何以爲𥨊歹計廉吏可爲而不可爲每於二三寮友念之輒爲廢食

申繹芳霖臣江南吳縣人美中先生子靜成齋集

與樸園

昨日先生欲訪徐子能繹芳以子能所居僻遠且病不能肅客可不往先生必拉繹芳徒步往信心巷與子能握手歸今日先生更約遊吳虞山先生必拉繹芳過拂水山莊兪子能今年五十有六兩足不能步履者數年貧病以僧舍爲家所選近人詩名元氣集者雖已刻數家竟以貧不能卒業所說唐詩已成集竟未付梓自著而菴詩亦無能出而問世子能度非久於人世者先生當爲傳其書並作一傳以傳其人拂水山莊實名園也一石一木位置楚楚拂水從山際落遶園而入河皆妙極天然之致絕不似他園以人力粉飾者莊中只一扁額更無聯句而尤妙不以園名想見此老風致不凡今虞山既歸道山此園遂漸就荒蕪先生旣至其地亦宜爲一紀虞山在將亦未嘗令人紀或有待於先生也繹芳得附名於傳紀中庶不負兩日從先生杖履

疏剔生之勝于以灌溉死之

王豸來古直庭一浙江錢塘人鹿堂稿

與林鐵崖先生

清河君將歸吳門前攜去二卷幸付小伻并乞爲製小序一首爲清河君增重以彼有趣贈詩將付梓也製文如名花惟恃培養然培養之方不一或爲灌溉或爲疏剔灌溉之與疏剔材格相什伯也人但尊灌溉而薄疏剔不知壅腫拳奇之疾卽爲灌溉所致世多皮相者能又誰爲肉食者誠可鄙哉知先生向有疏剔之任故敢以此相煩也

與葉元禮

徐仲光曰吾儕如鳥中子規自是愁種則昨夜之痛飲悲歌正月上三更時也楊椒山若鴉而惡鵲曰鵲報喜近於諛鴉報凶近於忠則我輩之啼聲是孱字字是血又何必盡人生憎哉嗟乎催花鶯燕固易近

人大抵入巾幗性情者居多霜寒風厲何日得陽春
氣候雖不欲爲子規不可得也

高　兆 雲客福建侯官人

與汪舟次

唐詩正音唐詩品彙固當置案頭然詩歸亦不必定
在焚棄之列伯敬詩集無一篇佳者而論詩頗有合
處爲不能琴而能聽琴魚不能歌而能聽歌况賢智
之士乎但易牙知味不必山珍海錯師曠審音無事
伯棨梵曲伯敬取識獨在好異耳至如唐詩選正音

之約與品彙之博三書自須時一參看爲妙李選顧
選如任公于一釣而連六鼇伯棨一顧而空冀北之
羣要是高手毒眼高選則如周時勸農之官遇豐年
而觀美稼于萬頃之田也美利於是爲至廣矣諸家
優劣垂老始辨足下以爲然否

孫枝蔚 再見 溉堂集

與弟實夫

弟書屢到奈何說貧不止耶謀貧家如謀狗國用急
着則當效諸葛之治蜀用緩着則當效孟子之策滕

丈人習氣說得盡情

熱思兄言貧不足憂也然如溉堂措辦入口之法求
萬萬使人學不得正如李廣將二乎衆深入時無論
勝敗要不失爲戰將然亦可爲太息矣言本自悼而
若自耆弟聞之將笑我乎抑憐我乎

張明弼 公亮琴牧江南金壇人 螢芝全集

上孔玉横座師書

某作令嶺南病短甚多殊非所任往者見老師嘗語
人曰如公亮者詎可作令雖老師之偏愛門生然門
生此時猶未知師言之審也今看吏二年乃知老師

之知門生勝門生之自知也門生有病癖非所任者
五一曰天性婞直好憎易發曲意矯情酷非所能二
曰骨體不媚易於忤人腰如磬辟如蟲非其所耐三
曰繁文碎儀皆所厭略即候安之札通知之牘匪徒
不先亦且莫後四曰好郵其下而不急其上無勢者
方幅酬荅有勢者决不聽其変駕即撼山猶佳不顧
頭項五曰性厭煩雜如畏炮灼每聽鞭笞如急拍訟
詰若聚蚊即爲搖心動肺或吟未就而朱墨交文不
成而胥吏集亦似墜身水天而入織炭有此五病而

無一美有此五短而無一長其得縮銅章經歲亦已過幸未嶺南風吉與齊魯吳越相遠未嘗不肯侑一竿牘邀一齒牙又生來不識錢簽銖兩之數金錢美惡之差猥將情塗羹紆俗稗無能巧取金犀翠羽之珍銀瓶八尺珊瑚半尋以供事其上凡他人之假藉皆虛辭爲君目耳豈有結心繫腸之寔務其伎者則巳置毒不死詭言有刃未之斷矣上請下挽悉棄擯度嶺作丹徒之布衣者無月不二三發亦無月不止嗟呼某止則止耳生來無墻壍於胸中激之則不可

事去則心空若夫指與爲水火者雖强爲笑語焉知其中心似我遂不枝彈懷石議人之後哉既無結心繫腸之當絡又所與觝牾皆饒材美智𣿰高藉深之人不可窮其塹畔此某所以上不望登雲霄之肆涉通要之津次亦不望如長離之朱草蒼梧之八桂堅其根抵於炎州之野惟日夕背車脂楷以待放逐願從我老師以躡三茅九子之游也夫目不生於面而生於足則咫尺無所覩星不綴於天而在屋霤之上則巷陌不耀焉吾師居四方之走集其地如浮山人踏之則大地俱動故某向以布衣群滿城內若嶺南則人之足下而屋之霤上也雖有能云負日之氣卄霜受霞之心辟之目不處面星不處天亦誰爲見之誰爲傳之也哉某倘不自陳之我老師之前更向何人一盡其積鬱乎

答徐勿齋殿史

門下獎借過甚以弟爲江鮑李杜合爲一人殊非弟所安弟所長者惟是覩世事若有若無若失若沒逢境靜神適之餘輒能信額直書不加貿點無墻籬於

胸中有灝洄于紙上自足當蟲鳥之鳴聊自快耳豈遂敢餘于當代𢪛秩古人哉

與黃石齋文鐵菴兩先生

自亥子秋春獲游兩先生龍坡巳渝妄奏亦近雲門茶蔗下質暫親琪樹自謂生逢叔度目識文儒董明天發日之香飲吉雲青玄之露便當凝兆並遲深遠若良馬見影而即飛霜鷹下鞲而輒中不意隆天重地縮澤叔齊神鬱其骨鬼變其貌桂長萎於投香之日玉恒沒于訪璧之年遂使郭隗陳寔空悲白骨灑

王舊里徙至黃金兼以卯成之侍旦霜炎之凍炙也帶寒烟囊食冷露猿嘯未聞而腸枯寸寸禽飛幾點而淚迸雙雙日吟趙壹之歌歲下張升之慟至於雲徑時霽星臺莫涉雖涉影與響接夢通魂如先生輩而嬗變霜廻天隔地絕呼吁無時負此寃憤嗟嗟先生某寧匪人能不悲哉憶昔時兩先生嘗與某作謗語顛謂某日良工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夫請而得財貞士不屑竊而得爵志人不為然自有升日以還方寸之表無以畢專車之靡一日之羅豈能盡羅天之翮是以婢僕之詩期取信於公卿才子之稱或獲聲於宮禁日五色之賦揚於陵補案於李程阿房宮之篇吳武陵預呈于崔偃揚之者無其罪當之者亦無所慚止留聲名一途用壯文士之色乃今者某屢際而屢失之而我先生輩泣血相明之志徒奬風流莫成氣類君坐之許不驗我輩之賞無徵又何容復推鄭莊之齒何武之顧哉先生輩猶踐淵海冠負日月無趾者借為車乘涉遙者待為津梁淵雲數萬並入宮牆寒進一夫何當兇雁然某聞南方大荒有樹焉其名曰柤稼櫃以東西南北枝數張自輔某雖不肖願竊備大樹之纖枝以觀三千九千年之化貢即當步踐壯征脫屣函席服勤終身惟勿以失服自悔也

與金冶王

一第一官於七尺甚輕然士當落拓時或授名賢之顧或蒙大恩剪拂天若不以一第一官了之必無以靈具眼人之眼而快有心人之心世將謂此輩窮生可鄙其自生自死自寒自熱而終不肯回其千昔落其一毛故韓淮陰何能必封侯不封侯則漂母之識不傳郭汾陽何能必拜相不拜相則李白之知亦湮故窮士所以頹挫扼折而終至青雲此非必一入仲詘之常或亦具眼有心人之神靈所變化也

與人

東坡曰無事此靜坐一日當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此語有本南唐徐知諤嘗曰人老七十為修吾生王家窮極歡樂一日可當人二日年三十五其死乎至期果卒夫無事靜坐則一日可當兩日之長

窮極歡樂則兩日謝成一口之似是則吾意能造長造短不在司命也

與盛靈飛

君疑乃公亦能得良士耶此如人掩目而射白黑將戒中之原非目力之所取也又如蟲食木葉偶近一字若謂蟲眞能識字過矣

與某

漢取吏但曰廉平今改爲廉能只一能字害了多少百姓

與弟

佻倖一第本屬遲暮雖在花前亦有霜氣

蔣鳴玉 楚珍 中完 江南金壇人 怡聯堂集

與寺孝廉賓斯

兩君能用材矣要知古人今人之說自已不曾說得幾句則我性忘之也忘我事人故非經史不爲功若自已胸襟流出其物必浮其色必嫩其味必僞其出手必輕其着眼必醒其游思必從未有至有其得句動人如烹紉之移充志而急鼓之衆寡辨也音雖木

史人不得不如此說

深於此道之言

而無聲韻質雖古而無點光益有性則有情有情則有文此皆生於我者我深思即得之耳架虛行危分蜀劃目目前尤所宜究心者也

蔣超 虎臣 江南金壇人

答揚州司李王阮亭

辨一接侍碧海仙人殿承朗歌一指顧聞言淸言遠所謂遲鐘離意瞽咳俱成丹砂生平慶快得未曾有伏讀佻詠滿江萨海神理奔會治走尤所慕者在蘂函接蓬瀛因山川而悲民物才人家後轉關念

豫逸遮離物色昔人有言杖觀力洗鉛辨色如公之功爲獲拉龍文尤喬如公之色氷肌雪裏不食世間烟氣者也詢門猥藉得公少振宗風一洗靡靡京口有僧父能讀書如椽牛廢豆觸不善風雅乃欲緒天書田爲公家論序三都求宜男之術於石女之門不亦異乎附笑不一

張芳 菊人 鹿牀 江南句容人 旅中涉筆

與人

呂純陽乩止云世人欲見吾眞不如行吾道不行吾

道即日從吾遊何益此語可印心宗方悟仙眞之在
劫淵有若閒雲野鶴隱見不常惟精思學道者始萬
有一遇否則即翻趣塵壤止如涼雪滲入紅爐所云
莫認仙人手中扇也

與乙青實先

昨舍弟已行僕自此釋東頠之慮曉來上樹蔬亭坐
雲衣開見濤白山青霜凄苔冷撫我家舊物復醒却
十年魂夢矣聞道在壯齡濟悟若不早念同人當此
必有觸緒慢然不肯棲遲偃仰者昔瞿曇與文殊師

利曰何不入門來答曰我不曾在門外何爲教我入
門來諸同人于讀書學道勿分內外二見如庸山佛
乘法師所謂不提時讀不讀時提世間聲色貨利非
必如猛獸爪牙直是長空雁影耳要須以弘道心滋
種道智虛以擴之勤以入之一切循習皆見天則斯
文章經濟無往墮庸人坑谷矣昔孺中散采藥遇仙
既別鬧嶺牛有鸞鶴嘯聲知是向人僕與諸君勤勤
樑道亦希如中散之一遇耳若以仙人難遇徒效世
俗結香火緣得毋爲樵者所軒渠耶罕譬之言想大

雅宏達者當悟之于文外也

與郭幼隗

昔蔡江門先生嘗云神仙拔宅後應悔不令人問烟
火幼隗三十年名宿措拄世變師友零落年踰五十
誅茅一區將母其中吟詩送老無亦悔向來不飽食
爲庸人也然令幼隗不數奇則詩文之道亦不大昌
于世生平孝友因數奇骨益堅痛益厚子瓶母嫂弟
扶兒醉融融怡怡蒸于床闥豈惟學與年晉兼德與
時勵也

徐　沂　九一　勿齋長洲籍吳縣人

與李映碧

壁下閒疏傳頓足瞿床所不能蠡測於淵海者眞欲
自廢但病聾聵無祿執鞭弭從事耳如此輒別當使
終身有面牆之憾也二集非竭數日坐卧不復能了
衛困中得此自是累地晶光截此過三淵七澤當使
魚龍避路蘭芷讓芳也謝謝不悉

釋止嵒　節堂南屏大和尚　谷嗚集

鹿門居士

古今大夢不知迷誤多少豪傑若具本色手段不妨就裏許打徹如登俳場雖鑼鼓喧天粉黛滿眼只消一眼覷破一線扯斷則當處是個空花佛事水月道場不然被幻境牽抽豈有自繇分耶

示波停禪子

近日禪和子未見真師曾無實悟輒將一毫置于太虛一滴投于大海便目為全岳全潮生前過境尚無措手何况眼光落地此輩全仗平日付得人多替他雅嚴蓋覆臨終預作死偈愚誑聾俗不知一生妄說般若諸冏拔舌獄中亦能愚誑得瑣魔阿旁否蓋此輩一向好為人師雖一等同人出世不知臨機為人如金鎞刮目差之毫釐便瞎却人眼利害非小此古之豪傑不免况今醒醒輩耶朽在于佛閣打破疑關便一眼覷破此輩雖未出世恨不一一帚掃盡畢求一兩個原生家具以盛真獅子乳耳

陳焯 默公江南桐城人 穀寧集

與減齋論古文

三秋客懷蹇塞無似得侍琴質承日縱談今古蓄屏居以來未有之樂也夜歸靜繹先生緒論自兩漢迨唐宋片言品隲洞見作者心髓及近日二三名流號為古文巨擘不特其精神氣力一當衡量翻忽靡爽即彼立言之隱或誠或偽幽僻難窺者亦不覺盡入先生目中以此司人倫之鑒更何煩照乘懸藜哉歎嚴無已至云近日為八家之文者才偏識小不能顛前人而欲以振起斯道之責歸之小子此自鉅公積愛忘醜然在鄙薄其何敢承竊謂今之為八家者非能為八家也其不能為八家者以其斤斤為八家而欲似之也東坡云未識廬山真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夫根本六經取裁左國三史驅役老莊管韓而無其迹者此八家之真面目也吾人但穿穴經史以立其體游泳百來以神其用久之滔滔汩汩下筆不能自休雖不為八家而八家之面目具是矣若規規焉篇摹句擬以求合則吾身已入其牢籠孰能脫越跬步何異撫五老之嶙峋仰三叠之曲折而日是即廬山也乎且夫扶六籍子史之奧各抒所見跌宕成章不必盡屬八家也唐開首推韓柳而次山復愚習

實是正論

張子自在大家面蓋[illegible]之見

之可之持正諸子豈遂無一言之合宋函首推歐蘇曾王而伯長師魯千美少游以及劉晁張秦之徒其卓然可觀者亦未嘗多讓苟能採精而遺麁存醇而去駁之十數君子者皆能為吾文之助必欲株守八家以為此外無文則信如先生識小才偏之說矣三十年中古文一道半歸豫章豫章之文必以千子為祛領茂先士業巨源武子為眉目然千子立教在神氣而不在字句雖入家復起不易斯言及覽其所自為文則于六一集中頗多沿襲或有直寫觀行者豈將小觀大固不以是為嫌耶武子學未成而早夭茂先文多段落接之天衣無縫未免有間巨源于序記短文幽秀磊落可喜發為長篇氣薾不屬求其波瀾老成周匝無罅者則士業較有獨長先生募選中去取多寡似已隱寓甲乙使學者深觀而得其矩矱斯道之振起求之艱古堂一編有餘師矣然皆如焯者一知半解敝帚千金聊自怡悅而已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藏弆集卷之九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弆集卷之十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津客

熊文舉 公遠雪堂江西南昌人 荀香集

奉許老師

門生某記春明觀政時曾附奏記於趙尹時方東閣弘開以羅英俊不肖以風塵之賤肯自遠於蓬觀之[illegible]深決藏藏宵征實命不猶彼婦人猶能安之而況[illegible]讀書所幾性命者乎惟是束采不售豫書未習巳擬乞恩山中讀書十年然後遠做古人四十强仕未廢而功令森嚴迫之北上求賢無術遂領令肥是開衡邑而以鈍根羈質當之集木臨淵其顛於險苦而迫於孤危不知凡幾而今亦忽忽其朞月矣老師知今日爲令之難而江北令之尤難乎十羊九牧政出多門既不能縮地而南北其趨迎又不能分身而左右其屣蠶夫以四郊多故之時閙閧之吮膏摩血已憖摩牙於周餘而萑澤之挺險揭竿又且震驛於鳴吠

守永爲令者讀此不慕徐虎老讖

此即眞得元次山等落落邪伯簡猶不是吐萬物之氣而況以癡騃硜羈之子處多凶多懼之地救過其不皇者乎古之君子遲回於拜身之匪易其自由來而下即漆雕開猶不敢以能仕狗其師說彼讀書造[illegible]歟以爲猶是潔身亂倫者之流乃今而信聖賢相戚相許之遠且大也肥城去故園千里待罪以來一力自隨寒暑杳如僧舍禾薇以庳室廉家而告哀於君父北山以偕偕士乎而致懇於實勞不肖偶之便[illegible]之矣雖是師慈咫尺膏雨蓬披正欲耑力以上候[illegible]偶差羽便遂不覺懽其薪膽種種猶孤騃悠悠遐道惟恃有老師二天在上時其啓迪采若南車或不至一行與斷梗同飄也悉穎悚切

俊賓東崖先生

先是十年前某伏抑蓝蘆便房刻讀先生之文吸露餐霞如生天上以爲是蘇子所謂天人也即得一瞻拜下風度非凡世具有靈根末繇想望向後以衣食奔走吳越楚蜀湘漢瞿渝之間者數年眼到足窮抱此悠悠無可告訴不意庚午之役幸出敝座師鄭太

白先生之門。遂得因緣。以姓字聞左右。及聞名姓。再後敢以蕪陋之文贄。私心掇於先生。則瀚海、星河之浮蹤、一滴也。乃先生不惟進而後之。而且錫以名通。望其遠到。是時敢座師以不肖可與言文。欲引之綦燈末座。此自舉主嘉與門生之常。而先生忠然歡贊不厭再三。知己哉。國士金石可鐫。高誼不泯。逢觀匪榮。譽言爲寶矣。既而先生斬然在衰絰之中。未敢向青門扳別。不肖尋偃蹇。授一邑子而去。一行牛馬。倏忽三年。中間屈折挫頓。大非人類所堪。嚲然棄已。如

是且奈何。男發有懷。所耿耿、耿耿者。先生長安馬上之、延盱。明、獨、深、耩之、教語耳。鄙大白師不覓鼻婁。奄擊箕尾。抱梁木哲人之悲。不獨西江弟子。敝社友江介子往返廬陽。出先生傳讚之。奕奕丰神。宛然如晝。交情生死。直揭膺肝。先生妙墨靈文之不磨。即敝座師孤情。絕照之不朽也。爲潔瓣香。時時南望痛哭。吾師乎。吾師乎。何以不慭遺。於彼蒼而幸得此於先生乎。泥水寒吏。諸不自聊。輒有彭澤棄官之想。彭澤、不肖之鄉先生也。俛首風塵。如檻猿囿鹿。故炙雞絮酒。遲之

自今。弟子不才。何所逃罪。更聞吾師消息。一塵貧餘四壁。世兄又弱齡渺渺。聊茲來許。掩映青箱。生則蘇黃、死猶張、范。非先生之、望誰望乎。因風懇懇。殷勿不勝。小刻數種、附正宗工。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寒吏雖鈴下馬通哉、附雲托驥之思、剛未嘗少頃誤也、內召有期、謝元久注、期稍典食、式慰巖瞻、

與開子將

十餘年紙窗竹屋。憑風托聽。固知文壇之上有開子將。而瀟泯孤根。弗獲寫蘂傾於左右。辛未北歸過金

陵。讀行卷後。不謂柯亭之竹。亦獲賞音於中郎。遂覺麥淪巫峽一段。深愁不付之腸、啼猿夢。盃文至者不傳。約者乃貴。豈有羨玄之意。耤多風雨之思。今古蒸莊海天一碧。翻笑五百年後子雲爲復欺人耳。暇柴式叙。有道朗然。如坐春風。方介紹之爲煩。乃雲章之忽賁。始信點蒼雕隔。聲旨遙乎。如此風塵。猶勞想似文心不淄。芳韻堪寧。淑人君子。蓋司隸之威儀。而歸周之臺笠也。昔人萬戸爲榮。一見且然。而況千秋大業之相商確者乎。此道滿天下。衆丘橫行。欲求其選

耳目鼻口之位置且不可得僕本疎庸又費牛馬其於著簪蹄殿已誓絕口弗譚而夙業暨深過海內有心人又不覺其期期格格抱真契而暢玄風挽弱流以歸正始有子將先生在步武夔龍激昂埏馬自且慕事而又何憂乎存笥管掫有待青黃匪苔綠名章固不能增榮乏缶也附術荒函猶然措大伏惟存鑒曷已翹跂

汝陰與人

孤署淒濟寒燈未燼聽鵂鶹聲驟賑譬入雲霄蕉鼓殷殷不起此景覩華子岡犬吠如豹遠火明滅為復恭遙

又

東坡與荊公帖求其贊揚少游使有聞於世又於孫莘老坐上贊㒒魯直謂其馭風騎氣與造物者游予每念此想見乃公眉宇英英真欲攪長河為酥酪不謂之仙佛不可也

又

入言縣令為俗吏予不信也仰予迎送帽車之[illegible]

遊野寺郵亭烏巾白袷遠想悠然山僧老農皆得接楮板索詩題字村氓里婦勃窣雀鼠之爭妙言剖析歡喜踴躍而去此情景視長安軟塵十丈鈍騎蹀躞銓弊帽毛吏胥窟穴其中以目瞬眉揚為狡獪變幻緝事虎冠眈眈几肉何止糞壤之望玄霄

又

伏波將軍困於壺頭曳病足土室中以望賊左右哀之莫不為流涕定遠侯在西域二十年年老思土上書願生入玉門關彼封侯富貴矣然戚戚無聊若如此其他盈滿覩魂畏禍憂誅願為布衣不可得者又何可勝數哉此陸放翁之言予讀之每為汗下因憶昔年與舒魯直上公車候南宮榜放魯直一日語予曰我輩終日眼穿一第天下大亂方始興時倘膺百里之命一旦在圍城中倉皇無計思為窮秀才何可得予笑而答之復在合肥萬騎攻城一身如葉回思魯直之言未嘗不撫膺流涕也

與里人

廬郡被圍騎隣郡偵探至城下予從堞堄間磨盾鼻

作答一手雙挾硃墨二筆運腕如飛此時一往勃勃
眞覺骨髮氣涌因憶巳卯春陳大士一日過予為云
昨夜閘濟南啗偶作家報寫一之字側看似天邊一
行飛雁予笑乃翁應在何處韓魏公生平不以膽字
許人此老蓋留以自贊

與人

杜正獻公嘗為詩云老來楷法不如初試向閒齋習
草書落落筆何曾見飛動雖章早已過吹嘘公楷書若
動動其人逮暮年始學草書猶莊嚴不苟如是我輩
東塗西抹身心放縱何處愧之愧之

又

楊新都以博學自負著丹鉛錄開卷引王融故事後
胡應麟作丹鉛新錄引王筠傳自序證其以元禮為
元長落筆便錯至勝伯正楊則又幾於兩家爭訟矣
始知多聞闕疑自是讀書法何用抵死與古人磨牙

又

陶汰俗氣舒寫鬱懷未有如臨摹法書者於規矩繩
墨之中寓變化曲折之妙當其意得如風行水上行
帶依依乘淮海昔歎後人棄百事而學書至於終老
窮年疲精神而不以為苦良有謂也

艾南英 千子江西東鄉人 天傭子集

答鄭超宗

古文大家不用人一字不寫人一句純以淡以朴歷
人經久百年其文如新此董思白所謂文莫妙于瀟
灑更廣之曰文莫奇于澹年兄試取前輩名家盡閱
之未有堆古語寫時套而不至於腐者王元美李于
鱗古文盡鈔史漢是以臭腐歐陽公贊家披先生慈
文謂其洗淨面孔與天下相見其意亦與此同年兄
不河漢此言否

徐芳 仲光江西南城人

與高自山

唐人詩如陳子昂劉眘虛其近體中有時氣韻如古
詩者而必無古詩中辭調反同近體者蓋近體出於
古詩而當古詩時未嘗有近體時代固然吾輩學古
詩遠者蘇李十九首近者陶謝六代靡曼亦奚取乎
今大作中有古體起四句純用律句又有起末皆律

句中有古體者是半古體半近體也謂非古不可然遂謂之古可乎此得失之分最宜剖晰者也又詩謂之律其義取於法律擬議之嚴銖兩必稱流中偶句間有借對斯皆今人汎濫苟且兒塞之病雖曰小疵然一字之謬足以累一句一句之敗足以累全篇又安可忽其小而不爲簡汰哉歷觀古名人詩未必入句皆工而斷無一句不穩者惟其穩而不盡工者亦工也斯又細微之失所當加意者也大抵詩之道以氣格爲上而結構亦不可遂輕以性情爲先而學識亦不可遂廢詞莫陋於彝贅而徑率之句亦不可爾之自然境莫妙於目前而凡俚之言又不可名爲真至韻而不靡朴而不麄淡而不枯工而不詭使事而不流於雜談理而不墮於迂模古而不傷於痕蹈空而不病於繫情文兼至格調雙諧雖有作者不能易此也今友道喪久矣詩文僞悶取美批評斕斒點互相詡炫云爾能以剴切進者絕少而吾自山又以裒然稱詩人者如是即有小失弟不言誰復言之是負自山一日之下問小而負自山之十年苦心鉅力大也是以不避罪責敬傾臆而進焉

又

古詩之變爲律兆於陳隋成於貞觀之間王駱諸子至沈宋則嚴矣其初尚有微細出入後遂儼然不可亂雖以摩詰少陵號稱名手能於此中各極一詣不能取其格而變之也譬如人之五官姣好奇偉姿態百出至于眉上目下鼻縱口横耳四顴凸之狀則雖醜莫與宋朝等反是則謂之非人而美於惡無間矣其所謂姣好奇偉者原在此五官中而無事於變也

與湯惕菴

長干留滯忽復六月天涯逆旅淒苦可知夙昔傲岸磽固覩阿堵間物若糞壤千百不前揮斥不遺餘力今乃落拓奔走役兩脛十趾向千里外不知誰何之人委委瑣瑣屑草鞋錢誠可愧矣然嚴鈞鄭卜古人數當其窮亦必假一途自活夫僦之驢人猶可忽也債之驢人無容遁也弟一身所負自應一身了之而此外嗟來細思又非我事則含垢與一技更將奚適哉

答竺菴和尚

三山亦一佛地也雪峰黃蘗訓竹相望今亦繼踵有其人乎荆棘自荒雲水自富如菴上攜來得意如許也如杖頭珓俗則又烏足挂齒頰暨無比毋脫粟飯後斗室靜坐而已或隨意小策與烟雲樹鳥稍一解對便自覺日不復知人世有禪可學雖有善棒喝者此等頑人恐都無着乎處也

答陳先寔

所示三難備盡讀書苦境雖然書誠苦尚與樂半[illegible]是徒苦耳客有造舟於渚者水落渚收委如敗木棄磡之春澤至帆而柵之飄乎千里矣吾兄患舟之未與耳不患渚之弗澤也帆且柵焉完舟以俟其可也

章世純大力 江西臨川人 章柳州集

與劉士䆞

貴無學曰坐高僧于前萬累盡矣立佳姝于側萬累亦盡矣彼者理極此欲極也故惘然者亦大人之所以盡萬累也

與黃雷岸

以餘行補一行以餘意補一意進言于一朝人聽我以生平故不信不可爲說

與陳伯璣

道高則勢孤勢孤着求和彌切故行過一鄉者欲士于鄉過一國者欲士于國非獨情親勢亦使之夫物之求類本乎性命草木猶得類而茂而况于人乎

與陳士業

小人之傷君子也自古而是矣何其迹之相復與然[illegible]爲利于君子不可不知功也黑常陰爲德于白[illegible]其逆浮功在高山小人不攻君子是不相明也故君子之于小人遠之而已遠之不得以道遠之如月印于則其相近入也未嘗相近人也邵子曰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相加恐懼修省而後道德生焉義理成焉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之謂也

與萬茂先

三人之立無陰言二人則有矣故與人言于堂毋與人言于室高山可望毋爲窺井

示門人饒子正

古人有言曰但常無禍不常有福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寄也夫福祿富貴豈獨不數得哉亦不宜有也故國之善慶家之吉祥皆不欲多今日一得皆異時一失猶之觀花遲其增益豈不絢哉然所增者徒之憔悴也陳大士舉子而不樂問之曰多子孫其善然異時者又多一哀樂事矣故福者人所懼不來或又有來而懼者不欲造得以生失知得失之相成也行鳳行者亦樂其坦耳適有高山在前將促步而登之登頂及登下百八登降之數乩然相平無得乎高也而我已躡膝蘭踵徒以爲足楚矣人之生哀樂以自傷也何以異此天之生我以害我也生我者固生我以死是徒爲死也刻木爲神神已成矣而析之然則非成而以爲成也成而以爲析也故天地無憂而有毒萬物無樂而有苦

又

悝我不爲園業無根本之財人曰不爲子孫地子曰君稱是言是謂我子孫非肖也天之生物與之以養在其身中虎豹之養在其牙與爪麋鹿之養在其性嗜草乘曠鰐魚之養在其尾鷹隼之養在其翮迅鈎喙魚鼈之養在性安水各以所能而食取之身中用之不窮未嘗有饑而死者未有根爲之謀食者也吾之業子孫者亦在其身中矣生而與之智慧此經營之本矣教之藝能德行皆爪田美圃矣吾所與子孫者善伺者不能窺其藏善盜者不能劫而請求也終日用之不盡尚以付後之人吾又安營業乎君所稱者是爲六畜言也六畜依人而養雖有自養之資廢而不用失其天財一旦去主無踰宿之命矣豈不寃乎梅林官於徐州既歸橐無存金人曰何不爲子孫曰人之生也各載養而來子孫之祿自在子孫無論者不生失饑老曰父母苦身作謀以爲子孫然而安爲之者皆宿有負也吾性不樂營綜或無負於子孫乎奉新老人一日盡散其家積合室爭之老曰財我之財也我之財以爲我爾人也吾爲人也哉其子曰父信耄矣數財于人以爲我也身之子孫以爲人也曰既爾矣安得不人之財施於人是化財也化朽物爲美德吾得之以存吾身中是爲我也

勝亂頭文有進留奏

與徐巨源

爵非一列位非一等尊之上猶有尊者傍高不止焉故不離爲下也已雖衡人其所仰者亦稱岑岑然在其前也故爵必無尊有卑以補之位必無貴有賤以渠之故無爵者全于尊無位者全于貴

與陳孝逸

汪錫予曰吾所與友有高行者也未若其多聞見者也高行其自有也聞見可相告語矣夫善不可餉人善之可得餉也則言爲將也故善求言者與王者分天下矣

天讀之夢稱容許稱願

與蘇武子

自降者人短之自短者人降之均有一降在己不如其在人也均有一短在人不如其在己也

與人

生而富貴富不足業貴不足榮富獨爲貧者豐貴獨爲賤者榮名實皆見焉草何云生生所無也木何云長長所不至也循已有之則非生非長

與酒人論酒

舞之極寫出一富麗文覺六朝真其板

明月在夜清露依隨氣施於酒使酒味倍春之鸝亂花競時或紅或白黃鳥于飛鳴聲上下氣施於酒使酒味倍炎飈在遠清風至座一來一去掠我衣襟時輕時重似有欲無氣施于酒使酒味倍獨山自高上有盤石下有流泉琅琅玲玲聲生石間氣施于酒使酒味倍清沼在僻中有香荷魚族而行浪文並過水明浮天時有白雲氣施于酒使酒味倍楚天浩蕩山家倚畝晨歌唱答均節略似而有道侶靜言引鶴氣施于酒使酒味倍女不成婦童弱而慧頗曉律呂聲徹而清意不爲人如將自衆雜笙與簫倚而和之氣施于酒使酒味倍

曾　裕　升伯江西吉安人　遺稿

與邢孟貞

見其詩

別見以來取古人詩以己意彙集甚欲自選遲白讀也選法無他位諦上句便知有下句者皆刪夫之

與蘇武子

聞足下遊京師仰見天子宵旰求言日召平臺慨然感奮擬書欲上會有以口舌得官者非其人足下愧

以倒巳遂不果上壁乎士有志于當世者而遇聖主懷書走千里達輦下謂可旦夕見天子矣乃愧而自止伺匍以返斯何意也令入主聞之不益動深長之思哉惜乎足下之不匕聞也

傳占衡 平叔江西臨川人 湘臯堂集

病中與陳輿霸兄弟書

衡不孝不天大罰旣降篤病瀕亡神爽頓失枕中膠九廻者三事而巳一先父馬鬣未高二老友柴居難覩三則狂矣太史公何人而衡亦敢言身歿而文丞不見於天下乎雖然天下朵舉別裁者亦少但得一二不妄點頭之知巳讀吾文終卷不臥足矣曹子桓稱丁敬禮眞美譚可念也當今定衡文者舍輿霸少游其誰少間强起蒐舊作古文輩嘗自燒大半餘亡幾無力繕次只取亂後雜著凡二十餘篇呼小兒磨出亟亟奉寄適游公大來因舉相质公大困一時無多人物眼明手提舌不縮者然與之闘古人闘域勉之入大家行伍衡猶半疑之衡不敢居兩兄試投畧隙略定好惡有離道於節凡係者聽時汰落使知去留亦欲及神精未消亡時親見成書間倘知我深者誰泯笑傲流傳人世萬或二三十年後尙傳人口突得一蔡中郎袁石公者幸而竟顯大風飛鳶登數十丈雖援之不下矣即不爾遭一名文嶷必傳者吹毛求疵駁辯論以予文入其書彼爲衡嶽我爲紫蓋姓名不泯於後世私心亦甘焉嗟乎刻無用之空文與浮煙於身後達者之所笑也强進太半爰居高翔而不食觀以草具勸人乎且苦廬塊枕戰氣方深以禮以時釋詩古文不宜急然不孝兄弟二人衡尤被先君篤愛提手置膝莊誨諄化初以一第見期中以立言見勉觀節𢘅其貫穿淫湛竟不舉特文一問雖知衡數奇無侯骨然四刪足而無慍色責言也憐之勞之勉以大業而巳悲乎悲乎衡至不孝徒以筆墨稍霑父子相衆忍墜文章與秋草同腐集營其散哉行年四十一設使壽如杜甫不過二十年耳孳亂中間坎壈萬變雨露霜雪都未可知亦漸衰無力斷著書矣若不幸如柳宗元杜牧輩可懼矣儻藉庇病愈快走健飰還如曩時可溫舊書却新書束沈韻於高

闇皮禿筆而學御如張丞相恭老百餘歲反飲乳養役游覽飲晚年有進別著一種精微簡易文字使識者以爲變後之少陵海外之東坡相兄豈不偉哉此事在天當疾甚潰亂中猶不暇遠念但區區以服膺詩文爲念耳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同室相語不覺偏蓋至此願無笑其騃狂

陳孝逸 少游江西臨川人大士先生仲子 南村集鈔

答家伯璣惠茗墨

評收歸審長兄已居白下又拜茗墨之賜恭君謨不能飲而能玩呂行甫不解書而解蓄墨癖余亦癖墨流有致

又

來諭飢驅不可耐夫飢孰若弟者今歲授書山中居然村學究行徑打鼓耕衙日日不暇將以爲後年試但此途不效便須空院乞食昨戲題座云托鉢差强却笑飯嘗不足衝冠恨短休言髮則有餘是不爲痴山僧影堂耶雖然弔時念吾兄殆似不愉其絳者伯璣蠡郡之志爲復云何一動足費喻莊經弟聽此舌吐頭顱雖措大皮膣不識世間大度支然兄尚能豢豢爲倫否聞吾兄又舉一男子不敢論數而敢分快但觴善祝之背肉之際房幃之交賢者自有妙用背皇帝定馬走出宮門乃煩高公控諫非英雄也

又

弟講帳日徵聊以爲技窮養親之地喜歲老歲賤果可不避紇頭藏可不避菜根而胸坎舌腋並能安之始悟古今人材大半爲美滿如意所壞世之不惡養其七尺者鮮矣處仲元子輩正是不耐淡薄一念耳

與臨川十二子

名與位皆可致其年不可及則羨乎少者之辭也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則需乎少者之辭也少年縱意用筆取快于一時末路未有不悔與者則詈乎少者之辭也由詈知需由需致羨又何以測其所至哉

與傅平叔

同一身胸有相去萬里者古野大游子術日吟咏後來選士儒生剔心制作才如能虎曾莫駒似三百

篇高入青霄有婦人焉我輩媿死矣秦漢而下萩藉
極博贅攟特多反不若古無文字人殊不可解

又

世道衰微多以士大夫少奮發砥厲之志但求和光
入俗期於寡過而已故節敗才弊皆由此出今之文
士於持祿竊勢則有餘而於撥亂反正則鮮有一焉
豈盡詩書之罪哉許汜謂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
除先主問君言豪寧有是耶因汜之卧君地下者先
主聞豪氣不除四字已是腐儒之談欲按劍而起矣
夫士可無豪氣耶士不可無豪猶文不可無英文無
英氣則五代宋末老婢作聲是也人無豪氣則曹蜍
李志輩狐狸所敵是也使執政而惟豪氣消盡之人
是取則人才壞主司而惟英氣消盡之文是尚則文
體亦壞

又

君謂退之長者而作文贈人每於中寓譏評大失厚
道則彼受之者豈不汗媿耶文士躡其習而詆毁者
多矣升庵謂韓詩久欽江總文才妙自媿虞翻骨相
屯以忠義自待而以奸佞比人開輕薄之門此評大
有理余謂韓柳以前文章之士失之諛韓柳以降文
章之士失之傲諛固恥矣而傲亦非德乃藉以為氣
節至云自占地步地步可自占哉但自不失所守則
可耳

又

足下謂少年時讀六經左國史漢之書未見浹洽中
間泛濫於諸子百家稗官小説之流空費日力而舊
業頓衰遂嘗有其喻六經左國等則吾之故交姻舊
也而諸子百氏新出之書則吾之近親新知也不能
敦舊而務廣交其人必薄不能溫故而徒務博見其
學必衰吾輩銳於讀書者尤當以為戒耳

又

昔謂名士老而讀書不輟祗足救空疎之敝耳未必
上馬橫槊下馬賦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之致也至
如時藝一道尤格格矣宿名之士淪其舊學競逐新
妝問必失步邯鄲匍匐而返即不然而堅持故操半
言不入其勢亦必漸就荒蕪君此言大是而欲爲君

作僧以廣君之說名士傻陋如老年將卒生平熟於射騎角力雖口陳古法鑿鑿有據能使少年推鋒間而自失及至披甲上馬引强射生投石躍澗則筋骨已怯精力銷爽而不能與無紀律之市人徒手搏者登其勢也若其自恃宿名虛恢盡喪視新進之士雖厚薄淺深不可同年而語然初學者自知不足逢人輙問正如狹邪佳麗年十七八時專心請益故習雖嬌澀未成音律却更多姿而此老大不嫁者久猶承塲善於度曲然見非已法即謂不合雖古調逅真其如面目可憎何哉前輩名愈久而氣愈下故其口吟手披遠遜後進而見當羣疑衆難之衝者良有本也今之號爲宿名者半壞於趨競半衰於自是幽燕老將殊非氣韻沉雄今落門前且并其琵琶舊曲而忘之豈非放與惰相長克與伐相乘耶

又

兒臨川記弟失辨力寫兩部別背其人此亦當陽沉碑水中太史藏書名山之意與後有知心如復見一荀伯子

又

夢平生因哭平生見不屑俗下文字亦應一晩慈意僧未知生天未知尚游地府人命如哀家梨弟近頗有悟殊以其脫然廿楊誠齋居都門日日收床東擔非作達也兄試答之

與友

古人於朋友當言路時每每以盡言相責如昌黎荊國集中可見東坡賀楊龍圖啓云方傾耳以聽願聞薛苑之篇若有待而言或能著爭臣之論此類甚多傳平叔日吾鄉徐子彌先生送徐寒泉應徵北上詩云莫謂盛朝封事少坊看風采慰相思正古人之旨也乃知齊人以蛭鼃律孟子雖不中道定遠塵俗

答吳元望

足下古道卓然是孝通畏友文章在耳氣宜在日矣新息所云愛之重之願兒曹效之者也弟性好直然而年三十始解自媿又十年始知交游中多吾師處處可懼頗覺千古賢聖愚凡不必生來異路大都學者岐之以見岔一岔而迷蒙其天淺則漓甚則滅弟

自恨幼狂曾不肅省到今日惟有個難字恍然眼中耳尚與足下勉之諸門士何辱奬許之至然乎否乎豈弟所望哉氷毬美滿秀影一襟爾時須索數公過心遠廬少分此老霜氣也

與孔巻小

別教云云發緘大笑黃浩州萬金良藥以啖庸人若未以爲可也陳生不能作如是舉主卽使能之孝廉公何故褻寒措坐奄奪其飯貲帶經燃松亦君家故事而數弟之兩鬢蕭蕭一悵喃喃乎平叔遠他出未歸其念足下猶夫違之三載一日也月幌風帷相思甚苦孔先生知未

與蔡允恭

館寄蒼烟落照闊山光可悅人面無教允恭知其故乎細數年華無非恨處學道蹉跎不能問歲癸未成爲丈夫也古人惜分陰允恭勉之

答傅度山

廿載來坎廩栖遲迂人覗之以爲狂家人相之以爲謹身不盈六尺而頑跧什目恒在狂謹之間自覗楚楚豸肩取次老大安能割裂委蛇供世怨欣乎

答李石臺

人生臥鼓發亭橫金京輦不過二三十年酣蒞如意一朝盈縮有識傷之石老天貧卓爾蕭作英雄沙堤黃閣付與同人玉館絲蓴收拾在我如蠟屐能着幾輛臨川可爲栖川社有漁樵至有滲濃昔賢所謂須爲爾時將得去者計皆此後事也仕宦歸來本不宜唐突以如是語或者烟霞中野客放言知暱使有道君子聞所不聞起婁剟予耳畔有羿夫未必無功持是而狂惢之惢之

又

林鹿豁猴久疎道誨非敢妄相解免曰士前爲趨勢孏甚面觧觧甚而草野所謂臣之罪臣猶知之特欲度君子別爲一格優容遂不自適也捿翰教耳聞心戒蕃已多時藏名山而沉道水無不可者文章一炬口語三緘今日禽魚皆識此意弟進雖蒙狂無似忍忘台翁生我之至訓乎率爾報慰併謝德愛之深

答木立和尚

公本一世人何處更着窮苦措大而時時存之舌腹
牙牟豈與其深耶抑自有循循之妙用無不可教者
耶。邈寔不能自信何敢信公之於我邈陋鄉僻産無
從得書而讀之且先友平叔逝去日中無復解人伸
升。惟易登小諸子皆不得時聚彼諸子所長者治經
術有本末爲人卓然眞實獨立不懼若使之往受我
公繩削亦未必遽能也至如邈者資詣不足望下走
而胸氣未融慷慨善怨怨而不欲吐一聲以戲天地
鬱噎喋齘嚚隱難平此豈有學道之分乎每念讀書

數十年渾未有要領便如莊子一卷儘作文字歎喜
罔其得力無有也近慕我公思有所商質卽今似枯
蠶乾而不出又無一榻可以延公此際是眞愁苦公
應知之公應諒之稍俟從容當有邂逅耳

施男　偉長江西吉水人　留先堂邛竹杖

與徐巨源

余最愛方棠陵語張崑崙山人曰作詩回嘉而鮮情
實如無山稱山無水賦水不歎而悲弗戚而哀情實
安麗答曰風人婉辭託物若文王之思后妃豈必臨
河洲見雎鳩耶如祖餞寧必攜百壺酒而云清酒百
壺。惟笋及蒲若據情實老酒一瓶豆腐麪觔俱可與
粘泥柳絮收入眉山夾袋矣聞者殊深撫腹
史

晉介茲　介受受茲江南江寧人　退菴稿

與王隆吉

北地文官菓果非人間物香甘雪嫩每一含咀不忍
直下令人有婢視楊梅荔豆之想櫟園夫子有結件
同爲溯目冷脣紛紛出蕙心香之句今始解其妙也

與埜人

天以貪德人人不德貪而至謂天困人天何辜

與張杞園

尊大人合傳跋得數語請教僕故不善屬筆足下索
之至再勉强塞白耳昔海神與秦政約日我貌寢勿
圖我也僕于足下亦云

藏弆集卷之十終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津客

錢謙益受之牧齋江南常熟人 初學集

示從子求赤

王龍溪云舉業不出讀書作文兩事讀書如飲食入胃不能盈溢輸貫積而不化謂之食痞作文如寫家書句句道實事自有條理若替人寫書周羅浮泛謂之杳舌於此知用心即舉業便是德業非兩事也

趙浚谷子有儁才不課舉業其婿李廓菴怪而問之浚谷曰吾見近年舉業日敝一日故不欲兒曹爲之廓菴曰近年舉業日盛一日乃以爲敝何也浚谷曰子試舉近代舉業之佳者以示余廓菴檢得十先生稿羅比湖子使漆雕開仕一節文字呈上浚谷看訖問曰此文佳處何在廓菴指其講子說處云即其不輕于仕則他日之能仕可知即其不安于未信則他日之能信可知此皆前人所未發浚谷曰吾謂近年舉業之敝正指此等處也子之悅之只悅其當下一念豈暇推及他日他日之信不信夫子豈能預保而預喜之耶荀子非十二子有漆雕氏之儒畢竟斯之終未能信流爲曲學使夫子預保而預喜之是爲漆雕氏所賣矣聖人不若是愚也即如近日撫按奏吾鄉災傷若極敘目前凍餒流離之狀天子必惻然憐憫蠲賑乃云若不蠲賑他日必爲盜爲亂將家且受其禍以禍怵之而惻隱之心薄矣又如言官論高中玄言其剛愎褊急無寧相度彼亦何辭乃云挽玄必

爲秦檜李林甫中玄素以服儀自負不可一世士以此目之彼豈心服他日柄用其恣雎不平之氣必有當之者吾老矣子當親見之已而部覆陝西災傷得旨果無蠲賑而隆慶間高公以閣學滄吏部首考察科道無向時言事者一一如趙公言

甲子春湯臨川之仲子大者偕朱如容掌科游長安如容盛談時藝稱臨川文如杜詩無一字無出處坐客有面折之者曰左傳然倘甥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臨川君子實玄黃二句文云周師

人君子怒可也改怨爲怒有何出處豈時文應使別
字乎仲子曰嘗有人問家先生宋先生曰君子如怒
亂庶遄巳吾此文引詩語對左傳也如夯故掌曰吾
謂無一字無來處豈非誠譎乎其人俛首而去如客
語余先輩文字不可輕易彈駁如此

魏裔介 再見

與申鳧盟兄弟

猶龍遂作古人山川俱爲削色甚恨世人偉才者少
泛泛而置之令後世有心讀其遺詩及文不知泣下

之何從也雖然失職而志不平豈盡天之爲哉貴毘
玉鶴友朋之義者無俟余言之畢顧椽筆作傳以垂
示方來耳溯洄詩文二部奉覽學道之念何刻可忘
山中如有所得希信示之今天下飲食之人甚衆若
長安尤爲聲利角逐之藪僕雖居勢權之地未嘗不
日加猛省誠恐陷落坑窠中爲海內大賢所恥

與楊履吉

生平良友乃令先公與蔚州魏京極清化抱疾苛望
調攝平善以遂西征不意溘然今人丘內崩摧始得

信于陳洋水再得信于殷伯巖復得訃音于吾子而
後敢以爲真也爲位而哭夢魂如有所失者彌月復
值亡荊之喪赴弔遲遲今炙絮詣奠谷於並何卿以
往其祭章文頗有憤懣語在今先公未必有此意友
明相念爲此無可奈何之詞靈爽不泯聞之稍爲破
顏耳並與藏之笥中不可令忌者見之以來其謠啄
也

與蔡子虛水部

都門得朝夕晤對以談素心自台駕行後俛有離羣

索居之嘆賴有康侯差不寂寞耳足下真氣迎人恬
退自怡雖不得銓曹而桑梓雅望莫不歸之昔人以
四銜門不宜值卿有激之說然在今日正自有深味
也勢之所在易于沾染且任重勞心何若閒曹冷局
以江山煙雲花鳥爲供養哉前所云趙忠毅公文集
此誠希世之珍吾鄉自宋廣平魏鄭公後惟有此老
李贊皇諸人皆遠不及也夫長于忠節者未必文章
爾雅文章爾雅者未必道理純至若忠毅公者可謂
兼之矣當明之季使得行其志天下何至遽壞今足

聖賢自立命之道學者至誠懇出之恍然可思

下慨然欲重新其事趙公有知豈不感于冥漠惟是
公尚有刪居擇言及史韻一書乃其一生學問切至
守先待後之大關鍵處而刊落不入則後世誰與見
之此則有願于高明商酌者也

與李能霖掌科

長者東行竟不及握手相送殊爲媿歉異悵之思方
與日積捧讀手教能無悵然尚陽堡人食其力固有
太古之風況有疊嶂長河烟雲供養皆管寧邴原皆
常避廉遠左願足下上友古人則去國懷鄉之思自

可澹然矣今長安如張坤安等者非不位極八座而
遽然長逝若於瞻遠之地而能存心養性求其道之
在我者朝聞夕死無憾矣胸中既已灑落亦豈有遂
死之理乎待一二年後朝廷自有恩典昌黎復入子
瞻北歸當今長安再見完人耳心緒傾冗不能爲詩
以寄遠人輒抒其鄙陋之見亦風昔所竊聞于先正
也

陳玉璂　椒峰　江南武進人

與賀天士

至論最快

可銘可感

僕嘗讀韓昌黎文至其爲柳子厚誌銘未嘗不廢書
三歎也有曰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握
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一旦臨小利害
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嗟乎何古今人
有同慨耶足下向遭謗逮獄有錫山某者足下友也
僕曾爲足下言希爲足下暴白數四不答又如江都
某者亦足下友也僕曾以數金囑致足下度歲物雖
無幾不見言然所云急難時也至足下出獄云無有
嗟乎此二友者足下嘗向僕稱道所爲出肺肝相示

指天日涕泣誓生死者嗟乎何古今人有同慨耶足
下見友道如此亦可作絕交書敬謝二客矣近見足
下猶往來不絕倘以爲待友之道宜如是厚耶不則
以爲如昌黎所云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
逐而原未嘗責以他事如是則天下之友皆可友又
何擇乎此二友耶孔子曰擇其善者而從之朋友之
道在乎能擇苟其能擇友必有用苟不能擇不如無
友伏望足下反復孔子昌黎之言愼所以自處毋紛
紛與俗同也某白

近迂腐足肝膽言陳首一人之當其疏如此

董以寧 再兒

答陳其年

承諭題九青圖知足下於小史種情益甚此圖吾哉失意之人支離潦倒之所托也僕向者亦常久溺於此而溫麗之體又平日所優為遂不禁欣然為之及命筆而兒子牽牛適以所讀孟子來請講不忍叱之去因與講君子以為猶告一章講畢命之覆講頗能記憶不遺僕喜與之果餌丈子方三歲見其兄得食亦倒持書冊向僕咿唔以冀與食而苦無字音僕為之失笑乃又益喜有長者過焉偶以告隨問牽牛年幾何矣曰是其生也當辛丑之始秋故以牽牛名今八歲耳長者慨然曰嗟乎使爾早生于數年得入爾父懷抱其樂不更勝於今日哉爾惟他有所溺故得之較晚然猶幸免于大不孝者賴吾子勇於自悔耳僕因念足下更長於僕五年於少保公為家孫於處士公為冢子生子雖支離潦倒不宜更有此無益之好遂終閣筆不復為足下迦九青圖寧頓首復

胡周鼒 其年向年大令人 采薇堂近集

與李辛木州侯

予于公而知文之相成而道之相合有由然也弇州領袖詞壇歷下而外惟與興國吳明卿唱和最多而太原相國行傳出于京山李本寧之手楚江粵海道映蜿蜒郭景純曰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旁通豈地脈果有相通者耶我公之才不在明卿本寧下也粵人士辱我公嘉惠之意敢不勉

與馬漢翔

世未有抱才如足下而不得取青紫顯功名者玄靜之遇有時崔駰之年方壯昔人云美才應自料此之謂也

陳龍巖 孟粲 福建惠安人

與程石門

貴筑蕭寺破座高談策馬郊別而絳騶已遠悵恨無情諸蠏遊再望眼不啻劉豫州之伐樹望元面也諸兄弟杳驂璧合俱在紅雲高處獨弟孤守單絲側身夜郎呼拜隨人撫髀流下

鄒祇謨 訏士 程邨 武進人 遠志齋文集

言可辭
聲調論
所未及

與陸藎思

僕嘗十四五歲時讀花間尊前諸集即能爲詞輒成帙自覺瑰麗可喜年二十餘始爲詩見諸先輩云欲作詩不可作詞詞與詩雖同源異派然爲詩妨者莫詞也以是久棄去不爲及觀黃魯直張文潛之序晏叔原賀方回則或以爲有詩人句法或以爲能文而惟是之工意詞不特無妨于詩且亦無妨于文耶是以僕與阮亭偶纂倚聲之集取其不倍于古人者而錄之豈欲以是當詩與文之衡哉雖然作詩之法情勝於理作文之法理勝於情乃詩未嘗不本理以緯夫情文未嘗不因情以宣乎理情理並至此蓋詩與文所不能外也詞雖小道欲舍是亦無由足下試取唐宋諸家觀之有爲文人之詞者有爲詩人之詞者亦有爲詞人之詞者夫以詞人爲詞此不能以文與詩之法爲詞者也故技至周柳曾晁猶不免優伶之誚吾輩今日亦從文與詩之緒以及其餘可耳至於音聲分刌樂工已夫宗傳欲逮以南北宮調求之是今人鄉社童子所歌之鹿鳴四牡也何如不問之爲

愈哉夫宋人能爲文與詩者前有歐蘇後有辛陸足下試取諸詞一爲尋繹即其情理離合之間可深得用意所存矣爰讀足下巢青閣詞知足下能知作詞之要而徐野君詞統一書又能盡古人所長足下覩以僕此言告之何如

答賀天士

辱書勤切盛推譽僕以文章之事且獎且誘謂其事半功倍直欲以古人望僕者僕何以得此於足下哉毋乃以古人厚期僕而又以今人所覩許者姑嘗僕而中以所喜也豈足下所宜待僕者哉昔韓退之之爲文也凡人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使僕竟喜其所憂而憂其所喜則亦非足下待僕之意矣夫古人之置力於文者無不先求其所喜難而後得其所甚易當其收視返聽力贓志沉之日何收白以爲易哉行百里者半於九十中流不進與望洋而嘆者等耳河出崑崙之墟其所并歷者千七百渠而後有龍門砥柱之奇今徒徜徉溝瀆以内而欲以蛙蛭之覾等之其遂能爲窮本之源者耶雖然去溝瀆而

涉江河惟是不中休與不却行者能無所不到耳舍是不問而謂有坐致萬里之能雖欲進諸尺寸而不可得矣不益爲退之之所發哉足下與僕從事於文章有年矣足下欲爲其所難而謂僕獨得其所易遂已一舉造巔俯視一切槩之非其情擬之無其事僕方且重以爲憂而未敢遽以爲喜也努力日進僕所受教於足下者斯言而已

陳允衡 伯璣江西建昌人 愛琴館集

復施愚山先生

承手示論伯敬集言言刺骨手隘心狠眞定評也大略其所處在中晚之際復爲黨論所擠出爲南儀曹志節不舒故文氣多幽抑亦如子厚之不能望退之也鍾論以十亂呼之與鄒臣虎諸公同列皆好學孤行不肯逐隊之士幾同子厚之見累于王叔文也此隘之之緣雖與王李爭昌明之運且與同鄉李翼軒前輩不合與軒大泌一書抗衡介州南溟然類書成何未能解脫伯敬直欲以單辭片語貫串點睛觀此纍纍者皆糟粕臭腐耳此先生所謂心狠處非生有

云兵莫慘于志也冷之一字其詩其文咸主之卽從古人清警出如東坡留侯論且其意不在青史遷贊留侯意爲魁梧乃如婦人女子要皆是冷處豈以近于寂莫不使事不撫字卽爲冷乎石倉言其淸而有痕是伯敬癖于冷之病非史遷東坡之冷也先生以爲何如

李清 映碧江南興化人 諾皐齋集

與李竹西門人

僕幼聞一先達言謂馮具區讀孟子至沈同章夫士

也三字輒咀味不置已入棘闈適適子貢問士題遂用之以冠南宮乃于所味又不獨此若移仁人固如是乎于在弟則封之下則索然得是解也可悟文家實而虛之板而活之之法若移王子有其母死者二語于公孫丑之口則又索然得是解也可悟文家假事兼議論之法然子味他人所未味而見又常味子所未味讀書妙訣在自得又在自盡耳

與吳伯發

偶讀王鳳洲集謂以文章與造化之秘者必困阨必

天折，輙啞然失笑。紅顏薄命之說，予於此輩尚大有才子數奇之說，往焉特予筆而大翻故事，史欲以斯言鼓舞之也。但恐精竭神瘁，何處寸豐鬼忌，雖然不朽者立言耳。即困即夭，猶爲之，而況不困不夭。此昔人所以生生死死于文字間也。兒以爲何如。

與翁永叔

近見某友論文，謂模範大家，不宜作小文自娛，彼毛穎傳、黠鼠賦，非耶。鳳凰自爾振響，然亦不可無黃鸝數聲弄晥桃夭，松柏自爾聳幹，然亦不可無嬌花數

叢揚芬風細。若小文盡屏，幾何不以莊讀爲倦讀，故猶欲以筆歌墨舞一醒發之也。高明以爲何如。

與宗子發

去策論而復八股，非時藝之去珠復返，乃古文之逐客久懸也。不膚淺則濫惡，僅可與陽五作偶倡和，而猶高哦大家，賜誦唐策，其爲大家與唐策若就甚此韓柳歐蘇與陸宣公所以挈滯上帝之白玉樓而請逐無絕辯也。有逐則有歸，不歸將熱誦歸令而後八股之不易其回於金城矣。

張可大 扶輿 江寧人

莊節公遺稿

示鹿兒

覽汝所作四賦，頗有俊語，然終是第二義。惟窮經可以明理，讀史可以廣識，士人爲學，大有向上事在，豈爲鏤心雕蟲，蹈昔人所譏也。

又

場屋失意不足憂，若失意而憂，則得意必驕矣。但肯埋頭積學，下帷奮志，兒些道理，立些功課，蓋其在我即不得意，何憾耶。等而上之，學問到周程，事業到韓

范，不過儒門中幾個好秀才耳。一失足間便隔千里，老人期汝在此不在彼也。

張遷 瑶星 江寧人，原名鹿徵

松風閣集

與友

墨之陳者，愈久愈佳。一落硯上，隔宿輙不可用。此如人之才智，蘊于胸中，舉世不腐，幾做過事，不堪重提，如效田單火牛也。

與陳原舒

宣和書譜稱諸葛武侯能書，故八陣圖之形勢，見于

分布粲然可觀焉援聚米爲山谷定是好手此豈泥
毫舐墨規唐橅宋者所能夢見耶

答陳非白先生

承示靜坐要訣信是康塗津梁但名相繁多門徑差
別本欲求靜勞擾滋甚不如聖經知止定靜數言爲
有巴鼻也祇如易之自彊艮止詩之思無邪書之安
汝止禮之無不敬守定一語朝從暮從眉毛厮結打
成一片縱不能到佛地位要不失爲躬行君子耳先
生以爲然否

答嫣寒玉

近況蕭瑟念之憮然然從古無享安逸之聖賢無富
且貴之神仙吾輩得天厚矣知從何言

約遊瑯琊看歐梅

梅花可賦況經往哲栽培椰邑滁舒亦蕭遊人嘯咏
朔晴雲如畫披拂不寒之風商春水生波晚帶初弦
之月期以八日集我同人乾噉坡之瓜子炒豆時復
欣然認六一之路轉峰回亦云從也勿云醉翁之意
不在當知酒不厭多肯攜宣城之句否來看取詩如
有助

與周櫟園論文

僕賦性羈下文字一道茫無所窺顧心竊好之每一
披展足輒不起如樹柚間蠹蝕食樹中身惹香氣惠
風鼓盪與得化爲春駒風于以娛耳目竊嘗思之文
章看天下之公器也頗怪時賢自分畛域矜其一得
恃已傲人至于肆口毒詈戈鋋滿紙寔可畏也亦可
醜也夫宇宙大矣道學弘通同此世界而沾沾曰此
爲北地彼爲公安此爲豫章彼爲雲間袒左則詘右
詆後而護前數墨尋行守殘畫界方隅割裂罪在斯
人夫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仁智即是中行文家言文
質家言質文質歸于一轍士人讀書上自典墳以泉
冢竹勞及竺乾之書瑯環之紀稗官諧史之所載野
人遊女之咏歌並蓄兼收無非聖籍而復沾沾曰某
某左國某某六代某某八大家立身藩外以詬室中
復陷身籠中以詬域外知二五而不知十亦太狹小
矣夫文無定體遇事則形學無常家詞達而已詩云
敦厚何嘗無相鼠投畀之詞易號精微亦不得貫豕

喪牛之旬春秋比事捐辭未遠丘明纍敘易良論音或逕師曠意或可以逆志文不可以害辭瓌觀則片片旃檀栩栩蘆則在在桎梏豈以寒泉可食笑江海之不清擁腫爲奇嗤芝蘭之夢齣也哉居恒竊嘆世人顛倒迷惑不解大道坦然有何蹊徑而乎吾道中分立老釋老氏尊老釋氏尊釋乃若于釋教中律門言律宗門言宗于一宗門中復分五葉于一葉中復立種種荆棘總以我見橫生成心難化一知半解衰然自是今之文人得無類此倘肯觀其會通溯厥源本以心識心無可不可豈肯守木客之巢居便爲廣廈安坮蛙之穴處不覩青天乎先生貫串百家提衡一代單紙隻字海內所尊拙作與業指示如不可教便當掩悤寨兌與深山野叟同安頑鈍不敢劝諸君子借交游立門戶化筆墨爲戈矛令有識者笑吾徒之不廣也

髡殘 石谿又字介丘湖廣武陵人

與陳原舒居士

人生隨地來便上了此一本戲文有悲有歡有離有合自聖凡賢愚皆不能出此戲場圈子也祇要你做到燈盡油乾時方纔脫手我佛菩薩説生老病死苦總是戲場內事祇是眼明底人輕輕撥過都不要認真地獄天堂可喜可懼事都如我們毛錐子畫出來相似古德云譬如畫師畫作地獄變相自家看了自家害怕所以説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達摩大師到覓心了不可得纔把目前幻境看時如紅爐上片雪卻纔拍拍手登堂豎拂與人說東說西這是了事的子弟卻把前頭底悲歡離合都做了最上一乘法說要與後頭登場底人抽釘拔楔童求來指手札說近況病苦此亦老僧家常茶飯但我原道人開場做了好戲文末後不奈此苦若以道眼返觀那片不是精底人生各賦一種性氣造化能使呆啼笑無端若以鄙見觀之道人實未識風流何至乃爾眼昏久不作答偶晴窗下書盡此紙所謂借爲浪子偏樹客名也此字在筒中胸不快意時出看一遍管取猢猻子不跳也呵呵

答張瑤星

別後忽忽而夏而秋而冬矣過去底事已如隔世宿夢現在則一日奄奄一日未來底雖寒熱更新要且不過是痛一上癢一上我自觀我如是而已造物既開了此個戲場不得不弄這一堂傀儡這般傀儡實是無知若是有知則換手提胸向下戲場去也石禿如今不耐觀此戲唯終日打瞌睡而已若我松風道人則自有飲中之天且道與瞌睡漢是同是別周櫟翁久聞下車矣不敢以方外人闖問然此翁具法眼者自以麋鹿之性不責于人類倘或晤間幸道跡略

王元翁以見倘詩書一冊為名山藏使人復見古人而尊跋稱心而言道箇溫溫雖雲運次宗無以過之但愧石禿難為遠長老耳

與郭些菴中丞

憶與翁十餘年前朝風夕雨咀苦分甘最後為吳越行腳一分手去又十年矣撚鬚吟哦握手俯仰纔一瞑目即現在前山河大地何曾間隔近傳翁為真頭陀矣世間都為俗情限隔分俗分俗若能出一頭着眼妻子兒女法侶也良友知己法護也以法印心以

充談厲最有文字余之取正以其有文字系

戒制行以慈悲接世觀一切好惡境緣如幻如夢則容膝之所衽席之間一大佛國也捨此他求則心外生心矣翁意亦謂然否石禿數年來借牛頭一坐具今年祖龍一炬佛書經相衣具器物化為灰燼依舊是昔時一絲也無底人行年亦近六十天壤孤獨又加以病苦可謂至矣造物善能矢上加尖若非胸中有個百鍊丹頭幾化異物去矣擔雪老人之便匆匆附此以達近懷

道韶　雪藏

與介公

吾師病疥想不大妨四威儀中忽然摸着癢處亦是快事種種懷想總俟入山聚首消之

余大成　霅士集生江寧人　龍湫殘夢

答王元醇

來教以謂塵世浮榮原屬夢幻夢中之榮無足羨夢中之辱何足憂果爾是正醒時正榮正辱時總用不着總驅而納之夢幻中乃成佳境也請衆一絡索相質如教中云中方有國夢覺常半以夢為虛以覺為

實必欲反其實而歸諸虛則所云西南方有國常夢五十日一覺以覺爲虛以夢爲實又將挽此五十日之實而歸諸一日之虛乎其奈東北方有國常覺無夢設身處此虛耶實耶且何去何從耶竊意道兄所見灼然以睡爲夢以醒爲覺灼然不知睡底是阿誰睡醒底是阿誰醒灼然有個夢境中之榮辱又有個覺境中之榮辱灼然榮時有個美底辱時有個憂底却乘他憂美正鬧時硬差他向別處趲避去趲避不及蚤相隨來也先德云大睜着眼衹管說夢殆謂是

耶道兄不識從何得此戲論千里遥擲如把一椎渴睡蟲望着人鼻孔裏直撒將來而此郎當道人直得噴嚏一聲且喜同到華胥相見了也

盧時泰 仲交江寧人 城山堂集

報秦淮漁父周隱翁

執事嘗以僕雖不第他時猶可作冷淡廣文僕昨見諸廣文樸樕陋劣不可名狀跪拜御史前起伏俯仰不中禮節不知天下孝廉中乃有此一種人豈少負奇氣者所可爲僕即不能如古之賢豪然仕隱之分頗明倘遂所願便以歲序之資築闘城山終隱不出優游暇豫何所不可夫士生今世孰不欲一涉通津然而文章之美難兼山川書畫之賞不備聲伎又況修短不一故人往往得此失彼非造物者靳人乃人自難求備于造物耳僕生長都邑少飽貝擔得以殫力鉛槧肆志登覽與夫題評賞識少窺毛髮至于琴心劍俠往往遇之非不幸也又何必低眉俯首取容一時然後稱快哉舟次丹陽將暫止大城山作此奉報倘能乘麥風而披襟一到林樾下耶

與陳京兆書

始僕與足下同爲諸生志氣翮翮不意爲明經也及足下領鄉薦教鄱陽令上饒倅京兆試廣平致政而還謂可敘我平生優游以老不期僕以序應貢是時自憤以貲益田可得不出然而貲入之後具酒食以餉鄉鄰遨郊圻以資讌狎遂使家無留金家多貸鏹于是妻奴見慍友朋相責僕乃慨慷激烈謂當一遊上京遂以仲春六日遵江浮淮渡河越漳歷滹沱過欒水以至于涿及抵京師回期月之間其所經不啻

二千餘里大都沽村槳以爲酒薦稷秸以作席炊米
麥以代粮燒巨枝以益燭曠野多風析聲未報行人
嘈嘈語不可聽馬驚于廐犬吠于室飲多不醉思如
之何於是尋譽獨步慨想行路之難雨則泥淖沒踝
風則沙塵眯目寒至侵肌冷令縮項饑不可療倦不
能息意欲暫止僕夫在門心將載行輿人告愁遂使
垢蒙衣襟蝨生裀褥鬆顏槁面恍如囚役嗟哉盛往
胡爲乎來此哉既而弭節之後時有遐想滁有庶子
之泉滁遺觀魚之樂經太丘則思仲弓歷封近則穰

高適渡冡竹書淇留鄴俗安陽由韓邯鄲入趙中山
涿鹿昔所稱許自古及今寧無一人如僕者耶然皆
形滅影消宗湮家沒徒使名姓標于緗素鄉梓紀于
圖史塚墓半頹豐碑將沒此亦良可悲矣夫士以七
尺之軀生盛世上不能如古石戶之農擊壤而逃棄
南面之榮樹卿相之位以取高天下次之又不能負
問道衡致身輔佐使竹帛流勳則彝振響頑乃俯身
章句終年咕嗶夫三年一舉士非有殊制也而乃難
於登天此豈有司之過哉或由習之者不力爾及昨

渡江時當覲限見方岳而下聯鑣接軫盈於道路戴
鉦之聲相接旌旗之影相連僕歎之曰此豈所謂三
年一舉者耶後未必皆素有聖賢之德伊傅之才與
夫管鮑之畧孫吳之術乘風雲假雷雨以一試之力
得至于此僕獨非人而猶落落如此耶是以自入都
以來遍遊燕市尋擊筑鼓刀者而飲之苟足自活便
可經年若少能給薪水之費則去遊太學以須文舉
倘終不成然後隱身城山倘徉恣睢睥睨睥睨若拘
以貴官束以縣邑則家雖貧窶誓不肯屑夫執鞭之

士仲尼不羞抱關擊柝孟子所許僕豈以此二者爲
不足哉顧自忖素乏鄉曲之譽又無唇吻之巧奔走
不給俯仰夫鹿直性愚衰恐不堪之也春風乍暄客
樓殊寂貂而作書萬不敘一晤期可卜當同得歡笑
爾

與盧公玉田苑卿書

秋色漸深郊居頗慨昨跨驢沿淮水見潮痕郤退岸
柳蕭蕭近插落矣望鍾山紅葉與黃屋相間出上方
抵田舍農夫收穫是處場作雞犬相迎失其所主入

門向夕深林雖未脫葉野圃已有初花觭人隣叟聞至相餉酌酒笑談陶然其醉既而獨坐孳孳盡息時聞鐘磬度白木末天河掛于簷際繁星爍于戶外徙倚中庭夜半未寢挑燈取書適得老氏展玩數章恍惚如失乃思疇昔坐圜亭登鷄籠相與辨論窮玄入微未嘗不跂足北睇謹以薛氏集解馳上士生有宦床頭素書老子及易過此以往罕嘗或披予每讀而奇之執事昔為貴卿佩服孔周今返初服單心大道獸心甚樂之倘終厥事實所願焉相去甚遐形聲可接如有可教幸數相聞也

楊端本 字樹滋陝西臨潼人 君悟閣集

與曹禹疏

君詩高古清奇不減鄴下陳思魏武君其苗裔耶余於關西夫子但師之而已不敢祖也

又

宦者幻也如登場作戲當真不得遂場既不住而物力復不具纔爾登場左顧右盼計無所出雖有遶梁落塵之音其誰聽之徒令觀者掩口而葫蘆耳

答王幼華

登嶽須日晴朗少憩山蕬亭下然後往陟由谷口至青柯坪皆可肩輿千尺幢以上峭壁峻磴足受石窩半挽鐵綆人不能代其力矣君來當者一杖一芒屩余自贈之濟勝之具君所自備勿逡循趑趄似昌黎慟哭遺書也

與王伯貞

陶元亮去五斗米歸來瓶無儲粟僕去官三日即扣門乞食矣幸三徑未荒舊栽綠柳成圍儘可徜徉其下蓮華峯上松風謖謖自足發人清籟世事但問之漁郎不煩桃源人詳憶也

周銘 鹿峯江南上元人 中隱園集

與林二史

來教云自服官後日在塵埃中此宦遊習語也然塵埃二字亦不得混過天地間物皆塵埃也則皆路也安得不謂之道故君子仁義以為路是亦仁義以為塵埃也仁義以為塵埃是亦塵埃以為道也天地有疾以聖人為醫庶民有疾以循吏為醫足下正在塵

埃中傲名醫時幸勿草草自待

答康小范

詞調者樂府之變也樂府之體有行有曲有引有操有吟有弄然行曲主乎人聲引操吟弄主乎絲竹皆不入俗而乃變爲詞調昔人謂李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及清平樂爲詞調之祖不知隋煬帝已有望江南第望江南以詞起調者也菩薩蠻以詞按調者也清平樂本三絕句而已寧復有詞草堂詩餘以麗字取妍卽號爲詩餘然而詩人不爲也來教亦大同小異之說但此中有起調按調之分未知確否

與龔半千

足下卜居必曲曲遠城市令人求半千者不能徑直而得半千之面足下誠高矣衡門之蕭獨茂寒谷之實不飛足下以不彩不櫬之身縱情筆墨一抒其胸中磊落嶔崎之致此種種筆墨皆足千古足下故曲曲遠人而人益曲曲求之雖余懶人也亦未免破此藩且重貪摹焉奈何

與門人朱四均論史

古今之論子長者多矣惟子由之言曰疏略而輕信淺陋而不學斯言似矣然猶有說焉作史之學若精于採擇者其所取必狹而求理之太詳者其爲文也必多疑而不敢肆故學問之泛濫者其兼收並蓄之際必有所不暇擇而脫略于意言之表者其汪洋浩大之氣自不可得而制然則子長之輕信乃其所以爲博而其所學之淺陋乃所以放言高論而雄視一世也左氏之文多出于誣誕而退之之文時或畔于理儻執聖人之經以律文人之是非此後世之所以無全人也哉萊峰常持此說予偶論史亦遂及此陸萊 湘靈本姓錢江南常熟人

與杜三蒼略

終歲衣粗食淡人謂不堪若衣不蔽體食不給口則粗與淡若將終焉衣不蔽體食不給口人謂不堪若桔拳在身濫亦加劇而趣和煬藥則衣食又不數計墮落一層警悟一層人身難得聞道尤難鳴三鳴鐘數點此處大須猛力提持

與繼聞弟

歲暮遠行使我當餐而歎累日不懌細思之男兒隨地皆有分齊絕穢而行與牽穢而別都非了事人也黃山谷云凡有日月風露之鄉何處不可寄我一夢解脫月菩薩說香屬穢前而常樂遠離夫知所寄之爲夢而以遠離爲樂何處不逍遙遊矣前塗珍重不

又

與門人吳仲武

不于佛門下手定不能于儒門立脚今軒儒輊佛者謂佛只主一靜字耳不知深山靜坐一二十年尚是驢馬橛即如籬下貓狗未嘗不安靜榛下一片骨頭即時忙亂故佛門全以爐鞴鍛鍊爲主不可但坐死水也

寄馬章民

令郎將命來廣山趣弟序尊稿草草付之令郎云年兄儆無以居質驢而出當爾此大耐官人也王梅溪羅一峰家報以魏科爲可懼前途千古恐漸不聞老友此言若弟則漸衔柳絲丈人桃花漁父矣

與子非熊太白

讀莊手不必掩篇義立解中間逐段讀之自成一篇小文字凡讀古人文字切不可上下牽解錯簡脫文非可以今人心眼補綴即如湯之問棘也是已此何上下不相接竟投去之不必如時人定欲貫串也此讀書之法

與宋荔裳

昨過榛下先生閱所藏弆書冊目不給賞情不給目辟似如來掌輪中飛一寶光阿難右即時阿難廻首右時又放一光在阿難左阿難則又廻首左盼最後出一光定光也乃見所作記汪舟次云榛翁進一吏走佛州趣兄爲此文兄謂之姑徐徐吏叩頭不得文徒手歸必得罪兄戲語之曰汝如此煎督我作一篇極下文字去必打煞汝矣今閱兄此記文佳絕豈當坐吏有所私耶不然此文亦巨眼得不遇主人答是蕭穎士奴非張子布帳下小兒也

又

聞日下頗苦蕭瑟兄與弟卦之旅也宋嘯翁云不知聖人特地做一箇卦說旅則甚弟意聖人說一卦說

終身亦說卽事吾人一生皆旅也以蹤跡言則吾輩大半旅耳卦說資斧在巽上說其妙旅中不能無備禦物事只次第去便是風行水上此法不敢獨用幷以爲贐饋何如笑笑

與孫孝則

朱文公云陸子靜之學自是胸中無奈許多禪何夫禪豈有許多般哉晚年則不然賦詩云了此無爲法身心同宴如至無爲而禪字亦無何多之與有

杜龍逵 退思 號斯湖 廣貴同人

與黃坤五

亂進謀字五十年今讀先生昌谷轉身註始笑從前未開眼也如此看鬼地位居然水洗渾沌鐘打黃昏使人容易談平字不得矣

藏弃集卷之十一終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律客　閲

黃士璟 伯玉 江西泰和人 春浮園集

與趙景之太史

人胃氣强盛以飲食雜試皆能納受弱者揀擇以不合病輒立見余[illegible]近人詩合者少不合者多類皆撤置不觀非薄今人也直以[illegible]羸素弱報其所忌辭悉傷之爾徐來聽雨蓬窗得先生詩讀之遂盡一編蓋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宿葷滌盡入口不滓久而味回漸益入佳似此且再寬胃以養氣豈惟不傷而已

與顧與治

近來石公諸人雖家人語亦强爲作達此甃矜其所不足也前輩何嘗如此文生於情人皆知之情生於文文人亦未易知也

與范洮州

治不先教化雖飲如黃趙總不離俗

與黃石齋

至人無欲然不能不飲食六合奉致買米羞從不結區中之緣且慎毋爲絕物之行也

與錢牧齋

披公晩得朝雲竟是一[illegible]悅之友情之所至一往而深然情非深不能忘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此是千古情至之語卽是千古歡情之方特未肯爲不及情者道爾某偶寄[illegible]言原爲游戲第竟已登盛嬉笑怒罵亦須扮演酷肖癡人見爲何太認眞不知此政老曲工游戲三昧處也

與黃闇齋

弟且行矣剡溪雪棹隨興行止然布帆已掛且順安瀾而望五老耳緬惟遠公遺錫陶劉高風烟嵐如昔鐘磬依然開先有雪橋師柄眞關法大暢玄風庶幾唐人所謂嗣響者願此道諦之如洞箏護之須勿委竹佛法金湯囑累宰官毋令波旬樂得其便若弟與梅公晉鄭諸人徒有其心耳人固不可以無勢也

又

匡廬惟九奇香谷佛手諸巖據地最勝。以能受用谷中一帶佳木爾。古樹千章。屯雲宿霧。陰晴昏曉。設色悅人。近聞孽挖見利忘山。思盡類而付諸咸陽之一炬。昆明劫灰。波沸岳頂。一幅洪谷子得意畫。取投烈焰。良可惜也。且蓄養數百年。綿亘數十里。深山大澤。實生龍蛇。羽毛之屬。窟穴于中。盡林而焚。何所逃匿。鶩禽駭獸。并命一朝。諒屬仁人。必懷惻隱。宋曹公弑冬月不治垣墻。以蟻虱蟄伏。惟恐傷之。今乃烈山澤而焚之乎。伏乞嚴下一令。力禁止之。德之休明。澤及草木。如其不爾。後且有爲北山之董狐者矣。

又

山之佳木。如人之有美髯也。然髯之絶倫。多弗克令終。天池諸挖。思赭其山。其亦髯爲之累乎。今匡君若咸陽。望救其亟。與之約法三章。以爲匡君護此髯也。

與劉晉卿

三石梁詩畢竟難和。每于杜集見有懷李詩。而李集絶無一聯者。司馬對副臥龍。公惟有堅壁不戰。此前人第一勝着也。明年到匡山九奇。不可無記。開先雪公海內耆宿。當以身爲床座力護之。

又

春浮最安而樂。一官至卑而勞。辭其安樂而就其卑勞。所謂河內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索其下而弗聽。索其上而聽之。弟之近況似此。書此以發千里一笑。

答李梅公

今夕何夕。誰能遣此。聽汪生數聲。發木面。似潯陽琵琶聲也。謝夫人定有柳絮之句。索和兄。豈招我守歲乃是。望我解圍耳。我不容兄獨快活。且教一夜髭鬚被上被下。不得安妥爾笑笑。

與許石門

虞山秣陵。雲樹相望。秋水蒹葭。徒勞瞻溯。近事大可發笑。局瀕危。正須國手。兄行且坐而論道。留侯將何以用滿耐也。弟爲俗驅迫出。非本意。比路梗窶進退維谷。陶弘景來明中。求祿輒外。遂爲入道之緣。安知造物非愛我。借此以爲勸進之資乎。

與葛屺老

世謂如聚蚋一器世局如風帆無柁或剗壘自衛而鼓發狂瀾或從岸旁觀而指視亂聽自非命世之大人必不能剖破藩籬而作中流之砥柱某故以老師之出處卜世道之安危矣

復余集生

性懶爲人作致書鄧得之於天良不可强諡有伐皐陶之塚者久之抱頭而出云覩其面如削瓜邪復爲得人也一笑

與馮鄴仙

南滁之矢希即速發渠成亦秦之利不獨鄭也鼠入牛角轉身頗難勞徵導河端有藉於巨靈仙掌矣

又

嘉猷入告蔣海騰歡江左彝吾人爲禁中頗牧矣從此高霞流潦援分已懸劉安世不敢一札及司馬相公之門惟相公不忘安世爾然私心所幸在勤在月旦遇禮其師師即爲引手倘此誠可喻則異香成穗摩頂受記將將在大慈加被之中矣

與聶雲閣

見子眞使我懷古之情益甚莫往莫來情更當如何弟心衰貌改已非故吾特知已一念烱烱如觀河之見至老不昧爾

與寨雲

衆苦所集衆生堪忍弟輩固可憐憫矣然衆生病愈我病方愈此世界刀兵饑饉功名富貴文章理學種種備變症候不一病人未得痊可醫王大須攢眉想亦難得少憂惱也年兄見此將毋笑謅逵入獄身不求出翻問世尊何日來乎

陳際泰大士江西臨川人

太乙山房集

與袁特丘

假歸沉酣酒食文字中酒甘而文字苦繼而多爲削苦者不可解而甘者覩世之所謂苦者更甚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假使廢却酒事文事專理簿書似更促閒也弟入腑四十日瘦削過半而荊大徹日日叱罵菑歷翻覺精神大壯此亦傻間與不傻間之效也吾特丘以絕世之才與超世之識稱爲人祖爲人師時

時有得意事當不快耶則當不肥耶

湯顯祖 義仍海若江西臨川人 玉茗堂集

荅門人吳芳宰舶使

海剛峰在南畿裁官吏費省至二千餘不佞兒而製之兢兒泉在邊歲節互市費積至七萬餘以爲修塹之資不佞聞而知之二公卒稱名臣吾弟市雖小不妨以大人自爲也宦東粵者清濁皆易見吾弟勉之

羅萬藻 文止江西臨川人 小千閣集橫秋閣集

與邁君斷

適欲修問而敝宗名優持塑板之具奏技貴邑其意欲得年兄領袖此段風流弟以爲世界中祟積數千年富貴功名皆如此聚忽爲然此輩登壇作歌舞等事亦無不眞出精神如聖賢豪傑持性情入世雖幻泡徵塵亦圖所以不滅然則雖眞實事冏當作劇技等觀雖劇技等事亦可作眞實觀年兄持兩觀行世用之不窮弟借此翠作胥郵亦願年兄識此意也

與陳興衡

尊公傳擬數日而後脫稿蓄數十年貧賤兄弟有許多相對悲歎掐於喑咽之時此段磬欬雖賢昆玉有不及聞不能繪其志意者故存其大節別許兄聞所較者使人因不肖之言想慕所不盡若鋪揚渲染以光此傳愧才有不及速耳統惟鑒其草率幸甚

與管弱亮

僕厚求天下之文而卒求敢以能薄許人也五金之所以能薄者以其堅與其審也五金生於土是土之粹結者乃爲金而金之能薄非薄也厚之精者也故天下之爲文者不可不爲金

與李小有

足下以三十年名士旣不第以賢良高等補爲令二三知己頗心棻此行而足下顧以生平制藝屬不肖弟爲之言勤勤焉嗟夫此意復令人悲爾夫人生莫親于心莫悲于心所經苦之處生平裂筋絕脈獨出性命之物粹於八股雖已知已效於人猶不能遽釋以去況時將置之不復知而卒應功名以起念當見名山大川之靈酬此耿耿以少年情炎閒進之氣爲之而應以窮愁自見之意傳之之堅大足下此意復命

人悲耳

候倪鴻寶先生

場卷視往科精氣稍益挺動向老師所教機鋒光燄諸物頗復飈出同輩舉謂可元不肖亦私心自喜繇儆而積落如前撩之氣類則吾師失志之時亦不宜爲蕭得意之日耳

與某公書

年過半百日月如流功名不立老大之悲其何能已日與外人接亦自常靜夜獨居未免拊心長嘆耳果無能人亦自甘之自反生平雖介然一夫存宇宙于天文業律軍政財用無不加心求爲可用至於今日亦斷自信以爲實有當於事宜而扼之下位如是而言不悲亦强說也一身不足惜顧以宿有時名而成立如是不能不重爲名累名于人不親而附于身即並當爲之護惜猶馬惜錦障泥而況于人乎假令如三代兩漢時亦可不恃甲科今則倚此矣不得此爲地終不可行上之人雖力破成例而下之守例也審終不使鄉科得居甲科上也言及此不爲自傷亦爲朝廷傷之矣台翁知已也欲有爲于世之意同故畧畧訴之

李明睿 太虛閣翁江西南昌人 大椿堂集四部稿

示學思

文無定體五經如易與春秋豈是今人文體詩書則又異矣若莊騷則又奇之奇者佛經至五千餘卷豈復與吾儒同彼王貫甫羅貫中施耐菴又豈拘拘于一例乎得此便知作文之法要縱橫爛熳出人變化使人莫測其起止乃可汝宜勉之

方孝標 樅陽原名玄成江南桐城人 光啓堂文集

上黃陶菴先生

標拜白昔杜員外與閭丘博士同年其孫甫後遇蜀僧猶相與侈其祖父業恩之盛至形諸詠歌蘇端明少聞慶曆聖德詩後出歐陽公門以得見韓富諸公爲幸而託之文章夫閭丘與杜僅同年非官同足同也韓富諸公之于蘇乃名賢非其先人之友二公當日得遇其先人同年之友又官同庚同而當桑滄移換之後蓼莪永痛之時如小子今日之與先

生則其欣慨又何如也小子猶記戊辰之歲纔八九齡嘗襁負從先君後見諸父執麟鳳山川儼在雲表時執猶子禮拜于前諸父執或憐而抱持教誨之四十年恍恍如昨日事先君暮年家食嘗爲小子輩述金馬遠鑣之樂及海枯搖散之悲曰當時三十三人意氣豈不偉哉今幾何時而某某亡某某存某某年幾許至先生則指曰是典我同庚尤厚今遠在數千里外若何或泣下小子輩侍其傍未嘗不嘆前輩交道之古且思何由使諸先生之存者與先君再一把

手以慰其洄溯而不可得前年小子入閩先君猶囑問先生甚殷不及而歸先君已捐舍痛哉今小子來三山遍詢先生教殷知者或寡及見余穆如始知福祉有相著書教孫強飯自樂不覺悲喜盈胸百端交集見先生如見先君見先生不見先君不見先君猶幸見先生如見先君此豈甫之詩軾之文所能盡其情狀者哉即思褰裳拜几下而爲他務阻敬勒八行申蹐慕惟先生身經鼎革而碩果歸然當爲道自珍爲交遊自珍爲後進之典型自珍能焉精神松喬日月雖東山綠野醉白平泉不專美于前史矣斐斐之儀不足道然酌醇醴歌小詞進稱萬年壽猶子禮也

典謝蘇菴

僕致力于文亦有年矣然于今之文罕寓目焉而獨誦足下之文日以繼夕蓋僕之僕倒于足下也僕昔未交于左右西川李研齋亟向僕稱其人其文後獲遇之蓮文友座上足足下巍立宏辯意氣軒豁信其人矣然而見微歌命酒則和聲怡氣以爲樂論及詩文輒抑目視梁上傍若無人心竊疑之歸向研齋怨

索足下所刻論紀數篇讀之粲然有則矣然竊妄以爲未盡後足下初自都門還僕問都門爲文人幾何曰一二人僕又疑之以海內之大都門之盛爲文者奚止一二人而他豈皆不足道耶及昨遠毘陵丁辟仔鉉家得所酉所白堂文集二冊誦之而後知研齋之非阿也足下之目當仰視梁上也海內之爲文者止一二人而其他果不足道也何也足下之文非今之文古之文也非特古之文古之能合理學文章而一之之文也僕嘗謂天下有文有所以文文者文也

所以文者理也古之聖賢初非有意於文不過理積于中而文著于外耳韓歐之文猶或裂理與文爲兩物而足下則無之不合故僕傾倒于足下也然僕愚人也日誦足下之文則日求足下之文日求足下之文則心契于足下之文者至多而亦有一二未盡契者毋敢自隱幾欲來見質之相去咫尺爲故人留僕亦有文數百篇過嶺道險不能多攜僕持其近所作數十篇而苦無記室容覓人繕寫就正聳今之以文自任者少以文自任而能合理與文如足下者尤少

故望者深也唯足下教之庶幾令僕得由韓歐以進孔孟而令六經之文再著于今日則足下之道爲不孤而僕亦得因指示以自信其學之非誣臨紙悚息不盡不盡

再與謝數卷

别足下一年距足下百里思卽一見不得乃欲寄書又恐足下既貴未必憶疇昔故不敢及見足下與友人書稱僕僩僕之遺且問僕近所爲文若何用是感激遂兩奉書左右冀足下之問而教我也乃俟命踰旬而一答一不答又答非所問猶不答也或者曰足下遺僕抑疑僕耶不則足下卑職事不職文章耶既思之恐皆不然何也足下遺僕不交僕矣交之不稱之僩之問之矣既交之又稱之僩之問之則足下不遺僕可信令曰疑之何疑也或者見僕以内懼憂患之身困石攘數饕圖奉親安又不忍弱弟之窮無告爲之走四方乞憐稱貸以助厥成近且遭先大夫之變無以葬老母老又無以供水菽故不遠二千里數嶺涉瀧犯蛟鱷狎瘴癘與怪石猛沙爭呼吸之命甫

方脉候寒熱切肌骨足病人昔不惜而近在百里斷是必有不入耳之言來相干謁足下既尊顯人貴自利耳何朋友爲故不若預絕之也然又思足下學道既有成豈世俗比且僕與交正足下困衡時每言及人情閃爍炎凉見足下輙恨恨握拳捶案上有聲然罵爲非類豈一旦履亨遂忘之而蹈之必無也傳曰三代而上治出于一故禮樂達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故禮樂爲虛名先儒曰彼知政事禮樂不可不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二也是以古之

君子雖修職事亦勤文章彼益知職事即文章文章即職事也足下既受民社豈能復如疇昔耑長編弄柔翰然古人有窮達不易之心而後有無人不自得之學僕見足下自任其力而今不然恐其有易之心而無自得之學是以如是其汲汲也且僕在閩三月見閩之事曰亂不可曰治亦不可閩之當事曰不可有爲不可曰可有爲又不可良苦延猶俳胛別[illegible]猶閒官倘自此愈尊愈顯愈難有爲何不及此猶得肆力以成昔之學而進可有稗于國進可有益于後世耶僕雖駁不足當足下之賓校執友而猶可爲勸勉之人誠有望足下成之于前而僕得倡和之于後以無負足下交之稱之惆之問之之意幸甚若又不答或答非答足下負僕僕不負足下矣

李以篤 雲田漢陽人

與程石門

震澤洞庭聞昔人非宦遊仙謫不能至兄在日一山十日一水春而之楚秋而之吳其遊歷不可謂不遐矣朋友之合不合有數雖聖賢不能以盡必故有見而喜者有一見而怒者有一且而愛慕畏服若將終身者此不可以品地舉也今吳楚越豫之知名士無不願交於兄而無有與吾其交好不可謂不廣矣如此非有一如江如海蓋代未易之才爲之輝映而領袖則無以服天下獨立不懼之士之心而見振華所至牢籠百態鏤刻萬物大者高岑王孟小者亦放翁山谷目前所見未有倫比加以雪心冰眼兼收擣揉一時拔藻之士恒覩隻字以爲榮其才具不可謂不大且當矣語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又曰忘已事之已拙笑他人之未工弟今日之謂矣兄以又游歷之遐如此交好之廣如此才具之大且當如此豈復留遺憾爲他人議論地哉即所爲議之甚精論之甚深者又豈復有加於兄之上哉而弟則以爲兄交遊太濫于服太恕時日太促有此三者皆能使眞詩不出當時識者不之感後世識者或因以致惜而致咎也可奈何

陳弘緒 士業江西南昌人 鴻桷集

與吳梨香

季夏雷榮予持手札至兼荷以新刻孫可之集見惠此書與劉蛻集俱舊較精密剞劂不苟誠宋瑱佳本也唐人之集散忘而不傳者什之七八其不足傳者無論乃若卓然見於韓柳文集如退之所稱志侯喜于厚所稱之吳武陵一以爲其文甚古一以爲可追西漢兩君著作必有大過於人者今其集俱無存矣歐陽公藝文志載有吳武陵書一卷而他氏之目則俱無之若侯喜所作則雖歐志亦已不覩其名獨其載於英華文粹者僅僅未絕耳二人見推於韓柳之文彰明較著如是而其集俱不免于散亡其他聲聞者又何可勝道幸而孫樵劉蛻二人之書尚存示今日則何可不急爲流布雖其流布之於今日猶恐復之未久終歸散亡尚聽其隱顯任其完缺則其散亡也必矣仁兄於唐人諸集隨得隨刻使徵者賴之以復顯殘者賴之以復全眞快舉也然弟則謂不獨唐人之集當流布也宋世之集其傳於今者蓋亦可數矣姑舉一端言之宋之古文始於穆伯長伯長矯楊劉駢麗之習力挽韓柳爲宗其後遂有蘇子美尹師雅之文出焉而尹師魯歐陽永叔翕然一變於古則皆伯長所開也然伯長不特長於古文而已先天之圖秦漢以舉未發之秘也而康節得自伯長太極之圖周孔未盡之蘊也而茂叔亦得自伯長則是宋之文統與宋之道統皆自伯長倡之伯長之文必非無關係之作也今其集亦竟未見於世而端臨通考有穆修集三卷而近日焦弱侯太史亦列其目於經籍志與端臨卷數正合則是其集固未嘗亡於海內也特未有好事者爲之流布耳嗟乎古文之存於今者鮮矣藏書之家秘之而不以示人剞劂之家求之而不可遽得兩者不相爲謀則是古文終無流布之日可嘆也即伯長一人推之其餘可知故弟以爲宋世之集亦不易得而況于唐人唐人之集如孫樵劉蛻諸人之尚存者猶且隱顯于時而況于侯喜吳武陵輩之著述乎望仁兄留意廣爲搜羅次第校梓當必有起而助之以成千古之快舉者矣因事漫及順覽瑣瑣一切寒溫不悉惟諒

與雷崖

詩與禪相類而亦有合有離。禪以妙悟爲主，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而無取於辟支聲聞小果。詩亦如之。此其相類而合者也。然詩以道性情，而禪則期于見性而忘情。說詩者曰：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而詠歌之。申之曰：發乎情，民之性也。是則詩之所謂性者，不可得而指示，而悉徵之于情。而禪置有是哉？一切感觸等之空華陽燄，漠然不以置懷，動于中輒湲以爲戒，而況形之于言乎？是故詩之攻禪，禪病也。既已出塵垢而學禪，其又安以詩爲？世之離禪與詩爲二者，其論往往如是。弟竊以爲不然。今諸經所載如來慈悲普被，雖其跂行喙息蠕飛蠉動，無所不用其哀憫，況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際乎？語情宜莫如禪，而特不以之汩沒其自有之光耳。然則詩之與禪，其所謂合者，固有針芥之投，而其所謂離者，亦實非有淄澠之別也。要在人之妙悟而已。上人早負雄偉非常之才，遭時不幸，既弗獲珥筆而立丹墀，又弗獲拔劍而馳絕域，乃去而隱遁之桑門，日中一飡，樹下一宿，泊然與世相忘，而獨不能已于五七言諸體。承示靜寄軒集，挑燈遒閱之，或驚飈駭電，突起乎咫尺，或古洞陰塵，屹峙于左右，或龍蛇虎豹之出沒，感松篁灌莽之吟嘯，此豈無情者之所可得而托哉？昔三閭大夫以楚同姓，眷懷宗國，顧閶闔而不見，望長樹而太息，於是有懷沙哀郢之作，以抒寫其感慨淋漓，歷千餘載，雪菴和尚懷抱其篇章而不置，讀輒哭，哭已輒又讀，詩耶？禪耶？抑何其相合之淺耶？今上人雖已着僧伽黎，而脹悶實抉固徂山，當衆憔悴行吟，必有擁卷而涕泗霑襟者，病骨支離，漫爲評，未幸勿輕出以示人爲勝。

復李公 司李

昨所得張遐事，偶得之檇李李君實，諱日華者，雜著中。伏承下問，謹備錄于左。君實云：太極之理，人知本於易，而發明於周元公，以爲元公之說與伏羲畫卦同功。然考東漢張遐，則已先之矣。遐字子遠，餘干人，常侍其師徐穉過陳蕃，時郭泰、吳炳在坐，稱曰：此張遐也，知易義。蕃問遐，遐對曰：易無定體，強名曰太極。太者，至大之謂；極者，至要之稱。蓋言其理至大至要，

在渾沌之中一動而生陰陽陰陽者氣也所謂理生氣而氣寓夫理者是也蕃顧炳曰若何炳良乂曰得之矣觀逷之言甚精切且不曰動生陽靜生陰而云一動而生陰陽更自有理合處君實之言如此致若蔚宗徐穉傳竟未及附載張逷姓字惟饒州府志有之其敘文論易一段較君實先生所記頗末稍詳君實想亦據郡乘拈出者他無可考也太極之理宋儒矜爲不傳之秘豈知東漢高士已有剖摘奧義如張逷者矣併公剛毅之忠烈在勝國板蕩之際身死而名湮沒舊日時勢使然乃若逷之品行照耀千一代得孺子爲之師又得陳蕃爲之薦辟而二千年間僅郡學士大夫竟不知元嘉有此名賢弘緒每過孺子之祠仰覩爐篆俯挹湖波覩徵君子然據南面之坐而曾不得一侑食之弟子輒爲低徊竟日頃老公祖闡發幽潛表揚先德併公一門死賊之奇既已揭日月而光天壤矣竊意明經大儒與仗節孤忠兩者並董誠得乞靈片檄特製張君之主祔享祠中祀如宋儒道統實淵源於徵君之衣鉢亦千秋之快舉也夫以嚴子陵之特絕而侑食者則有方干謝翱皆異代之名賢若逷則親受業下徵君者又非干翱之比山川勝事待其人而後傳文章風節如老公祖人翔孔凌蔚望弘緒謹拭目俟之矣饒州府志別錄一紙呈覽諸容晤悉不盡

答張謫宿

讀兄佳文深心厚力卓然無所依傍小序草率[illegible][illegible]求大者未易肖似繪風雲者難爲形摹惟不足[illegible]也所刻何心隱集甚善弟皆與諸友[illegible]前代異人其在世廟之末者心隱谿渠兩人而已然谿渠固負豪氣而祖死不葬父在不奔見黜于名教儒者不錄心隱生平所爲皆忠孝大節即其說詭亂至陰去分宜之相不煩批鱗請劍而大奸忽斃豈其作用最奇與能以忠而成其俠者非谿渠之所敢並也心隱之文盡于兄之所梓其軼事見于雜記諸小說者頗多兄能博採而彙集之以盡心隱之奇亦一快事弟又聞心隱之門人有呂光午者浙之大俠也其人與文之奇不減心隱心隱嘗以金數千畀

光午使走四方陰求天下奇士光午傍削襆衣短後之衣挾健兒數輩放浪湖海窮九塞歷郡邑所至凡緇衣黃冠與夫商賈駔儈傭夫厮養以至椎剽掘冢之流備一節之用擅一得之長者皆藉記而周旋之以故心隱所識奇士盡于海宇心隱死陳尸道傍有二人犯相國之怒仰天痛哭收其遺骸爲之掩葬其一乃光午也今其文不知頗有傳午其鄉否其之人頗有識光午之姓名者否天下承平無事士之[illegible]而槁項黃馘以死淹沒不傳者何限其人在[illegible]

聘已不免婦笑于里巷而見侮于褒衣博帶之儒何況于後世使後世無兒輩好奇爲之表章雖其奇如心隱者亦且奄忽與草木同腐又何有于光午之輩乎吁可慨也兄之交遊遍于天下或有能知光午者幸一訪之求其遺集以附于心隱之後更快事也

與王友書

辱手示知抵江州念符生米粲適滿大了無處可托七尺前輩謂避暑須向湯鍋裏去然則避亂亦正當向鋤戟叢中去若必待屋舍阡陌良田美地然後擇

妻孥于而往政恐爲捕魚人所笑東坡寓居惠州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而勢不能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麽歇不得處由是如掛鉤之魚忽得解脫一切境界大抵如此覺桃源二字誤人少桃源須我輩經締而成豈有天造地設之壤土世無王無功所謂醉鄉者真不知其相去幾千里功在醉鄉亦在又何煩壘糟爲丘注酒爲渠也

與朱蔚園太行

東陵何足傳政以種瓜而傳今維揚瓜洲鎮邵氏孫尚有傴僂而治畦者假使當日五等榮華再延二百年亦決歸于灰飛烟滅未必能綿亘如是之長也把鋤抱甕終其身而不悔已足報荅祖先覺誦讀猶爲第二義昨詣彌俱聽其叱牛之聲過于鈞天之奏村居自應以此爲法耳民書二卷足補養餘月令之遺缺附上典記此事講究益深喧囂益不相涉便是拔宅雲中之候矣

徐世溥 巨源江西新建人

從宮詹錢牧齋求宋集書

今天下之有牧齋先生也文章丰采爲世所宗天下之士思一望見其顏色者衆矣古之君子于當世先達偉人莫不汲汲焉願與納交然或欲一見而不可得欲致書而無由今不肖之子先生也知其名在垂髮之日而通家在未生之前豈非厚幸然自巳巳春奉教以還不還問者又三年于此矣夫以世所願見之人幸列通家之好而不通問者輒三年於此矣其踪跡不可謂不疎乃不肖服膺之意固未嘗少有衰者昨冬得讀先生諸古文辭李先生祠堂記冲澹曲折徐絣虹墓誌雄邁奇變書陳敬初詩後辨駁嚴暢精考詳貫叢考覈之文古人猶難之君家純中與浦生墓誌則子瞻之狀幼安昌黎之寫鄭羣不是過也其餘譽無溢美文不揜實而往往錯綜透迤頓挫感慨未嘗有數行徑直率易之文是今之爲古文者殆以牧齋先生爲最精已又從方伯昭度潘公黃黃石詩公知今天下之藏書惟牧齋爲最富則與不肖之好大有同焉者家大人驅馳四方所至惟收典籍所藏不下二三十車往往爲諸兄弟持去其歸不肖者僅五之一後稍稍收殖數歲之間于所宜有者殆已有之顧集苦不能備凡可致者必力致焉不則假貧録之未嘗玷闕人少許故人亦樂假之非敢曰吾必能涉焉以爲猶賢于粹色狗馬者之爲又性于他玩好不宜故于此道貪而不止竊聞大箭所藏有畢仲游西臺集蘇叔黨斜川集原父貢父奉世三集此三集者世所希有也以世所希有而吾必欲有之或以爲好事以五君子之精神幾將泯没于世幸還大君子而不公諸同好焉吾知先生之不忍也敢因秦淮書估之便奉求貸録賜夏締還如以爲不信則此書其息壤也悚息悚息

黃國琦 五湖石公江西新昌人

與周櫟園

來教今天下無不詩人今天下無一詩人此與邵天津删後無詩之語直是鐵鋒相對琦於是有一言于先生三山曹氏選十二代詩虞山錢氏選盛明詩皆因人而録其詩非因詩以存其人惡濫已深斷不能行遠先生眼精手狠何不取兩書而痛删之去于存

百去百存十甚至去十存一余師陳趨亭先生嘗[illegible]
涉世受用在一恕字讀書受用在一刻字此義非先
生不能守也

又

雙蘭遠貽定非方物以先生之一絲無取于青也我
亦方物先生以山細惟山中人之所宜服故破俸布
購自市中者乎因念世際滄桑滿天兵火加渭川千
畝竹妾邑千樹棗江陵千頭木奴今僅見之龍門史
[illegible]出縣絲尚得因之以實尚書所載然則青
猶古之青耶

又

吾鄉王子一才人也竟以窮死然其所為詩文亦竟
得力于窮中何也詩文有生境古今人所不到不鬧
於跳躍叫笑牖牖得意之人而攢眉蹙額幾不能自
存者反得以一往之氣而犀利其鋒然則先生梓于
一邈集傳才乎抑以傳其窮也

又

嘗于先生之拜玉菴中闖數君子姓名嘗其劉胥疏
面陂定牙根一味強項不惜功名不惜姓命不惜
家眷屬真可拜也但古人為朋友死者有矣至舉
家性命功名一笑而盡擲于先生之前兩將諸君子
自視為何如人抑視先生為何如人也弟於是知拜
玉菴中先生非拜數君子直先生自拜先生也

又

承惠野人詩其瀟遠處酷學陶而未至者然下筆一
路蕭疎無半毫朝市煙火氣真有野才先生刻其詩
而行之豈胷中無野趣者所能耶

又

監司之不可為莫甚今日然出部院大臣而事之由
博涉今古之大才人而事之當無不可為乎昔秦皇
帝駕海鞭石城陽十一山低頭而受呵叱盡向東行
獨青之牢州一山昂首孤立秦不能驅則青有先生
當亦牢州自況矣

又

萬柳三庄已為泉水所府不獨他江流也年年柳更
屋巔今年魚遊柳巔而他人之夫妻子女且半葬魚

魚之腹矣望秋之穫既難責之馮驩君而任土之責空雪涕于石濠吏也奈何奈何

又

先生於吾鄉伯玉蕭公極稱其手筆之妙謂其能移魏晉人之風味於近今誠知公也然弟觀從來習尚魏晉未有不流於六季者而公先陳艾而開豫章文社之宗一時如陳士業徐巨源蘇武子王于一皆能復興廬陵南豐之盛而獨何與蓋魏晉文章雖去秦漢泝勦稍遠而其蕭疎曠放之致猶足存古人風調惟溺其腹傳而不能自出是以日遷月變不至於徘偶駢麗不止雲間諸公是也惟公於魏晉中獨取王郭以上轆心與冥不啻自為一子者故一轉而為龍門磊落其入於龍門大家固無往弗合耳今觀昌黎之文少年所作有酷似子書者大士大力造語不在揚董下皆可徵也故同一魏晉而中自有辨先生深於漢宋者也於伯玉見其合矣

又

明聞之圍汴也城中食盡兵惟飲人城外食盡賊亦飯馬且闔目飲羽于是決黃河而灌之余友王黃岳時以直指監汴單大舸舟筏奔數十萬汴人于河伯手中迄今海內功之翊謂城中有一張林宗未能救出使乘瓦而枯為人腊雖數十萬人之全活恐未足多也

又

吾輩讀書且莫問所讀何書先應自問對書之人為何如人嘗記文太青先生之生平歲三百六十日日大疾病不荒一日日有十二時雖冗極必割取一時心眼並行多則數卷少則數十葉起止皆按日銘定其是日遇奇人譚異事或值風日怪變及聞好友進退生死咸筆之書巔此其人有一日不讀書有一日讀書而不自問者乎於是新城王季木上谷賈孔瀾上虞倪鴻寶三先生皆奉此為讀書之法先生今坐大業堂中日擁萬卷至對書為何如人先生想久已自問乎

又

花一也往往種于幽人靜室視稀丁大姓名園更覺

以離騷爲斷後世文章風氣昔課明衆有此論而未[illegible]

香深甚矣花非無擇也今先生以幽人之致居官以靜室之心待事益悔有知當不及春而始香矣主臣

倪 燦 闇公 號 江南江寧人

與樸園先生

詩文與道鮮不謂然然文自二典以至左氏皆簡勁朴直無傷宕往而離騷一篇祖構風雅實開後世馳騁之端觀賈傅過秦論紆徐委屈複而不複篇法實本離騷今跡其弔屈原賦鵩鳥殆非與騁無會者也自是之後昌黎廬陵以及眉山父子之父似與騷體

絕遠而不知其源則一也然其所以往復百折而不離乎其宗者豈好爲是繁複之詞哉曲而盡婉而多風不過與詩人一唱三嘆之音同而前後淺深詳略小異耳豈如後世之論工於詩者未必工于文贍于文者未必贍于詩哉先生之於詩與文因有兼才者也敢以此質之先生以爲然否

藏弃集卷之十二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弆集卷之十三

周在梁園客
弟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津客

曹珖 蘇素山東益都人 大樹堂集

與房恒泰郡倅

枯朽老農日愁乾旱春行益矣惟溝壑之不免也幸
榆柳枝頭下垂碧綠率蒼頭採以供食春少穀豆敷
以沸湯名曰碧綠粥粥味冲然時當饜飫未嘗不[illegible]

[illegible]人皇雨恒受困於造物其苦耕耨之[illegible]
劇釋口腹之中有別味非凶年不知有此三十年老
友[illegible]以聞

副憲房灝客與李太宰宋九青枚卜下獄[illegible]
忍意外事着手不得自有不必着手而得消歇處个
人造意窮時筋骨露時自家違拗不過時便是不必
着手得消歇處也知親戚嘉況坦然常在事外耳

與趙岐陽官倅

[illegible]人世造物又故造乎豈相與嘯吟之中而[illegible]

妙在寫得[illegible]

得閒事得簡日求靜不得病始得之病何負于人哉
山人苦繁甚于苦病病實未嘗苦人惟人世一種繁
文縟節日衍日多令人神疲意銷支應不下時苦不
可言此葉少尹所以閉門謝事至於足痺也張緣曰
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爲我不能吾效子亦取各聽
其適而無相嫌可爲平等世界矣

王象春 季木山東新城人 [illegible]集

與錢牧齋

豈方之民言語不通弟謂一地有一地之音何必齊

音相效近世相尚靡靡在江南風土冲柔固其所宜
而北方軒顴鬚髭之夫亦勉爾降氣以爲南弄豈不
可恥弟本聲氣之自然矢爲齊音寧仍吾傖耳不願
兄之諭也

又

丈夫不得手割天地名垂竹帛二毛漸生行且草木
腐矣秋實萎落剛華誰采語之旅收閒者有如皷鼓
若非扯淡狂囈何以度日生活願賞人與得時之人
少開文網勿成[illegible]

濟南嘗曰詞壇于鱗而後應推季木然知紀不敢攀予鱗

與弟

嶰湖莽然田疇無復烟波蕃逆賊劉澤清之也背觀鍚帝鑿河嶽宗築堤至今享其利蕃人王郎爲荒淫之事終有帝王氣象若劉澤清湖便賊頭賊腦殺絕韵致予每一到嶰湖輒起鞭屍之恨

與王損仲撫軍

于鱗先生白雪樓有二其初歸林下卜地鮑山在王舍之東北隅鮑一卷石耳下有叔牙城卽大夫采邑于鱗當日篤重友誼慷慨俠烈感慕叔牙之義而卜處手矣

鄉焉未可知也東年又築樓于城中湖上碧霞宮左側許殿卿贈詩所謂湖上樓是也今已爲富豪馬廐于鱗身後不第堂構失守并禋祀絕續蔡姬乃其侍兒之最慧者不減蘇老朝雲至癸卯巳七十餘尚存在西郊賣餅弟聞之急往視則頹然老媼耳因爲泣下周之噫夫我朝文人天厮之薄未有甚此者先生有意當覓湖上樓基一爲修葺俾存其舊卽祀先生其上覓其族子青其衿俾主祀事于鱗不朽先生不朽矣

季木詩有不法瞻潤

又

昔人詩稱並稱尚存大雅以今觀之詩社酷似宦途端禮門豎黨人之碑韓侂胄標爲學之禁談詩者捨蘇白餘唾矜撫嶽瀆焉于鱗先生爲僞爲厲爲門外漢此輩使生七子登壇時恐又咋舌而退且自恨其聲喉之不響矣

與劉公巖司徒

秋雨初霽競秀爭流登北極臺瞻眺不禁叫絕幾欲乘風入極我公之書跨轢古今但又秘而稀祗以餘宗人僕今乘高縱目乃盡得翻閱真蹟[illegible]

敢耳

李開先伯華中麓山東章丘人 閒居集

與人

古來才士不得乘時柄用非以樂事繫其心社往憂狂病死今借此以坐消歲月聊老家傑耳

藍田玉甫山東卽墨人 藍侍御集

虎谷上石淙書司寇公命作

秋惟晉位太宰竊爲天下慶而不敢奉問者匪敢放

劉元城不過司馬公之義也將事多端舞一把筆畫

長太息而止又不欲瑣瑣作世俗寒暄語是以因循

至今失禮殊甚負罪殊甚近于吾文中始見舉少糾

益慶位之愈崇而志之可大行也山中屢聞忠讜之

言近者留王吊一疏尤為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

之時路公有此也執事於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貶

既數日之間兩轉末又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吊

既不獲遂之青瑣則推轂超遷在執事雖端為耳

將乘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今古哉

然文章道德實相然雖極冷落淒涼亦自正

終身而極貪之陸布蘇反得意揚今文達者實

在哉一時快意可畧也前輩影響之多彼人是非定

論可畏也一時私情可畧也天下清議之嚴史氏記

載之公可畏也一時極榮極貴極富可畧也每日光

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往者未

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

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

類竊恐有希趨富貴躁競利達之人極見之際非獨

功復德之詞則乞憐求哀之語未有以直諒之言進

於聽聰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某敢布其愚悃

耶

佩　子息山東濰邑人　來會館集

答山陽郭令

寄來紙甑細好無比有衣有裼可以半歲矣邑人擣

紙竹乎楮乎敗魚網乎妍妙輝光上擬倫色下亦不

減澄心者可將數番至

張鳳翔　蓬玄山東堂邑人　石葉集

與王飛白

余年已四十二鹿鹿無所自樹十年讀書所作何為

與其半浮半沉討得大言到手何如獨來獨在留得

面目向人飛白視予豈苟且以赴功名之人哉

又

僕生平孤行己意絶無所異于人惟獨予着有則前

後左右皆無所見

答杜友白

久不聞問葵寨為勞我輩舉事先已拋此進賢處外

當說便說當做便做不得做便去担心白意信道進

徃視一切千藤萬葛一斧斷去有何料纏渠友猜我

我已熱睡矣

張爾忠 肯仲山東濰縣人 焚餘草稿

復吳撫臺父母

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弟患無可爲之人豪傑于此着手聖賢亦止于此着精吾夫子與黃老中情只爭得個冷熱局面即分個大小究竟黃老是吾夫子範圍中人也知其不可爲而爲原是頂𦚾不是嘲笑也示來

儀 業峩山東臨朐人 八柱山房集

[illegible]友

古今人筆力絕好處只是徑行無礙而已作文作字作人總以此法爲最上禪家云離東轉汝來此語殺殺人荷去盡沾滯一生受用無窮

傳國 明卿山東臨朐人 雲黃集

與呂參政

載業青眼見委白描本可一揮何須三日偶緣小冗不獲操觚有逆命期無所逃罪但章句起家頗嫺循良之傳罕旅未學何知韜畧之書昨屬代斷點驗之

鄧老下語字字勞水落石出

技已窮今再續貂畫虎之媿畢露所望涵減恕其過劣

盧世㴶 德水山東德州人 尊水園集

與程魯詹

仁兄云紗帽儒巾二項俱帶氣息而山人又不乾淨至欲得不挈腔不作勢不管閒事不弄精𩲡者飲酒高歌脫然于世故之外嗟乎此活佛真仙也安能日暮即遇亦付之想像爾矣弟懶不讀書又好買書老鼠搬生姜爲可厭耳

又

弟從三月廿五日下城突痛定思定不堪着想已而酒醒夢回月殘風曉恍然有省覺說貧說夢猶是世情直抑到本后一着臘月三十方是了手因想仁兄浮繫在京半上不下作何底止此時該自尋出身之路也五十餘年老兄弟骨肉有加肝腸相映不比世味友朋不關痛癢不管死活終日徵逐游戲以好紗帽相局騙也仁嫂仁侄俱是絕世聰明人將弟語細細商量且看何如弟語傷苦然而回味甚甜亦知仁

兄忙熱之極送一碗橄欖湯耳

與沈無回

弟近來苦心痛蓋皆酒所致然亦有一種惜蹙凝眉之物徹脱不開者酒居十之半耳

又

老弟兄相會一句是一句一杯是一杯

與程正夫

次痛[illegible]危餘光尚在忽憶往時士大夫門戶葛藤[illegible]甚爲痛哭固知虛意氣假名節乃是殺人毒[illegible]而人又醒不已可嘆也

又

僕所鈔世說新語去標目存故實畧玄黃取神駿蕭蕭肅肅令人一讀起立從此不敢以風流二字加老

又

僕生平于五言律不敢以千里畏人纔至七言則自惜袖短納手知寒

又

天下事無論作文作人只以老實穩當為主唐詩之妙不可及處皆極妥極真而清微變化天趣溢出所以獨擅千古一至李長吉便覺面目青黃況極[illegible]至如盧仝韋者乎某于詩元無才無學然[illegible]之二字非曰能之願學焉

與徐元歎

病中讀唐人詩因愁勞之餘不欲以拂逆語攪腸取一種娛悅容與之言以消暇日

又

與元歎談殊不沾滯如風吹水適然而已

與趙仲啟

僕不知禪不好禪偶閱石門文字禪特愛其文字耳就中題跋一部尤可愛乃盡錄之異哉此僧洗欲與東坡山谷放翁諸先生高揖端拜天下事亦可以族類論耶然每至忠孝嗚咽悲慨激烈處輒[illegible]其涕出淚流有指骨涌溢字行中一片有心人也不欲自私公之于兄竟讀之後有所得幸以相示

與張子襄

弟生平性僻川惰每以本業爲雜句當做秀才時便

跳而匿諸古夜流蕩不能讀大書史外餘文非經非子零星墳碎聊以自娛又苑中有鬼不解臨池握指如棰運筆如杵醜拙苟簡略似字形而已則今之所刻是也然遠道何書附寄一本爲同心噴飯之資亦何所不可

又

偶閱古樂府興之所至輙檃括爲七言搗碎古辭差排近體不倫不理無着無落何異取山龍華蟲爲袒服窮袴詎止天吳紫鳳顛倒裋褐也哉幸教之

又

夜來之飲人酒俱佳今日得足下詩詩更佳開箋一吟又是一醉

與葉潤山

道理外無文章德行外無言語吾輩既爲聖人之徒奈何讀非聖之書來誨當弦銘諸焦腑素園和律借評一番益形跼至此肮髒矣如欲付梓卻將吾兩人手評元本直刻之凡圈點塗抹一毫不改方見吾兩人求正于海內有道之念不似世人一登驕貴朋友互棍標異不肯以一絲破綻示人也

與陳幼仲

點定唐子西文錄已付梓人特奉覽僕于此道既有土炭之嗜而甘苦酸鹹與世道逈異無端刻畫强令人觀面孔離奇幾同怪物然虛心平氣默考旁求有一得焉心思獻之古人告諸朋友斯所爲風雨雞鳴而不容自已者也

劉鴻采 松皐若承山東長山人

答文登令解宅平

書生抹紮伊吾莫不以澤民爲口實迨一通仕籍則神魂夢想皆以臺閣清華爲着足處究其所以爲臺閣清華者非詩酒清談則門戶犄角而已此身既與民濶絕而此心復與民漠然回想得志澤加四字與已了無干涉此等顛連困苦世界亦安用清華臺閣爲哉不肖謬謂現世救苦難如來定生佐銅符墨綬中一低眉則大慈大悲一彈指則無量功德我公如不信請畧一留心近則期月遠則三年東海之濱人人合掌頂禮咸頌曰琴堂之上有九品蓮華寶座一

大方便勿今賣山僧固也

大菩薩現宰官身說法其上彼時我公方自信方信不肯之不誑語也如何如何

劉孔和 節之山東長山人 日損堂文存

與友人論詩

古人雕鏤精刻已極今人反混淪雷同如彀弓中范冠蟬緌之歌取意巧肖今人如何做故凡詩不有淋漓痛癢處妄做自然皆偶品下品也

餡則能古眞則能未爲性情則能奇無定格則能細不強作則能成品

詩以自樂自解不論工拙俱有可傳詩以奉人不論工拙皆是下品

詩歸不無偏處然予所見數千家選詩無過此者大率鍾譚心細有間工夫

宋元詩味薄亦有數家可觀者終是排布處多含蓄處少風氣開人如此可歎可歎

用事有直寫上者卽非書簏亦是勝錄古人用事多影借死事用的活且影借則不露衰貶抑揚俱藏於此如江上徙逢哀紹伓也

顏氏家訓柳玭戒子還此簡切

馮　源　白山山東諸城人

曲阜家書

學者有志則世務不親浮濁不生淸虛爾來閒開丹熟定當有會讀書之事名實各殊總之入喘不過耳無苦心而天以爲苦無積學而天以爲積必無之理就此作德作僞時巳將後來識破矣三弟爲先人之少子爲兩兄之愛弟率子徑攻苦弟之責也秀才出名便是不中消息人定勝天理殊可信名賢之助萬不可闕交游之事萬不可泛舜見爲名士時結納聲

氣贈荅雲合比升沈分徑至親疏絕之矣言之令人慨歎毋言假意氣的是禍根勿言揮霍的是貧苗勿言豪傑的是獄訟音耗汝兄以淸愼名齋非祈有益只求爲平常淸和無事之人足矣愚兄老矣吾弟勗之

高　珩　蔥佩念東山東淄川人

與劉成齋

二李之集架上本有向來亦乏讀者李送陷京而燕中者失調冠陷溺而家中者失始知茂先二十乘亦

復辯類和嶠萬則數萬卷止益昆明池底灰不復作綵鈿荷頓遐想矣淄城陷時薪楚並是詩書泥滓則以爲屐戰鬭則以爲甲前二日閒居偶憶此事因憶及京中書因憶及伊牲公時滿地書帙憶及保障會城之功乃得句云詩書劫到兵戈冑鐘罍絲茎亦類年爲之三嘆不已而良書遂至不減慈恩梁州詩矣

又

憶公初弃烏臺弟亦甫入詞林振衣龍門公方買書滿地回首猶昨日事也後于京邸過承會存然未得

清酒三升梶梶松枝塵爲惜耳皺公年兄南還急捷新詩數册後以無別本來索還之至今以爲悵事弟雖素不知詩而于時賢中心儀者三人公與芝麓傷村也襲如金陽勞海奇使無前公與吳則眞長仲祖一代宗雅卓然正始之音數年來每憶不仙不佛不封侯之句輒爲莞然公侯且置李北平自爲解嘲若出世是吾常昼裏事何得向散花天女受記莂耶咲矣老公祖久官南服異人接踵想已發明向上事矣弟亦孜孜向黄冠無大劾參究未得乎當策蹇問道熊軾下咸不惜發瞶示之乎

晃陵再見

與瑶星

時光有限正要於歇脚處討下落詩已做到如此付之後世子矣把布裙高束柳條橫擔不顧人並入千峰萬峰去千峰萬峰祗在脚根下不是離羣而索居但要自已心迹高遠眼光透亮不被五欲八風之所搖撼目前蕩蕩地富貴榮辱恩愛煩惱把來如紅爐上片雪又管甚麼悟不悟死也生也

又

服食起居吾人自有分段草料唯有富貴人受用澹薄不得熱鬧了冷落不得不得則謂之失得失念嘗轉胸次故毎學道不能懸崖撒手也

袁　楷　凡林　陝西鳳翔人

與黄維章

年兄負海內重名所居舟車相望之地戶外之屨常滿古人云有一世之名者具有世具鄉年兄之謂矣若弟介在西鄙非世所指名不待[illegible]

所處又差勝年兄也少年讀書錯認隱字而以[illegible]
仕當之耳今知隱固大難如龍蛇之蟄無從見其飛
躍不獨榮我以祿不可雖成我以名亦不得此豈須[illegible]
易者然吾輩不可不勉勵也

康范生 小范退思江西安福人 遺稿

與在菴

世間所最難降者文人之心耳負氣則多上人輕諸[illegible]
則必戾物而其案頭所纂集者淫詞稗說鮮不論[illegible]
邪念社稷蒼萌至先正格言概視爲迂腐不[illegible]
若其說不足以勝之也自足下感應之書出人人不[illegible]
敢不寓目不忍不寓目焉乃知尋常語句中具如許
妙諦即文人之心亦將降矣況其他乎足下之功豈
不在禹下也

王若之 湘客山東益都人 晨舟草舟遊編快芟茹存自摘拾慇集

與王鍾湖

諦千手千眼何若偵十指十觀哉

答友

與此君談治術輒不知雪[illegible]

寄友人書梅

花中梟許世外佳人俗翠杏難彷彿況伐鈍于信筆
掃圖豈有令予惟其不肖形或許曰略可

答諸舜隊

所論書書樓笥中僅得十種前此尚有十數卷那兩
載遨遊悉皿嚙于陳蔡間矣因想吾夫子皆不及門
之歎或是饑餓散失聖賢且爾何有於微物哉漫發
一笑

復江斐仲

兩次來京仰兩次感病二豎反似賢不欲主人之交
出爾

李與章 象先山東樂安人 邇山堂集爽謪若集

答葛童子

村居無賴郵筒及門發而讀之則子近十七歲也昕
昔則道矣但氣象沉鬱如走深谷窩笥中山嵐江暉
名花異卉幸有不少予宜自念昔之舒器易其款譬
之製錦易其式斯善矣二婦食系食知所發正在此
時

答趙卓于

葉使君心耗軍國猶念及蓽屋之畔可謂刷不忘道
勞而能學也弟入春來逐食菜飯滿跡城中不挺筆
久矣足下復以此見託正鐘離寄房閉關後猶憶刀
斗聲可笑也草草復命恃兄下巨靈手在

與夏蒼璧

兄之官綏寧矣誦南天不見雲之句襟期當何似也
當兵火初定地須細心經畫勿只閉門纂集使彼斯
妄輩謂我輩困于三尺之綴也

與章載庵先生

殷成式易解呈覽此予橫手書先生當照目覆也

又

家兄工騷賦而短於記傳思界綱小牘而困于長幅
長林馬鳴笛天鵝蟀各有所快也

胡開齋　缺

與開二爲長兄

昔賢述懷感遇覽古贈人不得其中則吟詠調相傳
聞和今其人與事電滅灰寒而編章不朽有海風吹
之不斷明月照之欲來者詩益天地一返物也吾兄
再走京師應選戌均名益顯乃益肆力爲古文詞而
發舒其志意年來百馬荒涼銅駝蕪沒忠兵雨于王
孫楓蘆笛于馬隊戍濟江日晚而停棹旅館燈殘而
賦夢惝彌深意與昔而詩亦彌工今取吾兄諸體讀
之悲壯有氣沈鬱多思波瀾不窮紀律自細夫讀離
騷者思善鳥而懷香草達琴理者聞貞心而贊德
方吾兄名動輦下時設謁紫宸紆獻納致身青雲之
上猶掇之也且

下
詔求賢之日當途推轂亦欲得郤詵以爲賢良高第
矣郎頃顏闔在野將來使者之求曾不肯投步獄肩
順風流譽而人涉卬否林臥如故崔駰曰黎余馬以
安行吾兄之謂也讀吾兄之詩能不唏噓長歎哉

與錢開生

昔聞北海徐幹之言曰幽微者顯之原也嵇康曰吾
昔讀書頗得并介之人然則道狀而不洞後得通人
之心極理契元聲而後信邇今之有明倫合學而順
得未必達暢流而指不本足貴也足下樹志寧奇著

辭安雅䌷以年歲不折不撓自此而往特因准揚芳
秘如吾輩前輩之震爍顯榮要亦取諸其快而足兩
而又何數于遇合之際哉

與趙振公

前足下之詩發函伸紙則若披衍李白從來之風相
如凌雲之氣曠代仰追軒輊不墮足下既早照圭璋
跨觀天路遭逢景運抒吐英芳與輶旗貴客車馬大
賓詠寶刀銘長鋏千英萬傑推讓俊才而豁眺鸛坐
之側罩懷緗圖之內論古則九品在心思賢則三秋

入賦玉琴高張新詞手擘且驅馬京苑浮櫂江淮東
眺海岱南望瀟湘既入目而登心輒抽毫而染翰其
風徽雅尚以視鄴苑清吟蘭亭觴詠又何讓焉山林
之士析芰皤枯妄謂詩之爲道窮愁乃工腕脫乃進
賭茲英華境會之交全者猶玄圃積玉炎洲聚桂不
自知其窮泯而追數爲神仙之域矣

與佛果和尚

請和尚語錄擊碎虛空打翻巢窟從不思議中流出
玉粲向大千法界重廻寶炬無一語不爲人發意葉

開心香者所謂豐于坐虎尾閩收蝕不過尋常宗動
而雲門喫茶趙州喫粥便是無上風規今日吉堂亦
恁亦騎得象王獅子真爲苦海宗師矣學人輩諸此
等語不能解黏去縛且傚釋迦嚼六年麻麥再向不
死亭前拈出香樓可也

與人

吾聞扶風有帳中之秘江左貴青箱之書必調孝經
寫本不須曾子家傳文舉斯言亦非通論

與州守白林九

我公英察內斂高邁龔黃弘獎人俊汲汲于大教之
本親文翁杜翁敦經飭行又何多讓焉仲宣詳論儒
吏及覽其荊州文學記謂劉君建泮立師五載之間
負書荷器而至者三百餘人修爲雅論今我公萃厲
徵科案無留事偶追其暇闢學宮門堂之迹揚博士
胡翁之訓而整襟肅顏者纖顯所執筆評騭之文觀
巳成書何導化之神速乎良由貞信宗誠激天感人
益乎若寒岸之春湛乎若清川之月苦徙起敝扶衰
烝烝文治仰斐江一衣帶水鮻人能佰富亦感公德

會人所以書知己而難感恩也

諴式廓靈海委輸地絡以仰助文淵矣

李涇中 渭清山東諸城人 偕遊草

與陳弓艮

胙道經萊蕪土衍沙墳亦自樓閣相望也范史雲爲之宰何至塵甑魚釜爲古今窮人之冠弟以措大面窮不諒于鄉人史雲以縣令而窮名滿天下世間不平之事莫此爲甚余有詩曰那能不作萊蕪長虛費人間范史雲乃知人生不惟富貴有命窮人名實之間亦有造物司之矣

與劉子羽

諴齋先生甫至吾邑即訊境内風雅夜半叩門僮僕錯愕啓戶而使者踵至一見懽若生平相知恨晚贈書贈言傾筐倒篋雄辨高談夜分猶不忍散昌黎曰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是遇于大賢乃足貴弟亦可以消虞生之恨矣當此士氣凋喪之秋不意有此佛位中人爲之調護

蔡宗寰 漫夫山東淄縣人

與其

旻人淳厚少起聰明書子所使倫類表之

以詩文山水爲度日生涯以辟支餌爲遊死後戸古今來才人名士大約出此兩法不得只好一嘆

程康莊 昆崙山西武鄉人

與陳大士

讀書向大士前爲此語然大士之于古文天定之矣不能改也余交大士曾見太乙集輙欲焚之欲藉以驚報耳

古之爲文者發如莊周哀如屈宋潔如馬遷專如楊雄皆不相規蹟卓然有以自命今日之文雖以先輩大家爲則然當用其意與法不當學其腐與庸而遂以爲先輩大家也惟足下制舉之文清奇刻削能發前人之所未言二百七十年已來少有其敵天下用

其麟角者已能乘堅策肥致身富貴而足下守其道彌篤教天下益不能已固足以暢僕之所懷來矣至足下所爲古文辭恢弘肆衍雅俗間出則與足下之制舉業所謂清奇刻削者稍異雖賢者固不可測然以足下之才仰爲莊周屈宋馬遷揚雄唐宋人家之文無所不可要不當趣世俗之所艷足下之于時文世俗之所矜者足下不以聽也足下之所有者又必世俗之所無也何獨至于古文而取世俗之嗜乎僕願足下以掃于耳背于時者自堅其所守而務逐乎

醇一不偏之理臻于茂美天下後世必有知足下之文者亦以大賢之所許為貴耳彼闒闠蕞細之言豈有當哉

與秦西汀　徐日久子卿 論文別集 浙江西安人

前日郎君至此見英英可畏作如此文真足欣喜小兒在上海時年十四初提筆學文字咸云又是一徐子卿彼時弟即語云須强似子卿方可如子卿耳若爾時便只子卿面孔必且不逮今因我跌蹉兩年間便全然失却初況雖父子情至奈已言而中英前日曾歸考兒黜然弟為此子深幸不恨也但覩令郎稍不能過意耳吾儕天涯兄弟正賴此輩可以締交世好安可忽哉此事謂兄意所欲聞者率爾附及不盡

與錢御冷　方應祥孟旋 浙江西安人

明友之間性命倚毗譬之四至之風鼓于空中脆者可煉之使堅結者可導之使散一切芳穢淝之蕩之和之揉之可使一切攝入衆香而不二今夫飢之于食也渴之于飲也以喻朋友之交只于兩其有切于此者也世知飢者渴者之倚毗其性命于飲食不知飲與食實亦倚毗其性命于飢渴飢渴飲食分為四物各相為偶性命懸立飢渴飲食之中不翅無偶且復無物太空冥冥無求無與而真倚大毗于茲出焉莊生之所謂天籟相取子所不得已者也此于何地更立道義之名擇而處之以自為又分而界之為人計也哉附籍以還弟所鼓于台兄四至之風以實其飢渴之腹自知而樂之而不厭特口不能言之

示人　陳龍正惕龍 幾亭 浙江嘉善人 合集

念念好生乃立德立功立言之本可使萬物各得其所故德貴美在于獨擅惡爾德乎除天下之梗扶天下之柔故功貴一姓勳高一路啼號罪爾功乎子闢之思孝臣闢之思忠故言貴自文其心鼓簧一世之嗜慾誣爾言乎不心愛人而心不朽雖不以惡為德以罪為功以誣為言

高道素　玄期 浙江秀水人 景玄堂集

忠世人無可奈何語

□人所謂□家心髓法正是此等情事

復陳居一

展箋披香真開函讀寶札不啻如面談矣所云夏中尊候小劇旋即清嘉而里中傳聞不論行走相探此事大可笑然亦無他此乃天明知聽達人不恐聞此事故特借此輩浪言以發吾等笑劇又仍恐吾輩忘記此事陰若使此輩提醒我耳兄以為然否

高木清 澄甫 蕺將 無錫人

將歸與仲弟

離家數年今幸歸已抵呂城矣從數千里還家不奈此將到未到之百餘里反使人心頭悶悶忽忽尅時袖占卽物取藏無數憂歎之狀不堪為吾弟說也

羈手齊 人孝之十三 三七 觀古堂二刻

馮攀杞 幼將 會稽人

與減齋先生

淪落既久耳目都慣摩沙挨而只似春風毒霧侵人亦如沆瀣

藏弃集卷之十一終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洱客

侯方域 朝宗 河南商丘人 壯悔堂文集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不僕深[illegible]令人無所自存那得不畏

僕竊聞君子處已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今執事之於僕乃有不然者願爲執事陳之執事僕之父行也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歡其後乃有欲終事執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大人削官歸僕時方少每侍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嘆惜者彌日及僕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戒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雖於我爲後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以爲師又有老友方公孔炤汝當持刺拜於床下語不及執事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去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僕之夙交也以此故又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爲父行理當謁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今

文章全乎[illegible]境用意不能復辱

執事乃責僕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噫亦過矣忽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旣得之必喜而爲僕貰酒奏伎招遊舫攜山屐殷殷積旬不倦僕初不解旣而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屛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所詬願更以道之君之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湔乎僕斂容謝之曰光祿身爲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之兩君必重爲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竊恐無益光祿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凡此皆僕平心稱量自以爲未甚太過而執事顧含怒不已僕誠無所逃罪矣昨夜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阮光祿颺言於清議堂云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特見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僕與左誠有舊亦已奉熊尚書之教馳書止之其心事尚不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僕誠應之於內亦賊也士君子稍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萬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窮倒行

而逆施若昔日乾兒義孫之徒討無復之容出於此
而僕豈其人耶何執事文織之深也竊怪執事常顧
下交天下士而展轉蹉跎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
甚遽其本念倘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未
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
必不暴白心事果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
事之門僕果見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必且
隨屬其後長揖謝過豈爲晚乎而柰何陰毒左計一
至於此僕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獨
惜執事忮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復得志必至
殺盡天下以酬其宿所不快則是使天下士終不復
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僕
之詞微而義婉也僕且去可以不言然恐執事不察
終謂僕於長者傲故敢述其區區不宣

與王氏藕藏經書

足下瑯琊世望以文業從自振拔僕聞之久矣前歲
曾一見於其城又一年而晤於相國宋太保之館皆
匆匆別去無由相爲歡晤以深習足下然竊望足下
之威儀而聽其一二緒言已渊知其非尋常冑裔中
人也友人賈開宗者尤數道足下之賢不去口是歲
之春開宗自江南還方病謝交遊忽一日言大風寒
跨其驢出西門去日吾將過朱襄訪王君開宗老矣
常自負其學又閱人多雖泛愛其實胸中有次第不
妄昵近人者足下必有以得之矣又三日而歸以告
僕曰吾向推王君賢未足盡王君王君純孝人也嚴
陰察之見王君於其先公之書册栖棬皆謹守未嘗
輒啓以視世之朝沒其親而暮傾倒其篋笥欲盡得
之或更妄意其先人爲顯官扃藏未必盡書籍而必
欲發視者何啻徑庭也然有一於此所宜公之天下
予不得私諸其父者吾將偕太史李公往誠求之而
不知其許我否也蓋王氏之先公其人也爲御史奉
命巡江南江南完盛繁富多珍產公一無所取獨捐
其俸金千四百錢請藏經若干卷以歸郡之僧不定
空者常買得田氏之廢園欲改建爲禪院建閣而藏
經焉此江北數千里所無而今適有之於吾里之內
意者西方之聖人將顯其教於茲土耶吾將介定空

求之僕應之曰信如足下言王君固孝子也必與何疑焉益其先公請之以歸者欲廣其教也必不爾之僅笥之中王君其有不欲廣之者歟或云足下將構三楹之閣於其邑之隅以奉而藏焉疑未必肯與夫足下不欲廣之則已果欲廣之與其構閣於一邑何如與定空而使刱梵宮焉五都之衢也且足下之所欲廣之者非廣佛教也廣先公之志也佛敎自在天地間豈待廣耶無遠何近無小何大無少何多無曹何久梁武帝與之而不必增周武帝滅之而不必減

貯其言於金匱石室之中未必重投之於水火塵埃亦未必褻此固足下之所不能與而定空之所不能受者也惟是先公之志不可以不彰而足下之所以繼之者不可以不推而廣今使十人傳之較之千百人傳之必有間矣十人傳之一鄉較之百千人傳之一方必有間矣然則足下雖已搆而藏於其邑之隅猶當毀焉而送諸通衢之梵而光乎其未也又此藏經之大部計卷以七千餘計旄以二十非可帙袖提負以來皆然而止於梵宮足下誠許之定空必告於

衆而戒車牛以迎所過之地田夫豎子皆將携妻孥兒呼朋招類而奔走讙譁以競觀焉謂足下有功於佛既至僕雖闇陋亦當勉竭其生平萬有一得之文薰沐而拜述爲記以付定空勒之於碑使四方遊者居者又皆稽首而贊曰此藏經名故朱襄王公遺察江南一無所取而獨捐其俸請之以歸者也今王君乃能繼道志垂不朽焉嗚呼盛哉或足下歲時欲瞻禮則田氏廢園之址尚有勝地可建爲精舍流水環繞其間甚與足下之慧業宜僕輩從太史李公

之後皆得以清言奉晨夕即先公聞之於九原豈有所不可也僕聞先人之貽其子孫者有二如國封田宅之類苟非變故所當固守不可以尺寸與人者也如道德事業之類所當宣之而彌彰播之而彌廣公於天下必不可吝秘者也可以守而不守不可以秘而秘其失維均至於佛書則又超脫於彼我之外是究之足下未嘗失定空未嘗得而可以揚先公之願名誠莫此爲便足下其審處之矣然則僕謂足下必欣然與者自信操左券而得之而非億中也僕聞之

貫君足下固孝子也。

與王仲晃論物命書

承示犍見殺於犬，為有天命，反覆而申說之。意足下之言過矣。儒者議論舉措，雖自知不及，要不可不以孔孟為法。古人所謂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也。此一大聖大賢，固達天知命，然未嘗肯輕言之。孔氏嘗一論命於子服景伯，所以廣賢人之心，塞奸雄之口也。孟氏論莫為莫致，以生戰國之世，恐有以杜絕天下之簒弑力爭者，至於夭壽不貳，則歸之立命，固了了引

叢書集　卷之十四　七　賴古堂二刻

為己身之責。蓋此理輕言之於人事，必有所不可，若加之於物，尤為不可。夫物之隔絕于天也遠矣。其名冗而數繁，氣薄而力淺，決不能無介以自適。凡所以愛惜而長養之，摧抑而夭折之，皆人之所能為，物之所不能自主，而尤天之所不知也。譬如小邑遠鄉之百姓，其或得所失所，懽喜憂戚之狀，人君皆能一一耳聞而目見之哉。恃有郡縣之吏也。人君惟不能一一耳聞而目見，故託之郡縣之吏；天惟不能一一耳聞而目見，故生物而託之人。此予思予所以反覆慎

持論甚明，立言方有根據，如此言言故自不厭

言成物也。成義甚大，不僅與虧與敗對。凡有以驅除其強暴，制用其材質，安全其弱小，使之各適於自足之分者，皆是物也，皆人之所能為也。僕嘗古人之書，自孔孟至於楊雄、韓愈、歐陽修，以及程頤、朱熹之徒，上下千百年，卒未有以易者。足下忽發為汗漫悠忽之言，人猝聞之，亦甚平常，而該括未之深察。乃天下物之能傑然自立者寡，而放廢待命者多；人之庸懦者多，而自強知道理者少。苟挈倡足下之言，誰不好逸而惡勞，誰不任便而脫禁。強者暴者，豈復可驅除；

叢書集　卷之十四　八　賴古堂二刻

材者質者，豈復可制用；弱者小者，豈復可安全哉。引而伸之，觸類而窮之，則人事之功息，天道之統惑，物生之害滋矣。甚矣足下之言之過也。且此一犍者，本非犬之敵，明甚。足下不審其量而強使為友，既死又以為天命，何也。假使足下謹視而遠藏之，犍必不死。即死而於其深山窮谷之中，豐林茂草之鄉，乃其命也。今既委足下之手，而猶使犬得以殺之者，果其命耶。抑足下之所以愛惜而長養之者，或非其道也。見此皆天所不知，而物又不能以自言，隨宜區處而有

後之克似其先有道者此已引其端

以周夫蠢動之命類儒者用心所不廢僕故不惜與
足下以小事詳言之

與宋公子牧仲書

某夙受太保先公深知嘗拔其難公子又不以僕爲
不肖數下交費以所爲文業僕竊見郡中自吳徐二
三子捐謝之後近二十年絕無有清才傑秀如公子
者嘗心折數頌不能置今有所欲言僕惟公子聽之
僕聞之賈子曰諸人以太保既薨有願公子出而結
交天下貴人一如太保在日以爲克似太保者竊謂

藏弆集　卷之四　九　賴古堂二選

太保在日乃天下貴人皆願一當以交太保非太保
之交之也今論者顧欲公子求而交之以爲克似太
保此不惟不似而固已相遠甚矣往郡中貴達子弟
固有然者然皆以財力自雄周旋良苦今公子善病
羸不任衣太保清節僕之所諒未有厚貲貽公子也
所謂財與力者公子自審能之乎破其業以致疲勞
其身以致病而徒博一交結貴人之名僕竊謂公子
不取也抑人之所謂克似其先者自有道不可以不辨
有以卿相之子而爲卿相而不必不辱其先有以卿
相之子乃甘爲一介之士而足以光顯其祖父者若
公子不深察其道卽如諸人所云亦不過似太保在
日存其門戶方幅外似之耳非謂公子遂眞似太保
爲宰相也公子之家皆爲宰相今爲秀才何可强同
顧舍其力之所能可以得其眞似而必出於不可得
之數以爲聊似其外者何也夫克似之道在於守道
讀書公子才氣超軼何施不可願且朝夕自愛調病
病愈之後以諸人所陳交結之財多收古今書籍以
交結之力閉戶力學而篤行之如此一二十年亦不
必不似太保卽不然太保亦必含笑於九原決不以

藏弆集　卷之十四　七　賴古堂二選

公子甘爲一介之士遂以爲不克似之也

尺幅中具有見解頗不寂寞

復倪玉純書

與知己別來十年而此生遭際慨當以慷乃有出於
契濶之外者竊念士君子夙夜終寒必有所以自立
而後夷險一致足下曩者左右要東學犯清溪之不
測崙名義至重久不潰禍福於胸中矣特此念以處
世且歷千劫而不毀而況此聚散浮沉之迹乎哉遠
示郎君佳篇喜其英毅承命勉爲一序自慚固陋雖

欲有所發揮而不能不過以小尚聞之文正公者猶為郎君述之與郎君留心涵勉異日得以繼文正公之家學而僕亦不至殞滅其師說借以廣其傳則毛願也

龔鼎孳 再見

與余澹心

僕驅無賴復走淮陰正爾挂颿遂虛嘗駟筆壘琛首固有定緣然佩蕊寨蘭義同私淑不待璧壘相望而已旗靡轍亂矣佳篇下被珠玉同輝霽艷香溫廣新

飽逸僕何人斯獲茲珍贈便欲倚檣屬和而一舟如葉意緒蕭騷俟有便鴻或當瓊報貴子雪兒千秋絕對我正耐此娬媚耳其如逢復之怨何舉勸布獲不盡瞻依

又

正苦河魚無緣把臂清秋伏枕聽蛩為勞稍間即當力疾趨風函丈也風雅壇坫正須與海內共推公誤及小巫猶令色沮秋獄如須笄簪蘇花一時奐命壁壘嶄然足下執牛耳其間左提右挈屹焉葵丘亦何有於邾莒之賦哉拜誦長歌字與辭似堪千古黃絹幼婦不獨曹娥一碑擬長漢魏也嚴思和韻馳報正復如黃鶴樓閣筆不下耳

余懷 再見

與龔芝麓總憲

前作詩送程龔若赴閩子任中有何云芝麓三年作此官烏臺松柏擁琅玕再為今日再掌憲綱之讖也伏惟先生負元龍之氣挺名虎之才道邁張蒼格高劉瑀繩驅清路赤棒横街齊高帝云御史大夫職為

憲司以威裁為本劉孔明云居此官者必使蕃邦歛手豪右屏氣先生為國棟梁作時霖雨豈非子載一時耶古詩六十韻書冊奉寄雖炫璞鄭氏獻鳳楚門而雌霓之辭必見賞於元禮江春之句贈手寫于燕公心乎愛矣書不盡言

與楊炯伯

昔梁武好佛群臣書疏稱皇帝菩薩下詔兵敗率羣臣至南郊大哭令天下諸生旦夕俯哭聲哭者除為吁嗟即此皆讀書者所未知拈出以當一噱

答周櫟園先生

風雨中匆匆判袂真使西子笑人到岸不了無異人意因思司馬長卿生平有三知己一爲繆爲恭敬之臨邛令一爲君如遠山之卓文君一爲雄才大略之漢武帝然三人者必推臨邛令爲第一非令之重卓王孫安肯召飲文君安得私奔非得卓氏之家財歸成都楊得意安得薦之武帝奏賦爲郎哉今世固有長卿亦或不乏卓文漢武所少者臨邛令耳秋水書船當復念我

藏弆集

孫汧如 再見

與人三則

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故小人之行愈堅餚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友朋之愛其敝皆起於好名名故亦足以害道

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土之物生一曰山林之民毛而方毛者不光澤也方者不圓活也三字寫上古風俗樸茂如畫

水性就下懸漏卮注水則下滴乍漏舟則水又上行安在其就下也若水惟從虛處流耳惟性善下所以就虛惟虛所以能集物學問之道亦如水

單可稱文 亦可傳

梅之奐 長公 湖廣麻城人

與蔡君卿

曩在長安與許制臺論故楠江陵事因知寓內有慕先生者當江陵盛時幾以忤觸科罪及反冷烏散其子且遠戍炎荒矣又獨抗疏以排擊喙而護呵之幸以此齟齬於時私心竊歎曰此天人耶古人耶安得常吾世而見之及人粵而始匆老成典型固伊邇也

藏弆集

善乎谷風先生之言曰江陵在時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敢言其過及其既敗舉朝爭指其過而不敢追其功皆非公論也孰勿前此爲利後此爲名乃深于爲利而爲翁臺者反見爲迂濶而遠事情然世界若無此一種則人心世道掃地盡矣翁自用翁法寧知後學晚進猶于風馬不及之處闡發其幽光乎昔之炙手如某某某輩今安在哉昔之溺灰如某某某輩又安在哉而翁臺固獨巍然如魯靈光則彼輩之所巧竊爲名利者亦太廉太短矣吟暇世路梁日壯蓋安得借

翁臺榜樣爲悠悠者一開眼乎仰止高山已久因楊商老之便附此代面相逢何必曾相識哉

程正揆 端伯 湖廣孝感人 清溪語

與滅齋論老

老氏非孔子不知孔子非老氏不讓此爲東周彼遂西渡猶龍之龍其在是乎荀子曰知詘而不知伸非知老子之知者耳考高士傳云孔子至楚見老萊子問答皆禮事仰老子也夫子學禮年十七爲周景之十年老子時二百五十十歲夫以二百五十年之周流經籍不出一書此心豈仰以五千言了者哉及遇十七歲之子而中土非老氏有矣強而著書則五千言之幸老氏之不幸也

與石溪和尚論莊

莊子一書是說道理樣子如鑄鐘磬者之有土模也若竟作道理說猶向土模上求聲響也莊周自莊周郭象自郭象石溪自石溪注不注俱不會有何干涉一部南華經雖奇反覆數萬言歸根在蝴蝶上莊周生平受用亦只在栩栩二字仍是說夢到此即欲不作夢說不可也幾篇閒文字愛煞多少人讀煞多少人都被此老謾過和尚作莊會實是莊會和尚也識得和尚意即會得莊生意會得西來意方許去說道說理無不可也不然便走樣矣

與石溪和尚

和尚禪偈奈子不識字旁有註脚奈予眼昏命侍兒讀之奈予耳聾苦哉苦哉仔細檢點將來大約是敵人莫參禪耳杖老人曰得之于鈯斧石頭解龍三三日依舊是香嚴上樹語却上了和尚釣竿也

答友蒼上人

手教至如空谷聞足音也家內說話字字親切非身在箇中那得此愛語三昧但說到羅紋結頂槌胸頓足叫苦蒼天雖然如是何須恁麼發急見叫蒼天不知蒼天却叫誰也嗄嗄遊黃山一段公案大奇令人生快又使人生妒天童曰到此方知背門曰那箇是我的此二句信是不經人道可備遊向黃山妙高處畫蛇亦足何不書在聚賓三山十字街頭豈不驚人大家暢快更覺諦當又諦當耳如何

與減齋

韓退之力去陳言粉白黛綠史記中語也李長吉不經人道語繡幕圍春風古樂府句也作家難乎哉退之下視禹九州一塵集毫端長吉遙望齊州九點煙一泓海水盃中瀉詩中警句然不過是會說大話耳亦是一病三百篇中何曾得此等句

又

從古作昭君怨者多矣惟王敝一絕云莫怨工人醜畫身莫嫌聖主強和親當時若不單于嫁祇是宮中一舞人詠馬嵬事者多矣惟鄭畋題云玄宗回馬楊妃死雲雨難忘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妙在說正經話又如牧之赤壁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烏江詩江東子弟如豪俊捲土重來未可知妙在作不必然之想皆見用意翻奇之妙

與貝振叔

足下不遠千餘里特製此卷索書意謂予在山水間心手必閒故耳不知閒人忙事更多每日晨起灑掃几案位置花石客至或棊或歌天氣和暖散步尋僧煮竹筍野蔬飽飡累日那得磨墨拈毫作冷淡生活日子也哉今年園中杏花獨盛燦熳盈庭坐卧其下偶憶此未完始信筆爲足下書之是日微雨無客過亦一幸也

與舒五公

居長安者有三苦無山水可玩無書畫可購無收藏家可借予因作江山卧遊圖以拂元規之塵約成三十餘卷昔爲好事者持去案頭偶存是春因題寄吾兄兄居山而僕以雲煙貽之大似向江邊人送水雖然山窮水盡未始不爲居山者開生面也且以見僕居長安功課如此

復何省齋索題石公畫菜芋

石公不向鐘樓上讀却要床脚下種菜大似瞌睡漢思量捉虱子咬吾兄兄境生情忍耐不禁忽地迸出本地風光片時解脫大好機緣只累及不楊千人硬差判斷無謂無謂乃勉强應付二十八字將去青春花陌綺羅筵拋撒珍珠不直錢一陣菜香芋正熟

五更酒醒却流涎

朱泰禎 號仲椒建莆田人

與友人

念六日閭里中有新貴報者誰遲彷徨竚聽哉起哉行飼力輩持全錄至不覩芳名悵然撫案者久之攪首躑躅望洋氣縮天實爲之不應怨抜其前復定其後也然瑋璧合菁終非澤名之秘柱根韞馥不爲圓林之實發芳翠頡存之其人說崑崙大而瀚子小遍目者衆而遠矚者希也張樂洞庭之野魚鳥聞之高飛深入人卒聞之歌呼舞蹈豈諫人而迕物亦殊性而異音今帖括家彙彙載道拍肩相隨者盡魚鳥乎抑猶有歌呼蹈舞而號曰人者乎誠有之亦可無貳無虞於辭氣之交矣

徐芳 再見

寄木公四

道兄將來大意將深山乎抑高座乎如有意深山則茅蓬尺地何處不得二三蒲蔬之食安往不辦如必高座以梟堂頭之職則一衆趾必携載侍備一駐錫必備諸職事兼四方之衲子麿至六時之賓客蝟聚非大叢林之地不能容非衆檀施之力不能給而時當艱苦人盡退息雖有其心誰敢肎然任之故弟以爲道兄將來所處尚宜斟擇道兄今日有宜深山不宜高座者道兄不嘗學易乎易之爲書原不必多只此潛龍勿用四字上自王公卿士下及崖栖谷汲之子無有一人能踰越者勿謂方外無龍方外之龍遯可不知潛也方外不知潛不名爲龍方外之龍而必亢其用泥沙之困菹醢之厄必及之矣且夫蕭路龍而祖者也其受衣黃梅宜可嶄然立見頭角而四會之隱韜光匿影與獵人起處無少異油油然周旋乎蝦蟮鰻鮪之間也可不謂潛乎懶殘龍而蠱者也其在衡嶽不自知其聖也役可執執焉而已而且餐餘之粒可以療饑糞汙之傍可以托宿非深于潛者能如是乎使于其時而有不堪岑寂之心自號于衆曰我聖也讁也諸方搜物色奔走必將鬨然而至不但失用晦之意而其廡奕亦茂蹤渺矣何以不測而神哉懶殘之衡嶽亦懶殘之廡下也今道兄之人閒蹤

殘人衙之人而此日之時又普辭韜衣之時然且衆然高庵使天下指而目之可乎哉大高庵方外之見而飛躍者也而道兄曰吾如是可謂潛矣無乃于六位時乘之義推之有未廣乎秉燭以俟影逃暑于烈日之中而吏疾驅之豈惟無益無乃滋甚此語在他人不敢言即弟亦幾番躑躅然終不容不言蓋亦有愚忠在惟道兄察之也易又有之括囊無咎無譽夫名者庸子所趨高人之所避也道兄之于名一日千秋兩得之矣此避謝弗獲之日尚近之乎高士神僧

兩傳其說詳矣奚庸弟多贅焉

寄黃維新

弟嘗有言科名一途于人禍福相半世多吒之而幾者不無避爲究之則禍之數多而福之數少非耑半也且夫科名亦何能禍人人自禍之也名以是立學以是行忠孝之志以是成仁義之施以是溥如是而科名于人何可少乎如直以爲富貴之具而已小之富室妻妾輿馬聲色之娛且蠲集以驕佚其心滔溺其志氣使日遠于淸虛高曠之域負才而不克自振

[illegible]家保庵于家恐坐後功名百世究何朽自而無咎商宅哉宜各書此緒于座右

益十六七矣而大之乃至搖唇以偷娛嘖貨以召寇于府旋踵之釁蓄種而必發以自焚其身波及其子孫近而鄉里無所容而遠爲舉世所僇笑豈不大可惜乎使是人者無科名以佐之彼雖有意將不得自遂焉如是而曰科名之禍人矣不可也且夫貧賤人之爲惡也及身而已其罪與獄可自接也富貴人之爲不善一人虎之百人從而狐焉其所以窺竊播弄于不見不聞中以煬吾之明而借叢于外者至不可方物雖日取而誚飭之猶恐門庭之遠于千里況復

倡而翼之而其恐毒之所注百人當之抑一人當之乎大以一人之身而當百人之獄其又何贖焉弟故又曰科名之于人禍數多而福數少也古今來以富貴取敗者何可勝道即弟之身外十六年概當世之所謂科名者幾何人其貽[illegible]宦寂寞枯得失善敗是非之故曙可見矣然則吾輩之所以自處斷斷在此不在彼也

鄧汝高 [illegible]

答同年李子成孝廉

長安羈客不自意得從足下為俠者遊每一開尊相對兩腋習習風生豈所謂臭味者乎被放以來潦倒殆命耽七尺如一枯髏鄉落分而無友生惆悵分而私自憐猗於落月停雲想見顏色耳足下自雋才一第當奈足下何卽相國折節下士足下據右座稱上客醉則謔陳嬉狹一册高卧風情固自不惡孰與不佞兀坐書空苦哉荏苒歲月束裝在近為問郭隗先生黃金臺上猶有收駿骨者乎則不佞且至矣

與徐惟和孝廉

不佞抵吳則已聞足下北矣為之躑躅於横塘煙雨間意極惘惘既入燕便訪足下於酒人伴絕無踪跡也居一日而何尉來乃知槖車自旋谿而南者翔耶為之絕地大叫髮上指冠也尊君素強無疾何以遽至此且天既不慭遺又何巧令與足下左使足下抱終天痛神理荼酷豈真有不可知者乎不佞日買苦酒三十銅錢潦倒燕市中恐終成一薄劣相幸勑從者掃齋頭一片石待不佞歸也惟起哀如少年絕粒僧不至毁懶滅性乎

又

數日乃得簡出然亦苦酬答每一挾册不能盡了已復投書起矣蠹魚殊酷欺先生久客將西樓藏書飽啖無餘昨乃擒其種聚族而焚之恨不能梅吾兵威也恐復竊發耳惡詩書扇頭奉惟起當為吾鍼之箴笥不敢怨也

與王百穀

不佞由閩入燕間關水陸以日計者三月有奇以程計者七千里而遥奇踪寫悵動至盈帙大約多懷土

惜别之什故題之曰越瑩聊以比於作勞之歌庶幾於記里之鼓耳不便敝帚而且以災木百世之後所不覆之瓿投之涸浮沉之水則實借資於金玉之言芥蠅飛不百步附騏驥而千里矣

與陳振狂山人

炎維鎬抵燕道足下客越消息甚惡弟因知臨卭令不葬此乃令馬卿幾與鷁鶂裘奈何奈何向嘲足下如山中鹿不肯跡出閭右今當蔬就長林老自龍江上矣北征稍已竟令便傳一部大試科頭讀之誂

借寄畫做一篇大文字意在託做寄言畫者

以斗酒亦覺耳後風生何必陸大夫千金裝哉陳氏
小謡已下車病後頭顱兀然殊非昔如還俗僧可憐
也

又

芋江上辱祖餞遂握手不忍別依依此情何可為喻
既發舟東風健甚樓船西走如騎快馬南望釣臺
僅僅移大吸江亭乃在雲霧中而紫氣勃勃繚人知
陳先生詩囊固自無恙即東登日觀峰北登黃金臺
恐此紫氣長在眼耳

黎士弘 媿曾 福建長汀人 託素齋文集

與櫟園先生

來上畫冊係弘同里吳生鳳起所作吳生故名家子
少棄諸生而畫有聲名郡邑間弘爲兒時親見其凡
得蟲蟻之類皆各窮極根原聯聽終日又懼失其精
神屏息斂氣潛身草木之下細察所爲動跳搏擊之
狀間思趣不得又自以其身動跳搏擊之必盡其意
而後能使古人可信此生不輸馬頓中定入蟲譜中
無疑矣後有勝生者卒業太學嘗往金陵者三年僅
爲勾書此數紙陰乘間請益拍案竟起曰不過數十
金飯乃公乃欲使吳生賣畫耶即覓舟以歸陰辦車
其人屢屬致意生寧窮困死終不肯續一筆也嗟夫
吳生所爲半生潦倒於此者豈不欲有旦夕之名哉
今死未三十年漸有不能舉其姓字者獨惜吳生生
長僻地未得見當世之大人巨公一從詢其可否而
里巷間人又無足以傳生者今先生書畫之董狐也
特爲致此卑似先生先生許以可傳則傳乎可傳矣
使其既死之後猶能取正於當世之巨公大人先生

以爲不可傳則必不傳矣亦使其知此半生學力皆
歸無用退將自悔於幽宾之中是得先生之一見可
傳與不可傳總皆於此生無負也畫計十二幀

林古度 茂之 那子 福建福清人 家秣陵

與邢孟貞

弟庚戌歲客遊燕與尹澹如論人才之難澹如曰天
地造化那得許多工夫孕出許多才人只這幾個老
子在世上轉其眼間者大哭弟獨心是之以弟所見
聞文人才士不克霑於世者多矣古人取丘色擬採

自論自嘗是之所賜之與學其此虛懷何患不發時造

白玉璟前後影迹灼然故千百年上之人所撰述行事千百年下之人猶大相似順爲魏武帝尚書僕射劉公斡目之北土之秀倣日誦萬言不甚學較詞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官國子祭酒衆之在唐詩人中奕奕有名辭此三子皆非常人足下豈其曹世耶何克相肖也俗人論不過目前少一尚書祭酒耳彼顯務象之傳至今日者寧以官貴哉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弟於足下益信濟如之言不謬矣

李長日 化忻福建長汀人 咏懷堂集

與黎媿曾先生

僕不敢自欺也歷觀古今垂不朽者不日宿根則曰積學僕生二十七年始學爲詩再三年復有意於古文詞且汀郡斯道落落如晨星鳴咽寡和無所師承加以疾病佩寒恪惰交游種種來敗人意而欲肆力于詩文以求合乎古人不亦難哉不亦[illegible]哉適自取其謫[illegible]也常私念此道非入山數年發憤向學以上下千秋爲不朽計徒俯仰里巷間而思其可傳也則自欺實甚今尚有郗亦窺其入肯爲敲安道辦百萬隱貴者乎此段迂想每念及不覺啞然自哂也僕其詩文之癖又不肯安於閭閻與里巷小兒吟蹶于一時唯有憾憤無極行見其與草木同腐耳此後唯思得東郊數椽積書數千卷坐臥其中手自披剔然後大肆其力以成一家言庶此生精力得稍見其要領不知能遂如其願否幸先生之有以教我也

何喬遠 鏡山福建晉江人

許見前輩虛育之旨

與莊應曙

君爲詩將生而對人讀之乎抑死後任人讀之也生有莊應曙在旁曰吾詩如此如此若死而任人讀之則必使吾之意通於千百世之根俾觀者自得之尚可從旁曰吾詩如此耶

黃文煥 坤五維章 愁齋 福建永福人 賦養集

與陳若孟

執掌爲頓心眼俱墮取古人書作盥洗法公庭之上不須頭岑岑遠望西方也

復陳昌箕

從折腰來舌與心半不復存矣眼耳聰明支遁而辟

妙在不說明不獨有味亦發奇夢

去兒猶以爲是侢維章乎既已憒憒而猶敢操筆品文者自附於不識曲之聽歌聲亦能點頭觀拍鼓舞而起也縣縣門卻不可無以對不敢言文事請言俗事而已矣時昔居鄉見戲傀儡者付婦相戒有孕者勿往鬼能奪人胎可惟深思之則實爲文戒夫人亦有胎焉胎不結文不湛既已結矣胎在於胸而又懼鬼物以奪之兄之來破其已久矣僕即欲吐心相商齒間縮縮君之餘耳

答許玉史

生平謂戰勝之案只有章法此中山川前後排列於其間鬼神奔走趨候於其際一聲號召水行石立電走霜飛莫不爭至萬衆而萬當爲世諦茫昧造作語何孕兒餅餌傀儡相矜耳

答譚服膺

弟以十年老婦在此作竈下婢氣息不得放頗司李入衣有之以身間於滿堅胸懷約結自覗不復爲人事而自念人生不宜浪享虛名天地鬼神實交忌之甘虛名者必齟齬於世故之千古往往如是弟某不

言真好已之難也

幸以八股一道使世界共知有維章方將深自懲創謂此數篇文字是生平仕宦厄塞之胚胎乃翦翰復盛有稱述誦未竟織駑汗浹棟懼之餘既復低徊世人謂我毀川長鯨先生乃題之曰溢泓淨木胸之所存筆之所往被君道破矣既志懼又志感也

與同年黃可遠

都邸家落雖處長安車馬中縮首自閉正如空谷數數往返者獨老年臺耳清言旨理磬此俗吏哉畢奏就身附郭之途子然孤處與影爲兩呼月成三僕僕

道側仰面察顏俯面順旨至於簿書之際窮蒼隱痛兩造微情靜與之對以芸窗時校練揣摩之法惺血施之縱不能十發而十中猶可八九若調停巨室奉趨上官則雖心煎髓竭眉落髮枯未易幾也

終日塵溷中不能不作此態

答闕允命

台丈惓惓下問吏骨已俗文心逝走久矣其何以復虛懷少俟號召神識向高曠處大叫數聲乃敢拈筆品題也文章之道別無他術要使五岳可搖星河如瀉世界民物之中或撫骨而笑或放聲而哭自然通

用筆如此
令人可恐
見其善法

體透亮滿盤周匝其不稱者總是小言耳

答同年龔鑒穉

本無龍躍虎卧之佳觀但有鴉塗蚓結之惡道乃謬見推許於年臺名實乖反得不攪筆心慚耶米元章字學工深猶謂做官簽押便令字有俗氣況十年老吏俗障千重何堪鴻觀談筆法者曰有功無性神采不生有性無功神采不實佳綾見擢愈令拙筆遜其神采評字品者曰如美人臨鏡濤箋幅上又深恐惡札之無鹽唐突也

答倫五知

馬牛下吏闖入麟鳳之區山負則便山仰則愉水飲則慭水鏡則企兩者交戰所日夕以祈者當代偉人匡扶其不逮而翼嫩步趨庶幾無詭典刑在嚮嚮沚無窮民瘼已極汔可何始念之神仄也稅粽內溯

風絳懷

復方卓茨

胸中鳥斛斛茂一入城市滚滚道去但換數斗塵面巳須向清谿方塘洗却客鬢雜沓此助塵者也

善于論文

若出[illegible]
一新

則無塵屑則有坐側固無玉磬使有玉磬便當擊破有如此宗況安能拈筆商文心哉

黃 瓚 瓚玉希菴福建永福人坤五先生子

與趙得心

今之文士莫不厭故而喜新瓚以為文章之道從無新也有新皆故故卽新也故莫如歲四時遞遷周而復始人必曰新歲故莫如月哉明漸生一鈎初縣人必曰新月一切及時之果蔬亦何非故者而皆以為新只是能改換耳能改換則能新是新原在故中也文章之道豈不然乎知此可悟曾論溫故知新之說質之吾兄以為何如

林嗣環 起八號岸福建晉江人

與吳介茲

崑山張元長云作文如打鼓邊皷雖要極多中心却少不得幾下予謂皷心裏但少不得幾下耳却多打不得以打邊皷左右將其下下意都已送到皷心裏去也今人之文高者下下打邊呆者下下趁心求其中邊皆稱者烏有哉

與櫟園

向見君手訂虞山詩人傳心極愛之諸傳皆妙經君手訂尤足重也後聞虞山繼詩選之後復成吾炙集二尺許皆平昔知交之詩見吾輩一詩有當其意者輙用片紙手錄歸入集中以八十餘老人尤殷殷好學如是而世之黃口無知猶相與訾議之不休多見其不知量矣虞山歿後此集不知落誰何手必湮沒不傳矣虞山與君不薄當留心大索以傳耶前風雅第一吃緊事也望之望之

汪懋麟 蛟門江南江都人 百尺梧桐閣集

柬周櫟園先生

懋以吳中游覽一集奉正先生不蒙擯斥稱之曰新夫陳言務去古人且難况肅劣如懋耶今人爲詩率有意求新然學步未成鮮不匍匐而走者矣嘗竊少陵全集其摘詞挨藻如古錦舊繡精英內涵縱綺羅珠玉不敢與之較色澤也蓋其極朴拙處正其極新異處也懋學詩有年矣近歲以來當志於杜學朴拙尚未得敢遽言新耶辱先生稱許愧矣抑知自勉矣

柬王阮亭先生

揚州六朝繁麗之地舊蹟百無一存惟平山一坏土爲歐陽公游宴之所堂五楹高敞蜀岡之巔古木蓊鬱六月不暑俯視江南諸山拱列席下一郡之巨觀也兵戈以來堂漸圮有俗僧變堂爲寺懋竊恨之而力未能挽會先生初蒞茲土振揚騷雅暇時與賓客載酒紅橋出手山下和歐陽公朝中措詞有平山堂下又東風寒食柳濛濛之句郡人傳誦眞不減六一風流而惜未見此堂也今倏忽五六年懋兄弟與郡之搢人力圖修復爲文以告四方一時和詞藹盛接踵而至又値先生出京師觀復濟江邗溝雅句一水盈盈風雅舊盟依稀未遠堂雖未成可無一言爲諸公倡乎傳花命妓之游已虛左以待矣

周在浚 雪客河南祥符籍江西金谿人

復何匡山年伯

古今至文雖大有力妬之終不能勸其傳其不然者雖大有力者極振之終不能禁其必傳也長吉之集投之廁中僞語耳其實今傳者恐即廁中之剩本文

人慧命非妒者所能斷也家大人好索宋元秘本在閩中得謝在杭先生鈔本宋元集三十餘種究竟無甚足觀者即王元之小畜集十二冊自竹樓記外餘皆卑卑不足錄近日豫章太守刻千子文止兩先生集羅本不以古文名而强爲之搜索艾所增非適稿也皆其不欲存之稿而無知者妄爲增益但欲博搜討遺失之名豈知地下人反因之抱愧于汞汞哉汞老年伯下問敢以臆對不知以爲然否

與鹿峰兄

苦心場屋人臨期左顧右盼有許多放不下處若是省事漢如赴歡場如對小敵則神氣自王

示弟龍客

先輩云光陰快而學力鈍應酬多而讀書少深爲可痛由今觀之豈不誠可痛哉

藏弃集卷之十四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弆集卷之十五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津客

孫金礪介夫浙江寧波人 文鈔

別盧太史書

古人朋友之道內相衷正外相揄揚故聲譽不起歸其咎於朋友今人反是當面輸心轉眼誚訕世兒反襲古人早有同悲焉然亦不足怪人之度量相越僅猶器也盧大者所蓄必厚淺小者加以倉粒勺漿有覆溢焉耳君子之德譬若高山大川于物無不容無所不見適以成其大見其高小人之初見勝已也未嘗不知慕積慕生畏積畏生忌畏忌之心積而仇毒之機成矣烏乎六經之道大矣從而事之者非一人不一世鑿井求泉進止存乎其人已則瘠矣而怪怒耕梁之人豈不究哉豈不究哉未聞餒采之餓者剸刃鼎食之趣宜軟怯之叔寶移恨有力之烏獲也

與王惟夏

辱足下以近詩見示僕讀之終帙有動于中忽而戚笑忽而歎息忽而吁若號呼甚且繼以涕泣座客見僕笑亦笑聞僕歎亦歎或亦泫然顧僕而泣詰之亦不知其所以然惡僕之忽笑忽歎甚且泣者惟足下詩爲之也座客之或笑或歎且泣者僕爲之也凡下之詩足以移僕于忽笑忽歎忽泣僕之或笑或歎或泣足以移座客于皆笑皆歎皆泣者皆本乎情爲之也夫凡物之不足以動人者雖刀鋸鼎鑊臨于其前華衮玩好陳于其後執夫人而語之曰爾試爲之若是則得諸此不爲之則得諸彼有必艴子色不則掉身走耳既而存焉者百不得一也何也以夫不足以移其情也夫情之所移誠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也嗟乎以足下之才名日有於四方白首黃口幾無不知念其姓氏而將之欲依以揚聲者載贄致慇懃奔走絡繹於道路四顧見渠已使之簪筆柱下風流可觀而兀坐窮經孜孜焉取今天下所謂文章之士而雌雄而甲乙之殊可悲也仰邏其遇已又出無端之愛患以撓其志意使其湮鬱騃憤不平之氣無所託而

一旁之于詩以動人之嘻笑歎息涕泣不又誠可假也夫雖然君子之于悲難也不以其道得之雖與之會而無所嬰於心其去而過之也若疾風怪雨之驟於空庭若嵐霾瘴霧之翳于深谷少則開霽焉而已君子患夫身之不立名之不章也事故之來無故加之而何與所可懼者名日盛身日益重知交日益以衆廣其仰而指之也必益求備吾與足下皇皇戰戰視聽言動惟懼負此斯已耳筆墨之事其餘焉者也惡君子之欲立其身於最上也夫亦難矣哉

潟震 青門河南祥符人俗宗子

與雪客

去除夕七日守短檠坐至夜分寒光慘淡微風出入樹間悲鳴悽警彷彿嘶嘶之音無愁人對之亦當愁況弟愁人乎因以大白驪之能無效劉伶須酒德乎

答高雨吉

弟學書顧磨筆筒中所存未甚老而禿但欲以一筆易一書何如雖然同一書也更願世兄作長江萬里圖不願五日一石十日一山也

唐時升 叔達江南嘉定人 嘉定四先生集

與曾長石編修書

作詩之道非難非易易故三百篇多出于野夫游女難故成一家言者代不數人若僕之孏慢廢學非因能之間嘗從事於斯而得其彷彿焉譬諸組織一經一緯一玄一素雖由女工之手而必成於杼軸疏密輕重各有其度不可違也能取古人之言而吟諷之嗟嘆之久之知其言之所以然又知其言之不得不然由是而得之杳冥之中出之恍惚之際不規規於古人而自與之合如是知不爲作者笑矣乃其神而化之則存乎其人耳至於是而又不能無得失則如翅騶之撥貫音者知之勞薪之炊知味者辨之若夫輕心掉之怠心易之昏氣出之矜氣作之此皆詞人所當反覆也今兄將有黼黻一世之用雖所爲詩字字珠璣亦何裨益然借以發舒其意氣陶鎔其性情則養任重道遠之望者烏知不在此乎

弘儲 繼起號若和尚江南通州人

與石谿師

近因禪林氣象颯然如秋冬生意不復作皆由衲子無心胸節烈隨風而靡一味喜人諛與略加針砭便掉頭不顧如石公之寵辱不驚始終嶬嶬開見罔不易得也久懸之榻不知何日四稜蹋地一葦可航正是時耳隱禪南來幸不吝指教不致虛費草鞋錢也

韻致卷清逸文字復忍一逢此如空山景入偶附詩許那得不令人神怡

大　嵩友著

與介丘師兄

峯巒嶒與觀不停機水面可當一面入院後山頭踏闡導從叢際汲引春流雖木落石出之勢尚自搖搖而牛背鐵鞭或可橫吹也再留得頂笠荷鋤之入數輩相與品字支錯撒翻雲霧便可安心作投老計耳惟是回望牛頭老子目朝雲漢橫卧大唐真不啻胥泥之隔所苦白紙頻封千里相寄實難于問津也小力旋附此相聞並懸法愛惟望調適道體應時顧物使竹析交蔭烟雨濛濛座上之石無令其飄處可也

賀　寔　貢公江南丹陽人　蛻菴集

與管君售

寔白君售足下自斬蛟橋畔暫得連鑣射虎墩前遽成分秩方期羁鶴之遊竟爽釣艦之約嗣後星霜幾易尺素尤稀緬思僕少時與足下載一船書画常浮笠澤之烟萬壑松蘿閒踏鍾山之月車乘海岑接俊士子龍門攜其尊罍慰良朋於馬廐雨中看石戲掇樹葉之箋爽夜苦吟互擁蘆花之被浪笑不休持杯沒幘劇談無已炊飯成糜共言此樂可常豈意於今不再况社中諸子悉已雲翔我輩數人獨嗟霧隱更頻遭歉歲卒遇𠎝凶避債無臺理文有塚頻歌鵝武之詩壺敲已缺久失鍾期之聽琴破不修筆研賦若遇石田心織而多成貝錦所幸桑麻雖少杞菊猶存尚得折桂煎泉牽蘿補屋乎規京月偶分隔巷之詩聲一徑濃陰久借鄰家之樹色松風晚奏可代鳴絃桐露晨流足供濡墨適逢名酒暫慰良宵嘗想誤昔得消永日至昔讀張水曹之篇什如聽絲竹對柳司馬之紀遊若臨山水則倦亦忘疲飢當當飽近更以藏書不廣惡札堪羞更思題紳帶以紀言種芭蕉而習字至於一端純錦或遭剪授斤遲然而五色斑毫尚未付還郭璞略陳近况以代晤言獨憾蘭亭之

文中具有眞意抵過詩賦一冊

集無凋竹林之遊不纔所祈良夜榮羽重命舉琉之
駕寒溪雪漲還乘訪戴之舟援筆檄辭臨風鳴咽

與陳生

別後數日竟捨筏就陸時月彩漸沉星光欲滅對殘燈而盥櫛懸敧案以備餐盌漏猶鳴疎鐘未歇暝行許久曙色始開霜鋪石滑候旄吏以同驅露漲津迷喚漁郎而問渡寒塘寂歷不聞鷺鷥之鳴荒壟蕭條未見牛羊之出俄而紋烟漾日酒幟搖風橤塲雀噪覓覩影以驚飛麥隴雉潛聽鈴音而尖起頻經峻坂屢涉危岡備逢紅樹半晌停車忽見白雲移將策馬既而征鞍已倦客路猶迂離離亂影鵲翻落照之中歷歷哀音雁叫濃雲之下羨羣禽之先止怪驚驌之不前煙籠孤樹月中遙望疑人風撼危柯露下驚聞似鬼欣逢邸肆得解驂騑沽醪節旅況之辛枕劍作長途之衛追思在足下齋中臥披兩帳坐伴燈光聽奔瀾之泉聲賞橫窗之木影何可得也更圖緊首勉旃加餐

代從孫聖朝上兩學師祈闢書

恭夙遭不造生覯憫凶悲類小同迥音容而未識仮加根矩逢學舍而棲其慈閨聖善書者之获逕以供薪小子窮愁燃讀之燼半將資釜仰視星星華髮行届六旬頻憐踽踽孤蹤漸臨三十尚則不具安望牽絲針粥何來惟資拾橡四壁蕭條僅乏當鑪之偶一囊羞澀兼無露宿之車就井欄而料卒自石成緇反衿袂以題書素衣變皂偶爾千言之奏幸邀一日之知獲厠貴遊俾借棘試升安定之門堂式觀禮法拭龍亢之講席薰繹德音誠知鼓篋之儀俾展遊庭之敬其若承筐之志不酬懸磬之寂剝令攜甕負書既自感深行李抑且炊桂食玉尤先慮切司褒伏望特賜包荒曲加矜恤恕匡鼎勸傭之日貸兒寬鄒養之時銜恩寧减于食花報德必期於頓印敬陳哀悃佇荷慈涵

與從子天七書

鄉城相隔向未知吾子之深近日為竹林之遊始知足下負有至性綸有本源夫非常之人豈常人所能識哉願足下抒自幽懷亦何獨足下古數有之韓王

孫一市不知一女子知之謝懇連其父不知從兄知之王汝南其兄不知閲十餘年其姪始知之骨肉尚爾況外人哉維物亦有然柯亭之竹爨下之桐荆山之璞豈惟無過而問之者蓋將駿駿不免然幸爲至音奇器始之泒而辱之者旣且交口譽頌是以知足下之必有得於後也願無鬱鬱然僕亦有一言願爲足下進焉世之齟齬足下者以疎節不媚耳今欲足下荏苒筋骨甘柔言詞伺察人顔色度足下不能僕亦不爲足下願獨恐世棄君乎君乎亦棄世將高卧

丘壑漸趨於枯槁此僕之爲足下慮也夫士生于世其陋者以富貴相期淺者以文章自足僕則謂當以濟世安民爲念不若究心經濟之學寧有具而未用無待用而索具今足下齒方壯正積風負翼之日也幸自勉旃以遠大者爲期無以僕狂言之

賀宿 天士 江南丹陽人

答文友論文

文章固宜高深亦貴正大如洞庭之月峨嵋之雪誠遊覽之美然欲建都會於此擁千官朝九譯共球獄

評士文填如是

訟之所受成條教號令之所敷布必有所不可故古人有削其辭曼以趨峭潔而文始高者柳州是也此善於進者也亦有貶其佶倔以就順易而文益奇者昌黎是也此善於退者也僕又常戲論水莫奇於瀑然不可以舟楫若江河湖海其幽則產珠貝藏魚龍其顯更可以利漕溉通商賈爲觀鉅而其功尤偉也僕爲此論誠井中之見冀履高岸者援而出之惟足下不吝剖晰而教誨焉

與鄭討士書

僕僻居一隅爲交無所師承惟就紙上得師耳然其始不知揀擇循球者之登山其間懸崖峭壁谿壑者有之蓋途窮始返者屢矣後乃知有坦行之徑而才庸思拙往往恨手不應心心不逆眼若足下直如跨鶴而行一舉遽造其巔頂摩星辰雲霞烟靄出於履舄之下俯視一切不屑故事半功倍始信天授有限何可企及僕遊于世久矣凡當代宗工鉅匠生平未嘗輕爲褒譽以此名抑鬱而不彰然終不能自悔以隨聲附和至意所不許雖古人猶著論非之今乃折

角於足下願益努力日進以慰故人之望

與友人論乞誌書

誌銘者所以垂不朽也因其文辭之美吾親附之以傳此當屬之文人不必定托之高位計古今地下之石何止萬億而流傳耳目者有幾每見筆金以求顯者其人或不盡能文或諉之門下士其門下士亦豈眞得韓歐遺法者不過襲耳目間熟習語略叙以狀中事文成顯者或點定數字或仍其本無所竄封示其子孫如授拱璧究其所得不過葬錄送時人或指而目之曰此某大僚之文也旋即棄擲僅供覆瓿之用於親何益乎僕謂其人生平不能文者位雖尊文亦可以無乞誌必如廬陵始求之可以無憾不則寧缺之以待能者耳

與陳賡明論琴書

琴之爲器也通於道然聖賢以此平其性情後人以此縱其淫靡如長卿蕙固已失琴之本意矣然猶心手相應至今日所爲琴譜僕觀其詞皆俚鄙又有但傳指法無篇章者夫情生於文目無所觸則心無所

感既無所感則亦無所思既無所思手何所應徒記其疾徐輕重之繁聲以娛耳此優伶之事君子不爲也如有能傳古調操雅音者僕亦當就學矣

與王玄船

堵廷棻 芬木 江南無錫人 雪堂自鈔

往從陳老蓮西湖畫舫爲作梅花入幀分紅蕚綠居其二紅梅一株垂古蘚直浸流泉復盤而出作濃花數朵水中有花影紅艷浮動法法綠滴中一黃綠小鳥集旁枯枝斜窺丹蕊欲啄更停若聞木鳴而却顧者蕚綠一枝斜出一正面花微側作覩下態從以上半朵俱覆下一水仙枝葉半在紙外二花參差仰笑若明月深竹湘君對影微聞嘆息聲正不如商略何語旋授余水墨寫花法一瓣作一起伏用半濃筆勾如鐵線急用水墨從線外暈開逐瓣一暈故無滯筆落手提兩筆也外旋用水筆法法淡去飄出白瓣淡去故其花若落墨若不落墨有不即不離之妙而雪月之光自出每須用力不作呆腐語此其難也華光行四十年畫梅近覺前輩開耳始知亂林胡圈

六經之文要是如此作詩亦不可不知也

全是野派家藏徽宗紈扇圖粉花綠枝死輪窺眯而不失老鐵之性又從項氏見朱條蕭洒數株夾墨梅一株旁題曰墨梅朱竹予竊摹倣與可跡亦有潰墨作花者但枝不甚文楊補之末見其梅但見山木亦幀花葉勾折細勁亦用墨筆醮盤中有氣韻即其梅可知也大抵梅花能而衆卉可遊刃也

與吳冠五

近人論史有可通之作詩者其語曰或一語可當數語或二字可代數字或百千言不能形容而三數言令人擊節或詳之數千百言反紆而抹之過半爽達有餘味或長言一氣而易盡或短語不能使人卒讀至以一字爲句風雷競起全體俱竦則運字之妙不可窮詰猶之書法變化成家者各自得力不能喻人矣至于無字何處往往可以言接則又以文斷爲佳如昔以燥筆見空爲奇画家以虛處養神者也弟每有此等觸悟乃信古人觀舞劍鬬蛇助草法眞了不異人言

汪琬　苕文　鈍菴　江南長洲人

與王槃夫

琬啓自去河間以後每人逆旅輒發先生文讀之驚歎不已中間如閻副使郝太僕傅胡諸人詩序等數篇尤有卓見琬少孤無藉數年以來復爲利祿所驅雖嘗以其餘日亦有志于經史之學而茫乎未涉其涯汶汶乎未測其底裏此儒者之所悔恨而賢士大夫之所不屑教誨者也今夫通邑大都莫不有萬家之衢百物之肆上有珠玉綺繡下訖器用服食之類煌然粲然取之具足於是行旅之人挾金而求貨者轂相錯趾相躡袵袂相聯各得饜其所欲而去可謂繁庶矣然使游閒無資者過之則雖旁皇嘆羨於其間猶無益也今琬之於經史才不足以究古人之微識不足以窮古人之變而又有簿書以累其心往來酬酢以勞其力朝誦夕忘一無所得倖諸無資之人亦徒旁皇嘆羨於闤肆之間耳又安能饜其所欲哉先生則不然其才足以究古人之微其識足以窮古人之變而又無簿書之累酬酢之勞故能一志凝神乎此以求得聖賢之緒言餘旨而陶然自樂於環堵

之內及其發爲文章氣厚詞豐如風雨之驟至如日月之回燭如尊彝俎豆之淵然邃古而實可以利物濟用其亦無愧於作者矣詩傳有之曰干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鄭氏謂衛文公臣子建旄乘馬數往見賢者於浚邑是爲好善故賢者有善道則樂得而告之情無所悋𫎇既迫於公家之事不能匍匐數百里以與先生相見而其區區好善之心猶後自比於干旄之大夫願先生有以告我而無悋也文集一冊弁納還𫎇再拜不宣

與方孩未

俞琬綸 君宣 江南長洲人 自娛集

幾个春來無淚痕千古斷腸語寧我腸斷勿斷人腸以我輩人令人作羨薄命詞使後人腸斷奚以我輩爲矣弟觭頭二詠一麗春詞一傷秋詰也唯兄知情性弟愛情敢爲人作樓東賦乎正遣人來乃兄惠至即以附去如新詩鳴咽不能展觀容且嗣和

與同年某

每於月底花前言念風采言念歎譜觸步百廻聊爲神往及逢驛使動筆寫懷輒未數字而裂紙嚼去慕臨風靜想之神過於晤對巧於夢寐纔落筆而真失耳年丈雅愛吾書弟不能謙惟感年丈能愛吾書爲知己乃别來潑墨數升盡歸椽曹兩廡架上與屋梁塵窣堵雨絮結爲團而竟以歸鼠之腹架上者之薄命與愛者之有情相憶而緣淺可歎也然機緣雖淺作合有神長夏初秋間願以新作草書數箋以當長安惠𦄕之贈家兄名其倘不擯投刺幸門者進之彼𫎇愧腸但於都中數止每以辱顧時曾望顏色别來瞻戀無已於懷耳彼臨岐受鉞躍馬而北弟深羨之羨其見年丈之早於見弟也春雲引思谷鳥牽愁遇有青鴻幸有以慰

報友

安紹芳 懋卿 江南無錫人 西林集

事遂至此耶良可慨歎費長房失符當奈衆鬼何

失名

與沈肩生

古文一道弟嘗歷覽弘正以來作者竊有未滿蓋本

之經術者淺而能爲世用之言寡也然其集具在有體有文未嘗不可鳴國家之盛視之今日則又遠矣今爲文盛之時而不知其衰實甚高稱秦漢而駢麗尚不及六朝動言韓歐而俚質又直如註釋且過情之譽盛氣之詆輒盈篇幅兄試觀今之作序者有不似作論讚乎作論策者有能條暢根據乎作傳記者有切事情乎作章奏者其言剴切而擬制誥者其詞簡正乎此無論秦漢唐宋視之弘嘉諸君眞有司隸威儀之歎矣弟嘗悶今人之文其援引鋪衍似古人才學所不及不知所以不及古即在此蓋眞與不眞而有體與無體異也故不揣稍欲自振雖不敢上擬古作決不敢下效今人蓋弟亦嘗肆力經史而出入于入家矣又不欲襲取一語竅其體制以歸於清澈庶幾自成一家然實未能也

雷士俊 伯顒陝西涇陽人家揚州 艾陵集

與王于一

送臨侯先生序稿呈覽先生百世人豪則無藉於斯然弟竊之盡心力而爲之者亦敬慕之至耳文章一道弟甚疎嬾獨於先生不憚煩至於再至於三矣又何必待人求作且文章亦非求之而遂可作作之而遂能工也

與李艾山

弟今春始學爲詩近日讀社集不敢輕作慶者久之不能自止執筆爲此又作以贈能詩之人可謂不知量之甚者矣雖然鵬鷃異飛亦各循其力之所至何必相愧乎敬錄以進

與孫豹人

衰經而與宴會賢者所譏仁兄讀古人書豈不愛人以德乎然闊別經旬思傳一晤服時過訪留坐說禮煑蔬炊糲見賜以喪食弟自不敢辭也

又

發晤會有他客數語別去過訪又不相值誠交遊恨事也偏檢詩源得讀佳篇金山曠月樓諸詩雄健有工部風味至於米憐羨僕等何吏爲深刻鍾譚視之服絕矣大抵鍾譚論說古人情理人皆亦是千年僅見而略於音調甚失詩意詩以言志聲即依之鍾譚

詩歸譬之於人猶瘠瘵也雖不盡如此然古人好詩一人其選則作如此觀四家詩選可救鍾譚之偏矣

又

桀夫素心人也仁兄招飲一尊一簋足矣且儉薄所以居患難古之道也

又

敗奮過甚武仁兄愛子情須如此而律以往來之禮不應獨厚如此也驚愧兼至此後一切饗犒旨女諸事乞痛爲節約緣我輩納身窮途作事不可不量力而道已在是與其畏見笑于鄉人不若求免譏於賢者也秀才酸言卻亦至當仁兄終不聽從耶

與張六息

仁兄到家計已半月矣內有兒孫牽衣嬉戲外有玄關常把酒啟諸快心何如弟白首一室但書債未了耳嘗思好書與好酒好色同是一癖家產坐此蕩盡而好之不止腹中至死無悔然明知而不能戒言之可笑家姊衰老何日得見慎食服者惱怒惟此之囑

又

陳言夏詩選最盛舉也然郡城人情薄惡弟與桀夫謗議不少若復行此又爲訴訕者樹的矣凡身處泥塗者不顧人之獨潔人情不甚相遠仁兄亦當鑒此也

答王桀夫

入夏以來弟器皿彝鼎俱歸之質庫然弟終不肯自人一言者仁兄可思其故矣我輩處今日惟有痛自戢減一法竭忠盡歡古人所戒今日并未嘗忠來歡也察言觀色自知之耳

胡介 邢見

書誡爾慈

漢書綿密周緻史記便有單刀直入之意此即史所以度越漢處人之爲人爲文皆學史不當學漢試觀古成道人與命世英雄潤潤落落一生止辦一事而其人已千古矣正有單刀直入之意也若以有限精神東塗西抹成得何用

與開遠

開遠近讀和味否讀書要知書味如人飲食須知飲

食之味也人生十五六正是聰明發時此時下得
一分苦心勝後來萬萬也常思佼佼際背都是嶺者
人如何便得出人頭地常有人登七級塔者先人一
氣直躋巔頂地步高眼界濶要息早也念之念之

與錢允武

頗思扁舟過從覓故人話言消此寂寂命塵網羈人
春夏之交山翁禪師住道場嘗了南閩之約道人中
如大雄山翁二老與今時之古尊宿也嶠菴與同人
講其重興道場比至兩見不可不親近之并出一手
助揚佛事本色道人亦如沅江九肋鱉不當輕易放
過也比晤澹天老否衆四香閣中亦有幡風顛漢在
曾物色之否

與黃嶠菴

契濶日久兩河半席話殊未盡㩉端悵悵長安奕棋
尚未勝着池館寒梅又成雪昫序如流河清難俟想
同一點然也道場之興聞之欸息我於勝未盡冬不
能不與人相關然從空花泡影中浪擲時日雖高名
厚貧自道眼觀之蜉蝣朝花可視與世外真人共成

多生勝事其間豈易問道里哉

陳　舒 原舒浙江杭州人

與兒建中

我病是貧根貧不可却則病不可除略有升斗便鮮
鼠動蠱若不至餓腮乾枯還可自濡不必憂我死也

答程司空 為石谿大師画

公此画所謂人中天在石公果位上應得者他人便
消受不得也論其題數字于上却不帶將貓鼠升天
耶多幸多幸

黃虞稷 俞邰福建晉江人家白門海鶴先生子

與陳孫穀

數年來坎壈困抑憂讒畏譏有累紙不能為知己告
者兼以兩遭刖足貧病顛連幾無人趣秋風蕭瑟出
愁入愁年已過壯顧瞻此身茫無着落中夜思之竟
夕輾側遐想先生磨崖盾鼻揮毫嘯而颯颯作書意
氣飛舉人生得此亦是以宗下再大窮合而將作蒼
蠅聲者真如神龍上蚓之不可齊等語也

與馮訥生論詩書

宋之議論說事。無過三蘇。簡質不淺。歐曾所推此猶世所稱耳。他若後山之潔古。放翁之蒼鬱。同甫之創闢。止齋之典實。及元道園曼碩石田巴西。皆嚴而有法。未可廢也。論詩者不及宋元。然宋多入情。元多雅調。學者取裁于漢唐。取資于三代。其法也。爲文闢奧于六經史漢八家。而以諸子爲園亭別業。亦何不可。食五穀者。將屏置海物邪。知不然矣。

胡周鼒 再見

與呂樸媒

足下解經析疑。快同剖竹。爲古文詩歌。下筆不能自休。所選諸文。學者取正。雖守久浸滅。流傳未已。不啻以駱駝齎打斷碑者。又如狐盧漢書。海外珍重。覩子雲法言。富賈僱貴錢十萬。願藏于書。不足道矣。

與田孫若

讀書在明取舍。舍則吳起臨戰。一劍可以不御。取則歐陽見碑。駐馬三日未能相忘。然後發爲文章。雅而馴。古而不雜。能超虎兕。氣靜于行間。角吐宮商。律諧于何藁足下備矣。

與人

士君子之遇合。誠難矣。方其未遇。天下嗷嗷。以待之。無合瑟求工之想。迨其既遇。天下愉愉以依之。亦無徵貌蒙譏之陋。足下勉之哉。僕嘗與足下論列往事。一言忠孝。眉舞色張。一指佞人。索骰呼劍。無違心之吐茹。鮮俗之毀譽。其志行足以易風俗明人倫。一朝立朝事主。勤公家之憂。而損百姓之害。清畏人知。可也。即惟恐人不知。亦可也。世德在前。步趨不遠。且遇于十年以前可也。遇于十年以後。亦可也。苟能修身。何患不榮。足下勉之哉。

庚辰都門與友

韓昌黎上書宰相。後代議之。不知東方曼倩以上書自衒待詔公車。拜大中大夫給事中。枚少孺亦上書自稱枝乘之子。天子大喜。立拜爲郎。後世封駁有專官。宰相不開館見士。面受諫書。而天下無大言之士。朝廷因以少敢言之官。陽爲人主恢廓。而陰使世道成擁腫可乎。

與人

儒者稱人之善於其生也不敢有隱于其沒也不忍有遺匪係乎言之文不文太史公自敘極詳猶忘字日子長新濱爲長公誌其葬未言壽六十六光儀闕風聽者乎予故以弗克辭爲惴惴也

與方人文

足下甹六經之奥府擷百史之至賾凡西州漆書册林選集流覽必周匪似編衝覩碑非石盡字臧餅甕漏帙

庚辰與同年

董仲舒以修春秋爲博士孔臧得自乞太常專修家業不願就御史[illegible]古人辭俸讀書乞官精學又武載賜書開史局隨宦轍以自便聘朝臣爲掌侍區家靡除史職而未有取一代典故奉詔成書者何其疎也

與辛切推

癸酉之役弟以謙枇前南國而足下裒然冠冀北之群苕遴七年始復滌倒一過三都未出伶文遺譏即士龍兄弟且乏虛懷識除之號將無感慨係之乎

勞大騶 大生江南江寧人

清一篇長歌在內

復王總戎 王璽

賢勞王事行邊良苦然秋空絕塞謌所聲餘正大丈夫壯懷淋漓際也辱來札順復不一

與萬水部開來

弟孱怯士耳不能投石超距出塞入家若許挾五寸弱翰油素數尺從諸子揚扢風雅遊心不朽之圖則弟方壯猶是十年前長安酒樓上厲十郎也

復新城王子底

齎貫還索有遠兩弁香奩二册快讀之益歎古道雅

懷聲色滿紙離思咏歎風流未散也但惜不見令弟貽上所爲三十章又續十章次第聆雙鬟發響何歎楊柳外曉風殘月哉

金澤抱林毁何爽越

高　岑　蓟生江南上元人康生弟

與櫟園先生

譜牒唐宋以來畫家源流系次及其所論著以爲畫史如詩話詩品之類世罔不乏印章宗伯諸人亦皆各有編輯由其所說肆而習之宜人人虎頭家家摩詰矣而及其臨素命筆則一切途轍皆無着處此是

俗字與文家每每相類

自家料理自家筆墨一徑與時會者爲有變化無端之妙耳辟如舉業家規規奉昔人典則如公輸拔墨庖丁奏刀伯牙進操聞鐘攜斧以爲摩畫豈復有文哉適足以資村學究之傳鈔而已令偶與從子雨吉行雨花木末間見其山勢透迤岡巒相接平沙遠樹互相錯連最有畫師不可措手處何必非荊關不傳之祕因語先生所集近代名家畫册極一時之盛其間千狀萬態皆從此中悟入幸假數册與之一觀將以印其所見不願守此爲藍本也

高　遡　雨吉江南上元人康生子尊生姪

與馮青門乞筆帖

書有致

弟作畫以甫離書室仍慣用糊穎世兄錦纜之敝帚即可爲弟丹青之利矛幸貽以惠我毋謂中書不中書遂棄之也

王　巖　築夫陝西長安籍江南江都人

與雷伯籲書

作集刻成幾何聞季征欲助剞劂資遂成開善但僕有一言吾兄此事且宜稍緩天地間至寶自有鬼神呵

郎南峯公者之說

持雖欲沉霾掩蔽不可得也此特就文章一事而言若吾道所當成就盛德大業有不止于文章者不必沾沾自見也劉苑可采勿以爲妙

杜　濟　于皇湖廣黃岡人　茶邨集

復謝仲玉

濶別十年遠杜書問感歎不已中間談及故鄉兵火齋條田廬蕩析之狀殆一字一淚甚矣吾兄之老而善悲也孔北海云憂能傷人弟敢謬獻狂言少克左右何如嘗竊以爲人雖修偉立地不過五六尺極人之力造爲樓觀臺榭拔地而起不過數十丈於此有人焉登峯而下視其高一倍則人物如蟻樓觀臺榭如蟻垤矣又高數倍則果然無所見矧以無窮之高而下視曠絕之界所見但渺渺一氣而已此渺渺一氣者終古如一也然則極目高之變遷盡人情之悲喜總不能越此地上數十丈之晻誠窮高視之除渺渺一氣而外别無所見又何有所謂古今理亂平陂往復者哉願吾兄如此高着眼則知人世之紛紛擾擾忽啼忽笑澆成說敗舉可怜也弟流郁困苦殆倍

於兄獨以閒得逆隻眼不至歷殺自我凡庄死之下此身尚在豈偶然哉弗相念之深不待此道哪當千里奉寄一刹寛中順氣散不須草根木皮也一笑

此論與予合足使朝宗豎下心許

與施尚白學憲

僕朝宗後出才俊而根柢不堅火色未老尤好作姿語以行已意此拔文章家無品處不知先生以爲然否

與陳伯璣

羅揚久聚不意吾兄一日別去遂挈家徑歸西江弟不能歸之人翻恨歸者爲太愁諦思始自笑也尊選評點精切惜墨如金弟所願附不朽者乃因循至今未及料理報命與豹人詩志幾成兩負其故何哉大率詩名弟所好懶惰亦弟所好弟好詩名如魚好懶惰如熊掌是以俱所而懶惰勝也然弟積懶日久如人頓願食熊掌過多生厭必將有時舍取魚則弟之勉被命矣使未敦有日矣并發千里一笑

宋琬 字玉叔號荔裳山東萊陽人

偕笑隱和尚水軒納涼書

自號鄰漁舟名

僕性畏熱避之如仇讐以市廛嘈雜故逃之舟中膠鳥爲虐湖水如沸若大白鷗那幾無安放四大處佛閣左側衣檻芙蕖明田與綢床相接每坐其閒思爲葉下游魚那可遽得偶案見許此夜便攜枕簟借榻清涼國土須吾提於意云何

約王仲昭張鄭仙看花

永興寺老梅花中之魯靈光也僕亟欲一往而門下以花信尚早爲辭不知花之佳處正在含苞蓄蘂幸添軒所謂十三女兒學繡時也及至離披爛漫則鳳顚都減故雖怪風疾雨亦當攜臥具以行僕已借得葛生蹇驢期門下於西谿橋下矣

藏弆集卷之十五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弆集卷之十六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津客

曹爾堪 子顧 顧菴 浙江嘉善人

復魯將軍璧山

讀來教知爲老僧後身語語參悟勝於臨濟劈頭一喝矣況高牙大纛中爲衆生教苦救難出諸鋒刃刀劍之下豈非真實修行不必坐蒲團數稜子枯對佛燈前而虎頭之爲此者使人知麥烟圖上自有如來也容勉綴數行以附於合十問向之弟子不知大法王肯容參漢分一席地否

與沈禹錫巽陳

漂泊羈懷淹留歷月高齋容邇累夕傳觴使游子獲所依歸壯寫執珪之吟仲宣登樓之賦可以無作臨岐道旁祖帳不忍言別能無折楊柳而銷魂贈將離而揮涕耳十五日抵武陟憩公館感使君之賢且渡河屆滎澤白茅蔽野黃流嚙岸回首河北之墨桑有沃榫柿深陰風土敷腴眷念不置十七日至鄭州州倅乃宗弟以秋曹左遷者爲之載酒東郊三里陰氏水亭鶯啼柳巷鷺集蓮陂解衣藉地爲竟日遊詩云東有甫草彷彿見之十九日過中牟二十日入大梁矣閒吹臺之廢趾弔朱亥於中蕪歔欷欲泣況憂患之餘求侯生而不得不禁悲憤之填膺也役旋聊地遊踪以慰惓念續南皮之良會未知在何日耳

（眉批：數得斟酌落落大有雅人深致）

（眉批：言情不忍讀）

李萬宗孝衆

發日滯黍丘累地主周旋河朔之會似邁古人而濟泉朱李氷井甘瓜未知何年可續能無邈若河山之歎耶辱手函遠存鏤篆無數當南陽抱膝梁父高吟之時而典裘賣麥捐惠過豐尤感故人之厚意也二箋勉塗附正此中陶泓不良更甚其拙擬賦一詩志感而鴻旋頗遽從容當踐此言耳

裴晉卿納言

浪遊匝歲拮据甚難舊冬踉蹌返里亟爲售莊計而先業甚薄同于車薪之杯水不啻空中樓閣亦有遙望如霞之日否凡有可爲地者萬望垂如天之與

宋荔裳觀察

邯鄲傀儡聚首達瞎吾輩百年間入夢出夢之境一旦縮之銀燈檀板之中可笑亦可涕也

又

留連湖上者幾及兩月山水面目數十年常在目前此來獨稱快意者有荔裳暨西樵鐵崖諸公詩酒倡和為人間樂事況皆以奇禍得免天復安頓之湖山之間不愈感彼蒼之賜耶弟刻下放棹言旋望若河漢回首不禁惘然

王猷定 于一 江西南昌人 遺稿

與友論文書

足下之言曰文以氣為主古人豈欺我哉嗚呼子可謂知文者矣然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阿房之高且敞也魯靈光之巋且煥也臨春結綺之侈且麗也楊子之亭葛氏之廬之幽且陋也亦甚不同乃其為之也楹桷榱栱則無不同也故耳目四肢皆具始可以為人根荄枝葉皆備始可以為木也然則辭固有體而氣乃行於體之中者也古人為是言也有所發後人泥其言而不察亦已過矣夫劍之下型未能斷蟻及加之砥礪可以刺犀甲鏡之下型不能見日影及分以玄錫磨以白旃可以鑑鬚眉然則體亦為文之砥錫也夫體何自出理而已矣張文潛曰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詘者巧為塗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說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揚雄其何益之有故氣之充充於立體而體之所急急於明理仁義中正之旨理亂得失之林灼然見其本末而後靜虛以澄之精明以致之優柔以畜之廣博以貫之範古以弘之峻潔以行之宛轉以暢之有承蜩之專有貫虱之巧有解牛之神故天下見其言望而可挹究而不可測隱然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而洑洄龍門砥柱激發奇壯巋然太行九坂造父飛轡越之而行空也而其大旨光明如陶冶耒耜不可一日而闕如黼黻丹黃可以一望而曉豈非體具而氣足哉不然何以上古聖人有辭中古聖人又起而續之而後先連綴如出一人哉至於豐玉荒穀不能相襲

春華秋實不能相掩杜預有武庫之名君子謂其鋼疾章縮窮周禮之義君子謂其兆驕房輝遠稱爲五經庫無益於刑殺蹉獻號爲五總龜無補於世是固其得于天者各有長而資於人者必不足也拜手裁答足下試寓爲其以予言爲然否

與黃絅章

杜老不能庇人乎書萬間巳令千古貧士歡顏況勤懇篤摯如先生者乎一寸感私勤在崑崙之第一峰矣

白玉奇　元美　江西金谿人　蘭臺集

與曾首士

蘇子喜人說鬼說夢莽命非鬼非夢忽生哀樂誠鬼夢之尤爾令君去姑令妄言之君妄聽之

與荊石

古人刀劍鉤冠之飾非通古今別然不然尚不能佩況吾輩以辭氣感天下欲於數千里外頓人心贈佝非有道德文章爲之本不猶刀劍鉤冠之難服乎則得尋無敵似難辛至然既有是一呼之又可徐收矣

陳允衡　伯璣　江西建昌人　愛琴館集

與棣園

尊朱之說極是朱子晚年謂一部論語直解到死厕其中或有幾微之未安者後儒一一尊之非朱子之志也婁子柔常曰昔者聞通儒之論以爲聖人之經宜存衆多異同之說以待讀者之自得且漢人去古尚近學有承受其說決不可盡廢明初儒學之臣不能將順聖主之德意而拘於所聞一切抹殺此與介甫之私學何異今之衆子業自當以朱傳爲宗若好古博雅之士似宜斟酌古今之間不容守其固陋而已子柔醇雅之士而其言若此詎好異哉

復愚山先生

承手示論伯敬集言言刺骨手瞪心狠真定評也大略其所處在中晚之際復爲黨論所擠當時以大行擬科忽出而爲南儀曹志節不舒故文氣多幽抑處亦如子厚之不能望退之也黨論以十亂呼之與鄒臣虎諸公同列皆好學孤行不肯逐隊之士幾何子厚見黜于王叔文矣此其隘之之錄難與士李爭昌

書最不力惟知然後能古人冷

盡之運且與同鄉李翼軒先生不合翼軒大泌一書聯覛弇州南溟然類書成句未能解脫伯敬直欲以单辭片語貫華點睛覛此纍纍者皆糟粕臭腐耳此先生所云心狠處莊生之言兵莫憯于志也冷之一言其詩其文咸主之即從古人清警出如東坡留侯論且其意不在書史遂贊留侯意爲魁梧乃如婦人女子此皆是冷處豈以專近寂莫不用事不撰字爲冷乎石倉所謂清而有痕是伯敬癖於冷之病非史遷東坡之冷也先生以爲何如不俗之說尤爲至言

年來以爲鍾譚爲能事近有稍知析尖者此處稍莊伯敬淘有確見

曾記與楚中曹弱生論書法 衡 謂其今日草書可謂登峰造極曹云我但覺愈登峰造極愈俗耳此是禪家三昧難以言詮即來翰見示愈好愈俗者也然今人功力未深遽求不俗遂流爲李賀盧仝之鬼怪與夫郊寒島瘦矣賀之出于離騷郊之原于漢晉此豈一切不學者所能然哉伯敬之究心經史非躐以宦爲隱以讀書爲宦其人實不可及而于友道尤篤惟徐元歎張草臣諸君絕不肯附和景陵靈朴之說日趨便弱致伯敬獨受惡名詞壞諸公無不相習

護前何哉蒙米鰍生一言而窮其勝致豈不令景陵地下愉快 衡 非偏有景陵癖往與牧齋曾面相折衷尙乞高明有以教之幸甚幸甚

陳維崧 其年 江南宜興人

與余澹心

客冬浪遊三洲予建尚木諸子俱勤言念每當文酒之會衣裳之集輒栢奮袖仰面賦詩未嘗不思濟心足下也僕年來落拓萍踪幽憂奇疾初明作表惟聯憑鄭向秀陵詞祇餘感舊一枝之棲未定六月之息

香艷是其平本色喜其卻日酥秀無六季氣息

何從春中郎有長水之行然而開府江南不勝哀怨參軍河北但益蒼涼是以遊士衡之墓無暇言愁讀陸倕之銘彌工敘恨也文旂何日東來姑蘇三月花飛草長平樂之酒十千當壚之姬三五如聖野如須茸輩愧爲疇昔古人云難不得志亦且快意僕豈須臾忘此者哉小范初擬卜居陽羨近因徐淑之書遂泛鴟夷之棹足下得一良朋予竟失一勝友能無妬予欽遲良輸以代萱蘇

劉體仁 公獻 江南潁州籍河南永城人

與曾庭聞

今之人不知書却是快事弟知好之而老鈍廢學正如桃子不熟爲枝頭乾耳豈不可歎所喜聆得諸君子不見摈斥開聆緒論雖空虛自愧亦如金剛經所稱于阿僧祇劫得値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庶作將來根因耳讀近文如霜鷹下空神駿無比卽茗文亦不復敢强項倘締塗憶及不肖弟當貽一篇以爲秉燭之勉將附以不朽

何　平（公達匡山大與籍江南嘉定人　竹嚣叁集）

與人

君子內無旁福外無旁禍一旁字足爲君子寫照若我有召禍之事則禍在其中而非旁矣

黎遂球（美周廣東南海人　蓮鬚閣集）

報謝伯子

別承良規以弟英風太露爲戒因往復深思其說生今之時誠恐以此忤犯時忌取死耳弟歷遍江淮燕代覺北來流氣所過其間士大夫遭之者或奔迸而死或獻城犯法而死豈盡以此故其果有英氣者則戰國而死也又孰吉孰凶且丈人身百年間修短同歸一死以萬石君之數馬足爲而死以灌夫罵座爲而死楊惲種豆爲箕之詩取死同也馬援貽書教子誡言人過卽以是書言人過取咎天下亦安能盡得廻避乎求其無失吾所當然者而已

（眉批：豪舉落落擬行已志上則文舉下則太白）

報劉生民

承諭空同詩文誠如尊教弟則謂其詩所以蒙壯者在往往套用其語耳若文章之氣亦未大備豈足以當退之仁兄試觀退之全集中何嘗有一篇襲人當

格用人唾餘或以法相祖述則有之如長吉飛光飛光從西漢樂府中來人皆不覺退之佛骨表亦從西漢奏疏來也然豈必有拟放者在其衣冠哉如此則人人皆可爲何必優孟子雲所謂有人姓孔而字仲尼是矣太玄準易此非姓孔而仲尼乎要之太玄固自有眞得若徒襲易之皮膚當不傳矣前朝諸大家如元美多用子長晚乃變而爲蘇長公于鱗意在修詞步趨左史亦各有得失皆此之故也仁兄亦從其議論之所自起者而觀之則知文章之道存乎其人

（眉批：佐服亂頭不穢　定見自已迹孔古之傳人各序此也　又一子雲同已）

黃牡丹者數十超宗士

此其所以傳爾詩之傳則以韻趣勝故唐之詩人加宋之間輩其品卑下而詩乃不可沒彼各有所得之趣也桑濮之風非千此其旨又悉之三百篇仁見上下千古必知其故弟年來徒放言爾季重先生以李白見許又謂過之果如來教云云當之媿甚然亦冷煖自知而已

與鄭超宗士介

黃牡丹之會諸君千皆靈蛇在握人人自以爲當得大將何意漫吟如弟遂爲錢牧翁首拔以獲仁兄重

賚視昔者明月夜珠之句若有餘榮雖易書遥寄可否一出公評與延譽獎借者又自有別慚無以當于諸君子之心則滋悚然而已然他日過廿四橋諸遊人且爭看影園詠黃牡丹狀元不獨可以免太冲委頓而且以道人落魄時借揚州夢一幻邯鄲癡想正不必問孰者眞假也

答尹昌庭

吾人遊世如一葉扁舟過巨洋者旦夕風波安能保其不起然須定安嘗靜坐以聽其息若左右欹仄

定力

倚伏遷就則倐焉東傾倐焉西獲顛倒之禍反從能已甚之弟近來每署二語以自覩曰天空海闊孤月獨明嘗夜泛大海見風雨驟作一邊波浪亦復有一邊安瀾者惟瀾故也雲霧洶湧若撼天然不知月在天上清光一毫不損從安瀾處視之覺黑風黑浪不過自起自滅清光之處未嘗稍變惟空故也竊謂從此識破便可正色立朝反安心入鬧人叢中故年來所遭絕奇險而可怖者惟安心聽之無不止息任兄道德堅固知當更有所以益我居今之世以贈我弟

又是定中之聲

此庸人皆能知之若名爲累殆有甚焉試覩蔡邕王欲遊亡而彼以人皆識之太且却止然則反不若名不出鄉里而面目使人難憶者之爲便矣

宗元鼎 定九江南興化籍江都人 芙蓉集

與汪蛟門

記鴈聲梧葉樓下傳杯頃刻三秦春雲縹緲度元君之駕矣阿太藍橋過補玉鏡之賀須致之雀屏中

下眞定九老嚴久每對其人泳如菊澄如秋水同人中惟定九可稱靜者恭觀數篇

與蕭靈曦

覓蕪城風雨圖覺煙霧溟濛背宮如畫及讀新詩二

皆令人鄙讀全篇不得更核千頃也

闕又柳陰路曲流鶯比隣那得不聽清歌喚奈何也

與人

余性不喜煩與人對終日即病或飲酌數夕亦然或值勢利毀譽之場幾如溽暑置身赤日下此其略況淪於山林巖谷固宜而移家於郤鄉僻壤亦此意也其居隣亦習知予懶余間居亦未常至柴門外或客至或入郡始一到門不則數月兀坐草堂而已昔杜生三十年未嘗出門孫軫問之杜指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余未嘗不向慕之惜乎不能也

又

性最喜書值兵火無一全帙然殘篇斷簡與古人寓朗須其佳處不必問其首尾從來亦自快人意

張貞孫 補武浙江錢塘人

上龔周兩先生乞墓胡彥遠書

今年夏六月三日錢唐處士胡介死介年四十九無子老親白髮撫屍而慟死無以殮也友人沈生陸生輩經理其喪事訃聞吳門某與前御史姜公哭之慟伏念介少有高志立名節寡雜交遊遨公卿間名亦甚盛所至貴顯士大夫無不欲爭識介者而介獨泊然不屑以明其孤介絕俗之行獨稱述合肥大梁兩先生不去口是介於兩先生有知己之感非流俗所得同明矣 某 又深有動於心爲之言夫處士不達頓貧賤夭折以死命也死無棺槨含殮之具暴露野莫爲掩埋亦命也子孫或斷絕或有而流離失弗克饗祀祖宗血食斬焉淪沒幽冥無丘壠廟祀之依之鬼蓋不知幾千萬矣何況志節曠達之士固雨上下飄然江海何所不自得哉獨生人繾綣之懷如送遠客不勝戀戀耳況生有盛名死有傳述爲亦榮焉或生蒙疾累毀譽聞錯及其骨已朽矣後世讀其書慨然想慕其爲人恨不生同其世與之矣惜其才而悲其遇不知涕洟之何從也是以酹于金陵與治死去年南昌王于一死死之日伶仃慘楚之狀與介同而與治遺文爲施愚山先生所刻于一遺文爲周先生所刻介獨詩文散失亾可傳者其生平筆札頗有奇氣無大著作未能自成一家不克與其名

士大夫[illegible]通弊

師此復已盡破矣

相剛是介生有盛名死竟泯沒也再遲之十年已[illegible]年故交垂盡及於後世千古萬年無復知所為介者是介竟死也兩先生座間有上客死而無聞盡邪[illegible]哉故某以為吉願兩先生買山開半畝地助之掛[illegible]趣曰嗚呼錢唐處士剏介之塚俾石碣所垂不至[illegible]沒是兩先生憐才愛士之盛心也某再拜

蘇惟霖 潜甫湖廣江陵人 西遊札子

與袁孝廉

向來累聆仁兄言句意其有所恐懼憂患將落異路門頭仁兄亦意弟空腹高心不落在無事甲裏便流為無所忌憚各有深憂不能出諸口非不能出不忍出也此事非可以口語爭非可以有爭人待之而已弟十年來三回九轉阿兄不與我說一字但諸訛處節節微破析似處節節溫養甫得箇入路將太和鈐一番舍我而去弟所為泣盡繼之以血也昨者長安夜話默覺仁兄進此一格不勝悲喜河頭一語便是拈花一會從此大王路上各各證去現素有淺深習氣有厚薄自行自到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而已

與寒灰奇公

春初接手書拈提師子尊者公案喜師大有活機非復柳浪相別面孔遙空頂禮恨各天南北不得面承針劄也雪照來知師近與諸老衲提唱武林深處[illegible]益精進慚愧脫離幸通消息來

與董太史

不佞早年善病亦復驚心化者一絲嬾筋抽脫不出而當事者必欲捉鼻從事居常自念四大既不堅牢大事不得入手半世心知才一等待粥粥子不清[illegible]務定本若使聖人見憐便與一筆銷除放此懶牛歸之大澤便是萬物一體之洪慈而今未可必得也河奈何

答章衡陽尚璽

鶴林之遊真耶夢耶憶先子聯開箐貝葉放鶴緣雪之間周濂溪掩關獨坐碧漣自賞孫過庭大慧諸老龍蛇蹴踏棒喝交加彼一時也山光吐媚雪餡呈葩鬼物在傍合取狗口數百年來嵐翠不改流風猶存仰觀俯視盡人感念蓋古今之不及而盛事之難再

也孰謂吾兩人者於震濤洶況之中一葉上下披[illegible]横棹上無千古下無儔類直待山鬼夜號市兒掩口斯又數百年來之一時矣吾烏知予贈諸公之時其境致人情不如今日哉清籟而兼不行之事上界神仙猶慳之翁亭得無易視也笑笑

答李酉卿方伯

我輩皆四十歲矣來日無多浮名幾何接手札無兹不致念于知已之難害已之巧者以弟論害我則無之蓋世未有能害人者也一官之滋味無幾若做

一舍得一相愛之友作一篇極酷烈文字祖之春明門外送你得幾年栽花養魚睡起如意既無炎冷逼心終留俩識傷胃背井上界神仙所不能兼者而我獨兼之乎頗容易不可得目人既割斷我不得我又自不肯割斷五六十歲頭出頭沒只有只尾有老死他鄉顧妻戀子眼光不落而已曾不可悟哉

答[illegible]伯符

客夏在京口獨坐小樓於晴烟雨濛濛四山環匝顧則鶴林先子讀書處在焉右顧則北固狠石峻

峋其上孫劉策曹地也感念今昔慨慷時事廿載[illegible]人一時和雨俱到而肝膽可共與民同無心者猶不數數屈也呼斗酒憑几自劳縱以悲歌泣數行下[illegible]援筆取案頭一箋作怨書數語淚在得睫奚見[illegible]愕然敝郡一老衲云人生只到真處情到逼處而[illegible]忍淚作乾眼者是無熱心可以作賊章惇王敦是[illegible]弟之所以思兄念兄不能置兄對手札娓娓知兄[illegible]不能無淚也

與董太史

結念山泉倍思有道於明公特甚偶見肅氏部亦為道惓惓不置故知世間自有此一種相思既非聲色終遠勢利則血歸之目無事道人作無意味之想而已日者理裝而南收拾松菊已印當攜一藥囊一老衲一蒼頭一易從白門趨三山了湖上宿債明公有副應不作主客觀也特使先此附訊并致扇二拙刻一爲報或曰華亭書畫滿寰宇何該過雷門今猶昔也余謂不然怕人笑語老衲所以不如丹獅孫者使明公啓緘一笑不乃人世難得之一合于靈山會上

笑的笑罵的罵合掌趺坐的只恁合掌趺坐各各態
癡耳兄中百不得一何時抖盡屎腸也

答曾太史

自出春明病日益甚且晩請告必得請而後已眼底
故人零落幾半二馬催逝惟恐不速烏得不爲是汲
汲市人所爭馳者無我輩分我輩所自恕者闇者乎
所按籍而求也即今休去便休去要覓了期何了期
古人吐心破膽之語願與仁兄共圖之

答雷太史

河漕近刻𤰞其分布將吏節制河臣已兄坐河干既
無一人可談又非時刻可以責成功勞心焦思討無
復之乃日記其事若言以遣晰日旋呻吟數語皆牢
騷不平之景而仁兄以爲法爲禪慮人盜去夫衣中
之珠人所具也我所有者我之本來不能以毫釐分
人人本具者箇箇圓滿不須借資於我父子兄弟
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列而欲盜之也雖負舟挾黎
之手不能無問探囊之手矣何也以此物本是大盜
更無能盜之者若諸兄之神力盜得弟三分則他人

可望三釐倘猶未也則大地窮子政恐不能盜也盜
則割截史體弟談笑而從之矣

答袁公

弟已差人去乞假只待北去人到始得入郡中并諮
仁兄於油河之曲能湖無其一無可槪歸之次日即
頓舟其中惟有芟荷翻翻鷗鷺上下猶迎佳主對之
淚盈盈落也蓋前此北之燕則惟恐不到燕南之楚
則惟恐不到楚爲有人焉以縈遶懷而今觸目離索
別出一般現量也昔人云別家易別朋友難弟今自

見哭家易哭朋友難耳說不得不可說二詩凄宛之
極情見乎詞有欲與仁兄談者雖云兒女子事却是
心大不安了處也統領面鑑

答雪照澄公

人世朝露轉盼幻境此中有良友可依兼之四事粗
備便漸十年之力解悟修持雙轂并急即未必徹底
悟去再來當不費力耳吾與師俱壯而將老矣學道
人不得未悟爲悟不得將心待悟不得謂悟後之人
異於悟前之人不得坐在無事甲裏更不得拋去有

阮太冲先生自署其室云高眠界棲存梁脚踩莫動榜儒風長道懈佛也常存亦是

事門頭綿綿密密放發自在方有少分相應眼見多少實心爲生死人將心等待擬心作苦空來一番賣弄確也病且暑秋爽當得面語

錢　栴　彥林嘉善人

示弟仲芳

承當大事只要一雙脚跟站得住中間有些自瀟不知何故便脚輭手重起來爾但凡料理瑕之必戳衹舉趾高三字此三字說盡役人中外矣幾許涵養纔能足縮縮如有循也弟識之

王道通 晉卿嘉定人 昨平子集

東嚴承思二則

少有情癡每當夕陽西下平蕪天盡一望浩浩嗒然失聲竟不知此時此情得自何所也

歲月漸老霜華逼人役役難往子又不來迢迢驛路空生青草耳

示人

只今三四里外小事尚爾訛傳況此千萬年前謗書豈皆實錄衹可師其善行愼勿摘其過端不然而攻

此篇幾於昔之盡意先輩之加橋直行者思想極公當止入人洞見且流氣真是文章嘅觀

發前輩之隱文致古人之罪不有橫禍必有奇窮

謝良琦 石臞 獻菴廣西全州籍江西安福人 醉白堂文集

與應仲謀書

前年使者從虎林歸辱足下賜書念僕孤立無與援欲僕於天下士及平生親故少見峻絕僕非敢如此也以足下之相知猶尚言此況世之耽睢於僕亟欲得其過以肆其謗訕者哉就欲作書遝沓會遭讒賊致煩白簡既苦待理無暇又詞中所引且云僕與遊客某某相結約竊念誠如此將足下之說可不辯而明也僕性本孤寂少時在里中里中兒相與談游俠意氣僕便不屑意及長讀聖人之書頗知其道以爲士君子立名砥行莫先於自重其身故往往嚴去就愼取與不苟爲然諾然於崇道德能文章之士則又爲好而深慕之蓋僕生平所惡止是浮薄不自愛重之徒而非謂交天下士當盡用其嚴冷也邇後遊宦南北所見天下士不少不肖者且勿論即士大夫亦頗不能如僕之所期僕始嘆息失望便欲獨寤寐歌不與世交接顧猶未敢決絕此皆足下所深識僕豈

此僕自作高而常歎之于文人見古罷此輩代欲發洩無從文可以不出矣

好爲崖異斬絶者哉今足下又以此教僕然則足下謂今天下士果何如也自古大聖大賢其生也不偶則守其道獨行而不悔此士之常也今則不然不肖賢愚不度才德皆傲然自命曰遊其平時相對僚儕嘆息則必曰遊道嗚呼何其怪異者歟以僕所見其人大率依阿淟涊挾持凉薄不過希望人恩澤居恒剽竊章句學爲詩學書又學爲大言矜詡其同姓同里之達官貴人或自言與達官貴人某某交厚昏夜向人乞憐得請則再三至不已不得則肆意詬罵同

遊無賴一唱百和當官者畏其奸不耐其絮聒勉強承受當時惟不肖者爲然近者士大夫莫不然嗟乎足下謂此輩果何如而謂僕能堪之耶僕於此輩雖拒絶至平生親故如此輩者亦緊有徒自始仕至今亦數過從矣僕雖膚淺後在江南三年近日待理又二年從無一人見問或道途相過皆側身趨避不避亦不交一語近聞僕事皆得仕又相向色喜嗟乎足下謂此輩果何如而謂僕能堪之耶然僕之遭讒賊被罪以至於今日者其禍亦原於此足下之教僕者是也僕生平每自謹飭不敢有所缺陷獨見親舊見僕如此以爲刻薄寡恩不肖者見僕如此以爲落落難合逢人便謗議舒洩其憤恨士大夫見僕如此以爲自尊大鬪人妄言某某僕遇之厚遂輕相信羅織以爲罪狀嗟乎僕誠不愼有此患生於疾惡太甚而世之蓄道德而能文章者少也以此益憤憤便欲掃迹滅景自投深林又念遇際淸時不忍捐棄且平生苦心述作未有成就欲與當世賢人君子講習討論鄉者得二三人近又得一二人酒杯議論往復肝膽

呈露不假膠漆自然訢合無間足下謂僕於天下士果一槩峻絶者乎抑亦有所推擇也足下之教僕是足下厚愛僕之意特僕深惡此輩欲一盡言之耳足下得僕書倘不以爲過或者其輾然而笑耶

尤侗　展成江南長洲人　西堂雜組二集

上龔總憲書

使士終身不遇知己而不用或誤爲不知己者所用二者皆無足惜惟是遇知己矣上欲拔之而困於格下欲拳之而懸於勢逡巡却顧而時已去機已失使

變化相馬之語能從省事一新

知己有不獲用士之憾使士有不克効用知己之
斯則天下所大痛耳今有渠千里之馬者以駕鹽車
於九折之坂旁人不識也伯樂遇而識之其馬悲鳴
長嘶伯樂亦潸然流涕乃告其主曰此良馬也又
稍語其旁人然是馬也風骨雖嶒之形厓谷顛躓之
狀皮相者無一取焉且田野之子殷行三十里貫行
五十里乘千里馬安之雖其旁人無能以千金求之
者設有國人牧吏飾以金羈絡以玉勒騎而致之長
安大道之東洛陽小苑之西星飛電躍光采炫耀左

右嘆羨價增十倍然是馬也寧老死于九折之坂而
不願爲國人牧吏所得何者感伯樂之一顧而思爲
之用也今世所謂伯樂者舍閣下其誰哉攬四方之
紀綱秉百工之刀尺文章經濟赫然稱當代一人而
猶傾心於下吏肯首於愚生褒尺寸之才揚纖毫之
美故長安四方之士鄉相傳說莫不慕閣下之知侗
爲待奇而幸侗之受知於閣下爲獨至也然侗之年
已踰三十矣跼蹐於卑官棲遲於絶塞者三年於茲
矣今秋一病五十餘日假使三日不汗七日不食則

衍以驗翁借徐揚貲采諸省

卒然溘霜露塡溝壑雖欲長侍門牆豈可得哉又使
掌銓衡者計其年限等其資格授以遠方一丞則侗
必流離坎壈於山巓水涯之外終不得奮其舌而昻
其首否則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侗將長爲農夫以沒
世而玉堦方寸地迄不敢望焉侗固已矣獨使長安
四方之士鄉相傳說以爲有知己如此而士尚不免
有士如此而尚不爲知己用相須何殷相遇何難者
不慕者轉而爲嘆幸者變而爲悲哉夫才雖天生而
器由人造豫章之材莫不知其長也荆山之璞莫不

知其貴也然木與石默而不言一旦有匠焉斧之鋸
之曲之以爲輪輻方之以爲門戶有匠焉琢之磨之
雕之以爲杯斝飾之以爲佩環而木與玉終無言以
自明焉徒使建章之楞櫟明堂之碔砆笑人千載而
其時即有卞和郢石者見之亦相與悔恨而莫及豈
不哀哉然馬之遇伯樂木之遇郢石玉之遇卞和者
十有八九其不遇者偶耳顧與其流涕于未遇之時
悔恨於不遇之後不若馬之善鳴木與石之能言者
脫田野之足去拙匠之手不爲閒夫牧吏所得與樗

賴古堂尺牘三選結隣集序

昭陽李清

余每盼今世有一人焉愛文章如眞性命訪才人如佳山水則幾歎跫音絕於空谷而今乃得減齋先生夫先生之游覽四方也閩於閩於齊於吳皆手不釋卷矻矻然且閩矻矻又皇皇如有求夫所求必於所嗜而所嗜獨文章然又念文章一途惟幽人名潛與济及陳人骨埋與埋爲千古長恨而眷想慨歎懇勤鄭重尤於焉汲汲不求何獲其謂斯乎若鴻飛何慕當不謝圖居於蠹寵若孤冤有知當不謝及第於蠹賜而所謝必尤貴則孰貴於明揚我文章者夫合生死並揚此文章所以不見而畢見也憐才哉先生乎於今幾即如余茲日者行年七十疎慵固陋而先生猶垂念故知獨取余未刊不知姓名一錄刊其名於書影內以不見惓惓則他所垂注可推矣以故賴古堂文選未已又有尺牘選且新鈔繼以藏弃藏弃繼以結隣或曰觀止矣予曰未也觀備矣李氏之龍門高然登其門而不見斐然王家之蓮花池麗然入其池而不見蒼然若先生於茲選備矣雖然先生之爲文也謝六朝卑弱追秦漢古健故所選之文如其文獨尺牘三選何春華與秋實並收夫古文則明堂之崇臺巍觀也故必欲典重而簡樸所謂棟梁王家松栢獨正尺牘則邃室之幽花異草也故不妨妍媚而蔚紆所謂天下桃李盡在公門信斯言也將尺牘與文選分耶曰不分或兼採理學家牘則尚質然質不剃色或廣羅文學家牘則尚腴然牘不傷體且科名不題官爵不署惟錄其地里姓氏以傳蓋將去俗而返雅也夫是選之去俗而雅也亦然故能以雅觀成巨觀則謂尺牘與文選仍異名而同源焉可雖然望洸知歸是皆歸源於先生文章矣余蠡測蟲吟以服膺嘵嘵未知當否是爲序

宛平楊彭齡商賢譔

減齋先生輯有尺牘初集二集余弗及序三集成乃得而序之先生語余曰尺牘古辭命之流自有文辭以來左氏戰國漢魏晉宋下至祖宗亦各其致焉後之君子爲之亦各其敝吾無取焉爾敢問先生輯著

之意曰壬寅之夏吾適有肌膚之疾於長夏之日而弗堪也於是取尺牘之可喜者以消永日而遣吾疾好事者請吾廣之集遂得三憶先生識度在文辭蹊徑之外斯所以可愛而可傳也余告先生曰一家之言能備萬物之情者鮮矣盡萬物之情者必求之衆詩之國風是已斯集也姓氏以數百計三集有加其爲人衆矣以情則情異以言則言殊其爲變多矣故有可觀者焉其所與言非其懿親即其勝友又所肝膈傾吐處乃語之眞者凡語之眞者能言莫及而況又在能言之士乎微獨先生愛之其孰不愛之今集所載常者經人物怪者動神鬼琴瑟之純古筑缶之悲涼其合則三代之言其離則變雅之志是故游夏之雅論狂猾之峻語隱逸之放言以至浮屠者子稱官野史之軼辭叢雜爛熳感人有至者焉先生不次年代不起義例佚蕩以羅之傲睨以裁之怡笑以領之動色以拔之文辭小道耳尺牘又其小者然先生之本懷識趣去人遠矣雖然其微指不盡在書昔孟雲卿沈千運王季友諸公詩高作少寥寥數章與全

唐大編爭光比烈則元次山篋中集之功今海內窮年著書之士被光景而名彰微先生彼猶有其書惟是負才抱異其書未成將遂名滅響絕今一旦著其姓氏如許男曹伯與召陵之師首止之會得以一卒一旅耀武上國名著春秋先生其仁人之用心也夫

黃岡杜　濬于皇譔

古人論著必有指歸指歸之所存深者一見得之用其指歸以考其詞義一往無礙則破竹之喻也淺者不能卽得而游於指歸之內好其詞義因以得其指歸則攻木之喻也以此歷觀古今論著之道而總其文章之派别曰辭命曰敘事曰議論略有三種而歸於有指歸而傳無指歸而廢則一而已矣尺牘者古辭命之流而兼可以敘事可以議論者也故他文惟言其所當言而尺牘可以無所不言在文章中譬之官守其猶言路歟宜君子重之顧世之論輒尺牘者多矣微博則臃腫支離涉趣則雕飾小巧甚至於下走之清談與市儈之雄辯雜陳而並列原其心豈不欲投淺學之所知狥流俗之所好使紙貴一時之爲

愉快哉乃其爲書竟亦不顯何也惟滅齋先生以博稽之暇嘗一蒐訂尺牘鏤板未竟而四方求者已接跡於坊間爭以先覩爲快及書成而日傳萬紙想望二集益甚於初今三集將出暇文之士探其成否者又如飢渴之不能少待先生何以獨然哉惟其指歸之不可易焉耳指歸安在乎在於以忠孝爲主宰而愼獨爲忠孝之基以詩文爲輔翼而好學爲詩文之本以朋友爲礱礪而克終爲朋友之極其餘凾事相關若溪山雲月之言風人善謔之語未嘗不間如采擷然其爲用乃余所謂引而游於指歸之內使人好其詞義而因以得其指歸者也噫先生之用心苦矣夫以先生之學使獨著一書以關天人性命之理明古今升降之數豈不孔易而先生以爲無益也夫六經在世如揭日月尚有不能舉其篇目者况他書乎惟尺牘則操觚之家鮮不寓目顧自百年以來一二前輩名人恃其筆舌之俊利多爲偏宕之辭宇内靡然從風而古先聖賢以暨詩文大家之緒言篤論微矣先生用是隨流逆挽斟酌一時之羣言而折衷之於道一再論定喜人性之本善幸古風之可復至於三施不倦而邀拔益精評騭益切焉蓋至是而舉一世之士深者淺者俱得其指歸之所存則先生著書之心不於是遂旁寄而曲暢乎嗟乎蓋余嘗與先生私慨斯文之患相循俱謬而莫知其所以救之之方者有二端焉斷自袁徐以來詞學之患在尚虛夫人而知之也今人以尚實矯之是矣然不實於工力聞實於脂膩餖飣捃摭滿紙而目都非何况神韻是尚實而轉益空疎也又一患也斷自姚江龍谿以來理學之患亦在尚虛夫人而知之也今人以尚實矯之又是矣然不實於踐履而實於趨利好勢爭競詭著牢不可破而絕無曠達之觀是又尚實而轉益浮薄也此又一患也今觀先生是選所登或詳或略有賓有主其於虛實二患不言所以救之而救之之道具餘矣是尤愚心之所深快也屬先生選成以余爲知言命言其端余惟不可不言者惟其指歸之所存乃其書之所以有益於世與其所以獨顯而必傳若夫選中所載諸赫蹏之古雅清新一洗惡札則以先生

之衡鑒辯之濩矣余不論可也或問結隣之義余曰意先生將與同人共古研而敦石交乎余何足以知之

虞山錢陸燦湘靈撰

昔者孟子生於鄒魯之鄉莊子生於宋梁之境其地相去非數千里也孟子孔之後勁莊子佛之前茅以東西兩聖人廡而祀之皆子萬古之大賢也而是兩大賢之書讀七篇者凛然發其仁義之性讀內外篇者叅然遊乎道德之初各以其書孤行於世而惜乎當時兩賢既不克過河而相見又未嘗有削札爲剌寓書於簡相往復問難之言昔人所謂莊孟相見必有可觀者余既不得而觀之矣後數百年而司馬氏子長出乃取兩賢叙之於列傳當時七篇未列於學宮故僅與三騶淳于髡慎到荀卿之屬同時並論莊子則僅載其漁父盜跖胠篋三篇之目以爲詆孔子之徒亦但曰善屬書離詞而已是兩大賢者其人不具論卽其書日亦待太史公始愈傳故其人往矣其言久而愈新又數百年而眉山蘇氏父子繼出老泉

既自謂得力於孟子之文而潁濱爲子瞻行狀曰公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則是孟子莊子又得蘇氏父子亦愈傳今執人裾而告之曰吾將使孟子莊子司馬氏蘇氏之言合而出於一人之乎豈非天下快事哉然而不能也又告之曰吾將使孟子莊子司馬氏蘇氏之言散而出於數千百人之手而合之爲一人之書又豈非天下快事哉然而又不能也其不能者何也天下卽不能有孟子莊子其人而或幸而有孟子莊子其文無司馬氏傳之於前蘇氏父子學之於後卽孟子莊子過河而相見日削札爲剌寓書於簡相往復問難其遺言緒論篇翰磨滅亦必不能附於七篇內外篇以傳到於後如今無疑然今有其人矣世所稱減齋先生是也先生之於尺牘也凡三選而結隣集始成先生之三致意於尺牘者何哉夫又牘者文章中之一體也文章之體製各別而宗旨亦異號而讀之曰尺牘者遡兩人相與言情論事雖異地若對面可以傳知久之而娓娓人人之淺者他文莫之與比

也卽以尺牘之一體論之其亦有不同者凡公之事自下而上曰狀位等相以往來曰移曰牒或下以私白達於其屬曰箴曰啓惟是既非公之事而又無候問請謝之儀四六比耦之砉號而讀之曰尺牘者適兩人相與言情論事雖異地若對而可以傳知久之而娓娓入人之深者他文亦莫之與比也自晉魏以來列於選體司馬子長報任少卿一書在焉皆未可以尺牘概之惟有宋以來分類編集者尺牘之多莫多於子瞻而亦莫妙於子瞻余嘗以謂子瞻之文司

馬氏之本紀世家列傳也子瞻之尺牘司馬氏之論讚也讀司馬氏之論讚則愈思本紀世家列傳之爲文讀子瞻之尺牘則愈思子瞻全集之爲文則尺牘之選誠不可以已也夫天下罔未有文字如蘇氏之出於孟子莊子卓然成一家之書者焉能必夫尺牘有如子瞻之妙者乎不能必其如子瞻之妙而亦未必無數千百人之中有數十人如子瞻之妙者又未必無數十人之中有一二人更妙於子瞻者特存乎求之博而取之精耳求之不博則嘗得之近而失之

遠取之不精則嘗恕其瑕而蔽其瑜先生不然先生曰吾以數年之心力聚天下之爲名尺牘者又加以數年之心眼隨得隨選或已選而復刪或初棄而重登要以有關於世道人心仁義道德之旨而下及於雜物撰德情事議論之妙蓋求之不可謂不博取之不可謂不精矣余讀之而嘆曰有是哉以孟子莊子之兩賢同時並起在數千里之內不幸而生於戰國之世山川間隔聲氣不通遂畢世而不相知文章離合之勢豈不視天下離合之勢爲盛衰哉今吾輩幸

而生於一統之盛世操三寸之管盡數幅之紙不歷而走數千里之外又加以京都省會郡縣四方之交輻輳而日至旣握手道平生極驩別去而離索相問訊晦明風雨語念相聞天南地北如吾鄉閭族黨也夫一堂之上聚數千里之人如其鄉閭族黨也豈非天下快事哉浸假而几案之間聚數千里外之數千百人之手之筆之舌如與其鄉閭族黨相與娓娓翻覆情事而不厭也豈非尤天下快事哉雖然數千百之人在數千百里之內外其地雖遠當一統之盛世

如其鄉閭族黨也固一幸也然而造化之精華日溢
文章之風氣日上不有人以收之則散不有司馬氏
蘇氏其人以收之氣力短而意味薄亦終必至於散
而此所謂數千百里之內外之數千百人者度未必
有如孟子之七篇莊子之內外篇以孤行於世而僅
傳藉先生之是集以傳姓名文字於世不尤幸之幸
歟然則先生三集之成也豈非柳子厚所謂思報國
恩獨惟文章者歟易彖曰萃聚也傳曰大宗以收族
也結隣其比物比志也歟結則不散矣此余所以測

先生是集之旨也

康熙九年歲次庚戌重五前二日賴古堂彙梓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

凡例二十二則

覘字結隣衛公佳話原其取義實覘文心蓋文凡託契於篇章則翰墨日依爲左右故周旋几席無非儷理千張晤對終朝止有腧麋數鋌亦猶之乎俔也況晉論垂訓著忭美於不孤唐句抒懷快天涯之若比隣之爲義更切應求集以命名適符肅答

尺牘原取通懷縱談何所不可而尤以扶輿世道規正人心爲極則然每見世之刊刻格言者襲敝常談贅若故紙語再設而不靈聽習玩而生厭是集既爲進言者審端更爲受言者措意凡訓廸後生之篇垂示子弟之語必取其倍常警策者急爲登選徐幹中論而後獨著箴規顏氏家訓以還讓其古趣

尺牘有選斷自數十年以來者以隆萬之前歸茅而下一二大家製作照然無事表揚但欲模範後進終恃崇尚前修近如顧涇陽之醇至馮琢庵之

名通方孟旋之幽奇曹元甫之婉秀皆各自成家必借光全集昭明錄賦首重楊班正宗列文選推賈馬但使欽其姓字無不奉若典型然亦必搜其未經剞劂者始入之簡編耳

措詩書之垂訓以忠義爲首稱然與其發爲文章孰若見之行事故遠而周蓼洲高景逸近而劉念臺馬素修皆表節烈於一時庶振馨芳於千載仰其潔志堪與日月爭光被其高風遂使儒頑廉立況本正氣爲嘉言復有文詞炳炳者乎安得不急標之以爲世範

尺牘抒詞原起來往片言悉意更重友生若使交情不著則離寄遠奚爲孝標絕交之篇止是譏其涼薄長公葬董之乞不獨恤其生存故集中如馮琢庵議婚孤兒徐荊山請贖亡令皆足維持末俗期於敦篤同聲固魚素之光輝鴻音之慷慨也讀者尤當秉茲高誼勿僅溺其英詞

釋氏之言儒者不道前所衷集未甚錄存患難叠經以來宗旨遂覺有異故東坡海外而後文字半

屬逃禪摩詰輞川之中詩章多如拈偈彼名賢之用心若此則野老之託旨宜然適張君僧持以所鈔諸釋子札見貽攬其宗趣頗釋塵攖遂多錄以示世然亦取其言下了了斬斷葛藤者若但襲梅子之機鋒妄當正覺假木梢之詮諦肆扇魔氛豈爲所炫吾知免夫

文章本不一家流弊因之迭見尺牘亦爾衆體宜分李于鱗之糲齒聱牙不免以艱深而文淺易汪伯玉之字櫛句比遂至以繩尺而掩風神王百穀動摹史漢藍本無多陳仲醇矢口林泉清言成習此皆翰詞之穢跡抑亦烟墨之狂瀾雖使起諸公於今日猶然剩技堪嘔況復沿故態於當年安見新裁足式凡若此者不獨解嘲七發經數擬而不鮮總以著說千言本浮誇而未至槩所不錄作者宜嚴

文人契濶動輒好音下筆寒暄難辭叠句但春花秋月之述亦有妍心隔歲經年之思非無異製特而間勝未可求多其餘率臆所成不免千篇一色

或以數句之累致傷全體之瑜間爲逸去要之偶然至於詞有複繁意有重出亦或稍乙不過數篇敢曰棐譏子建之高文豈至輕易呂公之一字選之盡粹覽者勿疑

尺牘之傳莫貴簡雅故右軍竹素以數字足思伏波翰音以少言傾聽若阡陌既多則入之不辯道里甘苦畢備則咀之安見芳嘉長篇刺刺覽者倦矣故前集每於一二長篇巳鐫而復去之繼思尺牘諆篇本爲古文正體子長之報任安足見司馬椽筆明允之上永叔無非蘇氏鴻章是集選遴兼恣浩博多收巨製以績大家

寒暄習語重出厭聞是集在所刪割矣而論詩論文之牘不免稍贏議者或以數見不鮮則選者究竟將存何等不知劉勰文心全部俱明體製鍾嶸詩品數卷止釋聲情是以千古之名流不出兩家之辯論況乎裒集能勿賅存

詩人嘗稱戲謔史家亦傳滑稽故莊言雖可訓俗諧語亦可諷人東坡居士時逋噴飯之箋山谷老

人數見解頗之櫝兩公高致千載宛然近代以還
遥闕足式但取無傷大雅何嫌偶涉稗官
江左雅尚駢麗唐初猶襲餘芬宋代以還始卑聲
律前集之選不甚甄收既思由秦漢而六朝增華
原於踵事本昌黎以起八代遥醇不廢彫章是集
但汰繁音猶存麗則務使齊梁艶體還埒幾於西
京掷將王駱瓌篇更爭高於盛世
竟陵矯公安之纖弱人知復古不無首功而徒宋
同聲附和極力交攻見之柴輸者不少徒令其眼
者欲瞿故槩爲副筒不稍遲躇至如錢湘靈賀黃
公之是正其謬則鍾譚之功臣也人非至聖安能
毎事盡善則言匪六經豈遂一字無訾乎存之以
爲斯事商略而已
詞尚辯駁事起凌競前例所言亦幾詳切而是集
所載毛柴往復之篇原主相成非爲犄角遠則朱
陸同異要於各救所偏近則何李較商襃巳並存
其是兩公詩説亦正相同三牘論申不一而足故
列柴於前即系毛於後正使往復相生庶見機鋒

對偶毛柴諸作嗣刻四集
海内人文數十年以來大年彫謝以豫章而言大
士于子既物化於前士業巨源樓溘然於後傅平
叔陳少游王于一徐仲光繼沒矣以至中州之侯
朝宗越中之孫介夫閩中之陳開仲徐存永許有
介毘陵之董文友鄒訏士亦復使先並作古人但
長卿身後猶餘封禪之書桓譚世殊獨表太玄之
草諸公遺文或有存者同心搜邈尚其瑩藩勿謂
太雅之云亡選使斯選之絶響
身既沉淪著書不能自見才雖英異折玉亦遂無
聞是以奇編時出散麗佳構或等碎金伯玉久困
非擊碎鳴琴則雅章幾於奔散矣長吉厭亡使盡
投溷厠則麗句竟赴銷亡矣故是編於專集之未
顯揚者或數篇之僅散見者片羽吉佳亦爲鉡出
瑶篇書首必紀芳名以見予表章之素云耳
制舉之業扶翼聖經論辨之家紛綸衆説二集亦
畧載數篇矣以予近有制舉正言一編探王唐之
壺奥啇設成書追弘正之風裁另申鄙見故此集

凡在論制舉業者多在所略

史家有論其來久矣創始於馬遷宏開風範增華於范曄大暢標流以至歐陽五代之書類濆三國之論要皆因人以論世或且論世以知人其間潞域甚宏必當覊隅另立尺牘雖無所不通大略以抒懷爲正若曰連類襍引非奢儻寬博綜體裁並失故諸公貽惠之篇間有涉史論者槩所不錄

從來尺牘之選多以充腹笥供書鈔也千選弄雒故翩翩書記難篡其隻詞瑣瑣贈酬靡移其半字

然有一篇止論一事如毛馳黃杜韻之爭方爾止字學之辨千言反覆不外一端二集已登終於復去至如天官輿地潮汐象爻統括止若類書節取有同策略即使另爲耑集尤當確有折衷況乃牽入清裁不幾等於贅設

理學之書爲文章所首重儒林之彥多崇飾以名高是集惟取其確有會心庶藉以砥兹同志其餘剿鹿洞之陳詮闢口無極太極拾紫陽之贅緒妄分北學南宗此猶禪門惟披舊案徒使聖言湮於

蕪穢末學弗著精思費紙何爲盡芟不錄

文各有體名遂相從篇之之與笑峰法俗供異其稱標舉誰知所適要以文字爲之正斷斯爲名稱兩得其宜故風雅之作仍菁以舊名禪喜之篇必標以法諱各從其類也始知儒名而釋行自終覺其不倫釋號而儒言猶强爲之附合耳

新鈔藏弃次第鐫行但取流通不禁翻刻亦既詳告之矣而無知者家其大半攘爲己有人非郭象竊向秀之書子登淮南集八公之作伊可惡也奈之何哉繼思懸之國門總期彰我朋友但中間妄易姓字遂爾湮沒高賢又且更改集名並致弁棄元本殊非選者之意大乖作者之心故禁雖不必竄則不可也因於是集嚴飭之

康熙九年歲次庚戌重五前一日賴古堂識

結隣集凡例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鄰集目錄

卷之三

卷之四

屈大均 拳夫翁山廣東番禺人

與龔柴丈

林向哲 十曳福建莆田人

與侯官高雲客論詩書

王宣 元佐福建晉江人

與黃蓮峰文選書

趙世顯 仁伯福建閩縣人 芝圃文稿

致友人宜與酒汪子

鄭磊 三石福建侯官人

與酒徒陳天亮

釋元賢 永覺禪師福建建陽人宋大儒蔡西山後 鼓山寱言 鼓山晚錄

與人三則　答新城江孝廉

許東 甫草江南吳江人

與同年錢湘靈書　又　與門人吳湘書　答江鈍翁書　與某友書　與王蔡夫書　與李岷瞻書　與宋牧仲　與陶菴

錢陸燦 湘靈江南常熟人

與吳介茲　答同年計甫草　與鄧少　又　與吳岱觀　與雪鴻上人　與汪舟次　答徐錫胤詩　示兒　又

安致遠 靜子山東壽城人 蘭雪堂集

與蔡浸夫

卷之五

萬時華 茂先江西南昌人 溉園集

與李小有

陳際泰 大士江西臨川人 已吾集

與李小有

羅萬藻 文止江西臨川人 此觀堂集

與友人

章世純 大力江西臨川人 章柳州集

示人十二則

艾南英 千子江西東鄉人 天傭子集

初答臨川張侯書

楊以任 維節瀞餘江西瑞金人

答程望元

孔大德 登小江西金谿人

與桂宣季

傅占衡 平叔江西臨川人

與陳少游

曾　畹　庭聞陝西寧夏籍江西寧都人

答李屺瞻書　答吳四書　答人

陳孝逸　少游江西臨川人　癡山南郵集　遺稿

與徐仲先　又　答劉千里　與朱太寰　答竺庵　與某　與楊本張

劉遇奇　嘯傳敘廬江西廬陵人　慎餘堂文集

與新登第友人　與同門李雲浦令尹　與友人

黃國琦　石公江西新昌人

與李小有

徐　芳　再見

答羅搏上先生　答傅瀛賓　與王公寔　與陳公奏　寄林孔碩　寄答來江曾二樵　寄湯惕菴　與郤陸奕　又　寄李太虛先輩

答郤菴　示兒婿五則

曾傳燦　青藜江西寧都人

與周討百　答劉石渫

卷之六

李　春芳　子實石麓江南興化人　文定公集

示諸子　示子孫

李　澤　啓美原名洵字士美江南興化人　藥閬齋稿

復陸雨侯第三書　答生心上人書

李　清　映碧心水江南興化人　澹寧齋集

示子孫　與周仲馭　與朱全古　與張西河

又　與莊雷臣　與沈耆與　又　與歸懸共

與毛子晉　與丘近夫　又　與宗子發

與蘭之氣　與艾山弟　又　示諸兒　與元

子玉　又　與徐遠之　與木宿上人　與顧

修遠　與陸懸圃　與陳子韶　與徐遠之

陸廷掄　懸圃江南興化人

與宗子發

顧九錫　恩澹江南江都人

與何御六

梁于涘　飲光江南江都人

與李小有

黃　經　濟叔江南如皋人

與某大令

陳　畢　天耳陶菴江南揚州籍河南孟津人一名渭　留耕堂集

與王山長

宗元鼎　定九梅岑江南江都籍興化人

與汪舟次　止所知要某嬖

陳台孫　階六江南山陽人

與誠齋　與林鐵崖
吳嘉紀 賓賢野人江南泰州人
與汪舟次
張 瑕 無仲拙存江南寶應人
與閻百詩
汪 玠 長玉江南江都人
與陶菴先生
李 清 再見
與夫山和尚
吳 綺 薗次江南江都籍休寧人
復宗定九
黃 澍 仲霖次公勿菴浙江錢塘籍江南休寧人
與周櫟園
陳無競 鴻烈榕菴江南江都人
示人
范 泳 原易晞陽江南休寧人 唯言
示人五則
黃 與 佐龍江南歙縣人

與人　又
釋元志 碩揆江南鹽城人嗣靈隱住揚州上方寺
復呂子愚　復親諸侍者
王 巖 築夫江南寶應籍陝西長安人
答李平子
孫枝蔚 豹人江南江都籍陝西三原人 溉堂集
謝家無言　與汪舟次　示兒燕
王道浚 若谷江南儀真籍江西鹽城人所著有元機精蘊天官辨疑讀史管見學古有獲清集
示人　又
釋弘儲 繼起江南通州人 靈巖和尚集
復徐昭法居士　復顧螺舟居士　與寶雲齋
汪 楫 舟次江南江都籍休寧人 悔齋集
與竹關大師
華 袞 龍矜江南江都人 春草堂尺牘偶存
與孫阿湄先生
卷之七
趙南星 夢白儕鶴直隸高邑人 忠毅公文集
示人七則

孫廷銓 道相沚亭山東益都人

示人

王崇簡 敬哉順天宛平人

冬夜箋記

與人

孫承澤 北海退谷上林貓山東益都人

硯山齋集

與人六則

魏裔介 貞菴石生崑林直隸柏鄉人

兼濟堂集

與辯若弟 與孫北海 與彭士報 與杜子濬

答蕭城令 令余論山 與邢州史太守 與真定胡太守 答高袞文

陳第 季立福建連江人

與人三則

沈光裕 仲連種蓮順天宛平人

與金道隱

孫奇逢 鍾元直隸容城人

歲寒居集

答人 又

楊彭齡 商賢順天宛平人

與所知 與慎上人 與汪牧生 答李彝卿

與潘江如 答施愚山先生

董國祥 禹見直隸隆平人

示人

申涵光 孚孟鳧盟直隸永年人

示人

喬鉢 文衣直隸內丘人

與人

魏象樞 環極山西蔚州人

與人三則

王克生 孟楨半石山西陽城人

儼古堂集

答安靜子

王弘撰 無異山史陝西華陰人

砥齋集

與劉孟嘗

安致遠 再見

與劉生

李澄中 渭清山東諸城人

與劉子羽

周體觀 伯衡北直遵化人

晴鶴齋集

與陶菴

申涵光 再見

示兩弟五則

周在延 龍客河南祥符人

與人

滄愚子 江南太倉人

示人

李長祥 研齋四川達州人 天問閣集

與響山人書　與董文友龔介眉書

范文光 仲闇四川內江人

與趙蘇門與友人書

夸蛾齋主人 吳人 桐下听然

示人　又

喬時萬 君開處後江南上海人

與杜幼安　示子弟　又

朱漢徵 方黙江南崑山人

與李小有

趙宦光 凡夫江南長洲人

與人　又

顧朏正 端木江南崑山人

與李小有

諸　曇

謝謝仙雁寫小照

徐　枋 昭法江南長洲人勿齋先生子

與姜勉中

張　灝 彝令長公白於山人江南太倉人 學山園集

復錢牧齋宗伯

釋通忍 朝宗江南常州人姓陳氏

與慕菴方司理　復沈司馬

徐　增 子能而菴江南吳縣人 而菴集

與陸陶庵　與王正吉

釋行岡 千仞嗣南澗問禪師

簡納納道者

蔣鳴玉 楚珍江南金壇人 怡賺堂集

示兒　與人　又　又

賀　裳 黃公江南丹陽人 載酒園集

與人論詩　又

卷之八

余大成集生雷士江南江寧人
殘夢
答吳五印　答馬半舫

陳丹衷旻昭涉江江南江寧人
與宗關先論畫　與周減齋

傅汝舟遠度江南江寧人
七幅菴集
與卓蓮旬

吳國賢一所江南上元人介茲曾王父
白土山房稿
示門人

胡虞逸蹈喜江南休寧籍上元人
逑酒亭稿
與杜于皇　與林那子　與友　與弟致果　與
来師　與塏高蔚生　與孫公調　答友人

李　徵聖一退菴江南江寧人
答王貽上

羅孚尹服公江南上元衛人寄籍永陽家白門草堂
橋畔原名光璽　擇璧遺稿
與劉公勇　與妙意老人　與簡道人　與孟景
沂論醫　與周減齋　與樓下先生論風致
與胡致果

蔡韞庚道西柳菴江南江寧人
與石谿禪師　又　復友人

程希孔望尼跖菴江南江寧人

自簡

王仕雲望如逍客江南江寧籍歙縣人
四辰堂集
答龔勉之論堪輿

張　芳菊人鹿牀澹翁江南江寧籍句容人
寄鍾孝虎　寄李三石　寄胡雲將　與穆中實
與黃俞邰

紀映鍾伯紫戇叟江南江寧人
真冷堂集
寄傅青主

張　怡白雲原名鹿徵字瑤星江南江寧人
栖霞集
與楚雲和尚　又　與友人　與周減齋　與姚
來王

黃虞稷俞邰江南江寧籍福建晉江人
與吳山賓　與倪闇公　與計甫草　與羅以猷
與減齋先生

高　阜康生江南江寧人
鼎栖稿
與周減齋先生　答周雪客　又　答友　示遇
兒　與蔚生弟論畫　示門人周龍客　與黃
俞邰　與周鹿峰　與吳冠五

卷之九

釋袾宏佛慧蓮池大師姓沈氏浙江仁和人
與聞檀菴居士

卓發之左車一名能儒字無並一字蓮何仁和人
漉籬集

與黎酉膽　與鍾小天　與陸叔永　與潛夫

徐日久 子卿 浙江西安人 論文别集
與余式如　復錢長人　又　答孫寄易良才
復友人　與人　與李蔣儀　復梅惠連
與龍無字　復龔與嘉　示人　與方孟旋
與人論文　又　示人　又　與胡遠志　復
徐元暉　與劉濟甫　與汪歲星

卓人月 珂月 浙江仁和人 蕊淵集
與孫鳳林先生

李日華 君實 九疑 浙江秀水人 李太僕恬致堂集
約同人刻宋見書　與王穉方孝廉　與高明水
與禮部　與戴羽賓　與曾孔孫　與人　與程松蘿
示人四則

王臺 予安 浙江會稽人茂遠尊人
與謝無可論紀載書

祁駿佳 季超 浙江會稽人
與繼起和尚書　復沈求如先生書　壽啓和尚
致剛水師昆仲

孟稱舜 子若 子塞 浙江會稽人
答人言謗書

嚴沆 子餐 顥亭 浙江餘杭人
答王于嚴　復孫閒山

曹溶 鑒躬 秋岳 浙江嘉興人
與杜于皇

童本立 木有 浙江鄞縣人
上某先生

陳濬 闇仲 福建侯官人
與減齋先生

徐延壽 存永 福建閩縣人
與減齋先生

胡介 彥遠 浙江錢塘人 旅堂集
與減齋

何偉然 仙曬 浙江仁和人 梨雲館集
與人　與吳文中　答卓左車

朱一是 近修 浙江海鹽人 爲可堂集
與范遵甫書　與減齋

陸彥龍 集武 浙江錢塘人 賓餘稿
與許天儀　上臧方李立齋俾邑侯書

繆伯癸 元令 浙江山陰人　繆公以範稱名宿焉上有仁惠發士民至今歌思之
示人三則

卷之十

黎士弘 媿曾福建長汀人
託素齋文集
上錢牧齋先生書　候李元仲業師　柬堯夫兄
書　與丘嶼清書　與林爾于　復李化舒
示諸弟兩兒　示兩兒

何　銅 省菴福建晉江人匯莪先生尊人
與鄭邑博書

周　嬰 方叔初名中規福建莆田人
謝朱中丞賚葛　謝賚綿衣　謝賚梨　謝生日
宴

張光世 行秘福建莆田人
不履園集

簡岳石帆大司馬

陳羣曾 昌箕福建侯官籍長樂人
與友人

釋道忞 木陳廣東和平人
弘覺禪師集
復棲霞浪和尚

周　銳 遜夫江西清江人
與人

甘　亮 欽采江西永新人
答人

史桂芳 景實惺堂江西鄱陽人
與陳汝特

鄧　渼 遠游江西新城人
與人

徐世溥 巨源江西新建人
榆溪遺集
寄克明上人書

蕭士瑀 次公江西泰和人
陶菴集
與人五則

蕭士瑋 再見

讀牧翁集示人

蕭伯升 孟昉江西泰和人
與減齋先生

金光房 右辰江西永新人
金竺山房集
與友

羅　牧 飯牛江西寧都人
與人論焙岕

陳允衡 伯璣江西建昌人家南昌
勤補堂遺稿
復櫟下先生　復愚山先生書

賀貽孫 子翼江西永新人
復謙菴先生 心遠堂集 爲亡妹莊烈君乞詩文箋

劉光震 肩吾江西永新人子雷 春龍 奮皆有文名
復趙雲倀孝廉 翼雲堂遺集 復羅紋山

何屬乾 不息江西廣昌人
寄弟肖臣北上 玉火堂集

卷之十一

蘇惟霖 潜甫湖廣江夏人
與吳浮玉 西遊孔子

郝承健 惟順 玉吾湖廣京山人
與李太史

曹胤昌 石霞湖廣麻城人
上倪伯屏書 疏堂文集 與李元芙 與周簡臣

王一翥 子雲湖廣黃岡人
與章子貞

劉敷仁 濟甫 月幢湖廣江夏人
與郭無咎 忘學草 呈叔父

釋正志 石人 檗菴湖廣嘉魚人姓熊氏字魚山
檗菴別錄

與定齋 石谿兄 答文用昭 與法子錢湘靈 答尹翼子 與李君 與

程正揆 端伯湖廣孝感人
與減齋論葉榮木書 青谿集 與龔半千

晃殘 石谿 祖堂大師湖廣武陵人
與白雲居士 論書畫 作畫與蔡蓮西居士 與蔡龍文

朱日濬 葯廬湖廣黃岡人
與王昊廬

顧景星 赤方 黃公湖廣蘄州人
與汪介人 復張長人

王澤弘 涓來 昊廬湖廣黃岡人
與陳徹菴

杜濬 于皇 茶村湖廣黃岡人
答山長 變雅堂集 與豹人 與甯民 示兒 答秋澗
答火傳 與奧山 答友 復翁山 答石林

杜紹凱 蒼略湖廣黃岡人退思先生第三子于皇弟
與吳山賓書 緣督堂集

羅世珍 以獻湖廣漢陽人
與張鹿牀父母 與譚韶成

嚴首昇 平子湖廣華容人

與王季豹　與黎石龍　告同人助鐫如上人歸山書　與薛諧孟先生

周蓼恤　與婁湖廣大冶人

與江寧友人

卷之十二

何如寵康侯芝岳江南桐城人文端公後樂堂稿

答某君請謚　與池州守萬曹廣文

葉　燦曾城江南桐城人

與某君

吳用先體中本如江南桐城人蘭雪山房集

與袁先生

姚　康休那江南桐城人　龍眠山人全稿　鄰憤堂集　所著有太白劍借紅亭本草

答公艮　與人

劉若審爾明一齋江南桐城人

與學人

方拱乾肅之坦菴江南桐城人甦菴集

謝月牌稱賀七十

方孔炤仁植潛夫江南桐城人

與人論詩

何　采第五省齋江南江寧籍桐城人文端公孫

與減齋人則

方震孺孩未江南壽州人

與惠元孺論辭書

龔鼎孳芝麓江南合肥人

與鄧孝威　與月辟疆

孫國敉伯觀一名敉江南六合人

與大巢張林宗

孫沂如何滙江南六合人伯觀先生子

與錢湘靈　答顧偉南

施閏章尚白愚山江南宣城人

復青原老人　答友人論康吏書　與所親　與張某

張習孔念難黃嶽江南歙縣人詒清堂藏稿

與門婿某　又

吳宗信冠五江南休寧人麗心集

與王隆吉　與朱際有　與周雪客　與吳介茲

程文林瑶生江南休寧人留月軒集

病中留別寧野四兄

吳非 山賓江南貴池人

與滅齋先生

王士禄 子底西樵山東新城人

與樸下論畫 又

王士禛 貽上阮亭山東新城人

與樸下論畫四則

周明與 叔魯魯臺江南上海人廣菴尊人

自勵圖稿

與朱賡軒 與諸益之 與許同生 示壁甥渭

暘

周寅 廣菴大瓢江南上海人

飲醇堂集 抱膝廬稿

與陳確菴 與季滄葦先生 與沈貞居 與徐

伯調 與沈友聖 與趙半眉 與賀天然先

生 與黃嵋岸 與董蒼木 與沈貢闕 與

樸下先生論畫三則 與宋荔裳先生

吳懋謙 六益江南華亭人

與芝麓先生 與滅齋

喬世埴 遺民滅堂江南上海人

大雅堂集

與濤九閎

卷之十三

錢謙益 受之牧齋江南常熟人

與人 與顧與治 與劉白叔 與人 與梅村

先生書 與周滅齋

姚希孟 孟長現聞江南吳縣人

文遠集

與李司空夢白 與劉大參建生 與宋獻如

吳偉業 駿公梅村江南太倉人

與吳志衍 與吳縣貞

失名

與陳眉公徵君 答戴石房

李雯 舒章江南華亭人

蓼齋全集

答竹園 與金長留書 與王敬哉先生書 與

沈彥深書 與顧偉南書 [illegible]首與友人

汪[illegible]文江南吳縣人

[illegible]翁類稿

與周處士茂三書 答陳藹公書 與米紫來求

書贈鶴記書 答王進士又旦書

宋楙澄 幼清江南華亭人稚文尊人

九籥集

與賓之兄 與姜大 戲墨二

歸莊 元公江南崑山人

與翁季霖

陳玉璂 賡明椒峰江南武進人

與曹峩嵋書 與滅齋

龔百藥 介眉瑯琊江南武進人

與某生論不好名書

楊大觀 雲秋屏九搏江南武進人

與曹星客　與友　又

釋通琳 玉林蔚江南江陰人 大覺禪師集

與學人　又　與人

顧樞 庸菴江南無錫人端文公孫某汾君諱貞觀之尊人 西疇日抄

示人

徐元琪 荊山江南武進人

答周建陽令書

賀[illegible]宸 黃序江南丹陽人 [illegible]閣集

弟病癯與此

賀宿 天士江南丹陽人

答陳椒峰書

鄧漢儀 孝威舊山江南泰州籍吳縣人

答許甫草

卷之十四

彭士望 再見舊字達生

與魏凝叔　又

魏兆鳳 聖期天民江西寧都人子際瑞禧禮

與人五則

魏際瑞 善伯江西寧都人 易堂集

答蔡白禾書　與子弟論文六則

魏禧 冰叔叔子江西寧都人 易堂集

答南豐李作謀書　與彭中叔　與友人　與人

論地獄書

魏禮 和公江西寧都人 易堂集

答楊御李書

魏世傑 興士江西寧都人

答[illegible]用王元升書

呂坤 叔簡新吾河南寧陵人 去偽齋集

示人

秦鎬 京河南汝陽人 頭責乎如何不飲乎集

與萊司理

張民表 武仲林宗河南中牟人 塞菴遺稿

答周減齋

周文煒 赤之坦然先生河南祥符籍江西金谿人 四留堂集

與賈徙南　與人　示長兒

周圻 百安河南祥符籍江西金谿人 書賓堂集

復炎京　復麗兼　答化舒　復黎先　與康生
答省齋　與關公　與宋轅文　與郭道堅

周亮節 靖公河南祥符籍江西金谿人

醉耕堂遺稿

與張文寺

卷之十五

唐　時 宜之妙意老人江南江寧籍浙江烏程人

與李仲章　與艾子魏　與沈南公　與何匪莪

與林李二君　與孟旋　與曝侯　與小有

蔣世都 官球蒼舒洒沙江南江寧人

簡繩公　與張景遠　簡吳玉宗

倪嘉慶 篤之樸菴江南江寧人

釋稱笑峯和尚

戒子弟

釋大然 笑峯大師江南江寧人本姓倪諱嘉慶

復超居士

劉思敬 純之覺岸江南江寧人

答李退菴　與范道安論文　答黃學士　又

吳　繩 天一江南江寧人

寄周旋娪

吳樹聲 周庭江南江寧人

與馬章民

吳　珊 都侯石菴江南江寧人

臥山集

與張南村　送桑矩斯入都　與友

吳　晉 介茲江南上元人

一所先生曾孫

柬周雪客

紀映鍾 再見

答柘鄉相公　又　又　與程鄉大令臣遴客

龔　賢 半千柴丈江南上元人

半畝園尺牘

辭居翁山乞畫書　與張侍御　與周雪客

張　惣 僧持南村江南江寧人

與石潮和尚　答陳坦山明府　與徐子藹　與

棟下先生

王　槩 安節東郭江南江寧人

寄汪舟次　寄徐旅人

胡其毅 致果靜夫原名澂江南江寧籍休寧人

與僧與若　答簡庵

劉　然 黎先江南江寧籍江西豐城人

友聲闕集

簡曹顧菴太史　與徐子立

吳　宏 遠度江南江寧籍江西金谿人

與王晉紳　與浚齋

房天驥 大生江南江寧人

與楳園

羅　燿 星子江南江寧人

與高康生　與減齋

汪洪度 于鸎江南上元籍歙縣人

與漸江上人

倪　燦 闇公江南江寧人

與人　又

余　懷 澹心江南江寧籍福建莆田人 硯山草堂集

與楊㶚伯　與友人　與李過廬

胡玉昆 元潤褐公江南江寧人

與減齋

胡禹與 嶠贊江南江寧人

與減齋

周　銘 鹿峰江南江寧人

與人　又

高　岑 蔚生江南江寧人

與周靖公　與減齋

鄒　喆 方魯江南江寧人

與陶菴

樊　圻 會公江南江寧人

與蔚生

高　遇 雨吉江南江寧人康生子蔚生姪

與周雪客

周在梁 園客江南上元籍河南祥符人

與馮青門

卷之十六

祁承爜 爾光夷度浙江山陰人季超世培尊人 澹生堂集

與錢伯滄　與樊致虛

祁駿佳 再見

與弟世培書

姚士麟 叔祥浙江嘉興人

與胡孝轅書

薛　岡 千仞浙江寧波人

與人　又

陸　培 鯤庭浙江仁和人 畝鳳堂集

答某

淩義渠 駿甫 茗柯 浙江歸安人 忠淸公集

與潘慧曉　與蕭閬諸同社

嚴　頤 子上 原名首昇字平子 再見

與郭天門　與熊次侯　與張孟倫　與田伯玕　與張孟倫

杜首昌 湘草 江南山陽人

長安邸中與周雪客

黃國琦 再見

與滅齋　又　又　與錢牧齋先生

董斯張 遐周 原名嗣暲字然明 浙江烏程人 吹景集

示人

曹爾堪 子顧 顧菴 浙江嘉善人 南溪文畧

再與西平令沈子佩　與尤悔菴　與江右余論山

王豸來 古直 庭一 浙江錢塘人

與陳丈

顧高嘉 南樓 浙江秀水人

復孫阿滙

李繩遠 斯年 浙江嘉興人 屬雲閣集

謝惠九藥

李良年 武曾 浙江秀水人 斯年弟

與周青士　與懸崖大師

姜承烈 武孫 浙江會稽人

與毛大可

毛　甡 大可 又字于 浙江蕭山人

謝竺藹上人書

姜宸英 西銘 浙江慈谿人

投所知詩書

錢肅潤 礎日 江南無錫人 十峰文選

上魏石公先生書

成　梁 二鴻 冷溪子 江南無錫人 九如閣集

與錢礎日

馮肇杞 幼將 浙江會稽人

與甥

馮肇楠 木伯 書巖 浙江會稽人 靑來閣草

與友人

釋慈際 笠居 又字并人 江南江寧籍 福建莆田人

結鄰集目錄終

周在梁園客

謙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與人

劉宗周 起東 念臺 浙江會稽人

此教人愼言也此語是劉先生言手段種之學

去此矜己之言與短人之言多多之陳言悠悠之漫言譎言綺言流言終日無可啓口者此即不睹不聞入路處也

二

人言之及我者蓋亦寡矣幸而及之亦引而不發譏稱進反之間使人思而自得之良工苦心吾自不察耳甚者或示我以意意不可道而徵於色吾目擊焉而亦意喻之意喻之而復意阻之使人之抱意而來者轉失意而往拒諫飾非之態亦何所不至哉

抄在是刻顯自己

三

天之所以與我者甚美凡富如子弟承父兄基業既有良田廣宅又有百物器皿又有珍奇玩好又有詩書禮樂無所不備於此而不能守成至於一一蕩盡身受飢寒豈不辜負先人爲不肖之甚乎人生具有仁義禮智之性一似好家當總或汨沒了一端却又有一端如有時不見惻隱之心便須有羞惡之心有時不見辭讓之心便須有是非之心四者更隱迭見一見則全體皆見終無由入禽獸一途去似上天曲爲扶持安全較之祖父蔭佑尤爲百倍於此而不能反身承受必欲一一殘賊而後已雖天亦無如何者哀哉

四

薛河東二十年治一怒字不去嘗見得治不去便是他過人處

五

展儀可做更以學道人語觀之道學人刻論眞有可味

每遇拂意事即須誦孟子三自反章我必生一項在且孟子蓋爲學聖人而未至者言若吾儕小人直是自處橫逆自處妄人於他人報施平等耳不知又經幾十會自反方得到君子不仁無禮地位正是鄉人亦不易及也可愧哉

孟旋先生人文楷前其集亦世所共有近吾年友李與生哲學

六

好佞者惟恐人之不我佞也時以其意挑之即有時而我規矣亦取其近於佞者而救之佞乃愈集矣好佞人者惟恐人之知我佞也時以其意覆之即有時而知我佞矣亦取其遠於佞者而佞之佞乃愈工矣此之謂相得益章

七

上士樂天中士制命於禮下士制命於刑小人制命於欲

八

纔開口便佞安能動人纔措足便輕安能立德

九

心放自多言始多言自言人短長始

方應祥 青峒 孟旋 浙江西安人 青峒閒稿

與嚴印持忍公無勅

老舉人猶試譬之賣古董人其貨愈鈍所索價日高其價愈高所售之道更日鈍惟有終日喫饑着冷與之相守而已矣或曰子以短日截茲長貨曷賤賣之以濟目前吾知此人必不肯何也貨固無賤與相守之我又不肯賤也貨賣不得賤貨不肯有法于此惟一舍而已矣夫輕價易舍高價不易舍也所貴之貨易舍賣貨之我不易舍也夫惟能講于舍之道我不失貨而貨亦不失價兩俱售于天地之間矣日在武林欲求舍之道于我二三兄弟而未得聞也今 弟 且行矣其何所示我令脩然于此中哉

復方長逸汪雨若

得于人跡少所往來而吾足能不由我發動處并習習前日胸中清虛曠蕩之致汨汨欲尋覓紙筆作緣此郎平日涉獵古人追隨良師友真實光景逬見之兆

與熊太峽年兄

友人王玉生過 弟 曰此行取道富沙君侯熊光生子同籍也士名一業老過富沙而不獲通姓名熊侯以爲憾子有所欲相聞以鄭我乎范穆其者時俱在坐意亦同之以 弟 當茲顚領蒼葭之深而君瞀然起我西方好音之寄快哉此椽附諸行李長者居常不鄙

方生開械一笑客到意中也

與徐元嘆

鬚眉皓然一老翁而剛逐人愛我者誨少塗飾以免見者之駴弟心感其意而不能從也爲解人之說者乃更以此貴弟之任眞然任眞又非弟所得當弟實習懶而然耳塗飾之法每三五日一施夜對老妻婢子子巾褁腮領歷不得穿腹笑不可忍藥不中用未得鬚黑面肉班剝領袖滋膩五色蓬蓬惟狀螭蜷嚐老婦人抹粉愈甚醜君形相愈以不掩不但害妍兒以增醜三十年秀才面孔一部青來集公案歷然飾示何有哉所以決意本色向人兒當崩痛不應爲淡語相蒙也

與孫不伐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古人此語須具此胸腸者讀之知味不淺耳不然擊碎唾壺比之酒人之駡坐而已嗟乎酒人而駡坐不猶勝于不飲而醉不敢駡而反唇者哉大抵自古有意氣人不得于世而嘶人于境之老其與人未有不多怒者也佛則免此耳

與陳元朋

古今處憤地而極憤之致者莫過于朋平悲鳴之不已而至從彰咸之道則離騷諸篇可按也悽惻宛轉廣論旁摘未嘗一言明指其所憤之事直道其所爲憤之人太史公爲之傳然後揭其郄之因子上官子蘭之輩殆子則有死而必不掛之口也憤之極亦寫平厚之至邇之所以通于詩也故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此可得君子所以處憤之道矣夫我爲深山大澤而任龍蛇之峯也爲百圍之松子丈之栢而縱凌風暴雷繁霜雪之擊剝也孰與厚望人以君子長者而藉其全我爲功德哉吾道不非天意有待如元朋其人而永賓之寬閒寥廓之地天下無此神理也徜當队起委順以聽天之定爾已矣

與錢彥林

小戎屬隷三載浮沉主爵者習其數馬之無似更而試之以問禮對之兼病聾瞶之人使使覩火倏使審音任界燮遷課其績効憒憒一如官之非爲我輩設

也夙自分于天刑之莫可解矣

與虞卿

書來具見感憤之意非造物乘癡之極安得有此驚雷之鳴吾弟起蟄吉祥即此赫赫然爲葭琯矣烏之習飛決不藉旁邊之扶掖馮其生氣以自拔自舞于空虛之中九萬里之風皆其怒而飛之一念所聚蓄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豈更有以其息吹之者哉吾弟指揣摩鬼神應于箇事後先開飾無復凝慮諦咮來吉抑有來能信徹所謂致遠恐泥者耶誠之不可掩也死之坯竹之箄死難之餘骨啄木之跉步總吾心光明焄蒿所現露世人掘地得泉而以爲水專在是無論失全于水即此一勺不成受用耳漫書此語肯費精思有以復我

與汪敦伯

讀敦伯長箋牢騷之致中具本色我輩胸懷旨趣政于世界不討便宜處別有便益一切勸語死架俱不涉影響雖然空中嵩于政難撤弄矣

與茅君若

朱橘苗三十本馳去種宜疏土不甚近水者綠葉凝煙火珠纍若差足柳浪菊英並供清賞猶是友生草木臭味之時承于晤對也

曹宗璠 玫珍 錫咸 崑禾堂稿 江南金壇人

與詹月如同年

弟兩屏年兄賜惠無間阻修兼以手書珍重慰恤倍至雖鄒奚之護叔向方進之營黨育不是過也豈弟賦材蹇劣時與阨會以寒溫兩函罹此大難是侯鳴鶴斷來雙鯉剝鱗而風人勉金玉之音衛武與遠猷之吉皆入展氏刑書矣權璫煽虐羅織士紳西曹無敢平反者司寇且移疾去尚復何言耶昔龍門柳州皆以傲說倜儻之材嬰幽囚困頓之遇憤懣無所發洩單精文章思洗厥恥恐世或不信則援引古人如文王羑里彝吾檻車條侯嘔血魏其病腓鄒陽上書望之對簿更生贖死子雲投閣以爲囹圄桎梏賢聖不免欲自解脫豈乎身既辱矣嚚嚚語人曰吾賢聖之徒也不重爲腐儒俗人笑乎然二子亦竟以文章顯世無不誦其才而悲其遇與賢聖相頡頏輝映如

今文章不及二子後世斷斷論其才而悲其遇不及二子獨困圄桎梏同二子則其可悲可涕憤懣無聊覼二子之攜肩古人者當更何如也是以苦塊餘生招魂召魄流覽傳記思爲辭章而根實未沃膏澤不耀方在憂憂其難之境又竊自思維罪廢以來姓氏灰冷海內賢豪日益淪隔縱少有著述而名山寂寞其人渺茫終不復傳布此歐陽子所以撫藝文志而嘆息者也昔太白蛻蒙子當塗子瞻呈牘子廢公寄託得地聲施至今豈非斤斤難遇之人哉年兄英髦興學龍變虎蔚猶衣裳冠冕宗器璉瑚弟每思叩首階下一以謝瓊瑤之報一以商青牛之業益重有託也博山僧歸閩便便起居箋頭一章非申吉甫穆如之頌聊附唐民擊壤之義云爾惟年翁敎之

書冠長佩靈寵有如陳思

與呂子傳同年

僕讀選至孔璋才學足以著書而美志不就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夫士壁後湛寂遺相離言則已矣苟有奇之必抒何卮言之無當麒麟鳳凰無所用于世而見者以爲瑞況文章寫性靈斯造化上繼風雅旁摭

爲之浩嘆

搖筆古人發憤之作而才足以副之

子史者哉乃有其才者不及作作者不必才即才與年相偶竟作矣世必多方困抑之坎穴難出旅巢獨焚天亦似故奇其遺而降之怒以快妒才者之意此其人百兒一生出其所鏤心抉腎以俟拔世之知我者究其傳與不傳則又復有幸不幸也噫乎今世數架書皆零落之餘耳劉歆發憤于文學歐陽奇慨于唐志良有以也嘗憶司馬長卿有文君拂牋簪管而天子使便求遺書王昌齡王渙之高適輩集飲旗亭伶妓哀吟皆出已賦何文士遭遇之盛哉今士顯顯

識有不可解者不得不拔首問天

困窮名不出閭巷一時遴人智反出伶妓下則何說也豈作者才真不及古人耶抑世不崇文耶又豈著述繁蕪天實厭且憎故天祟之不已又必蕩爲灰燼耶皆不可問也僕自憂患以來頗窺作者之旨問有著筆不自收簡亦以名微援寡交游落落當吾世而無知我者又可望之不可知之何人哉縱復成帙終歸湮滅耳然皆竊以自勗三都倚父振辭皇甫柳州羇旅發羅昌黎荀附青雲之士一人亦足不朽惟年翁手拔天章胸衡氷鏡龍門高峻人倫所宗謹錄詩

文二卷呈上豈敢云伯喈矜枕函之秘談劉漢腴承
叔發麝簏之藏文發宋習亦曰一日苦心千秋遠契
其傳與否惟在年兪銓定閒猶仲尼之壁履昭明之
舖敘也

與史棨巖同年

吾輩修潔自好輙橫罹羅網時爲之耶抑命也然年
翁姓氏炳列昭雪之案天下想聞丰采昔蕭相請室
絳侯廷尉張敞亡命安國徒步皆復伸眉承明紀功
太常年翁襲跡古人龍驤豹變所以問字履滿閭聲
[illegible]倒[illegible]橐裝盡散而座客常滿也若弟者周興不再
出韓灰難復然知交寥落種秫旱枯門前寡可罨之
雀盃中無樂衛之聖雞骨支床蟲吟潾硯陽節不輩
壯事蹉跎已矣長與世辭矣數年來難矣婚嫁百無
一措于一二同人貸斗粟以糞薇分餘明而照席未
能支厦況足買山亦功令嚴切當途之人方佸糠及
米安能脫粟布被以養故人賓客乎淸明先後當與
年兄湖上盤桓一吊子瞻故迹山水知故子瞻之可
傳者數卷書耳當年富貴患難不與春夢婆同烟銷

證春夢婆
亦場烟銷

霞散嘗不
可嘆

霞散平日月旋腴壯髮漸凋不舖子古人中置位何
處言之惻惻勿謂邢子才西山片石與峴山碑有優
劣也如何如何

與劉念先同年

想見此公
遊山水記
肯不讓能
謝

千古此湖山得年翁爲主人遂覺長公杖履吁之欲
出夜來香浮竹葉醉暈梅顋惟履人分捧心之憂長
眉鎖黛欲聯餘流大與消渴生相宜湖中不必舟大

賞得翠色
泡甕纔似
寄書

漁舫從南山放北山下碎碧寸厦酒鐺詩硯笙簧魚
[illegible]鑰林巒代一日漢課暇照散籌水氣侵衣如在
霄漢上也獨坐孤山見岫中縷縷出雲有如旗有如
焉有如車輪又有馬折一足其眞耶其幻耶令客誦
天問數闋此處士故居也而鶴不還何哉復樂肌粟
輙曳杖歸桃葉梅檊霏露浥浥撮飲不減金莖仙掌

大似子瞻
記承天寺
一則

坐李氏樓月遲簷宿坐水澄鮮冷霞心碧曠然天遊
殊勝靜坐數息時敢獻之左右共咀嚼情供焉

與張羣玉同年

夜來聯袂湖上羽觴飛月相和而歌伉慨悽愴蓋無
俟爲變徵之聲而霜華皺皺落也吾輩厦冠奇服紉

讀汝珍一字一句皆極香艷之藝却無一字纍六季

蘭荃帶矩衡不獲。醬筆承明之廬。剖珪墨臺之上。僅從漁樵。銍綠。斫山骨。碧擷水紋。天平人耶。雕妖艷在側。跣袴爲羣同堂。蕪笑欲泣。無聲何則。孽羽之禽虛弦可墮。孤根之桐。弭軫即悲。其中心之所微然也。是以渡江之日。罔兩責景。既不能秉耒耜耕。又不能垂簾卜肆。復不能廛居徵貴賤。欽未彈阮途。先慟亦何處爲平臺之遊耶。倘邀天之緣。得聚終歲糧。便當與妻子別。入土室。持方寸油紙。薈撮古人所長爲服[illegible]年翁去巴蜀數千里。猶百指日再飱。萍寄葛附。燕酪甚恥。安得不憂。吾輩亦何敢望步兵廚日有酒五升。得如黃州書。又錢日二百五十。便可一意著述矣。菊徑饑漿。醉看雲心出岫。草堂送炙。飽吟秋興。澗林不可謂二子之不遇也。侏儒飽欲死。臣饑欲死。今赤白囊交馳。天豈眞以搽薇了吾子哉。伏讀雜著。寫難狀之景。申欲禾之志。分刌幼眇。韶勻雕蟲。然憤恨年翁以此才不登明堂。升清廟。徒以感憤不平之鳴附國風小雅之什。是猶嫫傕之珍。鬒膏沐昭陽。而爲逐婦之飾也。貧耶。病耶。有國者之耻耶。千載而下。必有如之者矣。臨岐黯然。意不盡言。

與史渭如同年

入秦糧。與兩年兄千旄先儀渡江。正如聃。策牛。騎而尹關。蠶扇。稽飡石髓。乃積徵。雲封。何遇之多崎耶。日汲鑑湖水。叅玉版禪。但措大腹中。含跣笄氣。微發于詩。便成子古酸餡。何處得黃州燒肉一臠之。前在西湖。不敢作詩。毎到天然空翠處。輙令摩詰合璧米顚縛肘。凡碑碣間物。皆如雁葦蟲葉耳。山水勝于詩。固非詩之所能傳也。臥湖亭上。冷月浸敢。竟夜不寐。疑是坡仙作。偭山靈移文。見督勉就二章。刻之篁竹間。竹老則字滿。可斫去爲薪。但得入水。日春作紙。則眞奇遇矣。錄呈郢削。不盡。

與于惠生先生

僕先入嘗校中秘書。遊作者之林矣。不吊兩世幼孤其事。痛千㳄。遷今家集所留。皆秦王火侏也。仲蔚之荒。爾烏雀。慵來子。厚之藏。書精竄化。去深罹先業凋零。勉爾鞭心舉業。寂抑山鳴泯。棲木覩。研古必鑿孔壁之管絃。新艷必考。鑑亭之玉尺。龍元夜半鳳赤午

金石典碎之氣錯落又復騷屑真堪著作乎

其如此艱界如此險識安得不空行一世

初草木質而見本風本渙而成文亦幾直接無言之系而宏設象之波矣摧肝抉腎蓋二十年精亦少耗焉然體則不古而今法則不奇而耦六經減峻語錄傷蕪是應制之篇非儒林之傳也迨雞刀初試虎市旋成鉅篇不投于京兆保障未屹于晉陽而江生有飛霜之書鄒子悲白虹之奏矣夫纂明道統者志也詮次古人者學也窮嘆牢愁者時也丁時之窮而風雨雷電山川草樹珍禽怪獸歌舞戰鬭之事皆以助激昂之牘況古人之詩賦乎顧 僕嘗聞性命之旨矣貴賤生死猶日月寒暑四時行也何足感于靈臺其音和以平其節潦以柔曾氏金石之歌蘇門鸞鳳之嘯若翱翔于咸池簫韶間不知今日爲何代也乃騷情擾響錯落吾指間達人不識其福心耶仲尼阨于陳蔡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老氏以青牛卒業曰猶若畏四鄰彼聖人何憂之深歟嘗之水澄渟汪洸瀲況因濺其性然也雙峽束怒則洶湍跳沫灦渀衆瀉激爲悲鳴其地使然則時爲之也悔少專精入股心刳刺若痛今盡棄去已覩二毛以努末之年而圖碑

千古同悲

真足作賦手

扐之業吾見其日不逮也瑰瑛木集駢露忽傾速朽而已矣造物其孰能憐之哉簡丙丁得詩文若干首僅列作者門廡升堂入室志敢不勉以紹先史公之成勞祈先生評削之望瀏知歸仰華作鎭求寂寞之響須披陸金聆正始之音蘇鏘衛玉切指日而相期悵邇風而獨寫統惟法鑒焉

與倪鴻寶先生

生固非遺落世務者舉足投網畢志掛瓢客秋登匡廬絕頂耳目濯江而延白肩髮織樹而歸青摘星如茄饑腸欲冷亦寧知人間有寵辱事哉時復壘塊未盡以詩歌澆之自兵興獄起垂二十年士夫圖榮利務苟免精鍼鉗輭不肯言文章蕭敬貌訾笑文士傳眠床上看屋梁千秋萬世誰傳此者乃放逐之人釋懟解慍相依爲命敢貢之師臺昔王隱著晉必倚庾公孔闓成文先呈謝朓亦猶夜壑魚龍仰谷王之沫培塿松栢佇岱宗之雲爾倘不吝欲更賜新刻數種得以膏沐儀型幸甚

與吳衆一同年

靈氣天真心平有識寶之寫

弟番足玉兩碎淚血齊枯已矣天山有兆矣昔石氏思歸禁情觀關濬子劉居畢景沼池無論妻人物力不繼即此有待為煩累心未盡亦惟遂獲為居飛鼠是伍荷可垂釣牛涔亦有濠濮纔足採觀蟻垤即具首山鳥鳴聆獨絃之琴葉落見七盤之舞讀書兀坐嗒然若忘毎范釜塵生眾覺莫熱輒擊缶吟哦日久不覺成帙有節奏無宮商未知犁然當人心否耶屆秋擬過元武湖傾將軍武庫倒中散玉山移床而俊疏謝檳榘以觀殷劉覓陰未移唾壺先缺年翁欲吐三江定不河漢斯語耳

胸中事究

與于惠生先生

望夜寶蚌全開寒螿秋壁已就寢空庫浸水蓼腸舞藻惝怳在襄圖空白內也仍復披衣徘徊開除中有所得寫爲月賦昔惠連典則允稱盛製大復雖于言情生擬于析理雖各具致竟不能與之較力矣古今人不相及寧止一事側理橫陳便有一時代畫于胸中五百歲後文人又何處自豪耶言之慨然

高攀龍 存之景逸江南無錫人 高子遺書

文章有真氣便堪與賈宋並傳

答周來玉

懋遷有無化居即大禹救荒之法如劉晏等善理財者不殷有無轉諭伍民間轉輸易而官府難何者官府謀國之心不能如大戶謀利之真也天下事皆當顧日觀不當徇目前惟救荒只當顧目前不當慮日後民既無食近患已在目前遠憂豈在日後耶

周順昌 景文蓼洲謚忠介江南吳縣人

與文湛持

弟行只在此兩日內矣一生向志節一路着力是弟不濟處故出門便與宦官作仇畢竟以此輩結局然亦不可謂非天之所以成我也此時了矣正欲使怨親平等貪戀俱忘急消却一段憤激之心觀喜順受方是實地至於掀天獨地事亦不夜多弟臨時尚可做耳

又

弟已就逮入縣署中一腔憤淚萬種愛緣俱化作鐵腸石心矣只是昨朝之變意外理外今進退兩難耳然大丈夫猛拚一死何事不可做末救一着定當俊

偉項已托朱完大與兄商之但不如天能成就我否也。

又

弟生平爲人決定做第一着今日之變已貽累不淺若再復逗留觀望是果其生平而盡棄之矣況生死禍福自有定命弟此行方欲以一身之膽消諸君子之醫禍如德仲德升之言可謂愛我非知我也何如何如。

王佐 佐之浙江嘉善人 南臚日識

勞生負百年眞處爲三嘆 口頭語偏不信其故雖言

與門人程楚石

東郭公嘗云古人惜陰一刻千金一年之間有許多金子既不賣人又不受用不知放在何處只是花費無存可惜可惜此雖戲言殊當自警

知解宗徒綠底漢子總無與於道堅起脊骨脚脚實地者覓一個人不可得

與門人卞伏生

釋徒背一包袱與其師同行問師如何是佛師曰萬性不染自性如如問如何是離淡曰萬緣未絕刻苦修行日如此覺佛容易我不如即做容易得的師曰果如汝言汝便是師取袱自負之其徒安然前行四五里許愈尊愈恩性緣猶存師覺其轉念笑曰包袱還是汝背吾儘今日講學虛悟成兄背做容易者之類也。

我徒亦不可及

又

門徒云蠶乾坤是個眼汝向甚歷處踏坐我不知作穿窬小人行徑者何處尋沒眼處踏坐

白璧之瑕人孰無之又孰掩之是故君子寧爲人所指點不爲人所包容蔽覆遮蓋無由潔淨此猶穿窬小人也而日學焉取矣

顧憲成 叔子涇陽江南無錫人 小心齋劄記

示人

謀於天人徒際要當尊其不德不作虛安在

天機至巧儘你如何算計那算計處恰爾曲投其機躲避他不得人眼至尖儘你如何彌縫那彌縫處忽已早落其眼哄騙他不得

朱廷旦 爾兼浙江嘉善人

唐人有句曰忘情學草木草木豈獨學草木之當學後

示人

釋氏有言曰身爲牀座遍三千夫牀處豈易爲哉居最下之位而勞者待以安走者待以息牛羊踐之不加怒尊貴履之不加喜此即易所謂厚德載物也今世人雖骨肉至親稍稍蹴踏輒有憤心已則終日蹴

梁而怪人膠色不惟不能載物而且爲物所載不惟爲物所載而且咎物之不善載所過矣

邪堯夫曰吾人爲善當量力而爲之此語最深矣物過其量不能相繼忠厚長者之名亦不宜多取且生平肝膽有數豈容輕易許人

周積賢 履道原字壽王江南華亭人

與未伯虎兄弟

大父相國父二千石而衣不完食不餐非仁人不爲也蟻蠅爭聚蛟龍餓于淵雞鶩爭粒鳳凰飢于山[illegible]兜爭功舜禹吟而不言不知足下何以能然

馮琦 用韞琢菴山東益都臨朐人

寄楊密雲盤石

古道交情文章質雅見前哲風範非時惋可及

鳳池令德雅望澧棄賓客至今念之若刺於心子然一子生十年矣年嫂又多病計獨有結婚名家倚以自存此子之視外家猶父也外家視之猶子也則遺孤可立而逝者長無憾矣我二三兄弟在都下者相與計有女未字者乎不敢以遠爲解而皆無之非得知吾書始知丈有次女年歲相若門第相若兼之鳳

存此一則如前章之不死亡友知此此道今人素如上爲生者

昔同心境土相接丈若惠而許之兼爲羽翼訓廸以觀其成立是公子無父而有父鳳池雖死而不死也楊焦山之殁王大司馬貰以女字其子吾丈高義豈出大司馬下耶鳳池世德古心固宜有後推以天道其鳳必昌吾丈爲女相攸計無踰此敢密以諸於左右報可而後敢問於葛氏爾知吾書附覽

高珩 慕佩念東山東益都膠萊陸人

與周櫟園

[illegible]三寸麥苗否[illegible]單藩伯想已代鎗豎門圖矣此斷不敢復有所望但希諸公視大慈大悲如今歲之苦已勝往年恐秋稼之枯再如春稼不可不早爲濟療計耳昔人所云老年有疾後愈減於前愈後症重於前疾良可念也

又

人人日望天下太平不知暢則平鬱則不平雨露固令人暢不知鬱塞之久雷霆尤令人暢亢旱固當停訟以恤民古人決滯獄而甘霖立降尤所以恤民然則陽春脚固即霹靂手哉

趙進美 韞退 山東益都人

升亭先生孝山雜記最有法則可與水經注並傳

與孫沚亭相國

讀公孝山雜記簡而有法潔而多姿上追考工爾雅下亦不失應劭酈道元其文之工足以傳遠而其實則父老子弟所終日耳而目之里巷誦說無異物無異辭也昔云元氣之融結爲山川而山川之奇莫不有所鍾以自見孝水之受名舊矣自王元美先生城之孝且百餘年傳記所載碑版所垂非不衆多也而訂且信者不假藉異郡之人而幸出于我公則吾孝鄉之山川誠亦靈矣哉

與王貽上

竹西煙月江左風流吾貽上以一奚囊收之古稱吏隱者優游金馬門從容侍從諷諫人主之側未有束帶磬折日親爰書臨兩造而游戲辦之若此美不佞夫國萬里躑躅僻壤聞見孤陋壘池塵封雖及晉除間一握管而偃蹇自放總非故吾貽上枉函問訊揄揚溢實及反覆讀近集數過乃知貽上殆自道也登魚江湖之說取喻甚快無已更進言之夫人賦形

讀公最辭文堅而少陵則往往骨弊文惡

未邪[illegible]論

造物五官四肢位置皆同而妍媸各別性靈各具今有人於此欲顛倒五官四肢之位置自爲新奇不可也若謂位置同而妍媸無异貌性靈無异用亦不可也詩文千秋之事彼門戶相角論議相勝徒自苦耳黠者矜獨運庸者逐餘波其失一也時名易襲論定難掩自明季能成一家言者推而至于泰始黃初難合異同大槩可見近世公安竟陵排擊歷下瑯琊不遺餘力虞山指摘併及何李幾于棘手爲座然杜少陵詩中大成而推服六朝唐初人不容於口自今視之六朝唐初人何如少陵公安竟陵虞山著作具在又何如北地信陽歷下瑯琊乎此語獨可與吾貽上追亦願與貽上共勉之婆娑疆鄉意與都盡瑤華在前不覺見獵心喜娓娓至此

宋琬 玉叔荔裳山東萊陽人 安雅堂集

答尤展成書

昨歲經過珂里奉訪雲亭一慰懷想都中契濶徒以王命嚴程僕夫敦馭遂使暫違叔度遽別眞長滄江白雲之望清風明月之思與時俱永矣年翁抱桓譚

曠則是篇裳所長近則一歸于大家矣

之絕才負嗣宗之神筆文圖著作有類馬卿騎省閒居聊同潘岳西郊宴喜陸大大之優游南國簪裾王右軍之觴咏以視夫風塵鞅掌跋涉關津固將使叢菊笑人女蘿合誚矣弟承之越東澄膺浙土自慚敵帚何當長風正恐渤海稱煩淮陽難臥倘貽知己之憂詎解勞人之目惟是探奇禹穴選勝泰峰叔夜山亭幾存斷柳子真舊井獨酌清泉緬懷古以洗殷廬褰裳莫不遠然而屋梁落月時念故人谷裏鳴琴聽高同牙幸家季之忽臨居芳緘之遠訊捧讀瑜音如[illegible]

聞玉欸喜荷交并不知所云家季天涯兄弟垂傾北海之樽客裏年華共對西窗之話既賦遄歸畢兩言別極目江帆永懷耿耿

結隣集卷之一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二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李世熊 元仲 福建寧化人 釋名來知 寒支初集

與林守一

暮春抵秋，嗣音邈然，風塵梗阻，槩可知矣。七月內接手書，云兄欲薦 某自代。某爲懟歎累日，故人厚幸，欲令朽株敗株蒸芝呈瑞者，則不如俾醜石乖崖被薜[illegible]自蔽矣。某一亭如掌，潆帶溪流，春夏漲潦，笕鈴遂什。魚鱉所愛，兩株樹，一莖草，晨省鬱然，乃慶昨來無恙。殘書數冊，結束如將遠行者，後客踵來，前客負而趨矣。意緒窘淺，寵下見虔之，以爲鄙拙也。故人知我，是亦不可以已乎。李固之戒黃瓊，張楷之望樊英，此猶乎世之常談，某不爲此引嫌也。黃石師四詩，留倚和之乎。烽火載道絫矣，皆累欲走梁山一慟，無從也。惟臨風號咷而已。

答周櫟園先生書

精其用筆似規模佛家言而爲之者壞公小品中多此種然疑則覺用佛乘體元仲則仍文人之筆也

近來士張宗門者力藉爲言文字是自家拔出一還霹碍山也

梁溪曰此數語戰體備淨在音歸爲言文字亦何負於宗旨哉但恐諸方遂獲入不能運兼出耳以文字三昧回嚮般若須是世間好男子始得

不肯往爲俗儒，今爲俗僧，如失選逋兒，縣入異鄉，猶籬傍壁，不識安身何所。設此鄉無指導歸宿者，此兒立塡溝壑矣。然此選兒或有天幸，倖有長老習其鄉言，審其父母師友，悉其故業，呼而慰之，送於異鄉，措置安穩，得自成家，終亦不懷故土。此兒於鄉老何德何緣，實亦不可思議。今者道師之於不肯，葢由俗儒而識俗僧，如就異鄉而安，猶本鄉人也。顧帖括之業，已腐而不盡，詩賦之壇，復志焉不逮，隷而鄉人述之，[illegible]先正引之，即道師亦迷之，如實有文行焉者，事即不[illegible]虞何迷至此。乃知泡花影內，一切聲聞色相，悉是幻妄搆成，類如此矣。惟道師以再來人，偶見文士身爲說法，所至惠風開暢，令諸人士胸洞目明，意茅抽變，此與兩花點石，機神何二何一。近世老宿乃謂文字結習非關正覺，竊不謂然。使諸祖儀以不立文字立教，引人入黑漆漆地，宗風之微久矣。惟有二楞、維摩、圓覺、華嚴諸大部，淵藻華妙，包絡俊秀敏異之徒，故雖以韓原道於前，歐正本於後，終不能使宗風抑而不振者，此文字維持宗教之力也。今之總持文字者

樹欲靜而風不停梜本根人心驚不已

非道師其誰屬乎人天礬注伏惟珍重所委壽言屬毫累月草鼓松風蛙吟龍德詶致豈能相屬乎勉强應命亦自彝好云耳工拙不復論也别示廣拔文字喪亂以來水火盜賊四經破毀及叛空王益不存憶下問付之永歎而已要之不肯非所以程賢非何敢妄有衡論也臨衡嚮泐

答黎媿曾

辱冠蹈藉歸鄉去草廬僅三四十里八月初旬墓已[illegible]墓入山矣去年此日亦扶攜二老瞻餘偷生烽烟[illegible]過戶入覷菽水無恙雖造次間循灑然也今日耄父孑影於前孩兒被縷於後號則父傷默則衷裂同一亂離而今昔慘苦復如胥壞能不悲乎拜賜函儀乃在九月十七後此三日則不孝生辰也徂秋值此山扉不克老母猶市酒一尊剃雞子一枚爪子一盒呼賜不孝曰維兒良辰式食庶幾祝兒百事團圓宜子宜孫如斯二事也慈言縈腑美踰千駟何時忍忘今乃剪楮爇篆進遠削之錫望空而泣莫悲夫悲夫貪此食息何爲乎先母葬離寒廬五里許日常展祝自

遜冠來礬省越月遷蔦鬱長孤兎縱接造物既奪人所生即尋常儔埜猶多方阨阻古之伊擾豹猥扳游松楸即極離楚可不謂天幸乎憶游之餘畧展新集浮香隱秀舉棘爲舒吾汀自鄭仲賢拔風雅喈壁七入百年謝拔存振今當以屬足下矣來書云未有名字正恐盛名累入他日欲蓋不得耳三䨓自足千載謬䴉玄晏引重之玄晏之言具在聞蔣不振以弁三都不亦惡乎況於不孝五內崩礬心塞不纔罵嚏之[illegible]更無常學以此冠玉譽蓮蔦而倡綿蕝極萁而樂[illegible]文[illegible]也觀者得無訝不祥哉重承雅命使妝召魂魄嘗試爲之來敢刻期以報也遇羽附謝新鑒離憂

答雷震專

三年凋秋萬事崩裂每接風友貽言如聞雲中之瑟雖被五十絃猶畏其栗烈也風氣淒苦楮毫泫涕若或使之矣别來寒縮如蝟乞爲白額之牛亢鼻之豚猶慮不免兄乃狎虎豢狼搖尾弄矢哲愚虔越如胥與淵能相及乎悲哉時見誤用其才遂禩楚毒自史冊以來所未見也賢不料虎巧乃髡徂今古所同戒

珂月與弗人並時與河潁濱

矣承委以列傳之文生平為敘事之言蹇澁不暢向曾為鄉人題石未載其延師訓子一事竟怒索還潤筆者因笑追馬模班同於買菜求益自此誑誓不為傳誌亦適得蘗其陋拙耳然紀敘如兄顧言時見可以死矣何庸懦筆晦其昂藏使感嗤叱唾乎教來 某正苦靡旋有殤兒之變繼又婦病淡危苦海漂人生趣蕭索如時見者今乃娛嘯雲關俯視吾徒惡業不啻彼蘗難時耳覩詩妄蹕來韻獨不敢為謏死之詞亦欲造進鬼德使幽心開悟不與鴬猛想能是 某之迂愚也

與卓珂月

曾異撰 弗人福建侯官籍晉江人 紡授堂集

三歲取士名為收天下豪儁當事者含經義而外弗閱再三試闈牘偶有通達慷慨之士不以為觸犯忌諱而不敢收則謂是淹滯老生反不如疎淺寡學者庶幾為髦秀當時之彥夫人士皇皇祿養不幸處今日而應制之策論之表之判且不可為況瞜瞜然而詩歌而古文辭此與博奕好飲不顧父母之養者不豈為臧穀之亡羊乎雖然古鬱鬱不得意之流且有不得已而至於飲醇酒近婦人者英足下之夫意未至如古人之甚然在人士中則亦不可謂之得意者也足下之為詩歌為古文辭無乃醇酒婦人之類乎哉夫明明不朽之業使人士不敢為而相戒為博奕好飲之類者時為之也且使人士不得已而為之而偷然自喻於醇酒婦人之類若亦時為之也且夫飲醇酒近婦人者在今日富貴利達之士大夫以為是得志而不可不為之樂事此夫事之極猥庸而不足道者也然出於千古之英雄則借以行其痛哭憂畏而消洩其無可如何之感憤愚嘗謂酒色鄙事今古人亦不相及若此然則醇酒婦人倒行而借用之則亦窮愁而著書之類也故夫離騷天問者屈子之醇酒婦人也說難孤憤五蠹者吃公子之醇酒婦人也夫記者司馬子長之醇酒婦人也雖然之二者有異焉夫沉與酒色與夫立言者書同皆不得意而窮愁者之所為然而飲醇御女者此古人極苦之心不出此極樂之事則壘壘無所之者也苦而苦者也著書

論虞卿當日未必如是而立論不可不如是

立言者此古人極苦之心而行以極樂之事翩翩而出無所不之者也苦而樂者也夫窮愁著書此其說始於損相位之虞卿乎吾謂虞卿之窮愁不係於相位之損與不損也使虞卿不得行其意而鬱鬱於卿相之尊則其窮愁也更甚於是舍而去之摺古揺今縱心獨往放愁埋憂此如羈人樂婦幽閉一室忽而脂車秣馬涉水登山極目所之而幽憂去矣嗟夫若虞卿之類者窮則窮矣而其立言著書者乃其不窮於窮而行樂於牢愁之鄉者也故夫屈子之書怨極矣不極怨則不極樂吃腐之書憤極矣不極憤則不極樂使此數子者而不爲樂騷不爲說難不爲史記則其窮而無所之當更有甚於求死不得者又安得不出於飲醇酒近婦人者之所爲哉夫飲醇御女此古人極苦之踪而今人剽用之以行樂著書立言者此古人極苦而極樂之事今人泥窮愁著書之說而但見古人之苦然則今人事事爲古人所欺足下以爲然否

與中青門師

真情一一寫出便成至文

苦在寬實真佞阿不覆

謂劇之言發前未發

性不能詔曲於文章之道未嘗以一筆媚人求世子弟狎於佞師極一引繩則偭然見色雖信心直遂或能得之於其父兄而不能得之於其子弟既不能善事其子弟而又不可過求於其父兄使之盡舍其子弟而信我至於曲狗則不能直行則不可欲去而彼未嘗有類然之過則又不情而又舍此則無以爲養是以觀色觀笑而中實鬱鬱凡此皆加疾益矣之道是用每中夜而思偶一省覩頻眉蹙已暗然矣

與林守一

聞足下再游吳越夫古今才士而好游者莫如司馬子長吾觀其自敘歷覽之奇未聞求一友訪一士吾謂子長而與一人交必不能成史記無論餘子不足交即使更有一子長而與之交亦必不能成史記夫其獨往獨來於千百世之上下使有一人焉在其目中皆足以礙人之氣而撓其著作之權柳子厚不知此意偲偲然詆退之之不作史也使退之而作史無論人非鬼責吾謂非而責之者必自相友善之子厚始而其他之大得意則大罵者又勿論矣足下往矣

難不以交游且以游䕶交雖欲不交一人終不可得也慎之哉

謝潘郘度師爲母立傳書

異撰於本月初三日清晨蒙吾師特差馬上急足垂賜母氏節孝傳文異撰謹對使四拜開函母張氏亦斂袵頓顙謝異撰始跪而讀之母子相視淚涔涔下至謂母氏得徵祖母垂沒之一顧母可以報地下母涕下不自止已復破涕開顏以爲肺腑中真至之語葢自前者直指公徵命請旌母未嘗稍爲色喜似謂其事近名誠有如吾師論贊中所云者垂賜鴻文乃使小子藉以色養如此夫世之乞言以榮其親者雖之矣或身當有道君子而不文其人文矣又或品瑣言輕不足以信於後自司馬遷班固帝后王姬而外未嘗傳婦人劉向爲列女傳范曄踵之後漢書始有婦女列傳然而蔡琰流落失節亦附傳中愚謂作史者即不忍沒琰之文而慧附記中郎傳亦無不可何至使與班昭曹娥同列范曄作逆雖義例分明猶爲彤管之羞矧其混恩如此所謂傳之非其人則言輕而不信也繼此諸史猥濫獨重諸文人傳誌唐宋四大家蘇既不長於敘事傳狀誌銘獨退之永叔爲多宗元敘段太尉逸事其刻畫生動無論永叔諸誌幾欲追子長而掩退之然而梓人橐駝謂傳皆感事寓言傳誌行狀不少槩見豈其人既失身恐其言之不信於使故求之者少耶此異撰所爲當吾世則汲汲然求吾師之一言爲重也

轉折而下一語筆柱遣法之奇從左國諸書得來

與張友有

說得大膽亦極直爽[illegible]音文字

唐以詩取士或曰詩莫盛於唐也僕謂唐之能爲詩者有之矣而其可與言詩者三百年間吾少見其人夫唐以詩取士者也唐以詩取士而謫仙少陵顧不在科目之中然則唐之開科以詩特爲禁錮李杜二人而設也吾不知其所言者何詩而所取者何士也使一代應舉諸生而盡李杜其人則三百年間號爲主司文運者安所得人彀之士而取之不反謂當代無詩而令三百年人士以李杜文章爲戒乎吾讀唐人詩其佳者大抵撫事感物諸什而其應制鎖院之文欲求一語之不令人嘔噦竟不可得則非唐無詩

小許其論使人自得於言外

而以詩取士故無詩也自唐迄今或又謂宋益卑矣至今日而大振豈非以宋猶兼聲律制科而今日之爲詩脫然無科舉之累乎然而今詩之能爲累者又有之矣其一爲詞壇之詩閒民無所得食而建鼓樹幟投贈於王公大人之門以自鬻其身命題分韻遂翅騁嘯遨超發斧騁鄭重其言甚於唐人之應制而達官顯者之棄彈進退遂爲彼人肥瘠枯潤之所關此其得失亦與人士之科舉等其一爲詞林之詩鄰其人雅負雄博英異之姿叟足不天遂有館閣二

字摘其胸中而不得出強項之士稍不受其羈紲則摘予相戒以爲判黜離宗而教習者亦因而去取於其間則其拘而多畏亦與科舉應制者無異若夫舍一一者而外惟其人之能爲則爲之不能爲則止能爲之矣猶其意之所欲爲則爲之不欲爲則止此如剃而空所來興而來興盡而歸或千里命駕或刹門不入任其所之而行止惟我斯則今日之詩之所以超然無累蓋前代之全注皆吾世之瓦注明也足下工於詩其以予言爲然與否與

上下百年來文章都爲應雅此書

與丘小魯書

近況何似來書謂在愁病中此二字是我輩讀書著書資本若在快樂猛健中正不如增多少風流興會耒必於靜功無損也新房稿殊少佳者此輩束之高閣既爲得氣之人置之案頭又徒糜費吾日子聞吳人有鬬蟻之戲界色別類揚旗分壘使之列陣而鬬觀其勝負以爲笑樂讀房書者正當作如是觀寓心目於猥瑣凡濫之物此亦耐煩之一法耳

論事之文不衍雜其質雅更覺其妹

與余廣之論作令

宣城夙稱吾地風物文章足以抗衡諸國又無異下俛巧輕靡之習蓋以其地介於大江南北之間故其民醇閒彼地之士大夫亦頗敬畏其官長非如他郡邑之習用者多未可以臥而治也昔人云十年宰相不如一日縣令弟以爲十年昔日之縣令又不如一日今日之縣令以今世時事日非倚有展布則全活者大也前有往都下者經吳楚燕齊之治云民情吏况無復可若于處此語亦不盡然大荷以清正爲上我能一一究不取無益不必狗上紳衿貪戾之上官亦

[illegible]有不盡於此者

不至求多於我。弟見近來縣長吏。每直指使者入境。介走如頤指之僕隸。承奉等爭妍之婢妾。直指公行全縣官備人夫。設直指公燕會。縣官身坐庖湢。蒸鵝蒸鴨。日合人參。獻裳。獻裘。手授刀叉。甚而僚友相伺。彼此相稽。巧者求過。拙恐不及。予嘗謂使令之爲長吏者。以其奔事上官之精神。將順父母。則雖大舜曾參之孝。亦不過是。要惟身爲奸貪。故不得不垂首仰面於彼。彼我誠處脂不潤。便可省許多曲意諂媚伎倆。然恃其清而傲上凌物。則又不可做清官。自是我輩

結隣集　卷之三　十三　賴古堂

分內事。藉此以意氣加人。似謂一清字而爲官之事止此。此無乃太自非薄。而非吾儕所以自處乎。弟衰病棄人。已作山人行徑。不復想經世事。但願友朋中作好官。行好事。昔人云。友者。我之半身。弟謂我與友一也。但使吾見得十分。行意得志澤加。便與弟自家做官何異乎

與陳昌箕

[illegible]其人之史也。詩以遊游。又其人一時之史也。吾[illegible]遊而交其人。爲其詩。遊其山水。爲其詩。以其事

詩之不必爲者多矣

[illegible]亦可以[illegible]觀

與其人唱和聚集。爲其詩。且人其人。經而其風土之與夫人民之苦樂。與其當事者之政治得失。亦其見於是。又非特一人之史也。然而紀游之詩。至今日而難言之矣。夫今世之游者。不盡如吳季子之歷聘四國。必如齊之晏。鄭之僑。衛之蘧史而後定交也。然不能無交遊。則不能無酬接應對。因而有得已而姑爲。或不得已而強爲之詩。夫相見以爲[illegible]寫之贄。餽遺以佐筵饌之實。讌飲以償酒肉之債。於是而不識一丁者。胸破萬卷矣。持籌鑽核者。揮金如土矣。河虞徵逋

結隣集　卷之三　十四　賴古堂

者。烏衣子謝矣。其四境之監司守令。雖贓汙狼藉。皆羊不入廄。粟不入倉矣。雖重賦民。流離人爲瑞。皆陽城撫字。桑麻被野矣。雖有勢者。奸如山不犯。皆強項之董宣。破柱之元禮矣。雖巧詆擊斷。渭水盡赤。皆解網流罪。民自以爲不冤矣。若是者。皆以詩借交於當事之顯人。爲甚。聞足下將遊清漳。足下故善詩而好交遊。其地。遊其人。而與友焉。不然則寧無友。選其人。遊其事。而爲詩焉。不然則寧無詩。慎毋得已而姑爲。不得已而強爲之也

陳鍾琪 石丈 福建晉江人
寄菴初集

答張麟符

僕思學問上須尋性命不易之理次則究國家有用之業舍此俱是簡策上生活不足多也今人塗抹口耳寫得數語清通便自為懸絕豈有太上之想或偶出所見亦是聰明業種非關太始子瞻所云龍肉也

與人

老莊纔了得一二分他只說得灑灑落落其實到頭總用不着要知此中有大把握非徒以灑灑落落為也若涉世上他儘了得十分

春秋之事如淒風苦雨作春秋之志如景星慶雲

林之材 伯棟 福建晉江人

與櫟園夫子

公欲為材娶婦此甚不宜於材也材之婦須自天降與庶可無覥戚往來即天降矣亦必如董孝感之婦月織縑三百疋又必如謝端之螺女日日為材留食而臨去又留穀備槖粟常滿始足材衣食不然即梁伯通陳仲子之配能偕隱者自材視之亦尚蛇足也

陳奎輝 克耀 福建長樂人
金碧集

與人

韻趣不衰達人亦多幽人之致戴月披星靈雨春郊中不減山林景色文移讞牘疑難開發處可當文字風流在以有心對之莫放過耳世間蹉跎人出處漠不關情雖日置丘壑中有何意味

林嵋 小眉 福建莆田人
奚道人初集

與夏彝仲書

嵋不肯落落姓名未嘗一挂鄉人之齒狂不自已遂投書於先生之前山野之人肆其狂言不意先生能少容之一歲之中口我不置即平昔交遊亦有相知未盡一旦得之先生此豈流俗所稱知己已哉自念少長為文亦經幾變嘗之字學之家朝習子敬暮習元常求其屈折點畫一一肯叙得乎僻左之地既無師授終年濡首自苦難周時從鄭牧仲前請曰文章之道如何得躋古人於是踞牀引臂刺刺不休燈青火白紛吾左右而嵋亦自喜有一言之得矣然而文采不彰齊名未立諦考槩涉潤諸詩則又淒然不能

小居負奇材以千秋自命借年甚少竟不得死所而遺文猥爲覺無有爲之収拾者嘆命之數爲悲怆

終老矣丈夫得志自當日馳數百里捨馬步行相戰鬬攻守之地不然亦須治十數大郡各盡所懷以少効其施設之方至於薄酒短歌以自終老雖云時命徒自安於無能之分耳嵋之伏處自嘆亦既有年語曰後時歌泣恥累君子一旦引而進之毋累先生知言哉蕭陽距安昌道不滿二百秋冬之交當一趨見但恐學問粗疎無爲受教之地耳

釋道盛 覺浪和尚嗣建浦城人 天界禪師全錄

古德只要與人鑿病解縛胥孤故設此榜樣

示室中諸子

善學曾男子之閉戶不納者則能作柳下惠之坐懷不亂令人動輒欲學超佛越祖之談絕不學了生死性命之行真是自暴自棄爲背馳之人深可哀也杖人先教人學一乞兒行然後大事可成彼乞兒六親無靠骨肉無情六根敗缺藝術不能無片瓦卓錐之祖業根基可賴求食不得充饑求衣不得遮體到處遭人擯斥此身無所安生雖極苦不傷至勞無怨却也風寒暑濕不能侵榮辱得喪無足感至於功名富貴利欲恩愛既已不來尋他他亦無可繫戀惟有絲命是存却似但避難英雄潛機奇傑又似個忝孱藝道捨身命學行菩薩行底漢子只恐有些子偷心不斷使能撒手走來却是無人奈得他何也又何富貴能淫貧賤能移威武能屈與夫生死危疑能變亂其性命哉能行如此丐兒行則又無事不可爲無厄不可度無蘊不可破無法不可行矣古人示三種行一奴僕行二畜生行三糞草行能行奴僕行則已皈命於主人只唯主人之命是從故難捨能捨難戒能戒難忍能忍難行能行難止能止難入能入至於畜生行又進於無身命之可借至於糞草行又進於無物我之可忘矣今人有能服法一二於此者乎即知識亦須別具手眼勘驗如地理之穿海過峽或起伏隱微或如草蛇灰線馬跡蛛絲必要求其真正氣脉不可爲形勢變亂而失其真龍之結作也夫如是豈可輕易入此法門哉諸子須着精彩始得

與某居士 庚辰

居士各人本分事不但借分外一毫也平日不依名利恩愛則依文字理解不依文字理解則依玄妙知

見凡佛祖機緣公案皆是依通識揣又安能跳翻聖凡生死窠臼賊發本分機用哉如近來江北富貴之家流賊未亂時則奇衣美食華堂嬌妾金寶珍玩車馬侍衛喜人呼老爺相公跪拜叩頭及賊將臨城則求穿奴婢衣作乞丐狀住破屋用惡器揣其容貌欲其儀態痛恨人叫老爺相公何故怕賊識其富貴美好欲索他珍寶傷他性命也即貧賤人平日喜富貴不能得假至此日有以奇異衣服換其垢弊者亦必叫喚驚走何故恐殺害之禍及身也殊不知賊亂時之富貴珍寶秖能招賊兵害我四大幻身太平時之富貴珍寶最能招貪欲害人萬劫慧命世界之荒亂尚有靜平之日而自心之貪欲荒亂一念盾其心性則隨業輪轉千生萬劫墮落異類慘殺之苦無處可逃自非逃於佛祖城中閒解脫法參超悟禪又孰能免一切生死業感哉

與某公

世間法牢籠麤出世法牢籠細如籠好鳥用竹絲籠瓦礶食固不解脫更用金絲籠玉礶食亦不解脫竹絲籠人輕賤他易破壞不甚牢金絲籠人珍重他難破綮更堅牢主人不肯打開籠白又不能揣破籠背有一戲論最痛快昔有一八哥能人言在籠中不能出忽聞人傳西來老達磨善救人迷情一日達磨經過八哥叫曰西來意西來意你教我箇出籠計達磨奇之即曰你要出籠計除是你脚遍直眼緊閉鳥大悟少頃主人來呼八哥八哥已偃死籠中矣主人大駭急開籠取置掌上對八悲嘆欲極葬之因地一聲奮然飛去青霄之上叫曰西來意西來意謝你教我出籠計若非忍死吞聲這一塲安得我絕後重甦振飛去公等天資奇拔如好鳥毛羽音聲令人可愛所以不求入人牢籠而人千謀百計必欲捉入牢籠也使諸公以愚魯自晦收神人心如死猫頭自無人著價何如希之可貴哉

楊公語默賦意亦大此

與某公 癸酉

楊原達寄書竹關曰世界爲紅爐逃在那裏去不如香烟上壁

昔在麻城與李孟白諸公聚談楊長公曰請問和尚如此世界壞極人心壞極在佛菩薩以何慈悲方便而救濟之將來畢竟如何底止勿以機鋒見示幸明

熊奢 善讀書者如演小說善作小說者亦是讀書

白一提醒之予亦好笑乃以手作樣曰太初之時如一錠大圓寶相似梅公疾點首曰開口便就妙了予曰這一錠銀十成足色及析碎來用却塊塊是精底或人見其太奸乃過一道爐火提一分銅是九成了也九成銀尚可用再過第二子又攙一分銅是八成了及第三第四乃至第七第八手到如今只見得是精銅無銅子氣矣梅公曰然則如何處之予曰如此則天厭之人亦厭之必須一併付與大爐火烹葉一番使那銅鉛銀傳都銷盡了然後還他十成本色也

狀見造物書手須受稱尚鉗錘

梅公曰如此則造物須下毒手予曰不下毒手則造物者不仁亦無功而天地之心昔亡矣梅公與李冢宰諸公相顧曰噫不知我輩還有能跳出此造化之爐錘否

以介曰哭石點頭行月取影何如呼起古人來我批點 原評云余讀史幾十

與某

古今文章之士似與道德性命無甚關係然而往往有爲乾坤吐氣若無此一筆便不能使千古英雄一段精光永永流傳於天地間此誠所爲不朽盛事非虛語也如太史公文章第一不必論論其傳項羽一

一年來未有諸解及此者可以使項將軍下拜龍門生叩首九原也 覺公數崩皆是首不鳳歸崇然真宗正復發此

段昔人謂高帝大風歌與霸王垓下歌各自寫出帝王其衰氣象蓋謂其語足並也余獨謂垓下是何等時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馬逃亡身迷大澤此際亦何暇更作歌詞即有作亦誰聞之而誰記之歟吾謂此數語者無論事之有無應是太史公筆補造化代爲傳神首二句轟轟烈烈感憤千狀是造物之遏殺英雄直使風雲失色而天地無失他二句怨極悲提到此成饒他蓋世好漢至於無可奈何只有一悲憤以作結局耳此與下文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一語正相映帶然提將英雄喪身失命時一段氣槩譜出全神而文章之事亦可以不朽於天地之間矣

與紀伯紫居士 甲子

杖人嘗與梅長公云真有骨性人被世界磨成真無骨性人被世界磨滅如此世界在吾子亦可謂備嘗其風味矣可能謂有骨性人被世界磨成者乎果遮世界能磨滅其人乎速須猛自提起勿一差二悞尋救手不着也如作巫師人要去捉鬼先要有藏身法使鬼捉我不得則可自古未有不立身於不可勝之

撲亦用剝字極古樸剝膚也

地而能勝人且不爲人所勝者也立不可勝之地是何地乎早不尋此安身立命不爲生死所使處終無以自勝也况我期子有向上事在可不破釜焚舟以自圖之

陳衎 孝生福建侯官人子涓齋別號俱有文名大江草堂集

答徐存永

文章書畫於才法雙擅而後有光燄既知其難又欲其老且拙爲方可傳夫老且拙者非黯然秋書畫而之謂也第就光燄中畧去一番去其剩字嫩句而已此拆點綴是編之意也昔人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今吾兩人日日促膝便徐一吐衷曲不少遜避作者忘其工觀者忘其陋相知在形跡之外矣

答方道衡

聞欲注春秋繁露此書氣魄不似西漢六朝人好僞書或其一也然注疏極難如仁兄之絕學則可不然豈能措手蓋海內民俗風土皆當覈實不但經史綜博而已王荆公注豳風以八月剝棗爲剝其皮後過鍾山見民家以杖撲棗始悟其非洪慶善注九歌以簫鐘爲篇鐘後有蜀客以廣韻示之始知簫擊也與上句緪瑟正相對蓋緣原文字錯而謬承之也朱子注伯牛有疾發許多腐論亦身未至山東不知北地人家炕床皆置牖下者伯牛所居未必寬厰牖下臥疾夫子即自牖與訣時當遑遽情勢必至耳若如朱子所見覺聖人舉動費無限周折豈非隱怪之流亞乎此四方風氣皆所當知而本文亥豕尤當警故若笑李善精詳不無遺脫師古警厲乃有重擅故注書大非易事也至於郭象注莊精孝標注世說酈道元注水經皆另出機軸妙絕今古或倣其意可乎承開誠下問篤至感人謹陳所見不敢隱藏伏惟鑒亮悚息悚息

李陳玉 石守謙菴江西吉水人退思堂文集

與友

上君子亭亭嬌嬌要爲人所畏無爲人所鄙夫鄙何來持身之苟居心不淨也遇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當思其不敢言者何也

示子弟

握管控絃不過貞烈之門褒金韞玉不入羿齊之室世間汚穢之事種來耳邊者必我之質地未淨故使人猶得而意之也臨深履薄可無惕然

與門人

初入仕便宜作罷想勿大奢願萬一蹉跌濃郁薰心如何耐得冷淡身者心之餘官者身之餘可進可過可大可小可卷可舒可榮可寂務爲往而不得哉

復朱爾兼

我輩生性喜著書著書又苦無殺青之資所以日就飢佚使天下後世快心人恨不一見亦缺事也僕弱冠時曾有數種書思得一當時之士爲之行遠而開口告者百無一人積漸數年原書俱亡矣筆談叢瑣頗無虛日不自愛惜隨手飄落化爲酒家瓿甚多須見尋刻觴我舊時之痛極思以此身作當時妄想中人爲台見一了此債

與人

君子舉事無爲人所激孔明適吳知孫仲謀可以言詞動也故說其對而仲謀斫案矣若夫公瑾則不然

金壇蔣幹一語已遣折其氣幹留連宴飲辭無所言心折公瑾矣稱瑜雅量高致公瑾不爲幹動幹反爲公瑾動也

蔣幹往說無後開口殺謂瑜雅量高致非言詞可動夫曰雅量曰高致必非言說可知魏刺客與先主語見孔明瞻廁而走此豈有聲響之接哉真氣相過蓋形自漏子瞻乃備載公瑾蘇張諸語以爲蔣幹折服在此也蓋亦謬矣夫但言詞難動然後不爲人激不爲人激然後幹事貞固故雅量高致不過沉著堅定而已

與孫武遷

相交之法雲漢忽熱北風忽涼儵然而接見其蘋眉冠履焉十行之外見其嶔處知其嗜好焉是故能剌我癖者其人魁杰能移我情者其人俊逸能矜我視聽者其人賢聖物之相遭在乎無意而意勤難窮之出發下之聲我之忽熱忽涼是其人之天相遲也余書以此相邦國之士遲速不同十射而九中焉夫天下之大天下之士之衆法亦應無踰此者矣

與人

范文正以天下爲已任一邑之事有所尚不能任安問天下哉客曰范文正亦只作秀才時如此此言雖

詭令人猛省

與陳敬輿

代而號令士鮮淳訥浮夸自炫譏刺爲能尊巳而卑人黨同以伐異是故言名士屠沽市販也言社探丸擧毬也言詩言文長竿遠牘也言派頭言門戶渡江之道人遷夫之女子也甚而恣肆刻核一切妄作野史邑乘雜記條考種種無忌口舌示雄尚不識尊親字其爲處子也譁制諸姑他日爲婦也必遭惡於諸姒矣若夫淳訥者不然其道反躬其神內歛觀天下之事之難不敢妄説也仰視屋漏自譏者多也行無一寸隙長三尺所必恥也胸未忘利欲而高擧仁義所不敢也內行多缺而言性命言氣節能言之鸚鵡登場之琴國也一畝之宮不治談經道濟數他珍賈僞方也故取士於今日必以獨行無時譽者貴以壘壘無口匏者眞而其人之文之品亦大略可見矣

示兒

凡人氣象語言必要與從前絕不相似乃爲變化氣質如伯恭之卞急忽然和緩周處之桀暴忽然沉摯

蒙塾各寫一通爲子弟座右銘

若舊時氣習一毫尚在仍是鷹眼可惜狐尾朱斷也

此有四練法一遇熟境作厭離想一遇熟人作恭敬想一遇熟事作莊重想一遇熟知解作劣惡想

讀此數語天下筆時先須自問是何等人有功名教之書

與朱吉人

弟嘗謂文章一道惟三種人五臟六竅便於涵流其一爲孝弟之士天下至文性情而已若夫至性至情吉祥所集天可老聖可孩處神可泣六經之作文抵皆孝弟之流液也其一爲謙下之士和順積英虛聽多聞師友所集百川咸歸黃中所以擧通理柔嘉所以味清風蓋文爲風性巽爲反鑰謙者巽德之光華也其一爲眞素之士巧者氣僞可驚四筵未可以驚獨座奢者氣淫風雲月露取之外至而內流者不出陶淵明韋蘇州不過一眞率耳然困于古學人若反舌無聲豈非濃可至淡不可至乎是故君子清潔以養神廉靜以治氣躬修德行以實其言而昌明其學不求爲文天下之至文生焉足下於三者備矣

示兒輩

余弱冠爲諸生謁鄒南皐師座客有擧鄒先生別號

後生小子不可不戒

者師曰此先達也宜加以先生二字不是教爾迂濶凡人口頭不謙謹者知其胸中放肆目無前輩其人一生人品事業無規矩準繩可知時予亦誤舉前任邑大夫别號師復回頭顧曰此父母也吾等祖父曾爲其部民縱未必稱循良新學小子加以等輩之稱文献之邦詩禮之家豈宜有此余與座客面皆發赤心服長者忠厚之教今日見有刻書於前輩皆直呼於彼公祖父母皆直書其名若史例然夫史者天子之書也故皆書名然春秋於賢大夫尚有書字者有

今人文字動欲占地步讀此愧死

何必傳之業徒爲長厚所譏爲記此以戒爾曹此輕薄之習願汝曹無相効也

復葉臞仙同年

作吏至今日豈但牛馬弟碌碌之器綫線之材每一退休一遇痛哭向時作秀才恨不得一官事七今業已事人之事而懷想螯粥時風味有如隔世望松菊圖史眞天上之樂也

結隣集卷之二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鄰集卷之三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徐　芳 仲光 拙菴 遺稿 江西南城人

答錢牧齋宗伯 辛丑

屢日倖客在寓斗室喧沓欲一肅寿記不得間復承寵集文席親切得以備聞古學矩要當世大事歸來惝怳若捧盂水以觀滄海極拳石而推華岳既喜得見天下高深之至擴其胸眼復愧而自厭嫌其細瑣之已極也僕少負薄志壯罹多患摧悴連蹇迄歸墮棄雖有讀書懷古之思而生長僻陋數罹兵燹典籍蕩盡腹枵氣餒神智日竭無當世鉅公名人相共揚激開其黯罔指示途徑因循拘鄙日復一日其懷往切積獨欲一進乎先生者以先生之學非近代一切文人之學而僕之所取鏡當在是也而先生不加唾棄曲意引接嘉言屢錫稱許過當此豈以其不足深教例答之乎抑僕如是之文乃遂有當于先生哉小

移寫細事處處可愛

見之學步也始而寸移擴則迅徙若前若却一蹶一起幸而數武之遠偶能自致則其長者且拍手譁笑撫摩獎惜探裹果而競擲之矣非步之善止此進止周旋之節小兒未眼及也幸能是是亦足矣其所未至姑徐之以責其後也先生今日之所以進僕亦猶是也僕雖不敏安敢不益勉焉以求無愧於他日也

答竹關禪兄 庚子

其謂出世舉足便無

接手教云水師浪杖人訃至必往舉禮弟竊有疑焉道兄名高天下而天界道場喧沓非幽貞秘息之地雖大賢坦履萬無他慮然鴻飛冥冥是我輩今日事竊以為袁閎土室不應築於闤市而彼烹芝餌木者人地胏何必更過咸陽之都也古弟子之於師命曰心喪時地所隔為位而哭足矣不必赴方外之禮又當有脫於俗內者道兄雖曰受具浪師而浪師高足滿江南高座拄拂半經付授此番訃報張皇趨走當自有人奚必道兄之至而後禮可舉也夫名之所在忌亦生焉今天下畸人十九歸佛本欲借以逃名而名之所趨得佛益噪又復有淺妄之輩揚詡之間殊

淵縣正爲出世舉足偶爾割棄也所規極正

無意中偶入趣

在他人有爲分不能及處人爲其才華求備推其身分

舞蔣伏將來不少私心議擬道兄今日顧且爲淵明勿遽爲遠公也弟且不顧道兄之竟爲淵明而遽爲遠公無乃失潯陽本色耶道兄謂之何

與林孔碩 乙巳

弟生平百無一長獨堪與一枝遂臻神妙亦如涵齋之畫其始非以求食而卒食焉是天憫其窮使不遂至於困絕也涵齋之糊口以手弟以目所謂近取身尚賴有此也

答劉子淳書 癸卯

道兄不罪疎濶教命屏及惓惓偲偲非道兄無從聞此語然就中委曲亦有難已於一言者如來示所云寔昝影響不知心之語其最可笑則權子母一事夫所權乎母者非以貪無可治生而藉什一之息以自給乎此於事誠俗然生之不可不治盡人然矣石可點乎字可煮乎吸蜂可成飯嘔絲可供織乎而子敬之囷可常指仁祖之食可常乞吉則奉母之粟可盡索之范仲淹凶則欲舉之喪可盡仰給於故人麥舟之恤乎若然則必化膚成羽使無寒化腸成筋使無

怨留大道與學問人與經濟人語但恐安石之新法藉爲口實耳

餒化妻孥使姊之屬爲陳仲之狷黔婁先生之介烈却衣食以死無怨謗而親戚友朋賓客之至者以塵飦塗羹飽之吉凶婚喪盡出圃中之種蔬坪上之種金聽之而權可又不然則去兩妻子絕兩朋友屏兩歲時享祀男女婚嫁子立孤往以吹道上之簫趁木蘭院之齋鐘或庶幾耳而不然者稱貸既不可常乎澤又非吾事幸有杖頭之扁額中之息與泉權之出之原非强人收之亦非險分不猶愈於仰面之勞邪門之屈乎弟今所苦正以四壁僅存無子母之可猶耳非權子母之傷廉淸而道戾於道也周禮一書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而其所列財賦之掌十居四五大學明德修身而生爲食用於平天下之道三致意焉夫聖賢之學切近人情而有濟於用如此後以財用瑣俗不宜言而束乎坐困者此迂儒之論所謂遠於事情者也然弟實無是也自昨歲青氈方盡之後復有先兄小女舍侄文侯輩之喪骨肉慘急誼無坐視前後襄助動費不貲生平未遇眞仙無燒米成金之技猶無張燕公賓中之數十驢爲之鼓鑄錢幣

非由爲之解實足起此憂苦中讀之令人心氣都平

何處得阿堵間物盈溢筐篋而子之母之責息苛急之說胡爲乎來哉甚矣小人之妄誕不根好爲謗誹如此也權子母治生之常貪士爲之不足笑獨怪無其實而竟蒙其名也

答黃石菴侍御 甲辰

來教諷繹數過酸風雨颯然而集不但披示所及即諸未及亦能以意會之嗟乎吾輩乎今固天地間一種苦物如蘖蘗果匏草茶木蘗之類賦質已定不可如何者也然以數百年滄桑僅有之逆鋒鏑豺虎風霜剝蝕之久獨殘蘗墻不可數紀而吾兩人一息尚存吾兩人之來亦尚來至叢羅慘厄即此遼天之庇多矣其他艱難窮砦横逆挫頓種蘖之遭皆分所當然無足深詫者也道傍之李其得免於寸寸拆摘者本以膚骨酸澁不堪咬嚼之故若必與上閒朱櫻驛騎丹荔爭榮競爽不但乖其故性而珍玩之下齒牙隨之其禍乃滋甚矣且我之不能爲彼猶彼之不能爲我也弟所以易悲爲愉而轉以爲石菴慰也

答蕭明彝 戊戌

裏見落地便笑想亦嚼脂苦耳

明彝今日拂且亂矣然僅蒼深心吾儕風權皆於此徵明彝亦姑取爲動忍之資可乎夫動忍之資何不可怡然受也宗不云乎瓠苦連權瓜甜徹蒂吾儕今日既不幸而爲瓠夫以苦胎苦其數固然雖欲易以甜瓜之甜其可得乎則謂今日種種之不齊皆明彝茹茶之根滋而蔓之可也以披易此尚當不肻況皆如琢安見瓠之不爲瓜也東郊僅勝神往已非一日但寵召先期反落色相倘山中猿鶴不以俗駕相擯松下露葵當隨便爲明彝飽之耳

尚公之言是實話不是寓話然實話更妙

寄王斌爲孝廉

往范堯夫麥舟贈友一事千古稱之以爲不可幾及然彼自具故人之蚤耳彼非曼卿亦未必然今弟輩以傾蓋之身而得此於曼卿之列使生免吹箎之困殺無委壑之憂此等高誼視古人不更有進乎陶元亮乞隣得食便以冥報相窮弟於今日當何所云

寄張武仲年見 戊申

讀手教爲啞啞笑不得止昆崙磨期之國有大鳥焉飛則遮日能吞食橐駝海上有虎鷹焉其身若牛能

世人便欲于筋上刮肉

飛補虎豹彼其道遇鷺鷥雖聚數十百輩尚不足以克其一咽肯碎碎焉嚌其腳間之筋肉乎鷺鷥幸甚而剖之者又廉甚也然今天下肥皮厚肉之人不少而吾輩一二兄弟受骨偏瘠武仲之窮既不能保微肉於鷺鷥腳上而弟之拙復欲削餘金於子午針頭可笑亦可悼矣此間旅處六月山水間無一錢之入曾有自嘲詩云生計世已無誰能爲死計青鳥飛入雪石來是白的舉向武仲亦應啞然笑也

與其上人

大和尚可以已矣

雲門和尚說法如雲絕不喜人記錄其語見必罵逐曰汝口不用反記我語他時定販賣我去今號爲大和尚者紛紛語錄自記自刻若惟恐人不販賣者畢哉

寄沈仲連年丈

迺悉近履安坦吾輩今日即此是福若環堵蕭索是本色亦即分內緣雖死之心易露之骨直是生成窮本領如苦瓠根終不能結甜瓜蒂弟別十八年種種艱虞困辱妻冷險阻之遇分之十數人尚堪銷魂喪魄若使彝齊作總裁范丹眾鴻諸公爲分校舉放叅下窮人榜弟之名次不落三數下也

寄張蕙嶸副憲 丙午

神光不仕[illegible]以醫與自名其志足哀然其術則已[illegible]

方寸灰冷遂有土室袁閎之志而塵債煎逼揩亦未得遽釋支應疲苦湯火等困計無復之惟子午一針可以資生逃俗兼義在食力入已兩無愧也已擬新秋發棹脫籠徙翮大有雲霄萬里之興南北東西無向不可往時名入方伎寄跡不必精專如子陵之釣豈在豐魚伯休之藥未必瘳病其于致趣蜓水點綴而已若弟于此道好之既出于性諳之又徹其微不類高人之寄跡游戲受其直而息其事者有士如此以充今日之堪輿先生蓋亦可也弟與足下不得言者六歲矣而舍堪輿外又無可言之事滿紙戞絮輙復如此足下應爲一笑也

與周櫟園同年一

兩日小有人事往來賜到字囑燈下細讀書數十紙如雨之汗如雷之蚊皆爲忘却昔人讀書獲一義如獲一珍珠船櫟園錫我何多也天下大文章無着奇

評語之自若古人風致

處從來異書多是零碎本子大禹山經周公爾雅蓋
唐瑣屑古聖母收之矣不可謂識小非道多學而識
非學也弟嘗擬輯一書名曰字廣自謂文正讀而外
凡奇詭諧合與于聲音點畫之數者無不收采零標
碎顆大畧皆楊文公稱被之腸而義類稍廣手不給
目得樸園是書便覺可廢卽不然直作一賸餘生巳
坐得六七矣其快且何如小序佛頭之糞驥尾之蠅
一懽一喜兩念方戰未知其孰勝也向屬文選序擬
上枯腸凋腕豈堪魏矣不敢如李夫人覆面到底者
知樸園一見卽棄之也

與樸園論字學

生平資性淺懽不能讀艱深奇奧之書而尤荒于字
學如字母說文諸書每一展卷頭輒涔涔痛不可忍
因遂置之以為字取成文達義理適于時用而巳不
必點畫微細盡合于古楊修得尚書古文書訊剃字
並皆用之當時稱為怪人夫尚書古文巳不能通于
漢魏之世况今日乎如必取數千年前之古文原委
與今文銖銖較議若者合若者謬則周冢玉文八十

瑣世方爾正類畢人多有此說

予書云介甫字說定有可觀惜散其不傳予掇見于諸書者僅二十四五則耳

字合李斯叔孫通兩人僅讀其十其不識者亦巳多
矣而顯節陵之科斗書以張茂先之博物竟不能辨
秦周晉漢相去非遠而書法懸異則巳如此又安見
文之今者為今所謂古者果遂古乎世儒屑屑以上
世遺文評議天下之字而責其必合者亦且其不達
也故嘗竊意字學之妙不在正詁而在旁通正詁前
人巳詳無庸以碎盃碎旁通觸類引伸其識甚宏其
用甚大吾輩讀書識字固當于其宏且大者求之年
來字廣一輯意腸在此楊園巳先得之照乘之珍出
矣草際飛螢亦奚以為辱下問愧其無以應也因又
有積疑未剖者字畫如易離合變化不可與要往往
于正詁之中寓旁通之妙如夢刀得州失禾增秩之
類約其大旨不出象形會意數者之閒推此卽水皮
為波三牛為犇其詭亦似未可盡詆謝石生宣和靖
康之季介甫字說盛行于時其學未必不出于此惜
其書罕見不得其全本識之以考其得失也妄意介
甫之謬甚多不在字說後世之苛求不巳者正以當
日崇重太過而蘇黃諸君之筆舌夙為天下學士之

舍學其說字字令人首肯

所傾嚮一經拈剔嘻笑之傳甚乎怒罵介甫之徒雖百十手口固不能與之爭其綮焉宜也若論介甫之精心博識著作無不工者未必字說一書偏爾紕繆其所以爲說亦固出于六書之中至于支離穿鑿即許氏說文亦有不在介甫下者而世奉爲全科玉律介甫之書世無見其全者徒以一二字之沿襲指摘句讀小兒語及字說便加排擯所謂有幸有不幸也此語從不敢聞以櫟園胸具千古因以其所疑質焉又不知是書于世尚有傳乎其旁見雜出櫟園博涉之餘亦別有所得焉否也旅舍喧沓心緒復當潰亂小序語不成次聊以恭命發笑而已

出仲先予即尋常語亦往往引人勝地

與櫟園三

文選序欲待數日閒靜之力淘汰胸次使脫粟之麤差堪比于麥飯豆粥之列而時日無多復不能得潦草供應竟成半米半沙之炊而已不知年翁竟吐之乎抑將轉付庖人去其沙以進乎載觀古人爲文一篇止論一事不更以多端經之故其言各有原委而開闔變化一論自成一局近世爲文不察其論之所在惟欲其多論文則必兼其致論致則又須其學邁情之譽浮夏之言錯然並進而惟恐或漏譬之村傖召客攢果集盒千家一色不待其出而逆知之故文品日卑而不免爲識者所嗤反不如夾雜之沙雖棘齒而尚不至于臭腐也年翁生平在人耳目即文章一事揚抗有不盡者煩引肆及徒一漏萬反恐與至之言等于側套故盡刪之年翁深千古當不病其略也何如

寄答壽昌卓公

大詩日臻高潔楚歌十首尤蕭然遐寄但愚以爲首尾二首似在可闕以其首尾太分明也且足之即十止于十而闕之即一首中各具千百首則奚必十而十之乎古人之詩有如是起如是止而人卒不能尋其所從首尾者此真能起止者也謬意如此幸勿狂而笑之

今人欲與發不敢作七首九首亦大可嗤

答西昌泰令公 甲午

古名臣之以循吏顯者莫盛兩漢史冊所記若于曼倩朱仲卿何君公卓子康此數公者皆以守牢致位

惜哉君令[illegible]二路得爲君子小人在了爲小人

公卿然當其時聲稱之所以烜赫於人流及後世者不以公卿之故而以守宰則是守宰之所獲不遜公卿也而黃次公爲丞相或以爲功名反損于治郡失郡守之不敢與丞相齒也亦明矣究極其重在此不在彼今門下處東海桐鄉之地而力行旻倩仲卿數公之事則是數公之名與實門下悠取之也斯其所得較世之寵利祿祿者果孰多乎而他時雖位致卿相一如數公人之稱之未有不首于今日之西昌者也夫道在我者也利害禍福在天者也古來端人正

士孤行一意危言勁節冒人主之忌犯當塗之怒卒能以功名老無纖介之累者時時有之而彼喔咿諂世者乃或失焉天下事豈盡知計所能及哉漢武之世誅責數及寵倖而汲長孺之抗戇乃更見重以社稷臣稱繇是言之利害禍福信在天而非人可必也

陳弘緒 士業江西新建人 石莊初集 二集 鴻桷集 適稿

與曾堯臣

堯臣足下 僕與堯臣交二十年矣南浮閩海北涉漁陽上谷齊魯鄭衛之墟東過錢唐歷會稽足迹幾半

[illegible]文字

君輯論之暑論批抹卽一點亦有雅下處

天下求其慷慨俠烈如吾堯臣者指實不容數屈不得其人難遘已也文之高古靈秀義味無窮而變化莫測使讀者如對左國檀考馬遷韓蘇諸書則三百年來吾猶未敢以六七計也而況於一時哉 僕然後知擧之期得於斯世者過厚而人與文如堯臣洵矣其未易卒逢也嗟乎如堯臣而尚困於諸生主司不以目迷方叔爲慚同輩不以黜落劉蕡爲恥而知堯臣之深如 僕輩又復屈抑蓬蒿不能劾孔文擧之論盛孝章山巨源之薦阮仲容而坐使之窮愁於螺江

龍淵之間天之生堯臣者何心而阨之者何意操堯臣之予奪者可以慄然而悔矣

與張天生

宋文鑑尚批閱未竟不欲草草成之誠以古人之批閱皆能與其書並傳來之謝疊山婁迂齋近時之唐荊川茅鹿門皆以著書之精神而爲批閱其批閱亦卽其著書之一種也若其草草塞責漫加之以點抹議論則是古人之精神反因我之點抹議論而湮沒矣夫點抹議論本以顯古人之精神而其弊至於反

讀之高今人朵頤

使古人之精神湮沒則不如去其點抹議論之爲愈此弟所以遲之而不敢輕耳茲因小价孫金陵至閩門附此轉寄不盡褰懷嗣當再悉

復濟仲

濟仲尊兄足下仁兄之端方俠烈弟目中眞不多見也睽離以東弟夙疴大作邪火稽於三焦從臑會騰躍而上貫於顱頂如焚如灼如烟之追於甕缶如沸湯之陡潑醫者投以黃蓮甘草其勢益甚復以涼瀉諸劑進之亦徒奪人粱數月有少効今且五十餘日

矣坐是杜絕酬應避匿厭原山中庶幾需之歲月冀可霍然也承示勾章海錯弟聞之饞涎委地即擬扁舟東來飽噉大嚼以果生平茹虀食茶之腹復爲賤恙所苦言之但有朵頤雖然弟且有海錯於此皆試展仁兄佳文讀之其雄偉也則巨鰌之鼓鬣爲山飛沫威雨其悍勁也則蝤蛑之鉗蛟鬬虎鯊帆之乘風銜濤其綺麗也則丁班之陸離魴鱮之五色其奇快也則江珧柱之雲腴露脊蠣房之脂凝霧結其鮮秀也則車蛤之美舌白鯽之雪形弟朝而饕夕而飧未

提一端排出雲霧層霄霧米中異許大世界絕世奇文

嘗或離去之仁兄有以悅弟之心更勝連珍異於齷齪之齶祗以悅弟之口也且夫蜃市鮫蜂龍宮貝闕變化千萬蕩心駭目者仁兄之文靡不俱備又何必舍此而別求東海之大觀也哉弟把徒文以當臥遊焉足矣

答梅惠連

捧讀翰示反復淋漓何其文之奇妙而窮折也仁兄借神仙之說以論文章之遇而弟請即以神仙之事復潑仁兄世之所謂仙者亦論其得仙與不得仙耳

至其昇天與否可勿論也果其得仙也昇于天而躋雲御風可也即不昇于天而巖棲谷處亦可也何者彼其爲仙者固自在也其所以爲仙者何也仙之道在于得丹而丹之得在於得其所以成丹之法日魂月華玄珠白膏與夫五金四黃八石之類皆丹也然是數者之類非即丹也烹之煉之融之合之而後九轉七返之神物足焉苟其不能烹之煉之融之合之則雖有是數者之具而丹亦決不能以成然其不能烹煉融合也而其爲丹之具則固未嘗不同也世之

爲丹者異於是徒習聞乎日魄月華玄珠白膏與夫五金四黃八石之爲丹也而實不知其爲何物僞採之而僞造之而亦以誑於人曰是其九轉七返之神物也嗚呼其得丹耶其不得丹耶其有不自殺殺人者否耶設使其人別有倣詭幻妄之術足以排空虛而凌閶闔昇天則有之矣其以語於成仙也可乎哉夫劉夫之雞犬其所舐啄之藥器此眞丹也非僞也是故不獨劉安仙而雞犬亦仙其雞犬即不昇天而也藏其爲雞犬之仙至如左吳王眷傳生之徒亦嘗階安而昇天矣然而安之所謂藥器固未嘗得而舐之而啄之也雖復昇天何益今海內羣而効仁兄之文者果其烹煉融合而得仁兄之所爲丹法乎抑徒舐啄於仁兄之藥器而爲仁兄之雞犬乎抑又僞採之而僞造之乎無亦僞採之而僞造之者之多也彼以其倣詭幻妄之術幸而富貴亦如左吳王眷傳生之徒幸而昇天究至沉淪銷滅與草木同腐其不足以語於仁兄之雞犬明矣而又何羨於其昇天乎嗚呼守聖賢之統明先王之道上之增華天地次之輝映古今此仁兄眞丹已成之候也排空虛而凌閶闔直聽之而已而豈仁兄之所急也哉

與友

古之善爲文者內有已足乎已不得已而後其言隨之故其文有餘於氣而無萎薾不振之憂氣有寬縣急促而法生於其間班孟堅蘇明允曾子固之復法主于寬縣一篇之中往復詳贍而人不以爲冗左丘明公羊穀梁之徒法主于急促峻潔自守絕去支詞而人不以爲滯其他如司馬子長韓昌黎出入于二者之間而並臻其奧是數君者雖其所得之法各有差殊而其氣之渟滀蘊崇汩汩然探之而靡窮用之而莫殫則自有文人以至于今未之或異也舍氣而徒求之於法其短才者既有叔敖衣冠之誚而無才者或不免於刻鵠畫虎之譏然古人之規矩尺度未嘗不存於其間也今之爲文者吾惑焉內無所得于已而外欲有所飾以欺於人雜取經史子傳之語排比櫛次竊割以附於篇章之內及循首尾而觀之或前後畔越而不自知或顛趾倒置而冥然罔覺蓋併

古人之規矩尺度去之以至於盡而其於寬緩急促之際求其氣之克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始而應乎其終如昔人所云者豈可得哉夫今之爲此者乃不古之咎而非過于學古之咎也而世之小儒曲學反指爲足下及江右之流弊不亦過歟今足下之文與江右之文具在足下所云原委次第瞭然可循非虛語也而小儒曲士不察而衆譏之因李斯而罪及于蘭陵緣宰我而併憎乎洙泗吠影無端彈射四及此則弟之所不解者嗟乎盛衰相激理勢宜然易俗回風是在足下大力挽之而已

與劉懷峰先生

仙者適性之名耳凡自適其性而不役於塵俗鞅掌者皆可以仙名之而適性之樂惟隱逸者得之爲深夫其仰而登於高而捫攬之無盡也俯而瞰於深而瀰泗邈遊之靡窮也烟雲之與浮沉麋鹿之與出入較之軒冕組佩逐逐塵俗鞅掌者其爲樂也蓋不可同日而語矣則其以許由巢父介子推陸通之流而目之爲仙宜也然是緣人者其於隱逸之事皆生而好之彼其視軒冕組佩惟恐不脫之爲快故能自適其性爲獨深至於負大用之具不幸而不見錄於時不得已而後托之隱逸其於軒冕組佩固未嘗一日而忘也雖其托之隱逸而無聊不平殆甚是故憂憤憊怨恨思慕之心戰於中而是非毀譽炎涼升墜之態怵於外彼其仰而登於高也峰巒若爲之增其憀慄併而瞰於深也波濤若爲之助其勃怒衝涌烟雲有慘悅之色麋鹿盡蕭索之聲是其所謂山水者皆其焚和滑真之具也又何適性之云乎然則隱逸者雖可名之以仙隱逸而無聊不平者其去神仙之道遠矣惟其負大用之具不幸而不見錄於時而又能消釋其無聊不平之感以自適其性者斯真隱而仙者也先生殆其人乎

與友

僕生平無他嗜欲聲色裘馬間涉焉而未嘗好彝鼎玩器法書名畫好之而未嘗溺也好而溺溺而不復適惟圖史爲然雖其所藏未能如魯壁汲冢羽陵陶穴顧世所稱說瓌文秘冊笥篋中所不可少者亦稍

稍備之矣家世清貧無從得重貲購墳典家大人早歲頗留心焉爲曹郎時所入俸悉以付之書賈稍至萬卷有奇萬曆丙午弗戒于祝融數十年家訪求于南北者一夕之頃化爲灰燼家大人進孺子教之曰汝知之乎夫物忌多嗜欲忌無厭書者物之清妙而嗜欲之靜遠者也多而無厭造化且弗使爲吾有況其他乎僕不肖悚然于家大人之言念凡物之爲我有皆非我有之物矣顧耽僻成性弗克自治數年來賴違家大人之戒好而溺溺而不復返之故其所聚斂蓋又多至三萬卷有奇矣雖然吾安知今所有三萬有奇更數年後不又如向者一夕之頃歸之祝融乎即幸而不歸之祝融安知吾子若孫不棄之鼠蠹不異之豪家大族乎即幸而吾子若孫不棄之鼠蠹不畀之豪家大族安知更一世二世數世不淪于烏有也隋嘉則之三十七萬卷焉而亡唐乾元之七萬餘卷焉而亡宋弘文之二十萬卷焉而亡彼以人告之尊威殿閣之崇蓬守之曾不能一瞬况以僕之瑣瑣三萬有奇乎其好而溺溺而不復返以違家大人之

念留入大家出筆舒是

戒真戒之甚者也然僕之所藏者僅以自娛耳他非所知也

蕭士瑋伯玉 江西泰和人 春浮園集

復錢尚下

完刻藏本不肖雖有其心每念出世希有功德必副托於衆願再家之人浮屠合尖不能不望之於兩足尊矣先經而後律論較正必屬名宿一一謹遵台命容臺一圖悉皆道力莊嚴半山平遠非所敢望夫生天宮者以得聞鼓音即爲福緣況身克率內院而敢以狹劣自棄乎某有惟力是視以不負尊委耳

伯玉尺牘寄有味外之味展卷之鼻觀

與楊寨雲

兄高臥於無件塢弟浮沉於南容臺軌迹有行藏之異通識無隱顯之殊遠志小草各局所安均未能得之濠上也經云利刀割泥泥無所成刀日就損苟能按指發光則無處非游刃之地矣我自訶心亦止可與兄道也

與田中丞

道上逢小汪青衫欲濕宛似白公聽琵琶潯陽江頭

時也買其所之將人吉而投田中丞我謂如此可以
不窮矣昔人買駿骨千金不惜況此子久擅燕臺之
譽乎每念郭令公冠萊公乃足辦賊其手段殷自不
同故欲以小汪相試耳

與錢牧齋

襟公往北某雖留滯於南南中風景大異往昔備懷
益蕭索妄意買一齋少資陶寫然倉卒難于得人不
免苟且塞責空有其畧豈復得佳味耶乃知苟之一
字君室外都兩不着耳聞翁近得佳人故是才子
益錄宿世精進乃能獲此秀媚以是益自咎前生脩
行之不得力也兩奉手教殷殷篤摯庚桑思見老子
日夜無間但盛暑遠涉重趼難進不能無待於清秋
耳近事難道不足道不如不道也

又

咄咄怪事某爲眠食不安者月餘世議迫隘蛇蝎一
羣聚發狂鬭正人君子必不見繫于聽諸公累見於
前事矣然困阨之中無所不有天佑正人窮而愈明
詩觀往局亦未有不獲護持而安念之者所云如國

手恭不與大段用意發局收須麤也然周手亦已昔
矣願翁當此際亦惟有弘以達觀付以宿因庶無往
而不平耳某一官無所事事而能使此身不得自由
亟圖扁舟一往足翁而不得季弟寒來候欲與言者
可與之言也

與蔣蟄初

屌匠雖肋職卑務簡頗與才稱昔人云偶寄一微官
婆娑數株樹此則往榛出門拼草入室在人不堪其
憂弟差不改其樂耳想仁祖欲翻身近況寄此以發
一足

與詹月如

以好義術請行好事者不可傳

弟非盛寒不出貰病甚不能出也紙窗夜雪因念號
寒之衆不蔽啼飢而此中冷舖惨於寒獄昔人云此
時卽佛出世也救不得惟公等可以救得也共嚴出
一示力禁五城自此日起至二月初旬止不許各舖
鋼一平民卽於所空羅堂隨就地而暫移笈獨無告
冤轉就死於冰窟雪窖者以實之辦此出彼入俱可
少讞須臾之死此不過費諸老數點墨遂立起枯齒

而肉之矣偶得一善即思入告皆體好生無已之心也

與錢仲馭

弟事事認真骨體不媚真勢力假聲氣全不爲動一肚不合時宜必不爲世所容獨見愛此古董羣華之不置所謂一人知己死不恨矣

與友人

知杜門窮經不敢相擾絕利一源用師百倍 弟且從壁上覩戰勝於鉅鹿也

復卓去病

相别凡幾易裘葛矣心衰貌改已非故吾老冉冉其將至懼脩名之不立如翁五經紛綸幾奪大春之席叔孫穆子所稱不朽翁已身有之矣然至精之器非羣叔所接 弟雖非夔曠聞絃賞音粗知雅曲諸書決不可不令 弟盡讀之也南針如退院僧日爆折脚鐺卷糙米飯耳酒貲三金來致此恨而發之所餘也知已可無以官物見餉爲憂耳

結鄰集卷之三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鄰集卷之四

周在梁園客

男 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張 蓋 孟奇廣東博羅人　西園存稿

答錢飭栖山人

聞者曾著答客詈及前後餽貽諸君子求多之說見輩欲請而焚之謂有德於人願忘之也今得足下來教則前書又當懸之國門矣頭顱可知光景有限何所希與而割國課養私交以博逐逐之虚名哉況諸君子所爲宿昔故者特知有關吏耳非知有張孟奇也關吏一罷張孟奇郎日事請謁諸君子有不掉臂而踰垣者乎夫張孟奇自爲張孟奇諸君子自爲諸君子諸君子何負於張孟奇孟奇亦何負於諸君子哉嗟嗟東髮遊海内三十年於茲閱歷多矣世態物情不勘自破矣鄭當時之置驛孔北海之開尊何益乃公事

此論横刻而不傷大雅是有意思人語

答親友議婚

先司佳及先太安人生平不問卜不推命男女婚姻一言即決亦不特媒妁之往復也故兒輩結褵並未嘗先求庚帖兒輩八字僕亦僅能記其某年而已其月日與時皆不能詳小女今十六歲辛丑生其月日與時亦不能詳也庚帖造命也命曰造便當造之必欲得小女庚帖乞遲數月俟有精於推命者令其造一八字極富極貴極多男方送來如何一笑一笑

全不認真懸絕

答薩仰泉太守

恭捧佳刻心目頓開寢食俱廢始而喜既而悔終而且悲蓋喜者獲覩瓊者獲趨安得不喜束髮而遊徹徹逐於口耳之末茫然無所歸宿者六十年安得不悔而今已矣人壽幾何又安得不悲弟李延平既老而後爲朱考亭高足弟子 蓋雖不敏亦嘗奉教於大君子矣不知尚可以白頭從門牆作一問字人乎復念先賢有曾爲真士夫不爲假道學之語心竊疑之夫真則俱真假則俱假 蓋未見假道學之可爲士夫也臺下亦見真士夫而非道學者乎伏祈臺下東齋玄國少宰書嵛則齊嵛止動歸止及漢人以經術飾

世俗盡作壁事語與儒可笑

吏事淺乎睹矣不覺四體投地先經術眞則吏事眞吏事假則經術假何待飾亦何能飾漢人不開道正坐飾之一字耳卓哉先生之見豈小僧所能識乎

答僧方明

上人嘗訪我於吳關今又能訪我於西圃三十字綈袍之戀與契順之訪雪堂老人何異弟閉公鑿坏久矣亦以老病相尋不能以筋骨爲禮一切賓朋皆已謝絕蓬蒿滿徑卽數千里命駕不敢一面故亦不欲爲上人破戒耳上人倘厭矣何乃復作行脚日下蓬

道甚難昔人覩朱門如蓬戶上人見訪圃公是以蓬戶作朱門矣里中朱門不乏且多利齒見其敝名如敝蕉上人錫鉢不至寂寞第嘉桑樹下不宜三月宿耳偶得賣菜錢聊佐剡溪雪棹固不必見戴安道也

答鍾贊宇觀察

承翰教僧方明募緣事門下之護待名勝亦篤摯矣此事已經二十餘年弟假憶計偕時曾過峽山笑詰方明募緣所得作何功果渠云已修某處某處此卽飾詞弟題簿者雖十歲約者恐亦不能二三僧原以此紿人人亦以此紿僧彼此交紿作菩薩且腹之不同我輩又何必復問耶

與陳元朋進士

去冬急足以疏請侍養人長安曾具數行馳不腆爲木天主人陳元朋取題不意故緘空返也七月旣望晉學陳公始以翰貺至緊我元朋乃屈首銅墨乎木天主人何人也荊溪爲三吳山水最佳處何必蓬廢觴歌夫腹卽負腹腹卽負舌弟元朋不負元腹足矣又何必擁一條冰餌清涼散也弟旣廢棄然鹽魚之

癖老且益篤研且凹筆且冢獨恨僻處荒陬如來教所欠有心人聯覩慧牙人彈舌耳嗟嗟世網可憚誠如來教第人自罹之弟之有今日非有於今日也荊溪齋壁一衣帶水元朋亦試詢之於與人乎生平嗜書書則滿藏矣古人謂居官卽木枕亦不須作抄書亦屋流界過其然豈其然乎

答鄒虛舟觀察

台駕何日錦旋數日前假從寶安市糴者得足下駟馬橋狀形蓋金魚難容甚邪然猶未悉建牙何地趨

買識之言曾成異彩

樂何日弟云方有事於土木羅浮秋色得無遺綵筆而枳丹𣪘乎弟日來病與年爭勝志更與病爭勝抱甕脹鎌即勤四體本來慧業尚未磨捐極欲勉短一言以抒懷實徇知之臆第貴人豈行呼諾滿前歌鐘滿後田謳牧唱不宜旅陳耳倘餘霞散綺不以幽谷枯巖而責及之則精光未鑠五步之內尚能令前茅目送也衡岳佳誌想已盛行饞眼欲枯非一日矣小詞一幅粗箋二柄街頭遺花落也近況如此差亦不惡故令兒侄輩書上

復劉冲倩 時以闘世狂言見示

僕嘗謂今人百病皆有惟狂病獨無何以故未見火而思避焚未見水而思避溺誰其能狂藉令舉世而皆狂也黨於何有又安所爭王伯安曰破山賊易破心賊難 僕亦曰破衆人之黨易破自身之黨難何以故面也心也口也足也皆自己一身也今人面一黨心又一黨心與面爭矣口一黨足又一黨足與口爭矣一膜之內轉瞬變之而欲人之不黨乎而欲人之不爭乎故 僕又嘗謂君子不黨今人亦不黨君子不爭今人亦不爭今人無真君子亦無真小人何以故面如心心如口口如足足復如面彼此角立向背臚分可暫可久可生可殺其爭乃決而其黨乃成若今日烏合明日獸散今日倒戈明日憑軾今日爲君子明日爲小人今日爲小人明日復爲君子名之曰黨冤矣名之曰爭又冤矣名之曰真小人則冤之冤矣故今人特患其不能黨又患其不能爭直須一劑大承氣湯乃爲因病發藥若足下之平和散 僕恐其因藥而發病也

有此等透快議論就是世趣日下

示兒輩

予嘗著六一居士傳後曰若與物俱不得已而交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一與五物均爲一也不知其有物也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

余嘗謂古今奇玩皆有神物護持收藏賞鑒皆人間清福第一等事獲享清福能有幾人以二百金宋板之史記易驪馬一雙百餘金名畫之鬻博歌樓一笑者此皆前賢之哲嗣而後俊之翹材也彼豈不知清福者亦自不能享耳況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大中丞之赴市曹大將軍之竄萬里非上河圖哥窰瓶爲之祟乎語曰多藏厚亡又曰慢藏誨盜嗜古者念之能不慨然嗟嗟此等清福惟風塵外人乃能享之畢一

能有其執，能置得發於其間，達觀妙理，與此舊相發明

生之心力，羅四出之，苛珍重貨而厚售，巧取而計奪，秖爲厚亡誨盜之資而已。蘇子瞻有云：書畫奇玩，年來厭之，不啻如糞土。此有激之言。周公謹嘗爲雲煙過眼錄，後人謂其能空諸愛戀貪着之想。第令縉紳逢掖之來，有畢一生而過眼無半點之雲煙者，亦神物之所忌乎。余藏書畫處以雲烟過眼名。凡我子孫，能令雲烟常在阿堵間，不至如蘇子眼身世之感，以前人所寶愛者爲糞土，則清福家傳，一日當十日也。

宋政和中大臣有不能詩者，建言詩爲元祐學術，不可用。時李彥章追論[illegible]黃張晁秦等，請科罪。何清逸修入定式

與區叔永

宋大觀初，蔡京欲盛行王安石新經，故詩賦之禁甚厲。時宰相何正獻公執中，遂以御史李彥章之疏，追奪杜甫、李白二公官職，而力詆秦觀、黃庭堅輩，以戒天下之爲詩賦者。余每拊掌，此大曉事宰相，眞四公益友也。居常嘆恨李杜二公皆我輩而孔中人，止多拾遺、供奉官職耳。當其身何不蚤自免去，成就一個詩人，而身後始幸見奪，嗟亦晚矣。夫詩，天地所秘惜，鬼神所護持，今人所爲耗盡一生精力，終身不可必得者。一得之，則三旌不足爲貴，萬鍾不足爲富。壯哉杜李二公，身前則占斷一時，身後則占斷萬世，今它人不得少有覬覦睥睨於其間，此何等生活，尚欲以拾遺、供奉橫附二公贅疣乎。余故不能詩，兒輩數人粗好紙筆，往往欲起而爲詩，余每獨立，輒呵貸之：汝輩豈滿身是膽，福力齊天乎？何不覓一易成就、太穩便生活，徼三旌，取萬鍾，溫飽身前，乃橫取今人終身不可必得者以自苦。爲叔永其自愛，令曉事宰相故不乏也。

諸士庶習詩賦者杖一百，眞千古笑柄

可爲今人作詩之戒

曾履吉 元甫，根遂，江南當塗人，博望山人稱

元甫先生諸稿彙集，微與全集[illegible]別有增補

與張北海吏部

台臺正席清過銓曹，海內而陳人竟不諜，便足稱賀。是古來高誼獨有憐范叔一事，而王貢彈冠亦作熟爛世態矣，豈過論哉。奈時事不同，卽入山已深，尚須提撕出卜，而長安竿牘不測，更爲寒心。且聞近來諸公入行中俱作啞謎，卽所狀寒暄俱猜迴猿射覆，封題僅盈寸許，如郭汾陽截藏之紙，似非全盛文物所宜然。小心敬戒，固亦不得不爾。不肖弟既已北山習

王季重先生一字遂束爲當塗令元前先生極愛其知遇固更字根遂前輩之不忘師者如是

懸。豈復子墨强走京華半是空有夢馳。絶無庭裁左
右。兼以鼎時同遊目擊親切中心不欺者上可以告
之聖君下可以告之朋友無所不喝正不令 不肖弟
知而在 弟 請悉以臆亦無所不知大抵言者未必爲
而爲者不必言此天地鬼神道義數字尚留在有心
人一輩間二儀之所以不毀五倫之所以不缺初不
爭擎拳於毛穎君也

寄吳玉符

足下之爲詩此亦天下有目者之信矣而必欲徵信

於 不佞 之言再勤尚使灑灑駢言在排比之外別見
精能披襟驟當愧不敢使即擬揮數字屬三月中客
子與公會交集急不能作兼 不佞 賦性鈍而且僻凡
有妄作即小致孤懐亦懶其自至不爾即呼之不應
乃冗劇中彼尚未來而使者苦不能再候故且以數
行付之或知 不佞 之無足徵信不如其已留拙予以
待尊卷之行倘必欲命之再俟刻來揣歸足下當取
道敝里 不佞 與所逃於函追也

爲文自是如此妄作者强說之耳

與阮堅之先生

識味深遠浮艷不敢乞其筆端

詞家相標賞語求其人與賞不愧古來所少亦絶難
工第作者以其所賞爲其歲中一段虛懸佳處每手
杜集投贈諸什中讀一人自有就中驚人語固非少
陵不能耳辱先生惠高篇搔首天門長空大地尊句
若此下着一遜讓便有三分不識羞要見此遂况着
抑揚之變巳盡逢人點定自不求異不苟同妙句横
溢即揚非泥令當者不服訐其所安而祇驚造境之
所至即先生後先諸名人擻擻驟境上着無所虛左
[illegible]其最下屛於蔌蕭中人苟識境之所會出虛懸

以驚人言縱徐得其所不安而亦不謂非其情也已
故但有識志而不及遜讓可也

與唐君俞

小簡何以遂引珠玉早知老筆而莊用之再將足下
風調口多徵調舊然轉入令讀其詩者既自叫絶又
於引中想足下之復襟而絶倒即拙簡不能摹詩之
神乃能摹人之神莊篇而歲懸之漆園之妙因在寫
言什九也

與文學劉旭

韓昌黎飛筆爲形容贊說用天地大江等語往以爲文人但取鬧章混茫耳今把兄手書滿幅新文數十篇快躍不可名更欲學作韓語了無往狀乃悟古人率安處固意有所極翻恨吾足下與此公蕭條異代無能品目之也 弟與足下居比鄰有耳早於目即微宜生言已久往矣兼宜生言即微旭書若文已意中貌一旭矣兼書若文復自貌 不肖弟 平生好奇占星望氣乍得果當其人此下更能下一語自揄於君前乎

評寫領京老一段以不在是三字掉轉便是極寫京老

與徵君秦京

維時有秦京足下厭條匪細近代少真山人遂多假詩人假詩人掇拾餘人口升遊諸君門人既在門詩便入市詩既入市人逾不在山此其詩品人品固無足論今即高之須京老真自有詩真自有山屏跡女陽村墟數十里外邢君欲有問徹逕過其廬非是則不得見焉然此詩家自了詩人中自了人如邢家自了漢耳不佞 履吉 所奉京老者不在是

與阮太沖

高雲衢曰予嘗爲潤樸園先生序其詩集惡實如此

人之所見類不能同若世趣之所去就見不同者鮮矣於此有人超世獨立而自矢不爲流俗見者見之亦如見所常見之人果猶未免爲鄉人也以足下之學博而精才捷而正論辯而當而謂世無能好之者此宜不可信即足下之人矜檢多風恢拓多度而又翩機瞽絕列眉指掌此的的是盤錯之用而謂世盡妒之者亦不信乃文章之事今後世自分明無疑而獨疑足下之世莫能用此即不宜妄薄一世人謂其尚不解妒要其獨立者可知也足下方且振衣千仞而角觝中人乃操銜轡而程其復嗟夫浮雲之事不必遠指煙滅即里左右一時濟濟與論寂寞身後恐未有計而頭上此老被世趣外一格置乃公於今後世分明無疑之途蓋其所予在此不在彼明矣向來所以妄薄一世人尚不解妒者謂其只以今人望今人不設以身作後人追今人誠作後人追今人肯當面錯過古人復世之今人而讓此無限遙賞與後人與此 履吉 所以得當足下有觀兄楊子雲之感重言嗟嘆不足爲揄又不止於自剉砭流俗鄉人而已也

罵氣似與鍾竟陵一而蒼異秋出其上

與目伯學

前晚出東郭坐雨中一夜曉霽挾一形家葢姑孰北界諸山逹於大江尋支龍而南從土人得岡巒小徑時雨歇水溜長松根下都成澗道行人草屩與驢跡踏濁中水石子其聲淙淙有韻追想自來遊里中諸山此境未有枕至疾行南條界盡西山之日已沒半規幸月出復乘夜返以雞鳴入城合計一日夜凡百五十里矣就枕一覺正有餘倦而見贈佳篇適至目先生行天下閱名人多矣乃于姑孰偏好弟而又好其最偏者讀至雕龍繡虎置勿敢道尤憐根性絕偏癖句屢吉不覺失笑不審成得何偏而云然邪雖然學老于此處作相法不謂之千古知言不可凡學老詩行後世今以雕龍繡虎相推人未必信但說其人之偏則斷無不信者計此詩之工翻以詠偏得傳而所詠之人亦藉以傳其偏則弟之行后世必究誦竟諸篇服既起敬慚亦鼓傳展轉行吟天風和而旭景生又不如與昨行松根澗道中仲季所得孰爲多也

陳子壯 集生秋濤廣東南海人 秋褒

靈氛告妙　文極　書至

與歐嘉可

以吾嘉可而尚淹鄉書無乃不及格之病抑過殉法之病歟文體一解不如一解雖之爲惟辟洗濯者今陂而尚卑淺庸腐此法必不能久然此時與嘉可論文何異對管氏三戰三北之日而戒與談兵法有捲耳而走耳廣州輕薄成黍不知何地可置嘉可若游大人以成名索佚偏之一飽賢者不有以自虎耶即畫地穿研亦有以大拙爲巧者其誰能代靈氛之告歲云暮矣念齋賁賁字風景可知誰創倖一全遠致此意令弟少年高才能文章犯昔賢三不幸之慮以師友代父兄舍嘉可誰望焉

與黃逢永

伻來聞玉體日勝且發手箋云擺却殊草萍煩惱錄菩提此治身大藥也人至不好名公等將何施此治世大藥也吾嘗幸漢賈誼唐劉賁之不遇也使其當軸其所對乘未必能以傳故二子者以不適遇若抱大藥於海濱不轉令人思二子乎鄉間之求賢者非病病者非醫然自不容袖手而傍觀耳

東發涵月
識得此意則雖猪魚蒜蓬著即與生老病死時至即
行識不得此意則郭令公歷中書二十四考廣成子
住空洞真入千年均是添重公案耳與長者期不至
此子可說否

釋函是 天然和尚廣東番禺人本姓曾癸酉孝廉 丹霞錄 柄貫於錄

復李田叔居士

貪嗔癡自公有之亦可自公無之所謂無者譬之四
支斷不復用之方爲真實非可待其既滅而謂求之
了不可得何難復起乎昔有俗士問天堂地獄於智
藏禪師藏曰有士曰曾問復山和尚皆云無而師獨
日有何也藏曰居士有妻乎曰有徑山和尚有妻乎
日無之藏曰他道無即得今公若果求起處不可得
則當不復有矣若在有中而謂其無只恐掩耳盜鈴
他日黯黑面居士不得耳

此中殊有至理燮當作和尚棒喝語

屈大均 字夫翁山廣東番禺人

與龔柴丈

幕府多暇出尋武靈武安戰陳之遺跡恨平生學占
兵法不得當此黄沙白草一展所長徒飲酒賦詩以
送歲月至乎秋之下以詞人目我豈不傷哉不如足
下閉門灌蔬爲於陵仲子之所爲猶得全高士之節
昔人遭時不偶則退而爲高士聞足下新家清涼山
曲有園半畝種名花異卉水遶堂下鳥弄林端日長
無事讀書寫山水之餘高枕而已此真神仙中人僕
勞勞邊塞馳騁無益已矣行將歸與足下爲老圃矣

林侗哲 十史蘭建莆田人

與侯官高雲客兆論詩書

前接足下書喜慰累日深幸風雅一道猶有同心因
爲足下陳古今作詩大意古今論詩者無慮數十家
然未聞有得於作詩之大意也作詩之道莫備於孔
孟何待外求哉夫子言興觀羣怨邇之事父遠之事
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孟子以意逆志尚論其世
之語學詩之道盡矣詩本三千刪之至三百則選詩
實自夫子始也詩之出於宗廟朝覲饗燕固無論矣
然其閭里巷小民女子所作得夫子存之遂可與典
謨訓誥爻象侯曲並垂爲經今學士先生所與搜苦

論詩之至論

索而成者反使世間爲可有可無之物則何也蓋學士先生所求者不過於體製格調音響而不得乎人所以作經之意云爾得其意者卽如春秋卿士相見賦詩斷章取義足以聯好達情今輒用其詩贈送不情僅同於尨餽遺筐篚之具而已豈不鄙哉謝安石聞怨歌誦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出席流涕羊曇過西州咏生存華屋成零落歸山丘此二事千載聞之猶爲感動今人遇此作述懷送感未必能動人如是無他不得其意而耑求之於體製風調音響故也前代詩過於宋元嘉隆之際歷下振開元大曆之律濫觴既啓沿襲成風正以其好爲比同使人厭棄反不如晚唐之才情逸致爲可喜也公安竟陵相繼起而攻之各相左袒遞爲雄長並前代作之不可爲也成於門戶而詩之不可爲也亦擧於門戶矣至于近日識吾閩之詩者又豈知吾閩者哉

王　宣 元佐福建晉江人

與黃蓮峰文選書

先生仕而處至劇探萬卷積千篇矻矻猶未已雖然使先生以嗜學勧書不已之心待天下之賢而其心之不忘不已殆有甚焉則天下豈復有遺才哉僕尋常讀昌黎上宰相書輒歷薄之一日讀程子與韓公范公泛舟有屬吏謁韓公求薦擧公不悅程子曰公爲州太守不能求人顧使人求君也乎韓公無以語餽且悔久之使今之內外百執事皆以程子之心待天下之賢亦能如韓公之媿且悔則雖上書如昌黎猶當尊榮推挽之而況於道誼高峻如陳公甫陳剩夫胡居仁陳茂烈輩顧不能識其人聽其老死于山林不用耶此事自李文達彭從吾諸老沒後都無人主管俗吏腐儒恣意橫流在今日會當有任其責者先生仕而知學學而知道者也其何以辭焉

趙世顯 仁伯福建閩縣人 芝園文稿

致友人宜興酒注子

一切俗吏幻緣皆可以一笑寄之一夢銷之

昨擬以義興酒注相遺也注忽見夢曰吾事公久而且昵茲去公而他也公能無時時念我且時時來聆我乎第來吾必爲公傾倒矣子應之曰新主人生客常滿子往矣子將面子時時也願子日與青州從事

須知儒門亦有此輩爲晏方大

進我于河朔之間予終不吐棄子法唯唯今特命長纇進之左右惟左右所指揮之傾注之幸甚

鄭　磊 三石 福建侯官人

與酒徒陳天亮

酒徒得酒所矣翁子守天台舉天台之酒以醉一陳生何求不得但恐淵明重觴忘天吾兄重觴忘故人耳陳生醉後亦能賦新句乎幸以教我台州儋寄天台竹杖至吾後來觀赤城霞

釋元賢 永覺禪師 福建建陽人 朱大儒蔡西山後裔 鼓山語言 鼓山廣錄

與人

今人見諸佛便作奇特想於自已便作下劣想不知諸佛只是本分的凡夫凡夫只是不本分的諸佛分內珍寶掉頭不顧分外觀苦甘自承當哀哉

又

旌旗蔽空尸骸遍地此吾之悲也非吾之憂也白刃豕粥饘粥弗繼此吾之窮也非吾之憂也所憂者魔鬼入室禍起蕭墻將來之事有大不可言者在耳昔魔向佛誓曰我今不奈你何待末法入你門著你衣喫你便稱你弟子以壞你法佛曰汝壞但自壞吾法不壞也今日自壞之狀靡所不有雖曰法不可壞而法門破矣化儀滅矣雖佛亦且奈之何哉

又

博來禪至不得親切付法者義

博山來禪師謂余集生曰宗門中事貴在心體相符不在門庭相紹若實得其人則見知聞知先後一揆絕而非絕若不得其人則孔添水而味薄烏三寫而成馬存豈真存故我意寧不得人勿後非器不得人者嗣雖絕而道真自無傷于大法授非器者嗣壞存而道偽反自破其先宗有智之士當知所擇愚按博山之言若此可謂真實爲大法者也今其嗣想少而世猶仰之如麟如鳳覩近日之妄授非人反辱先宗者又奚啻霄壤哉

答新城江孝廉

疑之之念因爲覺體之障有志者因其勢而善用之則反可假之以爲破障之術故求悟者必貴疑七人心之機不凝結必不能開豁如隆冬閉塞實爲泰元若氣泄而不完則其發生也必無力故貴疑者貴其

疑則疑結也法界之源不深研必不能透到如雪夜孤軍深抵蔡城擒元濟於榻上豈爲分外若以披靡之卒遊其外藩望蔡州若天上失故貴疑者貴其疑則深研也是知疑爲悟因悟爲疑果殆若暗之必有明而吸之必有呼失至於疑而悟則悟且不存疑於何有正足下所謂忘之則一者是也豈更憂其將忌作藥哉

計東 甫草江南吳江人

與同年錢湘靈書

昨足下稱某鉅公好士但不當以某人與邑子某並致傾倒之意恐失天下士心甚善甚善僕向客中州亦遇其公相待頗厚而僕意怏怏不久辭去者觀其厚僕與彼中一老傖無異僕恥與爲並且以其公衡鑒非真知士輕重者也桓宣武在江左氣勢塞天地幕下一袁虎耳與伏滔同被寵遇每呼袁伏袁以爲至辱韓淮陰能俛出胯中少年袴下而鬱鬱恥與噲等伍夫絳灌功名在當日亦赫若矣然與淮陰同爲列侯共朝謁則淮陰必不甘豈絳灌反不及胯中少年乎高下在心自有然默不能平者固未可爲不知己者道也悲夫然士既以不能自立降志依人亦何所不可忍者袁伏同呼噲等爲伍亦安之若命而已我是以思楚狂陸通輩之不可及也

此亦有心人

又

昨與足下論交謂貴盛之交易隙而窮愁之交易離信然乃足下憤憤魏其侯灌仲孺相從于死一事謂丈夫意氣不當爾爾昨僕遇而忌之足下言過失夫當日殺魏其侯者灌仲孺也灌卽族滅不足以報魏其而足下以仲孺爲有意氣乎兩人既皆失勢家居意皆默默不自得相與結驩如父子足矣灌既賢于引去之諸客矣灌仲孺自許男子何苦以過丞相爲重且以丞相之過魏其侯爲重使侯之夫婦市牛酒灑掃以待丞相也丞相卽不來亦何足輕重何苦再過丞相必貴其一過飲酒極驩以重魏其夫田竇之隙自田竇之欲交驩始也由是觀之灌仲孺乃一庸妄人耳以是爲意氣我恐足下未審於窮愁之失卽未知君子之交失禮曰君子淡以成使仲孺當日不

曾本如是朋莊子惠字爲陪擬便覺已相一番

翁鑒承相熟則可謂能決矣兩人雖極譏無害也

與門人吳韶書

莊子與惠子之交最驩也莊子平生之交蓋少也惠子沒莊子乃發憤著書欲以不死其友也故於內篇第一篇兩舉惠子而莊子結之於第五篇亦然其餘或叙惠子爲相而已往見之或叙同遊於濠梁之上或叙巳妻死而惠子弔之責其不哭或叙惠子死而巳過其墓凡巳所與問答論辨之人惠子於無幾人焉乃其卒篇爲惠施多方之書道舛駁而言不中凡而叙惠子怪說之說數百言不休且以惜乎悲夫三嘆惠子以終三十三篇之意若令人不得其解者必以莊子毁其好友爲負友矣嗚呼豈知莊子惠子者哉夫太盛稱其友至溢其實使不信於天下不傳於後世此庸人之所爲非所語於吳者也足下明乎此義則可以讀爾師之鈍翁類藁與說鈴矣

答汪鈍翁書

承教以 東 文字中不宜輒有感恩之語如顧天石詩序云云者且曰丈夫不宜輕受人恩甚矣先生欲予之切而愛予之深也顧 東 之爲此亦自有說徐仲車宋所稱節孝先生也盛稱華州崔太守之恩天考其受恩之實亦平平耳但云崔公能使予身不勞而親有以養也其言亦深可悲矣雖然不身歷其境又烏知其言之悲乎使予今日亦若有華州崔太守者在我矣一二百里之內憐而客之使歲有所貯以養我母不致勞我生以奔走衣食逐逐于寒暑之時水陸之道讀書厲志以長貧賤浩然自足豈非夫恩哉齊北郭騷結罘罔捆蒲葦以養母不給見晏子乞所以養者晏子與之食粟府金及晏子見疑于君出奔北郭子謂其友曰我聞之養及吾親者身亢其難卒以死白晏子而歸之范文正公在睢州孫明復殷上謁范公厭之語曰少年何不勤於學而好游若此對曰誠老家貧若月得錢十貫養母即不出矣范公爲補教授弟子春秋使得廩餼如所須之數遂不復見後十餘年聞泰山有孫先生經明行修有司薦于朝則前睢州上謁少年也嗟乎彼北郭子徐仲車孫明復三人者非天下豪傑哉猶以親之故受人之恩況于

書法俱有大家風範

耕好談豁然予以為萬世之言

哀哉夫受恩不報非夫也不幸若北郭氏之報晏子可哀也已即幸而若徐節孝孫叨彼不至以一死報崔公范公然必若徐之篤行孫之力學始爲不負知已然則報恩誠不易而受恩良難先生之言其信然也然小人有母未知所以爲養今有如晏子崔公范公其人者乎東感之報之當不後於所稱三人者矣

與某友書

能殺才士之人豈即才士之不爲我用又不欲爲他人用故殺之也若不能用才之人便是不能殺之人矣叔何明于知狀而闇于知惡耶

世之稱知已者其最則憐其才稱譽之援植之其次則深忌其才而必欲殺之其最不能堪者視其人無足輕重任其自生自死自貧賤且老于天地之間一不介于胸中也魏相公叔痤薦公孫鞅于惠王謂王若不能用必殺之鞅曰王不能用臣又安能殺臣夫天下能殺才士之人即能憐才士之人也故凡欲殺我者皆我知已也可感也杜甫之懷李白也曰世人皆欲殺亦謾語耳彼其時知李白者有幾人哉我是以歎知已之難得而我才不足以致知已之欲殺爲可愧也

與王象夫書

如此方謂能讀古人書今人論文本先秦者宜審乎

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子瞻自述其爲文之樂亦僅舉其半耳於方驊筆汪洋恣肆之時而忽焉沉然以止人莫測其何以止於意語俱盡山窮水竭之際而忽焉波瀾怒生曲折層疊使人聘聘莫知其行止變化之妙乃爲文章之至樂耳若不得不行而行不得不止而止則是我之行止居有所制之者更何樂耶今之自命爲知文者泥古法而不化竟藉子瞻語爲口實予故爲足下辨之

與李屺書

唐荊川養痾家居柯雙華語王遵巖曰宮德死受遵巖方飯投箸哭先輩後乃知其訛也遵巖貽其母弟京師書曰唐之凶問曾不載在京師亦必有傳我死者矣果然語載遵巖集中我報病偶果聞于日病間荊川以詞臣被錮巖讀書宜興山中十年不出遵巖二十三作吏部郎被黜三十一再怒執政罷去終身不復振度兩先生當日于讀書爲文之外無他嗜好且遭逢坎壈失意與人無患與世無爭何天丁尚共詛其死若不欲使其長生久視于天地間者耶千慮

文人無事常將此等書思理理於胸中思以為理本如是怨以為嘈嘈怪事

之曰汝不見汝里中之富家翁乎教自豐於財儉於家未嘗妨於世攫于人也而人必惜之一歲之中必屢傳其不祥之事及按其實無有也亦獨何心哉夫富于文章富于學問與富于金錢等耳有多獲者必有少取者矣多少相耀多者必見妒于少人之情也豈特人也天亦然汝不見文章九命乎我獨怪天既以文章學問之權慨然委之偶出之一二人使多取焉復從而妒之厄之有遮不如唐王兩先生之遭遂者天又何心也足下善言天其教我無吝

與宋牧仲

甲申三月初都門一別三年矣私念天下之大人才之眾求丰采言論可敬愛才略兼文武可將相彷彿嚴鄭公李贊皇輩當今如宋子牧仲者 東 目中實未多見也而布衣失職坎壈無聊之士忍辱好奇計勃勃有飛揚之氣能上下千古人物事會得失成敗之數及經世救時之大略若古王猛馬周輩者天下之大如 東 比者亦不多數人非 東 莫知宋子非宋子莫知 東 顧可使兩人三年不相見聞傳言而自疑沮也

真至古文氣脈不從以其誇大也

字寫書壯自於氣足

東 今者以些閒事留國門倘事無可為將舍而南游浙大江叩門於宋子遂訪臨皋亭前矣大帝祠下將必有許千峰嚙之聲與江濤澎湃聲相上下矣足下見此書從李丞寄報章人京囑令弟中書君相示 東 再拜

與陶菴

厚道之言

前歲春闈在都門有婁東某氏者作正錢錄攻摘虞山老人吹毛索瘢不遺餘力 東 徐語客曰僕自山家來曾遊泰山登日觀峰神志方怵惕忽欲小遺甚急下山且四十里不可忍乃潛溺於峰之側恐得重罪然竟無恙何也山至大且高人溺焉者眾泰山不知也客躍起大屬然昨問吳梅村先生與稱 東 言是也敢以質之先生

錢陸燦 湘靈 江南常熟人

與吳介茲

弟 連日病癰誦子璋髑髏血模糊乎提擲還崔大夫句竟不愈自誦 弟 詩數首便夢癰鬼疑躍偃仆摔首頓腳而去因思李白已嘲杜老飯顆此必其族種李

引據俱真

說疾痛呼父母之義也亦古人風烈非一味肯佞何字人而已

亦者紫姑神處逐臭多年今方出頭弟突逢其所怒故踐蹝行耳而不知者懲誚弟詩與杜老爭黃池之長於病辨則吾豈敢

答同年許甫草

投金渚上衛寒北雪展磨鏡之誠古人之箴也後來教似不能不爲旅人艷羨涼涼窮寠慮者弟因思古者井田而外另有士田可考則居有食也出則必有師從師遊者即從師食史記謂孔子養弟子三千人固不足信然弟子從孔子出遊歷國其勢不齎糧而食孔子之食孔子何所取之取之列國之餽遺也故晏晏諫齊景公勿則孔子曰游說丐貸不可以爲國是其證也當是時士居有士田而出則非從師則仕耳士寡而在下多仕於諸侯之國諸侯之國不能盡收之則又故而仕於列國之大夫今弟與足下居既無田而出又不仕將從游以求食耶則足下方有瀨水之痛而弟之心喪者又數年於茲矣昌黎與李習之書曰孔子稱顏回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爲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

而樂也豈不易能若弟無所依歸無所取資則餓而死不亦難乎夫昌黎之在當時其汲汲於國其窮也固然然稱有陸宣公爲之師又有張建封裴晉公諸賢爲之知己卒能不死於窮餓而卓然成一家之言若弟與足下從何望乎復何歸乎事之所無可如何者皆不足復道也惟靜以俟之而已幸自愛勿多談

與鄧生

閩方爲令子開筆覓師大不易此事與宗師教人恭[illegible]路相反教人然祇先須塞斷渠悟門如銀墻鐵壁令渠自尋出路若教子弟第一要開導他悟門眼中金屑亦不可若況瓦石子今之俗學坊刻瓦石也足下其慎擇之

讀書要此着眼非爲捉人破綻

又

詩歸乃弟二十年前閱本足下既欲閱之留案頭可也但景陵二公紕繆甚多今略舉一二以資隅反古詩如口生垢口戕口一詩數口字乃古方空圍益缺文也今誤作卩年解近見則襟園先生辨之矣許由箕山歌覇子欽明鍾云欽字下加一明字即敬字上

加一聰字也此敘明字出尚書第一行不之知也魏
武短歌行沉吟至今下有呦呦鹿鳴四句今欲删之
外續反斷美謝靈運美人竟不來等句評曰無藝肩
氣則毛詩聲聲止可閨房提唱矣六憶詩憶食時是
憶美人食時故下文云臨盤動容色今婚作食眠時
憶美人何曾天淵矣君不見行路難之體如是以套
孫之矣劉孩左右新婚詩蛾眉參意書俗本誤刻作
参字評云三意書居然聰明人後學承譌矣人至有
賦王意肩詩者老杜公孫劍器行渾脫者劍器之名

也今以渾反劉灘頓挫六字連圈矣凡此杜撰劇可
噴飯其他如當壚出明月二八照花新當壚十五晚
留賓古本止此矣今忽增回眸百萬橫自陳一何蘚
能長安道詩刻許昌集今改作此路去而于本題上
先加圈批其不深思精致疑悞後學未易縷指要須
得古詩唐詩舊本較讐之乃可讀也

與吳岱觀

猶憶丁丑年春㩻以訪舊至湖上君家兄弟讀書靈
隱山中之澗堂遣蒼頭導㩻入山薄暮叩扉月光已

信手寫來都有遠致

映林端君家兄弟篝燈吟哦輟筆墨戛然而迎相與
披衣一美沽酒人出與瞻入呼澗橋上虎推窗眎之
三孔處跳躍已作咆哮勢兩老虎蹲踞不動毛髮森
森目光如火炬有戒心焉吹燈拒扉褁衣而臥夜半
聞嘯聲小便阿吉驚墮枕頭下次日與君家兄弟步
步踏虎跡上韜光題姓字年月在竹上事如昨日耳
辛丑初夏再過湖上再至靈隱再訪澗堂堂已傾欹
但餘壁落一僧雜荘門面殿徵褻時君家反關筆硯
處及予臥榻驚墮枕頭處皆茫無所向旅葛旅葵蒼

涼一望汝日汝面如在我眼旁三嘆而出坐澗橋上
戲語同行孔虎想已老老虎想已死橋之上下無一
跡吾兄仕宦春中蒼浮飄泊廣陵余獨來履葉捫石
悵悵然惘惘然如尋失落物事上韜光竹已見斲十
世孫卽有鐫字皆他人姓字年月無我分當時阿吉
綠髮鬖鬖覆額兒也而葬黃壤已二十餘年矣人世
聚散便如春夢之瞥然無蹤燈下戲瑒子弟又在他
家撒濱別齡去波斯匿王追記三歲時謁耆婆天經
過恒河本六十年間水流如故不能不自傷髮白面

學可與有志氣人樹不可與無志氣人說話此二事叔與學人者業

緣也何時與又重話西湖上正恐似兩老仙坐孤亭中談滄桑往劫耳

與雪鑪上人

兄年少精瞥機鋒圓辯書法書品俱欲火攻華亭又其餘耳開 弟出山後見師荷老人印付黃山白嶽之遊助發胸襟長進多少不似 弟爲黃楊木禪徒羨徒羨但須立志堅決得師友之力不肯一刻放過乃使罨古人如老南和尚徧參諸方聞石精楚圓之名特地去訪及到石霜頗開其有不可人意處南大不樂

徘徊山下數日又思量既到此須一見而決擬篤欲入又不捨得下一拜如是者三遂奮然曰有疑不決終非丈夫徑入纔啓口便被石霜罵下他終身事之此便是求師樣子也宗杲與洪一爲友中州喪亂同舟下汴杲數覩其笠一怪之伺杲起去得笠中一金釵取投水中杲還色動一叱之曰汝一釵之不忍而望汝了生死耶我已投之水矣杲起整衣作禮曰兄真宗杲師此便是求友樣子也花山禪大於海師友邊精詣彼的何待予言言之者聊影也其勉旃

欄下手則寔燒之矣佗自燒其詩而詩復不逮古人正不妨稍

與汪舟次

弟嘗作一年之詩至歲除欲燒之不果也明年歲除又欲燒其一年之詩幷燒前幾年之詩已而皆不果也徐而自解之曰留待使人爲我燒之無謂隋煬帝好頭顱還自家斫此血性男子語所以博得做個詩淨漢子 弟之不能自燒其詩詩之所以不逮古人也而足下與野人猶欲過而存之亦姑息之愛而已豈愛 弟之深者乎

答徐甥問詩

吾甥揭來子里問詩於老舅媛姝以一鬮爲足河伯以秋水自多吾甥肯無之要之此事勤學而多爲之自工師承古人莫如老杜非謂詩之能至于老杜也其法度家數較嚴于初盛詩家用一字如關門之鍵立一義如軍中之令其門戶開闔對仗精整所謂脫節漸于詩律細者也律詩無論其絕句數首中必五六首有出句對句此猶禪中之律也其五古七古歌行中閒必有儷聯有出句有對句此則古中之律也故曰諸律聊此老杜非專以特詩爲律也予于古詩

蒼胡側詩節引山谷答甥語答之現成得妙

多不置出句對句則無古詩之律矣並于七五絕句首首散行不一二置出句對句則并無律詩之律矣此說詩必講律也然有本焉黃山谷學杜所謂江西詩派者也其甥洪駒父徐師川問詩于山谷山谷答駒父曰見詩嘆息彌日不謂便能入律如此然望甥不以今所能者驕稱人老杜作詩無一字無來處文章最爲儒者末事然旣事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尤當用老杜句法若有鼻孔老便知是好詩也其答師川曰讀書須一言一字自求已事方見古人用心處又題卷云上藍生詩詞氣甚壯筆力絕不類年少書生意其行已讀書皆當老成解事又云老甥年衰才劣不足學師川有日新之功當於古人中求之耳山谷之教其甥如此知山谷之所謂入律者所謂曲折者所謂老杜句法者所謂讀書已事者所謂學古人而日新者詩之關捩盡此矣雖然豈惟詩文哉吾甥更進思之

趙簡作文眞最是明

示兒

作文之法有題句在此而題意在彼者趙簡子謂諸子曰吾藏寶符于常山先得者賓之諸子馳之無所得卜子毋䘏曰得之矣簡子曰奏之毋䘏曰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無毋䘏之智則求符于常山而已矣雖然義有兩登如鴻門之劍項莊欲取之項伯欲蔽之意乃俱在沛公也隱隱躍躍乃見機括之妙

又

善射者愈射則箭垛愈大善奕者愈奕則碁局愈小于文亦云

安致遠靜子山東壽光人 玉磑堂集

劈空豎說對何等想

與蔡漫夫

人常謂天寶二十年離亂禍成得杜老一部詩集自丙子以來十餘年中將偌大一個乾坤反覆播弄幾番整頓始有今日不知尚有少陵野老睥睨其旁否有其時無其才亦是天地一大缺陷

結隣集卷之四終

文人同嘅

周在梁園客
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萬時華茂先江西南昌人 溉園集

與李小有

貨酒漿者捉得之貨鬻𤕤者非千金不享知造物位置仁兄不淺

陳際泰大士江西臨川人 已吾集

與李小有

近日爲序文所苦日二三首甚念台鴉會當了此然序名士之文正爾太矜夫文豈矜之所得而工者哉矜不得工而適以自難此種貨諾小有先生聽之當不河漢也

羅萬藻文止江西臨川人 此觀堂集

與友人

過貴州輒蒙相知欵曲而弟去歲顛連之中感此爲尤深然自甲戌之別至昨不過四載而地方榮悴頓殊豈富貴繁麗所以用地氣者已太過耶一時名士如林山川轉換之意更進一局乎台兄光景頗似不同前而氣體高悅不改其嗣遷殆山川相之矣至近作疎密有致而別着手眼處針線全自學問中來則地氣不能轉換台兄但台兄爲地氣討一轉換耳

地氣太過見道之言先輩云東南文章太盛亦是天地一病處此者可以儆矣

章世純大力江西臨川人 柳州集

示人

我求富人能富之又能貧之我慕貴人能貴之又能賤之則人之二權俱得矣我必于貧者人不能富之也又非能貧之也我必于賤者人不能貴之也又非能賤之也則人之一權亦亡矣故不慕所無有則人失其所以相操此自立權之道

權下可用在人

又

宗老有言再世皆弱其家必絕爲其氣之近盡也

又

教兄而可以及弟後者常聽于先矣教子弟而以及奴僕下者常聽于上矣

又

言也者身之陽也行也者身之陰也陽便善陰便惡故雖有汗漫險邪之人口未嘗不稱說道德也行以爲已又未嘗不安從僻邪也

惡人僻行陰道也

又

體骨雖實我知其虛閉目冥坐即如無身濟夜聽聲舉體皆徹以此言之其中空也

又

中庸之士載之高勢則賢先見處之汙下則不肖先見品固有以勢高下者矣

又

天以功名富貴福人不若其以性情福人也性薄情淡者嗜欲希少則受享之地博矣故性之福物萬物皆在有餘之地

所以承天

又

制是器者常爲是器之神故知精神之久

又

五星相及遇其所好則行遲氣有以相留也當其所惡則行速氣有以相驅也故畏惡之情大矣微至于

人慎毋爲氣所驅此中甚微

草木高至于日星

又

立事而不效設術而不應是福德不侵身之鬼神不足也暨者亦以已禍愈人矣

已福不足自愈安食人

又

婦人有奇名即不必與夫以吉矣善在乎常福在靜事

又

物恃險阻以自全人之險阻乃在其腹使無是者以自藏盡見之勢則必制于人矣

艾南英 千子江西東鄉人

天傭子集

初答臨川張侯書

別老父母後從吳甫令君接台論即欲作報章而未得轉致別論於地主故遲遲未復比詳達台端方擬削牘上陳而地主已掯侔相贈因來裝放棹於歸塗使奏也本應躬叩綠榮行已逼人事匆匆而不自弟亦尚有文債未畢速旋虎丘畢之計掘竭必將十月又度不一月當謁賀治所目前班荆酸話不必縷縷

是老不輕許人如此

入事處何緣賓朴何得古權

也老父母文章經術照映江左翼時孱收不肖於群氣之末今又得仰庇隣封方此之時交游朋舊莫不誦道德進群譽於前而不肖獨由古人之義每進見及退而語人必不以諛而以規以勸蓋知老父母為聖賢為豪傑則必以聖賢豪傑仰待老父母耳不肖前對謝象者曰張受先不患不廉不患不勇所欲更益之者有三言曰擇受游慎舉動却名譽而已今老父母且涖事矣不肖所進仍如是也夫臨川之政尚未見於施行而太倉之民家尸戶祝操此為券不卜

可知臨川之政不肖未敢預言而太倉之政則不肖願更端焉夫古之聖賢莫不廉以持己勇於任事然亦有廉於持己勇於任事而不至於聖賢者何也知人之明事先之哲不如聖賢耳蓋不肖之鄉有鄒南皋先生以直諫清節聞天下居鄉受訟牒必偵其不平者評之有司然而門生食客山人星相族子役僕時從其中上下其手先生勞不能不寄耳目焉有司面從而實應且憎矣故南皋先生之謗不少及今捐館以宮保總憲而家業不滿千金然從南皋先生之

語不傍倚一語而文章自古自非近代人組除此真本事也

受先當來時覚以此累幾錯身于子可為苦口矣

心跡明不肖之鄉先時又有羅近溪先生者篤交游明理學門生有一長喜見於色其講學子弟有緩急千里來叩必以其身任之或諍之撫按或評之他省撫按然終不免以燕賜受謗又終不免以廣交受欺至先生捐館家貧不能具棺而後近溪先生之心跡明夫兩先生者可謂廉於持己勇於任事矣而不能至於聖賢知人之明事先之哲不如聖賢也今日太倉之政老父母已中分太倉州尊之權而謳歌訟獄者歸焉得無有寄耳目於人如不肖所慮者乎椎而

之於臨川亦如是也不肖於臨川之政未及早知而先舉太倉之政以告焉者如此雖然願老父母守之以恕今日老父母為鄉紳則上侵太倉州尊之權老父母為臨川若有欲為老父母所為者則將任之乎禁之乎彼亦言之有故持之成理任之則不可禁之則不恕然後知聖賢於學問之際兢兢乎難言之矣不肖行矣不即渾府既恐以口腹混台嚴又恐以私進語言貴治部中縉紳棄右以中傷疑不肖想默解此意也虎丘尚有旬日留即入武林當與台旌相後

羌也。

楊以任 維節江西瑞金人

答程望尼

正恩與台兄商今古之業，而尊函適至，吾業可成矣。瑞簡諸公學問經濟曠世無兩，但其中一二大事復與所見所聞不同。蓋讀一人著述，便足移人性情，隨人腳跟，終無獨見，如身在甕中，跳跟不出。須另換一副精神，另出一番手眼，方得耳目一新，識見亦長。所以讀書莫妙於能取，尤莫妙於能合也。門下其讀書人，故以此相質，見旻昭并以語之。

孔大德 登小江西金谿人

與桂宣季

胡仲醇昨耗家明允兄持書易松，大是韻事；弟受易亦韻事也。然不無黯然者，以弟山居離索，每讀書之餘，有一二快意及古今種種不平事，輒徑此老問之。此老不答亦不嗔，然潔清秀挺之氣，拂拂撩人，使人欣揀奔會。今別去，弟失此良友矣。義當呼小奚撩月下花徑，出桑落酒，與此老爲平原十日之飲，然後以安車蒲輪送之。仲醇氏未覺也，言之何如？

傅占衡 平叔江西臨川人

與陳少游

作文不足爲千古霧蒙，使讀者眼光一閃，何足浣染筆端。

曾畹 庭聞陝西寧夏籍江西寧都人

答李屺瞻番

蒙教經賜，人謂畹不近人情，然畹之不近人情，豈猶夫人之近人情者哉？天下之人軟媚情熟，奔老於豪貴家，縮頸傷氣，納交左右，一意諛佞。主人之所是者，委曲以鳴其是；主人之所非者，委曲以鳴其非。天下之人以爲如此而後近乎人情也。畹以爲必如此而近人情，必不如此而亦非不近人情者也。記畹束髮從先大人遊於吳，與天如、受先、維斗諸先生先後抗行。其時金沙諸子謂艾東鄉不近人情，欲得豫章之鄉之人而攻豫章，謂此非曾子不可，舉而某之於畹。畹頓首謝曰：千子卽可攻，非畹之可攻也。小子畹與千子有同里之誼，其近情與不近情，雖畹不獲深

如然觀其於程朱訓詁之旨固自有得方今天子門戶有禁立社有禁晥初納交天下士諸先生無我謀也遂別去當時有怪余不近人情者至今三十年以久矣毋怪乎今之人謂晥之不近人情也顧嘗語人曰晥口吃吃似鄧士載性卞急似王藍田輕詆似謝靈運納誨似王處仲放直似張徐州要皆合於古人不與今人合也巠陽人謂晥之不近人情何其似如我也晥行矣然終不敢以不近人傖而不復言者以屺瞻筮仕之後得毋歉於學乎歐陽永叔得韓文於尹師魯亦舉進士後屺瞻乃謂今之視詩文者如死灰然今之視能詩文者又不啻如傖父然此言出之市井則可出之屺瞻則大不可也屺瞻早後一第以富强之年肆其力於詩文抑何所不至而終日變動不自愛惜居不安而食不飽而徒以不近人情之言塞晥之口垂天下之望晥甚爲屺瞻惜也他日之人以屺瞻爲不好學而又以屺瞻與曾子交遊久曾無一言以好學進天下後世之視晥爲何如而視屺瞻又何如也

答吳四書

丁向坦舉子文僕再四反命不敢爲足下以向坦之意程之謂飽人之言不足以垂後世子何可使塞下事不傳也語絕可聽至於再三僕不得已而爲之里人旣緒錦帳以進向坦極口稱謝閭有指其旁者曰此議君也向坦不再反顧用筆抹滅以宴答以餽賤於僕噫僕豈衆人所得而賤箭者耶接札果然歸咎於足下閉門而詢之宜也雖然僕之爲文結搆起伏貫恎皆髣髴古人不肯備詞以欺天下要使天下之人聞其言而咨嗟感慕而後已此何足爲衆人遂但其謂僕有譏彈之詞不宜直發其隱此尤可笑齊桓公謂叔牙曰何不起爲寡人壽乎叔牙朱爵而進曰使公無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無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諸大夫與忘夫子之言信斯肯也人臣對君亦非諂佞之所宜出況其下乎且向坦孝友之事最著天地鬼神陰隲其衷旣使僕之文有以見於世苟有肝心者讀之涕沾袍惟恐其膝下格格不得雪白乃其所見

在此不在彼此洵非衆人之過也固亦其文之不至也昔揚雄所爲經門人侯芭謂其過周易而班固用以覆甕韓昌黎大奇之文世人大怪之小奇者小怪之他如薛大順文有氣力擢第爲武人作書奏軍中傳以爲笑僕不逮古人遠矣何足怪哉

答人

仟來正弟小恙後精神惘惘耳聾目眩不能詣愽甫定耶來稿側方筆墨覩之乃觀察胥徒也是其人能顧鄉里者耶能傾民社者耶能傾國法者耶未可知也余雖不敢以西土之人度山東之吏然而庶人工商之業雖賤而可以長年未聞刀筆筐篋之中有仁壽焉所當與口者奉爾弟子之文同日經之者也若以足下之命不復辭爲之祝曰五福之先爲壽六極之先爲凶短折其壽也凶也吏自爲之而非什天爲之也吾無以爲若壽也爲之祝曰考終命而已夫吏莫富而貧吏莫康寧而憂極也天將以福報之吏舞文弄法而弱則六極之事皆備天雖錫之福而吏不受也吏不受而曰予攸好德日取士君子之文而樂

文多青致足磐皆徒然吏正有可自必之理備不見于公之門篇乎此又一說也

誦之其何辭於考終命乎

陳孝通少游江西臨川人龍山南郭集遺稿

與徐仲先

僕聞平叔後代四六之文備於東京逮開六朝信平平叔曰不然書足之矣嘗讀咸有一德於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等句悟四六所從起予乃急應曰子言起我且如周書除八諸諸篇外如君牙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凡屬朝廷策命之文皆近此體始知諸文字程式自有原委而彼世詩歌以爲不當雜樂府填辭語者雖雅俗致辨不得不爾然自其初論之實亦一物而屢遷耳

又

從平叔造游公大南原家平生在焉平叔論古今春秋家聚訟紛紛皆因夸大而然則自孟子天子之事一語始仲尼大聖當六蕪殘缺之餘慨然整理特取一魯史修之何乃言天子之事若謂誅賞予奪擬乎大權則細考其書襃貶之辭甚後何有干權召議因其書止於魯史之舊文求其說而不得則又以爲以

正明允之論使不能置辯然明允一論文筆之許千古所不能浸古人好文字正不得以命自過當而斬鑿之此古人身分也

天子之事與魯而魯周公之後也因見其天王出居宰咺書名王不稱天則又以為春秋以天自處而譏所謂羣臣稱天以誅之義也夫行天子之事尚且招罪以天自處益無忌憚矣公大平生力辨乎叔子不畏諸君子在天之靈耶予微笑不答公大日少辨定云何勿但皮裹陽秋也僕日吾將壁上觀師君有言則逸周傳生左袒請為君暢道之以聖賢而修起書文何其正大以匹夫而操持賞罰何其廷回原其失在於不知文字之褒貶本不當與衮鉞之誅賞同例而觀也夫褒貶者公論也後之有史才者值事編年苟非圖葺庸儈亦必自立義例有所升降班固范曄尚未缺如況以孔子之聖乎孔子修一經史即為天子之事則司馬溫公朱文公皮通鑑綱目予奪有代可謂上帝之事乎如云孔子予奪權衡至公至當可以上承天道下法帝王則凡作史者豈皆顛倒是非如委巷之談乎立史之意原自如此但史非盡善耳故讀春秋者夸大其辭未有不以其說自賊者乎叔之論非惟實獲我心即起孟子於今日何獨不爾公以為然否

讀說之氣俱具於一本粗[illegible]

答劉子里

劉先生亦知豫章有陳孝逸乎逸亡賴少同阿兄與覇讀父書從事進士業十七八年所不成老冉冉將至遂後棄去與覇喜談兵論劍抵掌天下事酒後耳熱輒罵古偶豪傑不中一文錢意欲帶國家將軍印樹功名加王新建一壯三百年儒生氣其志也後乃以悲憤卒庶幾哉不負素期矣逸本無足言者自乙酉[illegible]敝袍樓遲窮谷頗抉發先代賢碩源處芳澤之所處使與精神與名山俟來者則瑣瑣所為功身亦有小披寫數種地莫能致顧念千古以上之人千古以下之人風流韻采稱有曠世而相感者何必腕目交實然後為知心也乎讀長翁依稀想見其為人浩魄遼東辈光知慷恨與斯人同時而不得騎馬把臂共世外之山川其為咨嗟悵快何如也江漢英靈乎生拜手豈其地氣使然所謂樂取氣類者天性矣

與朱太宸

頻加分秩代乏村塾者數載癡山非字竟是會稽王

矣猶憶六七年前尚似一豪人呼鷹古壘我虎于川瀟懷英壯抹除不盡而今㲯絲面影羞入鏡中已乎哉息與公作天台采藥翁耳

佛頭調其有一種具[illegible]書人[illegible]

答竺庵

我公入面玲瓏無物不了輙敢寫其近慨情見乎辭自念書卷痼疾把弄無休雖我公有命不能作懸情辭仙也然和尚諸年雖稚淈脫為美女為將草又何以故兩家且自平善勿多言

與某

式辭近狀又于尊集中知吾兄百罹雜吾做夏侯色者當于霹靂碎衣之際肉覩虎很氷顧冉鑊出入吉凶莫或害之丈夫哉

筆下古趣森韻令人別有賞會

與楊本張

今年冉斷舌本依然臣朔饑樵亂釣此地實有之然無關乃公與著事昨有東還者曰將軍百戰身名烈畢竟新息壺頭不如少游下澤蓋弟以塾師為一場職業似炊者勞薪不辦作開也還則愚矣却笑諸公草草飯未必足則又何也敬聞之吾兄求其一解

劉選奇 媚庵翁盧江西廬陵人 慎餘堂文集

與新登第友人

前輩有云高官顯位如著新鞋襪外面好看其中有不快活處我輩處今日而登一第政大類是然世人莫不欲者此新鞋襪非有它也總是在天地間作穿鞋襪人亦須從此一過否則雖跡遍天下到底是不識好楊子鞋襪人但此新鞋襪卽愛之惜之不過半載幾月爾還此又有好樣子矣須是穿新的樣子牢[illegible][illegible]跟依然作舊的受用此中亦自有快活處也

打諢語中有手舞在著元人雜劇科白來[illegible]不實在[illegible]可一法協

與同門李雲浦令尹

弟為諸生時閉戶讀書不喜近迎見人輙畏昔人謂做秀才時如處女要怕人差可不愧爾然歸妹愆期有遲歸之嘆猶不免見入含羞但念此等菟絲不能克拓人家業亦不至敗壞人家事弟與兄為一母之女固有同心也但兄處難處之家蕭然家寂作無米之炊更覺棘手然漸次養活此一求人使一家人受主母之福則主母亦受彼荅之脊矣若翁姑以上或不亮之雖然繩之則付之適然之數可也弟見此境

界欲蓬頭垢面作閒散之老婦但恐有迫而起之者則不知向誰門第托身家事敗壞到處皆然殊可憂爾

文至不必以理路類之斯爲妙諦

與友人

南雪見日即化北雪異是氷凝如鐵雖承見日亦未見有詹滴聚流也意雪本寒氣結於半天下而爲雪既成此光潔之品不欲復混而流於塵塹穢溝之中此雪品也吾兄端亮清迥邁乎地俗之上從此氷壺玉鑒益勵其操願光潔自如成此上品

黃國琦 石公江西新昌人

與李小有

夫子長貧又在客中乃有厚貽是籍圃而損商顏之芝矣其服果然其中慊然

徐芳 再見

骨先之筆膠人者在一爽然爽者不能于一瀉千里函勝千千

答羅搏上先生

正伯令孫每試出人頭地可喜讀其文居然雖羣雀也雖賓學弗凡亦縹緲峰頭別有衣鉢在但恐他日壓倒眉山有虧孫順耳吾師寬當退一步以讓之可

圓具折此予所以獨心醉于骨先也

也且天命在吾吾爲眉山足矣老師諸試藉久已誦而評之矣病未獲寄致通家尋索不知人誰氏矣慢願有戒文不與焉獨吾師之文其媒盜乃更捷於金珠貝玉也異哉

答傅濂賓 戊子

弟賦性淺福于當世之務又復闇昧弗達向來寥寥嘵嘵非敢自鳴孤激亦以同室之鬪義無坐視究竟絲髮奚裨秪添一種罪寒耳拖豺虎之吭而奪之食爲念雖切識者笑其愚矣自昔皆然不止今日也且

作熱語今人但能作不冷不熱語耳

又楚狂沮溺春秋之最冷人也然味其言非天下冷人也而正天下之熱人熱極矣而無如何則不得不歸於冷耳極熱必極冷此氷杼之所以嘆也

與王公愿

悲能山霧望年兄杖履久矣不意以嶙士栖酒遂失攀躋及犇峰騁望而羽駕縹緲已在雲間矣昔有仕求仙者犇走延跨十年不遇一日入山仙人坐樹上士狂喜頂禮辭而美人過其傍士迴眸睇之而樹上之仙忽從此失矣弟之事類此弟十年兄坐不如士

大秘密法

既遇仙而眺美人此處負弟一若然士遇仙雖失偕而得美人要不爲無兒 弟無士之得而徒有其失此處負士又不止一着也

與陳公奏

積雨巳自惱人况是空山獨客不有溪寺一行此年春色又付流水矣惕菴小寓甚佳他處尋求未必更勝固宜安安小住擇善從之無草草也每笑吾輩藏身自詡巳固然使人蹤跡立至亦不可解韓伯休賣藥于市自詡遇名豈意名在小女子口然則向來二

十年皆掩耳之鈴耳故近來別有解脫門無秘密法止有安閒法不住色聲艷鬧之場即秘密也有時槁木枯坐有時野鶴翠遊靜則十室哀鬧動則五嶽禽向此安閒法也 假患難以來心病尤甚因病覓方不過如此巳

寄林孔碩

弟旦夕待盡之人耳顛連擺懲狀不足爲述菴嘗總大致計之一歲之中圖史之伤 山水之間二餘皆纏牀藥椀據而有之耳是人于天地內知復能幾年

言足無可奈何

活然所永矢弗諼者人盡悶即不敢不寂人盡朕即不敢不枯人盡做而笑即不敢不呻吟人盡康莊而馳即不敢不連蹇蓋所不可知者居易俟之所必不忍渝者守死以之而巳如此者誠不自知何如舉向故人果有一當焉否也無限積悰思一自致不得適柄公南遷善而附此

寄答夾江曾二槐

家本貧約自庚辰倖第官紳之費日以繁用入悶之幾窮簪益增行者擶于寇盜無尺布之餘居者括于

以無粒米之積流離饑凍舉室嗷然存活既艱棄捐冰忍加以先人送死之役墓隧之費凡皆親友過念佐而恤之例徹托于沿門乞無傷於搖尾若大人閒哆蹴戶外肥甘持此頗嚴未嘗一濟自以推稍方外終不敢醜面人間况頗負生平尺寸之節遊當世大賢之門餘生巳非其心毀行將何以忍敢雖故知舊好當路亦有其人贈參解驂逆者亦有其義而摧藏辟匿彌遠益深溝壑未忘守死而巳此又區區小諒無足向高人道所以細增一及者欲先生知其辛

於此等小事顯出大文章

苦砥礪不敢辱故人以負地下之意耳嗟乎人生數十年波顏先跳涸起屯滅之狀亦誠無幾矣前者若已罷之劇餘歡了無可尋後者若方爭之棋苦算亦復奚益寂與喧相殺榮與落相仍成與壞相循悲與愉相倚瞿曇氏所謂幻夢影泡之旨以理推之斷斷其不惑矣知足下不河漢此言也

答湯惕菴 丙午

祝頌同而亦小異頌生于愛祝生于愛且畏愛其人之利已而願其長存則祝畏其人之利已者去已而莫保其長存則又祝祝非有益也知其未必有益而必且祝之者則其情之至也三多九如造語皆極荒唐三代以上無諛人六經之中斥佞語而聖人且存之者許其情察其誠也後世不得已而頌無所愛畏而祝是名套來套舉斯可已矣來示所示先世壽屏之文後人且以直履事實有之然其子若孫亦可知矣且非其人之行不足以傳則文者之言無足重也如以選之子瞻之文而頌裴中立范希文司馬君實諸公之人其言固至今有未有讀之而不知勸者也

飛潛動求有此等描事無此等文筆

何為不可如惕菴令者固卓然可頌之人而自我瓿同人以逮里黨童叟其愛而私之而願其百年亦皆翕然出于至誠假令有退之子瞻其人操觚屬辭稱揚徽懿以表一時緇衣之好豈不盛乎惜哉此事大難而惕菴且別有懷思悒然引避其名以為浮言套舉欲用維揚已事一切屏火待之則雖有退之子瞻之文與人亦將踧踖而不得進況其卑卑無足輕重者乎然以弟平心折之言之合者固可不煩而果其情之誠者亦不可以概抑古有兩無字碑一生平多瑕無肯操筆一功德甚崇不勝紀述因俱闕之夫真頌祝之言之不易自昔然也而使豐功大業與無堪齒錄之人同一廢置亦過也人情小異不但人世快心之事遇之便覺神傷且腑腸髓枯無從更為潤澤終老長計堅守貧拙而已不儉必不能貧儉小事不儉大事貧亦終不能守而習俗既久尚文後由惜樸嗇非如守戒行僧硜硜砣砣蒙醜訊甘笑罵抵立嬌持萬萬不可昨者手諭懇到深語藥石謹特為指出與鄉黨親友日夕誦之

文人垂老多有其病

與鄭陸奕

弟以愁痒積久感傷心之疾每夕煩苦不寐呻吟之聲恒自夢魂中起或哭罵一言觸一怒注一思方寸中輙如徒足人踏舂杵上下搗擿不歇直有一物欲向心竅中跳出聽之雀雀有聲當此之時舉體悶眩如將殞絕謀之醫人謂是心血枯盡非藥力所及若不亟加保護將來恐有膏肓不測之慮因大怖畏持硬面戒後此一切應酬筆墨以及文字著作之緣盡行割斷惟晨夕小樓伏處俟命而已蓋我所以應人之求者原恃此身今心病成身將不吾有矣若又橫加我勁以性命徇情而知者不爲賢者亦不忍也且天下傷生之具酒色而外莫如文字慾令精竭思令神竭長吉之死嘔心視長卿之死消渴更早更速弟生平心血嘔已盡矣則凡以文字督我者皆戕我者也幸陸奕爲諸同人偏喻之後此勿更以文字戕我則真知我惜我者也

又

於才情縱宕中獨行一種逸氣游行無礙雖迫促之狀

昔人以西子泛五湖姚平仲入青城山爲千古英雄麗人第一結局以其輞遊故早不留末後一段示人也弟謂此亦各有時數不必盡同譬之燕飲終無不罷散者幸而賓主歡洽揖讓以退善矣不幸而主人倦酒或有猖狂屬座之客中席而起則抽身以退亦其固然矣爲不可必澳涊蹋蹐與非我儔類之人狼籍終事以爲善乎結局謬矣且雖坐無歎見容之苦未必不甚于見逐也陸奕今日事正類此白頭老婦色衰神悴尚復脂粉膏沐與少年行爭妍競態聽輕薄之品題目笑亦復何味此其宜爲逃席之客久矣不能割棄幸有人焉引而出之斷將截勒以遊于起逸放曠此真愛我者也又奚怏焉班婕妤羅飛燕之謗求供養太后于長信宮遂終奉陵園以老韓蘄王既罷樞柄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絕口不談兵事此兩人者于初終炎寂之變可謂淡然自適者矣然後之稱女德者未嘗不推婕妤之賢考古名將之令終者卽莫不尚蘄王之達兩人之結局如此又豈出五湖青城山下也夫陸奕之困諸生三四十年亦已久矣其所以束縛其身心摧折其頸項

讀此悵然

腰膝者不啻絲籠網罟之牢絡拘制幸而去之猶焉之猕漢魚之入淵也可賀孰甚焉今日為陸奕辯為西子平仲不成為班婕妤韓蘄王可矣若復留連繫戀以棄置之身重希體遇無論今日事勢非徒口之所能濟即令果有可為是長信退老之人而乞憐于趙家姊妹為蘄王者不之西湖而走泰長脚之門也故弟竊以為不可

寄李太虛先生

先生有命以作傳之役見屬非敢忘之以枯索之久視日久又苦貧俗交驅不得不以青鳥小技博飯于外奔走疲薾此事都廢昔顧凱之之畫必天月清霽涼炎交適乃登層樓之上閉戶去梯而染毫焉非其時也未嘗輕若一筆畫小藝耳其矜重不苟尚復如此況文章千古事先生之傳又一代最有關繫之作可于塵溷喧沓之際草率就之乎其逡巡愈久而筆愈不得下者亦矜重之情然也竊睨古之善為文者其稱引誦述皆不務為溢譽而必與其人之生平相權度雖輕重詳略之各有其法要使傳者無譏

就一喻言便作數層折以當其意

而受之者不作故言出而信服于世譬寫生者色之黯皙膚之豐癯軀幹鬚髮之短長多少一以其人之質還之而神情態度始可進而求也郭令公命周昉寫其婿趙侍郎從之貌以示其女便呼趙郎荀勗潛圖鍾太傅像于新宅之門二鍾見之即感慟廢宅無他其狀貌逼真雖欲不喜而譁笑悲而淒咽不可得也今之為文者鋪張塗綴不度其宜稱之何如而惟誇是務言詩則王孟避席論文則韓歐比肩微品業先宋范韓之不足言語學行則閩周程之無以如寫生之家君目膚體略無肖似惟作一魁偉之軀妍好之面而已雖其于弟至親尚茫然不自辨識況可出示他人而傳之于後耶故近世之文之不古若以其好譽而格卑也而使不出于是又無以饜其人之求甚或以此得過故作者苦焉若先生者固深于古文詞而具于古之識者世俗浮諛之言知不以此相督故昨所擬稿不敢枝蔓其辭而微參以史斷之例所不知者闕之蓄將以求先生之真而期為可述也且人之所以傳原不必多得一二大端之卓然

通理史法于此具見精能

正意如此論之一大篇盤完北意耳

者而其人已不朽矣寇萊公爲宋名士惟是盧洞畫策一事而天書附會觸淚咸堆之類前史亦並記之以其不必諱也先生之生平高出于俳甚多而今日所痛惜後世所感歎而不能已者乃在南遷一議故特爲詳剜焉所謂從其大而倏可以不瑣瑣也惟是處境甚惡日在塵獨喧杳中求如凱之之屑樓啜日經營極致圖不可得而手筆庸下則其才分有所限矣呈何先生其堪受大匠之繩削否也

答靜菴 己酉

鬨得有趣

道盡近態知此可憐奔走之勞

年前過吳門持刺訪一二故知閽人輒報曰江北去矣問何時歸曰兩三月弟笑曰告爾主人勿憂便在江南我亦不暇尋便十數日我亦不能耐久候也自是所至不復投一刺有以看山枉顧者則報之召則赴之而已蓋此時顯者之家門首各有一江北去之老閽人持一副硬面皮向四方賓朋相抵塞就令閽人冒罪入之而窮冬花果園中安得更有桃李棠梨之零餘未咽者以待他人之乞索乎則往非畚困不如存我懷中之刺善也所命兩俱無着近者久已不通剝啄遠者聞過亦厭客授意閽人蓋有先花而困者矣弟不敢以己所不欲者施人自謝責而反以一紙套書爲遠道之襆被累也至論今日長策非沿門一鉢則必於陵仲子嚴君平韓伯休東謝蘇雲卿數子之間擇一術焉雖艱苦而猶不至失己失人且可以得食而不困焉惟道兄自酌

彭士望 躬菴江西南昌人家寧都

示兒嚐

須常有一片春暖之意如植物從地茁出天氣只滋根土美潤春融絕無雕飾自會發生盛大

少年不可不知

今之少年往往情不足而智有餘發泄多岐本地單薄專力爲已飾意待人展轉傚摹人各自爲過失莫知忠難莫救頹落歲逝竟成孤立千年之木華盡一朝良可惜也

其二

今之少年私相講習咸一學術或稱而兒嬉或老而世法或好名而爭忌或角患而今命或抑鬱而成頑比或怨謗而致寇仇凡此數端俱足以消磨歲月剝

先覺滿眼會是

削元氣所營在分寸之間其失有千里之謬長而能悔去日已多馳騖求歸爲途已遠坐是滅沒十八九也何如出門之初即持嬾錯之敬人必求其勝已言不甚乎逆心恒自反其才之所不及而無諱其力之所不能以謙爲基以厚爲城寬爲之居坦爲之行無以愛憎敗其德無以智詐汨其靈惟勉勉以求益非汲汲於知名夫是謂之造小子而成大人

其三

手所兼擅者時日精神物力境地父母俱存衣食給血氣克足年力優富人生快事孰踰于此而攻

取之者百端並出有初開之嗜慾有乍嘗之勢利有雜至之人情有尖出之童慧加之有欲速成之父兄諞之以間雜使之以碎細訓之以詭滑堅之以强很以此爲持家之秘奥而誤用其聰明有不端方之師長芬華以誘悅意指以逢迎耳目以窒梏才具以陷溺以此爲入世之纖衡而發人於誦習奕世相傳肇盲互引浸潤淪胥莫可殫極又其甚者生長世祿肆歷仕宦見聞益濶機智益深交遊益多權略益橫習

傾略大雅

穽密於笑談戈矛銛於拱揖口語則冬雪夏零形容則烏雞鵠白譸張爲幻阻深若淵勢日益崇身日益賤國破家從君亡名戮載籍所記比比然也此皆先人之爲主既已差於毫釐及後事之備嘗仍竊取其故智士習不更氣運不變童蒙不樸師訟不衰厝火積薪恬臥其上焚燬淬劍甘食其中靡哲不愚可哀也已

其四

手胸中最宜分別塗向有千古之塗向有目前之

向有不終日之塗向而其中甘苦難易成敗美惡之分殊焉驟語之以千古既寥濶而不可信而至之者非一蹴之功其事勞苦其境寂寞其味苦淡其名沉晦此非有上智之根有折不回之力不世出之人師不撓惑之父母置之非嶽屏絕衆咻沉酣于古今之聖家鑒閱于常變之理事亦成敗如別色絲得失如過嵩冬可不爐夏可不扇水則沓中陸則沓舟是者亦有年亦既莊莊其能立矣而後與之出而遊世路之炎蒸周人情之詭僞觀山川之險易考風氣

縱筆所之俱成不刊之論

之勤柔紛投之而不厭卒試之而不驚欲誘之而不
亂撼辱之而不移如是而其人始可任將相屬大事
退亦足爲振古希世之人豪而其父母師長亦必爲
令名之歸俯視世榮蚊蚋鼓鬧猶糞土也而世之人
輙好言目前憂衣食畏刑戮恥卑賤慚謗議大則望
科目小則志諸生以優于鄉而安于室如是已耳其
子弟志意之欲就乎此者分塗而趨亦何足惟其資
禀之邁越者使之貼耳秕文眼蹄帖括習于欲靡爛
之辭設爲酒肆優場之具剪惻才智就一諸生科

力歲日遲將樣省門之令爍金沸湯一字誤觸身
家糜爛就使薦蹐科甲待次宰牧遄賦横徵屑累疊
出火烈四揚驅之入甕仰藥自縶㜕入見閻囚禁破
家便爲輕事前所爲愛貧恥賤畏禍慚譏而俯首趨
之幸一得當者思避此患也身日富貴宜避之名日
遠而就之者反近不惟近之而更入之人之而更不
得出向之欲求安于目前者今反不如負販與僕昏
愚不肖之子弟號爲流昔濫則膠序挾持夯鍾招搖
市里徵逐嬉遊歌呼博塞蜉蝣朝夕醉夢死生其所

最爲取友之極則

爲不終日之計猶勝于吾之目前也此所謂剜肉醫
瘡飲藥發病求穩勝而適以自戕者目前之說誤之
也惟訪之于被罪釋歸之人危機交迫之際而後知
吾言之爲痛他不知也

其五

少年切已之事無過讀書交友而友不泛交書不徒
讀當求其真益實用之所在書之經讀十三爲書之
史讀十七爲史之治讀十三爲史之亂讀十七爲而
入之入與事其見之乎書者言其人之甚肖不過

其影取像就壁而摹頻顧言其事之極親不過如
家緣簿錄按籍而稽條件其神明出語言文字之外
變化在鬼神意象之先書不可得而悉也其他之捫
籥聞鐘以爲日如射覆然不必讀也道德之友與之
俱爲經術之友與之行爲經術宜古與爲居爲經術
宜今與爲行焉而才識之體與用其取之一人者說
其體之所其揮灑不顧能錄視間別之三分觀其用
之所傲展履得宜能衡折投機之自萬其氣量有剛
柔動靜之分於濟行止經權之異友不可得而概

也。其他之畫鬼魅說龍肉以自神如搏影然不足攻
也。而其要尤必反之吾身吾爲水火而燥濕自我吾
爲龍虎而風雲自從吾鑑空而形無蔽匿吾表正而
景不偏邪吾愛駿骨而千里之馬來吾式怒蛙而萬
夫之乘至則身之不可不立也此吾爲子弟之秀而
寶其腹虛其心言之也。

曾傳燦 青藜江西寧都人

與周計百

山抱痾孱蟲館後者已閱數月主人甚瘠客寄終

肖去子瞻之言今猶未驗而又復爲宵小所傷雀
鼠見欺草野之名橫入案牘意者雷顚離濤羿忿難
懲縱疽不發背而瘡自綰腸耳

答劉石潭

寄居古刹玉塵清泉日雖不乏登眺而松風竹響將
助人哀過客久稀老僧高臥撫躬不變負瘤而已遠
承惠問感愧如何。

結隣集卷之五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鄰集卷之六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李春芳 子實 石麓 江南興化人 文定公集

示諸子

此言可以驚天地動鬼神安詳不爲大臣子孫樹其榮衍科

汝父叨居高位日尸素是愧而況敢私及兒曹恩貢一途宜留待寒士汝輩雖不得一第猶可博一[illegible]可速來吾庭勿考也所以不使汝輩與考者恐當道如爲吾子或以此濫畀則子之不竭猶竭下且寒士而泣玉者可傷也諄切諄切

榮極其綿盛有本哉

示子孫

依翁已蒙聖恩留川仕路之險如此爲臣子者不可不自慎也我連日鼓此正有山林之想頗告恩未報不欲言退自今益加慎畏汝[illegible]任當體我心[illegible]不可太[illegible]出入不可太勤杜門靜守以全我令名他日潔白歸山死且瞑目

貞樸之氣直欲透過紙背

李淸 [illegible]原名[illegible]字士美江南興化人 [illegible]閒齋稿

復陸雨侯第三書

再接手教欲小兒圓融處世惇睦親族夫聖於和者惟柳下惠能之爲男子便不敢學兒輩庸才識性未定專務圓融將流於邪僻而不自知矣族人賢愚不等漫然親近恐薰染漸習又無餘閒讀書二事均未敢以之訓子也又云百足之蟲不僵有無翼而飛者歟人生立德可以不朽未聞恃足可以不僵者蛇伏不飛則亦已耳必借翼而飛一旦失恃反遭彈射且見嗤於無翼能行之獸矣 弟居恒教兒耐冷禁兒趨炎今未能遽然相反極知先生爲 弟防患之苦心然窮通有命禍福任天近有人語 弟云某某工媚者何以皆敗 弟告云黨類先推主盟臆麗矣蕃積不善之人未有不災及其身者無爲 弟過切焚堂之慮也

文爲今日處世之箴規

答生心上人書

諸方釋子頗多 獨馳神几席者何居亦重師嚴守毘尼博通經論耳二者易言乎可重也同異時修定修慧作聖之基也今惟聞大輿土木又于書達于一言之再三言之以爲予有同好乎不知愚見竊與師

一味撇下未知彼見[illegible]

復如是豈復法與也法河乎抑別有說乎

記爲裁傳道其使四遲勗答

興師傷寺圯年久。日本自現成師募僑樓整飾。曰陸地起風波。師算椗施數有二千。曰半文錢不値。師謂施者分釐升合必安頓於子穏百當處。曰謝你費心。師謂人生難得大好事。曰好事不如無。師謝不朽功德。曰不過報在人天如幻速朽。師謂皆率心苦。曰自取之也。師謂欠六百餘金之債。曰向債主道貧祸待他生割肉捨身。師計將來之緣。曰莫動妄想。師謂居士不可不一相扶持。曰休要拖累平人。師心服否。大衆聞言俱心服否。服則不須向外疏求。端居寺中便獲安樂。不服則李子孤峰獨立。冷眼遥觀大衆與師持疏沿門。雖到趙州人十。恐猶未能足也。

李　清　映碧心水江南興化人　澹寧齋集

示予孫

歲丙午。予謁先文定祠。因憶宋史中有巧合三事。此王鳳洲盛事述耶。抑奇事述耶。亦盛亦奇。烏可無述。宋李廸繇狀元爲宰相。謚文定。壽踰七十。盛矣。先文定如之。姓氏同。科名同。宰相同。謚同。壽亦同。此一奇也。宋王溥以宰相致政。父母俱存。盛矣。先文定如之。故歸田勅云。繇狀元爲執政。馮京不愧乎科名。以宰相而養親。王溥見榮於當世。夫從狀元登執政非難。獨執政後復致政。正見孫濟濟。不能識時。而猶父母俱存爲難。此二奇也。宋慶曆癸未科入相者六。爲當公者王安石。王珪。韓縝。韓絳。蘇頌。盛矣。先文定主試隆慶戊辰科。入相者如之。則沈一貫。朱賡。張位。趙志皐。王來屏。陳于陛。于愼行也。如之乎。且過之。彼六而此七。此外八座十五人。卿貳三十八人。開府二十人。方伯十九人。餘衣緋懸金者。通計百五十餘人。以節義文章事功著。又不在此類。蓋自階立制科後。其芬華鮮儷。而況家慶曆。此三奇也。亦盛亦奇。二美俱兼。乃笑鳳洲分述盛奇。猶隻美而非雙美也。雖然。吾又因家榮而思國慶矣。

得人之盛如此正所謂大臣以人事君者

與周仲馭

讀請謚遜國臣疏。則微顯闡幽。金石並永。讀所撰遜國記。則鐵骨丹心。日星重耀。然言者有心。行者無力。有說焉。蓋緣當今歲薦。非自故秀才之臭腐時文。與居官之斷爛朝報外。俱付諸義黄前事。夢夢不可復

愛聽譜俱寵極

識故舉與之言如對盲人舉乎東西不知疑辨若反覆論辨務求必勝則又如鳥語之呢喃闘話之詰曲益糾纏不可解會厭則恐几欲寐妒則欲摽而出諸大門外矣甚畢稗官野乘未付秦火之齊東而奉若蓍蔡錮閉忠良因其腹枵遂成耳食可嘆也年翁擬作遜國史讀書種子賴以不絕哉

與朱金古

生自寒荊亡後始躬理家政彷彿赴童子試將夫童子所苦者作文難耳然舉塾師之腐訓時文之濫套演讀數過如描摹影本者依樣葫去尚可成字若生悠悠忽忽從不問家人生產而忽欲籌斛較瓶規褎度屢對婢僕作絮語懞耳憒耳此與之無二字手揞未能硬捉案頭刻燭催句竟搔耳摩腹喀喀不能吐一語者情狀何異罪不至此

善於摹寫

與張西河

往讀章格菴疏謂天下人才半汚賊庭有者當碩果珍耳固也然珍彥於朝尤宜搜逸於野夫鴝鵒能言人愛其慧然未作籠中教鳥而不知挾能言之舌以無由矜慧者凡幾蟋蟀能鬭人愛其健然未作樊中紮蟲而不知挾能鬭之距以無由矜健者又幾人才跧伏草茅而鳴躍無期類此但惘惘妍媸惟聲是和是孟嘗出關之羣雞也想當以情面賄賂四字纍銓曹二豎耳

辨古俱妙令人靈慧

又

昔歐陽原功修宋遼金三史以為一時三大製作皆出其手乃今日亦有當修三一日記故事一子家詩一雜字或曰此皆兎園冊備鈔耳詎言修不知世間之書必至田父山民村姑皆能家絃而戶誦之方為必不可少之書而今之不解讀是者幾恐糜封三史寶難與爭勝奈何置為成書而謂一字之增損皆所不能若汰蕪益奇以新書鏤行使世間無不賞皆咏詩又無不識字之民快跳甚以覘元人抑鬱半駭無所見才而托之詞曲小說以炫目者何如何如

不可不有此論

與莊雷臣

客鴻至兩接尊教俱以假館覩敝邑近苦饑渴市鮮醉瑞有酒食先生饌半惡草耳忽聞方伯之子宗伯

善戲謔兮

權尋常事極尋常語點映得手便都有味外之味

之胥欲屈首授徒則詫爲異聞謂非瑤池之瀝不足染指閬苑之果不足充腸如爰居聞鐘鼓驚走況村居日久與俗客頗疎當其興盛咳唾皆欽書紳未已恨不刻心一朝羸寂人情萬狀丞相之長史已去而欲無附之張君嗣爲介紹而進之是失委也雖香吐雞舌若飄風逝耳幸垂宥不一

與沈蒼嶼

弟謂天之福善人以有徒苦鄙人亦以有後夫鄙人者雖富擁千頭而一毛猶靳若令渭城曲日唱於高

一人向受恩者言來生當爲爾父非爲父不能曲折報恩也忍讓大足悟人

臥則上帝尤忌其清閒而日思拂亂之此所以人而蠢斯也夫則百斯男乃皇家之獨慶而公卿士庶人之大苦買宅未已又爲市田市田未已又爲娶妾娶妻未已又爲蓄奴婢其名而翕其實乃僕以一僕供數十主役勞乎逸乎尤可笑者老而多情又誕一無影之兒易簀猶惓蓋棺乃輟故曰大苦也想啓兩肆亦當破顏耳

貪寳其字何之新妍幾忘其肯離之危苦

又

吾輩數載分手一朝促膝猶恨身非形影有動輒離

耳河干握別幾欲零兒女柔絲不得已以男兒鐵鬚掃之然歸舟後猶作移時惡彼昔人所云黯然消魂惟別而已猶後之也若良朋相對方笑語聲譁而每一念別則咫尺階前已情慘腸斷乃知別意在別境之先者尤爲黯然也翻恨文通別賦猶未尋味及此耳

補文通所未及直可另作一賦

與歸懸恭

近接其紳札薦其友相訪見其爲嚴親乞言累牘不休弟謂真孝子也遂曉夜縷思贈以序言不意分袂

今人類借文章行誼爲乞食之資然猶知

後又欲乞孔兒少許乃輒然笑昔人訶索文之使並於僕祖今又識贈文之費奢於嫁女雖然畢竟所嫁者醜女耳若好文如好女行足白璧黃金絡繹君家其又何費焉

借文章行誼者聖人之教也

與毛子晉

閱汲古閣儲書洞心駭目昔夜郎王僻處井底終身不見漢大故詫雄自如若與高麗序氏稽首階帳傍千宮而覩百戲其不從駭汲之餘旋化懾喪者幾希弟今日者無乃幸而不爲夜郎又不幸而不爲夜郎

設爲無所不有止是畢當

可見唐宋大家之學後人無可書識

乎小記小序各一聊識藏書盛事皆藏憐也若酒誥足覆恐君家所借畫皆贋鼎耶以近言爲福過不若裂而焚之轉深知我之感子此日耳

與丘近夫

弟偶讀西京雜記至明妃出關事輒嘆然彼盲月人主尚解詠毛延壽猶是憐色心苦耳它年墓草內向無乃感此一念耶若以卞子相召兩工當延壽前身殆乎妒乎誰詠者此抱璞之士所以欷歔於憐絕也荷借延壽詠精幸夫至借延壽詠猶幸而士之不幸更何如

又

承示大刻以六朝駢麗寫入大家典則二美合矣豈非君研精斯道者深乎若帖括簿書古文之忌器也而某往以一身兼之故入斯道不深且又斜趨于虞初文致等書以身爲逐鹿元美慨想於韓歐義仍企嘆于曾王皆以殘年向盡欲追末由此某所以無其才而有其感也若君則否既以少俊逢氣蟬蛻于帖括簿書外以耑力古文辭况指歸惟端有中必洞遥

快事

聊等頭所進靡底善乎鄙道元之論山也既造典崒謂已踰嶅岱復聯前嶺又倍過之可見山境與文境俱以百折千繞無頓足爲佳若頓則不佳矣行拜新篇以券鄙言耳

與宗子發

數日內貴恙想已霍然但淫雨精時未知君家十畝亦居然無恙否拙刻三首已凭陸懸國斧削望更爲削之此非貌言也蓋人第知落紙淋漓頃刻數百言爲至樂而不知織筆薙剪頃刻數十行亦爲至樂自知猶爾而况旁觀昔元復初有作虞伯生爲削百二十字而復初亦以精當叫快此文人樂境也鄙意猶是想能賜正耳

與蘭之氛

昔梁武帝與魏使臨放生池問使曰彼國亦放生不對曰不取亦不放是卽達摩無功德之微諷而惜乎出使臣口入人主耳皆能言能聞而獨不能參也弟昨晚挑燈夜讀見一蛾繞燭飛則驅之驅之將生之非憐其眉已晨起復見一蜂集子壁則撲之復之將

是儒是釋上是天地間妙理

死之如惜其尾因思蛾自飛蜂自集乎吾有何憐憫而生之死之頗翻乃彌忽億使言恍惚有得彼不取亦不放而此有斃斯有撲故也夫人終日踐地不知踐死幾蟻然不云吾殺無心故耳可見觀生倪于有意不若觀生趣于無心之為得無心則殺蟻亦生而有意則生蛾亦未為生生動而殺旋伏矣此蜂之幾死于撲也

與艾山弟

承示吳鹿友詩序為擊節不已方今白而書生幸等朱紫遂不識丹黃為何事讀弟所言淘若輩藥石也當不使伏臘侍郎于今接武耳至援引李杜以印今賢如風行水上一拂即過而不必以兩兩比動極吾所言為佳者哉言乎昔宋雲使外國入山宿十五步見佛影然當遙視則衆相炳然近視便瞑然不見已漸漸却行復見容顏挺特乃悟影之妙妙于形也故吾詞遊名山以前贈勝美人以半遮而讀佳文以不盡皆當作觀影解耳弟然吾言否

又

書見真才大具名士定有此等不讀經之論然必心有所見服非一驗虛心也

昨以拙作請政蒙賜寬恤如遇指南矣昔丁敬禮有言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知定吾文者虛哉懷也又夫哉言若使敬禮當日明舉定吾文之曹子建近詩同志使知遠告後世使知相與觀丐阿摘去其惡而底于佳甚善乃云誰知耶雖日從人未免護已此愚所以不敢為弟賜功也吾文有婢賴弟以不見婢乎見乎無唾亦無拂想當刮目相看耳

示諸兒

[illegible]與平子兒以滯覃集請教謂取義于汰此非無說也即如有宋文士當推東坡山谷晁[illegible]究竟兇毫時豈能盡佳故精子選而蕪子集皆窮搜者過耳乃知長吉表兒投廁疑愛其何云惜焉若兒輩解此但舉我生平篇牘或散落親友處未經手訂者獲即焚嶺南一炬珠宮皆灰蕩靡猶可而況蕩蕪若愛其羽毛而蓄之贅瘤願兒輩弟以憎為愛也

不但能匿其醜更令人想投胴之編如龍宮珠貝

與元子玉

近閱坡公小集每為莞爾曰戲言哉而迫其沒也則衆師成以一關豈輒稱公出子又呼公先壓不意身

實奴公幣血見止不能得之於過數若而得之出于天下事矣可嘆者哉

後有此絕倒無乃公生前之弄筆所召乎乃一時文
業卒藉以解子長之史記以甥傳而公之文以出子
傳然後知伊文始終於戲而不難以出子分甥之功
也雖然彼有置父書弗讀而以覆家誑者若乃出子
耳一嘆

又

承示所詠明妃詩甚佳然一時之丹青以醜圖醜圖
固失實而千秋之歌弔皆佳言佳言亦溢眞且君奚
取前人歌弔之餘而爲之賸何也　弟偶讀前漢書見

千古如此類者甚多不能無嘆

昭帝時以宮女賜鄯善新王祖橫門外餞已先明妃
行而容儀不著姓氏俱沒誰憐焉無延壽可恨遂無
恨延壽以憐宮人者故　弟謂延壽猶明妃功臣而不
以及君若舉歌弔不及之宮人而形之吟哦使千載
冷骨一朝芬馥君其功首乎　弟亦與分焉乞嗣示不
一

與徐述之

盜書之罪大于盜璧盜城盜璧盜城不過

弟偶閲二書爲啞然笑謂昔之盜璧盜城僅虛言而
今之盜書乃實事應若罪豈止笞其一爲錢借晉書

且予一食而猶有斷斷人慧命其忍極矣忍之罪大乎食

纂本從陳臣忠晉書詮要中出而今遂掩詮要爲纂
其一爲陳其愫經濟文轉本從張文炎經濟文抄中
出而今遂掩文抄爲文轉亦云盜矣若二子者果潛
心二書汰蕪增華或仍其名或書其實則精神所湛
露雖日附見原自孤行凡安知不後來者居上如孔
子删詩訂禮而傳删傳訂獨不傳作幾令作者掩長
是也自掩乎抑故爲之掩乎願二君味此

與木宿上人

承教謂果報云云不爽錙銖然愚竊有疑一謂世間

在佛亦自有説而又幸特抄

畜生道皆係宿業但自劫灰已過重開混沌後想慈
悲如佛亦應普降金雞彼鳥獸蠕動與人並見於胎
業何所猶帝王赦佛不赦否一謂近世名公鉅卿皆
老僧再世但佛法未入中華時彼麒麟雲臺諸雄彥
又種緣何所亦是前身錬行僧一念偶錯自西方遠
墮來享人間巨福否愚意未明乞以示我

與顧修遠

弟居恒自念謂世人秘書之罪高於焚書藏見此書
一秘或剃於鼠或殘於蠹魚或飄零于兒婢之風輪

爲借書者闢一方便我輩不祈書人賴此文之功不小

綫帖不傳則絕矣因嘆抱朴子數卷猶流傳至今者當不以伯喈帳中之秘爲功而以從伯喈帳中抱去數卷者之爲功也惟弟與年翁皆欲爲其抱者故有書必借有借必抄有抄必還息壤在彼當永堅斯約遍傳諸同志慎勿效羅伯喈之言曰惟我與爾共之弗廣也

與陸懸圃

承教謂某友詆錢牧齋所作某行狀用老公二字此非獨與老公薄心腸一語也夫王執曾捋周武帝鬚矣謂可愛好老公有本者如是譬如江海浩大雖惡草枯骴皆入洪流而不沾沾則垢膩而不沾則蛻化夫牧齋不作某墓銘乎阿婆雖老大猶堪歷倒三五少年亦本諸唐也是故不善用之則好女殊妍自妍然舉妍亦醜而善用之則阿婆老公似俗然人俗亦雅何也其學其才高且博則然不高不博寧弗用故以規後人之效顰則眞顰而以譏牧齋之作僞則非僞也君以爲何如

少所見多所怪有缺譽之僞闢方許折衷文字

與陳子韶

議論深幽婉出情理有虛虛實實之妙

承示越王進西子論甚佳然君弟知勾踐能用其妍不知實用其愚否則吳太子可生吳國可有其不盡吐勾踐陰謀黨胥攻嚭愚闔吳宮於金城者幾希雖然有太子友在彼何覬焉夫以褒姒長舌佐驪姬殺心則置友子宜曰申生亦其揣摩所必及耳乃知西子佐越滅吳實擬人而非役物也不然者越王何能沉西子於江然則沉其可乎曰否否彼范少伯之去長頸烏喙主而爲陶朱公老無乃譽於沉江一舉而謂佳人之鳥盡弓藏在是耶嘆嘆

與徐述之

闡會老天籌有道理正大之所以爲大也

承教謂天道福善禍淫何以聞奭曰有故桀紂有時𠦑屈則問高洋劉晟何以令終元載崔胤有時𠦑屈則問李林甫秦檜何以令終王甫魚朝恩有時𠦑屈則問曹節仇士良何以令終雖然渠何屈蓋世間有快必有鬱若嘆憤可磨則盡人諡事皆歌舞而歌舞亦久而成厭故天亦間與漏刻有嘆憤一綫此賢君而綿祚與良臣而延齡所以獨昭歌舞於尤快也否則索然矣無乃天道不測而妙正在斯乎敬復不一

陸廷掄 懸圖江南興化人

與宗子發

頓挫大有古致

文章家予不甚嗜者北則濟南氏南則晉江氏葢一以其僻一以其衍也二公才不同而學亦異濟南所法西京以上晉江則宋之南豐氏而止耳方予不嗜晉江文皆亦甚不嗜南豐近則如嗜南豐矣因復如嗜晉江文而抄之而借乎其嗜之不早也然其不嗜濟南文也猶如故非不刻意求之虛心玩之而與終不知嗜也猶如故豈濟南所法者深其造亦深而非

巽川先生目濟南文曰不通吁豈之矣

如晉江之易測耶然濟南所學自檀弓左氏離騷莊子以及子長賈誼孟堅之書予見之頗皆知嗜不似讀濟南文者何也源之頗悉而曾委之不知乎是殆不可解也足下好古士也其初不嗜濟南晉江也皆與予同近則置晉江不道而頗津津濟南氏之文夫濟南者予初不甚嗜而今猶不嗜者也晉江氏者予初不甚嗜而今已知嗜者也足下初與予同而今皆反之是又不可解也孰得孰失足下定之

顧九錫 思濟江南江都人

與何御六

嘗讀歐陽子序梅聖俞詩曰詩愈窮則愈工此不可以不辨葢窮於窮者必不能工詩而不窮於窮者詩乃工也夫窮於窮者其氣已窮而欲其不窮於辭也難矣惟不窮於窮者既不得而窮其氣斯不得而窮其辭如吾御六夙推風雅翩翩佳公子也當流離播遷之後大非昔年而意氣磊落常有吐棄一切之思故其於詩自爾瀟灑出塵有飄飄凌雲冉冉欲仙之意然則御六殆不窮於窮者歟

梁于涘 飲光江南江都人

與李小有

如此說來逆人事求在天命中矣

回首都門總成夢幻文抵人生只論命不論文縱使文章有價亦是偶然湊鬼神之趣其實冥冥中夢夢也多積德少讀書莫離時文淡情得失造物或者憐而收之

黃經 濟叔江南如皋人

與其大令

吾兄寄斯世斯民之命者非一日豈復厭冇司之繁

天耳以留耕集寄我近在白門不得見其近狀亦然贈事

梅岑尺牘最多見奇逸致不能盡載

此物大足畏

俗而輕覩匹夫婦之家事者哉匹夫婦米鹽瑣發中有天理人情國法在况其大者願吾兄勉之

陳畢 天耳 陶菴 江南揚州籍河南孟津人 一名溿 留耕堂集

與王山長

古人以詩書養氣節今人以詩書爲文章古初謨誥無多語言而人品自立觀周以降語言日繁而人品反無以自見遂以爲氣節之不盡出於詩書也然天下焉有眞能得詩書之理而氣節不浩然卓然與古人顧顧者哉觀足下此卷其欲置之於丘壑者將毋

晏栫之志已酬猶當奉其身以退爲天下所不可少之人乎吾誦其言而窺其意知足下之得力於詩書者大異乎今之人也

宗元鼎 定九 梅岑 江南江都籍興化人

與汪舟次

理不謬稱其技字不妄舒其藻舟次此文在矣僕雖雕琢一二字昔人所謂猶是玉之本體也幸勿訶

止所知娶某嫗

此食斜一斗之禍毋也過里燒里過市燒市已見于

絲絲之淚事如所傾者

虫虫者正恐其胸中多字

正自難

前車矣人謹避之君汲汲圖之危哉

陳台孫 階六 江南山陽人

與減齋

絲淚毀金骨吾懼見此君淚之絲絲也

與林鐵崖

此君殆鳥之曲頸錐距者獸之方喙鉤爪者魚之哆脣鋸齒者非惟彼族中畏吾亦畏

吳嘉紀 賓賢 野人 江南泰州人

與汪舟次

此子喜其胸中無一字尚可教所謂淨潔白氍易爲

夫色也

張雍 仲抽 存江南寶應人

與閻百詩

毎念吾輩壯盛智慧漸去若古所云年少奇才必近其人資其穎發是還元秘術也今得百詩吾知幸矣

汪玠 長玉 江南江都人

與陶菴先生

佛未嘗不以嗔恚化毒龍願公剛以制之

此與口求押倒之言但可當消夜縮莫作妙諦看過

李　清 再見

與夫山和尚

近接某友札。謂僕碌碌把卷。無乃太勞。及往過某家。
非握籌則較斛。硃畫無寧晷。已鬪揷竹漉鹽拂衾裯
待者復碁相競也。嗟乎。彼之碌碌又一勞耶。昔某木
匠誤勾陰府。閻羅命原勾人送回。原勾索賂不肯行。
匠無物可與。念故人沈萬三生前最富。向彼貸之。萬
三嘆曰。汝木匠也。向送我入棺。曾見我能攜一物來
否。又其寵姬侍甚多。忽閻羅遣勾者至。諸姬環繞無

原不得入。勾者懼罪。向諸姬求之。諸姬曰。汝去。我自
送來。若齊宣早聞此。彼貨色二念。其索然冰消久矣。
未知今人聞此。消乎長乎。請追味二事。

吳　綺 蘭次江南江都籍休寧人

復宗定九

得良書。咏新詞。懷抱爲之一慰。書筆共兩君。忙此語
眞艷絕千古

黃　澍 仲霖次公惕菴浙江錢塘籍江南休寧人

與周櫟園

弟以癸未夏。別章侯于燕。明年從金道隱郵筒得章
侯札子並書畫箑子。意存許戒。惟此老自無雷同語
耳。巳丑過虎林。從南生魯署見章侯爲作寫生圖數
十種。雄奇凸凹。謂募人而斷其腕。吾党當爲老蓮惜
此腕。不令復作。若令復作者。恐遭龍雷鬼物收攝。茲
先生又以四冊相示。弟見章侯畫乃益駭。如鬼章侯
蓬首赤體。右手持酒杯。左手抓頭足之垢。擲口張目
談天下古今事。此兩不遭龍雷鬼物收攝也者。當有
神氣元命護持之。弟薦命入章侯一點一畫俱歷兵

火不復僅存。異日不向生魯乞圖。即向先生乞冊耳。

陳無競 鴻烈榕菴江南江都人

示人

見人一無所取者直是不恕耳

取人之直。恕其戇。取人之樸。恕其愚。取人之介。恕其
隘。取人之敏。恕其疏。取人之辯。恕其肆。取人之信。恕
其拘。所謂人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可因短以見長。不
可忌長以摘短

范　淶 原易晞陽江南休寧人 晞古

示人

晴陽先生曰此言甚實足以提撕人心者絕不作道學面孔所以足傳

前輩常教人靜坐姑淺言之人身靜時少鬧時多試看每日早起觸目卽視觸耳卽聽心無所觸亦思索終日應酬擾攘未有停刻及就寢又夢或數十年之前千百年之外無不遍歷夫以七尺之軀方寸之靈如晝夜多鬧何壽由此促過由此增何有於學耶故教人靜坐乃收心之法向學之漸也

忙人一貼清涼散

又

人心不可忙慣了如平時起居飲食本無甚事亦若有忙冗者以奪之只是忙慣不自覺

又

憶前輩有云如今世間無有怕人的人此言殊可猛省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孔子答子張從政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此猶以在上者言之觀前言此語則知君子於平居應接無一敢下無一敢慢者矣

又

宋儒有言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絕人用能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余有轉語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快得他人意要在實心以求自慊

爽然

佐龍與潘景升同負時名著述甚富皆未付梓此其一二所鈔

王文成五十外未有子夫人死始置妾生子未數年文成卽沒故門人於文成年譜生子之下門人注曰非朱氏死此子何由生哉文成以如婦亦大異事

又

學問事功人品俱以晚景爲難

黃　奐　佐龍江南歙縣人

與人

得共把酒便是別筵冷月招杯行人自黯然也

又

嫡妾相爭古今一轍但我不當以我身及我之神情人彼爭局中耳無論尊諭所稱大經濟如王丞相謝太傅卽近代王新建之經文緯武戚大將軍之滅寇殲倭而終不能調伏其兩夫人然亦不爲兩夫人累亂嗣終無恙大要以得與居爲上策必欲同至轉見事生兄但以鎮靜御之切勿兩頭討好切勿弄小小伎倆我之伎倆線索久已在其掌中將常時相[illegible]之情相狎之態一切抹人裹洋大海只以至誠正氣定其風波千頃不撓八風不動然後使之各居亦非難事若以我身雜其唇舌中如兄所謂絮沾泥油入麪則兩家相鬧愈有興頭豈容有各居之時耶兄盛德人阿子天自佑之然不可無所以安之之術也

語作解事者必謂缺襪易展遠實曾除

釋元志 碩揆江南豐城人嗣臺隱住揚州上方寺

復呂子愚

十年不見我子愚得開手札二字不啻空谷之足音矣及于來使前展手崇却成意到句不到途路消耗固如是乎然與其使殷浩空函作世諦流布又莫如饒舌不到之可以定潙仰宗旨也笑笑

復韜諸侍者

乔象渡河擺脫鐵鎖而去茶蠅則涶可沾矣藥師菴公之涶也亦公之鐵鎖也爲象爲蠅公共自處我不能加一言于此喻之外

王巖 築夫江南寶應籍陝西長安人

答李平子

承諭陳君言夏詩選吾兄爲索 僕與伯顏之作 僕自廢退以來聲影刋落古之君子不得志於時既無由致主經國功德流天壤又無由發揮語言文字潤色治平光輝制作而徒托肥遯以自藏則大波汲以高蹈自見亦或可以不必也即一觴一咏聊自怡悅於山嵐水澤間亦不欲輕以示人若一二同心相與唱酬則我負子戴之言又無庸邁闊於世況所作者多非公孫曲學阿世之詞豈無小雅閔時病俗之論集而傳之則南山之詩蟄龍之咏小人皆得以媒孽君子古人身隱則名不可聞爲是也易不云乎不易乎世不成乎名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僕今所自處如是吾兄以爲何如承諭與伯顏互作小傳今亦未可 僕與伯顏同心之言每爲流俗所譏今復爲此適足滋訕厲耳餘詳伯顏書不更及

詞旨宏達可採入高士傳

孫枝蔚 豹人江南江都籍陝西三原人 溉堂集

謝家無言

溉堂拙集過蒙痂嗜抄成副本不煩小胥深感此德無以云喻暇日閒覽子山之文歎重滕王之序所云陽都舊藁百不一存江陵三卷重遭軍火吁嗟哉身後之名不亦危乎至于李韓詩文半爲庸俗所亂則又毒退扭龍惡勝洪水者也今此拙吟既懶手抄幾將烏散慷慨酸苦之詞復非世所樂聞而賢仁垂念周至且復急同捕亡 蔚所未慮及便已先之有同劉沔編綴東坡之集無待李賀補作會稽之歌篤交如

鬧以戲句而不傷風骨絕似晉人爽朗便不得擬之矣

此實足激揚頹俗。豈止惠愛雕蟲。援筆有謝。銜珠無
忘。

立論竟平不似今人一味罵人語已盡見大和尚體口便說道不是邪正

與汪舟次

弟遊況不足道也。但從令兄處得讀近所作西山紀
遊詩六百字。老來氣衰力竭之時。甚瑩而長之。足下
意何不善。至此直欲兩北征二南山矣。幾月不相見
作此驚人伎倆。真不虛卻遠遊也。吳野人詩格日長
其意便欲多毀卻從前詩。弟謂卻似不必也。譬如舂
米。精麤不同。要之皆是米。粒粒從辛苦中得來。何忍
棄之。若是稗子。則斷不可存耳。足下以為何如。

[illegible]是只是胸無所據耳

示兒燕

冬買葛。夏買裘。為學當如是。裘宜冬。葛宜夏。為人當
如是。

王道溥 若谷江南儀真籍江西豐城人所著有元機精蘊天官辨疑讀史管見學古有獲諸集

示人

今人但將聖賢古論身面上說明白便可實義便可希聖

忠厚二字。談何容易。公而不私。又能盡己之心。盡己
之力。乃可謂之忠。損己利人。又情文俱備。始終不倦
乃可謂之厚。今世人所謂忠厚者。非軟美卽懦弱愚

劉伯之未人物不能如此簡要

闔胥失之矣。

又

世間但有好勝人。無慷慨人。但有積怨人。無感恩人。
但有炫才人。無憐才人。但有邀福人。無積德人。但有
為生計人。未有為死計人。但有為近計人。未有為遠
計人。但有憂妻子人。未有憂父母人。間亦有之。可不
謂賢乎。

釋弘儲 繼起江南通州人靈巖和尚集

復徐昭法居士

可想其文之妙亦可得作壽文法

蒼眉飯僧上嵒頭。兩日陰雨。客少。山堂如太古。蒼眉
語語入道。乃相與語昭法。則語語情至。故我昔言古
今無不情之佛菩薩也。蒼眉曰。昭法過月半文成到
山。昭法之文。不可得也。山僧何辭。但山僧不自壽人。
壽山僧。山僧不受也。昭法如我。秖以我兩人交情成
昭法之文。至文也。提著我。為法門為師長。為諸方龍
象。不惟夾襍昭法之文。我所不欲也。山僧識廉恥。知
痛癢者。倘昭法阿所好。必摘其長而忘其短。不免逢
諸方之怒。以累昭法。在今日無廉恥不識羞者多。故

唐宋佛法盛時唱道者剎竿相望諸宗師豈盡皆賢然有畏忌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公論屏絕二三十年來變易祖法何嘗有一點正知正風小民不足論卿大大亦從風而靡耶法愛我自領意于語言之表也珍重

此退翁千古之言

復顧螺舟居士 索題小照

客吳門如孤雲乃復念故人之客吳門者乃復以古人之寄托以遺故人則真古人之懷也道影僊筆不能壯其色

有古致

與寶雲濬

人呼我繼起我則喜繼起兩字是先師老和尚鄭重記我者且在當日直呼二字者惟我天童翁惟我三峰先師先師乙亥入滅不聞痛切呼聲三十年矣師翁壬午入滅又不聞痛切之聲二十三年矣秪壬寅臘月夜夢中又聞兩聲至今痛徹肝腸人呼之焉不喜稱繼公我則怒非惡其辭忽公之一字非我有也人稱我大和尚我則怫然我生平無大福無大慧無大勢無大力何大之有稱我老和尚我則當之年踰六十不可謂不老也且老與病為鄰與死為鄰至于晨香夕燈灑掃除穢皆老和尚事彼雖尊稱之我則以為譬策且如今之為師者必欲為法子謀祖庭謀大剎盡震旦國祖庭大剎占盡猶自不足此痴人愚人昧昧者之所為也使其子若孫果是祖師明綱宗行祖令雖牛欄神廟後代不得不祖之回心自看子若孫道眼不明行實有愧將三塗之不能免也尸位祖庭日聚千萬盲徒益增其醜不必不必病榻偶聞此等事書以寄汝言雖不文實是鬧老子前一道鐵案以後著述用其意傳之

汪　楫 舟次江南江都籍休寧人 悔齋集

與竹關大師

今之歌喉必復吳儂北曲辨字必準中州有人焉果此技而歸之西江未有不揶揄絕倒者乃中原音韻著自周挺齋周則高安人也為之鋟板行世者則永新人也挺齋自言此書為青原蕭存存而作存存存辨訂樂府音律之訛極為精當而青原曾元[illegible]人有投木屈原纔是屈役人曾了更何曾之辨並為挺

儼作者盡出其下矣舟次此札大為西江吐氣

齋所推服挺齋後序又云常游江海求能正音韻者無如吉之多士云云則此事實發源于西江而青原有此韻人尤不可不入之志中為山水道場生色昔陳眉公閱吉安志一過慨大嗟歎去曰吉安止得兩韻人一總抹却他可知矣謂志中不載作路史之羅泌作鶴林玉露之羅大經也作者闕此未必非理障所致適足見其不廣大耳吾師其以愚言為然否

華　　袞　龍眉江南江都人 春草堂尺牘偶存

與孫阿匯先生

氣體高華無論面目氣

史公游遍名山大川始能著述以文人筆墨借山川靈秀之氣激宕而成奇展先生画冊若遊我於黃山三十六峰泛我于武彛九曲二十年遊山之興於茲一慰然此特先生拳石勺水耳至求先生氣魄神蘊所聚則又在東岱西華南嶽嵩恒之間他日訪先生下龍蟠虎踞中作五岳四瀆一巨幅借以臥遊不越江左得了向平之願覺盧敖杖跡所到猶倀倀多事耳

結隣集卷之六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鄰集卷之七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趙南星　夢白　儕鶴　直隸高邑人　忠毅公文集

示人

濟天下之大事者必至公至容公而不容則有斷膈容而不公則有陰讒

容而不公所謂陰賊也安得無陰讒

又

論語之文和平沖雅如楚狂衰鳳之歌莊子所載乃其全文而論語刪之若迷陽迷陽等語斷不可羼入論語中知此則知文體矣

聖賢之文只是明白正大

又

或曰聞毁譽而不動心何如曰非也君子聞毁而省其有過聞譽而慮其不符

又

一儒者言爲學須將世間一種熱鬧世情痛自割捨求徹底乾淨夫既云熱鬧如何割捨惟見的道理真

先生承論類深入一層

性分定吾身大視之便如蒼蠅逐臭矣孔子曰無慕也此之謂也

又

無所疑而知者必非真知無所苦而樂者必非真樂

又

鶴仙禽也然乃嗜蛇詩人稱鶴有言及此者乎賢者之短自宜隱之世人殊不然也

世人稱鶴偏稱其嗜蛇其有不嗜蛇之物亦硬差排甚嗜蛇者惡矣

又

獨立於萬物之上乃爲有志能屈于萬人之下乃爲有養

孫廷銓　道相　沚亭　山東益都人

示人

攷之上世理學不名同異不攻有巢似匠神農似醫軒轅似博士此在後世定不列儒流而古聖人乃僕僕事之蓋理足者不辭餘也道至老聃而後名説至莊生列禦寇孟子然後攻性學至陸朱然後窮何也其説好盡故窮也荀況談仁義而今斯得其道以殺人此在異端猶不可儒林乃自異哉

王崇簡 敬哉順天宛平人 冬夜箋記

與人

此爲脉其親矣頗反以爲重耶

昔人爲親求作誌銘必於能文而言可傳者初不論官之崇卑也如韓歐曾王及明之景濂震川遵巖荊川諸集中其人以文傳者比比而世人寡識但稱顯貴不論其言足傳與否或假他人爲之取見任官尊者以炫赫世俗不知轉瞬而已無聞矣

孫承澤 北海退谷上林籍山東益都人 硯山齋集

與人

先生之言往往與忠憲合

高忠憲景逸先生言我朝學脉惟文清得其宗百年前宗文清者多百年後宗文成者多宗文成者謂文清病實而不知文成病虛畢竟實病易消虛病難補今日虛病見矣吾輩當稽弊而返之於實忠憲之見卓矣文清有言聖人作經皆寫其身心之實孟子亦曰仁之實義之實智之實禮樂之實蓋道理在天地間無一不實實有何病惟不言性善而言無善無惡不言知行合一而偏言致良知不師大中至正之程朱而宗師心自用之陸子靜近世學亂於虛也實始于文成矣

又

講學斷簡不可自立一名目立一名悄一滅矣此所以講之紛紛也

文清言竊怪後人於朱子之書之意未能徧觀盡識輒逞已見妄有疵議勦拾成說寓以新名衒新奇而掠著作之功此數語似返知後有文成而預道破者

又

虛病實病之說醫家有之虛病者謂其氣血之虛也實乃邪氣所在實即病故用下之非爲氣血之實也氣血充實何得稱病如大學所言仁敬慈孝信實理也切磋琢磨實功也親賢樂利實效也文清所言率是可爲病乎可言消乎如以承氣湯加氣血充實之人消其氣血是庸醫殺人耳吳草廬一生攷訂經書晚年乃悔之此無病而服承氣湯者也

虛實之論見爲切邊

又

道理文章原是一事道理明則文章在其中矣如朱子之文集是也疎鬯高朗條理井如以其得於極深研幾故又沉著痛快天下之至文也文章正則道理在其中矣如歐陽子之文集是也風雅之音典謨之

體。昔人稱其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當。殆非過語也。

又

（此為大聲呼）

學人之讀書。猶弱人之服藥也。元氣漸復。乃見藥力。氣質漸變。乃見書功。如呂伯恭性卞急。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豁然病除。不復卞急。朱子稱其善於變化氣質。實善於讀書爾。

又

陸五臺師事儒人達觀。出署。即赴寺講佛法。一時競尚禪誦。以附合太宰。太宰歿。後人請祀鄉賢。督學伍容庵袁萃不允。曰。五臺佛門弟子。宜祀維摩庵中。陸為吏部。最有聲。止以一事之謬。遂來身後之譏。惜也。然有儒其名而佛其實。居然俎豆夫子廟廡者。何與。

（當時議袁者好辨加此論却亦至大）

魏裔介 貞菴 石生 崑林直隸柏鄉人 兼濟堂集

與辯若弟

昆盟兄至都。幾一月而歸。臨別作語云。極閒人至京師。竟作忙。然則極忙人可知矣。晨鐘初罷。便催人赴東華道上。霜風凜冽。自非壯士。能不懷憂耶。

（詞旨高峻）

與孫北海

向所著書。今已告成。謹裝一部請正。然著書係勞心之事。春月亦遂緣此作十餘日病。每思過聽。輒以拙倦不能往。今此書上下關係數千年。祈老先生詳閱教之。茫茫宇宙。高山流水。此外正未敢多示人也。

（先生著述獨貽吾師真可稱知己）

與彭士報

今之為文者。病於浮蔓。漫無式度。其知式度者。又病於枯寂。藻彩之不露。是之謂瘦薾。惟昌黎無此失。雖眉山父子。亦未盡袪此也。程崑崙好講程式。此得作古文之準繩矣。而時發為光彩。露為鋒鍔。木之豫章。刃之干將也。吾是以歎賞不置焉。

（陳子遊曰眉山文亦有浮屠之納盡人耿）

與杜子靜

恒郡百年間風氣。乃生此五七人。老親翁抱利器而鬱鬱不得志。弟空為扼腕。亦付之英雄一淚而已。悠悠蒼天。奈之何哉。然而丈夫無價之軀。似當求夫善養之術也。聯翁大賢。猶自留心刀圭。吾儕何得遂視為異學哉。望之。

（愛友之至情溢于詞）

答滿城令余論山

古肯處時事

駢秋杪。得晤芝眉。聆厥謦咳。知爲古之遺愛。又知留
心學問。非一日之積也。故以柚作講正。不謂大賢見
許。施之庠塾。春初北上。風雪載途。停車郭隗故里。詢
及門下學道愛人之政。諸童環侍。實徘徊不能去。玆
讀玉川義學記及靈雨感應事蹟。作而嘆曰。異哉。當
吾世而有慈惠如此。卽考之簡籍。亦未多見也。願門
下始之終之。世寧有見知於天而不見知於人者乎。
若　僕以樗櫟之質。居重大之任。自
先帝在日。已投之以鴻鉅。今又何敢卸責。而才疎志淺。

難以報稱。抑以自盡其心焉耳。蘭札譽揚過矣。所願
大君子鴻漸鳳翥。爲國楨幹。則太平立覩也。

與邢州史太守

德業由人造。而文章必自心生。古人遞作。不相襲也。
若以游夏之德。合以班馬之文。抑亦可以爲成人矣。
慄此有年。徒勞[illegible][illegible]。乃承褒獎。謂可媲美坡公。　僕於
坡公無能爲役。若心之所嚮。往則亦不敢不勉旃也。
老祖臺江左名宿。大雅模範。但邢州久屬鄙陋。今乃
得所瞻依。彼宋廣平郭守敬劉秉忠之流。今人獨不

陳椒峰曰不敢以不肖待人正是忠厚

歸有本原不徒非議流俗

可寥寥而慕之乎。是在作養而成就之。公署高吟。成
帙想不後於厥下也。願以他日請教矣。

與眞定胡太守

日者鄉人至京云。雨澤霑足。秋禾茂盛。皆仰藉賢公
祖之福庇也。又廟堂之上。有夏稅秋糧。依時從收之
令。從此黎元有歌咏太平之日矣。然良吏不乏。則有
司不勸。而銓曹逆料天下之爲吏者。曰恐開鑽營之
端。是何其薄待天下之人也。生以爲在外之連帥方
岳。宜弘其遠猷。以雪斯恥。

答高衮文

西踰太行。北抵黑山。篤鶺鴒之義。敘棠棣之好。遙峰
遠岫。收入奚囊。烟樹紅霞。掩映馬首。壯哉遊也。生平
之盛舉矣。讀台札。青鞋布襪。遜心何已。

陳第　季立福建連江人

與人

不求之心而求之相。不卜之行而求之命。不要之德
而要之葬。是自疑也。疑則惑。惑則昏。禍福之言。始中
矣。言禍福者紛轉。世之所以亂也。

伯士衡演塊珠語而化其頹更爲聳人

又

孰輕孰重雖伯彝所猶而人必付之衡孰多孰寡雖原憲所程而人必付之量非以其無心耶故化人無心則端然而天下取信矣

又

於人有福則悅幸有禍則恨嘆彼福未必增禍未必去也而德之者至矣于人有禍則悅幸有福則嘆恨彼禍亦未必增福亦未必去也而怨之者至矣戒哉

沈光祿 仲連 稚蓮 順天宛平人

與全道隱

偶然寫景引出一大篇文字

武林山水融結佈置天然兼得幽曠本自佳境如他處則幽或偏遐曠或疏散今湖山縈照近如几席間而四時朝暮雲樹之致又撓對不窮故爲勝爾然亦以近人覺太平易每爲俗遊點破蝶幕嫉之撥厥所由白蘇二公實開色相之端卽已稍掩本來面目功過半矣重以錢繆建炎踵事夌雜人誇勝事實山水之不幸也梵宇丹碧畫舫歌鼓多不如少況有興必有廢興旣誨俗廢必增悽嗟乎文明設而大道漓禮樂紛而天德隱區界顯然豈但一湖山而已

孫奇逢 鍾元 直隸容城人 歲寒居集

鍾元之集頗多正論惜不能盡登

答人

古人論行結交流俗絕不講此凡相與稱莫逆者純以聲勢相高酒食相悅以詩文相倡和儒雅風流亦不多見至于孝弟忠信之人禮義廉耻之事絕未嘗過而問焉此友之一倫所以日晦于天下也取友之道原本在身此身爲不孝不弟多愆多尤之身而能取極孝友無愆無尤之士于古未有身分愈高所取

之友益寡管仲獨許鮑叔知我尼父謂知我其天其義自見然此處却不是立崖岸尊嘉矜容四字要時時玩味

又

陸象山當家三年自謂於學有進此正可想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全是孝友眞切處莫徙作米鹽凌雜細碎觀也

楊彭齡 商賢 順天宛平人

與所知

聞賢兄弟欲賣宅遠徙不審果否食指不益又無他故郎一旦輕棄先人之廬甚不可也礮焚先人之室三日哭謂先人歌哭遊處之所存而弗忍也無故而去之而忍乎不肖自喪亂來捐背鄉井而南假林氏之宅有陂池亭榭高樓疏堂爲宴遊寢處之適者數年去之不復念惟先人之舊廬每夢至其處井竈依然覺未嘗不流涕沾席也賢兄弟他日得無蹈鄙人之恨乎且好事者于昔人之一井一宅志其處以示不忘況先人之廬乎當念之痛之重之已之

實雅中便已感人

與愼上人

師佛氏之徒也比乃買田宅爲業竊聞而疑之夫釋氏之教以空諸累爲宗故釋迦以下至阿難皆乞食爲業不親耒耜畎畝而師遂有田宅何哉又聞釋氏不三宿桑下其于身世浮雲耳然所謂雙樹祇園者屢見于其書又何也豈田宅亦有不可少者與吾今與師計之無田宅不能備風雨不能具饘粥既食於人又無以食衆今夫田宅有以備風雨有以具饘粥不食于人又有以食衆斯二者將何從將去田宅與抑有田宅與吾道本乎人情彼釋氏者豈獨異也且此類推之于吾道也可以過半吾師其思之

趣得股盡時氣有淡入風骨

答汪敦生

讀所示詩集其可欷歔者十有八九不懇歎愉之辭可謂悲矣敦生以避地故移家千里至無以將父所在留滯誰不爲敦生悲者但敦生既自悲慰其意者又從而悲之展轉幽鬱增吾兄之鬱而益吾兄之疾失朋友之職矣于是思所以廣吾兄吾兄其聽之吾聞之心有所奪則無所立在上奪于富貴在下奪于

氣味壓倒聲流

饑寒是以無當代之功後世之傳古之君子知其故而反之以學道爲主故能有立嗟嗟敦生無意于後世之傳斯已夫敦生無意後世之傳何以致力于文辭若是是敦生有意于後世之傳也敦生而有意于後世之傳而不學遂以自拔于世情之外汨沒窮愁以終其身吾見敦生之文辭且日以退而無以致後世之傳而豈不惜哉吾兄以爲何如觀兄自題詩集日倦遊豈有還里之意耶若然大善吾與子偕日望吾子

實得懇款之意而出之以心裁者

知此用筆似任華而實精整拉襍而出颯颯有聲鼓爲奇文字

平處亦動料挹俗

答李犇卿

拙文聊示同志遂爲不知已者訶病承相慰之厚但以弟或有介介則不然訶病奚所恤許譽奚所喜立言甚難知言尤難耳漢唐以來文章正統代不過數人在當時知者亦少司馬遷在而史記未振劉向揚雄不相遇韓柳兩相知李翺張籍當知韓老蘇知歐陽歐陽知蘇氏父子彼此相知而已未聞人人知之者也歐公以尹師魯能識人用意深處此外歐未嘗更許人張耒差能長行文字當知蘇偶覩其文評多意少其文如此其于東坡自然行止處恐未盡識豈獨文潛使韓蘇相遇恐韓亦謂辭嚴義密者蘇亦有時不之識也一代文章之宗兩相遇而猶恐未能盡識文章難知如此而望人人知吾文不已疎乎因事肆筆吾兄當有感乎其言

與潘江如

弟厄白下兄困吳興不意吾輩之窮至此而兄更憔悴有疾臨別尤爲惘惘兄有子可教不爲不善又鄉居頗靜望調養自愛詩人之窮莫如杜老有到曾孟者讀其詩論其世而羨之自以不及是又窮于子美彼子美困餓道路時得知數百手彼有聞而羨之者當爲破笑吾輩之貧而安焉知不有相羨者可善自遣

氣味真到絕處便生情

答施愚山先生

長公至得詳動靜書屋停手更彼撓以塵雜使人惘惘其故皆本乎貧居世不苟自然至此家居不易無巳且遊乎姑以接長歲月何如論文歸之學識可謂本論但裒積爲學立異爲識又非先生之所謂學識也齡欲趨下風每有假年之歎又苦爲病撓天下不如意事往往而是作幾句冷淡語言亦復不遂奈何

董國祥 龍兒 直隸隆平人

示人

事可以寄吾明道善俗之意則不必高壇坫列旗鼓以自異于時蓋世道之衰甚矣吾性吾命或言之以爲恥聞有能自異者又務爲標榜中木必足而外則欲其有餘也岸岸立而分畔畛畛分而滋同異同異滋而生水火其始爭於宁僚其終毒于國運此亦

近代君子之通咎也夫學者天下之公器使人異之不如使人就之使人疑之不如使人守之吾無爲遵俗絕物之行而天下已不能不翠然趨向如器竹之必範器土之必型也斯可以無憾矣

申涵光 和孟 鳧盟 直隸永年人

示人

滄溟選明人詩允爲[illegible]滄溟[illegible]白雪[illegible]

宋人評騭古人自孔門而外無一得免於同輩則極口推獎近時李滄溟選詩古人中百不取一七子泛濫之作所載累累至于題白雪樓者無不俱存黨同伐異此自學人習氣然又有信耳厭目者遠人則慕之恨不一見同里共學議論如不及總皆褊心所使聖賢必不爾

必操其大可笑矜己也其送不傳

喬鉢 文衣 直隸內丘人

與人

誠不生于載上出一二人不辯道譯

凡人不到著書處不知胸中之無識但落筆古人皆已道過

魏象樞 環極 山西蔚州人

與人

漸何可長民歸一厚而已

薄於朋友者薄親戚之漸也薄於鄉黨者薄宗族之漸也

又

儉美德也仕路君子崇尚尤急去一分奢華便少一分罪過省一分經營便多一分過義慎之哉

又

此東鄉之所以陳谷州諸公也

爲人作墓誌銘不填事蹟則求者不甘多填事蹟則見者不信其至無可稱述不得已轉抄策語及衆家刻本以應之辟如傳神寫照向死人面上脫稿已不克肖況寫路人形貌乎吾願世人生前行些好事做個好人勿令作誌銘者執筆躊躇代爲遮蓋也

王克生 孟楨 半石 山西陽城人

答安靜子

實人如此入字有扮寫出

絳帳歸來灞橋風雪應滿奚囊矣來教殊駱人意於文字中種荊棘是以文字爲葛藤也於禪悅中起波瀾是以禪悅爲浮漚也必則月投懷直繩爲腹之人如門下者而後可與之娓娓也

王弘撰 無異 山史 陝西華陰人 砥齋集

與劉孟音

潤生曩贈一鶴弟攜小亭居之擬顏曰獨鶴此亭不肅雜賓非吾臭味不得坐談其中非元亮幼安之流不以書此額今以求足下想當不拒耳足下若自矜謂弟仰書法之妙則誤矣一笑

安致遠 再見

與劉生

見傖人能令巳傖見痴人轉令巳痴近見那得不惡家止畜一疲蹇一老奴足跡所之不過一二十里所遇皆屠兒菜傭輙以其家之子弟裴頁解麥横將衿誇彼似未知吾門有端木賜足爲劫敵者惡態醜語衝耳迎目如覩地獄變相無復生趣毋思兄臺便是衆香國中閒羼散聖也

李澄中 渭淸山東諸城人

與劉子羽

桓宣武有言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御卿我當牢愁侘傺不惟不能駕御人求爲人駕御亦且不可得悲哉庚子山之賦枯樹未至也

見道以理學謂其所弟端路公盛節後皆能立身揚名無愧將人

周體觀 伯衡直隷遵化人 晴鶴齋集

與陶菴

讀先生詩如登長石山無草木但長金石

申涵光 再見

示兩弟

高年而無德極貪而無所顧惜兩種人不可與較

又

該作道學事不必習道學腔

又

靜坐自無妄爲讀書即是立德

又

可以一出而振人之厄一言而解人之紛此亦不必過爲過避也但因以爲利則市道矣

又

真理學從五倫作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

周在延 龍客河南祥符人

與人

既已息此凉樹下遂不願是樹一葉損

見得自己不是的難個來

濬思子 江南太倉人

示人

凡民在世所以生不齒於人過死必淪於異趣者無他只爲見得自家的苦不見得別人的苦見得別人的不是不足得自家的不是而已若能於此二言著力挽回得轉孔子必曰吾徒瞿曇不曰外道

李長祚 研齋 四川達州人 天問閣集

與薔山人書 梅杓司

杓司足下尊作冲和雅當眞不媿名家愚言詩得二

義曰入日變所謂入如過宗廟郊壇皇都華屋其動之于目大約門壁牆垣宮殿臺閣若深居奧室羅積貯藏窮天極地之所有不見不聞之所在非身入其中則不能了然于心一一名狀乃未嘗身歷親其門壁牆垣宮殿臺閣以爲宗廟郊壇皇都華屋之在是則失之者多矣此不入之患也既入之矣宗廟郊壇皇都華屋之內凡所有者俱了然于心可一一名狀當脫去其故步以出不能出將閟于內一頑塊耳既出之矣乃迴顧其所謂宗廟郊壇皇都華屋者而

知啟宮殿樣本無定演而意象一新

說來好笑

留連不能去既去之矣猶有影之溺于其心不能化既化之矣不復更有所謂宗廟郊壇皇都華屋者猶之頑塊耳此不變之患也愚在越城見杜于皇爲友人作跋語有悟轉二字詩不悟不能入不能入則不能轉轉則變矣此意與予今敢以質之並望質之爾止

與董文友龔介眉書

僕嘗言碑與傳誌文之大者夫碑當別論誌根乎狀傳根乎誌狀則人子之作之者以乞銘于人即有文

傳授之以光顯其親之心無罪也誌則以載其人之世系生死之年月日葬之丘原復昆之方來者如是止矣其在大人先生有功于國家有大恩德于斯世有景行之貽爲世之法則則錄之傳則遂取裁于此以爲是可以傳者也與傳之云爾無其可傳者雖狀詳不得以誌無其可傳者雖誌詳不得以傳今之爲傳者何如即誌矣爲誌者何如即狀矣又溲焉誌且加狀矣傳且加誌矣無不生有異徵無不幼敏應對賦物無不捷成人壯長無不善事親其得仕也無不

作史而取之誌傳必無當也

公廉無有不神明震服者罷通之也無不以抗言上官之獲罪無不以其不相悅之人病之者死則無不以任事之過甚斃之以死其于婦人也無不操井臼無不以解服飾充食饔無不識大體無不以正相夫子教子女無不如男子前近代老名公文集傳誌總如此不如此人得之不喜作之者亦必不爲其不喜者以拂人且必不爲其不喜者以失己于人故文人必有其心論人之文必論其人之心心之不正發而爲文必不正以不正之心爲不正之文以不正之文爲古文遠矣

范文光 仲闇四川內江人

遊蘇門與友人書

武斷語非易不無斷代之既未可執今以証古然寫景固遊記妙手記同蘇門詩落峰標戶臨揖石黄鳴果

蘇門踞泉上勢頗覆釜而童通體皆石亦復小有嶮崎乃知尋徑捫蘿詩言皆過即崆峒危峰之句亦不爾也然登其上西山拱青澄泉俯綠雲林烟樹平楚蒼然咸來給目蘇門蓋不自用而能善用物故百泉之上蜂房蟻闕泉至不勝其力竟無纖毫及之能保山年蘇門其不愧孫登扈加稽生一等矣

考槃齋主人 吳人 桐下听然

示人

以天下人視我第一無用人以我視天下人無一有用人世界原無真人品貴則大賢富則小賢貧賤則庸愚而已問何以庸愚曰貧賤也何以貧賤曰庸愚也偶然有一件好事有一句好話都被富貴人輕輕掇去出名用了所以說人情如錦木一層薄一層世味如藥樝一次淡一次元氣如冶銀一回低一回

又

識一分醫增一分病知一分地理遲十年葬視天下事率壞于強作解事

喬時萬 君開處後江南上游人

與杜幼安

風味全無一毫文士詞人氣乃能傑出文詞

余初不解詩見伯子喜爲詩悅其音韻之諧泠泠可聽而又無所得詩間取關雎卷耳諸什諷之依其吟詠不減歌商頌者之聲出金石也既學爲舉子業遂日墮雲霧中日不敢旁睞一字然私自疑怪聖人出語如鴻爪偶留舟劍已去就其言下數言可了何至

如許饒舌佛大弟子如水投器如是我聞止傳佛語從不添設一字夫子之意若曰乃人人欲作優孟大是異事曾不如爨時歌金石者之猶足諧耳而又我言我志當不墮拔舌地獄所恨長旣無成幼復不習率意吟哦紙筆遂多不忍盡棄惟吾子教之

・示子弟

古人一日之食每計一日之功今人一日之功止圖一日之食營營苟苟惟酒食之是議悠悠忽忽借博奕以猶賢肆一醉子祟朝飛千觴于長夜雖云勝會

亦覺廢時爾輩當鐵門限拒客石心腸讀書以此十字箴祛彼二種習

十字當喜之末墊

又

與人善而輕信其醫是以身命試與人善而遽延爲師是以子弟試與人善而濫與爲婚是又以家門役嗣試也故聖門教人必因不失其親

朱漢徵 方黯 江南崑山人

與李小有

無聊中厭爾厭令人

弟前此半月日想白粲甜漿如胡麻沉瀣又想日光

譬之生瓜

樹影如銅盤楮葉種種矣念今已度不可得漸安之矣計唯扃戶不出秉燭窮經猶記王霸夏侯勝並從獄中受尚書 弟且用此了吾曲蘖之業安知此極暗極臭溷廁爲鄰之斗室非吾洞天福地乎 弟且騣騣得意口學夜郎王漢何如我大也

趙庭光 凡夫 江南長洲人

與人

大抵文人之言未可作實義看至于集敘溢美爲主況好惡又奪而去之夜氣清明萬分中所存者蓋不

多矣而欲據一時片語以定高下必見其夢中說夢李端叔序韓偓集云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高秀實認作真好之偏曰勸不得也勸不得也若余評此文則曰總之喫不得一笑一笑

令人發笑

又

自狗其文章如慈母之憐少子從腹心抽出不覺自恬其短是故非嚴訓不能別子之賢愚非虛懷不能辨文之好醜唐鄭守愚詩若教嫫母臨明鏡也道無

較伏波老當益壯語尤為警策

此等題得此稚製執璀貫秘藏林 取致高深取境蕭遠似謂似諸如現如脈砥卓識于摩詰學所心于物外亦何必無

勞紅粉施名言哉

顧咸正 端木 江南崑山人

與李小有

弟與仁兄才不敢望百一而伏櫪之感約略相似世人望我輩幾似桃花源中幾百歲古老人然弟竊縱覽古今英雄從强仕後飛揚跋扈較諸躁盈踝泗者反有長康啖蔗之味因念宣聖四十無聞語只為後生下鍼砭耳老面好學惟孟德與伯業炳燭繼日猶不患遲況未至炳燭者乎曾荅友人詩有云燕臺駿

骨猶生日漢殿蛾眉未老時自悲自慰亦自厲也

諸曇

謝謝仙雕寫小照

昨煩神筆兼餉珍羞感愧交并稱謝何似僕以蒲柳之姿在風塵之內歎嵜之貌雖未似乎汝南土木之容竟已同於中散有慚佳士敢乞寫真實愧殷生遂煩圖貌乃辱伸毫拂紙握管凝思四使生面頓開頰顏忽起光猶在面如逢驚手之奇頰未增毫已過虎頭之伎昔少文得圖于晉帝世以為榮與宗見咏於

[illegible]序淵明文始將逮人高致

人以文傳文以人傳作者不擇題人文俱[illegible]不當自增重耶

最似蘊藉所

王維今猶為美以僕方彼自謂過之何者快意取於當前而絕藝難於再見也今於明旦便欲補圖既已出之塵埃便須置之丘壑但僕性好奇服心儀古人仰慚被以明月之裳著以遠遊之履素書一束童子二人比之白雲之鄉吾將老矣庶幾流水之外自謂過之

徐枋 昭法 江南長洲人 勿齋先生子

與姜勉中 如須先生子

尊翁先生康言此弟久懷于胸急急欲吐以藉不朽

者嘗竊論太史公文章非異人異事不以措手此非獨其文章之妙獨絕千古即其擇題揀料亦迥非後世所及如尊翁先生之大節正當世之異人異事也正今日作文者之好題與料也弟恨無太史公之筆以摹寫之耳雖然敢不勉

張灝 彝令 長公 白於山人 江南太倉人 學山閣集

復錢牧齋宗伯

猩紅之罽狐白之裘盛夏被之不若絺綌之適也文茵之車朱幘之馬臨流乘之不若飆舲之利也已矣

夫芳柯可畊秋水幽深吾將老于此中矣

合下一瞻觀之銷見無在不於禪理豈獨宰官現旅哉

與蘇菴方司理

釋通忍 朝宗江南常州人姓陳氏

趙悅道云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以此觀之公堂前亦有佛法馮濟川云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脅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以此觀之公堂後亦有佛法既公堂前後皆佛法何必向深山窮谷始好叅禪無事閒居方堪學道居士蒞任福州正其時也山僧書此作賀非將佛法徇人情要使人情皆佛法耳公堂前底還之趙公公堂後底還之馮老只如正坐公堂時朗如明鏡當堂照不動形聲應萬緣者是甚麼人行履處忽然覷透不但佛法世法一念圓明而趙老馮公亦一時收下何也彼既丈夫君亦爾豈肯讓伊以獨賢

予既汲湮學了用得了之言有所必戒乘然得之言順行提醒人心處能提醒人心則下世道未必無補亦宜可繇哉

復沈司馬

單旅中有佛法不可更說佛法也單旅便是佛法不可更說有佛法也橫按鏌鎯掃除空華靜以應動動而能靜者自然直破巢穴坐致太平矣鏌鎯者當人之智慧力用也孛彗者根塵中之影響也巢穴者起心動念之根株也太平者本來之現成活計也靜以應動者二六時中直據本分之作用也動而能靜者千應萬變而不昧乎本命元辰也雖然依傳只是單旅中佛法若夫單旅便是佛法 貧道不敢攙行奪市待護法掃蕩搖氛時當面領大教也

與陸陶孺

徐增 子能而菴江南吳縣人 而菴集

六朝詩人輒以金粉薄之而不知六朝人詩譬如絕代佳人盛服濃粧而丰神自在昔石季倫以玉聲輕者居前金色艷者居後綺如雲錦爍若霞光使淄朗枯衲見之亦當六魄無主若責其不效西子淡粧則可而薄其金粉則不可也世人皮相良可痛也今弟讀仁兄和趙倚樓昔昔鹽樂府二十首字字艷麗初不損其清真人盡道陶孺貧士室中人不免躬操井臼詩却直是石季倫珠圍翠繞仁兄其詩豪哉

看却即艷體即是清真未有不清眞而能艷艷者西子凡淨面皮與世人相見滿眞耶艶麗耶

與王开吉

作文人之簡者大有

機鋒

看名士深於今人一

千古來文筆負奇氣之氣者無如子長之史舛子美之歌行如項王酣戰悽公醉草歷落頓挫不可止遏吾黨貧賤多由氣不能振欲振其氣莫若讀二公詩文日百遍使此身儼然有五岳三山氣象指下風雷何處不壓倒一世哉

釋行岡 千仞嗣南澗問禪師

簡納納道者

順風揚帆果然便到彼岸余以爲岸無彼此風有順逆順處極易失足唯于逆處猛者一簡乃爲喫緊有力若只趁風使船忽然浪起波翻失却一葉爾時且於何處安身立命足下幸勿認此岸便爲彼岸也別來又經旬月到岸既久消息必竟如何又比來風景頗覺不順昨得函云一札業已觸熱作客去矣秋風大起恐難禁一葉之東下則在世境爲逆者在君家或反爲順然則順逆豈有正性哉

蔣鳴玉 楚珍江南金壇人 佁聊堂集

示兒

名士門庭決無繁襍二三知己入座以瞻仰儀德爲

屑

老氏所藏以此爲首

失問答問雅舉止者芬若有餘及時事瑣及米鹽瑣及臧否者以隨順語泛應之以堅忍默對之

與人

嫌重起於矜身若上可陪列百神下可同卑田乞兒此人豈復有纖芥胸中淨穢自他親疎恩怨有一不遣今去我皆嫌地也有嫌地則生心心生睫轉人世殺機從此始矣

又

狀元二字二十年驅遣不去昔人驗此最爲得力陽明先生云脫却衣服依然是幾根窮骨頭此豈有煩我驅遣而十年二十年貼骨乎

又

范文正楷書道服贊中有能爲辱主驕爲禍府驕不在寵有長即驕有恃即驕有年即驕驕之禍旋而大凡自以爲剛毅方正直言侃發及指畫古今好爲人師皆驕之病本楚解周天格謂其座師師門人能恕我之貧不能恕我之傲誅傲百於懲貪余附之汗三日下

善於讀論情理者有形似

賀裳 黄公江南丹陽人 載酒園集

與人論詩

西清詩話稱少陵用事無跡如繫風捕影因言五更鼓角聲悲壯乃用禰衡撾漁陽摻其聲悲壯事三峽星辰影動搖乃用漢武時星辰動搖東方朔謂民勞之應事余意解則妙矣然少陵當日正是古今貫串于胸中胸手逢源譬如秫和麴蘖而成體嘗者更辨其孰爲黍味孰爲麥味耶

又

詩家宗派雖有淵源然推遷既多往往耳孫不符鼻祖如鄭谷受知于李頻李頻受知于姚合姚合與賈島友善兼效其詩體今以姚鄭並觀何異皁橋廡下賃舂婦與臨邛當壚者同列始知凡事盡然子夏之後有莊周艮不足怪

結隣集卷之七終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余大成 集生 電士 殘夢 江南江寧人

答吳五印

門鬭機鋒文人餘習而禪宗語諸隱隱在中

承手教自居于好懶好閒好無益之書好無益之戲又好折人之過尼山亦莫如之何意者是其知乎自不佞觀之道兄之短正道兄之長也雖然以爲薑桂之性老而愈辣所自挾者若是則已耳設使天地多事復生一更老更辣之怪物出而相挺其勢不得不與之相敵敵之如或不勝則將如之何又或就此薑桂之自謂老辣也者取而付之大火聚中眨眼之間灰飛煙滅無復留有老辣之遺體又將如之何覺爾時開眼合眼一場懡㦬便是自家也莫如之何又不須尼山莫如之何矣語云日進前而不御遥聞聲而相思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或復轉勝於覿面之呈交臂之失正未可知勿更云別後相思復何益也

答禺中郝

作門外禪擬塲生道得一半

我輩從八股頭中做吹行生意所難者斷斷不在四句伽陀中攙旗奪鼓便了一生事耳佛印有句云祗見悟心成佛道未聞有脚踏詩書若教孔于超生死爭表罷休是丈夫我輩詩書餘習未淨悟心門頭未穩孔子瞿曇分疆列界處契券尚未交明遽爾開口安知非識心紙墨中之殘膏賸馥乎辰不如分龕壁壇引杯文社之爲本等行頭矣

陳丹衷 旻昭 涉江 江南江寧人

與宗開先論書

涉江奧異之筆於此僅見一班

昔人每着一筆皆有千歲之姿其于此道盎呂梁丈人之忠信于水也故能移觀者之性若思若存春秋之筆一時交集而不知其所動令夫入丘林見境大異則勇作書不奇爾以生人之勇將有所畏耶足下昨所示書冊可謂奇秀矣大未袖中物不能自保幸矣此冊不爲余攫也

與周減齋

昔人寫花鳥極體物之妙畫魚便忌鱗鬣分明纔分

汝江善於傳物宜其筆墨妙天下

明。卽。出。水。死。鱗。矣。當。如。烟。樹。荒。冢。急。雪。行。人。又。如。圖。瀟。湘。夜。月。漫。沒。綿。渺。始。得。其。㵼。花。吹。絮。如。忘。江。湖。之。樂。耳。從先生得見舜舉此卷。身坐溪澗傍。不作江湖想也。

傅汝舟 遠度江南江寧人 七幅菴集

與卓遵甸

僕論列三代以來詩人。爲桃都集。中所輯皆三千年間快心之句。于三百年中。得先生一人焉。夫瞿塘三峽。瞬息千里。作縱橫文人之觀。它溪澗非不瀠蕩也。而勢不傑矣。琵琶羯鼓。其繂旎以兌。𡚸搊怨寄懷焉。它絲管非不嫋如也。而興不酣矣。刀劍弦矢。斷無留痕。殺人三百步。雄才壯士。性命寶之。它器械自見長也。不如此之鋒銛矣。糟丘麯蘗。引人着勝地。翛然一醉。陶然千古。它飯食特令人飽耳。烏能似此味之甚快乎。揸文場之心者。必發高懷之致者也。揮筆陳之雄者。必縱墨池之態者也。先生詩高且縱矣。孰快于是。孤憤多。笑傲多。幽艷多。俳宕多。化人潑墨。何所不可。此可與才士道。難與名人言也。

亡所予畫淸吳書手介茲者之大父孝行滿雅四中式皆被乙倘得貫不毗讀書吉群寺檢徒四十人來循盡以下責行大標中任弟子取讀更以條發什主看以給弟子不繼爲累者兼擴那輕下過大稱其篤行

吳國賢 一所江南上元人介茲曾王父 白土山房稿

示門人

往見嘉隆士夫。立心行事。大能忠厚。其發爲文章。必原本六經。綜貫兩漢。以及唐宋大家。故雍雅蘊藉。尚煦盛世和平之福。今之所謂文章家。一意刻薄小慧爭高。此樹一議。彼效其尤。便辟叛道。與解人頤。遂里翻古人極不堪之事。以爲難遇。鄙古人最至當之論。以爲迂濶。每展一卷。險側剽劫之氣。如從紙上作刀劍格鬬聲。噫。可駭也。文章關于國運。如此醸結。日甚一日。悠悠江河。將何底止乎。

詩喜爲吾友高群生外則隱居雖寫山樹吟詩滿巷世無知之者所著有逃酒亭詩十餘卷家貧不能梓以問世無剞劂藏爵

潘虞逸 逋齋 喜江南休寧籍上元人 逃酒亭稿

與杜于皇

向高素之士。誇說勢焰。譬向不關休戚者。訴痛苦。徒門川角熱沸。而聽者耳根水鐵。不知彼原不爲卿面作計。奈何鬼手捉人臂耶。冷眼如先生。當已早爲覷破。

與林那子

知命人之奉天。如孝子奉嚴親。雖楚撻交至。而飲泣

順受其親必且齊咸而撫熬之矣予每罹坎壈切無怨尤故九死之餘尚芽生意倘非側席於幽人爵者如先生二三人以任運守約之道自相薰習幾何而不爲天之戮民哉

與友

昨聞足下談其先生事座中似有微諷語此何意也古之君子聞忠孝節義之事有三思思効法思讚歎激揚思慚愧勉策今之君子反生三疑疑聞而傳者或誤疑或别有所爲未必從此起見疑或出一時之激烈未必中心所安此輩此病皆因骨寒胃弱膽薄腦枯全無生意陽明如何望他長進

自己心地不淨從不信世間更有好人

與弟致果

服藥攻疾必以護食忌爲喫緊譬之一方不靖既以良將克之隨以循吏撫之自然禍亂不作若服藥而敗不宜敗之物是益疾也大抵病人所嗜食之味多養疾而不養身者最宜防檢如幽昏之后必嬖諂媚之臣但愛其足供一人玩弄卽不利於社稷生民所不恤矣君子康濟一身之理豈不通於天下國家哉

與其師

才向諸佛門頭問路便要親近善知識遠離惡知識倘導引有差通步茫昧則百劫千生失腳到底譬大路在西錯撿東走若是蒙愚慢鈍漢子還可越上與回若是精靈聰執之士脚力徤順經富草鞵牢一往無前因錯越走越走越遠越遠越錯矣

須知世人終日泣岐亦是悠悠忽忽

與胥高蔚生

余天之幸民也兩耳洞然而一耳不順兩目瞭然而一目不睹其洞然者以屬垣不服者以收聽瞭然者以燭物不睹者以反觀外廓不虧中運獨朗挾此游世不亦宜乎

與孫公調

杜子怡雲謂予曰諦觀世人少有明明白白過一日者此語大有省發兄思之

哀憫世人眞實痛切

答友人

吾兄於兵燹不靖之時棄母出家邪師許矣諸佛所不許也自心亦未盡許也何也以學佛不必定要出家而棄母則絕成佛慧命之種故兄在今日寧可不

但求心之所安則儒理佛理兩不能違

其好筆便是昌黎便是先黎矣

穀公以望人之年著

成佛斷不可不成子以世有不成佛之子斷無不成子之佛也名幾放字今拋師命之乎自命之乎從來祖庭有如此油口頑成法派乎亦大無味極矣逸與老兄有知已之素茲拈一詩辨惑若尚有人理在當速負一團一鉢歸瓔川慰老母擇近地之有泉石林水者結茅焚修往來定省亦便事也亦補過之道也不然令活母饑凍想念以死又等兄成佛度脫生天有是理乎深省深省

李 敬聖一退菴江南江寧人

○答王貽上

東降之女美而一目眚西降之子倚戶窺之見其美不見其眚從媒氏求焉則宛然眚者也西降之子不咎其不明而且重尤媒氏之罔已也見下向兄僕章句亦從戶隙瞷之耳若再索全集則眚者見矣乞速爲掩覈之毋徒使人詬見下爲媒氏也

羅孚尹 瑕公江南上元衞人寄籍永陽家白門草堂藹畔原名光璽 樗壁稿

與劉公勇

士子不讀五經而讀楞嚴正如釋子不讀楞嚴而讀莊子耳

等身之書今歲已歸道山撫此遺墨不勝悵嘆

○與妙意老人 宜之

偶見子昂着色一幅峭壁側立千仞下有棧道盤入才數折卽不可得見有一人勸馬於數里外仰而注視如入雲裏僕謂此蜀道圖也變李將軍之法而爲之初看疑其質細看竟無底紙嗚呼古人心血嘖噬經歷日月始成一畫亡一畫如亡一身安得有千萬億身爲庸夫俗子之所礫剝也

與簡道人

或云欲事當以漸滅如灸摩天意喜相抱或執手遂爲究竟其次如兜率天兩相笑語遂爲究竟化樂天共相瞻視遂爲究竟至他化天但聞語聲或聞香氣遂爲究竟下士曰此非薄滅也正是深妙

與孟景沂論醫

足下善用補中益氣八味地黃二方此古之剛鹵井田也夫古道誠難行然舉世醫人動云藥不執方嗚呼彼尚不知古人有何方古人立方是何意其間多寡去取的是何見而行之萬禩上不畏三光之明下

此語亦未嘗不韵

不傳百姓之元的是何理乃漫憑藥格之有無手指之動偺非不執方也徑不用方耳辟之診者先不知平人之脉又烏知病者之脉哉

與周減齋

嘗思古人所招之詩何等簡與有意味今人連篇累牘莫速也且因事關所爻招遂以所招命題何等新奇不知者乃共詫以爲鑿嗟乎不典不雅不鑿不奇杜詩韓筆人云字字典我只覺字字鑿倘能知其鑿之妙政可不問其典不典耳今人胸中只爲有個典字所以不能讀韓杜并不能薾古詩書縱讀亦梗嫌兎秦耳善讀者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山而水之觸眼卽見其新固不待窮索而始得其力也

與楳下論風俗

少陵云風流儒雅亦吾師風流二字談何容易吾里之士徒取烏衣燕子吳宮花草一段些小風流柄爲六朝佳麗靡曼自失士夫旣如是矣漸流及於閒閻甚有謂金陵人卽賣菜傭束一把菜亦有六朝風致豈不可慨願與有心人以敦厚挽浮華

飄逸楚楚有致

冷水澆背

蔡祖庚 蓮西抑菴江南江寧人

與石谿禪師

頃聞卓錫寒家原擬歸聆法誨罄我渊悰適趄西江道侶鄧君善阿堵之傳因偕坐荒園岡雪魔中話及庚辰之冬雪嶠老人過寒家鄉庄夜深作畫時某甲絡索老人歸去時狀老人吮毫漫荅吃茶徑行十年後示寂雲門果有吃盃茶坐脫去了一則機緣鄧君便拈筆爲某作侍坐老人圖仍屬某必求大師景俗夫小影何敢雅屛揮毫但念旣已妄追雪公之杖屨又獲坐石老之理雲則這個鈍根面孔得度有分豈非大善知識之所悲憫而樂爲點綴者乎薾附溪毛聊代信香一炷伏惟慈鑒

又

常語眷屬云我等今日原從背本得來向後卽不望生利斷斷不肯折本正與手教未出母胎之旨相合然經大導師一番提㬁更加一番警策耳當家病危早已聞山中么魔復有煽邪說以搖動淸規之意必須大家商訂嚴爲懲創金剛一杵豈爲此輩姑息耶

復友人

詹笛稱龔文思自尊署歸備悉茹蘖飲水之況及掣衿露肘之虞乃知今日作吏苦又數倍於十年之前矣年親翁宦況蕭然自無他慮而蒭蕘之誠欲爲一得之獻者大凡居官至十年之久萬人頌而或不能滿一二人之欲萬事善而或不能免一二事之偏灰線草蛇莫非鬻賓風裁似當剏峻爲和持法似當以寬爲猛條案紳衿以及左右奔走似皆當少示坦平俾生愛戴則邪謀可不弭而自戢矣不識高明以爲然否

久于官者不可不參此言爲藥石

程希孔 望尼 號菴 江南江寧人

自簡

自家座上終日無客是客廢我也人家座上終日有我是我自廢也故客至不卽候門客去不常閉戶求免於廢豈可得哉

先生甚達卽閉關不觸就人讀此令人消變足矣

王仕雲 望如 過客 江南江寧籍歙縣人 四辰堂集

荅龔勉之論堪輿

承先生賜風水一書挑燈夜讀初謂此理在有無虛寔之間今展轉思之斷不爲堪輿家所惑矣竊笑坐門素封諳嗜青烏之學無端勢占無端力奪迫力不及奪而勢不能占則百計陰侵必謂祖宗父母葬得佳地便可富貴子孫信然堯舜之祖塋必佳矣何水均皆不肖生孔孟之先壠必吉矣何子思之後鮮有聞人竊料瞽瞍鯀之砂水必惡也不應特生受命之舜禹大禹成湯之龍穴定眞也胡爲反出亡國之桀紂世稱葬書推郭璞爲第一按璞爲王敦所殺自用其術且如此況遵其遺書者乎至於葬死必合生命一父一子猶之可也生六七子者必合數命而後葬兄嫉弟合弟忌兄同以一葬期之年月日時合飲子不一之生命必至停棺暴露風雨水火災祥莫測是終其身無葬期矣先鄉賢公曰從天理上卜葬不必向豐城口中覓頑然塊土小子守先人之治命止取高燥勿令水浸棺土親膚足矣孝子仁人以爲然否謹辭

風水不必信亦不必全不信大約積德之人必獲善地所謂天畀之也强以人力圖謀何可得哉

張芳 菊人 鹿牀 澹翁 江南江寧籍句容人

寄鍾孝虎

於雅麗中能作放筆淋漓滴滴

蒋人之爲人誠所謂藹味道心者故一落筆亦淡如秋水

先生大雅扶輪英絕領表金竹之標鮮長翠玉茗泌尚白能玄是眞逈秋來于伊人徒令悵春心于一方者也弟以孱材謬先結綴五稔于今其劝可晴每念瑗山春曉孤襆清言香生硏滴之雲氣喝杯浮之月爾時朱顏徙骨如峯元常活花在筆來大風先生復以輞川之簡遠脩淨名之淸泰至其揮毫落紙尤雅好我輩之疎狂而雲轎礬石皆江皋第一主人門窓榻几咸淵淵留金石聲迄今讀先生暨槐翁家大風無事長相見行與是舞袖翩翻亂插繁花向晴昊也洵當年快事哉

寄李三石

客歲夏五得閏三月內手教其時弟方在雁峯之麓中暑鍵戶閉苕頭至關械快讀不自知煩痾之去體也得句云北向好風山覆却南還遠信鳥銜來追思向來與二三同人古處交道感嘆久之大抵友朋朝夕笑言之樂正如聲色靡靡蹉過幾劫不復知友朋之艱難迨相去歲時睽以方域脊以困衡使其居焉無與洽行焉無與儷然後悦然太息于久要之在是

學字清麗

震風凌雨毋相倖負是爲難耳來教所云志向因之益勵者眞久要不忘之言即弟五載湘南中間索處何限始知良朋難得而向者等閒蹉過爲可惜也

寄胡雲嶠

弟命本飄蓬東帶嵩疆望里門似在天際自室無瑗婦每顧玲娟弱息滿目凄然人世宦遊眞有何樂曩者致一椷于記室以見女百年爲覥縷念荊布還轂未遂丘首神傷實甚經年拮据始克令小女隨穎北還素笄麻衣歸依護樹弟方拭淚漣洏正未敢以親迎爲請也迨客歲舍弟至署乃知老姻翁過愛不以弱女銜哀在室俾就團欒舅姑之命又敢辭焉第方離遠宦未飭禮儀破涕爲懽實所不圖耳弟于此女憐其相依貧賤雲衣闕畔能琅琅誦七字詩得儷鳳乇于願已足但愧拙宦不減當年每景通門頗衡㩧附老姻翁爲安定名裔詘財崇誼得毋喜其操作而前可以舉之青玉案乎則鹿車追隨實事笑一時風尚千古矣

與穆中實

淮語新清是唐人妙境致晉代之雋偶拔老之天真則有一種風韻

消麗是其本色更饒幽𥳑之致極瑰瑋而不逾于右往有人諸嚴肯發吞妙于孤處尤其獨出

春初與言理棹不及造鄰一扈記罔雨麥疎花燈晻
菱雖蘇淨烟霏愁緒橫塞抽麗製中得意句讀之慨
當以慊恨無觴旋雙鬟襯淚珠串飛過江雲耳別時
恍惚如夢蠟屐到門竟去尤難爲恨千五百里問答
箸沈浮稱禱冷燠悠悠兀兀以月爲年獨踹居取秋
蕁堂集瀏連往復勞皴遇佳人于燭下擁名士于花
前覩俠客之弄丸聽仙翁之嘯樹因而思我造兄賦
心詩律詞品才峰無不酒養情文含蛆聲節獨其意
所栖託如尋幽夢如覩仙霧不麗奕兀于楮疊

若感遇詩日好名應自素心知只厭庸疎不厭奇一
再讀之喟然遠念昔人遊覽山川撰成史記愛奇也
寂寞濮季嗜酒著書好名也否則闒然行媚何渠不
得快意而低眉鉛槧以老乎晉人云使我有身後名
不如即時一杯酒此又貿貿但以名爲身後之知如
世所稱三不朽而不知古今一種欽奇磊穎之至性
前有高岸後有深谷自吟自嘯自矜自惜于其中所
謂顧影娉婷無限情者初未嘗瀏迂爲身後之計而
吾謂非眞好名愛奇則不能爲也因稱管爲道兄草

者人才老意… 又中… 秀…

秋蕁堂序至槧百言恨嶺于作字俠相見時同佳集
並上而畧一引端于此

與黃舍郎

遶樹一枝至俾老母遠涉而此地又有水荒將來尚
非吉土故都可懷當仍卜居南郛否則艮常仁長之
間耳臈前又有吳越之游支離飄泊骸骨應捐弟嘗
怪少陵欲遷嵩雒扁舟可徑到而自發涉荊自荊涉
岳自岳涉衡屢遷其造何耶雲月鶯花是處嘗新愜
喜嚾要是處嘗愛蓋亦有所大不得已者而迫之後
屢遷矣來教至知減翁又罹無妄驚怛不能已比當
路者之衡鑒不知亦採聽三代之直遷否也禽山竟
化爲異物耶弟近亦有哀挽朱槐里三詩詩成輒作
數日惡以此觀方老詩每拈輒廢也

紀映鍾伯紫鄹叟江南江寧人
眞冷堂集

寄傅青主

僕聞太行之右有傅青主先生奇士也爲文磊落峭
峻知其人如其地恨想未之見也甲辰冬得見壽髫
投予二詩盤空硬句推倒一世舉坐爲之動色更讀

其我詩紫芝賦俱不從人間來壽毫眞先生子也壽
毫復向予言先生入山或數日必授一書程其課讀
歸問不得要領乃嚴責之得則喜得而能指其孰爲
是孰爲非遺略文字窺見言外之旨乃大喜即使習
一藝亦然以是壽毫博物多能思精而氣超雖天資
高徹過人要亦先生眞實之教也長安風雪埋戸枯
坐得壽毫而與之上下其言論與酣耳熱出步河濱
栖鳥啞啞不下層氷爲之不寒豈非數十年曠事歟
古人父子濟美有矣張曹房杜俱無人撑立門戸而

狄梁公子光嗣爲地官克盡厥職李西平子愬雪夜
開道偏師入蔡取吳元濟兵不血刃眞能克家兒也
文章將相原偶足天地間先生壽毫又何憾乎于其
歸也書此以報先生并以志吾樂

張　怡　白雲原名鹿徵字瑤星江南江寧人
　　栖霞集

○與楚雲和尚

霪雨兼旬苦侵竈欲晨突無烟數息交生因戲吟曰
萬綠陰中置此身三旬九食未爲貧若能辟穀應輕
舉誰與名山作主賓拈呈吾師乞一轉語

○又

兀坐孤吟上俯覩游人勞勞擾復莞莞緈緈不知忙
個甚麼立脚稍高便覺紛紜可厭况君落上下視野
馬乎經云世界衆生如一器中聚百蚊蚋啾啾亂鳴
鼓發狂亂眞可痛也午餘當過丈室極譚

與友人

承示郁溪先生易解鉤深探賾良工心苦然易道易
簡記曰潔淨精微而不賊深于易者也今就斗室之
內有賓有主有尊有卑或語或默或動或靜何處非
易何時非易若但求之于陰陽五行而不求之乎乾
首坤腹坎耳離目之間恐似宋人之楮葉也皇極經
世先儒奉爲拱璧舉聖人所不知不能不論不議而
知之能之論之議之廣矣大矣然竊自念七尺之躬
百年之內子臣弟友之間多少欠缺未能無憾而侈
言元會運世無乃非自卑自邇之旨乎今父逐日祗
自困耳來札云此事須住山二十年盡絕人事眞實
叅求始有入處無論塵勞擾攘不得如所願即如願
矣此二十年中穿衣吃飯出入起居應人接物燒香

斯辨甚確

換水又作甚麼理會竊恐鷂子飛過新羅了也輒獻狂瞽知不河漢

與周減𡍼

承命搜求山中碑碣止據金石攷所載今僅存者陳江總棲霞寺碑唐高宗御製徵君碑耳然已非原本矣其他竟無覓處至于石上題名及所勒詩偈盛仲交小志所載復十迷八九嘗求其故大約有三石脉潛長人自不知曾見天開巖一詩猶有數字可辨皆中分爲兩蓋石骨長于中故字形移于外也又藤蘿日滋塵土日益多被埋蝕而石有長亦有消昨至巖下一巨石崩殞數段橫塞徑上去秋未之有也則知無時無日不有陵谷而昔賢欲立碑山上一沉水底以爲不朽毋乃見與兒童鄰耶又所存字豈完好者石質必細潤受撫摩而麄疎者多湮滅此如人之溫克多壽而粗豪多不永年亦至理也何日入山當面印之寺壁岣嶁碑楊時喬摹者附一紙去幸辨之

臆度之論但有至理遂似確有典據者

與姚寒玉

新茶少許山中所產弟手製也道兄試于揮毫微倦時汲取永寧泉烹而啜之兩腋當亦作梔花香宋宣仁后云指揮建州更莫造密雲龍㨂好茶吃了生得甚好意智瑤道人此茶正是益智金莖不數他密雲龍也一笑

黃虞稷 俞邰江南江寧籍福建晉江人

與吳山賓 諱非貴池人

今世風雅壇坫不乏主持獨實學一途幾成絕響足下潛心六藝流覽百家之傳注而復家有藏書僞于緗縹之中勒成一書析先儒之異同闡往聖之精奧成一經不刊之典以式後學繼往開來厥功偉矣僕之先人嘗言不變者道不朽者經道非一家私物經非一人私議以爲大全集注盡埽百家而歸之宋人又盡埽宋人而屬之朱子不知鄭司農鄭北海注周官十與其五劉向劉歆父子治春秋或主左氏或主公羊不相爲也紫陽金華夙稱臭味而黃南紀論王毛公不必與紫陽同嘗欲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攷古之功而遷延不果就以迄于大故僕亦有志于是與留此讀書種子而末學之士各是偺

博約一致乃稱通儒

師經非往古彼義疏之雅故象象之微言不壅蟲魚即淪罔象者久矣然宇宙至大豈無白雲楚望其人者抱經林藪潛持運會但同太常之口授即爲魯壁之遺音足下居邇星源彭蠡之間計必心識其人幸以薪火相傳之緒共一昭明使即不學面墻亦思懷鉛槧而從事也汾亭在望我勞如何

與倪闇公

近代著作可觀者不少然弟所服膺者三家而已列朝詩以風雅寓史學浮山通雅以名物傳經神新鈔藏弆兩集以性命道德之精義文章問學之微言而寓諸寒溫之緒語皆世所不可不有之書亦世所僅有之書也竊謂列朝詩汪洋如海通雅蘊積如山新鈔藏弆之經緯條貫自成一書亦當如大川名濱委輸貫注于天地之間鍾阜匡廬不必列于四望而出雲雨現怪物居然名勝者也

鑒希曰屈推當今勒部數家非復稱推奉也

與許甫草

讀足下與楳下夫子書謂吳人有爲正錢錄者足下喻之如遺溺泰山之上山高且大初不如也善哉喻乎雖然即使其真能刻削嶮巖鑱磨丘壑究與巖巖何損仰面唾天自污其身祇益其愚而已因憶得一事當歸熙甫先生府有朱檢討者詆訾其文擲之于地至日之爲崔信明水中物王鳳洲先生嘗記之今熙甫先生姓宇揭日月而行中天彼朱檢討者即欲爲長庚啓明分末光以司一隅亦不可得爲斯錄者何以異此姑與足下俟之而已

粗引一事爲証不必更言其人

與羅以獻

張瀟翁當初度日偶過舊書肆遇洪覺範石門文字禪喜甚歸語其內人曰今日醲酒肥胾以供醉飽放箸無餘粟且不雜孰與名花一瓶香茗一匜足娛吾蕭辰邪內人笑曰是不若花茗之爲樂也瀟翁曰然則子且脫所愛以幷嚴文字禪矣內人欣然質釋珥博書歸讀之終夕及通籍時尤苦貪其內人復剝書文錢鬻法苑珠林以稱慶曲江宴罷袍笏歸來然雙椽畫一編漏五下起衣冠與同堂候座主門猶袖一冊背人私閱如舉子穠黃期近將踏省門者昔人云天下惟有福人方能讀書必如瀟翁者方克稱洪範

張菊人龍當世豈罕

壁亦無文人作史能自剝若爲品無第二人也

韻事好友真堪紀傳

天下之惡皆歸焉本己切承之矣然正史家之失方可向褫千載

嚮用之義。

與滅齋先生

南董既往，世間史筆寧復可信。僕嘗疑南史所載諸帝，如宋之前後廢帝、齊之鬱林東昏，其淫酗暴虐，浮于受辛履癸，無復人理。及考宋書作于沈約，齊書作于蕭子顯，皆承纂弑之際，欲爲道成衍諱其惡，故不難爲故君甚其詞耳。兒人點染，被害之家，寧有好語。兩造陳詞，亦決不目怨家爲西山柳下也。先生日光如炬者，必有以辨晰教我。

高　阜　康生，江南江寧人　蘿栖稿

與周滅齋先生

胸中別有領略下筆自成異觀

寒家敝垣上薜蘿，見者多賞其初夏展放時，新綠如染，葉葉鱗次，微風過去，作碧波千萬頃，而某更領略秋冬之際，霜深宇淨，落葉滿庭，階如在萬山深處，令人意思孤遠。因憶此蘿爲先君手植，至今三十餘載，先君見背已二十餘年，猶今某對之，肅肅不敢作凡近想。生我之教訓，罔何時已乎。敢請先生爲書蘿栖字，以寵其居，誌不忘也。

以此衡量古今人文字百不失一然恐世更有不知[illegible]者

答周雪客

承示三蘇文字，全從國策中得來，多有可議。蓋以戰國縱橫陰謀權譎，其言不本於道德，非儒者所宜稱。然其文字博辯，變化無端，師其筆意，可以曲暢事理。眉山亦取其文字焉耳。嘗謂文字之佳者，相其形氣，如天地之有好山水，入眼快心，析然神賞，何暇更及其他。況以彼之筆意，而抒我之事理乎。彼鶯湖鹿洞諸賢，非不中有所見，而言詞庸沓，不足起其勢，又何以[illegible]嫌今古也。或曰眉山之論，亦有類於權略，老以予言之，豈獨眉山之權略不可廢，即國策之權略又豈可盡廢乎。善乎司馬子長之言曰：戰國陰謀亦有可採者。

可見天下無不可答我之人彼唾面自乾猶是度外言之耳

又

讀書學道人，第一要根器。從器一分進步，一分根器，十分進步十分。如淮陰胯下，與子房同一忍辱，止爲胸中有見。雖無賴少年，皆可師資，何必圯上老人。然僞遊雲夢，一女子能縛之，亦由其根器止能感召市井耳。使孺子可教，安在無如老人者，深爲指授也哉。

從來未經說出遂成至理

昔人論畫有以叠取影者亦是此意

答友

讀大作本是一層分作三層須看其合三層爲一層處何等透快何等淋漓如畫家皴染設色凡用幾層筆墨而觀者止見其蒼翠欲滴烟波萬狀耳

示遇兒

禽之鴉梟獸之犬驢以及蛩蟬蜂蝶之細皆世人所甚簡賤而詩家往往不遺五字七字中偏若藉此族類以助發其靈思增長其氣色可見天壤間一切含生皆與慧業文人貴有交涉若有離之不得者何況人羣豈可輕爲傲忽而莫之泛愛乎

與蔚生弟論畫

畫山水雖與人物花鳥不同然貴得其神氣則細大總無二致嘗見陳章侯畫絡緯娘項前二鬚騰騰隆上如一身全力赴注於此者自根至杪不得徑以脊直舉其妙儘山水家具此手筆則一切崢嶸蕭瑟變滅不定之景光無不逼出矣予冬日坐明窓窓格內紙僅三寸許日光射蛛絲影飄其上度可二寸有竹細塵微封其上隔窓覷之其嫋娜縱送屈伸自如之狀並塵封若有若無一一肖似真有畫家所不能措手者吳道子李龍眠諸公想當從此悟入然則工畫者豈必遠求藍本專事臨摹爲哉即有事臨摹亦須先得此意爲貴耳

香以女兒爲上則知色之正處端在何等

先生一切劃作未有

示門人周龍客

偶遇一友論大言八家之文縱使極工滿紙筋骨而已至於聲響色澤固無取焉不知此種文字原非小小法力之所能盡而反謂其啞然無聲黯然無色哉觀其處處赴節豈不是聲以此言聲聲莫宏焉字字按義豈不是色以此言色色莫顯焉且夫天下之言色未有不推南威西子者矣夫豈青黃赤碧之謂哉淑秀秉於天然而精澤溢於膚表見者或以爲舜華或以爲渥丹耳然則舉世皆登徒又孰知色之正處哉

與黃俞邰

凡今人一切嬉戲之事古人俱收入學問中如琴瑟不離於御歌聲若出金石即今之吹彈度曲類也古人以此等調養性情涵育德器至後人遂流爲淫蕩

不本人情者

之具以故言學問則過於拘苦今之道學先生是也言嬉戲則至於蕩閑踰矩今之浮蕩子弟是也安得起先王於今日而合而一之則世之人旣不得輕言嬉戲而學問亦不至於槁情滅性古樂復作大道宏通豈非至風流至大雅也哉

與周鹿峰

十樣好文字兩樣書法總見古人等伸有

通人之才力

莊騷二書昔人推爲合璧然讀莊子不待解其意義已妙其聲音節奏直欲繚繞半空言逍遥便如鯤鵬之獨運言齊物便如天籟之自鳴令人一上口已覺

畢體欲仙讀離騷不可不解其意義須細認其前後重疊左說右說處全是一段憂君愛國之念纏綿不無解挽回無從挽回欲舍置不忍舍置自嘆自解莊有無可奈何者故篇中薜荔芰荷蘭蕙之類前後數見雖似複說其中淺深各有不同正不可作一色看不然但聆其聲響則不免與詞賦小道同一標流矣豈得謂與日月爭光乎以是知古人著作上於聲音者偏要深其意義主於意義者偏要亮其聲音至如後世作詞曲者但取有腔有板而文義都俚歷俗

老人述舊事但期意思顯白而詞氣錯雜不堪入耳者乎

與吳冠五

人情事局都壞於末世之尙同通故有識者多謂當以方正持之如狄梁公人有以模稜兩可令無特操爲病者不知梁公全是以處骨肉之間者處人國化其成心留爲吃緊一着用耳徒悻悻自負者託名於立朝貴有風節一味激烈不顧人情之所安不但無濟以之召釁有餘而不學無術之人至以此等處國

世人又未可以此藉口一部廿一史是非莽莽誰爲之折衷者

事者處家事蜀洛之爭兆於聚族三數人中而莫之稍解此猶兩手自相攖搏兩目自相忤視而謂彼之實甚也豈不哀哉故人之處世不可過生分別

結鄰集卷之八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鄰集卷之九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釋袾宏　佛慧蓮池大師姓沈氏浙江仁和人

與聞檀菴居士

古德贈人以言此行入仕蒞政已在旦夕護法一事試畧陳之蓋聞佛法外護付與王臣但今之護法有矯枉過正處置失宜者遂致緇侶樂於庵居蒼生哭於原野釋子榮其鞶帶儒生褫其冠衿豈不大可傷哉惟我居士素仁者今當以忠君愛民爲處官之正務次乃及於護法護其理不溺於其迹護其正不牽於其情護其賢者不護其不肖者是之謂眞護法也尚留神焉

本色語幾成名爲推　此老能說正經語又何害不是禪

卓發之　左車一名能儒字無量一字蓮旬仁和人　漉籬集

與黎媊聯

古之眞人散聖或隱于吏或隱于醫卜方伎間必有一種不倫不脊若滅若沒之致令人不可測識不必正襟盛飾開目匡坐爲世指名也即如詞賦樂江潭之有三閭昌谷之有錦囊往往亂如復亂若風吹雲觀者但如穆王之挾飛仙而遊千廣寒之天與之點存焉可耳先生吏隱舊都既妙于詞賦乃復于藥石之中而諷勸錯陳莊諧互用其亦有風騷遺意耶昔思邈人龍宮得禁方三十有奇而不肯盡泄乃雜以他方千百流通世間明眼人當自向此中認取耳

律文之在世間正如禁方稍他方中誰能認取

與鍾小天

僕少年得句深自秘惜不減長吉貯錦囊中情事甲寅之歲自南中歸里篇數年藏本則倉皇轉徙時爲蒼頭狼藉都盡一時憤惋殊不自堪然自此頓識文字性空嗣後所得隨手擲去十餘年來遂不復留一字本是慳業翻成捨因如龐公沉金漢水時了無顧念態文章宿習藉此剗除一空

讀此如太白眞含五嶽　此可解煩憾

與區叔永

我輩遊覽之情不鍾于世間走馬鬬雞喧闐馳逐之地而每于荒烟野草追尋往事斯亦奇矣乃至歌兒舞女亦復舍置目前妖冶而獨繫念于骨朽魂銷之

滑樂府意幾作一集府

淵衆見奇麗有至理

能言至微如文章與說事同旨

莫愁桃葉何耶蓋慧業文人情深而想重故往往結契于無情處如論交則以山川爲良友皆蘇則以草木金石爲性命正謂目前可以告語之人皆不可告語而山川草木金石之不可告語乃真可告語耳

與滑大

客謂予吳姬十五歌喉纍溢道字不正而一綫孤香如春蓝初綻去零落將尚遠若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則意思都盡感人似薄余笑謂客適來祇解隊寒山文殊拾得普賢少時見女子語笑雄語都不復作但聽兒輩爲之

徐日久 子卿浙江西安人 論文別集

與余式如

嘗觀草木之類有色焉璀璨絢爛奕奕動人者則試共欣賞詫爲殊異然第可賂目相對取適光景已耳每入手摺之則中之所存斷與文采遂不相肖此名寔之際未有或辨之者也若夫色之至者厥惟青赤試原本所以爲青赤之狀于色何有哉就若似若遂之質以水火變之工巧劑量又初非有意於爲色者

用意甚深滑味之始出

而不知其然青與赤於是焉在蓋余嘗學文二十年一日見種靛者而得其說蔬如此乃今之學士家哆口談文窮工極態此如文章黼黻極青赤之變而未始思未始有夫青赤之原本一班耳食之士趨而效之運厄風漓偏多弋獲亦若濟貧子之枯腸與小人之說遇于是焉更爲之說以相壓使夫鑽研揣摩勞精費力究竟不得與鋪張撮湊者同捷其又誰甘之而誰信之悲夫祖龍之虐熠萬萬不能燒燼六經而舶今無改竊恐世界靈光不免銷鑠于文人之筆舌其爲業障可勝言哉

復錢長人

天下事未到手時俱如洋海茫茫無可濟度若步步踏實漸漸理解自然有安頓處所不忙不鬧今乃云學問無他只是一捨竊謂有識高人從旁議道一語尖利心眼豁然及至當局却又是眼中花影仍已不着吾儕用世人也除是撒手便休無復罣礙若猶在世則自富貴功名是非榮辱遲早輕重自須十步着眼善抱之猶恐其脫而敢云捨若止像世俗所言捨

謂前文采老境而言之加奧捷

得做去則如人最險時候勢必至自已攢辦只顧這箇別的原帶不起又拚捨之謂矣

又

忽見花鬪甚灼取其最紅者搯之汁乃不紅其染紅之至者爲紅花花則未始紅也至染色之初濃汁尚棄之無所用至洗之漉之而後眞紅始出然則紅者花之所未嘗有也爲文而不加以洗漉求其紅艷加花難矣

答孫

禁陽自是正解借一說發出妙義未始不可

爲世所容亦是大手段人不可離看

爾同其默足以容余記王陽明年少時見一僧端坐不覷不語三年矣陽明至其前喝云這和尚只管眼睜睜看甚麽口吧吧說甚麽僧不覺張目而逝正是外面鬪得緊裡面越是炒鬧不過若是含元氣的人眞是放了就罷寂然太虛隨他天翻地覆此中儘寬着儘勾旋轉何曾有些子絆礙而不能容哉如售義反說見容于世不惟看這君子不像且于文義亦遠

寄易茂才

日餘可謂大備塊文不稱祇益吾醜雖然何害文之不至處可忽乎哉余日方孟旋持論次骨余承其弟畜則竊謂不如無言孟旋笑謂余是且藏拙蓋余生平之欲得便宜類如是然余嘗謂史觀古人行事終是討便宜爲第一義寧獨文學宜作此觀余之出門之日便遭傾跌緣此法失也世之謂余文者如是乎

復友人

僕教本以作人教俾而亦取於亦我恣放者用此法謂學仙佛

更得

日嘗無事則攢壺酒翻单一人往樓上暢做辟卽偃臥于純陽之側此公幸不言不動不以禮數繩人而可以爲侶江濤前後無際爲洗發一切惡夢因藉醒來無事眞是此身在霄漢上更有何者是相辱耶

與人

體認精言另是一意

宋備有言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能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范晞暘爲之轉語曰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快得他人意要在實心以求自歉余宦途漸久癡愚認眞雖家齊寥寥人所共見至于骨肉之間不能無望卽余亦中自歉然今讀此語殊覺斬截但思宋語終含元氣如范之轉語却似秋冬矣

此等牘又如是短草而用意深厚自度度人字字有層曲只是見應酬遺之類

與李萍槎

弟謂李瑤圃還真足下謂真字好難說弟謂說到真處除是精金無些子渣滓此便是入火不熱入水不濡的手段吾儕相與得見有成色的人雖分數不同儘堪寄托如今世態不止將銅作銀子直是紙錢精幣通行得去也

復梅惠連

弟猶憶二十年前困苦至極死活不得終日作文終日煩惱又終日不住文成俱不敢示人即示人面隨發赤以爲遺輕薄者不可耐也遺讚嘆者亦不可耐也或不幸而遺鋪張誇談之士尤不可耐也乃今天下之言文者初不內量其力之所能爲外度其人之所可受欺心造業稱引前輩而按其實地墮鬼國尚不自知亦可憫矣

與龍無字

兄名字未彰當事者向未知有無字此弟之過也然兄于墮落苦海時不自救而呼人救人即此兄胸懷一節揚兄已如命致之文宗矣

文人自家刻契誠耶僞耶

復龔與嘉

一官局身便于友近難于文近督

味此等議論令人脊骨竪起

示人

世間生知者尚有若生而能學者絕少生而能困者絕無矣古來惟舜一人足當之此外如勾踐輩則已是矣在茲上不得不急豈是他生來會得如是只看他不可與共安樂便見底裡蓋生而能困遺一種堅忍之性不是大聖賢便是大奸惡決非尋常等輩所以人只須學那困的便是好

不肯說一句瞞心話

與方孟旋

夜來聞三公示爲部曹之法極中吾隱疾一夜尋味不已乃知下根人不但要一個有見識人教導決須得一個有勢力人打罵不然則這一副痴骨頭知道痛癢在何日也

除却題目字於中摸索亦知是論文雖然豈獨論文哉

與人論文

知備食料而不知甘苦酸鹹知甘苦酸鹹而不知鼻舌心意知鼻舌心意而不知天下之背味者何故不自信而信易牙難矣哉

不但未經人道並亦未經人想

達處云圓此語弄得人不痛不癢

又

也有蓬鬆亂髮固自佳者若向來意在盡飾則些子不到便成不雅

示人

以水照天天在水下雖淺水人更不知底裡如此亦是文字一等三昧若水中所有盡數撥浮水面便不免爲兒童竊笑矣

又

草石參差從中看水勢紆行曲折紆迴致可尋味

與胡遠志

君謂人當看內典若史書都是說謊的本頭看他作甚弟意若道說謊如來也是騙人若自已有定盤心便看史亦得且道甚的事業就想出世也還是從這裡透出纔穩

復徐元脢

郎君知極進但囑兄切莫將丈兄去教道他小兒爲此一着至今便覺圓不起滚不出悔之何及我輩頭顱如許老態日甚正望少年行隨意發揮傾說魂夢

前此知時代塵蒙初學之故

與劉濟甫

場事近矣文字無他端只是不由人來縛亦不由自已放縱便是佳境

與汪歲星

君謂古人爲事所迫今世事爲人所迫所以成敗相反弟意古人學問如種子在地不慌不忙待氣至時自爾發動從土生根母子有序人力不同天自不違從世豪傑不免急于自現知將現成樹位置移植持根就土無問厥初若工巧昧常氣候偶應則敷華結果亦自不爽然所徵者適倖耳如今則似採花置瓶取悅朝夕拚得壞了就換拚得不求結果豈有講于生息之理與終歲之計者哉

卓人月 珂月浙江仁和人 蕊淵集

與孫鳳林先生

月猶憶常山握別之後曾寄陳昌箕兄致一緘候起居矣嗣聞師母老夫人之變即草哀詞附同社以唁今屈指十三年通問無幾疎息之罪可勝誅耶則有謊焉念十三年之前師臺之所期於月與月之所自

慧就目前所見之不平極力抒寫一一指摘凡胸中磊塊藉手淋漓

當世無人議及此者足見卓識

前說勢便作議論都未明敘此反補出文

朞豈謂其參落不偶遽於十三年之久乎十三年之中日願得一當以報夫子而日復一日未有善狀則方自疑其手夫子方自疑其目何敢屢通姓名致師臺之屢瞋其負我又何忍屢通姓名致師臺之屢爲憂哀而慰勞也由是往往欲裁一尺素藏之魚腹而踟躕不果焉往往欲褰裳溯洞望見顏色而踟躕不果焉又往往跋足而遠覘與赤鳥之舄然而出山化成天下施于我土而不意先生之亦踟躕不果也抑先生不念此蒼生耶今廟堂用人其位置之當否雖不致知然以諸生言諸生之所習則自四書五經之外今且舉宋儒所著小學而頒之學宮五其書六其經矣豈不謂此乃敏德與行之盛典而獨怪建此議者似未嘗讀四書五經併未嘗讀小學者也未書讀小學故妄謂此中必多奧妙珍重之辭而不知其即椓四書五經之緒論未嘗讀四書五經故以村學究之文理齊東野人之故事而妄謂其可與四書五經並垂矣內篇既出于四書五經是枝指懸疣也外篇又出于村學究齊東野人是魚目狗尾

無定質職其所宜

進何曰但得如此方稱知己今世爲我輩憂喜者亦默然疑而

瞋者大半矣皆不足爲其知己也

也且夫舉秀才而爲村學究齊東野人則其所以位置秀才者亦可悲矣又豈但百僚之位置草草乎則達人君子安得不自位置于烏山之側碭梁之上桃塢梅塢之間乎然師臺苟出而圖吾君爲鸞鳳之鳴爲鷹鸇之逐則天下事亦何至于不可爲也如遂樂于自位置而已則師臺持論必貴知希而賤行我之皇皇無君日願得一當以報矣子者未必爲夫子之所首肯而之參落十三年無一善狀者必爲天子之所疑所瞋所憂哀也抑文中之門不可無房魏其人乎或出或處將何途之從是以不敢爲樂志論以崇師臺之隱亦不敢爲箴士不遇賦以隳小子之營而惟師臺之所指南近刻然疑草一帙雖屢遷其遁以至乎斯而仍未卜其與功名之近遠此所謂自疑其手者也亦惟師臺之所指南又附之以入燕詩中與頌各一帙者昔少陵贈花將軍伎人云此曲祇應天上有說者以爲譏其僭侈昌黎越在蠻荒乃窮思畢精揚勵元和聖德以贖罪還然則二公雖爲歡愉之音而其雲蔽長安之怨雪深瘴嶺之愁

辭與旨協
俱令人神
飛色舞

無乎不在師晝其以是觀之或不以爲詩近于淫頌辭于謟而貰其唐突大君子之辜乎

李日華 君實九疑浙江秀水人 李太僕恬致堂集

約同人刻未見書

吾輩榮名素濡雜嗜無關所用潄滌神情關益智慮唯是松光竹蔭滑几恬蘚消受三餘橫陳一冊而已昔李文饒叙平生快意事以爲無踰讀未見之書裴晉公抄漢書未終篇以爲永恨彼所謂魁壘丈夫也是皆濡吻富貴之膏盛色旂常之樹者而猶嘐然欲

厭心於是矧余輩游斯息斯方與蠹爭食者哉顧今天下號慕古者衆書亦稍稍盡出而三吳澤國轉輸良便少縮褻玩之餘無難耳目之及有如品目顯著簡帙重大且競爲閨門之懸矣唯夫庋詞隱笈巾乘孤詮咀吮多海錯之奇雜陳駭遐方之睹說同雞吐貴等蛇晰往往襲珍櫝內匿篋帷中有者弗傳傳者弗廣令夫抽珠玩月絕意荊山擊筑飛霜忘情法部專愚沉痾莫之與瘳亦可悲夫誠令蒐萃璣璘編貫條理各登所善遞相推輸存古人之大全垂宇宙之

包眾一新

絕業欲欲則人人邀河索照而家家取燧寵嘉無限表樹脈宏不亦彌然辜玉而洋洋雅奏也哉余願博雅君子圖之

與王釋方孝廉

不佞黯淺疏昧不自揆度輒思縱心千古遊意百輩攬其菁英稍資潤澤不甘菌腐漭劾鉛刀懸髦垂纓迄於今茲婁且種種矣而修名不立殊足媿也每見古人巨麗鋪張則爲魄驚過淡泊元與又爲默醉片言方服其居要于轉亦嘆其不窮金鼓鏦錚耳不一

受旗鼓紛互足蹈踏趼徒涉萬藝之林靡有一家之樹今則順口歌呼隨手應削期於酬俗而已足下曠朗無前鑒達空際乃誤以文人相目不佞何敢當但有捫心耳世途衡衡自軒車以至徒步咸受雄嗌求止不得及乎繩索一斷機運悉停則又儼然寢乎巨室向之驅馳竟何爲耶嘗謬謂植戟呵殿不如一齋晴日宮懸九奏不如半室虛閒足下以丁盛之年挾經緯之具而嬰疾安處謝塵鞅而親緗軸人間之勞盡釋宇宙之觀不廢正天之巧縱足下而奉以千秋

也伏承獎借益惠好音迴由宿昔之舊不道菅蒯亦以臭味之齊收及椒藭也感激感激

與高明水膳部

不佞嘗三夢入朱陵又讀南眞魏夫人傳與陶華陽眞誥諸書鬱鬱芊芊如在祝融紫蓋之下赤君旌幢鸞鶴彷彿可邀也無奈塵緣未謝病後氣力衰少未能治瓢笠問路重雲有如台丈猷材仙韻捧天子飭駐畫烟篇中吟嘯登臨山靈水司悉從部勒大則咽[illegible]併天地並老少亦如元次山磯石鐫字標天南之勝垂千古奇蹟眞令人妬絕耳何者其人無文情無道韻即履天都王屋了不相涉不免頑仙之誚正唯楚楚文人若台文又置之仙靈境地又不深須以簿書偃仰彝由殘勝自足乃眞可妬也

與戴稱賓

以扛九鼎之力運寸管以售臨摹之目分位置以布六奇之法妙出入以鸞鶴沖雲之勢領超奇以魚龍狎浪之姿鼓變態以漱雪嚼氷之韻歸峻潔以水到渠成之理還自然詞筆二家感佩斯印

與魯孔孫

子瞻雄才大略終日讀書終日論天下事元章終日摩弄奇石古物與可亦躭篆隸讀書談追非區區習繪事者止因胸次高朗涵浸古人運趣多山川靈秀百物之妙乘其傲兀恣肆時咸來湊其丹府有觸即兩迸出如石中爆火豈有意取奇哉

與人

白石翁詩沉卓雄快眞闖杜陵營壘開奪其兵符易[illegible]變亂無不如意借視中原叢氣諸作者石堪偏裨位置乃翁之追趣洽而取名淡不行家集不登國選徒於所作墨戲林巒斯石花鳥蟲魚間見之片語挑焰生動躍然人或謂翁詩以書掩余獨謂不然今人雕鏤標炫羣兒自貴意中以爲一瓶聚梨便足千古不知篇中無語語中無味一摹再摹不過糜費數千番穀皮即烟消霧落不從更知有若而子矣翁書世已有定價如寸珠尺璧語曰美則愛愛則傳以必傳之詩附必愛之書是詩以書壽非書掩也 僕於二事俱喜涉其波流未必能動人愛而工力奪於讀書一

今人論畫祖述一味……去元人最遠蘭蕙原更遠矣辨其真偽兩家皆有得失也

儼矗卽任其散落如左師觸龍之論嫁女利其□老不返豈顧勝哉

與程松蘿

今給事自元習取韻之風流行而晉宋唐隋之法與天地蟲魚人物口鼻手足路徑輪輿自然之數悉推而納之蓬渤溟滓之中不可復問矣余嘗嘆性命元虛之談勝而禮樂名物聖人經世之具悉成鈍置羼宗棒喝之教行而六度萬行三乘藏棣之學皆委虛又元人氣韻蕭疎之畾實而屏幛卷軸寫山貌水與各狀一物眞工實能之蹟盡充下駟此亦千古不平之案具大眼孔大胸襟貫容古今出沒者遇此等物乃糞埽堆中偶獲先世所遺一顆寶珠也安暇就浮估時販商米肉價於蚤晚間耶

示人

人人有一片潔白自受用地斷非他人所能分享人人有一撇不下擔子斷不能僱倩與人其他可擺可推任情起倒者皆世界中事非我事也

又

有一席地展布四體便是道場一念卓竪便是根基一事撇得下便是解脫一境推拒得過便是降魔一念相應處便是證人如此相續去子了百當更求奇妙失脚重崖也

不自在處是自在

又

初入道人浮遊之念易驅執念難化稍得力後執念難化浮遊之念難驅以初心猛念攝持而後少知解脫耳解脫勝於弛放有不覺浮遊之擾者故也

又

山谷與王直方柬云子軸明日必來當設硯席於清涼處多堆佳紙俟之張武筆其所喜也想見古流相聚全以翰墨爲戲其切磋鼓舞安得不日造勝地今日酒肉徵逐不唯聲氣寂寥卽求一善縛筆如武者亦不可得矣每一揮運輙爲三嘆

王　齍（予安浙江會稽人茂遠尊人）

與謝無可論紀載書

史筆與家乘不同家乘者人私其所尊親非詳莫悉非盛勿重故細而繁之小而張之然巨筆尚有矜愼

去貪割愛不獨作史當然文人一幾繁便當作此想

之恩若夫作史則載多人大書特書而已且有載其一事而衆端可廢亦有詳其一事而衆端具見者故家書乘累紙不了而史筆欲以一二行了之此中着眼如箕下筆如刀非去貪割愛不可耳若夫子長妙處宏篇巨冊中時有一兩段閒澹沒緊要處虎頭之頰上三毫長公之旁見側出史筆之精神與其人之精神渙瀾生動殊畫無痕乃為至也趙叔鳴名寉官御使江人有言昔人謂倫人宜取心肝騐于致命處殫力耳毛膚焉足試乎斯言可思徵獨文章經濟道德何獨不然

與繼起和尚書

郁駿佳李超浙江會稽人世培先生兄

世趨日下法運亦際秋晚矣凡天下舉一事消一患而求其一平如砥無少粗糙者且難之況於今乎茲者消弭之役寔屬盛舉而旁撓之人彼此不無惟二三正人相信於光天白日之下堅持弘願不為所搖則幻影頃消赤漢如故肯壬佞譁而旁撓之路絕矣蓋主盟須耐旁撓猶之居間須耐交譎亦事勢之必

高超千衆應之多事李超非黨濟宗者

嚴毅一番實屬妄作今其翻異已經伊論無足矣

想妙激昂論

然者也譬之越江拯溺入海探珠即有狂飇巨浪惟賴舟師一人柁柄在手終必獲濟若必求其微風不興輕波亦盡世固無此江海亦何以顯長年舟師之大神力哉幸和尚堅持無惑

復沈求如先生書

承大教謂嚴統一事宜以理論以道處不宜公庭質成此至當至正之論譬之一身之中忽發一疽宜內消不宜外潰宜藥餌不宜刀針雖然人亦孰不知之而孰不願之哉乃刀針之術卒為名醫所不廢者夫固有疽堅毒厚藥餌勿效於是有不忍坐視其死者不得已起而一決之以延旦夕之命然而一體之傷固不免矣豈願之初哉此蓋有大不得已者也今日之事何以異是

壽啓和尚

恭逢周甲人天爭祝方且山不藏珍海不匿寶而猊道人乃僅以一書一字仰祝遐齡豈非近時一怪事然向讀東坡怪石供云禪師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則弟之一

季超居地淡超人至此

學一齋獻之知識之前又自邢道人始矣

致陶水師昆仲

弟久有方外之志今乃得遂然自慚其遲遲也弟念吾之所不能捨者邢季超也弟昨已懸像陳蔬爲文自祭而別之矣邢季超已別則當無不可別者而况身外之長物哉生平玩好原不甚多今已盡行分散凡相知朋友皆隨意分送一二以訓我可捨長物可捨而朋友之道終不可捨適架中有朱搨閣帖五本昆玉五位幸各存其一以爲一時笑柄他日有散髮披襟曳策行吟于吼山曹山之間非他人必季超子也但梵志有云吾猶昔人而非昔人不知諸道兄猶能識此山澤之癯否一笑

子塞著有史然世路說鈴諸集而所言詞爲數種直入元人之席今望八矣老逆猶

孟稱舜　子若　子塞　浙江會稽人

答人言謗書

承示云韓子曰道高而謗至今子謗言日聞意子道高所致歟嗚呼足下之言其諛我耶抑譏我耶不佞無退之之才而同其阨命坐磨蝎動與謗俱退之云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斯言若不以得謗爲恨而以得

不然可此闢我逃名學

名爲喜矣人之謗我者將以毀我之名也謗至而名隨則其謗我也不滋以益我乎顧弁則但有其謗耳未有其名也然名實非吾所樂有名愈重則謗將益甚故欲止謗莫若避名昔之學道者將使坐者與之爭席而後其道爲益高今使人謗我是猶使人知有我也使人知有我是我之壯德爲未深也安在其爲道高而謗至乎然則我名之不如退之者不顧反有愈乎而又何譏焉

胡介　彥遠　旅堂集　浙江錢塘人

與人

沈幼宰云秀才學醫如菜作齏予謂好秀才學醫則爲良醫爲名醫爲時醫低秀才學醫只成就得一個庸醫而已聞子將云好秀才作醫尤是險事蓋學問聰明盡是殺人利器也貧賤之人何業不可餬口而偏以人命爲嘗試其情誠可痛恨吾願足下慎之

嚴沆　子餐　顥亭　浙江餘杭人

答嵇留山

留山堂圖五閱月乃克成弟蕭安能留留山聊借留

千性皆繇
發幽怪苦
不足毋以
不得顧率
一水一石
為戲

山留弟畫耳然弟畫安足留往時見戲卿復爾爾此
事關至性乃佳若僅辨山之深淺樹之曲直漁汀茆
屋位置方將猶是畫苑良工況并此未嘗研討而儼
然揮洒寧不可媿王宰不受追促乃肯留真無論今
人旣不及古人卽知古人者亦少也往在長安尚能
讀書作詩一自里門酬酢心境俗惡此事都廢不自
知性情汩沒何處此豈可博宗匠一吷耶

曹溶 鑒躬 秋岳 浙江嘉興人

與杜于皇

文章家弟近又得一人焉爲西江魏叔子其識見議
論足與于皇相上下弟惟見其論古諸篇於他體未
槩覩然相其筆勢必能者也弟所以深服二子者良
以一時風氣言古文者滿天下其卒應妄作放于野
戰自以爲過於古人者旣在不知文之列可以不論
而一二泥古之士自矜合作者又如書家臨摹一種
點畫畢肖然離于古人之跡自作數字便不成書則
亦可謂不善學者矣獨于皇與叔子旣得入古人之
域在規矩法度之中無一字妄作而又能脫略形迹

擺落格套如書家得古人之神而能自爲書以妙天
下而傳後世是乃可貴耳何日枉訪商量盡發秘藏
以開轍胸實弟志也

童本立 木有 浙江鄞縣人

上某先生

人生最不幸者寵祿及身左右交遊取容之人多敢
言之士少習焉不察始由蕪笑而卒致覆敗不可以
[illegible]務在知言知言必先知人昌黎諫迎佛骨佛
[illegible]必取此疏而朝夕諷誦不以爲已西非之[illegible]
[illegible]如壁猶能以違心之言歸咎宰相以勿沮右丞敢
言之氣正人正言蓋可忽乎哉

陳濬 闇仲 福建侯官人

與滅齋先生

夫子之德於濬者至矣白玉四環明珠一寸特有七
尺身在

徐延壽 存永 福建閩縣人

與滅齋先生

磁石雖不作意諸所有鐵必來附我公卽無意招之

應自來集也

乃公遂如是已乎白羊至人殺不能作薛可哀也夫

所指諸氏殊足人悲

蔣玢 絢臣用發福建閩縣人

與滅齋

時人選詩雖惡然亦有足採者臭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臭泥可也

但恐盜是臭泥無蓮花在

何偉然 仙羅浙江仁和人

與人

深藏厚蓄多木火盜賊之虞天道之惡盈也若孤貧之人天道何所忌而備難之以多虞想其憤激嗟嘆之氣盈而欲溢亦爲天道之所惡故知盈之所忌不獨封殖倘一息一念少有過情皆盈也水火盜賊其何我者甚於藏蓄者也

孤貧多人又不許偸漏傷嘆人之生世見吉

與吳文中

見地獄變相圖刀山劍林鋸磨沸鑊極刑陰慘而此中無怖者潔修定養士也見而怖怖而傷然若身處其地一刻不能自安者亦有意於修者也懲戒惕於前而懺罪除過之念絕無萌芽必其人所行所爲有甚於圖相之陰慘反覺刀山戟林鋸磨沸鑊爲尋常事矣則地獄亦無奈此等人矣何況懲戒於圖影中耶不若轉面一幅西方極樂圖示之或不得於畏心者庶可回之以救心耳

答卓左車

快雪堂非雪不快但長公病瘧即字義已與雪反安得更置之烟嵐中耶明日齊當登山一晤寒氣沁人坐破樓如百重紫絲障不忍出奈何

朱一是 近修浙江海鹽人 爲可堂集

與范遂甫書

王粲避亂居荊州依劉表後世稱依人者必舉爲喻焉粲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在者一篇意即登樓賦也旨趣淺薄虎之一毛如此其斑亦可見矣依人之國當爲其國効忠而粲一無短長操至即隨劉琮降操他日從軍詩指操爲聖君又云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蓋欲效伊尹干湯以伐桀也是時漢帝尚在而居然詬謏如此此無忌憚小人不知當時蔡邕何以倒屣迎之也又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亦

自是正論非綱紫見新猶有史讀風牌

數筆耳楚楚可吟話坡公小品有之然無需同之致也

指摘爲元后比譙郡爲豐沛有文無行令人髮指思王與此輩遊宜其無成表求自試其誰輔之將何試也愚因粲及楨等而嘆虛名之無益焉當時並王粲在荊襄間有孔明德操諸人世人稱此遺彼豈粲遊表幕諸人俱隱其地耶此後作詩贈人無輕用依劉登樓故事以羞當世之士與足下共誡之

與滅齋

平山橫古木遠水接長天荊浩空遺筆何論趙大年此修舊題楊龍友畫句也作畫密不如疎濃不如澹近不如遠多不如少大作家正似不到家者惟滅齋先生能解此意

陸彥龍 驤武浙江錢塘人 癸餘稿

與許天儀

入臯亭纔六七日耳日與麗京鯤庭披襟散髮箕踞長松下曠然佳勝然以向所觸熱之身忽屏羣碎罣涼適中積暑激發支膩于中輒作數日惡吾頭岑岑如入身熱頭痛諸國也亟歸覓足下所稱長孺者而治之乃長孺一老禿翁通閉解結未能反之于平其

數語更有骸岸之氣去其瑣屑則典冪之辭

思有心斧予爲作七發枚生豈如右英夫人所云芝草與汝食汝亦不能來耶

上臧方李立齋嶧邑侯書

龍承聲教所訖習見亮節義聲神明慈惠之治爲近古所未有冀得一望風采以爲洗濯向化之地於願足矣乃蒙國士殊遇所呈詩古文詞往往聞之同人謬獲嘆賞華袞下徹青雲爲昭且郊勞報謁折官位行輩以下交容接之際衣褐衣褐見衣帛衣帛見此布衣韋帶之士所難必之王公大人者而龍於豈弟君子獲異數焉古人知己之量所以重於成恩也雖然知己之於感恩亦相爲風者也王公大人之於布衣韋帶之士未始不相需之殷而或往往多相遇之疎此豫章楩柟必得匠石之斤削而蔚爲國楨騏驥騄駬必俟良樂之睇盼而聲出金石耳若既知非朽株凡馬而猶聽其偃於空谷困於騏驥如士之憂鬱窮閻者匡坐絃歌纓絕踵決又不甘爲沁沁俔俔之徒苟有所求于世而采菽不足以事親拾橡不足以自給阮塗之窮御躅返轍當此之時有抱木而枯耳

然而聽覩仰望猶尚有知已在得不爲之一悲鳴哉
昌黎爲一代大儒所上執政諸書齒及於齋爪升斗
之需而屑屑於米鹽淩雜之細生平嘗陋而笑之幾
欲薄其爲人及躬處流離切身爲患欲告之他人輒
面赤口吃而卒難一語始知古人當困約之際量而
後言蓋亦投誠控訴於上所知我之人而有所不可
已也今　龍　竊附韓子之節惟執事圖之

繆伯聲　浙江山陰人　繆公以疏經名宿爲㕜元令有仁惠聲士民至今歌思之

示人

人一生愛養此身可謂無所不至及至回首卽此一身作楚與我爲仇相離而不相顧湛然師云世間無主莫如心忘恩最是身歇菴先生亦詳哉其發明之矣

事涉刻薄者卽所持甚正亦不可自我開端

人生五十以前所恣意者皆足以致病若我有以招之自此以後種種相尋不招而自來矣卽此是現報何論後世乎

結鄰集卷之九終

（眉批）今人卽所持稍不正亦偏致開端偏欲給局刻論性成之矣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十

周在梁園客

參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上錢牧齋先生書

黎士弘 媿曾福建長汀人 託素齋文集

日者巨源徐子不以不肖無似猥以賤名聞之閣下曾得讀先生報章今巨源又欲不肖裒集近文令自陳其言于左右然弘則何人也古文章之士欲就正當世有道或負贄其書于車前或歷其姓氏爲人賃舂作食以求親近至三年五年不復得見其面彼其見大人先生之難如此而又不敢自呈其無因之言如此今弘竟聚其鄙蕪之辭公然識姓名而上之長者則弘之妄亦已甚矣弘生三十五年先束髮受制舉之書雖間收時藝不無自厭薄所爲賴先世之積頗有藏書日夕編摩弟兄自課約略手抄殆將二百卷爲詩歌古文亦約略數百餘紙然亟亟乎爲之而終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者則見聞之不廣也時命之不達也所見當世鉅公有集行世者率皆身都尊顯典章制誥之言多出其手名公將相墓版碑銘非得其文者子孫比于不孝非其文重其事先重也弘少且賤不得入承明典著作又生長萬山中不接于大人君子即使文可駕賈班言可凌崔蔡亦何能無懽而笑不戚而啼以一發其胸中之奇乎因嘆史遷才高一代其所著書爲古今冠冕亦由家世史官去秦楚之際未遠又親見孝武之世王侯將相傳續豐功登封戡獵之雄宮闕樓觀之美故其文魁[illegible]跌宕與事俱傳若司馬長卿才非不敵也所著惟子虛上林諸篇告巴蜀一文餘無所表見于其辭卒特著封禪一書猶李廣數奇恨不一當單于此自文人之習欲用其所未足耳史公遂謂相如卒接五年天子果祠后土封泰山即推量之過也假使弘不卑且賤少徼天幸叅致通顯能一望著作之林又所聞所見少年史遷之時又所接于大人君子得如先生者一二章雖其文之傳不傳不可知抑豈至僅以月露風雲作此寒儉無聊之語與砌蟲春鳥爭其音節

識。弘之所以自況誠不自量而以槩乎天下之有才而不克自盡其才者則不能不爲之三嘆矣先生人文位望當世所宗以後進小生通辭之始即當援引盛德布請教之誠而忽敢率爾發其狂談恃先生之廣大憐其無成而進其所不足亦藉以爲三隅之反望先生之復之也敬上所著雜文二十五篇望門遙擲惶悚可勝。

候李元仲業師

弘以丁未八月裁鉄離信州十二月爲家弟掛吏議[illegible]愁驟積之時不獲上一言起居左右疏濶之罪上通于天弘一官不效再補山城進退周章徘徊失志愛我者猶安與其補失晨之鳴焉正如鹽車之負方增而欲啓其騰驤之路即伯樂當前安能使之長鳴而俯沫乎記辛卯北去曾于縣揚遇一老僧云君他日必達但筮仕多在西江今草次兩階前言如券知緣分有限壁地已然真無用此勞勞爲也蘇公所謂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弘殆將以半生之宦趣等一日之棋枰耳既已落落無所措意所不能忘者惟詩文一事竊見當代作者各有短長似向時之病在割裂近日之病又在粗淺規步者僅得皮毛短才者失之單薄夫折腰齲齒固足爲妖使徒奉一結領推髻及單襦絕粒之人謂足抗彝光而凌鄭旦行道之人皆笑其不若矣近讀老師全集不覺俯首至地高奇峭削無徑可尋向馮密庵先生曾謂吾師之文得漢人氣少秦人氣多非此公巨眼如箕誰能發此奉發之論讀吾師之文一過再讀近代之文真若飛仙劍俠偶落人間豈復與曹曹世士較論其黑白哉當世未有能爲吾師之文者未有能爲吾師之文則天之所賦不可得而強也弘志薄才疏賦于天者既不敢望而人間之言又學之而有願不願焉弘之斷斷無成亦已自料之審矣相屬萬山無因日侍尊前以教其所不足一官腐鼠抱恨無窮尊稿已騰副本致之棵下先生共相訂正謀付梓人先生近雖多事然好文如渴遲當有以報命付去小稿一冊是弘理信時一二獻語知不足塵觀聽然六年苦心猶與其萬一有存者是又弘之妄念不已也。

齊身有仙骨者正未易

[illegible]有此想

東尭夫兄書

弘去夏爲漕事孔亟四月江頭今春又値季慮四小年會省愛憎移中習久生厭天下事大約皆順嚼甘蔗愈進而愈淡耳近有維揚陳山人爲齒事延至其人奇術如左慈元放亦負迷乎相人之名謂弟可以入世無累骨法合應得仙雖其言頗涉妄私心竊喜之嵇康謂仙不可學猶是目下覺得是非榮辱止是如此每伺候大人公卿見車騎滿眼鼓吹動天反作寂寞空山之想是宿世慧根尚未斷滅殆盡故偶一觸之便如逢故物他日歸來或不至草草山川遠隔無因一至尊前吐此積悃小詩三首令兒子錄呈覽笑知風塵小吏猶能于簿書忙雜中作七言八句此等胸次殊堪自慰也

與丘愼淸書

愼淸足下邇流上都無過眼文書偶得三疑事思之數日盡得理解殊足樂也其一他人聲音笑語一聞輒辨即舉念憶其人聲音何似皆必然可數惟己之聲音則自揣摩不定其一他人面目觀記皆眞强記者如古人見車師牛面十年後猶復識之惟己面自少至老宜相習晨而照鏡頃而失之即寫生家猶有一見他人而私自臨模輒肖者若刻畫己面則必對鏡含毫始克恍惚人未有一疑想而即能自記其面何等者其一平生所見麗人蔓衍問尚復可想至凝畫美人圖即精妍極致當前非不奔悦掩卷都忘何故再三思之惟一心而已人之聲以心察之也既己察之則能記之矣若己則心動而後有言心隨言出既以一心出言又安得有一心以聽己之聲乎人之面目非盡面目可記也相得其神情于面目之外耳己之神情既不能自見即對鏡亦必正容端視正容端視神情先失故從無能自記面目之人也人之面目易記畫中之面目不易記生動不生動之別與不能記己之面目同一理也乃知天下無意味事極耐入深思人苦習然不察耳然非天下之至閒人安能作此無意味之想乎知年兄閒極又肯作理解敬馳以相問

心細如髮推見至隱可參楞嚴七處徵心之義

又何爲淡而銷之

書牘集　卷之二　二六　賴古堂

與林爾千

僕曾于簿書紛紜中以文章自娛今以循卓舉失以文人而精吏治何妨兼才云

臨路讀紀遊諸稿。皆各機杼自生。上掩韋孟。至于賦為之章。古人云才大須是作賦。又云讀千賦乃克為之。歷觀近代所號為能言家者。通如楊升菴。盧次楩無論。若陳人中未免襞積奇言。王季重頗傷諧語。惟章門徐巨源。驚才風逸。節敘橫使。巨源云亡。典型久爽。何幸更得爾千也。匪獨以張吾閩耳。吾不知千百年後。位置爾千回中白蓮諸賦。于子虛上林何等耳。出城爛熳紅蕖滿谿。意欲擬秋山紅葉一賦。以傚爾千。而含毫五日。謀篇不遂。人之才分相懸。遂至于此。假使爾千釋不律。俯而綰半通綬。理百雉城。守五尺簿書。不識逸致閒心。能使如此否。才不才。有時。傳不傳。有命。以至忙至俗之小吏。而猶欲攄運文事。與爾千競一日千古之談。真可謂當車之螳臂矣。詩筵博觀。斐斐匪敬。統望付與書。

復李化舒

文章一道。以自立者為尊。從無有依附他人而能聲施于後世者。司馬之前無司馬。退之之前無退之。近代諸賢。無不年唾抄襲左國者為臭腐。至其所作古

生平見假扁賦人未有不備者

文詞。步武歐曾。不敢失尺寸。形骸土木。神彩都無。僕謂其弊正等耳。此又如劉安仙去。雞犬食其丹餘。皆能冲舉。冲舉小。復異。人何至終為雞犬。寧觸項死。終不願。此自矜。鄉妄。繫仙人之屬籍也。僕近疲甚。假塞一官。仕足廢學。周章人事。錯處怍心。既已不屑食其丹。餘。而又日以蒜汁潑而金書玉簡。將忍待他生。惟日夜候雲氣。看化舒飛去。得做望空遥禮。讚嘆非常足。已。昔人有得長生之藥不自食。而强以進人者。如僕也。何以殊。是放鞾無聊。引喻失義。千里外當發化舒一笑也。

示諸弟兩兒

少年駱賦才性。易入任誕豪爽一流。世說一部為累後生不淺。不知古人胸次。各有一副本原。若止辨得東。塗西抹。博得一二題者。好語濫言。便無故而箕踞科。頭。希蹤嵇阮。顏之厚矣。識者笑之。大約今之所謂狂者。率皆妄耳。

示兩兒

向作詩苦無題。今得題。亦不更作。一着筆便可得二

文人口中如此心中未必如此仰披公慕爲醉人推爲惡

三十紙蕃隨意爲快取適性情行固自歡止非與畫
也緣向名場大熱恐落筆不爲元李劉白天下不復
知有我在今儒恐得如隔屋論人臧否彼人何用得
知則茫茫四海杳杳千載後卽沉香作像鑄銅爲身
彼自像自身耳亦復何與我事我斯地始立名字是
他日呼人元李呼人劉白安知非我正恐實認爲生
安見非他人耳以此名心轉輕詩趣轉活詩不爲名
生固可終身不作亦何妨一日數作也胸中念此尋
味無盡要欲見輩知之

何綱 省菴 福建晉江人 匪莪先生尊人

與鄭邑博書

此雅之章可以與俗式靡

惟昔韓昌黎有言士不得爲宰相得爲諫官足矣以
生言之士不得爲諫官宰相得爲師儒亦可矣蓋師
儒之職雖不得與宰相諫官並然所以成就人才培
植風化者正在此是其職之清簡貴重非他官可比
也況師儒之職舉則他日所以爲宰相諫官者盡出
其門下天下事何必身親爲然後爲榮且盛哉惟所
先生以道德文章自重則人自莫敢以師儒之職而

閩中周方叔與林敷夫同以聞名而方叔較聖夫尤爲雅則

輕先生也

周嬰 方叔 初名中規 福建莆田人

謝朱中丞賚葛

儒疋越荃聲高鄭紵雪華奔龍蝦覺愁輕昔阿谷所
遺惟贈佩璜之女苧澤所賜徒歸索笑之容未若惠
出上公恩覃下士衫墜以表継可相蒙雖徒赤標掌
節丹儒總轡固已涼生衆袂爽起披襟

謝賚綿衣

雲稱降授鮮服曲頒既辟謝萬之寒復稱張融之體
遂使帶繩枯槁坐改舊容見拊襤褸頓更新飾自憐
袖短每內手而知寒竊幸裾長尚及門之可曳

謝賚梨

上林縹蒂未如津潤之奇箭谷金柯謝茲融液之美
地仙可致子横之記有徵輕身自舉曼倩之經猶信
豈徒煩餌頓釋酲酊立除但恐石城靈實不得懷歸
哀家珍果見嗤蒸食當鑽念德取小知恩

謝生日宴

觴薦流霞不慕青田之核盤行榭脯自輕黃雕之珍

雅而之詞不使熟事便自增勝

能於空行中見筆[illegible]

某䲔濟玳莚從客綺席應同王子奏琅璈之音有似曾孫與幔亭之會身登雲日非假阿瓊之方壽極乾坤還效君山之頌

張先世 行秘 福建莆田人 不履園集

簡岳石帆大司馬

先生曰客之過我者三日便有不同 先世 不敢當先生之客安敢當先生之三日先生又曰讀 行秘 文知 行秘 天下才則先生已許以不同何待客三日雖然 先世 之稍有不同皆先生日者飲食教誨之力三日之客又烏可已今既客三日 先世 有不同乎飲食如故教誨如故則其不同者 先世 不知先生亦不如歸白門時故人望顏色覩笑言曰何物 行秘 忽然改從 先世 謝先生矣佳刻種種動人各再錫數部為先生廣之

陳肇曾 昌箕 福建侯官籍長樂人

與友人

偶見謝獻菴答應仲謀書竊謂其言之不無過激也夫遊客之惡誠可痛絕至謂近者士大夫莫不皆然

遊客誠足惡然禁之下士奚足不出誠亦大難居官閉門不見一客亦非盛德事宜為賢官之切也

此議亦覺還當夫與勢俱往與俗俱波者中人也如勢俗之所趨而確然以聖賢自守者君子也天下豈盡皆依阿溟涊希望恩澤者流今鄉黨自好之士然諾不侵應潔誠直不乏其人即閭巷布衣有共財同利害慷慨者亦復不少而謂衣冠濟濟禮義交接者皆浮薄不自愛之徒此言豈不過激哉古士相見之禮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毋遇於辱也所以使人審其交毋遇於禍也如所云昏夜乞憐不得則[illegible]詬罵同遊無賴一唱百和誠或有之至云遺讒被罪皆游客逢人謗議舒洩憤恨之故吾恐客之惡未必若斯之甚其力亦未必能擠排汙蔑之至于此也男子生而弧矢以志四方固欲其遠陟遐覽不蹋蹐牖下乃以細人之唇見愉夫之鄙情欲驅天下之士盡為於陵丘蚓之行亦已難矣今之畜養士卒率多椎牛灑酒非以醉飽為德亦所以增士氣也至於養士而與持籌小吏日計口腹之贏此何為者而尚自德色謂加膝墜淵唯其所欲不亦陋歟毋怪夫今之人率以資厚勢大者為雄長而謂古尚友之士遐

之而不致其肅祇恐世之蓄道德而能文章者亦未必能杯酒往復忻合膠漆也倘見獻菴此書有動于衷故切言之然僕于獻菴實未嘗有所牴牾矣

釋道忞 木陳 廣東和平人 弘覺禪師集

復棲霞浪和尚

讀此札兩公法門何等關涉世之紛紛爭競者何爲識

道以情封知以見隔舉世紛然獨不甚衰鳳自慚乃吾師逢人說項曾不以雲月是同谿山各別爲限直欲混四海以爲家夢町畦而一之此豈尋常所可測識哉

周鏡 逕夫 江西清江人

與人

畢竟生死大於毀譽無可奈何原非了生死

人情難過者生死毀譽兩關生死至無可奈何亦毋矣而毀譽一關賢者未免動心然碌碌者苟而已不肖者自便而已其毀譽原不計也夫不察士之眞與人情所以不免而定其中焉張聽浚恒之吹毛以苟且不肖爲超毀譽而責賢才之俊以暑不畏死爲超生死而責雍雅之士豈不冤哉

甘亮 欽采 江西永新人

答人

倒言人尺牘

君問耳順且知耳逆聞逆耳之言而順斯可通矣

史桂芳 景賢 惺堂 江西鄱陽人

與陳汝特

痛哭之言使人容身無地

負人數十金有日償之方不負人但恐負天其罪何贖天之賦與我者萬善悉備全而歸之方不負天償一善虧欠倮然以死無路可償是爲終古欠債人也

鄧漢 遠游 江西新城人

與人

時方當工舉末流楚人始悟之會道此語實爲確論

僕十歲喜誦唐人詩年十五始學詩生長寒素衣食多累三十成進士州縣爲勞徵拜御史需次郎舍朝請多暇謝絕人徒悉取毛詩楚騷下逮三唐細閱而深思之神明默識霍然悟汗乃知我代諸公之毋古人都在形骸之外

徐世溥 巨源 江西新建人 榆溪遺集

寄克明上人書

嵇闘和尚道風孤峻思企有年閱歷滄桑始展欽矚晉漢武恨於相見之晚蒙叟亮旦暮之遇殆兼之

杜巳源集中刪是一牘

此時已盡露其端矣

參方議氏……文子……見道……言

矣日晷遙遲未伸小叩如田廖雨生下嵩山折花例酒有步步借別之感淺學於道未有閉也而自矜志之然非同社所能知也亦以茫昧不敢輒與人言竊以三乘五車本無二諦顧其教令不同門徑遂別其在六經諸子者若求簡盡莫過中庸如其閎暢則無踰莊子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已該三部巵言日出因以曼衍遂有五燈南嶽二枝青原三葉自老馬石頭而後如黃蘗亦眼者幾人五家以後如大慧黃龍南者又幾人通乃鈔纂重刊居然自命印祖以弟觀之似太早矣故嘗閉口不言遵昔賢之戒有爭氣者勿與辯也雖然此風不止使臨濟爲曹谿之罪人者必時賢也葉落歸根來時無口談何容易乎一詩致虔五絕獻笑倘以爲可教尚圖襆被求比永嘉一宿也

蕭士瑀 次公江西泰和人 陶菴集

與人

李長蘅贈人以三言謂齋以奉天冥以合倫斷以制欲能奉以周旋可兩忘於天人相與之際矣

又

先大夫嘗言小說稱一句話吉祥善事少認得一個人清淨道場與此同旨

言有未行而先紀者似違往聖之訓然余有私儆焉意中之事一筆請書若宿債之逋也必償足而後快又如負重行遠跬步未到終非駐足之地欲藉此以鞭其後耳

又

日奔逐不暇究竟于自己分中毫不相干殆永明所云向不遷境上虛受輪迴於無礙法中自生繫縛者也爲之浩嘆

又

語云好形狀人者近于死者也況譏議人者乎語可書紳

又

偶憶語云人若於日用閒閒言語省得一兩句閒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塲中如何得進

蕭士瑋 再見

讀牧翁集示人

文之有法如松直棘曲鵠白烏玄眼橫鼻竪夫苟因

數語得子瞻筆之文忽得此亦贍直聲字字不費推敲

其固然。天地萬物俱爲妙道之行也。然要見自旋見屋廬。轉以正告之。爾自眩。務屋實不轉。彼必不信。蓋未能立於不傾之地耳。僕最心折者。惟虞山之文。尺寸必謹於成法。至委折詰致。不煩繩削而自合。如駭雞祱。四面視之皆正。豈若院體書以無復增損爲法耶。

蕭伯升 孟昉江西泰和人

與誠齋先生

文章貫雅有體而遜

閣下高名照耀古今。伯升方在髫齔。固已服習閣下國門之業矣。維時年力未充。如管公明不得三升醇酒。不敢遽見長者。逮及弱冠。㳙王大允使君於湘江。因得盡讀閣下所著詩歌古文辭。心竊向往。會逢喪亂。故未遑也。年來侍竹關於青原。交伯璣於南浦。又幸以編氓故舊伸交情於長汀。愧曾黎公每一促膝。未嘗不嘆閣下今日之龍門也。其汲汲於表彰先賢。獎掖後進。有古昔偉人所不能及者。私心衎衎。以爲使伯升得緣先人遺緒。一拜閣下於床頭。其爲榮藉。何可勝言。既而思伯升樗材。耳自顧無尺寸之長。兼

潤甚老成

述折全似昌黎

多難之餘。精彩銷亡。何以見閣下於今日。則又未嘗不感奮勝踊也。然每書閣下遺書。輒珍重之。不啻中郎之祕論衡。獨至大選所載其君札。知閣下垂念先太常之厚。而其妄謂與先太常交莫逆。萋菲之詞。銷骨毀肉。則伯升不能無憾焉。曾一白之長汀黎公。藜公久之以台札見示。閣下之虛懷期物。伯升伏讀感泣。益信閣下文章之友與閣下及門之士。向所謂閣下之汲汲於表彰先賢獎掖後進者之果可徵也。夫以閣下文章之友。伯升得而侍之。及門之士得而交之。而獨不得先容致賤名於左右者。則伯升緣分之薄也。然既因長汀公聞於閣下矣。則伯升區區之誠。又何待先容而後引頸長鳴。以酬知己之賜於萬一哉。謹略陳固陋。并載拜上所刻先集三部。刻書六種。悚候斧正。伏楮覼縷。竟忘卑賤。伯升死罪死罪。

金光弼 右辰江西永新人 金竺山房集

與友

昔吾先子謂弼曰。子識嘉隆之詩乎。詩盛于嘉隆。而衰于嘉隆者也。齊天下之門眭于一途。而天下無步

平心之論

趣也約天下之性情于一模而天下無性情也倡者
用一事用其事者徧天下而天下無博洽也作者構
一句用其句者徧天下而天下無自得也其卒格太
同調太熟蓋至於今日而幾乎敝矣吾江以西自陶
潛劉眘虛王季友諸家來往往超然自爲一境不共
世人生活迄千餘年遺風餘烈弗改于與允矣其于
子美之氣格摩詰之丰神或未盡悉也蓋游以内詩
主同而或腕于骨豫章詩主獨而或格于趣兼詣而
出之實有悟門焉不可强也小子勉哉弼魂驚而走

豈以舉世所難而小子獨異乎先子曰不然雖有騏
驥弗前則却𦐀馬十駕所及乃止但一門深入山盡
水窮真境自見矣受廸以來讀書金竺山中山有靈
蛇犯者雨如注兀坐焚香廣擲冥求亦既有年然以
闘中故業不得專又嘗一月以十五日憂麴蘗事無
暇黙寘用志既分神不王矣念涉世多故頗負半驛
憤激之氣不能屈曲從人强所不諧中間沉升脉合
之感靜擭險易之發悒悒誰語悉發之詩高秋悲涼
風勁弓鳴於境似介稍時成帙不敢示人敬以呈足

深於格律無理不通

今康徐仲光亡後又繼以伯璣江右風雅淵零殆盡爲之浩嘆

論詩有得心之解不啻衆步趨

下惟教之

羅牧 飯牛 江西寧都人

與人論焙岕

岕妙于生手妙于熟難在于句已如法矣猶有出入
不自知也始以細心而得終以忘心爲至

陳允衡 伯璣 江西建昌人家南昌 勤補堂歸學集

復櫟下先生

承示古文未可專事簡朴深感至教衡亦竊有所窺
如近人古文又間有病在不能簡朴者率取類書成

語鋪揚過半借爲己作忽于中幅取其人姓名以傳
會之雖纍纍滿紙令讀者欠伸思睡如昌黎荆公贈
送序短章居多其味外之味玩之無窮即五言古詩
十九首與陶謝諸作不過數行而止少陵始變爲數
十韻百韻姿態雖復横生神韻未免頓減非敢嗤點
前賢要亦時代升降之所必至也昔之北地今之孟
津推尊少陵然孟津不及北地積漸又不及孟津矣
未得其妙先趨于率江夏淸空如話之言遂爲粗疎
藉口有識者不得不以中晩救之景陵詞假初盛不

若真中晚景陵之詩或有疵此論則深于風雅性情殆不可廢也虞山闢景陵而列朝詩集格調總近中晚且多宋元逸致先生試一覆之虞山之深于少陵正如禪家從門入者不是作家雖與淺學拘儒言耳仰恃知愛忘其妄誕惟先生終教之幸甚

文心蕭然物外如畫家作遠村深樹遥遥盡人意中

復愚山先生書

昨冬拜別此心依戀累夕不寐古云感恩有之知己則未若先生之覩 衡殆兼之矣 衡每自矢無繇報公知遇惟益自勉于文章行誼使海內始終稱公取士之明差爲不負公耳頻年戀戀東湖寂寞之濱忍飢僵臥不敢出而曳裾彈鋏者徹欲一觀靡風全三四鉅公之知也今先生與柴季晴鶴兩公俱去西江矣回思十數年間 衡之所以事三君子與三君子之所以期 衡者卓然以古人爲程量不啻昌黎之於李翺永叔之於子瞻豈徒以其斤斤自守而已也今忽漫遠離高談無所與陳徵文無所與裒則 衡之抑鬱無聊將有不止戚戚於貧賤者不知先生何以爲 衡念哉柴季公持別低回久之 衡相與約曰若公林居與愚山公家食 衡或扁舟過訪于石臼春穀之間不百里而兩知己草堂移坐號陳子者仍得析疑賞奇如追隨西江時談稽呂佳話惟晴鶴公卜居無定未免益難爲別耳先生聞之得無重有所感耶

此論極是衡略道理

賀貽孫子翼江西永新人 心遠堂集

復謙菴先生

有人譏正人無用者嗚呼此先生所以爲正人也世衰道微以無用爲禍吾求無用久矣今倖得之方以爲譽豈反爲訾病耶且太有用人其精神不令人寢使所號爲有用者皆非正人所謂有用而正人所謂有用即彼所謂無用者也徒且以猥論爲渭水之熊以蝮蛇爲南陽之號如是者既有用矣此渭水南陽所以甘爲無用老死而不悔也而彼且以爲譏則其人之不正可知矣但其人再三中辨則詈罵之勿問以靜默杜萋菲之口此真長者之行也又承諭云族弟忠矣於先生所作易傳肆爲譏評先生易傳毋論索解人不易得設有解者能別立異論往復辨難先正先生所亟求者恐今日無其人也若不能而妄譏

議論古人處處當與不當皆是學人從入之路

則忠矣原不病狂何至於是且其言曰作傳於程朱之後是謂多事果爾則程朱已多事矣孔之十翼文周繫辭羲之一畫皆多事矣嗟夫經傳所以不明者皆由庸人㟁巳守殘怗括而外無所事事也苟能多事於聖人之後是乃聖人之徒苟能多事於先生之後是亦先生之徒也夫如是則議先生以多事者皆先生者也自謗於無所事事者自識者也以謷爲識又自議焉忠矣即病狂亦決不若是矣

敘略述經之外數言古雅

爲亡姊莊烈君乞詩文箋

竊惟三閭介夫而其姊以爲規懷英通矣而其姊以爲諂兩公各有所就即二姊亦各有所成婦人之賢實難測識若貽孫者爲介未能爲通不可全貶泉石負慚良多獨亡姊以罵賊投江克承先訓不但屈姊讓其慷慨即狄姊亦應羨其從容幸逢我公主持風化若後不乞一字以彰義烈將何面目以對姊魂是敢披陳大略仰備採擇伏祈錫以篇什樹之風聲庶幾江上死蚌猶含明月龍門枯桐尚抱微音其爲功德曷可言喻夫廉恥所在死或輕於鴻毛名教所依言乃重於泰嶽盖其所輕者必有所獨重而後重者始托以爲重然則我公之言固幽壤所含笑以俟而亡姊之事諒亦我公所樂筆以需也曾何惜於表揚而猶待於請乞者骨肉之情不容嘿嘿耳

劉光震 君吾江西永新人子雷書龍書皆有文名 翼雲堂遺集

後趙雲侯孝廉

憶門下薦遊兩閩閩固財賦之區也入閩而逢寒穉之不肖猶采金山者必棄石採淵珠者必汰沙也門下不棄之汰之而氣味沉酣一月若久千秋若暫至今念之似仍置弟於清漳鱣堂之上彷彿與門下解衣磅礴之時也快矣幸矣今歲南宮之役弟遇同人必問門下至否以卜是科得人與否若韓張兩公以子瞻兄弟未到請展試病惜哉其心是其力非而門下亦竟不至矣樹心才難寧不三嘆弟仲冬自北徙南入水署則白雲封戶殆足擬深巖趺坐者雖無從作活而神情甚恬淡寡營幸免於過即人不免終過之弟亦心不愧而色不沮唯此一節差堪爲故人通其他非其事且非其能也門下薦遊之計非傳陸

盛得名上體面往往失之究竟名宿之未亦未必盡屬真文

生案中裝乃子長寄一部史記于名山大川古蹟老會。關如此則雖遊不病且有功矣。

復羅紋山

開函捧誦何年臺之善自挹損至此弟意花不必較茵蓆藩溷總是旦夕必盡之緣故不若看至結子時一着何加古之行道濟世偶有所格不得直遂迫其後也身榮而名立此正結子地位年臺當無多讓也

何鳳乾 不息江西廣昌人 玉尺堂集

寄弟鴻臣北上

清才無兩屢蹶一第承詢所由猶向盲問途也大約吾輩立品不可不真作文不可不認真立品不真則爲君子所惜爲小人所托作文認真未免眼高手滿從來名宿人場思第一人究成局外人皆四字病也此際相遇妙在有意無意耳劉孝則甲戌及第東曾堯臣曰今科率筆爲文乃得之靜思此語益知相遇在有意無意矣愚於此道癡牙鈍齒老作阿婆與吾弟舉爲真人品毋爲真文章斯兩得之

結璘集卷之十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十一

周在梁園客
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孫惟霖 晉甫湖廣江夏人 西遊札子

與吳浮玉

弟病苦無賴道力未辦不無愛生之感故不得已而有是舉人生色力壯徒能幾時不以此時大作佛事[illegible]生自利而丘壑爲高則枯槁寂寞之腸大雄氏所[illegible]儒者別種不堪紹聖者耳若不出此而避人觀望是市井驅儈心腸豈有豪傑而算利計害爲烏紗長命圖者弟之徑情直遂略無回互乍兄所習也第如病何耳

郝承徒 惟順玉吾湖廣京山人

與李大史

自往年七月後不得吾丈一訊私心竊訐謂吾丈遂已忘之適胡文源歸州詡吾丈猶時時念我也文源出示所贈乃翁大作鄙人推誦數四愛莫能置文在茲矣惜不能多致爲恨 僕蚤乏師承長甘自廢于茲技本不宜漫有言說聊以狂瞽之識蠡測之見恒思有以請正于下執事夫今之爲文者刻畫以求工點綴以較勝則曰可以爲文矣背竊思之季子延陵之詠幾一言耳而于載誦之猶堪下淚荊卿易水之歌幾兩言耳而一時聽者靡不瞋目空梁燕泥景寓目前青草池塘語涉神助此豈專在於言語文字間哉抑其意妙天然者固自有在也後令此數種語俾後[illegible]擬爲之卽如槁工之畫衣服楚楚而索其見神[illegible]然無有所謂與優孟無異者矣 僕非知文者每羨足下博雅宏肆奇調古思方其業舉子時已自不拘拘于有司之尺度矣刻今以文樹幟以史業官[illegible]石渠之秘而博其趣羣金馬之彥而極其旨匠心獨運迥出凡流者不知其幾千萬種然 僕之所望于足下者則不在于刻畫點綴之工已也夫刊落舊說成一家言此最不朽之盛事以吾丈之富于年富于才又富于學其爲此特一加意間耳近與一友人偶談及此渠乃曰方今之時作者大備凡今人所能言者古

似有脫誤

人皆已先言之淺學之士涉獵未周偶有所見便指之以爲新語不知其皆古人咳唾之餘也此大不然且如漢高安劉必勃一事自遷固而下未有發其微者千餘年後卻被蘇明允看破作爲權書雖使高帝復生將不復辯卽此推之天地間道理皆人發揮未盡者豈止一端而已哉今且不必遠求只如唐太史竊有救趙論常州新建關侯廟碑此等議論亦何曾有人道得來試使吾丈爲之當尤必有出于此者非僕[illegible]丈所易窺也別吾丈久無從商榷援筆不覺狂心至此吾丈不以爲妄尚其有以觀策之

曾鯤昌 石霞湖廣麻城人 藏堂文集

上倪伯屏書

某伏草土中讀先生之書垂十許年以爲當代有范富歐陽而昌黎不如明光深用嘆愧及走金閶泝鹿城先生儼然在鹿城之中而不敢瀆贅以闖者理窮也然竊有感者先生奇才偉負自宜涉木天鎖闥之班而厚以五聽之司厝之萬難之地此何爲者應龍摩天光影萬丈天下之所仰爲風雨也而枯河束身則傭夫孺子皆得而困苦之且是物也霈澤以爲生而鱗爪亦足以觸物試威靈之壁爲蝥蠹所不齒文章氣岸亦吾黨之所謂鱗爪也剪剔而刊落之則不見以爲龍矣今世所稱縉紳先生相率爲偶人之揖拜息深至壓頭俯至地而其芭苴之委輸又未始不如庖丁鼓刀悉中肯綮以是致高官膺膴仕斯得耳若先當世之士推論人物則齒唾之所不及先生今世之指歸也某家後甯實知衡衡之傍爲峰七十二皆環翼拱服今年春初上雨花臺則尺阜短丘靡不俛首金陵者先生于此日不猶是哉李門郭筏固自以得到爲榮華何必求通遂稱子澤與以若所于亦有之瑱函禹穴之書多多益善高文膏字落落星斗雄談偉論滔滔江河坐某百尺樓而壯其觀聽亦先生雲雨之施膏我芃黍者矣

筆勢調章亦如應龍之天天矯矯風雨百變

與李元美

遙聞翻江墜素之餘更有紅拂兌娘之遇此雖亂離之快事亦懼歡樂之不長死西陵羽獵非天台靈藥之山南陽草廬出大夫功成之日而我元美銜恤嫌

見識皆所欲言

徵埋葬温柔按度麗事之詞流連金谷之飲是儻所大戚也古來權臣握鐵雄主側目則有歌舞以見其途窮田園以示其終老亦有日暮籢策豪氣不施彼其深宮酣舞之懷要即祝宗祈死之意而我元美處臺大之年當盤錯之會豈有汾陽震世之勲信陵招忌之的而婦人醇酒行樂不休泥淖為安忘其階沒者哉桓元子亂世之桀雄權以客言盡遣婢妾况我元美堂堂之士乃甘腐此七尺乎弟向坐是今乃覺

與周禽臣

長塗廣陌不問而知其清明爲道龍肝相顧而難其弗塞五都之市百貨之所貯也三尺之童亦得以步履於其間而蠹螢蓊翳即非猱鳥不得以爲升處先生所著凡數十萬言曷嘗有奇文難字詰曲聱牙者哉然其義類弘深意旨洞白是昔老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所爲進退所爲是非者也上下數千百年之間焜燿者以爲日月晦昧者以爲鬼神孫樵劉蛻之文吾以爲不如子長李賀嘔全之詩吾以爲不如太白吾以爲不知天下亦以爲不如雖彼四子亦自以爲不如也先生言滿天下而化城一方則大用其言而小用其人是明允所云棄天者之罪乎天而棄焉易以坤始春秋以矣貴矣吾繇易與春秋以旁先生異日之所就將裴度相業韓琦膚功日有遲而上之昌黎永叔又何稱焉

王一鶚 子雲湖廣黃岡人

與華子寅

年之别何足道哉歸心甚淡疇昔全鈇華亦難遡其苦惟睿識天眼必遥知其辛苦神蠧哉蹉跌處也老年弟兄未審尚一見而後死乎抑一死而不復見乎造化主之矣

劉敷仁 濟甫月樵湖廣江夏人 丙舉草

與郭無咎

足下于文穀公集以來貧不能舉其全部而以穢佛詩先行昔昌黎有子小史傳其巍科而訂較韓集廼在李漢坡公有集人主爲製其序而過邈無功衎猷無咎賢於韓蘇之後遠矣

呈叔父

盛唐之李杜王岑中唐之元白皮陸每閱兩家之集如見一箇之往返眞是快事

釋正志 石人檗菴湖廣嘉魚人姓熊氏字魚山檗菴別號

與定齋

人情於誕日生子日婚宦日大會賓朋莫不步步求吉辟穢意或率然墮一誕折一箸斷一釵必藉藉疑不祥而庖人几上刲腸抉胃血肉淋漓則唯恐不備[illegible]此之不祥視前此不祥孰大使有怨家左手操[illegible]捉刀當吾戶而磔之必以爲呪詛厭害讐之不置而賓朋之以羊肩豕尻炙鵝鶩來餽者朋又頓首謝不遑此之不祥視前此不祥奚與至於病號人皆係定業計唯有開籠放雀解網縱魚差可以消宿負今烹宰求禳禱聽命於巫覡一禱不應必再再不應雖三正禱不應也幸而定業已滿漸有起色則舉賀謂禱功不幸而定業莫逃終歸於盡則寂然不謂禱過僧不愚神而正庖溪禰之毛可羞荷徒計較於巵酒一觴以爲喜怒則亦人世間飲食口腹之流又安能爲禍福夭壽人使烹宰可以延年從古帝王卿以人爲犧牲何不獨卒未有至今存者徒戕物命增殺業不可以已乎

答文用昭

世不乏同林各身者則古人以千里爲同堂萬世爲旦暮非虛語也世間無足道者出世間法又非可以言宣祇此數行依然白紙

答尹巽子

[illegible]理晝夜且無何有三世幾道窮未來際爲一晝夜已是剜肉作瘡況於娑婆晝夜中分人我計竟親以有限之年作無應之業受無邊之苦安有智者而肯自投著是乎

與李君

奉別以逕于今年三月戚三峰一衆饑疲不忍獨飽遂發意打飯供之今七閱月矣中間六個月一日麥粥飯一日切麪與衆同發總不得純米飯入咽而且病痛不辭寒暑不避是宜有人道陰陽之患相過而來然天亦不以此減其算益其禍而世間之誠算益

羅老僧札處盤歸和子氣卷舒留攤畢竟容有不貝

爲者又未必皆有以致之則正志所爲固落得做耳欲言殆萬斛因大故不敢多及

與石豁兄

襟着頂上枷是處逢人乞生被個老瞿曇今日含衜大城明日室羅筏城平白教壞欲似我石和尚不出祖堂一步自有天人送供終日洗足坐長夜展脚臥何殊癩狗絕生天之望哉盤圓長發日正是其時自辰至午暴皎日中持一口鉢如捧將十丈珊瑚放手不[illegible]飯罷歸來背已强腰巳酸非時食不得路上走不得安所來半個閒人奔一二十里到渡頭祖送

厚福人聞祗宜哭不是笑不是若起一念心責其疏慢有以知其決不然也茲青萍居士還鄉與有同行之約乃因之致意然京口所得舟是短是長不能前定若不便須俟伊到楚時然後見付達左右知是何年月日目前事無一點由人打算盡若斯耳

偈門落日之義風行下上之文

與法子錢湘靈

予不文既闖入溈山水牯牛隊裏益不欲爲文然見文之匠心者則又笑靨爲開如夜合花際日中也而

論文無文士氣亦是具觀

獨不作一切文人敘跋于義何居乾達婆王獻樂山河大地盡作琴聲無取者無與者無授者無受者如是而已矣重於其中作一分劑曰孰黯然而黑孰瓶然而長孰巍巍乎山孰湯湯乎水便與須彌岌峇海水脚波話成兩橛何怪澄源老謂迦葉作舞習氣未除然則吾子以是編請又許之何居許予文之身分之聲價巳爲海內所共傳述所共馳求而欣然不以爲足必欲向巳分中文言不到處策起雙眉退求倒斷既倒斷巳欠伸款嗟莫非天倪而後回視所爲文

與電光谷響松濤麥浪以至空中鳥跡水上風紋都無二致仰觀俯察者將貴之爲得賤之爲得乎抑描之可成學之可到乎然則子與吾子亦相遊於曼衍從人貴從人賤從人描從人學則巳矣瞰瞰然以爲是世間之文世間之文之敘與跋則是爲處空安耳穴也吾子不受予亦不受也

程正揆 端伯 湖廣孝感人 青谿集

與減齋論葉榮木書

楚人談詩乃不盡竟

竟陵詩淡遠又𢪛遠淡遠以至於無榮木書似之每

畫家青溪詩賁不拾驚嘆不後驚也

見其作斷草荒烟孤城古渡輒令人動作秦月漢風之想

與龔半千

書有繁減乃論筆墨非論境界也北宋人千丘萬壑無一筆不減元人枯枝瘦石無一筆不繁乎曾有詩云鐵幹銀鉤老筆翻力能從減意能繁臨風自許同倪瓚人骨誰評到董源悟此解者其惟吾半千乎

髡殘 石谿祖堂大師湖廣武陵人

與白雲居士

老來通身是病六根亦各返混沌惟有一星許如殘燈然未可計其生滅然既往者已成灰矣無事斂目靜坐甚受用觀翁生趣躍然隨處有活計此亦養老之一法也菩薩留戲潤生恐墮無事甲裹石禿如累夜觀優人登場大傷目力到得睡時是第一安樂法亦頗不得有事無事也何日來幽棲兩人相對無語亦妙多一人則帶情識了也呵呵

領會受用謂與人多少

作畫與蔡蓮西居士

吾楚湘山層巒疊嶂不可窮盡目為之眩觸足為之

應接不暇向倣神于湘山故知山水無盡

酸澁若山陰道祇不過應接不暇耳春日偶作此意甚近之老杜云五日一水十日一石惟深於筆墨者知之臨摹家則未可語此也幸有以教我

與蔡龍文論書畫

書畫文章此中關捩假于天不假于人者也吾道所謂無師智纔一拈出自別常情山谷云一丘一壑要須其人胸次有之若单单摹擬效顰禪家呵為僕見婢子邊事耳居士運筆所謂腕中有鬼真得無師之智將來足與通少並垂不朽因寄拙書請正附以數語莫謂老僧不曾道破

龍文書家淵源聞公倪子與之並秀

朱日濬 蓟盧湖廣黃岡人

與王昊廬

別去即于本日午後抵黃矣目前遭遇種種細檢往事誰非古人受過的苦而古人處之泰然 僕輩嘵嘵正不欲我輩出古人下耳沈龍江云仕宦居家被人侵傷固亦嘗有是事然畢竟是我好處若使人望影遠避無敢拾田中一穗者雖足快意其為人可知矣此一段話可以破俗情之見消世路之爭

古人寫論是先有成見偶然發揮者今人是先有題目而後有議論者耶[illegible]

顧景星 赤方黃公湖廣蘄州人

與汪介人

公鄒異才文氣如怒濤奔馬當縱其所如聽其自止此水到瓜熟火足味美之說也豈絕不可令作論刻文文章之道鴻邃難盡一刻木自以爲是矣論者古人因時對症有爲而作所謂借他酒杯自澆磊磈貫與過去白骨無干天下古今事勢萬端涉世極深讀書極富不能得其情狀柰何令兒輩置喙趙括徒讀父書故趙亡稷下學士坐而議論故齊亂況才未必逮古人耶 弟愛郎君直道所見幸勿怪

自刻自評此風十年來始見之眞大可笑事

復張長人

兒之文善矣論瑯琊歷下歸安鹿城折衷顧當壘池記在小品中尤矯矯然有爲兒規者近尚入大家豈言起伏段落呼應爲工而不知行文之自然初非有意爲之也乃家居韓柳人撻歐蘇自刻自評某篇幾段某處應某此兒童之見不足道也相美人者曰此段爲頭爲胸爲腹爲尻爲手足是磔之矣神龍騰空蜿蟺變化不知其爲幾段也而曰吾一段伸一段屈若馭風若簡雲有是理乎自歸安鹿城之說出後生初學折腰齲齒而古文荒矣画竹者兎起鶻落胸有成竹天之生物也具體於胎不節節而生之良工操斤不無節目而削度先定辯士應變風生從容自若今之爲文正如倉晨訐訟抵掌竊擬往復訊答又如婢學夫人簡言矜動愈見踈鄙彼真夫人談笑說鹽米意簡而言有餘故夫段落呼應損字避辭爲工者是倉晨之擬訟而獠婢之簡言也觀今名家何以異是以兒才志埽滌擬斷何所不可願取歸安鹿城月峰荊川評閱諸書東之高閣如是數年 弟雖駑當與兒極論之

讀文者所不能解但不過文之一端耳古來佳文之傳者豈盡在段落照應耶

王澤弘 涓來吳巷湖廣黃岡人

與陳微菴

暱蒼門知近況清苦夫貧者上天所設以待學者之清俸而世俗人視爲畏途先生回思往日千金入手瞬息揮盡意所欲爲傾囊不顧其見地曾有如今日乎使先生而仍如往昔之隨取隨足其著作品行亦必不能如今日之見地超而踐履卓也

清俸之稱將貧字作爵祿一樣看見昔人晚食當肉緩步當車猶爲安排

正襟之言學以濟識確為吾道證之

絶妙戲談 絶妙正論 因想說詩解頤之是[illegible]

杜濬于皇茶村湖廣黃岡人 變雅堂集

答王山長

承教。弟傲慢不求友。弟豈敢如此。只是一味好閒無用。但得一覺好睡。總有司馬遷韓昌黎在隔舍。亦不及相訪也。此是實語。

與孫豹人

僕近作寥寥。惟以溫經為日課。蓋嘗竊慨世之黃冠緇流。猶各誦其本教之經。即吾仲尼之徒。亦或持誦彼教之經咒。日限若干遍。且刻苦用心。不使間斷。而吾儒之經。反終年不上口。以致聖遠言湮。學無根本。風俗日衰。職此故也。僕因而思之。向使其肯以持誦二氏經咒之工。誦吾儒之經。肯以持誦二氏經咒限課程無間斷之道。孜孜誦吾儒之經。則六籍之文。曾不抵一部華嚴一藏內景一萬大悲咒耳。計可以人人爛熟。縱未必即為醇儒。其可以免作白丁無疑矣。此其功効較誦彼教之經。豈不尤正大直截。不落荒唐哉。以此自念生平經學疏淺。而不精作文援引。僅同剽竊。可恥可歎。莫此為甚。於是不如老至。特于今

作文作人盡是十二字

年六十以後。謹擇開心吉日。呼我密友及兒胥數輩。各治一器一鐏。送老人上學。使其儼然監督。不容作輟。立課簡易。用圖久遠。每日溫經不過五葉。正課期誦不過十二遍。餘工酬應治家事。倘得如此十年之工。則六經可以暗誦。左右逢原。作文不致游移。作人不致時樣。祿命家謂僕晚運頗佳。其在是歟。目下先理書經。纂伏生之忘年。次及詩。又次及易禮。則宋家世業。春秋四傳。曾用心一遍。但經文反不熟。此易為力耳。從此黽勉。雖長在客中。所至無論人家僧舍。必先以此意白知主人。然後展卷。不然。恐其駭笑。此白頭老翁。尚思應舉也。大率我輩天分有限。又半耗於詩歌。今始專精經學。庶幾有得。不論蚤晚也。既以自勗。并以望我同心。雖以足下五經紛綸。無俟重理。然杜詩史記。尚不厭百回讀。況聖人之經哉。高明不以為迂。則鼓舞老蒙童多矣。一笑。

與蔣前民

居恒念足下之貧而貧與足下等。無以相助。獨有一說。差可以奉廣。嘗記少時外翁王養所先生語僕

平心論云我輩固居然大富翁也

其先尊君雲澤公官至宮保尚書中間數歷按浙撫淮仕宦四十年致政而歸橐僅十金及疾革泣其子之手而歎曰吾備位大臣潔已率下奈何家有千金吾豈嘗墨哉蓋當時前輩脩廉隅矜名節大槩如此以此推之仕宦四十年之尚書以有千金爲愧則一日未仕宦之措大有十金即爲至多矣足下豈不嘗有十金或至於數十金乎又近年姚江劉念臺先生官至少宰總憲而家私僅勾一担人號爲劉一担今足下雖貧點檢室中收拾雜碎豈不猶有十餘担乎則是足下之富乃尚書之所甚愧而總憲之所遠遜爲不如也奈何尚憂貧哉　僕此語雖近於戲然士大夫要不可不聞此風然後知節操之足重淡泊之可貴而世俗之以貧賤相高惟利是務者爲去古太遠也於此時加體認其爲安貴忍苦增氣益志受用無量其法　僕嘗私用之今始與朋友共耳肥馬輕裘可敝此不可敝珍重珍重

示兒

讀二典三謨及禹貢之文何等爾雅風致至商周之書盤庚五誥乃更詰曲聱牙因知論語平易正是聖夫子文章起衰直接唐虞之統不但道德巍巍也知此并可知真唐宋假于假秦漢矣

東坡亦有此[illegible]

答汪秋澗

承問云云可謂高人有不急之務矣敝鄉有詩而無畫屈宋時無論至子美浩然爾襄陽其時畫道盛行亦不聞楚人能畫者爲誰至近代二百年中長沙下雒公安竟陵五先生以詩迭起雖論者不一然固已皆爲詞壇盟主執牛之耳矣獨至于畫無卓然名家者直至今日突出兩人一爲石谿禪師一爲青溪太史　僕前後見其巨幅長卷雲峰石跡迥絕天機原本古人師友造化未嘗不歎爲神品不知何以不出畫家則已一出便到恁地猶之西江理學節義之鄉素不會詞曲一會便爲湯臨川使作者盡出其下苦天地間怪民也

關崑曲之源者甚鉅只輔嘗亦西江人竟謂西江不擅詞曲

又

僕向謂詩文書畫之壞至俗氣二字止矣無以復加矣今始知有甚於此者時氣也或者不以爲然僕爲

時氣二字不可不戒然即俗之變也適時

便無高品

舊窯貨賤有俗有時不加新窯之通用

譬喻以曉之曰時氣之爲物猶之近日江閩新窯偽倣宣窯成窯嘉窯欵識燒出瓷器非不標致清雅而其一種令人厭薄處都自不可解若是真正舊窯雖復欵識稍俗亦自可耐此非時氣又甚於俗氣之一證乎雖聖人復起將不易吾言眼中翰墨紛紛惟足下堅守古學而無時氣僕故盡情言之不足爲外人道

答卓火傳

今人求文如庸醫用藥皆奉指試以幾倍一藥之中究竟雖有一二亦混雜於百藥之中爲功失

手教再四促傳經堂詩此詩諾足下有年豈得不作及見惠示李果堂碑文典則多風則謂此堂只消此一篇文字便足其餘槩可無作古人求人詩文只求一人一篇可傳不似今人亂捉市傭無所不有也然使僕竟自不作則似此段說話秪是自作游說謹勉成二章奉去其實雖拙作可無況他人乎狂言并發一笑

與張虞山

蒙過獎拙作序文多有道之言不敢當此文特見其端耳未盡也恭愚見嘗謂男子之能詩賦文章猶女

以此擬之更有何者不是本等事

子之能紡績針紉只是本等事無容矜異其不能者由未受之于天於己無與亦猶女之拙者於紡績針紉有所不會亦由未受之于天無可奈何正不必深媿惟於節操大閑則無論女巧女拙皆不得草草也世人能詩文而自矜是女子之自矜其紡績針紉也矜所不當矜也不能詩文而自媿是女子之自媿其不能紡績針紉也媿所不必深媿也此乃至平之論無絲毫之矯激第斯人慣慣相蒙耳足下知吾言故并及之

答友人

立身行己不妄語足第一義然始于不妄交未有妄交而不妄語者

僕之論學於朱陸兩家總無所解而獨以涑水氏不妄語爲宗蓋人能不妄語則行必可言言必可行爲躬行實踐之君子矣至論其功効則尤爲最大試爲足下陳之今夫家庭之有離間妄語者爲之也不妄語則離間絕而家和朝端之有讒佞妄語者爲之也不妄語則讒佞絕而國治民間之有訛言妄語者爲之也不妄語則訛言絕而天下安以至于處朋友不妄語則無風波處鄉黨不妄語則無爭鬬作文不妄

何有名士辯曰妄語覽此亦當自愧

語則不至顛倒千古之是非作詩不妄語則不至淆亂一時之情事自古及今和平之福休祥之應未有不由於誠實之君子而破國喪家亡人未有不由於妄語之小人者也至於一種士人不務修身積學而專作妄語用自粧點其爲醜態尤慘於破亡近世有爲之而敗者然使後生初學猶有所鑒戒而妄語不至於太甚則若人未必無功也蓋僕始者不過遭細人妄語之累有所激有歎服涑水氏之爲聖人耳久而方知格致誠正修齊平治之道率不外是則歎服益至而從事益專焉但僕之資質庸下骨力軟弱爲之覺甚難兼世道尙僞如操千金之璧而行於盜賊之途兢兢乎惟恐其失也吾夫子稱忠信篤敬是邦可行益贊禹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豈欺我哉足下老學幸不惜鞭策使益堅所守是愚心所望也企切企切

卽此便是不妄語知于皇晩年學力之進用成語改字處最似古人

復粤東屈翁山

僕知足下久矣蓋古魯仲連之徒而僕之同調也兼知日者足下所與游處有甚好僕者亦有甚忌僕者

序其相知之深不用一粧點語最難情兼

夫好僕者之疎不如忌僕者之密意足下之耳必多忌者之言自分長與足下未卜定交之日矣乃茲者歡然相求以大集序言見委貴肯造門再四而不厭而且書詞之婉稱謂之謙若魯直之于子瞻如見所甚畏者則是足下不但不用忌僕者之言亦并不盡由於好僕者之說特達相知不隨流俗其明濟之識有過絕于人者也夫士貴有骨耳然無識之骨秖是頑骨昔魯仲連先生惟其負絕識不同于戰國之游士是以其骨力之堅橫亘千古至今仰之嶄然如萬丈之峰峻削而不可及今足下負識如此其無乃行當接武仲連先生歟僕尙未焚棄筆硏頗著文自娛不序吾翁山子集而又將誰序弟懇足下少安無躁俟僕一日遊山水快意時縱筆疾書文不加點乃爲合作耳覽復

戲答練石林

僕固好爲古文日與能古文者游然而非今之人也蓋自周漢左馬以迄南宋陳同甫又浙豨一歸熙甫而止鄙以下無譏焉若來教某某君僕未嘗識其人子

吾目中亦見此人將聞此等語未好于皇所指是此人否

論與謔與是文人筋處

瞻所謂直懶耳。別無說。然頗聞人傳其自滿之狀。殊令人致惜。大抵一時新銳。風氣如此。不必深論也。獨怪有一老友。年大于僕。亦復風氣移人。打入少年場。不窺耆舊傳妄自菲薄矣。吾文勝昌黎。是何等語也。釋典言。譬如小民自稱國王。徒取誅戮。爲可憐憫者。何其多歟。僕嘗言。雖有絕代文章。掀天事業。一着色相。便是俗人。何則。道眼不開也。況今人伎倆可知者乎。然此猶是莊語。僕又有一諧語。可以奉入足下雜著中者。近有一友。爲僕述其公一介不與。却未一介不取。可謂一邊伊尹。蓋舊有此謔也。僕應之曰。今其公。無周公之才。使驕且吝。豈非半截周公乎。聞者莫不絕倒。直是天生絕對。必傳無疑。足下蒐羅編纂多年。今貽得此歷卷笑抃可知也。然從此當與足下動色。相誡。毋自入甕乃可哉。

又

貽我壯悔堂集。美材哉。然此道之難言。今在丹與乘之分。古人沒興煞是丹。今人得意煞是乘。吾末如之何也已。

與減齋先生

聞先生欲選今人詩一部。不著選者作者姓名。可以得真詩。又可以免猜而于前。息怨爭於後。鼐初聞而善之。已復思之。仍有未安者。夫人之好無名之名也。甚于好有名之名也。何則。有姓名而或錄或不錄。則其錄與不錄之故。姓名猶冒其半。今不蔑姓名而[illegible]惟其詩之存。則是其美惡全在于詩。美者真美矣。而惡者真惡。更無躲閃之地。有無以爲榮辱。去取以爲喜怒。吾見其什百倍于有姓名之選。則猜而于前而怨爭於後者不益甚乎。況衡鑒出自先生。尤與泛泛者相萬萬。見選方經始而衆已喧傳選者之姓字。抑之而彌著。此尤好名之士所一飯不能忘也。然則先生于當世之詩。一無所論定則已。如尚有論定。則遴拔精而人自服。何必不留姓名乎。不留姓名。則又不如留姓名矣。愚見如此。惟財察其是否。

杜紹凱 蒼略湖廣黃岡人退思先生第三子于皇弟 彖晉堂集

與吳山賓書

以一身審處于古今治亂上下。苟遯世無悶。嘿行吾

言之污人齒頰

爲得此秀如讀一則 王壺冰

志又不能已已則必論其世爲世者即著書立言者之地吾地不可爲他人奪寸步尋丈皆吾疆土也抗之則不必墜之則不可如蠖之屈龍蛇之伸乃富貴貧賤升沈顯晦不同之極致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乎竊嘆今之祿祿富貴者什之七祿祿貧賤者亦十之七祿祿富貴不足惜祿祿貧賤假終南爲捷徑亦不足惜惟侘傺千古橫踞壇坫使通都大邑深山窮谷指日此巨公也按其著作音趣蒞然克慰而已我輩豈可隨其俊忽哉

羅世珍 以獻 湖廣漢陽人

與張鹿牀父母

昨自磯上乘月放棹覺衣袂皆白雲也頭陀寺裡高閣宿星漢使君一趣其上得聽黃雀仙人吹笛無恐梅花既落楊柳方生君且不勝故園之思矣奈何

與譚韶成

夜來鳴雨如注簷溜與溪流相亂如深山洞壑中使人塵夢一醒早起見萍痕漲綠村徑皆水又孤墅如島抄書之外唯與梅花共飲幽興入懷忘却飢寒皆

梁頂讀書

南豐門力太元甚毘寔見古人專求自得不隨人呼拜

空此皆貧者之不足而造化佐之以有餘得喪物我之外有此一種便宜處除林和靖陶靖節諸人未易得也走以相聞能欣然着展否

嚴首昇 平子 湖廣華容人

與王季豹

初春接手書大驚想今了此局矣人生極難處分者惟得志時事耳伯王不動心假是聖賢盡頭學問若區區不得志事容易了過舜禹生平轗軻艱難不知多少夫子不以此服舜禹獨服其有天下不與所謂忍痛易忍癢難也老兄學問深厚逆來順受一切歸之造物天下事不但得喪不係人禍福不係人即善與過亦不係人付之無可奈何已耳

與黎石龍

古云夫子惡乎長聖賢雖無所不長畢竟有一件得力處因思古人之學雖博枕中要自無多如太傅之鶡冠中郎之論衡南豐之太元東坡之賈誼陸贄莊周皆然公與穀和去幾何而曾不治公羊齊不治穀梁何其專歟今人于書無不讀實未得一書之力所

以古人少今人多古人難今人易古人遲久今人敏疾而得失正復坐此詩文亦然子美不作四言詩太白不作律詩杜文不逮詩蘇詩不逮文近日如元美勸人勿作和韻限韻詩白雲顧治五言近體要皆以其專一遂得精工今人有一件不能輒覺面赤畢竟無一件到家則何益矣老氏云知者不博博者不知頃見馬文伯孫子韋作書鍾王顏柳縱筆自如弟笑謂古人何獨不相兼也弟十年前志過于才思得無書不讀辟事不爲遍來竊自揆量無多望矣曾有句云漸老憐心小久貧覺歲殘仁兄闘此當首肯也

告同人助鏡如上人歸山書

不可不防無起無止與貝縣好文字

僧寺自東京白馬寺始迄隋始有寺田六波羅蜜布施第一爰是民之欲富者思爲僧非僧或無以食無以居也僧民之窮也晉時待出家以上賓隋授沙門以學士至唐乃有開府儀同三司者近代給牒得優免與官府抗禮爰是民之欲貴者思爲僧僧民之爵也先代度僧皆由考試中試者給牒披剃僧亦有貴賤方正博學宏詞也後世例以輸粟給牒僧亦有算

逐段有變化又是無意

嘗郎酎金侯也石頭盛時每數十里置一僧郵爰是民之好名者思爲僧僧亦有甘陵二部及蜀朔及近日東林也其有不得志于僧者一杖一盂惟意所向僧中之穆天子司馬太史天下皆是也蓋自是天下名山强半歸僧僧住山必峰必巖必剛住處輒爲所得老樹怪石精廬淨几入其室者輒有異懷爰是大人君子之不求富不欲貴不好名倦飛知還者咸思爲僧僧又民之歸也鏡如思選勝結方丈題曰歸菴匪鏡如寔歸余等輩咸有歸爾余輩既願其歸當俾其有以歸歸而有以居有以食也哉是第一波羅蜜

與薛諧孟先生

能好自序

杜陵詩之聖也無三十以前詩僕已刻詩皆年二十迄三十詩少年自信過勇好名太急想當爾耳用是欿然內慙久矣憶戊寅秋携是詩子江陵昔年闘荆之一二少年摘句笑予僕未或怍語曰得失自知不其然乎丁亥冬山樓無事偶未刻詩既竣取已刻詩閱之如選前人詩又如老生看後輩人詩毫髮無可欺有任臆謬古人者有沿襲古人者有自矜獨得不

寫出性情可想其詩之妙

知已焉古人先得者有意佳而未達者有既達而好盡者大約玲瓏有餘蘊釀不逮爾時胸米萬軸跡匪千里不知而作無感其然今日者匪曰日益庶幾知非是故惠之慙之乃復存之何也當時山河未改風景自殊父母愛之兄弟無故童心成癖開口常笑天地之大舉非予有舉不足掛予之懷自喜自憐勇若無人國十年來所不再得者若乃未老而悲未窮而怨天下未嘗大亂而嘵嘵然如有瑣尾流離之音一似得氣之先者僕亦不解何以不幸而言中乃爾也僕以是慙之終復愛之夠剟累夕删者十三竄者十二先生覩是詩無作三十以前觀可也

周蓼恤 貞蔞 湖廣大冶人

與江寧友人

以道德文章之事與朋友往來未有避而不覿面之時然亦有有時不覿面之朋友以道德與文章非今日之所急也古人云併道理亦有論不得之處真至言也

結隣集卷之十一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十二

周在梁園客
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何如龍 康侯　芝岳　江南桐城人　文端公後樂堂稿

答某君請謚

（眉批：正人不作覆語也）

尊公眞品亮節一一與易名相應但此事方在紛拏侯論定之後當不令故人之憾遺珠耳三台之尊以頓隆爲快一字之衮以覬得爲榮想足下衆之審矣

與池州守薦曹廣文

（眉批：存一儒官救汝乃爾眞推人之學）

銅陵訓導曹生某者不佞爲論生時以道同盟以技對壘者也爲人宏博如武庫其初塤篪鶺鴒有在昔五官陳思時目其仲氏孝廉與不佞同舉于鄉者也以應制玉樓先後凋謝此生旣覬才得一廣文齋爲靈光殿不知造物之厭曹氏者何以異古郡下耶君侯高誼熱腸必能以伍胥哀曹生亦必能以說項諒不佞者也

葉燦 曾城　江南桐城人

與某君

（眉批：直寫胸懷如游濂地員便是事事無料法界　迴理如是知得如是又不妨作分別見蓋分別見亦大同於道理中也）

詩難言之矣三代盛時無論公卿士大夫卽牧夫游女皆涵育於先王之澤而湛濡于教化之深叶詞爲經矣已成訓何容揀擇夫子晚而刪詩僅存十分之一所存少而所去多何耶聖人造化之筆世儒何能窺測其後言而逸詩之傳於後者又皆可歌可詠可咀可味門弟子皆能習之而皆能言之則聖人之未嘗一槩抹撥之也亦明矣而至今傳者寥寥或後人遺失或經秦火皆不可知而當時親受業於聖門者說詩尺各各不同豈詩爲活物聖人固未嘗執一說以定人而人各以其意見自築一宮皆別開一門戶耶禪家有活句死句執其死句則此心自然非彼心一地不能知二地爲元後之之優杜劣李也可爲楊大年之以杜爲村夫子也可卽爲近日之吹吹上李輩也亦無不可得其活句則放開眼目恢廓胸襟永明不云乎衆生言論悉法界之所流外道經書盡諸佛之所說而況李杜元白蘇黃諸大家及近日王李鍾袁諸名士卽其中不能無利鈍何容輕置擬議于

叙事新異 尺牘所難 往見漢魏人時有作先秦語者 不謂近代

其間耶。僕癡鈍人作癡鈍語以請教於公不知以爲然否

吳用先 體中 本如 江南桐城人 函玉山房集

與袁先生

年丈冥心真諦徹悟根宗流雲泡沫何足淵入靈臺自伯修去後調歇紛悲金鍼闌滅飛玉霜之夜下目旅雁之晨飛俛仰無聊依棲失所吾兄即芥視軒冕留連桑梓于弟叢獨無遐心乎弟頭顱如昨伎倆靡他獨武夷其近哀馬唐未知將老非惟蕪思半凋抑且濃情頓釋任呼牛馬孰辨雌雄獨有無生一事終難透脫翹首大德指我迷津蓋弟之憶兄正以法侶漸稀塵坌滿眼如兄之沖虛恬澹針芥相投惟不獲促膝論心之爲快也真切真切

姚康 休那 江南桐城人 龍眠山人全稿 堂集 所著有太白劍借紅亭本草

答公艮

弟近委頓已甚強半山中臥時入城爲有如火牛者見迫耳頗欲一見有西泠了雙眼意亦欲一看仁兄了八口意今皆不能共一足所不能共一面所不能也然亦不知竟能不能否仁兄雖仙令恐聽專事版牘不如聽弟此語足發一噱

偏阿此僅 但戮辭者少耳

與人

閒居適莊此福在堯舜釋迦之上人生那得如此切忌妄想

劉若審 緣明 一齋 江南桐城人

與學人

公府衙門掾史胥徒之養濟院也琳宮梵宇黃冠緇衣之養濟院也士子面不經明行脩但取免徭役持門戶是亦以學庠爲養濟院耳程子所謂泯然爲天地間一大蠹者非歟

方拱乾 肅之 坦庵 江南桐城人 甦菴集

謝月胖疆賀七十

不肖馬齒日增鴻爪莫定蘇卿雖返衰顏難画麒麟杜老未歸淚跡空占烏鵲人傷蓬轉天縱樗牛每見年世兄孝友承家風姿類父言滿天下人欽斯范之傳德比古人心念陳荀之舊禮嵩目旁時勞載酒相過江水春來屢拜分甘遠忠頗如劉峻負愧深交每

最似黃公

感王孫不忘執友行年七十萃貧賤富貴患難于一身而少不如人何况今老時逢三五觀進退存亡得失之九德而我躬不逮安敢多尤已命兒子秋賓朋唯自敘行藏大略回念生平幾知已但私憐語默殊方忽捧鴻魚兼披瓊玖尉蒸莪錫海錯分甘更拜佳章益顯至德蘇張近體遠過六代之波流李杜鴻裁能暢兩家之委曲令門舊侶因老子而追念尊君益重我山陽之感京海偕奔際平時而轉懷往事願無忘同谷之行眉山父子已多材而況以杜陵野老陽

羨書生五色紛披滿堂驚異王家兄弟皆名士而重以龍跳筆精虎頭墨妙千秋競爽當者逡巡白髮如賓頗愧梁鴻之老婦青衫作客常憐劉表之諸兒何敢當荀龍賈柱之稱兼寵以江草莊椿之比雲霄誼薄雖敬老為其近親金石情深快知我莫如君子拜登鼓舞奉命殷勤素壁高懸來者皆欣三絕清齋朗詠老夫如獲百朋楮末詞陳夙命袁安之駕牀頭餘熟豈徒袁紹之杯唯願春酒頻斟百歲分觴于父母夜光遠曜世交永締子孫臨楮欣瞻望風欽謝

用事能自抒胸臆無詞人滑稽之氣

方孔炤 仁植 潛夫 江南桐城人

與人論詩

關尹子曰道寓天地寓舍可指可論之中邊則不可指論之中無可寓矣舍聲調字句雅俗可辨之邊則中有妙意無所寓矣此詩必論世論體之論也此體必論格論嚮之論也韓偓武曰汲汲乎惟陳言之務去數見不鮮高懷不發此誦讀咏歌之情即天地之情也目以急口媮快優人之白牧童之歌與三百乎何殊然有說焉閩人語閩人聞語故當閩人而與江

淮吳楚人語何不從正韻而公談夫史漢韓蘇騷雅李杜亦詩文之公談也但曰吾有意在則執樵販而問訊呼市井而詬誶亦各有其意在其如節奏不堪人耳何此一喻也謂不以中廢過

真論書明理之言足聳人意

何采 第五 省齋 江南江寧籍桐城人 文端公孫

與減齋

粵東古來輪派遷客地也坡老云通來三月食無鹽弟食有鹽矣先生肯以青州從事醉我當撒鹽為報

半致嫣然

又

一滌擗便引人勝地肖齋圖自佩

溽暑蒸人竟如一丸封戶戶外事絕不相聞致車騎言旋遂疎趨候罪甚委書贈人耶疥壁耶幸示無設從事佳墨如襄陽公百緡足令皇甫湜愧死

又

老蓮筅子真生平所未見況出自懷袖乎終以未得佳句為憾俟開春為我成之方稱全璧何物文通作公口實耶側理領到明春誓不作一字然非所論于公三萬六千場日日以筆墨供清娛最吉祥事其何敢辭

又

花前沉醉幾吐丞相車茵猶幸潦倒顛狂為司空見慣當不罪耳石公畫何日可得耶

又

韻蓮諷言者舊兩撥

暑天寒氣中人如小人之中君子往往在不覺處道體須珍攝然亦不宜太煖 弟體中尚未平今日更苦眩暈札中未言及恐煩軫念耳觸暑遍謁正見此君皮骨健亦止莠莫如不爭之意公炎天尋煖處坐較炎天尋煖處跑者何如公亦有趨炎之術也歟 一

又

五日近矣節債逼人方知屈大夫從彭咸之所居只是躲端午耳公當一笑

又

為之浩嘆

數日米價頓長舉家不能辟穀冬衣典盡而質庫又不容葛衫抵出非餓死應凍死矣縱是活搖迦佛活濂洛關閩也挨不過如此冷清公雖無聊尚想到黍禪學道勝我多多許也

又

兀兀幽居幾寒盡不知年矣乃因豪債追呼始憶年前無幾日通身汗下如觸翻溺器時也窮親貧友索曆日與追呼等敢以此小小債累先生多多益善

方震孺 未孩江南壽州人

與惠元孺論禪書

文人談禪類謂可悟其意其實有不盡者

禪者箭鋒石火邊事良馬見鞭影而馳得其意而已矣如以跡求之刻畫肖象愈似而去之愈遠先生直提掃除自是能大士一流業已日學道存矣而又問日課於念士念士者所謂刻畫肖象而未必得其跡

不作一死警語是禪家機鋒

昔說至此令人悔爲人苦

者也使念士而可以益元孺何異無鹽東施既痔且瘦乃向洛神飛燕而修語曰卿若何步若何低回若何薄顰若何拂衣顧影不亦可姍笑乎哉雖然如元孺者乃可以問課使元孺諶諶云禪已在是則所謂目擊道存者跡而已矣

龔鼎孳　孝升芝麓江南合肥人

與鄧孝威

道翁以吳趨之妙族生東陽之秀里少弄柔翰長交倚流瓊華敷藻于外中蠻樹含芳於左右氷絲鮫雨

織子雲油素之書范甄班香褫孝穆珊瑚之位名動卿相文滿國山兼以神檢孤超門風蕭澹濟壁爲酒時等味于五鯖謝米瀋輿尚待賚乎三釜而人惟荊似寒許蓬開孔座雖登氣長橫鶚嵇疎獨許性不驕龍阜子孺子之遐標不愧真長之畏友鄰嘯咏刁盈於叢竹而介貞彌表于猗蘭矣爾其爲詩也遠規栢梁近矩魏晉揚聞抗膺上初下晚濮耕巫雨宜大呼上天子之船御柳宮烟會待勅入含人之院香奩何試步爲花搖執扇笑迴髩將柳綰莫不比音八律絜

正則拾遺對寫兩段此格見之儷體文人無所不可

采七襄固兼出而並奇紛雲屬其波委也若乃鏡宮橋寂山高紅樹之陽角爲晨吹城壁玉鈎之月鈿輮繡柱半藉芳塵瑤瑟翠翹同銷爛草昭明濟古傷流水之難回杜牧情多怪珠樓之似夢固已身同秋士賦咽蕪城飛絮飄搖蘭成自語空江杏靄叔寶能愁不只閱斜日于鳳臺遙遐吳芊眺荒潮于越嶠獨響鷓鴣矣夫詩之爲道以言性情論詩于今尤必取諸懷抱懷抱遠者其人必忠孝其語必幽森其取友必簡嚴而遇物必深厚正則之想靈均帝怨鵑謦施捐

玦珮于湘君告然疑于山鬼頓使離離淸蔚起楚水以波瀾終古而遐椒者猶椒杜者猶杜君子以安其㝠雪美人以爛其車旗拾遺之困蜀哀江聽猿拜鳥驅路腸迴于罷酒故國眼亂于臨風乃猶娓娓能愀觀春姿于溪壑解人難索哭者自哭歌者自歌臣子以奉其日星朋友以召其風雨蓋兩君子生當憔悴世膈悲惟或含辭負屈絮語如顫或泛梗依人低頭忍泣開萬世柔腸之祖最宛轉而不聊入老人失路之心偏酸辛其有謂長饑難託漁父何知其別具懷

麗句靈霞正使子山孝穆猶未夢見

抱有如此者道翁逸才曠世少年負盛名羽獵上林方當挙壯乃吾獨覩其意思所寄蒼茫綿邈一往而深似此心期不賺今纔吾安能再把臂于寒谿老樹邊與吳陵諸子揖騷而坐杜兼紫水部于季孟之間耶

與冒辟疆

銅老至都出示手面一時風雨颯然玉碎珠銷斷魂千古 弟 于宛君如嫂雖欽鬱金堂下一拜之緣而玉闌花底醉瀋淋漓猶勞縈歎場宜揚幽馥至今美人

雲氣繚繞玳瑁之牀香魂有知嫣嫣紫幄中尚謂金閨諸中人有為助哭申吁泣名花而悲曉露者不可云非 弟 管幅之遺也阮公鄰女之戚情至不堪況于我輩骨肉關情尤宜分痛鍾退谷云好友在四方而造物或妬之刻其在閨閣之中天不憐才遂令屛鈿翠鬟與文士平分鸚鵡之恨道翁其姑念玻璃易碎能少解黃塵碧海之鬱陶乎憶語大刻鍾情特至展之不禁雪涕沉香覩刻管夫人不是過也詠詞二千餘言宛轉悽迷玉笛九迴依稀三下矣欲附數言于

隸事多風

芳華之末為沅澧招魂勞蔓採韻絮語神傷而蟋蟀哀音轉多幽咽惻思未竟惆悵無端徐之必有以覯杜旗而酹翠羽未敢忘也

孫國敉 伯觀一名枚江南六合人

與大梁張林宗

世之集句者 弟 或焉沉鉤而出比目舉弋而落雙飛雜取舊律中既耦之佳句而另集成律據為己物如是而已耳 弟 每思之先喆佳耦久著詩苑譬則文蕭之與彩鸞蕭史之與弄玉葛洪之與鮑親各以仙而

耦者也梁鴻之與孟光鮑宣之與桓少君龐公之與龐妻劉凝之之與郭銓女龎光之與梅福女各以隱而耦者也王凝之之與謝道韞竇滔之與蘇蕙趙明誠之與李易安各以韻而耦者也此既天生佳耦難容生割而人乃公行剽竊別為配耦必欲重婚秦玉於梁鴻再醮孟光於蕭史强匠易安於右軍則身論伉儷非倫共傷心於珠璧之點抑亦摹擬多事或血指於鑿枘之訛作者襞刻而莫悟其非觀者沿習而漫呼其好豈不千古一大究案哉 弟 思前人詩中自

有隻句之佳者焉。古則有音律恰調之句。律則有起結不對之句。絕則有簡練可對之句。余乃撑彼孤芳。見其奇。似巧爲媒妁。各遂應求。雖有移桃接李之勞。而無截雀續鳧之病。豈不煉女媧之孔液。補天地之遺憾者哉。譬則上帝遣天漢中白水素女。化爲江上螺。而畜於謝端之家。以爲耦。又若周瑜之得小喬爲耦。司馬長卿之得文君爲耦。當其隻也。若有所待。當其耦也。若固有之。豈不千古一大快事哉。又譬則林逋以梅爲耦。干將以莫邪爲耦。其以畢爲耦。斯又得耦之神。而遺耦之形者也。集句者甚多。而集隻句爲耦者。實自弟始。中間或所耦非倫者。亦願足下爲我正之。

孫沂如 阿灑江南六合人伯觀先生子

與錢湘靈

昨暮有所見。見鼠方得意棋穴。爲猫獲之。而獲不遽咬也。縱之去。復爪而伺。佯伏挑之。使蹶。或抛擲。況其僨仆相傷無已。鼠忽怒。身而向猫。反怖爲惡。顧牙齘齒。疾呼如詈。猫益玩。舒趾撩撥。鼠忽嚙猫。鼠弗釋。猫痛失聲。亦怒。始嚙鼠首。如折冰柱。而其趾亦血矣。鼠死。猫亦棄鼠弗食。而自舐其趾之濆。若悔其齧之不蚤也。鏡牛以道眼世法眼并視之。當宜何從。

答顧偉南

前教云。內苦躪側。外苦憂患。弟以爲非多事也。方寸莫廣矣。坦矣。而人躪側之。物往而不納。而返爲而憂患起矣。益躪側其方寸。以斂憂患。而憂患熾矣。天地之大。呪訾無所容。而呼伯助乎。莫若坦於憂患。而憂患彌烈。方寸內五嶽四瀆列國備焉。而仍謂躪側者。未聞道也。道蘊古今治亂禍福而通之。則躪側化矣。何憂患之足云。

施閏章 尚白愚山江南宣城人

復竹關老人

熊伯老奇語云云。未免病痛。近人談道。往往騎着兩頭馬。轆轆不在手。名爲不倚。其實已離。大師逼其窮究。是高一步法。若向脚下一棒。且問擇何其庶耳。恐茫無着落。釋善周執。是不倚根基。此要加存養。先儒云。養出端倪。不有種子。端倪何在。不如養守道得着

否近略體貼叩盤捫燭知所不免今止求一肯叩肯捫之人耳來教以然我爲過關以因物之則爲適當此正訣也終身被服矣

尚白西江歸一舸亦不能自存于歲爲賦賓船詩然斷自未嘗沾沾以廉自命也

答友人論廉吏書

辱示苦節不可貞居今之世不宜以廉名教哲意甚厚然弟非能廉亦非敢以廉名昔人云清畏人知必以此見知于人陋矣弟何嘗矯矯焉自柄廉公私徵索不已間稍自解槖以語所親其知我幸也其不我知也默守而無悔有婦于此日侍其夫子舅姑栩然鳴于衆曰我不玷爾帷薄一室之人必大笑以爲嬌固然也終歲食貧室中虛無有婦飽糠秕而甘吉峯舅姑猶日詬而責以三牲五鼎之養宗親內外又日追而索以牡犴之速雜珮之贈詐聲交至婦必怫然謝曰吾非倚門倡安從辦此非以此自多情激勢蹙聊一云爾也弟之所處或有類于是夫吏之事有百莫先于廉婦之行有四莫先于貞婦無它能而獨以不淫鳴固已悖矣假令牆茨見醜而侈然驕語其夫曰我雖不德而善女紅能辦爾家事其夫有不大嘶而唾逐之也哉今爲婦或不幸如此乃不見逐于夫又從而寵之婦輒以驕娣姒然以告東鄰之嫠婦去之若負塗矣人之才志不同未可以不識時相病也罪爲見治裝亦不敢不略盡足故知我者幸恕此老婦鄙便還答恕復一笑

此數說除只覺其古

與所親

我輩既知學道自無大戾名教但終日不見己過便絕聖賢之路終日喜言人過使傷天地之和

可以書紳

與張某

所示某公德政錄詩頌并序甚勞捉刀讀之不免泚汗使當事賢者身受之且聊我爲何如人弟不敢謂當事無足稱然我輩立身遣辭亦自有體何至作如此牙舌昔人謂輿論之是非勝官評之黜陟以輿論無私也况彙集羣言刻爲大帙存之既久賢否混淆往聊學山左縉紳之子有爲其先人請祀鄉賢乞香火生者或鄉評無甚者輒出其在官頌德之書爲稽據觀其書大抵東南人所爲也南俗善佞度不自公始然公長者願從此勿復爾慎勿一字假伩既不爲

此等書乃亦有別裨考處

僕累又不傷公盛德所謂相愛以德也七日飯脫粟不一升亦安往而不得貧也言切而直惶恐不宣

張習孔 念難黃嶽江南歙縣人 詒清室藏稿

與門姪某

加此理學真有所見不可與迂腐一例看

一陰一陽之道當兼造化人事說先儒單主造化故有理氣之說其實至淺小事莫不有一陰一陽迭運處如夫婦居室并有氣之可言也不過理當如此而已矣汝輩體貼此意便見得道不可須臾離而與一貫之指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說相合矣

又

冷水澆背令人陡然一驚

近日看孟子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深歎其妙已者人之自已一向在何處今乃得之由是推之人之失落自已者不知幾千萬矣人當窮時所存者惟一已耳乃又并其已而失之可勝歎哉

吳宗信 冠五江南休寧人 履心艸

與王隆吉

晉人云酒令人遠遠之一字足引人飲書曰剛制於酒剛之一字足止人飲弟不能止酒而須以酒遠名亭然不三蕉葉酩酊矣願足下於剛遠之外別有以導我

與朱際有

借小物語道發人深省

承示窑器槩觀外膚薄凜不敢觸以手嗟嘆久之再審之內體不固定其為偽乃知世人不內固而專飾其外者愚人以槩耳世詎皆槩人哉

與周雪客

耳食蔣藺久矣昨入高座寺始識之味在鹹淡外想即甫唐歸宗寺之淡鹹虀乎因憶阿翁蒲筍同分三月雨甕鹽間對六朝僧之句一嚼一味

與吳介茲

今日安得起伯玉一洗禪林之穢

予最喜蕭伯玉先生之主祠祭也與諸兇約法三章妄談詩禪者服上刑肥雞豚畜妻子者次之呼盧浮白操縵安絃履絲曳縞類俳優者次之蕭先生之惡詩兇如是哉乃今無僧無詩無僧無集無詩不可為僧不可稱善知識甚至有善知識俗臘走使數千里遠近徵詩為泥金屏障以為祝頌者然大僧圖作岡乃爾爾此樑下先生見善知識輒稱曰名士

冠五為予言俆生十五即能賦梁卉後來聲聞二十即歿之人天妒之古為嘆惜此

程文林 留月軒集 偕生 江南休寧人

病中留別寧野四兄

非自宛陵被病過新安憩僧舍憶前冬吾兄度嶺風雪漫天兄挈弟扶一行十躓冰花雪蕊纍纍吾兄鬚眉間弟顧兄笑曰儼似海南水晶人兄亦唯然應之比雖襆被荒涼而輿會豪舉不謂年來一病纏綿如秋葉在條春籜附竹乃至於斯也及抵家接兄手札并近作開函急讀病體少舒大人憫弟攫去不使卒業然彷彿如見我兄俛首凝思含毫欲腐嗟乎弟病狼狽料不能再見我兄矣弟非不知大地梨園人生傀儡但使登場扮演毋論悲歡離合務使各盡關目曲終人散而後止今弟甫開場一關遽爾息鑼歇鼓生前不知種孽何狀年甫二旬溘焉朝露也不黍之腸攻充參朮近且并參朮而亦嘔矣二親禁弟不得讀書詎知弟身雖憊神頗清一日六時若廢讀書則煩憂轉甚二親既藏筆硯禁不作文矣若并書卷而亦藏之弟亦何樂有此晨夕耶老親哀弟病時時撫弟作子規聲親淚滴於額弟淚交於頤兩淚迸流入口成血柔腸為之寸寸斷矣旦暮望兄歸執手永訣效眉山兄弟再訂來生之緣豈意我兄歸期未定弟已矣不復得見我兄矣弟敝篋中所構應制文經書題不下五百篇昔欲藉之弋貴今竟因之殘生不覆醬瓿即投燈焰外有留月軒詩賦一帙皆病中語也乞兄憐其苦而存之使弟沒後流傳人間萬一有憫弟哀弟者謂程子偕生年少食貧甫歷二旬竟不得志以勤學死匪獨乏嗣并未婚焉嗟乎生且不遇死與人憐吾兄視弟能瞑目耶不瞑目耶弔我者比之蘭被玉折笑我者等之夕槿朝菌任之而已

滿紙哀吟僕雖不識琨生亦為之淚落涕下

吳非 山賓武兵江南貴池人所著有說說文引經三唐編年武兵書記兌居詩話蟲弋

與滅齋先生

山賓事非其高尚行用之不世世無由發見之

非頓首先生閣下自當日言之從先樓山襄逕事寓白木窩星野耳盛名口尊銜則先輩也自今日言之開憲府臨郡縣統轄所及非則草野子民耳非不得志于時不肯委于已授徒餬口耘人之暇自力硯田積有隨筆顧以分特懸殊地復遼絕請教有心親炙無自如木中蠹雖未仰見天日然闇叢唾餘即猶陰

苦調羽聲情則猶是也而衣之加憤激矣

霜雨露如書中魚雖不驚鬪雷霆然聞紫累緒即猶均施衣食每私憶于田木月如將來之為公安者何人亦竊思于陳織屨如織此之為景陵者何人若無緣獲遇于其人也逝之身後恐莫可得況當世乎則以此推之古人書成而滅沒不傳者何可勝道彼蕭恭之所諷人多不好歡與仰眠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不與笑人耶噫夫窮愁如非即不敢言著書亦安得夫歡與之為好也無以自解則亦惟寄歡與于著書已爾傳不傳奚問焉惟執事察之

王士祿 子底 西樵 山東新城人

與櫟下論書

西樵落筆每有遠想

奇峰錯互長松蒼鬱人在雲氣中嵺然相對此際胸次當着何想身墮世網幾不敢謂世間乃有此境乃有此人

又

傳聞范中立卜居終南太華巖隈林麓之間覽其雲烟慘淡風月陰霽難狀之景一寓筆端則千巖萬壑雖盛暑使人凜凜挾纊道生而亦似從終南大華圖得來

王士禛 貽上 阮亭 山東新城人

與櫟下論書

貽上自是情種一落筆輙一往情深

乙巳夏禛在青州真意亭為先生題畫冊因憶辛丑在揚州王貞在真州前後為先生題畫風詩不下三四十篇今再而三矣將來與先生相見不知何地先生方罹憂患居白門而禛年來衣敝絮行荊棘泥濘人蹙迫理前路倏忽又四五年感時撫事為之流涕先生烟雲供養雖入坎窞而天鈞泰然自當動免于

險第不知先生披覽之下憶青州蘧昔之言亦為慷慨破涕如禛否乎

又

辭致楚楚其人世說中

今春著屐京口遊金山竟過江小憩玉山之避風館憑檻四望江流瀾汗遠山渺然帆檣歷落隱映岸側使人儻怳曠然嫋嫋茲圖開意晴窗披對慨復一往有褰裳濡足之想此皆先生之移我情乎

又

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見子韶所論種種蟲魚覺

其言非是

又

嘉定數君子婁子柔號能古文程孟陽詩工五七律絕得風雅三昧長蘅畫稱逸品風流照映吳人至今能言之其時海內無事諸老布衣韋帶不出鄉曲以翰墨相娛樂一丘一壑何其都也相去不數十年前輩風流遂無復髣髴俯仰身世可為慨然不獨慕山擬水之工也

周明瑛 叔晉 晉臺 江南上海人 廣菴導人 自勖園稿

與朱質軒

積學先生積學不倦書述盈笥共是後流綜覈誠偉存吾秋詞命觀評一種廣菴已付之梓不久行世尺牘特先生一斑耳

積書不讀亦坐暴殄況覽博涉等於漫遊王僧虔誡子云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百日復徙業曾未辨其指歸終日自欺欺人人不受汝欺也山谷答檀敦禮漢書最好讀然須依卷帙先後字字讀過使一代事參錯在胸中便為不負班固溫公言學者于書少能從第一卷讀到卷末止見何涉學士案上惟一書未終卷誓不他讀王纖山每讀書自首至尾矻矻丹鉛雖數百卷中間細箋注不輕放一字曰

讀書與立身相似要須有本末非可苟而已也今架上數冊稍游其藩輒厭倦棄去鹵莽滅裂志前失後何曾受學問之益直玩物喪志耳

與謝益之

不敢厚安得風流足洗王謝千古之冥

東晉王氏門風寬恕昆季子姪皆篤實謙和時號馬糞諸王為長者惟劉真長王仲祖許元度支道林諸人往來其門右軍與謝萬書亦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觀此則王謝家法可以槩見今人動言江左風流若以為浮薄者然烏足以知王謝哉

與許同生

因懶得靜亦救得一半

人守得一靜字即天地鬼神且無奈何況身外之升沉禍福哉若吾儕直是懶骨非有定力以主靜也然因懶得靜亦是困跛而緩步未始非得策

下陸錫渭陽

大塗積抹直是放肆耳書安得工

趙承旨作字雖戲寫亦如欲刻金石其草稿點竄塗注間皆不苟且程伯子書字時甚敬謂非欲字好只此是學益涵養之功只是進一解矣

周 袁廣菴大鈲 江南上海人
飲醇堂集 抱膝廬稿

與陳確菴

意見之累大于嗜慾

學自除嗜慾而外，又當除意見。過不出於嗜慾，即出於意見也。陶隱居謂真誥仙人男女參半，獨文士絕少，蓋意見爲累故。

與李滄葦先生

先生撰穪何止等身，連屋耶，西庫之奇，各以部分十乘之藏，悉經手繕。某不敏，何幸盤礴其間，一快心目，如行山陰道上，應接忘疲，如捫索蝌碑陰，坐卧不去，觀止矣。特吾輩藿食人，終日瓢飲，先生維陳方丈，皆虬絲麟脯，豹胎猩唇，縱朶頤如飲河之腹，何

與沈貞居

腹虛氣通，味淡脾固，八字不獨養生要言，亦是貧居受用。持贈隱先生，亦披々所謂獨享爲愧也。

與徐伯調

陸士衡欲賦三都，因太沖而閣筆；蔡伯喈欲賦靈光殿，緣延壽而輟翰；袁淑見謝莊赤鸚鵡賦，遂隱己作；魏朗見邯鄲淳曹娥碑，遂毀其草；蘭亭之會，王子敬詩不成，飲三觥；白樂天過巫山，因王無競、沈佺期、皇甫冉、李端有詩，竟不復作；歐陽公論文，因及了齋，乃歎曰：三十年後，世人更不道着我矣。古人矜慎處正其高自位置處，其服善處正其甘苦自知處，豈若今世文人相輕，忌名爭勝哉。

古人只是小心服善，便事事占地步

與沈友聖

栟櫚子生膚毳中，蓄花之方孕者，名爲櫻筍，蜜漬醃浸，可致千里。蜀人以此餽佛，東坡以餉仲殊，詩所謂贈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鵝黃子魚子是也。昔王方平、麻姑降蔡經家，各進行廚，無限羞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於內外。僕凡庸，愧無仙緣，而喜攬草木英蕊，作食往往得異味，然只是天隨生家法，窮餓無聊之所爲，坡老所云誑口而已，莫將真率閒家味，説與朱門食肉人，彼肉食者固有所不屑也。

妙供令人朶頤

與趙半眉

梵志翻著韈，人人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雙井曰：梵志大修行人也。昔茅容殺雞飾其母，以草具飾郭林宗，林宗起拜之，此翻著韈法也。弟所輯書

結鄰集 《卷十二》 賴古堂

山陰自裝詩藥末路儘不讓

妙筆曲古成今

寫得幽寂別有況味櫓船橫吹人安足知此

取其適已隻語單詞輒薰神染骨時賢好作才語相向或不屑此而弟頗樂之亦翻著襪法也稿本先呈以當美芹炙背

與賀天游先生

今日淨香池館輕於瀫之幸免炮炙法融古德云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真觀出世舟航吾輩終日服然內焚其和試問歇處安在道悟云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勝解此亦滾湯鑊中立地一服清涼散也午後有以壽詩敦迫者正王山陰所謂六

月連朝逼壽詩詩本舒寫無聊其魔又高十丈矣

與黃增岸

曉登毘盧閣閣峙萬松之巔四山蒼翠浮來俯寺炊烟縷縷出松腰與雲物相維和閣中栖鴿不可數計天風穆如幽靄若聆窅然而覺慈悯之殺度也

與董蒼水

夜來急雨如拳聽打篷點聲聽閘上水聲如雷轟砲鉤客枕秋眠喧中有寂頗饒幽況未幾篷破沾濕妨臥覆以油綈被仍濕塞乎櫓船橫吹客與中流何

畫禪論畫毋多逸筆所謂別峰相見者也

人哉

與沈貢闇

佛言忍辱道訓和光乞八分書作齋聯更願共守此八字以保桑榆

與櫟下先生論畫

畫家老輩工拙俱屬第二義要須胸有萬卷筆無點塵學問文章之氣蔚蔚芊芊浮於楮墨乃為可珍若不從此悟入縱費盡描摹徒成下品

一峰骨磊砢矣然氣自勃鬱海嶽氣磅礴矣然皆自

蒼疎清闊之法關仝猶田子方之師子夏也稍去其結遂爾出藍要皆本於北苑如臨濟溈山總是曹溪一滴

畫有顏唐放筆而不嫌其漫有矜慎惜墨而不苦其拘關捩在神理不當於筆墨求之

與宋荔裳先生

某既作南華經傳釋自謂參漆園之獨解矣已而疑食焉坐臥焉似不容更豎一義更綴一辭益信稽呂所云詎復須注為確論也因信手拈其駢語做士衡

此筆留行餘不盡所以歸天地也

連珠之式演爲百首以莊還莊自呼自應如髀盤眎兒隨手所得莫不厭心又如紅螺和尚釣灘時有紅鯉釣出隨其所獲都成游戲猶詩家律陶律杜之遺意云耳

吳懋謙 六益江南華亭人

與芝麓先生

八音之中惟絲最客公文文中之琴瑟也謙自顧殊以疎野愧公

與滅齋

取芭蕉實雖不得實葉可用也公亦存其葉可耳

喬世埴 遺民減室江南上海人 大雅堂集

與潘九閣

天地有無窮力量然一日纔到午便疾忙暝以着來日之光華一年纔到秋便疾忙收歛以花明年之發育人生才力分量幾何而事必欲做盡福必欲享盡知巧必欲用盡是焚林而狩竭澤而漁如明年之無獸無魚何

結鄰集卷之十二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結鄰集卷之十三

閩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錄
周在延龍客

錢謙益　受之　牧齋　江南常熟人

與人

余觀唐末嘗錄有名儒者方干等十五人賜孤魂及第。每念瞿元初（純仁）、邵茂齊（濂）、顧雲鴻（朗仲），輙泫然流涕。唐以詩取士，如干者雖不第，其詩已盛傳于後世。而三君子之擅場者，獨以時文耳。嗚呼，今之時文，有不與肉骨同腐朽者乎。三君子之名，其將與草亡木卒澌盡而已乎。當今之世，有援唐故事追錄名儒者乎。縱欲錄之，其何所挾以附于干等之後也。悲夫。

（眉批：近世之士白首滅沒於時文者，不知其幾矣，可慨也夫。）

與顧與治　時與治為宋比玉乞墓表

京兆之阡，北邙之塚，高墳石闕，巋然九京者多矣。松楸鬱然，碑版相望，樵人牧豎行歌過之，而士大夫鮮有回車太息者。比玉一老書生，歿無三尺之息，一抔之土，沈埋于陳根荒棘之中，乃有如足下者訪其墓，乞文以表之。董相之陵，下馬之石猶存；白傅之墳，濆酒之土嘗濘。以今觀昔，豈不然哉。百世而後，風人志士義足下之為，必有過比玉之墓回翔而不忍去者，其益以此知比玉也已。

（眉批：猗哉風流，於今未墜。）

與胡白叔

曹能始見人詩卷，輙笑曰：開卷定是七言律詩。以今人習為此體，熟爛可厭也。足下近作六言絕句，如雀噪鳩呼，時聞清蟬幽鳥之聲，使人耳根泠然，前後際斷，可為一快。雖然，足下其善藏之，若今乚然屬和，王右丞二月滿人間，又將恨足下作俑矣。

（眉批：[illegible]坡公之筆為小品，文字妙絕一時。）

與人

趙文敏家藏前後漢書，為宋槧本之冠，前有文敏公小像。太倉王司寇得之京山李維柱，字本石，本寧先生之弟也。嘗語余：若得趙文敏家漢書，每日焚香禮拜，死則當以殉葬。後余以千金從徽人購出，藏弆二十餘年，今年鬻之於四明謝象三，家頭黃金盡，生平第一殺風景事也。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為懷。李後主去國，聽教坊雜曲，揮淚對宮娥，一段淒涼景色，約略

（眉批：胸中源歷，便容易寫得出。）

相似。

與梅村先生書

謙益白。荒村草具。樵蘇不費。昔賢覓山。夜宿以乳羊。博市沽。比之吾輩。豈非華筵高會乎。別後捧持大集。坐臥吟噥。如渡大海。久而得其津涉。淸詞麗句。層見疊出。鴻章縟繡。富有日新。有事採掇者。或能望洋而嘆。若其懺簇化工。陶冶今古。陽施陰設。移步換形。或歌或哭。欲死欲生。或半夜而啼。或當餐而嘆。則非精求於韓杜二家。吸取其神髓。而佽助之以眉山劍南。斷斷乎不能窺其籬落。識其所陌也。諷誦久之。不禁技癢。遂放筆爲敘引。非謂樸學謏聞。足以遂盡來美。亦聊於唱嘆之餘。少抒其領略。使人知天人之際。可學不可學之介。出自心神。本乎習氣。眞如內典所謂多生異熟。不思議熏習者。庶幾無幾俾其不能而嫌稱其可學。爲斯人少分箴砭。提醒眼目。耳信心衞口。使多與時人水火。豫章徐巨源。規切不肯爲文。晚年好罵。此序一出。恐世之詞人樹幟立壇者。又將鉗我於市矣。不敢自秘。輒繕寫求政。唯俟而藏之。不惟爲魏公藏拙。亦可謂免我於死也。

石谷名翬常熟人

與周減齋

黃子久歿二百餘年。沈文一派。近在婁江。石谷王子受學于元照郡守。又從奉常烟客遊。盡發所藏宋元名蹟。匠意揣摹。烟雲滿紙。非畫史分寸渲染者可幾及也。子久居烏目西小山下。坐湖橋看山飲酒。飲罷投其餅于橋下。舟子刺篙得之。至今呼黃大癡酒餅。暇年遊華山。憩車箱谷。吹仙人所遺鐵笛。白雲瀟起足下。擁之而去。石谷安貧守素。胎性輕安。去凡俗腥羶遠甚。已得子久少分。畫品亦爾爾。昔人言子久畫山頭必似拂水。叔明畫山頭必似黃鶴。二公胸中有眞山水。以腹笥爲粉本。故落筆輒似。石谷殆可與語此。然敝里藪苑多人。畫家則子久。隸篆則繆仲素。詞賦則桑民懌。徐昌國。今皆寥絕無繼。而子久衣鉢。惟石谷得之。先生嗜書畫。石谷因出其手作就正于先生。而僕娓娓述石谷。確乎足以繼子久者若此。先生精賞鑒。必不以僕言爲無當也。

姚希孟孟長現閣江南吳縣人　文遠集

與李司空夢白

不肖本一篇冊中老蠹魚絕不預人間事而於理亂得失之故日翔詠其中飽嘗而饜飫之第口不能言耳偶遊於牙籤玉軸之間亦未始離其畔而有人見之者不以爲書之蠹且以爲物之蠹也欲從而蹴殺之此亦蠹魚之不善藏也今不肖行爲吾藏之蠹矣并畢兵之潰亦不欲哺糟啜醨惟咳神仙字爲雁塞行且爲蟬蛻毋爲蟬蜉伏台翁在山公之地蕩天下秋殺之氣而爲春融卽蜎翹庶類飲和食德毋累人作中散之書也

與劉大參逵生

朔方去京師遼遼前紀綱未還而書郵載發故於近事未免河漢然來教所云優曇時現者已括盡長安棋局如遊觀之餘而豸繡餘而南冠又餘而爲西江老布衣莫非優曇也看徹此等事則萬緣總是蟭螟百年盡同蕉鹿惟此盡臣孤士一腔報國之忠庶幾常留天地間與三靈相爲摩盪而收歸妙明心中亦是雁渡長空聊爲點綴固不能添之使無亦不能留

由先生許於禪乘於此可見正先生所謂以用世爲出世者

之爲有大慧語云予雖學佛者而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喜正惡邪之志與生俱生又云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以永嘉語爲證猶覺其有英雄血性在也灑觀履忠難頗有遺世之志出廟堂後商及仁兄出處便欲就道人素志且以告新直指欲放仁兄蚤歸弟則不以爲然蓋仁兄不出山則已出則無論在邊在腹處難處易必須少露精采如傀儡場中業已扮出脚色須高唱一回很做一摺使坐客動容旁觀喝采庶不孤負一番粧束若扮小單粧院子旋進旋退使念落場詩亦無謂也

先生臨會以醫藥爲譬而愈變愈奇如一事而天下之理無弗盡

與宋獻如

邇來布衣衿帶之士上書奏記者不一而足大都以邸報之塵羹爲杞憂之石畫與各衙門套子何異覽不終篇頭岑岑欲睡又見天下大勢如一積虛之人風痰交侵漸有痿痺不仁之象法當用針灸次則金石而羣醫膺集藥案盈篇無非甘草陳皮之類甚者秋買參蓍而掌記者誘以財匱欲延良醫而奔走者憚于涉遠覃澤而陳單方者疑而弗用却而弗進至

若禱摹望賽土神理之所無或事之所有亦多禍予觀望左枝右梧守主人之壅淤而不致劬勚之恐屬其怒而增其病而不知主人之病固已膏肓矣

吳偉業 駿公 梅村 江南太倉人

與吳志衍

過句曲望五門紫房石室之奇登鍾阜贍金支翠旗之氣讚舍倚雞籠山俯瞰臺城飛甍馳道之觀迴瞻帳殿駁娑駘蕩之盛拜表出龍光門列較以下杖刀立直望之如茶如墨如火羽林佽飛之客還過莫愁

湖都人張木嬉采芙蓉薦魴鯉桂櫂蘭槳之樂信江左之鉅麗吾徒之勝事也志衍亦羨我有此游乎清涼寺無高座談經玄武湖無水犀耀甲先臣廟齧壁漫漶無陸探微顧野王添越公鄂公毛髮銅單大儀欵識皆不知姓名人不得如徐鉉蕭子雲大小篆書太學經庫書簡脫落不及竟陵王子良抄集經史百家諸生販繒賣漿者兒不及雷次宗伏挺教授生徒數百列肆橋門多薪蘗閒物無嵇叔夜酒盃徐景山酒鎗秦淮歌舫有屠沽氣不得碧玉吹簫桃葉持檝

唱烏栖曲謝靈運劉孝標輩作辭人志行間之又爽然自失矣嗟乎涼秋獨夜危峰斷雲梧桐一聲依烏競爇追念舊游獨坐不樂世已抵隋珠而舍猶戀腐鼠若弟者獨何以為心哉丈夫終從例服挂神虎門不能作老博士署紙尾也歸矣志衍掃室待我耳

與吳默宜 弟

弟以此中多佳山水受事之日擬讀數百卷書作幾十首詩為諸生立條欵使雞鳴講舍有雷次宗伏曼容之風顧一年慵廢牽耗歲月負此官矣今以此仰

累我年翁年翁經術深厚才德十倍于弟以此蒞事增榮益觀弟亦藉手以免于罪戾年翁之賜也雞鳴山長松數十章弟與盤桓一載臨行傲然無送迎之色亭前池荷雖零落猶作數花居然新官舊官笑啼不歇而芙蓉獨矜枝閉葉以謝吾遒客讓年翁獨享不能見分誠一恨事然弟自有蓴鱸稻蟹斗酒黃柑不堪落寞恨無繇持獻耳

失名

與陳眉公徵君

瞰世俗爵縣之論恐得不來管鶴爲興嘆

兩獲南問知道體違和旋膺勿藥之喜夫脊客冲霧而子房稱病西聖寂虛而維序問疾周知事關形器不係神明參苓雖非上藥恐亦高齡所宜聞先生槩却湯散專意養靜是雖至道淵微不妨稍資草木以相引輔也僕受質駑劣文質無底厚在先生裁量之內獎喚彌縫十有二載雖施甘饒上覷常滋榮而託羽翰飛分其迅疾茲者幸挾九品之許將爲百石之吏政宜策其駑下以遂縣來而私心惟或竊有所請夫抱獨往之志者在於守道弘命世之規者在於濟物二者小大必有攸分故嚴正自持每易亢折宏通廣運必藉委蛇然亢折者一往而共量其心委蛇者多方而始全其妙故直躬而逢難徒有令名曲濟而無成更貽世笑繇是觀之自非知幾達權之士不敢解繩墨而徹神化也僕奉教大賢自持約束而未嘗學問神宇躁淺旣挾嵇生疎誕之性而又懷元亮是非之心蹈世末流必畏多咎意欲思以任之戒守老氏之言退棲衡門永爲閒碌雖無當高趣而實協鄙懷先生追庶之資語默中道審時量才其必有以教鄙人矣

世之學眞宋而流於疎率者料此宰無自愧形穢

答戴石房

再承教言仰見善誘之衷雖幽滯如弟能無慨慷有披雲之思也弟意至道在於天機精微在於神解特以聖人御有不能以微言軌物要其醞釀豈有間然以今之儒者每於衣冠言動高自位置問其所爲則至鄙跡其所學則甚疎一醉飽之失便皆削而且夜持善讀老莊之書即爲非聖而門多商賈此何說也至於應期命世之士必非遺內務外此誠篤論然所謂內得者浩浩焉無欲之謂也若夫外跡不可齊蓋性情本異時勢亦殊或方軌而精粹或弘通而卓犖此孟子所謂歸潔其身無欲之說也姬公居東而恐懼子房辭漢而逍遙孔明躬耕而爲蜀宗臣安石雅量而稱晉賢相就其外而觀之豈一律哉不急急於富貴不役役於權勢其心同也史稱淮陰不知道博陸不學無術者惟此而已足下所最推者爲王文成豈非以其有得於心學乎然其少時本好奇負氣工文章堅節槩縱橫於神仙劍器沉寂於浮圖之說

規正語能如此深諭安得不令人聽

亦非裘章縫之容守拘方之器者也故弟見今之人
毎厭嫉之稍見跌宕亦長卿慢世之意耳然弟之踈
薄而不能進於大道者亦於此可見夫古之聖賢方
將哀憫之而祈與邪晰乎自然奈何玩弃自棄耶今
幸承大君子之教而學與年俱進庶乎束身折節而
不陷於輕浮也幸足下其終教之以妄附于琴張曾
晳之列使得同登孔堂成我大矣

李雯 舒章 江南華亭人 蓼齋全集

答竹闕

望兄東下更不可得相對秋風坐嘆而已現草使歸
得接手書情長幅滿覽之達旦子美有云紙長要是
三過讀使我夜坐對燈燭此言正似我輩耶見諸新
製蒼涼高直已臻上境但弟聞之作詩家云老過則
稱高過則率我兄之詩既到峰極固當急持其後不
使轉墮一境天下人知此者少應是我輩勉之耳

與金長留書

太僕歸里得詢先生起居及令子無恙差以為慰家
君既終遯窮荒雯也復遭再刖深慚故人厚義遐爾

古音高標孔使特賞不能下一拳

自責未嘗不頓足而拊膺也先生春秋漸高屏息卑
弱令桑梓貴人在長安中能衣彼人者皆無昔日之
雅杖馬華銜酒杯於朝夕在何許此愚父子所燕居
而深念者也先生髮短而心長居于窮巷之中不愧
金石之義其意氣豈特曹丘君卿而已哉然二子皆
交遊貴人周旋緩急在于形要故能使聲名發聞傳
之史冊而先生之所急者乃在遠戍窮交布衣下士
特時勢有不便要其志義奚啻古人使後世更有一
太史公班孟堅揚微闡幽則遊俠之傳其必有金先

生矣先生望雲間之樹雯也望長安之門皆不可得
而見所願願時自愛更期三年雯雖不才猶當背城
借一或雯之北轅即為先生之南轅未知造物者謂
何耳

與王敬哉先生書

氣體遒似陳思非餘子所及

昔言別之初自以為一年之外再歲之內磨礪以須
與得一當猶足與足下連騎西山覽京華之形勝發
激宕之壯心出居庸歷上谷馳燕近塞作歌嘯以揚
邊聲此亦文士之瑋聽也何圖龔土諸生落度不偶

魂嗣中又
復依勝

上之不能雪老父之奇冤中之不能綳艮朋之雅望下之不能發慷慨之悲歌當此之時視日月其何色顧妻子其何顏哉平生毎持達人之懷以爲此身爲主名遇爲賓竊笑當途之士馳杀愉權華蓋顧盼左右輙生光眯者皆是挾客勢以驕人于士人無與也及久居卑賤廢然自失悄日無所施歎笑無所展乃是慕其所賓而憖其所主此莊生所謂知其不可而又不能不爲者也

與沈彦深書

闊闊闊者久矣向者龍友自貴邑來辱足下手書蔡履詩箋衷情懇懇屬有移居之事旋隨劉南行未及裁報計足下之于雯凡一造室再寓書而羌池相失遂成闊濶中心鬱絕復何可言夫爭人之于春也舍舟零陵旋車轆轆不三月而巳蔡矣雲間去練水不百里而一朝別去輙五六年艮以寒士失志行止濡濡畢步若畏影出門如拔山自知巳之客者復何顏當盻睞哉曩見雜聽如足下蕭條之兆近聞臥子又言足下勝事能作氣岸不衰二君之言皆爲質錄乃

短錚促柱
如駿未羈
鐵馬之聲

知丈夫堅壯之槩足下真不愧馬文淵也弟年少時每思及壯業建功名疎宕之性必復中落然後肆志藝文角能作者不意差跌至今終成濩落三十之年已付流水陶隱居云服食可期而髮容難待彼養生之家猶尚如此而況競羨耗其神髮愁消其慮者耶是以每當春鳥弄音秋蟲振羽還覩七尺之軀乃復慚此微物又何止仲華笑人元長椎髻也今足下之齒既非盛壯而雯也年復一年行當相及不知酒杯卷帙闘能磨耗壯心否不然將學道怡神求丹砂問金丹哉有以教我者其勿吝也

嘆老嗟卑
之言偶能
洗心的確
計學何等
筆也

與顧偉南書

風雨春寒桃李道盡昨得朗齋少遲餘妍我輩悲涼之意畏此艷陽及覩離披更傷懷抱兄獨蕭條曠野之中其將何以散此耶北音既至二子並掟喜知巳之獲仲彌復離於白況身無井源之高潔俯望風塵飛動之物若有凌雲之狀及其自視不啻若蛙黽似此情味終爲學道者所棄耳

歲首與友人書

誰能道此

一往令人黯然

憶少時帶假面具或以帕覆首與兒童相鎮壓此樂如曩日也而今自視已成老翁但未抱孫耳每見翠少年袨服陌上跨好馬躞蹀弄影翩飄然有欲從之思而顧彼意色殊不以此相許又間歲冬春無事喜作綺詞燒燭夜半不能自已今年此意亦復都盡但見春花始發流鶯初動一往思三十年事歷歷可數小閣西墻脚下有垂柳一株自弱冠時見其栽植今已婆娑其枝掩映池上桓宣武云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此言正復可念耳

汪琬 若文江南吳縣人 鈍翁類稿

與周處士茂三書 容

僕既見足下飲酒諧笑事事動人而獨未嘗告僕以古學者之道何也僕於詞章之學本無深解三四年以前氣盛志銳好取韓歐陽諸集而揣摩之日復一日漸以成帙當其快意之際紆徐磨蕩四顧無人亦若浩然自得於胸中者及其既成而復視之則後先舛互首尾斷續而且爲之忸怩而心且爲之愧悔者竟日夕不止葢其可以示人者少矣集中所存皆忸

正是自己占地步處正是厚轉歉處

怩愧悔之餘也不自意爲足下所窺見是宜何如規切教誨之故今乃不然反用浮詞相推與非僕所望於足下也僕交遊衰少然於吳門得計子甫草於京師得梁御史曰緝今復得足下不可謂之孤矣前御史獎勵過當僕且信且疑退而復檢韓歐陽集伏讀而深思之未嘗不嘆其才識之鍊達意氣之奔放與夫議論之超卓雄偉真有與詩書六藝相表裏者非後世能文章家所得望其肩項也於是僕之忸怩愧悔乃不減於往時益疑御史雖名爲知僕而其實

猶未盡也豈知之而不以告耶告之而不以誠耶抑有所深愛於僕而掩覆其短耶此未易爲足下言也足下方以灝博之學曠達之思迥出輩流又能周遊燕趙齊魯吳越之郊所閱所見什百於僕僕之待足下者與梁御史計子甫草無異幸示規切教誨之言勿更用浮詞云云也

答陳藹公書

僕年弱冠時稍知學爲詩歌古文辭而器識陋劣卒無成就一旦出仕不習世務數遭坎軻於是年比四

昌黎論文必本之於道及其論致力乎文

亦不過推尊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謂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耳道未嘗不寓於文而執文以爲道其說亦有弊評荀卿揚子俱不識性而品騭以大醇許之已自遺漏不少何者此論

十而精氣衰耗頭白齒豁爑然思退不復敢以文學之事與士大夫度長絜大久矣不意先生過採其虛譽謬加推許且又紆其詞曰未讀僕之文宪不敢深信夫先生疑僕是也猶幸僕與先生交疏而論淺耳萬一朝夕過從得盡讀僕之文觀其行事而聽其議論則必且誚之爲迂誣之爲誕爲僞矣夫豈獨疑焉而已乎然竊惟高義不敢不報嘗聞儒者之言曰文者載道之器又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僕竊謂此言亦少夸矣古之載道之文自六經語孟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東西銘程朱二子之傳註庶幾近之雖法言中說猶不免後人之議況他文乎至於爲文之有寄託也此則出於立言者之意也非所謂道也如屈原作離騷則託諸美人香草登閬風至縣圃以寄其徉狂司馬遷作史記則託諸遊俠貨殖聶政荊卿輕生慕義之徒以寄其感激憤懣者皆是也今先生嘗浮屠之日獨侃侃持論以爲文非明道不可而顧以寄託云云者當之又謂維道爲有力則僕不能無疑僕嘗徧讀諸子百氏大家名流與夫神仙

自是千古人不敢說破者

浮屠之書矣其文或簡鍊而精麗或疏暢而明白或汪洋縱恣四出而不可紀極莫不有才與氣者在焉唯其才雄而氣厚故其力之所注能令讀之者動心駭魄改觀易聽憂爲之解頤泣爲之破涕行坐爲之忘寢與食斯已奇矣而及其求之以道則小者多支離破碎而不合大者乃敢於披猖磔裂盡決去聖人之畔岸而翦拔其藩籬雖小人無忌憚之言亦常雜見於中有能如周張諸書者固僅僅矣然後知讀者之驚駭改易類皆震於其才懾於其氣而然也非爲其於道有得也吾不識先生愛其文將遂信其通乎抑以其不合於道遂併排黜其文而不之錄乎夫文之所以有寄託者意爲之也其所以有力者才與氣爲之也於道果何與哉先生孜孜肆志於詞章之學倘又能因之以窺見大道之端倪則雖以僕之膚劣衰耗且將欣然執鞭之不暇如曰吾所寄託皆道也僕未讀先生之文不知其視周張諸書醇疵得失相距幾何而立說云云則毋乃近於如前之所述儒者之夸詞乎哉故終不能無疑僕之疑先生亦猶先生

前數篇純以韓退之此篇則脫胎于歐永叔

於此等文猶存大家規模不肯作小小顯致語

之疑。僕也尚祈賜之教誨。敢不惟命是聽

與米紫來求書贈鶴記書

琬聞古人之爲文也。未有無所託以傳者。三代之文。托諸彝鼎敦卣之款而傳。始皇之罘之篆。會稽嶧山之頌。托諸豐碑巨刻而傳。自是以後。諸凡托於金石者。不可勝數。中間零落磨滅。不爲人所稱述者。亦不可勝數。蓋使其點畫之不工。形模之不古。則購藏而玩賞之者。猶未有其人。故其傳亦不及於久且遠也。唐文之簡質。莫如元次山。宋文之巨麗。莫如歐陽永

叔。及次山之爲中興頌也。有顏清臣爲之書。永叔之爲集古錄敘也。有蔡君謨爲之書。是皆所托以傳者也。夫是二文者。上之發明祖宗功德。次之收拾前世篇篆分隸可以愛好之物。而又自効其簡質巨麗之詞。其能炫當時而垂後世無疑矣。是雖無善書者爲之書。固不害其必傳也。而次山永叔顧猶區區於此。以此知文章之家。尤不得不慎擇其所托焉。今琬學淺而才疎。議論不足以驚衆。氣力不足以動人。於是發之爲文。往往有薾弱不振之憂。與埋沒無文之懼。

雖幸而得一善書者爲之書。猶不能必其傳。傳之猶不能必其果久且遠。萬一不幸而所托非其人。則當世士大夫曾無有購藏之以供其玩賞者。况望其不朽也哉。去年在廣陵。貽上贈琬以雙鶴。琬既命畫工圖其事。而自爲之記。然嘗恨文詞薄劣。未可以傳。思欲托諸顏清臣蔡君謨之徒。則吾見其人也。伏望鑒而許之。幸甚。

答王進士又旦書

琬啓。比辱枉顧。命作賢姊節烈傳。琬誠不敢固辭。然所示事實。不免太簡。如尊大人官諱氏族。俱不書。賢姊既亡於井。何時購得其尸以殯。又不書。此皆其大者。得更賜教爲幸。琬嘗思古之所謂忠孝義烈者。其身雖亡。其容貌動止。雖不可得而見。而其氣則浩浩然。落落然。流被天壤。上自名公鉅卿。下自里巷之氓。以至婦人豎子。莫不樂頌其姓字。及其有可感者。則又相顧太息。不知涕泗之流落也。故雖愈久而愈不可磨滅。相距幾千百年。猶昭灼在人耳目。此豈繫乎文章之有無耶。然而有志之士。猶欲奮起而爲之紀

可謂韵達

幼清先生爲緣文字

載者何哉非謂忠孝義烈之名恃此而後可以不朽也直以文章不能無故而作必借他人之事而發之以稍見其胸中之奇而取重於後世或所遇非其人所書非其事則雖有上下馳騁瑰奇詭異之詞決不及傳或遇得其人矣而行事不加恢奇則其詞雖傳亦決不及於久遠故尤慎擇其所得而詳書之昔李習之有盛名於唐然獨自述其所敘高愍女楊烈婦爲不在班孟堅蔡伯喈下近世歸震川先生亦號東南大儒尤沾沾自喜者惟在作張氏女子神異記亦可窺見前人之用心矣而流俗不察妄相推許遽謂文章之權可以褒寵死者幾欲自比於夫子之春秋不亦夸而難信矣乎 觀才學恐兩使厠於李習之歸震川之列必當愧顏汗下然其私淑諸人者殆有年矣方欲借足下所示以自傳其文章故先略道所見伏冀省覽不宜

宋楙澄 幼清 江南華亭人 九籥集

與賓之兄

鬬雞走馬蹴踘超距縱酒好色男子三十內所以銷

人亭本事七字評極之曰幼清有封侯之才而不遇將有神仙之骨而不遇師可謂知先生者矣

雄心也而不才子往往亂之逃禪修煉三十外所以銷雄心也而無賴客往往用之劍一人敵耳書足以記名姓英雄豈欺我哉令雄心可銷難割我血肉猶甘之也可銷非雄也

與姜大

聞昨遇呂翁遭其雅謔神超罔是逸足日入可行萬里何况斜曛男兒貴自信爲語老翁無强料人未來事也

戲墨二

狂態可掬

檀象掩映翁仲至泰山之下不敢比于岫石猶足下之不能同我也

歸莊 元公 江南崑山人

與翁季霖 癸未

一味嘲謔堪爲文人踈傲凡事□中散聲

弟以五月出留滯江北至九月歸崑山之人見者皆驚荅傳其死久矣按五行志凡訛言皆屬災異如訛言黃龍見訛言大水至皆記之于史今歲地震水溢此災異之見于天地者也江南民訛言歸生死此災異之見于人事者也不知今日史官亦當並書之否

一笑弟嘗謂洞庭橙橘虞山楓葉海濱菊花皆爲蠡觀而幷在一時地非同路勢難兼得至秋冬之交當駕一小舟于河下任風吹之至東則東西則西連日西風緊將吹到東海之濱菊花叢中矣山中丹苞朱實知已爛然惜哉今歲無緣惟當夢遊耳

陳玉璂 康明啟字上南武進人

與曹峩嵋書

峩嵋足下僕非至京師竊所爲文數十首爲諸大人先生所推許私竊自喜以爲昔揚子雲著太元世

文必思可傳然後不敢輕爲非深於文者

無知者子雲曰後世復有揚子雲當必好之僕文雖不敢擬於子雲乃不待後世而已有知之者此其所以喜也旣又退而自媿昔韓退之欲爲宰相其初上書日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采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使其時宰相一見而即知其文當不待其書之再而三矣今世之爲文者有敢比於退之者乎乃僕自到京師以來諸大人先生之能文者一見僕文即交相稱可飲食贈遺之禮且以備至僕之所遭似過退之不知其何以遽至于此也中

不能爲此言過揚氏骨全得力于昌黎

夜自思怦怦於中嘗躍然以起爽然如有所失究乃歉然不能已於發也僕觀天下之人多矣其人而妄爲泯泯無聞之人則已旣已願爲文章其文章旣已謬爲當世相推許苟不殫精竭慮冀可傳於後世譬如三春之華暫榮旋萎杳無足觀則何益哉則何益哉杜少陵詩有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知爲千古事則必不敢輕爲至於寸心知而後求知於人也始竊所愧僕求諸心究何足恃耶求諸心旣無足恃乃謬爲諸大人先生所推許無亦愛僕過甚望僕過

推許之後深自刻責如此不獨文章進步古人已也

奢而舉未足爲定論耶然僕深自幸者僕雖舉進士去授官之時尚有六七載自此以往葺東郊之敝廬命奴子耕舍旁田數十畝以自給痛絕無益之人事益肆力於文章倘得一二可傳者即不質之當世大人先生而有以自信然後僕之憂可已僕之疑可釋徐以異向之所以自喜者則庶乎其可也雖然豈易言哉足下好爲文章平日又極稱道僕文故奉此書以告僕意伏惟幸察不宣

與臧齋

敍事古文謝供飛步人大家而鷗翩騁札駢又江左之英華文人固未可一體拘也

下里漫漫無高山大麓之奇無洞壑清泉之美地靈既少人物亦凡荆川以後罕有以古文辭名世者乘生也輓無才有願不自度量竊與二三同志皇皇深程妄思握步學林長驅文苑嗚此邪許蹤先賢之後塵詎意南風不競去歲冬初既失黃生今玆秋孟復喪鄒子同魏文異物之痛切夙明俱逝之悲文友文酒自豪沛國國山風流盡墮程郇恂恂春風玉質覩其握管摛詞發發未已而金刀掩鋒長河絕流翩羅愛畱鏘摧激浪緒業可悼非哭吾私每過二生之家書析依然筆塵不御老母隕絕稚子斷魂作思海內愛才莫若我公郎昨之摧挐二生何殊任彥升之二到于襄陽之一韓固知聞訃盡心有異他友同里誄輓何足以為二子光倘蒙大作手賜之傳世之文死而有知誦且拜于泉壤矣先生其有意乎

龔百藥 介眉瑯琊江南武進人

與某生論不好名書

近遠之人所翕然稱慕之不脛而走不翼而飛苟期得乎此而舉他物不足以易其好者非名也耶君子

不明已意大意懸隱在中文字之氣去勢瀉不遠

疾沒世而名不稱富貴貧賤去仁則惡乎成名名者君子之所甚急也而子乃高譽　僕以為不好名過矣今夫嬰足之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胾雖嬰兒羣而噪呼謂之飯也羹也胾也此可以戲而不可以食也昔者趙襄子學御于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三後襄子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耳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然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于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摧也而先摧心皆在于臣尚何調于馬哉楚人呼石未剖者為璞鄭人呼鼠未腊者為璞楚人之過鄭賈聞其聲請視之出之則鼠也齊之女有設為不嫁者行年三十而有七子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若是者皆　僕之所恥是以不敢有此名也　僕豈不好名者哉

楊大鯤 尙雲秋屏九擧江南武進人

與曹星客

對此君覺陰寒之氣不可耐急走檐下精賜藹然與足下期郎使坐無周郎當與顧雍割席

與友

評友遇此公言入彀宜讀史與他大家一場撰新題與陶菴意同

孰學易史學難史學非難直不足信耳讀二十一史者當作琵琶記觀

又

可爲浩嘆

閱近人詩文不欲識其姓氏直俐誦前知人一案

與學人

釋通琳 玉林尉麟江南江陰人大覺禪師集

吾心眼頗平等然因指見螢尾甚喜觀水中荇藻亦喜纖目空碧亦喜銜對清狂不慈人刀刁魚魯殊不耐

又

今人皆知一說不知其又一說

古人不期來日余七年前過龍潭擬立久之妄作一念須連筏臥遊方盡此中深致不圖茲來果暢昔懷孰謂來日果不可期哉

與人

易出情偏便見身分此所謂見身說法也

病僧易病對客久即病稍觸暑即病然亦易愈吸水即愈飲雪蕉即愈極病垂幃不見一人即愈小病讀書即愈今日胸次愊愊悶前書此紙未免海雲空水

同一浩汗翠峰競爽涼徹衣袂

示人

顧樞 庸菴江南無錫人端文公孫梁汾君諱貞觀之尊人 西疇日抄

千里江陵一日還快矣然覆舟者飽帆也一歲造青雲捷矣蹶蹄者駿足也盛滿之戒不特造物所忌氣運歛然揆之事理更無以益之則惟有損耳

徐元珙 荊山江南武進人

募贖建陽令書

排偶之文能以意運

同羈而作王臣誰非僚友生死而敦見好乃見交情三千餘里之旅櫬歸端有藉於麥舟之助八十四齡之老親尚在更當謀其菽水之資僭佈短言與闡高誼萊陽姜公某者筮仕建陽挈家赴任行臨閩界暴病遊仙策名雖歷五年食祿未沾一日修文應召空題縣令之銜來暮方歌竟得銘旌之耗斧資垂盡充藥餌以難敷含斂何來鬻衣裘而不給上有白頭之父胡堪淚竭西河下皆黃口之兒安得魂招北海繐帳暫停杭郡鵑血啼殘張輿孰返登州孤丘望斷路岐涕泣凄然三峽之猿華表歸來杳矣千年之鶴

質務不病者亦爲傑有之作

驚宦海風雲不測。義起同官。歎人生薤露堪憐。貴存我輩。既屬登朝載贄。縱未識面而已知名。豈無齊譜聯簪。自當吊生而兼恤死。或騶騑可脫。彷古道於沐棺。或雞黍無寒。赴高情於執紼。各循所堵。用代生芻弘朋友之情。以急朋友之難。爰屋自可進推。翻朝廷之羨。以賻朝廷之官。傾囊非爲遜暴。但得客路一棗適返。庶俾夜臺雙目早瞑。備襄事尚厭餘資。即乃翁稍娛晩景。備棺無槨。不煩顏路之哭顏淵。問若有餘聊代曾參之養曾皙。豈獨仕籍友聲。佳話實爲仁人君子盛心。氣干丈以干青。誰不如我。血三年而化碧豈忘報君。嗟乎。張範非退。左羊可作。情深埋玉。能不悲王子敬之琴。誼重斷金。豈遜乏吳延陵之劍。無辭倡首。謹告同心。

以古道古心出之誠

感至文

賀撫辰 黃序江南丹陽人 歷叢閣集

弟病瘧與此

人之遘疾者。始於心。忘其身而病生。繼則過患其身而病不去。忘身者。方其康強時。不擇味而飽。不擇風而裸。不擇時而色。不擇酲而醉。不擇里而趨。不擇牲而喜怒哀樂。故病乘吾所弗備。既至矣。悔無及。則當斂思攝形。堅持吾力以勝之。而瘧尤甚。夫瘧之爲候也彷患者。信其信則其去也如釋縛。如鬪赦。而來也如就縶。如揖盜。如尾生待木。如粵人迎蟲身。未寒早爲欠伸呵吁之。歛以俟之。熱未甚預有探湯厝火之想以緣之。此其氣已先奪矣。瘧安能愈。吾爲子借箸設數策而攻焉。一日守。四肢百骸。我之城郭壁壘也。飲食衣服。我之侍衛虎賁也。剛果勇毅。我之干櫓甲冑也。嚴至毋舒毋迎。勿怖勿俟。堅城壘。增捍蔽。奮勇敢。如是久之。彼雖有小入而毋大創。敵必退。一日制。方其寒時。思吾身如在咸陽。望三月火。如避大熱於鑊湯中。暨熱時。如吾在錢塘。射入月潮。如衰子決水灌智伯。如梁鴻滅竈。即其境而反持之。敵必散。一日忘。吾擁書萬卷。隨心所適。若愈風檄。若乎提髑髏詩。若無鬼論。引滿靜讀。如登樓待敵。偃旂息鼓。敵自疑畏不敢入。一日觀。至之日。虔誦般若經一卷。經云過去未來現在心。即吾所云俟之緣之之心也。心不可得。何有於身。身不可得。何有於病。次念天人脩羅皆

能於此等閑處寫得月湧生動更有何難寫之情事

竟熟讀孫吳兵法

體聖賢忠恕之言以交天下之人此天士學問閱歷俱到之文

悉供養我仗經力瘥鬼避舍一日療患此者方藥千

自計倘攻補雜投體削滋甚今惟守一方以養脾滋

腎爲主弗期速効要在戒容止息游思節勞倦清明

在躬志氣如神弟行之朞月而不霍然者我以頭賭

賀 宿 天士江南丹陽人

答陳椒峰書

僕讀來翰知足下見友人之負僕詡不終唆拒疑待

之過厚以僕之不能絕交爲累此足下憤激之辭亦

如公叔之昌言以論交道則未爲盡善也僕性好友

朋數十年間交于四方未可一一數也當年少時席

祖父之餘蔭慕古人之行事或拯人之困賑人之貧

固嘗有之乃至今日此友之于僕亦世風頹然何獨

于此友而深責之若責友過深則始而同室必至操

戈始而握手必至下石天下曾無一人可交又何從

盡得賢者而結契之也且人之相怨未有不于其相

遠人之相嫌未有不于其相拒何僕之受累正以賢

不肖之區別太明乃知孟博狹惡之嚴其于保身之

道未得也夫我之于友不可相負若友則安必其不

和平之言勝于毒駡虛論從此可廢矣

負我苟友既負我而遽遠之拒之則其人必生愧愧

則生恨得有隙末而凶終者矣惟深體聖賢忠恕之

旨得善處之方不必杜門不必謝客于人何所不容

又奚責于此一友者而深絕之乎且當世賢者少而

不肖者多近見足下好爲臧否有類于僕曩日之爲

故敢以自厚薄責之說進惟足下垂納焉

鄧漢儀 孝威舊山江南泰州籍吳縣人

答許甫草

承翰示漫以古文相推且以精深謹嚴獎僕僕何敢

當僕于古文實未嘗肆力中年竊有浮名近人詩文

不自量災木者甚夥時時强以作序然脫藁即棄去

無有存者如其剽龍門之餘唾襲大家之皮毛詞在

非今非古之間氣在半生半死之際甚者妄抵時貴

謬託知音藁不十數葉輙板以示人曰吾能爲古文

天下之能古文者不吾若僕不敢也且實耻之如我

甫草責爲閒出也惟矜其愚而賜之教焉

結鄰集卷之十三終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彭士望 再見舊字達生

與魏凝叔

文章不掉此不名大家

昨偶憶藏弃集載侯朝宗論詩文書三首反覆玩釋其言之至者殆無以易其與任王谷書中有云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鉅細皆可驅遣當其閒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尋鉅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侯須控馭歸于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此最高之論朝宗學史記寫生得神魏處全在於此壯悔集有二與徐張傳出沒超脫咸用此法而愚意則又以爲未魏然吾輩今日立言明悉理事指陳利弊將救世覺民之爲急救於古今成敗得失邪正是非之際在復留連疾呼痛詈猶恐瘝痺聾聵之夫藐然而不一聽苟僅數語發揮便歸含蓄詎可以動明哲而不可概天下之中才孟子七篇已不同於二論三百篇風雅之變必不同於關雎采葛世則有然文從而變而作文者之用心彌苦彌曲彌曲彌厲如天地之噫氣豫不獲舒激爲震霆凝爲怪雹動盪摧陷爲水溢山崩夫豈不欲爲卿雲旦日甘雨融風勢有所窮不得已也即文字寫生處亦須出之正大自然最忌横佻甚或詭誕流爲稗官諧史敝鄉徐巨源之江變紀略王于一之湯琵琶李一足傳取炫世目不免傷品其文縱工未免猶瑰瑛易羊皮終必爲明眼人所厭棄而巨源更顛倒是非羅織口語快其私怨虞山翁曾痛言之屬其毀去巨源不聽未幾僅折推朝宗閒漫纖碎動色而陳之言不善用之其流必至爲徐王之失而今已不免見其疵纇蓋文人之文與志士之文本末殊異文人志在希世取名即深自矜負正其巧于容悅鬬或談世務植名教文焉已耳以文非此固不傳也俳優登場舉擬古人俯俛咄肖觀者撫手悲愉涕出及其既過彼我判殊了不相及志士之文如樂出虛如蒸成菌有大氣以鼓之一毫

愈人寫生之文只取生動故不免失之佻巧大家亦不免此弊

巨源之死殺傢誠足太息

想見一時數君子相與切磨爲有用之學

韓蘇淡泊
皐都之說

其天倪之自動其心與力之所至而言至焉其心與力之所不至而言亦至焉其嬉笑怒罵以至痛哭流涕無不有精衛填海愚叟移山之誠以貫徹于中際其行止出沒無纂組雕削之勞不加世目非笑之為非笑此即立韓歐班史于其前肯之則肯不肯則隨手刑要亦不能強其所不同以求必肯況下此區區者乎故言必發於其心而文亦必以其實亟心與實之所出斯歷千百世而不磨而天下人得之為有用此望與叔子曰孳孳焉求之而未或至焉者也因朝宗一妄言之

與魏凝叔 庚子

蘇子謂可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此不為物役極善居心語也近見友人立精舍於大道之旁顏謂非此際所宜令觀者妄生覬覦其事既成心欲言之而口不能盡後悔之凡三致意友人不為止遂有家禍匪為人事天道固不欲君子今日恭適耳今庭蓺植雅飭池闌此小事非有大過特窺意中沾沾矜重漸欲成癖癖止宜畸士詞客吾輩有此則器識不逮不

大古人德業勳名毋因愛染耽着生出大弊大害茲不必叔子後其斷亦自損其心而已否則吾輩洞觀古今卓犖獨立而其志乃反出申屠蟠呂巖之下矣可哉望比一宜九口寢食坐立殆非人狀恆竊念陽羨書生求寄鵝籠中宛然與雙鵝並坐籠不覺小負之都不覺直鵝亦不驚故腹中容得許多人物擺佈得出收拾得下輒復憬然自失此雖稗言可以喻大達之則顏氏瞿瞿陋巷中也叔子宜同念之

魏兆鳳 望期天民江西寧都人子際瑞際禧際禮

一句兩句閒令人十日味之不盡又不為鶻焦之故為艱深

與人

為惡輒敗是天地待我厚處

又

工以技貴士以技賤

又

嘗愛古人近河不肯枉使水語非吝此水其一段不忍暴殄之心直與天地生機相接

又

人于聚順之下不可不存孤孽之心

過去深中病根之斷多少

又

爾輩少年舉事每不量力事敗幾思彌縫彌過去遂覺智量人不可及正如故人蕀叢滿身被刺求救方脫然何如不入荊蕀爲高乎

魏際瑞 善伯江西寧都人 易堂集

答蔡白采書

得入家爲文之旨

嚮者伏承虛懷欲悉文章之道自愧心浮學淺無以知之然又不可不荅竊彷彿其大概謂文章必有所以爲文者夫所以爲文者匪他則情是也文乃極天下之虛變化神妙不可方物而所以本而發之發而達之而盈于天地之間者則非有至實之物無以相致故夫人之涕唾便溺也必有氣焉以克之而後出草木之華鳥獸之羽毛也必有脈焉以貫之而後榮故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蓋曰情者辭之本也本不立而末具焉天下無斯物也書曰辭尚體要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夫既有體有要而見之乎情矣故凡託爲浮華彫飾而矜誕敷衍以成其章者是皆情之不足者也愚嘗爲之言曰不患文章之不工唯患性情之不至蓋嘗觀于愚夫愚婦號泣歌舞之誠其言初不足以爲文而其出之口者雖聖于文章之士往往極其工致而無以過蓋其情極意誠精神皆赴必將洋洋充滿心手相得以成其章倮臝搦管之士逆而溯焉不可得而幾也近見某某各爲古文一者家數大備形貌儼然而中無所有不堪卒讀一則勤勤懇懇未嘗爲文而英華體段亦自不媿古人夫而後知文之必生于情也又何章句之足云

與子弟論文

真奇文字不必讀七十二峰記矣

王文恪公七十二峰記凡六百一十二字均分至少每峰亦應得八字有零乃提要語占去若干敘次語占去若干他地名占去若干地名重出占去若干方隅向背占去若干形勢脈絡占去若干古事形容語起結語占去若干幾于七十二峰本位無有一字乃其敘次本位寬然有餘懸崖撒手尺本揚波妙[illegible]法何力哉作文不知法遇如此題任是萬斛長才相應一籌莫展矣

古人爲文雖有傑詞俊語亦刪而舍之者正恐累氣

可爲今人修辭之矩矱然世紛難以語此

[illegible]之狀[illegible]和論文所未及

司馬遷史記魏武帝詩皆不足當此者

自已文字好故論文雖知此好

而節其不勝也人于聚精既飽之餘强以珍饈亦必彫亨而不適于體权結恒須緊束或故爲散弛解緩者亦如勞役之際閉目偃倚乃不至于困窮也

人之爲人有一端獨至者卽生平得力所在雖曰一端而其人之全體著矣小疵小辯反見大意所謂頰上三毛眉間一點是也今必合衆美以譽人而獨至反爲浮美所掩人之精神聚于一端乃能獨至吾之精神亦必聚於此人之一端乃能寫其獨至太史公善識此意故文極古今之妙

文章大意大勢正如霧中之山雖未分明而偏全正側胚胎已具作者謀此意勢經營出之便與初情相肖若另結搆未免刓員方竹也

古人詩文我有力量不忌數行直寫若規倣其降格苟非市井卽小兒耳（規倣條所謂套如李于鱗輩之作秦府及唐古風之類是也）

古人作字于楷細秀婉中忽作一重大奇險者蓋其神情機勢所發無能自遏不覺縱筆覽者亦遂怵然改觀後人見此學爲怪異而所書不足動人本無情與徒欲作怪故也人之呵欠噴嚏必俟肆震動而洩

[illegible]志所言大約似陳同甫而尤[illegible]於誠林

之苟無是而學爲張口伸腰豈得快哉文之段格章句長短亦復如是

魏禧（冰叔 叔子 江西寧都人 易堂集）

答南豐李作謀書

僕生十一二歲卽思求友得交志行純篤者若而人年二十一則慨然發交奇偉非常之士嗣是交道日廣有若易堂之經術文章程山之理學髻峰天峰之節義以至四方文人奇士僕皆得與游以自陶淑所不及則又皆竊其藩籬未登其堂奧是以碌碌無所

成文不敢望諸君子項背然所以收弘其志氣砥礪其實用者雖不能盡變其氣質之鄙陋而身受諸君子之教則既已多矣足下少年英篤有古今之志既得程山諸先生爲師友僕所能知能言者足下諒無不聞而足下謙誠懇款致書七八百言自道其嚮往之意此誠於僕無當僕亦何能更益足下獨僕生平以朋友爲性命饑渴而十餘年閒則尤篤意於少年卓犖之人蓋任天下之難事當天下之變非少年血氣雄剛不足勝任而爲塗日長其才與學皆可以深

作謀以己酉冬沒矣年僅二十一易堂後難繼少此傳人

造而不足量其所至又 僕 交程山易堂二峰之人其長者年踰六十少年亦且四十皆漸就老死終恐不獲得志於天下以自驗其學古人有言曰火盡而薪傳故欲火之不息在於積薪欲志之不滅在于得人頃者髻峰宋未有先生中風暴卒易堂今威齋先生病九日而死 僕 益用危痛而不意少年卓犖之人過得之足下 僕 年四十有五而無子絕續之關自有天命然居常不憂身之無後而憂後起者之無人是以一見足下所論著不勝其拳拳也不得已而欲有以益足下則亦曰恢弘其志氣砥礪其實用而已所謂恢弘其志氣者人之患莫大於自私自吝安於卑俗而不以古人自期故其下者志在一身一家苟安于溫飽而上不過謹言慎行取鄉里善人之譽夫志極其大則安天下而有餘極其小則事父母而不足何者志氣私吝雖父母兄弟皆視爲吾身以外之人而不與共其休戚也然使不能砥礪其實用則志高而無當言大而夸并日乾餱之任有不得其使者故必自度吾才之所可成而孜孜然博覽古今之故親明

今人自審實落何不審處之得

切中今時學者之病

師良友以講求之歷其身於事會盤錯以自試其能而休乎日抱處士虛聲之懼然後使之任一職則必稱爲一事則必成雖身爲守令下逮丞尉委吏而其利國家濟生民之心則與宰相六卿等 僕 有志未逮言之而不能行故欲與足下共相勉而足下年富力強他日如 僕 年歲必當十百於 僕 是故後起者老死之所待而瞑目者也今天下不乏卓犖之人方其少年焰焰然若火之始盛既而志衰于嗜慾氣奪于飢寒[illegible]于儕衆行移于風俗學術衆于師友足至強壯之年則委靡沉溺而向時之志氣嗒乎若死灰之不復然 僕 願足下毋以小挫而回毋以小得而自足以必求爲古今有用之人是則 僕 之所以報足下者他固不足論也

與彭中叔 名任寧都人

史鑑雖古人陳跡然百法具備識時務者但須揀擇用之絕不消自已添出一毫物事謂是補古人所無先儒云讀史易使人心粗如云過獨木橋易跌是要人細心讀史之意非謂橋不須過後人誤認此語有

如此讀史讀何必非理學之書

志道學者只看性理語錄史書置之高閣即或涉獵幾等稗官小說而已伊川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其成敗然後再看有不合處又更思之其間有幸而成不幸而敗者不得徇其已然之跡與衆人之論此正是怕心粗處愚嘗謂道學先生讀史蓋如此恐今日自負才氣淹道史學者未必如是也又嘗觀龜山譏燕雲河朔事經濟如許故知道學原貴經濟陸子靜所謂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聊翁不能無服問甫[illegible]遇王文成當無告密結壇以銀爲餞種種辨論矣倘有所觸質之中叔意謂何如并致而康教我

萬世不易之說

與友人

足下明敏剛方又復加意經世之務區區巵言獻之不暇而致斬耶夫處變定難非明智不足妙其用非深沈不足厚其發非果斷不足惡其機雖至忠至孝不能以無術而濟術者君子所以成其仁而小人所以成其惡故明智遭于變詐深沉近于奸驚果斷近于殘忍辟之刀劍賊殺人者此刀兵故敗者亦此刀能善用之則禦賊之刀可以衛民不善用之則操兵之刀即以作賊近于敵門中擇二三天資忠信者與之講論蓋忠信之人患其無刀不憂其作賊也此書最得力者不過三十篇今先以五篇奉教望細爲推求指其謬妄幸甚

[illegible]書而讀

千嘗諦康生人口頭有地獄則心中有地獄心中有剎與有矣

與人論地獄書

君謂佛未至中國三代以上曾無一人入地獄者後世死而更生言地獄事非誕則狃於習聞妄生神識不　僕謂漢唐以前狐突見其世子荀偃訟厲公亦既徵其事矣且即以爲自古無之三代以下可造而有何以明之天下之事莫不自無而之有天地何始未始以前無天地萬物何生未生以前無萬物人浴而振衣豈有蚤虱哉久則蚤虱生又久之而蚤虱牝牡長子孫今人自無蚤虱以有蚤虱而卒不怪者習於常也末世賞罰失措人心憤結則必有鬼神焉以洩其不平久之而人之耳之所聞有是焉心之所思有是焉咸思鞶鞶而詛者有是焉於是而地獄成矣蜣蜋之轉丸也丸成而精思之有蛻而白者存丸中治金丹者晝夜精思而神升生於虛器故曰心能生

實法惟心鬼獄亦起乎心耳

兄善伯曰從集証有確確可據思理最精最微而言之漸淺入人可悟讀此乃知從前借地獄以警人者猶屬人之置處也

氣氣能致精精能成形而或曰鬼無形也庸可執而扑乎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夫有狀則有形有情則有識有形則可拘而制有識則可疾而苦子不見夫夢乎夢無形也夢人鞭之則夢中之身痛焉夢食珍美異味則夢中之口甘焉夫以形制形故人治人以無形制無形故鬼治鬼是故鬼可執而扑矣或曰佛說地獄惡人不息說之無益明矣曰夫子作春秋而後世亂臣賊子不止則亦將曰春秋可無作耶是故地獄之說戒氣生之說吾謂

補前古聖人所未及

魏禧 和公江西寧都人 易堂集

答楊御李書

古人言詩須有謂而作有謂者我之真意所謂發乎情者是也流連山水點綴花月亦必有我一時之情之意則此乃爲我作之詩古人已作我可更作我作之他人又可更作千萬作而境不窮者有謂故也古人他人情與我合而我竟不作者有謂故也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死生驚懼

彭躬菴曰吾儕近少年往復書頭森森然惟且所以其中無所存徒筆錄古人自傳

浮泛耳叙說高爽平實尺幅內有無限眞退自省益人最耐味究

榮辱之端不入其爲中乃能有所諸而不奪吾志草木之微有春不能榮冬不能殺者天地失其權也區區之心竊所跂望于我友

魏世傑 興士江西寧都人

答臨川王元升書

傑頓首復書元升王君足下方今帖括汎人心知于當世務不知焉之矣足塞耳泥首老死牖下間有言行誼言經世者則羣指而笑之以爲是怪物異類也文衰道喪亦是之由況說復能自得師者嘗觀奇士

偉人不生于時平有道之日而天地否閉萬物閉塞則非常之士隨在而有然士無過人之力則不能屈于人志識不高則不能事人故家大人論留侯曰圯上之納履與博浪沙之擊一也夫士必有識而後足成其志有其力而後可以見其識平居讀書論議可以廣識而所謂力者非有毅然之氣身試于艱難險阻危疑利害之間則無由以自出足下生三十餘年未嘗一執贄有所師事及得遭其人而又惟恐以文字之徒進必欲得所以事師之意積誠于三年之久

而決于一日則足下之讀與其力冏已恢恢乎得行其志矣。僕既不能自立光益叔父鹿鹿年將正恐為勺庭諸子羞今讀手書及聞家叔父所稱說足下足下所自言得失之故怵惕于其心日益不能已也已

呂　坤 叔簡新吾河南寧陵人 去僞齋集

示人

常言而今講學不為明道只為角勝字面詞語間挐往一點半點鎗便要連篇累牘辯個是這是甚麼心腸講甚學問

秦　鏞 京河南汝陽人 頭責糸 如何不飲糸集

與其司理

王廣文移鐸而西妻孥蕭索共踏火雲殊為可念諸子衿欲勉留數日傾齒芬一達當事以冷官而待秋風分固宜也

張民表 武仲林宗河南中牟人 塞菴遺稿

答周減齋

偶閱伍容菴彭玉立兩君漫錄評正于有駁錄矣伍有駁駁錄于復有駁駁駁駁錄大為可笑記前修有言只管嚷作甚麼二十年後各各有一土饅頭在此語不識兩公曾聞之否

周文煒 赤之坦然先生河南祥符籍江西金谿人 四留堂集

與賈從南

每讀史及諸傳不三四行即定其人善終與否至傳家失者僅十之一二然不于其身又見于其子孫矣我輩立身行已當于前三四行謹慎為之毋令後之讀史者甫開卷有以定我之生平也

與人

古人驗心于夢朱子曰人于日用之間不思當於夢寐之間思之潘上元曰災異所以警侯王惡夢所以警君子陳幾亭曰蓍觀之妻子夜驗諸夢寐子有四十吉祥相共一則為凡夢俱可告人光至凡夢皆可告人其去道不遠矣

示長兒

少說一句話吉祥善事少見一個人清淨道場

周　圻 百安河南祥符籍江西金谿人 晉賓堂集

復長汀馬生次京 圻

黎愧曾曰予嘗敘述中亦自渾灑浩浩正從所謂得歐曾之所自來者

某少時略識之無。讀書幾能上口。便妄意學爲詩古文辭。至今三十年。未能窺古人萬分一。長而遊覽四方。以積生結習。好與交游商略。一時同人遂有以此事謬相質詢者。久之雖未通籍。紵奉音塵。亦莫不千里寓書。以詩古文遠相印証。豈某果足以廁壇坫之末哉。亦不過一二高才寡和之彥。見所操有近已者。喜引爲同調耳。足下忽復遠辱魚書。過相引重。至謬比之陶杜歐曾。在足下雖採虛聲。無暇考其蘊實。而某亦何敢自外聲氣。不盡言以相正。蓋今日之詩。不患不陶杜。而患不知陶杜之所自。此今日之古文。不患不歐曾。而患不求歐曾之所自來。其弊必至於天下之詩文。皆陶杜歐曾。而實爲有識材之所掩口。總緣不求其所自來。不究其所自止。始焉以陶杜之詩。襲爲陶杜。繼焉以襲陶杜之詩。爲陶杜。始焉以歐曾之文。擬爲歐曾。繼焉以擬歐曾之文。爲歐曾。轉相倣效。驅染成風。有病入膏肓。而猶自以爲全人者。豈不可爲之大哀哉。惟足下之詩。知其所以爲陶杜者何在。而發爲高響。殊非齊梁中晚所可企及。因而推足下之文。必知其所以爲歐曾者何在。而吐其奇氣。定非六朝晚宋之所可妄測。某目前爲吏牘所糾纏。不能殫心文事。何時脫落麋鹿。自遂將以採一代之聲詩。勒成一編。藏之名山。以待來者。藉光足下此編。當必不少也。

高麗栖曰從蘇來故變而使不止於非眞矣

復上杭劉生麗兼　全閩

當今風雅淩彝。文章道喪。得足下弘明斯事。既探理奧。復深經術。乃以餘力作爲詩歌古文。則興日起衰。[illegible]昌黎永叔而興者。舍足下其誰歸。不佞每見後來之彥。領袖英絕者。則不斷嘆賞咨嗟。不啻口出。惟恐不見知於當今。不永傳於來世。固無今昔。無少長。一也。而目前以沉淪世網。處不成處。出不成出。反使風志忽忽。從足塵吏牘中。困循疾逝。自恨蹉跎。恨悔莫及。而來教殷勤。過相推許。若於不佞有嗜痂之癖者。豈非苔岑稚合。固有不爽如是者乎。然不佞之所期於足下者。尤願以用世爲砥勗。如古昌黎永叔。以及文忠文正諸公。皆以斯世斯民爲己責。使其道日見之施行。而後泉而筆之於書。所謂天下文章莫

黎愧曾曰一瀉而下足見河流千里

大乎是仁義之言藹如也足下負英異之姿篤沈湛之學揣摩世務研究天人惟皇皇爲閉戸以窮年一出而應王者之求固將有黼黻皇猷潤色鴻業文緬文蔚之傳觀豈徒雕蟲篆刻子雲所爲壯夫不爲者乎若乃窮愁著書好爲嗟卑歎老之言以庶幾賞音之一契如來論所云伯敬之於白雲者又豈 不佞之所望於足下者耶至於高文大篇不妨傾囊相示 不佞雖復憒憒然聾瞽極力表極固不必以跋涉山川浪[illegible]日效世俗所爲徒於大衆相妨也足下幸自愛

答長汀李生化舒田長

僕以昔人論文貴卓然成一家言非以過高之論繩天下也蓋積字成句積句成篇而人之性情聲氣於是乎協焉故文章必至成一家言而後文成其爲文章成其爲章猶人有一身而成其爲一身也以此推之天壤間有雲有石有火有金有草木有禽魚其間剛柔異質浮沈殊體各有不同亦各自成其不同未有不並重於兩間爲造物所不可少者如使以冉冉之氣而附以難轉之堅則不可以升英太空矣使以百鍊之質而雜以炎上之成則不可以爭貴典務矣于見太史公世家列傳中雜取周秦故實不能不資之尚書左傳國策諸書然每增易古人一二字句豈誤書哉又豈自作聰明視古人猶有不足於此哉亦以我之氣體業已如是則古人之不如是者常足以間之如鳧鶴之不相易涇渭之必不可淆故稍爲損益之以就吾之節度則雖尚書左傳國策之書皆我一人自筆之書矣讀足下古文詞蓋與化舒之文而非今人襲爲秦襲爲漢襲爲唐來大家之文也敢於足下一暢言之

傀曾曰惟化舒足以節此

復江寧劉生黎先然

良書足及若不屑沾沾向帖括來僅工塗澤以階梯功名者與之質而虛懷下問及於迂疏不合時宜如僕者若謬引 僕 爲聲氣必欲與之同調 僕 何人斯敢當盛意及讀足下鴻文一集乃始愕然驚喜如足下留心於古文有日其所爲古文已章章如是是其服習於八家之學固能窺其蘊奧而澤其精華其於古人之道已砣砣然言之有物而持之有故矣方今大

黎媿曾曰此等用筆求之近賢惟艾東鄉爲能

余湛心曰三段精論兩出今人不能得其復落之迹

雅衰敝文章榛蕪昌黎廬陵之絕業旣已不振於匠
內而金陵景物麗都人士亦多風華少質實求其敦
崇古學以上接漢宋風規者滿園太初兩先生接遂
難嗣響而足下巍然振起不爲俗學所奪不爲風氣
所移固 僕所旦夕欲足其人與其所爲文者莉非足
下之虛懷下教 僕年且髦矣亦何由及見高文與一
日得見足下之爲人哉今旣當吾世足其文以應
見其人矣又豈徒以一見爲幸已哉則將有人焉紹
昌黎廬陵之絕業以召來茲於千百世惟足下是屬
惟足下是望望之深則其規之也當切而不出一言
以相規正又豈所以遇足下乎而足下又實無可規
正也率其狂瞽以與足下相摩切惟足下勿速成也
凡人之欲成一事以爲足以成之矣不敢驟以爲成
也遲之又久而後成焉則其成也不可易視古人之
成非一旦而止則吾之效古人亦不以一旦而盡術
術焉取古人之精氣與吾之精氣相持於可久而後
可有成而古人之自言其得與勇於自任者固不必
襲其辭容也若夫所與之人不可不嚴爲擇別言之

顧孟子曰議論中大家叙事子長法也

非人毋論其言旣失而並使氣不光偉非文章之小
疵也如某者與艾東鄉爲同里時東鄉與雲間以文
事相齟齬謀攻東鄉者欲以其鄉之人攻之謀之曾
庭聞曾怒拒之遂及某某即出而與東鄉辯論東
鄉學業有本非某所能嘗議而甘心人役忍操同室
之戈其心術已不可問又何足與之謀千欲大業哉
此不可不愼絕其人也足下深於理學理學爲文章
之根幹 僕豈敢有異論衡宜稍自矜愼恐溺於章句
訓詁爲宋人語錄亦使文章不巍足下觀紫陽伊川
之書何如龍門扶風哉況理學自在天壤彰明較著
即辨晰秋毫亦宜以光偉雄雋之筆起之然後不敝
今古吾願與足下由廣朱以進窺秦漢之堂奧而已
凡此數者皆所以爲足下規固非有加於足下也由
足下之意而推廣之耳文遇 僕三十年來妄爲哀輯
者由以示人人多棄其所學而從事於此幸足下正
之何時樽酒一細論乎

與吳冠五

金秀才式祖評侯朝宗之文曰已自成家惜得名差

王兆如曰使人懍然

蚤未暇鍊句耳計孝廉東評朝宗文如以石激水便成波折差乏風水相遭之趣申鳧君涵光曰朝宗才氣雄冠一時然事鮮情實行之未久而好者已倦矣汪主政琬曰壯悔堂集中書策誌銘極多奇構寧南一書尤酷擬史遷可推近時作者然寧南事皆失實左誣魏蕆殆所不免無徵不信其謂是歟杜徵君濬曰朝宗後出才俊而根柢不堅火色未老尤好作妄語以行已意此最是文章大病予按朝宗初學騈麗之文壯而悔之乃規于大家其文卓然足自傳矣推

與阮光祿田百源諸書及馬伶諸傳記毒詈歷類妙極形容未嘗不痛快人心而惟椷蚤于羣奸既死之後遂不免于杜撰失實致開紛紛之口嗟夫士君子操觚所譏諷者既非吾之族類論既正又足以痛快人心似不當刻論之矣而事稍失實即甚惡其人甚愛于我者猶因其文以疑其餘起而訾議之若此彼以鄙俚之詞造無影之談以毀謗諸正人者又當何如哉可以知所戒矣

與同事

叢栖曰令人無馬可避

宋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鶩請託有一人號爲望火馬又一人號爲日遊神言日事奔競也嗚呼今且以日遊神兼騎望火馬矣奈之何

與康生

桓綠鸚鵡能入甕中作鼷鼻人語此君之文殆如甕中鼷鼻人語不止似疲牛拽重車也

容何省齋

高霽峯曰[illegible]

米價日騰弟在難食指又甚繁即令得大黔國紫未米一升得飯一斗亦苦不足即使天能雨粟亦必如

吳桓王時雨五穀于貧民家富者則不雨而後可若使粱雨則予依然日窺未甕矣公尚苦饑予將奈何

與黄黄鶴

黄鶴樓以仙人搯橘皮成鶴起舞而名黄鶴峯以峯下多松花鶴背俱黄而名先生是樓皮成耶抑松花樓耶二者居一總太淸空但恐空餓殺欲上鶴背先生耳

與倪闇公

李君實曰書家得一好筆如壯士拾一寶刀得一良

墨如戟單者受于襪之側得數行古蹟如行師佩佐
女兵符今贈君自製筆一床小華墨一挺𢧐無古蹟
可贈耳君當含毫吮墨自作數行古蹟贈我

與宋轂文學憲

敬上公江瑤柱二十枚瑤柱出興化之涵江雙甲薄
而脆界畫如瓦楞向日映之絲絲縷玉晃人眸于而
最朗又過之文彩爛熳不忝瑤名余驟見之語人曰
即此精理便足鞭撻海族不必問其中所有矣食宜
[illegible]美只雙柱所謂柱亦如蛤中之有丁蛤小則
字以丁此巨因美以柱也味亦與蛤中丁不小異蛤
之美實亦在丁人以其無多故不甚咀嚼獨讓江瑤
擅此嘉名耳莆人多以醬粉雜治之又不知獨存柱
安足令不事口腹人見之朶頤耶余熟以江水參以
玉版宋去損諸君啖之咸謂得未曾有也會城初無
此謝在杭會城人稱好事者尚云從來未見其形未
識其味他可知矣余至後今饕人索之梅花厂石閭
間亦得之十年以來遂與香螺蠣房參錯市中矣乃
知海于原未乏此人驚以為必無不便過而問之饕

安詩于曰借一江瑤發出如蒔譬傾傾無聊之士泣之泣數行下

人以無人過而問也咸棄之不敢問聲相思者趨眞
以為未嘗有也世之瑰奇異質人驚以為必無不復
過而問之淪落于海沙江泥中如江瑤柱者不知凡
幾矣公念之哉

與長樂同年郭蓮峰

公以瓜荔相貽昔珂里上品最中予嘗但予更有請
焉欲求荔大知瓜瓜甜于荔

與何省齋

[illegible]見傀儡戲丈尺許長線索纍纍任人提弄近
則變為數寸許以木板推之全似自用聰明者嗟夫
傀儡亦且漸小何況于人佐傀儡亦不由人線索而欲
自運聰明可長亦可悲夫

予弟與文寺伯崇諸公倡酬詩韻有自得之境惜以去秋論世矣其遺稿下方料理梓之諸此頹然

周亮節 靖公河南祥符籍江西金谿人 辭耕堂遺稿

與張文寺

公詩四章即和如來數然秦武王與烏獲爭雄一舉
鼎而絕臏矣

結𫊸集卷之十四終

論事爲文堅以悟頭爲主自深於羅縠入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十五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唐　時宜之妙意老人江南江寧籍浙江烏程人

與李仲章

先輩嘗謂文章與時上下而米元章論書法亦有時[illegible]壓之不能高古之說殆未盡然矣時天氣凝寒取[illegible]手入盂中一手覺水熱一手覺水寒因徵笑感悟淺人讀古人書殆如吾冷手入此水深人讀古人書殆如吾熱手入此水也淺人讀古人書古人將而我單深人讀古人書古人單而我將夫我爲將則古人惟吾所用矣嘗觀唐安史之亂自有子儀光弼殊不足定至與日以朝儀既灰之燼而李郭當之若挈其肘何也其所爲節度者皆庸人也然幸值郭李之忠義止於無功若以此輩庸人而節制淮陰等名將天下事更有不可知者矣

與艾子魏

方孟旋先生其余言文章收得盡不如棄得盡夫收未有能盡者也棄之所擲也遠已要當覼其有可棄與無可棄耳子女玉帛無所取天下在其掌中矣

與沈雨公

夫丈夫之有才也如女子之有色尋常容止年二十得字庸夫賣而值食夜而高眠何怨何恨惟不幸而抱絕世之姿新粧日照香袖風飄流涕之端開矣棄[illegible]嫁得其人猶有吟白頭而悲感者假使文君不遇[illegible]頭之怨何如哉昔賈誼爲文帝痛哭流涕而[illegible]卞聽病之曰豈有立談之頃而遽周人痛哭流涕者[illegible]子獨不思賈生平日讀書流覽唐諸其醱淚之本者蓋不知積幾歲月一朝推其輪緘自然呼號儀渴不能抑禁又安可以爲遽乎今也有一士焉三十載風窗雨夜吚唔吟呼其得意處恍惚鬼神相泣而不能邀曲江之一席以東南半天下文人墨士之所推許而不能飽故園之芋栗將爲流涕乎痛哭乎殆非取辦於立談之頃而卞聽亦不能忍識其爲遽者矣

以探賾發揮聖人微旨而能辯其義爲偉論焉吾謂不必有其事不可謂無其理

從來論文無如此通達痛快者

與何匪莪

吾輩讀辯士書心氣輒逞逞讀大賢書心折其理矣而氣猶未靜毛讀聖人書不知何以降心抑志如論語中論說君子小人凡說小人處無一不與我輩有分可謂切骨之轍皆而低徊墮涙不敢求伸一辯者何也當時聖人無以善服人之意但從大悲心地發爲惻悱之語是以所感之深淺或有不同而其不敢抗忤則一而已矣

與林李二君

[illegible]居處事行文只求快亮而止夫處今之世而欲使操觚之士遇其幽深致遠之趣而爲濕木敗鼓之音此亦必無之理顧今日爲曖昧結轄之語者予敢不病其思之有餘而特諱其思之不足苟其思至于透徹則口頭話言自有雋之不盡而味之無窮若夫寒士竊言一室之中正謂山川風氣窺如河漢窮蒼幽隱伏若覆盆君父天高隔於萬里而行將以一布衣經理其閒專藉此七寸管起伏鈎鑲探出古人肺腸以爲異日合轍之軌使千百年前古人鬱而未發之精神躍然露吾筆下而異日當官解天下之鬱宜萬方之滯先現其影像於此若其臨池之際先搆一不明不白之圖畫即此不可告人之文章便是不可告人之心事又豈能達胥潰之精神燭下民之怨恫通九州萬里之情形於吾指掌之間哉

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夫婦止是一人

幾於章子留書矣

與方孟旋

大凡人與物之相遭而無闘然者其間必有故焉聖人持教中國不欲見千手千眼之相而寓之物以呈爲[illegible]相之相合其實一體也包犧之與河圖何以相遇而了了哉舉凡臣主之相遭而無闘然者皆一人也物與物相遭而無闘然者皆一人也伏羲河圖一人也堯舜禹皐一人也魚之與水一人也今夫人兀兀几席之間而不知官吏之中有我身焉不知將軍之中有我身焉不知魚蝦蚊蚋之中有我身焉世之好飲食者日日或自殺其身焉而皆不知也皆緣其願力不一禍罪相叅不能合一其人有百骸無恙或一肢作祟或一臟爲害而人斃焉此一官一義皆怨業之所湊而願力不能合焉故耳故夫人一身之

只是天和佛爲綠骨亦[illegible]在[illegible]出[illegible]

中有佻苦焉天下之大有我身焉氣力之厚者生子生女而稟相皆厚氣力之薄者丈一身而不足厚者一日爲數義而呼成一氣薄者爲一義而寸寸皆斷見相之虧虛聽於氣力氣力之厚薄聽於願力焉耳孟子所謂志一則動氣也

與易賤侯

吾取富貴第一流人與患難第一流人總其苦樂不甚相遠目下各有不稱意一事侯頭打攪前塵又各有[illegible]件可貪可求之影皆其攀極驟指其羞歌魚肉溺謂之苦趣信之或有未及若坐其打攪攀援湯澆火炙者爲樂彼應自疑余曾見一吹客讚嘆貪人貴人其云爾等看我輩如人看火魚遊白磁碗中衣蘿之美宮室之奉火魚似極人間之樂然火魚束縛一器之中殊不受用人不得而知也近聞一諧語人遇虎於山中迫而上樹虎蹲樹下勢亦將上人扼其項而騎之虎負其人而至村落兒童拍手齊看騎虎仙人其人曰仙則仙矣但不知仙人之苦耳此皆世間切身棒喝也天肯以富貴與人而不肯以樂與人非天輕其富貴而吝其樂凡人賤下不稱心既是苦業而前塵貪戀又是苦因一生奔走經營只種富貴用耳何曾頂刻賤樂田哉身外一絲一飾重如性命胸頭湯澆火炙如不關身人之所求天不得而吝人之所棄天亦不能奪也人苟有以自樂不拘何業隨寄一枝皆勝他人而文字其最者也然世間亦有能而不樂者此其往因枝文田而未嘗種樂田者也能而樂者雖見賤侯而已

想說到文字上無處不是這個

[illegible]與李小有

凡人與世界相關之疎故於世界語言亦無所不疎庸人之言既以爲無以愈已而疎之聖賢之言又以爲與我不切而疎之雖誦之謂之亦不過作文字觀而已竟不知我與世關宜信受何等語言爲渡身之津梁坐視其身墜於深淵亦可哀矣千古聖神原無定局現大現小現偏現全現權現實隨其所遇而成境千古語言亦復如是但使其言有益於世間何必問其何時何人乎古人一言投契輒作性命想又如慈母口邊佳味不忍遽嚥吐以哺其懷中之人此

何等心腸乎。然則小有之精神。亦可覘其涯略矣

凌世韶 官球 蒼舒 淛沙 江南江寧人

以後覽吾但當隨其人隨其地拈取一幅作供券於圖松柏間讀也

簡藴公

前坐齋中談說生日。彷彿尚遙。不謂占却人日作生辰耶。猝無他備。薄具不足以當供。但以寶齋中有天然幽賞積雪圖。大堪作壽供。不煩繪事。已作繪竟。而我念中亦具供矣。笑笑。

與張景遠

新篇之悲見其情至留是一篇好飄文此是一篇好饒奈

我輩之悲。與時俱深。所謂痛劇感新。當何日不然乎。[illegible]問南川之渡。卽宿草之阡。取近村醪醴一爵。空煙闃彼。山多石。取擊之碎。其嶄嶄者。令石聲與歌聲哀動上下。我師庶從空中來乎。其彷彿語我乎。不肯抒悲憶之詩。日生觸以神情。得密生後於形似。欲親嗟乎。蓋數年來。見稍似者。而意大備矣。

簡吳玉宗

蒼舒退集郛臥灰欲共操涉江粟文寺王孫如共剸之世人耕

世途千載一悠繆耳。椎事故不勝咄咄也。益明鬼神之物。正堪深人之氣。屈信之數。彼以妙其權智者。早收其益。我曹屈而不能信。誰當信者。我曹信而不能屈。誰備屈。屈者念此。乃行着痛悲耳。公解人。自能辨此人言。愁我愁欲深。一付之潸然。迷亦備然靜已。

倪嘉癮 篤之 樸菴 江南江寧人 釋稱笑峰和尚

戒子弟

時公件執政以豆粟繫獄七年長子變血漉祖神公爲此戒之

君恩置我爐鞲煩鍊。凡根得休歇地。下石者。皆我善知識。若以冤家視之。則謬矣。

釋大然 笑峰大師 江南江寧人 本姓倪諱嘉慶

復趙居士

笑峰看破此國子義從前人所未發

[illegible]大面。真可剖抉門戶。掃除葛藤。而本來平泯。無是無非。亦不妨於是非中薦取。惟居士於古鏡未鑄之前。及此鏡既破之後。心服相炤。則鼻直眉橫。手持足行。事還其事。豈可偏倚哉。

劉思敬 純之 覺昕 江南江寧人

答李退菴

秋梁公郭汾陽何如人做天下事非文章

從來辦天下事者。必皆一絲不挂。然儘有一絲不挂而未足以辦天下事者矣。要知毯是潔已邊事。若謂持此遂無不可爲。恐亦未敢相信者也。况潔已者多刻于世。未必有濟。無濟于世。而猶自謂無愧。卽此一

人可…然又未…以此動

緜年不可破。豈惟不破。將終日詡詡然懸諸面門以爲莫我若也乎。心論之。時勢日益艱。黎民日益苦。有志手援者。不在表已之無私。惟貴民社之有濟。果實心濟之。可以無其名。可以無其功。并可以無所潔之已。則塵矣。一絲不挂也。已何加。

與范道安論文

火攢邊偶爇一語。足盡文章之能事。雖久係于衷。苦無發露之處。遇吾兄舉與公費伯之言。若有合也。智[illegible]道者。先辨其是龍非龍。非龍則魚蝦蝌蠶之智。窮年不能出頭耳。既是龍矣。決無赤身跳躑磨鱗逆爪之理。必將噴薄風霆。吐納烟霧。傾倒銀河。吞慘日星。一滴之水。大于耳輪。移山拔水。平陸爲浸。而此神物者。或止現一角一爪。或全不現身。轟礚隱態之中。若有不可端倪者。已令人驚魂失魄。莫敢忤視。此與公謂未有不雲之龍也。然直徹上下。惟一龍之所爲。不聞其借勢于修羅魍魎。資力于蛟蠶鯨蜃也。況風雷亦其自應。非有意求其應。此費伯所戒于雜也。不雜矣。雲雷在握矣。又不必終日瞋目怵聽。以襲其威。時而九天。時而九地。時而陶公挂。時而葛陂杖。或若芥子。或飈輕縷。不失其爲龍也。失然則可以超物。可以爲物。以至于不可方物。而人于寥與之域。文章之道。亦豈異是。惜不得其人而語之。無端觸發。不覺言之潦倒也。釆芝堂選藁。試爲檢出。或有繪龍非真者乎。抑有龍起雲不現者乎。不妨拈示。毋謂某徒能話龍焉耳。

端不為少…純之數百…字不得…

答黃靜宇

[illegible]來教云。塵緣蹭蹬。未暇論。且不可得。果如此言。必另求闢退。方可料理乎。幾一姑待。便成曠日廢時。將來者不可必。且把目前又丢却也。古之有成者。只要當下提持。故曰眨上眉毛。早已錯過。居官應酬之勞。不過鏡中現影。而遂謂碍胸。正如病目見燈有暈。不知由目病耳。定睛看時。無一事一物不助我醒發。若云力量未充。只見許多勞擾。則亦錯向境上分別。實未反求而得耳。倘談于境上會。即使有一席清涼地。宴坐焚香。而心識紛飛。亦無寧晷。即使寂靜澄定。一波不與。古人所訶。如石壓草。如急流水。遠望似乎皆

發人深省

無益之戲論也

又

里中自澹園先生後進不知有聖學聰明才辯之士進于雕雅淹博蟲雕狐野茫茫無據吾兄崛起于斯浩然有得與弟輩拼析經術直遡淵源一切浮氣之士聞而竊笑以爲迂濶今哀然首選有微足信矣措大家驟孔甚窄見湛深問學者未嘗不逆年始愕然回面易向無論其出于誠與否亦足爲末流中發動之譏勸

吳絳 天一 江南江寧人

寄周崖姪

湛凝悠悠忽忽久矣泥金後天下顛倒衣裳襟捉肘見如馬駭鼓驚狠跋且疐僨父之態宜其見笑于驊騮也能強學安石圍棊乎吾家中落數十年如古刹灰冷又如日淪幽都萬象昏慘余與而父果寢虀鹽摩娑奇甋舊物廉吏不可爲優孟知言哉不意朽株敗腐乃復蒸出芝蘭以爲瑞物如吾姪也者使人獃司寇公有孫廉吏又安可不爲也登第樂事然吾謂

待應將作此等危言不是退後正是深謀聽者當如智吉之言

能以儉素守之則尤樂王敬美先生云吾入仕時見一同年家徒四壁立出入具辦問之皆稱貸于人吾策其必以賄敗已而果然大率用不節必稱貸貸積無償勢難自保如嫠婦再醮非必以淫多有爲貧者節敗名滅可不懼乎吾家傳塾堂聯云藜火宜親勉向詩書希往烈菜根可斷肯令忠孝負前人吾姪今日之遇菜根回味然勿剷此根留作兒孫讀書種子何如

吳樹聲 周崖 江南江寧人

周崖閉戶讀書不與外事讀此知其自命

與馬章民

回憶瀘臺奏賦時同年丈所見溫室中何樹苛梁武使人捧盈水繞殿而行溢一滴不貸以死奏樂其旁終無一人聞者誌公謂此心乃可人道當日古文今文無乃無拙波涌雲合從何處得來祗今閉門覓句操頤鬚竪指腕遷延未就年紙堪發一噱年丈弁冕玉堂弟羨之而不能至若徵潤於車後馬通左圖參刺右闢擁帚弟即能之亦不欲計惟劉涇杜爾差足自娛而家藏頗多軼沒匡壁借光亦鮮愿志者年丈

不作道學體面語而撥醒尤切

天厭奧帙若可共讀吾將爲蕭穎士僕矣

吳 珊 字蔚彥號石菴江南江寧人 鳳山集

與張南村

不善選詩詩之厄也而今之人爭選詩於無已詩之厄亦無已每念及輒爲惋然今人無能定先生詩者先生曷不自定詩貴自定若不自定後必爲人所定詩吾恐定先生詩者未必先生也而先生詩去矣

送桑矩斯入都

聞兄入都門昔日風景得如舊否少年得意偏强臂不掉者最可惡有一種寄情山川之堂奧而殷心爵位見豪家大貴濡羹拂鬚百態畢露又善轉語駭人目黎謂足將進而趦趄口將言而囁嚅兄具心眼者視若輩知頭岑岑疼矣我輩讀書當在冷處着力冷處着力則熱處自耐得過又須遇一事一物極可欣悅輒作意外不應想吾身海濶天空不着一見渺然高寄於萬物之上及事到面前隨手應去此逆億之學孔子未許爲賢也兄入都從此酹酢處不少識得此意僅不識仕矣

寫得幽雋

與友

海寇從水路來入門後破甕無餘矣適老僕婦爭飯當門賊劈手奪去舐而食之老婦餓賊尤餓大可笑也所惜者張文寺拱白居長歌一軸古奧絕倫是老父一幅山居圖亦被賊劫去遥想老父坐斜山書屋不問理亂垂三十年文寺先生策蹇過存幅巾茗椀共對爭披白雲而嘻笑之如在天上呼余兄弟環繞窗前白酒釀熟酣飲數杯作詩拆字笑語如舊而今竟爲東坡海外文章也惜哉

吳 晉 介茲江南上元人 一所先生曾孫

柬周雪客

談理之文正當如是

趙清獻日一管使命直宿老兵呼之兵去清獻周行室中日趨拤不得無禮老兵從幕後出云某度相公此念不過一箇時辰便息故難承命實未嘗往吾不難清獻當下挽回而難老兵認定清獻也此一個時辰正從古聖賢奸邪所分關頭後人既未必如清獻善自挽迴又身時恐亦無認得定之老兵不如耐此一個時辰千秋萬世而下何等受用

紀映鍾 再見

答栢鄉相公

（低稱能方但一字且）大篇春容淹雅篤摯剴切以且亭方伯之人之文擘之四君子可以無愧而先生憐才敦故推尊推劍之感亦槩見于一唱三歎慨心酸鼻之中昔劉文清公相業甚偉乃終身不知空同大復在當日已愧長沙今日更愧栢鄉矣

又

落筆在有意無意之間著書以生活天下人一語非宰相不能言也

又

（此語正自破的）素書眞僞辯之屢屢只意在納履而不在于書便已破的又曰或即子房所作而托之黃石文情橘曳全得龍門之法

與程鄉大令王過客 望如一字過客

程鄉風土不知何如聞元城先生曾居之昔有鐵漢今得過客千載同心也（過客不愧此語）

龔賢 半千柴丈江南上元人 半畝園尺牘

辭屈翁山乞畫書

足下素無知畫之明僕不欲足下有知畫之明倘足下有知畫之明而重余詩安知非重余畫而并重余詩也惟足下素無知畫之明而重余詩此眞知余詩也僕且不欲以余畫而涸余詩又以此涸足下哉倘足下必欲余畫僕知足下辭家二十年出游五萬里一至九邊再登五嶽生身南海周渡江淮凡世間之疋泉片石古塚遺碑無不攷之於圖縱橫之於心目僕將乞畫於足下足下反欲涸余之餘瀋耶此僕之所以寧負罪戾而不敢奉教也

與張侍御

聒聒足下問讀何書曰正恨無醒快之書曰何不讀十三經廿一史曰一覽長篇便欲睡去此語出之他人則可奈何學古之士而亦狃此近今淺陋之習乎足下所謂醒快之書何等也得無叢談秘笈稗雅卮言之類歟此皆迂疎怪誕荒淫倦怠之人悔失學於初年皆無聊於末路者所爲曾何益于身心先六經諸史天下極醒快之書也倘足下與僕教晨夕僕將（極醒快正經語）

宵讀平千滿腹牢騷

與足下商訂千古日不暇給肯使足下靡歲月於無益之篇章乎倘足下不以余言爲謬當留連三代究極天人吾知足下他日再遇唐以後書土苴棄之矣足下與僕非泛交故不覺其言之盡

與周雪客

天之妒才甚矣吟詩應有罪信不誣也因思我輩之窮已定于拈弄五七字之始天以有限造化被前人奪盡是以久而愈惜我輩卽從今日不識一字不吟一句已不可挽回天之盛怒矣頂在枕上勘破蒼公之處分如此因寓書於足下各勉力作得一句兩句好詩亦不枉爲天之罪人也

張　惣　僧持南邨江南江寧人

與石潮和尚

接手教知師知南邨之貧然南邨近日却復不同當時實不自知爲貧如在痛醉中亦如在鼾睡中雖雷霆迅激山嶽震動了不覺知邇來如醉忽醒如睡忽寤痛分明痛癢分明癢不食則知饑不衣則知寒茅饑寒親切處與飽煖親切處一無異也向者却耐得饑耐得寒今者則不必定饑不必定寒且願盡大地人不饑不寒不止不饑不寒而且願以無上妙味無縫天衣供養如來與一切善知識暨諸生乎師友蓋自南邨今日之知貧始也此中受用正自不盡倘頻排遣所謂朋友妻子不得而知者是也吾師知我幸更進以教我

龍栖曰予書有句云貧因知濟世得南邨妙文爲之快絕

答陳坦山明府

蒙示交牛僧攜妓圖索題初愕然意不欲着筆旣復思老衲之寄意遠矣昔僧云名妓翻經老僧釀酒特向枯木寒崖作一轉語乎南邨曰此坦山絕交書也念天下最冷淡者莫如僧而僧猶時具俠腸世間至輕薄者莫如妓而妓乃多鬧俊眼噫青雲竟慚黃而烏紗偏讓紅顏怪哉

羣衆妓每春風吊柳七爲此證佐

與徐子穉

昨見令兄沂州種菜詩大似空山長老所爲奇特奇特南邨孤介戇直不肯向人然夙有渴孔林登泰岱之想以故人當道而棗足廉吏亦可畏也緊可懷也

與櫟下先生

書首雅切

先生所著書。無不從甦叢見丘壑令人開闢鮮新。非聞刻板盡付祖龍爲之駭愕。此譬之王處仲頓驅婢妾。剗絕恩愛。掃除一切葛藤。非古尊宿詠。予不能也。從來焚人書者有之。未聞自焚其書者也。然先秦焚人之書。而人之書終傳。先生焚已之書。而書亦當更傳矣。嘗念梨棗未行之日。竹冊縑素難致。而當日山林樵牧皆胸中有書。近代牧豎頗易即翰墨子弟。往往止架上有書。亦可感嘆。先生之書焚。而書爭入人耳中眼中。亦一快哉。

王　槩　安節　東郭　江南江寧人

使胃一笠公復位置一汪子適自已位置在中巧於古地矣

寄汪舟次

客指邗溝問素心幾許。弟　遡以肅肅者應。不欲一字及兄。客可知也。笠阿師綍、艋破、雪自、驅恐、見其影。弟必欲强來覓晤。艮以氷蛆。雪鼠。冷中生動。微蘅蒲活。風外。扶搖拒人者實能動人。遠我者亦復容我。故王生能久匿、一汪、子能割愛、一汪子也

答徐旅人

爾。我。於。困。憊。拂。鬱。中。必。欲。求。耶。求。全。於。天。地。其。爲。吾。

自矣行頭便見大道理

兩人之天地。不亦難乎。且以吾儕之紙漏萬端。即使如來虛左。亦有許多不快活處。何若於方寸間自鑄一天地。桃花、雞犬、一一具足。此外漁郎、更欲於何處問津哉。

胡其毅　致果　靜夫　原名徵　江南江寧籍休寧人

與僧與若

震旦山水茂於吳越。震與之區。高僧蹬續。升壑難遘。輿聖猶在。吾師負瓢笠冒霜露。青鞵布韈。翛然獨往。豈易得哉。謝康樂謂衣食人生所資。山水性分所適。今以所資之累。奪其所適之性。如我輩誠可浩嘆。

說得世人真不能辯其何故

答簡庵

札至。值弟病小愈。假息竹房。秋霖晝暝。子思若有不懌者。讀秋原根別十首。婁婉多風。深淺纖妖。各極其致。弟霍然心醉矣。或曰先生負至性。風骨磊落。方營谿南別墅。棲尋絃酒。何娓娓作兒女子語。不如古人深情一往。蕭騷遐寄。不掩絕代風流。柴桑所以賦閑情也。弟肯强作解事。如梁昭明乎。一笑。

劉　然　黎先　江南江寧籍江西豐城人
友聲閣集

不獨詞氣刻畫其品[illegible]詩亦自不朽

東曹顧庵太史

當今名擅風雅者、必曰其人長於詩詞、詩與詞、惡可合而一之、與東坡文章、遠過淮海山谷、獨至填詞、不得不遜二公一籌、葢資力各有所限也、大抵詩取其堅老、而詞則取其嫵媚、詩取其蘊藉、而詞則取其逗露、詩取其體氣之高妙、而詞則取其丰致之蹁躚、譬諸神仙天女、兩相輝映、舉止態度之間、必大有不同者在也、惟姑射山中人、綽約若處子、肌膚若冰雪、庶[illegible]者之長、公詩詞合度、殆若是與、今日舍王西樵先生而外、無與匹者、

[illegible]

與徐子立

立崖岸三字、書生使氣語耳、自足下一番快論、遂令人心冰釋、今天下乘堅策肥、凌人傲物者多矣、其意中何嘗不作崖岸觀乎、究之胸無定見、一遇錯節盤根、遂至褫魂奪魄、而向之策堅策肥、凌人傲物者、非真有崖岸在也、不過虛立門戶、欲以鼠嚇天下焉耳、庸詎知天下士而可以受其鼠嚇乎、今山之高也、不見其層崖也、海之大也、不測其畔岸也、至於一丘一垤、則無處無崖岸矣、今之乘堅策肥、凌人傲物者、其崖岸大抵皆丘垤之類、而非山海之類也、總之天下士、未立崖岸、先審器識、器識一定、以韋布而詘王公、以詩書而輕軒冕可也、即或和光同塵、與世無忤、亦未始非大力量大手段人耳、此中針芥、當與明眼人辨之、

吳　宏　遠度　竹史　江南江寧籍江西金谿人

與王晉升

僕聞導瞽者、必俯仰而指㩦、啓愚滯者、亦提耳而[illegible]畢掌、君其多方善誘之、

房天驥　大生　江南江寧人

與臧齋

此其人筆墨依然故步、所謂野干欲作狐聲、發聲逕作野干聲也、

所謂猪上水船不離故步也

羅　燿　星子　江南江寧人

與櫟園

公亦不妨並存之、金玉不相傷、精魄不相妨、無損于公也、

與喬康生

食空囊而無飯具曾何益乎

與滅齋

弇州門客多史料諸書未必盡成其手故其間與前人所傳不無同異故大司馬孫公鑛嘗謂不論何事出弇州手便令人疑作史之難如此

汪洪度 于鼎江南上元籍歙縣人

與浙江上人

往從友人處見公画便如遊一名山夢魂猶在閶霞間也十年履下弗獲壯遊不意年宙間名山反得閱歷人九然非已物雖閉目可彷彿終如海外三山可望而不可即耳客中苦熱正思故鄉忽辱黃山圖千里見寄披閱之餘蓮華雲門諸峰翠靄清凉令我應接不暇腐儒買得一山倪足以驕南面矣何快如之

倪粲 開昭 闇公江南江寧人

與人

翡翠千飛離其與狐腋之毛彩之賊揚子測之曰翡翠狐腐好作咎也好作咎三字讀之使人凜然

與人

經云如蟲食木有成字者此蟲不知是字丼字智人見之終不唱言是蟲解字君謂此君能辨別文字愚意亦蟲之食木耳終不敢唱言此君能辨別文字

余懷 澹心江南江寧籍福建莆田人 觀山草堂集

與佛嫻伯

弟詩已得七十首未知佳什得幾急望鈔示乃邊遐不肯出得毋尹邢相見孫猶下階時耶

論文論畫總不隨人轉移

汲引人才長沙實有婆心

與友人

三百年間於古文服歸熙甫於時文服金正希於画屬沈啓南於字服董思白於諸則辦香未有所屬也或者曰不有北地信陽乎不有鄢郢歷下乎下此者不有公安竟陵乎 僕應之曰唯唯否否毋已則長沙乎長沙執魁柄以奔走天下汲引人才若不及其為詩淡宕綿邈有情有韻不乖風騷之旨或者曰子之論每況愈下矣於唐宋取香山放翁於今取西涯何哉僕曰唯唯否否此中人語不足為外人道也足下

以爲何如。

與李過廬

足下選八家文命弟彛集作一序又命作一總序。弟謭劣其何敢當昔宋士人置一姬妾言是蔡太師廚中人士但命作包子。辭曰我乃包子局中縷葱絲者。弟但解縷葱絲不解作包子海內鉅公固不乏足下盡往求作序以冠之不然太師廚中包子手定當笑縷葱絲之妄作也如何如何。

胡玉昆 元潤 褐公 江南江寧人

與滅齋

賈子云見教一高言如飢十日而得太牢今人聞一高言如飢十日而得黃蘖湯反使含蹙

胡禹冀 蝸贇 江南江寧人

與滅齋

公嫌此君文筆之亂冀謂此君文如火燒乾竹林大有音聲在公以爲然否。

周銘 鹿峰 江南江寧人

與人

晏昭著作散失殆盡生少存其一二

閣藏書富須雜以此種以避火災則老蓮正以此嗣作佛事

其人雖微乎然氣足畏鳥有沸波者河泊爲之不潮畏其誠也君其善邊之

又

此豈悠悠可避吾聞虎狠見邊不捭戈畜劍而彈琴詠詩者未見其身之可保也

高岑 蔚生 江南江寧人

與周靖公

君不妨寬以居之大智度所云譬如種種妙香一人賣一人買一人在邊亦得香氣于香無損二主無失也。

與滅齋

晏翁先生詩所謂栴檀樹根葉俱香也正難去取公定之。

鄒喆 方魯 江南江寧人滿字隱君子

與陶菴

同人共稱老蓮秘戲圖奇幻無倫。喆謂佛經云畫師巧工。所成中盛臭穢種種不淨殆此類歟不意老蓮淪入惡趣乃爾吾不欲觀之矣。

樊　圻會公江南江寧人

與人

天多哀志士驕不降淫人我輩知自勉矣

高　遇雨吉江南江寧人康生予尉生姪

與周雪客

謝吉以面名而筆致楚楚乃爾

掬水所以多于海水者爲其足以濟人饑渴之命也海雖大徒令人望洋而嘆耳今日之事何以異是

周在梁園客江南上元籍河南祥符人

與馮青門

請教語[illegible]時藝可厭

僕讀時藝人也承問無可以益足下無已請即以時藝對餘姚呂君幼陶淑成應科試友直友諒友多聞時藝云無性情之人不必與之周旋無學問之人不可置諸左右王茂遠自超子以四教時藝云六經並設專一經已成大雅之儒五倫並垂缺一倫不可與斯文之列讀書行已盡于斯矣僕讀時藝人也敢即以時藝對

結隣集卷之十五終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祁承㸁 再見

與錢伯清

兄稱初入仕途如馬行深泥時出時沒猶未作究竟語也恐如覆舟人海一入終難復出耳與正鐵漢子於平日所極便極快者一刀兩斷方能灑灑展布自如兄何以教之

不妨作此寬語

與樊致虛

古人原有仙令而如弟則正所謂牛馬走耳猶幸山城寂寞固一杜門縣案播髮垢信口伊吾猶憶往業并付墨卿遂不復以溺自照而欲强顏向藝苑中作尉佗妄言漢天子與我孰大不知望洋吾兄踏泆固自失矣雖然嬰兒學語任意謳歌旋呼旋舞無復顧忌即邯鄲之技在側而彼固欣然自如此其稍長則歌必按拍吟必諧律稍有未工面赭脣滤縱酒政酷烈巨觥嚴催而終不肯啓齒吐音者則以稍長有求工之心而嬰兒惟天機之觸耳惟兄以嬰兒視弟可也

情本如此説得生動文雖則存乎人之姿耳

祁駿佳 再見

與弟世培書

閩春弟西臺之報不勝喜蓋非爲一官喜也堯舜之主在上夔龍之侶滿朝古來多少聖賢端士求遇此時此位而不可得莫草草看過不肖向聞鄉有諺云[illegible]新授臺中者雖而臨鏡見豸顏忽屈膝呼大人不肖謂此與宗門一則公案也昔日見豸服即屈膝看何人今日披豸服受人屈膝者何人古德所謂人生三萬六千朝反覆原來是這漢也認取這漢明白則皂囊白簡都是接物利生新豸花驄都是放光現瑞誰謂聖主臨軒非是靈山親囑哉而今日吃緊尤在參勘一着此中念頭公私一分罪福不啻天壤弟須秉持正念凡欲參一人不論其官爵高下勢焰何如但只以心內照質諸天日我無一毫恩怨之念攙于中否我無代人報復之意蓄于內否我無借之以博

今之倉卒動人者樂緣之勝幸三復是語

風力否我無借之以委責任否數者都無一爲眞見得虎狠梟獍之當逐荆棘狠莠之當鋤然後形之白簡然又必須明明白白堂堂正正如古名臣之奏議言當其罪義正於辭使旁觀者心平即受之者亦心折則眞西臺中大菩薩行也至于近習兼人因一事而盡抹其生平之大節因公事而醜詆及閨房之細行此弟平日所深惡者不必言也

姚士麟 叔祥浙江嘉興人

與胡孝轅書

士麟頓首孝轅足下深城窮秋拒門俗學佌偷續選殊豁胸懷于以第南朔之英人披東府之名什體裁爰畢箋啟時遇編用再絕字發三嘆以爲自梁統捐謝隋氏已還所稱櫛朝芳於元圃問夜光于赤水者莫不家藏帳裡人置國門然爽奪湽澠醜淆雅鄭選不見存存不見貿當是神鑒不懸于日月靈怪自匿于天地耳三復玆選亡論肉艷春英氣含秋幹情發辭以赴格律綰意以調響至于石閫金簡既抉其寘秘𦶜筴貝編更探其隱隱收耳視之最遺合心會之

叔祥年二十猶日不處丁卷校日先生勸之示詩選爲海内名碩觀此爲選眞爲傑作人豈可以年自棄 識

退契固已友子晉宋何止晁處齊梁若乃質証疑詮定舛戾皆足符契于秋繩約四部乃知隻言未析猛欲萬軸開函一字之疑不服千里命駕有以哉惟是賦流自此絕泅律視以之濫觴韓陵石壞悲同外史之亡位業圖存幸藉瑕存之檢云胡不彝慨其嘆矣

薛岡 千仞浙江寧波人

與人

走沈州而後知天地之大亦知天地之小走兩都而後見人才之多亦見人才之少

又

誘人家子弟入飲博之門其罪小誘人子弟入詩文邪路者當服上刑

陸培 鯤庭浙江仁和人

答某

天道最神趨安反危避危反安原無定局若使人情可以揣揣則機械有權自古勞臣志士定不與吉祥會矣夫吉祥又安往哉

此平予辛亥春許至者今年六十五矣書

有影無形鮮曲泥動人意中心非無故

変義渠　駿甫茗柯浙江歸安人
忠清公集

與潘慧曉

世間隨耳目所及一以靈心對付當自有可愛可傳不可收拾之妙想如女之態花之光泉之味剎人一層即浮出一層遇之者有精粗耳況文又技之通靈入妙而莫能定其色味者乎

與蕭國諸同社

世間一切豐盈便利無過數十年蠅翔而螢腐耳筆瀟肖枯何益人事而苦心者相持以死惟其真而已

矣嘗想古人之眉眼笑顰半隨黃土文字立而一種不可就之光影時復㶁㶁飛動筆與筆相持舌與舌相轉我貌我之東膈十不得二三立乎今日以指乎萬年古人遁矣況復拾爐底之漏屑釜底之殘瀋秘為至味不令有識者狂噱乎

嚴頤　予上原名首昇字平予　再見

與郭天門

某盛年購書莫卷自許四十後得屏絕一切肆力古人不虞丁亂盡付泰灰矣後此嵗僂三十年借殘拾

昔鈍不從多致數百卷借無有心人為合併之者

軼聊以銷日見間無幾思路不開如煑白水火便難久終不成味

與張孟倫

入識手錄分疏極爽容細看完整擇牧非空只是一個大耳予每將人國作本紀觀人家作世家觀人生作列傳觀盛衰得喪一覽無餘亦且常事安得不作夢幻貌如此看破一切便脫種種苦厄不須談禪讀南華也風鳶高低竹馬先後便是見蘐得喪乃至笑啼矣

近來傳語張瑶星常過訪其稿予笑謂若所刪偏是人所珍賞者盡存之以遺後人之定我可耳要之文之好醜自難定人亦難定

與田伯珩

嘗云詩文如兒女然其多至數百卷者徑是中山靖王晉慶成王以百子賽人耳便不必個個賢也既苦無多則不可不佳然十分去取亦難為情才不才各有可愛處老兄為我揀選則易子而教也

與張孟倫

昔友有與予同舟者安流時無人色惴恐不佳日及風至衆亂渠安靜無一語　予倣年三十即歎老今老甚卻無歎也賢倩東門苦厄惟以無復老者居心以

實讀此八語不是正書所遺人語

不可知者聽天耳。不佞前此遭厄時詩較工碁較穩。
何也。心苦則細。樂則粗也。讀書亦是。度苦厄法無所
用心。則憂從中來矣。

與熊次侯

辛巳冬。連床旬餘。遂爾淵絕十年。縱我不往于寧不
嗣音。料亦古不得志人。苛責故人語耳。富貴一途。弟
巳分形如婦人。思作男子。無其具矣。今巳老嫗。並不
作此想也。

皆語令人噴飯

杜首昌 湘草 江南山陽人

長安邸中與周雪客

寓齋北海先生天作之合。私幸得盡觀先生所藏書。此
書可消十年妄想。而道翁傳宣必俟訂期而後觀。此
猶置饑人于豐肆之門。而許以明日一飽。後日一醉。
非不知有厭。在其如時時之涎垂何。為我致先生
待下筯時涎其竭矣。

湘草書法文詞卓絕一時比其一班耳

黃國琦 再見

與滅齋

興胥唐以來書志中。其類叢矣。要以跡于同。而先生
書影之額異甚。弟服到書中。而心已先在影中。何也。
世間形生影。陶靖節之互相吊。陳思之傷隙駒。辛青
蓮之舉杯邀月。與界破青山之張三影。皆跡于形而
為言。若書影則實形矣。又黃面瞿曇以一切有為之
法。嬔于影。則白馬東來。十二部之重譯。非法影乎。先
生此書。逐段紀事。緊作者之影。而逐事立義。又自繫
以先生之影。然則當時後世讀此書者。不又心在影
中之影乎。

又

今之聲先生之才者。如雀噪高林矣。琦獨不為先生
幸。韓昌黎云。動而得謗。名亦隨之。弟謂動而得名。謗
亦隨之。何也。名者天之所用以福人。然福止歸于身
後耳。若身前反以速謗。此君子之所以不責名也。謗
者人之所用以禍人。然禍止烈于目前耳。若身後反
以成名。此君子之所以不辭謗也。吾輩于父母乞形
骸。于天乞歲月。于地乞山水。于詩書乞性情。能于文
章內爭得失于千秋。不能于使覽中爭坐位于一時
矣。名也何如。

禪玄二宗不外此二字

又

弟以南國羇人，而作西山逋客，香城之猿雀，當已久草大招，先生蒂匡右而卓筆下兩河之間，今復掩白門之扉，著書自適，久客忘歸之謝，先生當先弟而受之矣。

與錢牧齋先生

得先生書，謂人言先生與黃生非一人，文如一人，則駐顏有藥，及有秘方，自應亟授，何至嗒焉相向，如當面打牆。琦以為此言非也。先生領袖人倫，聲名走海

內，將四十年，注心血于筆尖，著書盈丈，而四海之譽心而至者，無人不奉顏色，無椷不復寒溫。琦閱過役其神者，神將去之，著琦姓名不齒于當世，山川閉塞，聲氣不通，又眼中半字不入，胸中半半不出，此心不受此身之徵調久矣。駐顏柰何，其或駐心，它不能為先劬也。

董斯張 退閎，原名嗣暲，字然明，浙江烏程人。吹景集

示人

臨文不得作好醜心，入境不得作順逆心，對物不得作憎愛心，抱病不得作生死心。

曹爾堪 子顧，顧菴，浙江嘉善人。南溪文畧

再與西平令沈子佩

昨因偶滯汝南，遣力以小札馳候，原非有所求也，乃年兄疑為關节，拒而不納，殊為駭異。天下之疑其假而絕之者，以其有求耳；若一無所求，則不必同年，不必同里。凡山人詞客，姓名不著於人間，往來絡繹於道路者，皆得以望見顏色，豈能一一峻拒之乎。乙巳夏，弟客吳門時，於龔閤國司李坐上，見其同年羅博

至虞山，其人又館于同年周燕孫之家。及弟過鄭州，則真羅博儼然在也。作小記以辨其偽，并寄閻圖詩云：儘有金蘭真作假，何妨萍水假為真。在閭閻以假為真，而在年兄以真作假，皆可付之一笑。神明之宰，既擯之曲江鷺渚之外，自分可以無言，但恐年兄疑椷未破，覗人多假而自認太真，故特為一剖。托鄒伯金長老轉達年兄，得無疑長老與治公年兄皆優孟衣冠耶？今日傀儡場中，正如蟻梢春夢，百年幻泡，指空花，又何一非假者？其中真贋關頭，諦明眼自能

十遇而未遇中寫出的擊

[illegible]

觀破無待豊于饒舌耳

與尤悔菴

足下古文詞下筆妙天下西堂雜俎已登虎觀走雞林其所爲詞供奉于內庭流傳於酒樓郵壁天然綺艷粉黛生妍未許元微杜牧獨擅風流也弟齒既肩隨息機近亦相似年且半百意氣漸平回憶靑舫尋春山房聽雨如夢如幻諸從此斗笠枯筇婆娑于支硎鄧尉之間嚥氷雪嚼梅花槁木形骸僾然悟道讀青箱紅豆之纏綿檀板金尊之婉孌皆可一齊放下翻讀平日所作小詞疑是古人疑是前身不復記憶則吾兩人當有啗焉而自得者又何俟余之饒舌也

與江右余論山

文章遇合之數知己難則所以待知己者更難幾遇矣而仍不遇所謂知己者名焉耳而待之殷殷過于知己者未有其人也足下闗中之牘屢薦而不得入發自他人爲之泯泯然同于秋萍露摔過而不留者矣乃足下牘見示至于涕泣未嘗悲其不遇而感殷然有知己之感其氣誼敦篤所以待不佞者幾與

[illegible]

入彀等惡何其有長者風歟江右爲禮義之鄉其人率崇古道勵名節則足下之人與文自足以千古未可以目前之得失論也乙未分較之役不得江右一人以爲復猶庶幾得遇足下以爲快何則以足下之所以見待者有過于知己也夫是以愈信其爲禮義之鄉也

王豸來 古直庭一浙江錢塘人

與陳丈

清溪酒二樽味烈而氣更清駁我輩清發塊壘賴此迅爲驅除有如戰士橫戈俟入說劍令人神智俱震自來大名殊不知才細之外更有此峻利後品拜惠後更闘跋燭諸同人引滿盡興從此識醉鄉道里非復向之蕤然莫致也然而美者易盡凡物皆然而貪得無厭之心又爲我輩夙習牀頭樽罍不無更望於珍珠小檀之側其勿以我爲酒徒故態而過棄之幸甚

顧高嘉 南樓浙江秀水人

復孫阿滙

騎鸞諸仙供長下而何諸此等服豈不字字有神仙氣

弟甫除貴邑卽有客嘖嘖相語曰君此行頗不岑寂一則靈巖山文石一則孫阿滙先生詩文昔允大太史所稱靈巖石中有阿滙文阿滙文中有靈巖石是也今山中澗渴閉惜奇石已絕不可得見幸先生時賜鴻章閑舒心日水之圓折者產珠方折者產玉肇勢偶折方圓墨瀋橫流珠五今非須楊誰實生花弟一行作吏田溺箋書能令研田立涸嚴土金石自吞壁棄又何敢作劉李緒璵璵咨議也

遠 斯年浙江嘉興人 馮雲間集

謝惠丸藥

南陽歸客餌精朮者十年中嶽仙人采菖蒲之九節銀丸金液供自西洲六草五芝耕從北海值禁方於泰縣留藥器於淮王豈惟藉以蠲痾直欲因而益壽而某籍同洗馬曾無洛下之名疾異臨邛謬託文園之臥截星何及但有橫琴驅雉非能虛圃留犢故效垂簾之治偏宜輕服之逃方且解紱於榮陽挂冠於彭澤一餐松實飛去天中若引桂華颯然雲裏而乃不垂審察枉荷矜慈宛轉百丸賚以壺中之秘光輝五色須之海上之香李少君栽服肺樓便須却病赤松子初含氷玉遂得從風豈必長安肆閒獨尋韓叟天台洞口並挈劉郎已從不死之奇方遽解延齡之妙術三山非遠幸望銀宮九轉卽成何愁玉室竊恐胡麻暫接石髓難邀空抱黃花之恩無爲白環之報而煑砂勾漏承謝葛洪植杏匡廬竊慙董奉

亂風足述

李艮年 武曾浙江秀水人斯年弟

與周青士

某白近狀已悉前書因足下詢及塞上交游輒復寓此僕近得一胡進士東既東既祖某與僕從曾祖某同登宋羽皇榜有世好遂雅相善也東既曾爲邑令兵亂解組迄今二十年足不涉戶外吏於此者成折節下之東既堅臥不肯出其祖父皆以科名在仕籍有聲而敝廬數椽頹然野田荒圃中藝蔬釀酒自給而已僕始登其堂執通家之禮見再拜畢東既但詢僕章世論詩文不及他事頃之一少年捧茗椀入室衣冠肅然拱折有飾卽東既長公胙歲登賢書者也僕歙客東既徐云家貧無應門祇一老蒼頭方爲客

後生不可不閱此語然後生亦日閱此語

治難柰。僕嗟嘆其風歎飲竟日夕自此往還不絕竊謂大江以南縉紳習于侈靡其子弟稍自振拔輙趾高氣盡不復知古人質樸事此毋論曉近即百年以前有識者議之而東甌家世廉謹不以科名自矜飾如此是可語足下而足下尤當廣其說以告東南諸賢游也

與懸崖大師

自某遠遊蓟溯而吾師高隱銅官定水風幡靜蹤殊[illegible]辭華春教以來障礙稍除不敢以道上車塵與山間鐘磬作分別想也然造詣承深華竟居山習靜乃有進步秋風起時擔簦歸矣問彼中可以栞茶種竹微軀此外復何求哉茅屋數椽伏惟留念行裝夙約

姜承烈　武孫新江會稽人

與毛大可

弟向來持論定交唯才是尚是以不修細行竟成大督今憬然悟矣既已內信諸心敢不上告知己願吾兄刊華就實勿鶩聲名端力省察行之數年此中自有所得人謂有所利而為善便非君子此語雖高實是息人脩行之病根不知利之一字聖賢原所不諱如者利仁或利而行之貨賢見得仁為有利不仁有害故決志肆力于仁況自求多福聖賢之言決無欺我今謂求福非君子而甘作求禍之小人何其謬也

武孫事事求不愧衾影觀此知其指之有緊矣

毛　甡　大可又字于浙江蕭山人

謝竺蘭上人書

之璜曰西河出游時蔡大敬先生送之見壁間王烈[illegible]香圍今[illegible]西[illegible]士[illegible]有云

月日甡白昨者秋首吳江水清有江東王彥字士方者曾維舟長橋妄投蘭若依象教而隱形感法幢之[illegible]龍綱維高坐諫能省德今士方辭後不通一刺而西河毛甡馳書報謝將謂鑒形者不必聞聲而時音者奉嘗接貌此兩趣之道也倘謂辭者一人而謝者又一人高坐者聽又不當有別論心也去時過定陶以是地有范蠡湖乃為詩云陶朱游子姓毛遂野人名聞者怪之此由謝彼客我者不欲終自晦其所行故敢及耳然彼客我者逮今終質然也高坐聞此莫謂此非非文殊乎僕素于內典浹無所稽即經涉獵亦遂大意實不知此中有要妙可以為身命所抵托也避人以來隨堂行往不無有解然終以為與吾少

曾經卷曰
觀其首敘
不甘心于
尋塊有與
[illegible]
故是無所
中士

所學在嫌微之間嘗諸叔嫂達問帑藏拾芥應手而
却𥨊入少林若獻異夢彷彿胡僧探予以法予告不
類飲予以水後告不覺僧乃擠之謂當自省醒而校
行循溪曉流宛夜所見然自分無道置不更念迷返
敝齋仍達雕跡聆緒論于雲門感天示之妙旨晨昏
從關偶露隙照然而豁啓隨問比之秋螢爝熄餘腐
朔與關壇浮沉林薄遁返于衆此非薄要與爲不足
爲亦非果捨倩鋼鑽轉彼不知也誠以少時所習展
[illegible]亦[illegible]毫而難去于心兒童把
[illegible]
弄雖漸長而不輟于御也高坐亦憐之否乎先慈產
甡時似夢僧寄以𡨋者既而惡之秘絕不語暨乙酉
之冬衣緇山中而後喜而徵語以所夢謂從此其驗
也不窮今已後乃後展轉相染倘避人不已嘗或有
再造關若者特求如向時清風戒秋池藕初彫高坐
彈琴有他鄉王彥者扶病請聽則彼一時耳幅促有
限略局無窮伏惟損慧略鑒不悉

姜宸英 西銘浙江慈谿人

投所知詩書

平心之論
徐仲光言
我輩生如
杜鵑自是
天地一種
愁鳥

伏承閣下以某詩爲可采特令選上者今抄就彙爲
一卷如左僭攔人以邇或謂其詩多失志悲愁之作
方今明良在上五辰時敘百工協和不宜以此瀆當
路之聽且重見尤失某應之曰君以哀怨之詩謂必
出于衰亂之際而盛世無聞耶昔之聖人雖道溥澤
墜而不能必民之皆德已博施濟衆堯舜以爲難能
班固食貨志載冬時民人居室男女有不得其所者
乃相與詠歌自言其傷言三代聖王使民在作而燎
太和[illegible]其男女皆得以其閒申其鬱積而比與之事與
[illegible]
矣今所傳變風變雅者恐不盡東遷以後詩也韓愈
謂物不得其平則鳴又曰皐陶鳴虞伊尹鳴商周公
鳴周或疑此數臣者處盛朝事聖君何不平之有而
不愉而怨失事貨矣不知伊尹當悔過之前周公居
流言之後何得無怨耶特其怨之事有大小其用心
公私不同耳今謂盛世之必無怨者是失人生哀樂
之正者也然戒以某之詩爲自傷卑賤而有所激
不平是又不可也愚自分道之與廢有命故嘗泊然
無營于世其觸物感發不能自禁而時激爲酸楚悲

涼之調以寫其不得已之衷此亦詩人之常事而其志或更有存者昔者伯彝傷黃虞夏之不作悲道衰將餓死采薇自食作爲詩歌義不忍與盜跖同富貴其志正矣然非孔子孰知其非怨耶又孰知其非如匹夫匹婦之自言其傷而有憂天下之志也故有憂天下之志而不與匹夫匹婦同其失所之嘆者此伊尹周公伯彝之所同也太史公曰伯彝顏子雖賢得孔子而名益彰然則士非有知己者則雖有伊尹周公伯彝之憂天下之志其不同于匹夫匹婦之怨者希矣伏惟閣下懷道濟時深察愚知則肅潤詩之所存焉懋與否固不待愚之所自明者也其必有以教之肅潤皇恐再拜

錢肅潤 礎日 江南無錫人 十峰文選

上魏石公先生書

人生文字之知豈偶然哉揚子雲漢有道儒者所著擬易諸篇至爲人訕笑桓君山獨知好之謂其書勝老子唐韓昌黎文推陌席清功比武事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終未有識者寥寥及數百年至柳伯長而後好之然則爲子雲昌黎者亦難矣以舉世之大數百年之久知者僅一二人而此一二人者又名位卑微分非先道身不負當世之望雖知之而力不足以振之其知之與不知等耳肅潤生江南僻陋寡見幼好學有志經世之業及長爲諸生數年玉未獻而足刖矣窮愁悒鬱閉戶讀書偶成史論一編發抒見意其書固不同于子雲昌黎而肅潤亦何不敢以是求知天下也乙未秋赴及門秦對巖招策蹇入都都中諸君子延爲經師俾子弟就秋方是時足不至公卿之門名不厠士大夫之列諸君子交相告曰當代有魏先生道甚高著述甚富且有意扶進四方之學者子盍稍自獻乎肅潤避席言曰余何人敢遽先生顧盼耶以故匿跡京師挾其書未敢獻然心竊嚮往焉不謂有代肅潤獻者而先生竟賞鑒及之也揉入邇瀾集噫嘻以先生名位顯隆分居先達又身負當世之望顧乃勤勤懇懇于退陬窮巷委瑣鄙陋之儒生爲之汲引先生其知己哉夫子雲不見知于漢昌黎亦不見知于唐而肅潤獨見知于今時子雲昌黎

參對若日全篇絲倣雄宕不斜角崇祭子絕似昌黎讀書

何不幸而鼐渊何幸也以此見人生文字之知非偶然也即欲褰糧而北登龍門謝奈方有事窮經妄思纂輯成書稍自表見而其功浩汗難以猝成倘得一朝就緒當負笈從遊矣先生其許我乎區區有誠未由上達謹托同學華鵠測爲先容併寄所爲詩三十餘以獻昔郭秀才于歐陽公以文爲贄王汝止初見陽明先生其贄亦不過二詩故鼐渊所投未能加二生之外也瀆冒威尊惶恐無已

梁二鴻江南無錫人

冷溪子九如剛集

二鴻調懷督古不能端臨江爲九如聞嗜詠其中已七十有遙倘不然也

與錢礎日庚辰

承示史論數篇上下千載人物而經以卓識緯以迅機鋒芒所及不可嚮邇材博矣出之以快辭辯矣要之于正就君之論衡君之才大才也就君之論規君之心熱心也抱熱心負大才而遊多事之世是以困頓無聊抱膝長吟往往見之詩歌詩歌不已發爲史論一篇兩篇不已至爲數十數百篇嗚呼古人非處世之難處才難此史論不出則已出則有心當世者必物色錢子而挽之出矣于是登臨枕藉之中無錢子而刀劍湯火之中有錢子矣嗚呼錢子獨不聞乎古人有不讀史者矣爲其怒則傷肝也爲其鬱則傷肺也爲其悲哀疾怨則傷心也由是觀之君之論無乃贅或問古之不讀史者爲誰則即錢子之友冷溪子也或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道不同不相爲謀冷溪子于是卷舌而退不敢復論史論矣

深遠

與甥馮肇杞 幼將浙江會稽人

從意言脫蟬中蛻出如許綵紗幻從來有

蟲食花葉者其狀[illegible]現人見未有不憎而遠之者蟲固不知人之憎之遠之及其化爲種木鬼車或香類粉翅或斑駁陸離聯翩上下莫不見而親愛者非其欲人之親愛人自見而親愛之候至而行不假智慮故讀書人若以家勢衰薄或衣履殘劣或體貌卑陋處跛謇吃種種便生慚恧則他日富貴必有一段驕矜之氣有驕矜之氣則其涵蘊必淺學問亦必不純粹人品便落第二三層雖處富貴而從前各所慚恧處偏隱隱躍露亦緣此中原有沾滯反不若撻木鬼車撇然脫去軀殼人即明知則見其從前醜

好意必不患無好文字此自然之理也

陵既之狀而但覺飄飄塵表可飄可愛而已買甥輩讀書者一味讀書此外全莫縈懷不讀書者或買或農一味爲買爲農亦不必自嫌自愧即或限于遭命終身不能成立亦必有一段自好不可解識處自然出人頭地人亦自然親我愛我不在富貴利達也

馮肇楠 木伯書巖浙江會稽人 青來閣草

聲人處妙在細處

與友人

今人適數千里外所獲財帛資斯必密緘深藏以歸曰吾以備慶支也所需珠玉文繡必約束厚裹以歸曰吾以悅妻孥也所市旨醴珍羞必注缶納鼎以歸曰吾以宴嘉賓也若夫徒悅耳目而不可持携者一過旋即棄去藝知旅之爲寄而所以圖維其家者詳且切也生死之于人亦猶是矣富貴田宅豈是將得去者世人竭精疲形戀戀不舍至於安身立命處漫無經理一旦束裝言歸行李蕭然吾恐閻羅老子笑人寂寂也

總送一偈言令人猛省

釋慈脈 苙居又字弁人江南江寧籍福建莆田人 復待菴

寒山子詩云丈夫不識字無處可安身況身吾儕尚儕是詩耶其下者

天上無愚情神仙世間安有不知文字佛祖小悉達稱西天第一世號曰迦文四十九字所說之書文之至也末徒拈一枝花令飲光破顏謂之教外別傳文之至也香至國王第三子領與丹大乘氣象得得西來曰直指人心不立文字文之至也文之至貴闢擬貴不借囊齋長所謂一二徒自巴胸襟流出乃能蓋天蓋地也近代之稱禪師者誰不曰西天矣十矣世東土矣十農世究不知佛祖之所以爲佛祖動便惜置文字而又不屑于不知文字竅肆意著作曰序偈曰題跋曰書問當落筆乾澁時多以麻三斤乾矢橛等語唐突楮塵使作者見之皆掩鼻之不暇噫良可憫矣雖然麻三斤乾矢橛果不可謂之文耶腐爛神奇須其人乃克如是耳陳瑩中謂音露誠曰譬山川之有煙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媚精進則與佛祖未有不知文字者也文之所在道之所在不特麻三斤乾矢橛即德山棒臨濟喝皆文之至也余固不知文字實不敢擬置文字針日放言慨然遠想

文字爲宗有一詩可書曰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方光斗 共之蒼嶼浮丘江南桐城人 忠毅公集

人能立身名節則者春無落而投也

回陳老師

生不喜得一第，喜藉手以報老師。老師復不以一第重生，而上進之古人期生，轉厚報塞，轉難矣。斗自惟生平富貴之緣柴較淺，功名之習氣較深，纔一動念，便有浮氣浮才佐之而出，而其根皆伏於富貴。迫欲以道德剗除之，而欛柄不在我，又未免為浮沉泥俗之溫傷矣。老師所謂真心降心，發世練世，擇交深交等語，真舉世藥石，尤切中生膏肓者，請事斯語，敢辭不敏。

方文　爾止，江南桐城人

與滅齋

某人詩文雖不足觀，亦望先生教之。先生如大清涼池，無量眾生前後來飲，當令各飽而去也。

王士祿　西樵，再見

與宗梅岑　元畀，一字定九

年來戢影窮廬，不復問人間升沈事，獨日望我故人飛黃騰踏，將以驗造物屈伸之理，觀吾徒稽古之效。乃淮浦家郵至，知南闈榜發，吾梅岑又復不第。其以

愛之切故疑之備至文情搖曳之極

疾病不獲入試耶？抑武年來簾外職事者推求點畫，俾不得竟試事耶？抑吾梅岑務為奇文高格，不合於世之所謂程式者耶？抑梅岑亦既斂才就範，而珠玉之光終不能以耀盲鑑耶？惑矣惑矣。且同人中如孝威、其年、閻公、方鄒、貰無一遇者，豈高言如綺有日，共竭而一朱墨易書，遂淹轡蒙翳而不見耶？斯誠理之難曉知者矣。吾梅岑自下第來，況味何似？淮南候暖，雖秋冬之際，謝公堂裏芙蓉未凋，新柳堂前長條猶綠，吾梅岑步屧其間，效安石擁鼻作洛生詠，正復令人作天際真人想，何必鹿鳴筵上矜持作三日新婦，乃為人生得意時也。獨是南先悠緬離居，永久遲樓

吾鄉中別有乎個令之詩氣者推合祖筋鐵中

客舍梧竹荒涼，紅橋酒家青帘寂寞，無復吾兩人狂歌縱飲其間，左把陳雷袖伯璣謂散木，右拍孫吳肩謂無言价夫豹人野人。黃公壚畔，邈若山河，未免有情，誰有如昔人所嘆耳。弟自里居來，貧冗相纏，滿城風雨之句，半擾於租吏，不特文通之筆彩今枯，且并明遠之累句都盡。啜麵畫粥，居然一傖。異日者與吾梅岑相遇，援紫薦坐碧草，見索所謂上浮戊己集者，恐無以應，亦大

慚愧矣羨生之餘僅有草堂雜咏數章敬以其四錄扇頭寄正獻歲上元後擬覓家季袁浦或能一葦見就作旬日盤桓以慰頻年離索耶白雲在天南心不見臨筆引溯如何如何

與陳髯其年 雅松

風流雲散一別如雨屈指歲序遂爾五更雖中間髯經北客昭臺弟亦南游袁浦乃舟車錯互解后無由回思向者費壁旗亭之旁連床選樓之側不復可再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耶時一咏輒不禁低徊久之也自客夏入都幸時從緯雲得髯客遊崖略比者紫雲縹緲又送艮書把讀之餘不殊與射洪握手艮慰艮慰髯依雲兄幕中賓主酬對既復不惡兼以其暇吊彝門之舊墟訪夢華之佚事大河如故艮嶽既平悲從中來情深一往長歌發其慷慨倚聲寫彼纏綿古錦囊中新章又增幾許耶伏聞遂欲蓖裘梁園覓小妻爲生子計髯已近逵火稱詩之歲尚逞陶公求火之情此事於今亦誠難緩弟恐竹竿魚尾之咏來自張公玉女之間而紫雲從旁又復傷啟席之言

妙語兼以諧[illegible]出之

樓人其年時有小友相隨

送前魚之泣髯旁皇躑躅將何以慰之或者樂府艷詞亦傳三婦紫宮雙入並有雌雄髯可藉以自解者其在斯乎弟此來殊非本懷所持不因事隨境遷然使猿鶴送嘲松菊揶揄請囑難援他人以謝矣記里居時屢空見迫卒歲勘獄當雪後出爲人家送葬從驢子背上作西樵山人傳一篇稱心而言自謂實錄一出心跡乖反遂使此文不復可傳每爲咲絕無虎頭之點而有其痴所云嶔寄歷落可笑者此亦一事也[illegible]痴點半者今聊以一本相寄俾識此素心幸勿以示餘子慮且爲尸實矣伯觀介夫相繼摧折闘留之痛時切於懷餘惟稆倩梅岑時得音書一至郎無言亦不相聞者兩歲矣雖居永久悵惘如何每維黃公壚畔之言輒不覺茫茫交集也聞髯秋間將復北來倘從荊高市上得重續平山曲江舊游乎予日望之矣

荅冒巢民 予贈巢民詩有娘人水檻焚香侍秋聲扇角拋梨聽之句杜茶村賞之巢民因作秋聲圖

唐代好摘詩人警句繪成圖障如李君虞征人歌且

西樵一落筆別有物外之韵

行之類往往而有然非所云詩中有畫未易見取也鄙句何幸乃佟巢民茶邨摘賞愧矣戴生役佳手既工寫神兼工寫景觀此圖寫巢民蕭條高寄有伊洛間意寫玉顏漂渺秋水始波有楚江巫峽間意坐臥其下鉢池一勺水直令人作荷中耶婁裳濡足之想矣因歡喜讚嘆題數語下方農鄙句之得終巢民及此圖以傳也然雙成之館明鏡已塵迷迭都梁誰爲司者巢民深情人得毋披圖愴然重動哀蟬落葉之思乎是亦秋聲矣

劉餘濟字襄漢江南懷寧人子前彤前彬皆有文名 報劬菴集

佛原不難彼念佛人昏得覽耳

示學人

如今念佛人多把阿彌陀佛當個聲漢且只遍數已足即休到純熟時口誦心馳全然失照若是這個念法塵劫不得往生爾若念佛當參個念佛的是誰則參禪念佛兼而有之參來參去到一朝爆破時這一聲佛機有個落處永嘉云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吾惟洗耳聽爾驚人一嘯也

佟世思儼若遼東人 與梅堂人集

能非此等論方是闢公仲尼之徒

與舌如上人論海藏

己酉之夏道經濡須泥汊鎮舟子云鎮之南有菴數椽有僧海藏者坐化于此五十餘年矣因泊舟登岸入菴之西廡頹屋蕭疎樹木翳鬱見僧端坐龕中耳目畢具座設香花嗚呼爲用此爲哉夫所爲不死者功德及于蒼生仁澤遍于後世立非常之業建不拔之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是也如此僧者得方外之術存血骨之軀其得謂之不死耶且鎮之人日僧業不椽好狹邪其所謂齋心靜業無有也乃一旦留此軀殼永證無生其果立地成鉢耶即或立地成佛矣乃既無絕德于生前復無遺徵于死後徒留此不死不活之身以惑愚民且謂之不死身也亦誕甚矣芻蕘之見其是與否惟惠教焉

儼若年最小詩文敏若能爲此等格論豈

與非熊三弟

人不讀書以自富憑你如何濶綽自與榮辱無干

與椽允文妹丈

有才之人能成天下事又能敗天下事總是自恃其才任意行去遂使天下之事從此敗矣飛蛾秋火豈

料莢身亦以照亮處走去自然不差而不覺亮處之誤人也

高　光　雲客福建閩縣人

與人

往車雖折來軫方道自謂勢橙狐鼠理隔熏撕而不覺身之入于禍門也人盡如此空增慨嘆

文德翼　用昭　燈嚴江西德安人

與周減齋

繇少費參覃素不工書公似仙人山依卿强使寫紫綬文書公真號嗜痂者矣同時尚友得聚我公者道橫之南湖小關與匡先生陶徵士共闕之五老七賢俱應點頭必以爲蓮花峰下茂叔先生再來吟嘯也儻吹小鎗取劍首一吷之義此士行竹頭木屑耳元不足覽然他日不敢不呈斤也讀書闢道是古人極則或語或默或出或處應迹而已鉅公偉人與三十年蘆中餓士相答如響豈尚與有近於侯生申公爲分一耶抑香火情深比於傳霖蕤雲卿同鄉之老同學耶爲誼侈矣高矣

又

王梅岑自愾前生餓沙抬時食肉筆鈍弟今爲先生所困辟之三吳少年登場演劇以一敝衣老人蹋場可發一笑也

張　嶷　聞子江西金谿人

與叔岳陶菴

冬令之後又復依此所謂無處不逢烏喙無處不逢鷓佐正也長嘆之外別無可以益公者

王有年　惟處　硯田江西金谿人

與減齋

斐斐之言先生過飾之金樽玉杯何能使薄酒更厚也滋之愧矣

與人

市瓜取大文燈巖先生以配買菜求增今日既取大又欲其增吾恐有掩口胡盧者

王猷定　于一　江西南昌人

與人

得一狼走千羊孫笑乃公之拙

林嗣環　鐵崖福建晉江人

與減齋

此君曷善自謀不能更鳴亦如梟之東徙也人猶惡其聲

又

公郎雖當方茂然如迦毘伽鳥在殼中時即有大勢餘鳥弗及也

又

[illegible]時則揚眉若飄雲不遜于時則拂衣若振葉古人所謂許務之耿光而頗遜之淑節也吾目中未嘗見其人

與人

李煥章　象先山東樂安人

此所謂從高樓下乘大象下象乘馬下馬乘輿下輿坐床下床墮地從地落坑者何足惜

王雲龍　雲從江南溧縣人

與人

傳云既不能猛又不能弱所以斃也乃知不能弱之病甚于不能强君善爲其弱者

陳維岳　緯雲江南宜興人其年弟

柬兄其年

文人凋謝比來尤甚徐仲光又作古人矣爲之太息

前接兄札云談長益方爾止孫介夫一時俱逝繼又一札云文友已化爲異物數千里尺牘傷逝遂居其二今許士又作古矣鄒董相繼零落蘭陵舊游洒旗歌板故地闃風長雨不可復尋言之悽然不待過黃公酒鑪而始慟矣

吳越彥　季舒江南高淳人　立修堂稿

寄崔正誼大令

雷陳之義願取神交故以季舒此札終卷

大抵今世先達稱好士者直浮慕耳甚至州縣吏假此籠絡劣猾既無真知確見以相識拔又不慷慨推誠使士感激故知己二字益復難言如趙壹顧海內無可如己而遠投羊陟固已奇矣乃不得見徑上堂大哭令人聞之鮮不以爲不祥而惡之尚肯與之作謀面之緣哉陟曰此必漢陽趙元叔也彼此神交感觸呼應之妙千載猶堪想見

結鄰集卷之十六終